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六九冊目次

西村集八卷 （明）史鑑撰 附録一卷 明嘉靖八年史璧刻本 〇〇一
敬齋集三卷 （明）胡居仁撰 余祐輯 明刻本 〇八三
鄭山齋先生文集二十四卷 （明）鄭岳撰 明萬曆十九年鄭炫刻本 一六〇
邊華泉集八卷集稿六卷 （明）邊貢撰 明刻本 二九九
竹澗先生文集八卷奏議四卷 （明）潘希曾撰 附録一卷
明嘉靖二十年黄省曾刻本（四庫底本） 四九二

西村集八卷

（明）史鑑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八年史壁刻本

西村集八卷附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史鑑撰。案憲宗孝宗時有兩史鑑。其一長洲人。宏治己未進士。見太學題名碑。其一吳江人。字明古。號西村。隱居不仕。卽撰此集者也。鑑留心經世之務。三原王恕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訪以時政。鑑指陳利病。恕深服其才。以爲可以當一面。所著詩四卷。文四卷。嘉靖間其孫周裒而刊之。以墓表及諸人哀挽之詩附於後。周用盛龑各爲之序。其文究悉物情。練達時勢。多關於國計民生。而於吳中水利言之尤詳。第五卷皆明初諸人列傳。敘次簡明。疑其欲爲野史而未就也。其詩亦落落無俗韻。惟古詩不知古音。所註叶韻多謬誤。文中祭徐有貞文及文後跋一篇。以私恩之故。爲力辨奪門一事。未免曲筆耳。案王士禎香祖筆記曰。吳江門人徐翰林電發。（案電發乃檢討徐釚之字）寄西村集二十八卷。其鄉前輩史鑑明古著也。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案文質乃史彬之字）祇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集是陳繼儒仲醇選云云。是鑑集本二十八卷。此本八卷。尚非完帙。然今未見繼儒所選本。故仍以此本著錄。而附載其卷帙之異同。備考證焉。

莊周有言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夫仁義忠信以爲學出則朝廷處則山谷人徒以爲爲亢也以爲爲治也而不知亢之未始不爲治治之未始不爲亢也故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行則君子欲之然能必其行乎哉欲之而不可得則其學猶是也是故亢而不爲倍治而不爲矜則固世之所謂通儒者已西村先生自少好學

於書無所不讀卓然舉大義不掇拾以爲文辭而尤攻於史學於古今治亂之端官府政事物名數紀縱橫上下指掌論說莫不有肯綮歸宿以爲學者宜如是而不屑以求一試聲名隱然起東南成化中三原王公巡撫江南以百姓之利病坐先生而問焉則歷歷語所以退復疏其事以道諸所宜更置公歎曰子之才可以當一面乃今得先生所著述自詩歌文辭之外其與旬宣大臣臺部諸使郡縣長吏往復論白及於政事者居其三之一焉莫不適常變盡利害里閭甞布之所推遜而無有選擇縉紳大夫之所以僃用致理而不能舍去者皆是也則所謂通儒者非先生歟吾吳中經生學士講求時務水利莫先焉決塞變遷大要委諸海而已殆難按迹而求復其舊也職方禹貢以來互爲援据夫人而能之舉而加諸水則悖矣不然則又吏于玆土者大發在官之蓋藏而以畚鍤從事壞廬舍弊胼胝掘地數十里引旁流內其中而曰水去矣明年不幸而恒雨曾不能損水之分寸其如浮而不實費而無功何哉至讀先生論水利書首以謹隄防其大法有司者使田者因地埶豫爲防以擬水於是立之表以程其功課之藝以益其厚貸之粟以傳其力夫民水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況

不爲之坊乎裕民成賦之道未有能行之者其有用之學可以畫一而論也余生也晚不獲操几杖以從讀其書而竊有感焉先生既沒其家孫進士臣裒其稿爲集余曰是集也約而達勤而節謹而有徵不獨論水利若是矣可以傳也余所甞欲見先生所著禮纂若干卷者尚不在集中先生史氏諱鑑字明古吳江人學者稱西村先生吳文定公表其墓家世行實具可攷也

賜進士第奉

勑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邑人

周用書

西村集序

予少有志古文辭家無藏書乃取法近代又力不能致遠乃自近地始焉聞之吾鄉老長云吳興有張淵先生長洲有沈周先生吾吳有杜璚先生吳江有史鑑先生其所論著皆可法也乃日夜求諸先生之作獲一篇輒口誦而手鈔之然皆未睹其全而史先生者不苟出積日月莫能多得既而復求諸先生為人皆淵潛泥蟠冥探玄覽而又守禮謹度純王之民也于時名公卿之在朝野與有事其地者若前武功伯天全徐公禮部尚書文定吳公兵部尚書恭毅王公皆為布衣交上下其論

商権古今區畫利害而沈史之名在公卿間尤茀然者也諸先生既歿三四十年間遂不復聞隱君子之作大豈聲迹俱晦抑偶無其人耶而諸先生之作尤播在人口嘉靖癸未春史先生之孫臣與予同舉進士進士之子璧通家往來因請史先生之作凡昔所未睹者悉檢以授有若夜光明月貫人知其至寶求之弗得而一旦盡得之蓋有不勝其喜者乃日夜讀讀其賦其詞弘演而不至於淫體斯備矣讀其古詩其詞澹而不厭其雋永者乎讀諸近體其詞峻而整約而達出乎聲比之外者也讀其序膚引旁達秩秩如也章章如也讀其記詞覈而事舉謂之善志讀其銘墓之詞實錄而不近於諛其生者以慰而死者無遺憾乎讀其雜著其體殊其詞班班乎可觀商彝漢鼎其款識要自有別也及讀其水利議郡政書誅巫之文華藻之對則嘆曰繄非詞人之詞也慷慨憤世懼俗敝而上弗恤政缺而民日以病不得已而言也嗚呼有本哉世嘗謂文章家有二臺閣經世之文山林遁世之文史先生居震澤之濱耕而讀焉釣而游焉爵祿不入于心非所謂山林之士乎然采其論著有足以經世者其於臺閣固已具之而諸名公卿固已識之矣先生有其具而未發故發之于其子孫天

道亦不爽哉璧將請於父以先生遺稿壽諸梓使予書其言為序先生字明古別號西村故曰西村集云諸體總若干卷

嘉靖八年己丑三月上巳兵部職方郎中前進士郡人

盧襄師陳甫書

卷之一
賦
望泮樓賦　結徽賦
惜愍賦
卷之二
古詩
臨清軒　寄許克大
遊寶石山有懷舊遊諸友
懷古三首　丙午歲予初度題像
送梅刑部郎彥常　烈風七章
過梅花道人墓
卷之三
古樂府　辭　歌　行
贈楊君譙古樂府一首
殺虎詞　靈芝歌
畫馬歌　秦淮歌
題沈啓南畫月下杏花
漵浦楊將軍歌　狐綏綏
觀潮歌　天驕子歌

秋林會友圖　門有車馬客行
許子厚約遊石湖謝不赴
卷之四
五言律詩　排律　絶句　六言絶句
七言律詩　排律　絶句　聯句　詩餘
中秋閒諸弟宴集湖上有作
蕉窓　竹房
送漁隱毋舅　梅軒
樂清
和呂別駕九日登姑蘇臺韻
一鶴　謁徐武功墓
夜宿奉先寺　與汝其遍觀錢塘江
將遊金陵夜泊震澤　經瀨水
杏村夕照　元日
立春日　哭林侍御二首
題旌功廟
和姚公綬宴浦氏寓山樓韻
壽司馬大原公七十　輓禮部倪尚書三十韻
輓吳都督四十韻
懊儂曲　前溪曲

題扇　　題萱二首
清暑處　　即景
題扇　　舟中偶成四首
次進士馬中錫吳淑遊京師西山韻八首
分得太湖送鄔用明還鄞
贈金本清舍人　　寄震澤道士沈長春
和秦太守廷韶遊虎丘韻
吳元王招賞牡丹以無都扶圖呼爲韻
聚遠樓　　遊勝果寺
于府尹景瞻張太守靖之寶峯宴集

松陵夜泊　　送嵇揮使還長安
舍弟鐸病起得子偕正夫往賀
送人遊維揚　　登吳興慈感寺閣
曹顒若載過訪以詩贈別
還家有作　　和張子靜
宿靈隱禪房次劉邦彥十二韻
登紫虛閣　　寄吳一齋姻家二首
題陳希夷睡圖　　寄吳鳴翰湖上二首
題扇　　寄友二首
醉題西朶壁

十二月古中靜以扇索詩
題和靖觀梅　　題許子厚扇
可閑　　題啓南松陵別意
偶成　　斷橋分手
題澄上人畫竹　　諷陸廷美
塞下曲　　吳廷暉水榭
海鹽張方洲太守遠慰予室燬臨行贈此二首
和答吳廷暉三首　　葵花
鹿葱　　寄杭州友人
秋日郊行　　和汝行敏舍人二首

寄吳禹疇一首
送顧儀賓赴石城王府花燭二首
大石聯句四十一韻　　合并聯句
小鴻村聯句　　賞克振弟牡丹
登保叔寺湖光閣　　賞牡丹
壽楊經七十一
卷之五
傳
桂彥良　　姚善
呂震　　尹昌隆

平思忠

卷之六

誄　祭文　行狀　墓誌銘　墓表　蓋石文

淵孝先生誄　　祭董仲舒文

祭武功伯文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吳君行狀

故中憲大夫南安府知府汝君行狀

繼母朱氏行狀　　李夢陽墓誌銘

張子靜墓誌銘　　沈希明墓誌銘

亡妻李氏墓誌銘　　亡妾叔蕭氏墓誌銘

二殤孫墓誌銘　　桐村翁室記蓋石文

明故永寧縣主簿諸君墓表

卷之七

序　記

司馬年譜序　　送李員外詩序

吳江曾氏復姓序　　吳江張氏族譜序

挽歌序　　大明文約訪采序

誄巫序　　序侍御劉公愍灾

同里社學記　　菊花記

榮壽堂記

卷之八

書　雜著

上少保王相公書　　與吳匏庵書

辭縣令請鄉飲書　　與陳玉汝黃門書

論郡政利弊書　　上中丞侶相公書

龍墳誌　　相喻

吳江水利議　　運河志三首

華夷對　　宣宗皇帝御書贊

讚言　　自贊

題沈啓南詩畫

題司馬侍御與祝秀才書後

題錢塘記後寄吳原博

僧巨然畫趙秉文跋考

附錄

墓表一首　　登小雅堂五首

登墓一首

西村集目錄終

賦

望泮樓賦

會稽名邦新昌望邑沃洲前隣天姥左睨奕奕學宮多士斯集荷數先生世家其側其側伊何廣厦渠渠于寢之西爰樓以居匠石掄材史巫擇日因揆地之不足乃借天之有餘重欄鴻洋八窓洞虛外靡飾乎丹臒中惟藏乎簡書至若風和日晏冬溫夏凉天宇朗霽容欽藏先生乃衰對卉冠被衞叶袨純衣揄縝裳或登左城或由右平叶唯意所適徘徊翱翔既徙倚以流瞻復招

搖而永望俯宮墻之崒嵂瞰泮水之汪洋左泓右瀦前鋪後弱叶如月之弦如璆之玦泓渟淵澹汨隱潏滴白虹之來流衍[illegible]白鳥之微[illegible]發忽擊風而翻石[illegible]衝而跳沫叶其旁則有開杏[illegible]樸叶樅柏楠櫟[illegible]斑斕[illegible]掩拜交柯其中則有蘋荇藻[illegible]芹[illegible]風[illegible]撩水田田若夫禮殿東[illegible]講堂西[illegible]石[illegible]基[illegible]別陛戺星宿而經營法陰陽而背向其爲形也環[illegible]隆其爲勢也軒[illegible]宏壯飛梁[illegible]而蜿[illegible]刻桷參差而嶠伉丹青煒煌光彩[illegible]雕[illegible]交[illegible]騰而夭矯[illegible]鳥飛而翊翊翬翼可怪莫可名狀又若[illegible]對列[illegible]若類[illegible]如矢棘張

如羽舒徐猗猗如接武聚聚如貫珠莫不[illegible]弘茲設詩書是儲或先賢之所從祀或弟子之所攸居乃有髦儒數款髦士窮經爰游爰息允[illegible]允職或處于室或造于堂校規洋洋問[illegible]啓蒙叶分判節度剖斷[illegible]幹常春服之既成將夜漏之未央詠歸兮其行濟濟弦誦兮其聲洋洋是故月課其成歲獻其良魏科甲第後先相望器之爲瑚璉才之爲棟梁任方隅者乃爲牧[illegible]政化君爲公卿叶罔不由此宮而出豈不爲賢才之大方也哉若其行告[illegible]餝春秋[illegible]從日或群[illegible]叶命條爲酒[illegible]賓爲[illegible]叶至日東方未明辰次于子大夫[illegible]服其秩有[illegible]至于

廟門[illegible]肅[illegible]及止博士相之[illegible]此[illegible]祀[illegible]既[illegible]器斯已乃馨黍稷亦[illegible]牢豕水物具[illegible]鮮備有叶紅腥上同乎古初熟[illegible]乎人鬼遂乃燔火[illegible]性[illegible]升[illegible]經[illegible]豆陳工祝致告佐食駿奔于是大夫即位庶士綴行[illegible]辭具[illegible]燔灸畢從叶馨香苾芬光[illegible]衛乃麾[illegible]舉升龍翔[illegible]其[illegible]軒縣鳴鼓鍾鏞[illegible]金石[illegible]絲竹繁而不亂[illegible]上劇而不傷迨升歌之一出衆音比而低昂是皆宣中和而感神人[illegible]幼[illegible]而調陰陽又若華冠紛羽籥入行八風舞六佾或俯或仰或徐或疾[illegible]奮翻翩頓趾秩秩之而不浮沈而不窒張而不縱斂而不抑

氣洽形和神暢志得于是神具醉止祝告利成叶祭之
明日尋繹于祊維道之不已求神在之無方是知
聖朝之所以尊師重道皆微一時之禍報一世之功也
至若賓興之期蜡通之祀因民暇之時行鄉飮之禮或
敘賓旅賢或正位以齒欲使民尙德而敬長觀化而興
起于是主人謀賓介揖有司戒比爾敬其卑拜辱于館
拜至于階叶賓席南向牖前之基兩階之上主阼介西
有降必從有洗必辭主人獻賓薦脯設俎叶嚌肺興加
啐酒告旨乃酢乃酬百拜成禮獻介如之遂及衆賓衆
賓之長升者三人坐祭立飮就席北面叶若夫位于堂

下亦背席而必均揚一人之舉觶助主人而樂賢叶有
遵維公大夫賓從公席二重位于賓東大夫再席主北
西容經升降與獻酢緊介賓之是同乃有樂正先升望
工次入歌之三終比以二瑟依特磬以衛笙吹笙和而
應律遂乃間歌雅什合樂風詩四大雅之稱在夫王化
之始基然後正歌備工告樂主人降司正陟其觶飮旅
酬畢徹俎說屨揖讓就席爵行無筭樂奏唯欲叶樂湛
無荒醉止不失及夫禮既成賓辭出陔夏奏階磬作叶
應偕鳴雅合節叶主人拜送以明有卒退夫若春之月
合射學宮祗用觀德亦以和容飾禮循其始燕禮衍其

終其爲職也則有賓而無介其爲樂也則釋雅而歌風
采侯既張昭質攸設特磬徙東其笙捷業叶司射適堂
袒而遂決有司請射三耦維列彈弓既數羽鏃斯棘景
如星流聲如帛裂叶有旌負侯樹引懼幢諾聲振之唱
獲奏公釋者報算委于鹿中用祈爾爵取飮于豐獻獲
于侯乃用折俎獲者負侯北面拜受叶初適右介終中
亞左叶遂當侯以三祭立飮爵而侯後叶維大夫之與
公士亦拾發而爲耦叶揖升進以當物取乘矢而順羽
爾乃樂以騶虞應以縣鼓采蘋間之其終咸五越三射
之既周爵受酬而旅語化若子路執弓序點揚觶而相

與習于夏相之圃乃知先王之敎所以習容儀知賢否
叶可以文可以武非以之逸豫而尙藝也曠千古而難
兼乃一樓而畢覩雖慈母之三遷由擇居之得所于是
朝之縉紳鄕之耆舊咸喟然而稱若出一口曰大樓觀
者所以廣心目宣鬱滯暢精神豁風氣史不勝書文不
勝記然求如我泮之飫道醉德游仁浹義[illegible]思賢
育才遊戲是殆猶齊楚之殊固不可甲乙而第然而先
生憮然若驚罔然若悸思其所未能不自以爲至也客
去乃援琴而歌之侶曰日月光華兮不遠伊邇其來無
終兮其被亡已少歌曰明明在天兮人皆見之運行有

嘗兮匪獨我私樂此終吾生兮又將何求

結微賦 丙戌擬楚俊

鬱青春之獻歲兮和氣周浹而流行白日昭晰于上天兮微風動日而發生惟矣人離此故居兮將騰駕夫遠道栒艅艎之長舟兮濟江湖之森淼紛賓從以馳鶩兮咸出祖乎河之梁盍蘭以爲殺兮倩瓊珵以爲漿羗升歌而比竽瑟兮音悱衍以踸趉獻羽觴而旅酬兮行徘徊而未發睠回視夫舊鄉兮情鬱邑而內傷念 王事之靡盬兮懲慢與安之敗名叶 忽交手以前行兮曾不能須臾處也望雲旗之逶蛇兮順埃風而輕舉也經

中原之千里兮覩邑野之蕭條嗟憂心其忉忉兮哀民病之殄瘳叶 凌呂梁之洪濤兮指天津以徑度曰皇臺而不暇息兮恐年歲之遲莫皇流目以遙矚兮偉 皇都之赫戲騰王氣於中天兮儼神明之所居叶 旦將入覲于六儀兮宿濼夜而致齊叶 聞雞聲之將將兮起視夜之何其戴切雲之高冠兮帶長劒之陸離被夜光與明月兮擥椒蘭以充幃當 閶門之未啓兮聊假寐以潛婧魂營營而靡適兮竝斯須之忘乎敬恐雜人之唱曉兮命天閽其啓闢燭煌煌之渥衍兮紛炫燿乎崇班風泠然而轉鐘香兮芳菲菲兮其襲肅駿奏中和之韶樂兮鳳翔鳴于霄漢望重瞳而舞蹈兮折瑤枝以爲獻亮君用之不乏斯兮冀少伸其蔡戀惟玉署之清華兮在人間而天上備顧問而獻納兮掌絲綸之密命叶 蓋將儲將相于禁林兮竝廚膳之爲優遡紫霄而容與兮凌玉清以逍遙叶 啓北扉而鄉浴室兮紛召對以無時總史筆之婉微兮發金匱以紬思誕 帝心之簡在兮求化權其有日也沛德音之汎行兮周四海而靡息叶 也勒金石而播聲詩兮又何古人之不可及叶 也嗟予生之賤且遠兮固幽獨而傷懷叶 也苟顧言之不孫兮雖槁死山澤其何悲也亂曰黃鵠一舉翔千里兮其羽可

儀綢且矣兮尉羅高張莫吾以兮下視鷄鶩栖棘枳兮其鳴咬咬其飛廱廱兮衢聯徘徊不知所止兮高下異勢固其所兮匪不爾恭不可易處兮翩翩獨征無時與兮麼幾永日以安所受叶 兮

惜悶賦 延英呂周起 擬君劉導

秋風蕭條夕起兮白露綏而爲霜原野寂寥無色兮草木爲之不芳嗟夫君去國而遠逝兮將徉遷夫行路搴徘徊而不進兮步十舉其九顧望 皇居而不見兮涕浪浪以沾衣情侘傺而莫釋兮何須臾能忘之繄顧忠而蹇蹇兮冀少伸其微志胡窮遐而不通兮曾不能以

一試彼蕙纕與蘭佩兮宜日切乎　君身忽棄捐于山
谷兮豈將惠夫南之人覩江湖之浩浩兮紛日夜而東
流駐駟馬于山皋兮乘舲船而下浮去故鄉之日遠兮
路險巇而多梧濟賤磨而上躋山兮跪陳辭于神明慨
聖功之無間兮民日用而至今仰昭回于上天兮儼光
華之照臨入浦江以南徂兮眷新邑之所治俗儉嗇以
憂勤兮乃風氣之所會山巃嵸以多雲兮晝冥冥其若
雨林幽深以行迷兮疑非人之所處虎豹穴處而咆嘷
兮猿狖跳梁而嗚啼溪谷嶄巖而險阻兮叢莽蓁蓁被而
蔓迷荷衆芳之不至　君用兮雖僻遠其何悔也若好
脩以爲常兮矢初心之靡改也昔賈誼以材見嫉兮卒
遠竄於長沙嫉　終詣宣室之召對兮語前席而忘罷
苟其言之見用兮身不必在乎　若側陋與寵之與
賤兮諒由命之所出惟定心而靡忘兮寧時俗之能
從撟茲娟以潤身兮豈將愁苦而終窮亂曰鳳凰集于
高岡兮世已見其文章固非時俗之所好兮然其以爲
嘉祥托靈風而上浮兮俾翱翔于　帝鄉

西村集卷之一

西村集卷之二

古詩

臨清軒

達人尚幽勝並字臨清流清流宜淨綠深渚可容舟周
流元不息晝夜恒滔滔　微風蕩生瀾木葉下驚秋流
響歸空房浮光映高樓夫容綠極浦杜若被芳洲於焉
事栖息何當聊出遊杙舟張水戲擊楫和長謳　犀燃
窮怪物蓮折傾龜巢　鳴舄出窈窕騰予羅文魚　境
勝良自愜虛淡信無求惟應素心人來此共逍遙

寄許克大

春風布寥廓萬卉成華滋灼灼滿中園婉娩還抽緋夫
容抱幽獨兀兀空江湄誰云發生晚氣乃未逢時一朝
秋節至盈盈花滿枝同看艷陽質孰與孤高姿時來即
成就晚達奚足悲

遊寶石山有懷舊遊諸友

山靈謝道客陰雲故彌漫　潛雨日潺潺朝來稍作從
出門望西湖如見故人面眷茲寶石峯樓臺憶曾館
老僧擁破衲松下一笑粲　與深舊遊者零落已將半
凄然不成歡臨風發長嘆　主人遠追隨況乃集文
彥共言春將歸與子同飲餞從倚被層闌逍遙寄華燕

暢心風振衣竊耳泉鳴澗無端霧行霏須臾若零亂叶
初疑水氣浮復訝山林暗叶 佳景能娛人過眼無留盼
叶 一適乃云可得喪非所患叶 嗟彼牛山遊胡爲涓如
霰

懷古三首

晉氏昔奔潰叶 中原亂如沸區區廣陵相亦欲盜江介
叶 不有顧元公顧榮 禍亂斯其始去聲 既成揮扇功終定
纖牛位盛德百世祀胡爲忽云廢古墓過耕犂荒祠雜
秡屬過者豈無人誰能一留盼遑遑千載間哀哉日陵
替

陵替信有由好古無其人請看王侯墓十樹九無存叶
謝公謝應芳字子蘭毗陵人 避地士栖栖不遑寧叶 時無截亂才
干戈日相尋叶 九原今不作書然傷我心叶 上有告縣
令 祭祀除浮俗叶 碣石永其傳 歎枳表
其名叶 同時文苑家頌咏數陳廢興如循環旋復委
荊榛

荊榛易水久百歲等須臾守令檢文法長年惟簿書一
爲高世談舉俗笑其迂劉部道路邊誰復責斯墟朱君
志好古觀此興長吁輯錄應求名處幾能者須遍詢幸
見復廢墓未經蕪雖非令式載允爲名數圖君其加勉

猶慎毋忘厥初

丙午歲予初度題像

自我得齊來忽忽已三秩憂樂不相關貧病安能浼茲
辰過初度樂酒一相酹 我貌日就衰鬚髮長不改過此
復幾時應知愈不逮觀者問爲誰曰我成疑絡惟餘舊
親識退想爲爾拜茫茫天地間歲月不相待終當委運
去誰亡復誰在謂是無所知 非亦何解一笑兩茫然
浮萍渺滄海

送梅刑部郎彥常

臨江理舟楫鐘 鄒故鄉故鄉非不安愛 君未能忘

握手一長嘆出門何悵悵所遇無險夷行行盡周行善
驕志千里游子懷四方豈如轅下駒局促徒悲鳴叶
聖朝致治廣事未盡廣江南多苦雨江北多愁陽遺
民日饑饉已空擯與糠粃若徙既政何能補流亡秋高
胡馬肥徼卹守邊疆行者犯鋒鏑居者供飲餫遣使出
臨遷冠蓋恆相望未聞奏捷功聲勢徒張皇君昔在郎
署明刑凜秋霜仁聲久洋溢遠近予且張茲行定高擢
指日登巖廊願弘濟時具拯斯民叶 莫以合燭故
愛此東壁光丈夫得行道離別何足傷

烈風七章 孝殿

烈風亡停柯凝霜殞苦節年命何偕許若何其少惜
哉延陵孫祖謝無乃早孤兒未行分妻年尚小含悽
教詩書灑淚相携抱矢心期白首有如白日皦
白日出東北莫向西南流誰知貞烈名亦應宮掖求郡
縣苦見迫強命登行舟慟哭與兒訣相見永無由生當
長戚戚死當長悠悠
悠悠復戚戚戚哀怨無終極有 詔爲藩王嬪側之封國
寂寞掩長門彷徨思故域丘壟不復知孤兒長在憶夢
中或見之覺後那可得相離三千里安能來母側
母側兒不來叶兒悲亡已時升高望母居路遠莫見之
浮雲翳邦國遠樹含悲颸白日忽西仄景在桑榆期頹
瞻起又嘆吞聲泪漣洏
漣洏竟何益將求四方崎嶇指東陲迢遞轉西江叶
行行異川陸冉冉變温凉絕日昏沒騰蛟龍叶
長途良險艱十步九彷徨誰謂 君門遠萬里終能通
叫陳情叩閶闔陛昧死干賢王
賢王任孝理下令許迎歸誰知病已革不絕僅如絲歔
天代以身封股特作縻張目忽能視口動如有知瀕死
得一見驚號更相持哀聲微天地旁人亦酸悲
酸悲復嗚咽哀哉終頓絕不圖得生還登斜是死別銜

哀理歸柩水舟仍陸鯨江湖多風濤溪谷深雨雪間關
幾千里終焉祔先穴山高亦有崩水深亦有竭孰知哀
慕心終天不可滅

過梅花道人墓 在嘉興武塘西

問津武塘下樹表獨吟行裴回古道旁纍然見孤塋荊
榛竄狐兎牧豎時來登橡樹半亡枝曲池猶未平哀哉
梅花庵一仆不復興空爲水墨蹤允爲後世程高風萬
巨聞不得名丹青古碑無文章但銘卒與生生前徇名
殺身蕩樂浮屠名昨非有深識季世多兵爭愚人信因果
所幾保其形同時富豪家廢興作山陵毀容殆無餘遺
骸復橫珠柙去已久狐兎來相宗如何一杯下晏然
保數畝重見在人信非山水靈采芳薦清酌月落風
心鳴遲遲留遲躅感歎有餘情

西村集卷之二

古樂府　辭　歌　行

贈楊君謙古樂府一首

去古日云遠雅樂久沉淪衆聞與渫上靡靡多哀淫叶
楊君婿學子高志故不拳叶一聞世俗音謂非吾所湛叶
冥心太古初識樂得其眞律呂既調協五音和且平叶
咸英與韶濩曠世今再聞。豈惟以自娛擬將獻吾
君奏之　郊廟上庶以和神人

殺虎詞

城西之山舊無虎草淺林疏少依阻白日咆嗥忽見之
橫行食人雖指數官兵捕虎爭負戈上下陵谷交張羅
一虎跳梁忽敢潰何況衆口騰其多怒視眈眈猶負嵎
山氓攫之捧以妥黃斑紛披血骨野相與屠殺殘其軀
嗚呼養兵資禦侮見虎何爲怯無武龍沙茫茫天四垂
走馬胡兒猛於虎君不見肉食衆軒將門子遇敵幾人
能致死

靈芝歌

靈芝之生叶粲若英叶來百福世其昌解一靈芝之生光且奕
慶斯鍾象乃德解二靈芝之生叶銅池中叶和致祥壽無疆
解三靈芝之生氣之粹配慶雲象華蓋叶解四靈芝之生受天祜
祜維何錫爾作解五靈芝之生何以[illegible]爾子孫兮宜振振解六

畫馬歌

房星之精化爲馬肉騣連錢滿天下世俗寧知驥與駑
善相方皐一何寥君看畫馬自有眞能通相法方入神
驪黃牝牡不足辨天機內解斯其人驕癡飲訖逐水草
筆端幻出能駒出雄姿矯矯長風生逸氣稜稜飛電掃
老眼摩挲忽驚起便欲驅之步長道君不見曹韓已往
不復生吳興死後無丹青天閑龍媒十萬匹誰能起之
圖爾形

秦淮歌

停君金叵羅聽我秦淮歌長江西來幾千里沿洄直入
金城裏淨青蕩綠南北流至今猶號秦淮水秦淮之水
能容舟秦淮之上花滿樓美人[illegible]鉤太白仙人
清夜遊酒酣乘月往石頭棹歌渡[illegible]被紫綺裘與
風流五岳豪氣隆九州遊來四千四百九十九甲子無
人繼此移山倒海之風流水光依然[illegible]斷空今落
令人愁豈無清歌與美酒與子[illegible]我歌秦淮
歌送君秦淮去城西酒樓在何處主人今非昔孫楚且
須痛飲歌遠聽歌辭方罷笑吳姬收爲桃滿身
模糊殘官錦明年我亦泛秦淮手解金貂就君飲

題沈啓南畫月下杏花

我昔慶雲看杏花春雲壓樹埋晴霞無端風雨中夜作狼籍滿地同泥沙十年蹭蹬不復見無乃天意於吾賒老南忽往花正好兩株繁華對晴昊白日苦短看不足更向良宵事幽討月明照花花滿地恍若清波漾文藻夜深露下花更佳汗凝蛾眉淡於掃巫山神女朝夢雲洛水靈妃夜當道知君好事不可當逆樹吟行被花惱詩成得意難具陳片紙拜與花傳神品高意遠迹逾妙反覺樹上花非眞須臾喧傳動城郭借看累月紛踏輪君不見虎頭曾圖瓦棺壁觀者雜遝輸其珍老僧老僧收拾去且莫出示無錢人

激浦楊將軍歌

楊將軍才且武作鎮邊城勇貔虎海波渦漾南風生日夜登陴按樓艣揚兵耀武天欲傾驚雷破山喧鼙鼓震鼙鼓懸旆旌紀律嚴部伍精止如山峙來如風行戰無前陣攻無堅城倭夷遠竄海道平坐令四野無交兵黎民按堵不見寇盜驚楊將軍好士無與倫胡公老去蕭生死康生羅之爲幕賓倚馬作露布揮戈淨風塵謂予好奇節論交握手意氣親平生慕魯連輕世肆志不羞賤與貧射書直欲諭燕將蹈海不肯爲秦臣方今三邊用師旅我將持此告當宁佐君徂征固吾圉功成不受茅土封笑指雲山是歸處

狐綏綏

中使與妖人相爲表裏毒流海內言之可爲於邑司馬太原公奮不顧身抗章上陳有犯無隱卒能感悟君心誅殛凶黨以謝天下斯正孟軻氏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也因托物引諭以頌豐功盛德之萬一云

狐綏綏鬼爲侶夜嘯叢祠作神語戲舞亂梁從社鼠雲凝月黑天氣冥尾拖陰火光如炬興妖作孽天不知指顧號雷風隨社公土伯望塵拜白晝橫行九州界驀

民皇皇說且驚市肆晝閉空其城衙巫四出假神命搜括逮捕何縱橫巫言神君去天咫民命由來在張是神令下界來求珍敢有不共隨殃死明月珠夜光璧瑪瑙之盤大遊尺婆律旃檀蘇合香珊瑚琅玕亞姑石此物何由在山澤巫傳神言許輸直厚估高評動千萬破產傾家亦難索詎能大舶行迷津標泉表金無紀極江南鎮宰哀民窮封章上奏　天皇宮天敕六丁擒狐鼠貫以大索囚鐵籠斷狐頭斬狐趾磔鼠之皮肆諸市妖巫殄滅魑鬼亡四海淸寧萬邦喜嘉宰之功一言耳回格天心正人紀

觀潮歌

雞聲喔喔天未明大家齊出觀潮行騎與徒步相追逐後服靚妝街市盈江頭日高潮未生秋風獵獵笳鼓鳴美人押半[illegible]前檀嬌歌宛轉調鳴筝須臾讙呼笑相指一線遙從海門起潮頭漸起高于城萬雷齊轟駭人耳排山倒海天欲傾回波激射奇態生兩陣合戰兵力勍戈甲晃晃秋空明群兒見水奮巧捷蹈浪起踏如浮萍人言潮來信有時我言潮來不可期君不見胡兵曾至人有待潮乎此時信何在徒勞日後來不休萬古莫洗錢唐羞

天驕子歌 題胡人[illegible]馬圖

天驕子自矜剛勇無與比能沙漠千萬里隨處轉移無定止逐水草行復從天驕子能有徒胡姑行貴狐奴彼弓箙矢氣甚都前摧駿騠後驅駱駝什什伍伍駐且驕摩中五明骨相殊銀鞍玉勒玄絲轡番王示閑暇攢巒野跏趺黃金比余長白狐呼鷹眾莫決起駕驚鵠翅聲哀呼胡姬之髮非漢妹雙椎[illegible]綃背珠茜紅鞾襦下過膝並馬笑語相邪揄天驕子人識爾形誰測爾情背中巳死胡壞不亡中國[illegible]久寂寂忽見此圖雙眼明雙眼明長嘆息誰能[illegible]之歸漠北氷掃腥羶浮磨

域戊辛沓休事耕植

秋林會友圖

青山背從凝紫霞飛泉如虹飲渥注楓林搖葉紅於花上有[illegible]鶴下層巖上攖珠箔仙人家仙人顏色長美好碧池桃花得春早門前石楠秋葉香滿地綠雲風不掃有客來遠方驅車涉[illegible]車聲到門止揖讓升高堂高堂奕奕[illegible]華燈滿堂照宴嬉漢女爲生洛如[illegible]浮雲不行天欲低回風動地飛花亂悲歡離合樂未央起視明星夜將半夜將半舞且歌發歔楚泰陽和巧笑兩頰生微渦蛾眉曼睩光騰波平生樂事良蹉跎對此轉覺哀情多明朝勿[illegible]雙鬢皤其奈流光如箭何

門有車馬客行 [illegible]

翩翩南回雁哀鳴向余飛遊路非不遠飛時安可違門有車馬客[illegible]言歸故鄉執手嗟久留且復少裴回[illegible]關中天下險山河盡城池云胡失保障匈奴忽來茲傳聞入北地民物多傷殘豈無[illegible]去病能不以家爲胡來開城守胡去揚兵追如何今[illegible]到處成瘡痍憑君謝諸將余[illegible]男兒努力事掃除勿令蔓且滋古來御戎狄重在干城才어請看麒麟閣功臣亦人爲

許子厚約遊石湖訥不赴

杭州擅西湖烟花瀰漫天下無石湖處吳苑住聊亦足
維吾蘇青山繞從抱湖浹吳蠹越城兩荒址紫薇舍人
天上謫乞得天書賁向水湖水東西流世人相續卜古
人不可見今人來不休古人今人日更改湖上青山鎮
長在蘂宮瑤宮幾廢興湖波依舊東流海許君約客爲
貪看綵袖錦帆青翰舟箏簫發六肆探討海同蜂次相
鼉湖山巖湖渌可手掬大笑拂入杯中浮綠石仰天作
鯨吸天跋冒賢資其投時得句輒歐出錦囊錯落驪
珠投莫歸列炬照湖上水皮涌沸魚龍泣寨不及洩鹿
中走與約誰知此日負相傚清歡寥寂閒倚身西望足
搔首作詩聊寫不平鳴有命車遊尚須後

西村集卷之三

西村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排律 絶句 六言絶句
七言律詩 排律 絶句 聯句 詩餘

中秋開諸弟宴集湖上有作

樂事秋逾減流年客裏過桂香秋色重天迥月明多欲
共嫦娥語其如良夜何還知湖上飲達曙尚酣歌

蕉窓

愛此禪房好芭蕉綠滿庭雪中疑入畫定起白翻經驟
雨和吳動秋聲雜雨聽心原有甘露一滴可通靈

竹房

愛此竹房好偏宜方外情前村正動月虛榻晝聞聲
後雨花亂風來天籟鳴與師分半榻高臥盡餘生

送漁隱毋舅

十年纔一見離合動悲傷握手投河水驅車入貴陽青
山明夕照黃菊歎秋光莫惜頻來過慈親鬢已霜

梅軒

愛此梅花好移來對草堂水邊微見影雪裏只聞香庾
嶺春如海西湖月似霜從教日吹笛無處到含章

樂清

未老成歸計房閑祇樹林青山塵外相明月定中心近

水行秋影焚香坐夜深世人尋不見惟聽海潮音

和呂別駕九日登姑蘇臺韻

偶遇登高節相爲弔古遊砧聲吳苑莫鴈影太湖秋得句頻催和行杯更旅愁風流堪入畫妙手學營丘

一鶴 爲[illegible]庵道士賦

愛爾仙家鶴蒼松映縞衣一聲清夜淚片影上天飛赤壁橫江過青城被箭歸飄然遊物外幾見世人非

謁徐武功墓

絮酒來何莫凄涼百感生文名推獨步相業迫垂成寸大人多忌功高謗易行只應墳下水流恨去難平

夜宿奉先寺

孤舟薄莫宿古寺奉先名地迥諸天近樓高片月明鐘香清作供漏水凍銷聲愛此無生說留連過二更

與汝其迥觀錢塘江

渺渺春江迥無風亦有聲地平波動石海接氣浮城虜馬屯沙磧潮頭也世情臨流將喚渡南向越中行

將遊金陵夜泊震澤

朝飲平湖酒宵停震澤航從茲登遠道猶未出吾疆月隱星光燭花穠露氣香路人初不識笑問客何方

經瀨水 即伍子胥乞飡之所

匍匐昭關下倉皇瀨水潯飯曾同漂母報德異淮陰一死名無泯千金漫爾沉停車弔遺迹長嘆不成吟

杏村夕照

斜日章臺下杏花猶自紅古今皆過客開落盡春風楚芊要支細息嬀言笑通那能又容冶相映酒帘中

元日

流年今六十壯志日蹉跎得此以爲幸更來能幾何青山遊未徧白髮任無多去去不須道逢春且嘯歌

立春日

北向梅開未東行月建寅有生皆自樂無處不宜春似我容衰老逢茲氣象新百年今大半猶是未閑人

哭林侍御二首 并引

侍御者莆田人也成化間以進士起家拜監察御史時皇儲未定中外用事之臣有謀爲殷道親親之說以市權者外廷頗知之咸以事爲未著而不敢言公獨以爲著則事成而不可止矣乃先劾時宰希世悞國之辠以折之雖以此忤旨受杖然其意咸知公論不與竟議格不行矣時宰終銜之弗置欲中公以危法公乃謝病免至時宰罷去始再起巡按于浙之東西公不以形迹自拘好賢下士詢訪不倦且不避權要請托杜絶政事修

學史民畏而愛之亡何移疾而代者未至乃上　詔敕
納印符絕乘傳而歸歸二年竟以卒哀哉初公之歸也
某與所知者往別于平望驛舍公屢誦唐李商隱他生
未卜此生休之句凄然泣下者久之嗚呼公今沒矣某
未能奔赴以會哭而仰公高風偉公奇節感公殊遇因
賦詩以哭之

雲擁前星仗人心去就間惟公上封事深斥析臣姦蹤
上空孤說梁王竟出關大功安　社稷憑誰孰能班
解綬歸田日相呼在驛樓共嗟臨水別誰作此生休忽
行前中間今為地下遊空揮兩行淚寄與海波流

題旌功廟

虜馬環　行幄胡兒走控弦萬方三日臨九州一絲懸
不有維藩議將為舉國遷救時千禍亂功業冠群賢

和姚公綬宴浦氏寓山樓韻

地據東南勝樓居縹渺中使君持節過朋從盍簪同感
舊成來而憑高欲御風瑣窗窺館月複道賀晴虹隱几
皆天籟掄材盡國工尋盟山在近逝景水流東寫盡成
三絕操文送五窮報籤驚漏永政笏覺盤空久住忘為
客相看半是翁酒酣揮劍豬句出壓吳楓捷似奔泉驥
飄如戲海鴻花枝疏鬢白簾幕鄔塵紅詠雅思求友歌
風念在公流蘇垂婀娜嘉樹映玲瓏共詩才無敵還闌
劍有雄摳衣垂厠坐閉户自編蓬已分鳩飛拙難伶鳳
宿桐觀明慚燐火效響類鳴蟲愛士懷徐孺傳經漏馬
融未能蹻鶡湯徒欲倚崆峒俗矣使肥遯時平不上功
凡推陶令醉莫問許丞聾政擬聊存簡睽違阻發蒙學
書期捧硯觀射願持弓惜淮南遠馳情古桂叢

壽司馬太原公七十

司馬今元老升朝立要津力能扶社稷功足庇民人歇
歷更中外賢勞為搢循召公分主陝晉濟去奔秦直道
昭星日危言揚縉紳格君由正已憂國擬忘身閫寺咸
嚴貳閣閤氣頗伸才猷誠閫出壽考繁衍徐從欲無踰
矩行年此斷輪洛城謀會中嵩岳咏生申協應衡闌鳳
文徵繁紱麟封章求退切優詔勉留頻老態思良弼經
綸仗世臣首都根本地諸將輯和民選求申三命官庖
送八珍進階崇禮秩強食輔精神春顏方降重谷詢合
對陳衮衣寧廢補台鼎且須親燮理陰陽順甄陶造化
仁微軀如徙在頌與物同春

輓禮部倪尚書三十韻

異才鍾間氣昭代出名臣俎豆勤為習文章早致身探
花年最少中的士咸賓紬史三長著摛詞五采新豐城

初得劒郢匠巧持斤鳴珮趨丹陛含香侍紫宸太官分御膳中廐給翔麟玉筍聯班近金蓮送院頻青宮推輔導黃閣掌絲綸奉使逾遼左張旛[illegible]滿[illegible]華明賜服暢穀[illegible]文尚勞賜能加敏咨詢更絕倫賦詩[illegible]譯吏使節從夷人聞擯道修貢扶餘悉效珍年勞將進秩策免竟胡也甸漢兵戈老邊城脾睨春 聖情怜久故恩詔起沉淪浩蕩乾坤德生全造化仁南宮司禮樂北斗究喉舌出納惟王命樞機秉國鈞小心如履薄大議獨[illegible]紳蝕[illegible]俄驚夜騎笙忽在辰徒歌引虞殯何處駕龍輪副[illegible]停分[illegible]交明情飲醇魂招嗟不返闌檻尙誰紉伊

昔歎高難常圖弱後塵荊州那[illegible]識高里肯吾親拜惠謀通刺闈喪淚滿巾買絲空欲綉絮酒奈無因落日悲風裏哀吟寄一鞱

輓吳都督四十韻

文皇臨御日宸怒滅殘胡下 詔求名將惟君冠武夫揚旗頻扈從(小註[illegible])略地效馳驅左廣無遺孥前茅特慮無(小註[illegible])交綏斬當戶(小註[illegible])闕合走單于馬驟黃砂碎骨塗白草枯窮兵踰遼漠(小註[illegible])喋血虜余吾(小註[illegible])入塞長歌凱還京促獻俘成功由力戰制勝叩神謨爵祿初行賞山河擬剖符麗城分甲第報宴出宮壺(小註[illegible])倭寇侵遼碣妖尼(小註[illegible])徂征連得儁元惡尚逋誅(小註[illegible])荊楚重防守(小註[illegible])江淮更轉輸(小註[illegible])登壇講武鳴鼓椅街艫叔子風流遠公孫政績殊散金周下士枉駕禮賓儒盡壁懸犀甲華裀被鹿盧精光騰閃爍塵土暗模糊(小註[illegible])受 命南中計歷[illegible]隴右趨齊雲披立幟[illegible]鳥避[illegible]旗鐸鞘(小註[illegible])羅罝(小註[illegible])喘未蘇(小註[illegible])皐人斯授首(小註[illegible])獲醜放爲奴郡縣斜通海雷霆直過瀘浪來鑄劍(小註[illegible])越耿貢調駒(小註[illegible])念勤勞久才宜翊贊須禁垣昭宿衛督府究機樞(小註[illegible])盈滿常思懼撝謙毎自圖封章陳老病舟楫渺江湖鄂土園林舊(小註[illegible])花枝迎舞袖香月照吹竿(小註[illegible])莫是優遊樂浮生奄忽殂廟堂咸悼惜部曲盡驚呼賜祭恩偏厚[illegible]移家易襲圖形侔伏虎(小註[illegible])宰樹集啼鳥慘淡悲風起凄涼落日晡爪牙嗟已矣邊鄙屬多虞(小註[illegible])

南北邊天下豪往事於今異雄心死後孤有知孤指髮如在盡捐軀狂客憂時淚衣巾為爾霑

懊儂曲

行路莫行遠看花莫看遲花遲少顏色路遠長別離

前溪曲

朝飲前溪水莫泛前溪舟溪頭有明月照見古今愁

題扇

高浪蹴天浮停橈且艤泊寄語後來人前途風更惡

題畫二首

堂背萱花好慈親日梟鳴南風吹綵帶北堂一般長

試問萱花道慈親意若何一叢千萬蕊十數未為多

消暑處

激水四簷鳴常如風雨聲不須秋節至紈扇已無情

即景

綠樹原頭淺草青山谷口飛花記得南湖良夜月明曾載琵琶

題扇

鸞舟湖邊舊隱吳淞江上行舟借問春波何似春波日夜長流

舟中偶成四首

清溪船頭釣艇今先院裏繩床綠樹數聲啼鳥青山一抹斜陽

寶石山中看雨冷泉亭下聞蛙別後幾場春夢相逢又在祇園

抱琴循水路轉曳杖看山日斜短屐躡殘沙草小橋流出桃花

細草綠侵沙岸野花紅點青山短棹自隨流去莫禽相與詩還

次進士馬中錫吳叔雍京師西山韻八首

同年期集鳳城西盡日吟遊信馬蹄河水合流滄海接山經回繞白雲齊離離遠樹行人杳渺渺平沙去鳥低

共幸成名今刻石不須重向塔前題

縹緲朱輪駕曉風青山行盡見離宮水通河漢浮天碧雲繞蓬萊映日紅千里關城臨絕塞萬家園圃灌連筒

登高作賦忘歸去滿藻繞雲馬首東

訪水尋山幾日程清明時節喜新晴太行天限華夷域靈物人呼大小青花雨濕香迷蝶夢松風鳴籟和泉聲

九重垂拱巡遊少已廢前朝避暑亭

西山遙望日氤氳矯矯東馳萬馬群固國已知天設險為霖還賴石生雲根蟠鉅野河流繞勢接諸陵王氣殷

開道朔旋多樂事春風吹酒不成醺

彤彤西湖映綠陰相期臨水試連岑已敎小上佑風下
本許杭州家價高波接玉河通御氣雲流銀浦見秋毫
夫容萬頃皆宗罡不信東風在杏朵

瓊林宴罷出瑤京勝水仙山處處行郎使南歸金帖字
日華東上慶雲橫人間富貴春三月天上中和樂九成
自笑鍾嫫林下客白頭猶未會文明

北望居庸萬仞開重重不鎖白雲閒金湯寒險都收北
亭障東邊苑馬閑田畯勸春耕野處人校獵鵁鶄山
朝行衹擬觀形勝不爲詣華久未還

天風吹送上雲梯躡綫生塵草徑隄黃榜題名雙闕下
青山迎馬九門西花明禁苑春初媚柳拂宮袍綠未齊
幾度醉歸更漏永銀河斜轉玉繩低

分得太湖送鄒用明還鄞

一水迢迢與海通舟行疑似入虛空三江共接朝宗勢
萬古長懷底定功茂苑人傳帆影外洞庭山色浪花中
登瀛有客頻來往欲駕雲濤趁使風

贈金本清舍人

少將詞賦繼班揚錯閣崇參歲月長朝罷彌封天上詔
使歸那有槖中裝齊棺古隸先秦出岐鼓遺文後世光

乞得鑑湖三十里四明原是賀公鄉

寄石溪道士沈長春

春風歸騎柳邊停一上仙臺思杳冥若水遠從天目下
弁山長繞太湖青片雲孤鶴吹笙度千樹啼鶯把酒聽
最愛籠鵝能好客無人援筆寫黃庭

和秦太守廷韶遊虎丘韻

虎丘寺裏相逢處郡郭連嬌路不分翠畔幻崗爲雜珮
壁間劍蘚讀遺文清吟兼得江山助老斷思將筆硯焚
晚漱餘甜泉上立萬家烟火隔松雲

吳元玉招賞牡丹以無都扶圖呼爲韻

洛陽花事久應無勝賞今逢在舊都春色祇緣人自惜
衰顏還藉酒相扶時無汞叔誰重譜座有徐熙合寫圖
夜靜更持紅燭看滿庭如畫鳥驚呼

聚遠樓

新起高樓九溪上無邊風景在虛檻太湖一水際天綠
洞庭兩山終日青帆帶夕陽來冉冉鴈拖秋影入冥冥
何人卷幔吹簫坐明月滿空涼露零

遊勝果寺

天地茫茫幾廢興中峯依舊有巖亭江流到海逢湖轉
山勢如城遶寺青仙洞隔花春寂寂野雲將雨樹冥冥

幽禽似惜韶光莫頻喚提壺笑客醒

于府尹吳聘張太守靖之宿峯安集

須湖樓閣少風塵勝日登臨簇縉紳北道且依山作主
南飛又見鴈來賓霜微竹樹紅猶淺木落江籬綠未勻
老我已忘歌舞樂只將談笑欸杯巡

松陵夜泊

城陰分手即天涯落樹江雲別路賒未到故園猶是客
忽聞鄉語似還家燈前今夜愁無寐鏡裏明朝鬢有華
欲問歸舟何處宿月明和鴈在蘆花

送嵇揮使還長安

落花時節子規啼中散遊綵馬首西溪苑別來爲日久
秦川行到覺天低雲程遠見三秦鴈關法今無半夜雞
不獨銷魂霸橋上闔閭城外亦淒淒

舍弟璟病起得子偕正夫往賀

病卧經旬爲爾憂今朝最喜是全瘳子雖生晚終延後
菊纔開遍尚係秋杯酒諒隨詩共發田不無禾雨來收
故交頗有宗人在時肯相過盡日留

送人遊維揚

憐君失意向天涯雨歇紅亭日已斜對酒不須嗟往事
渡江知是客誰家孤城猶繫楊州郡四海空傳后土花
莫過雷塘弔陳迹只今殘柳尚啼鴉

登吳興慈感寺閣

字亭高閣倚斜暉廿載曾從此地歸往事已隨春草換
重來似覺故人稀孤城近水青山映遠樹和雲去鳥微
欲繫扁舟嗟未得愧無新綠釣漁磯

曹顯若被過訪以詩贈別

一樽相對思依依老大空悲始願違頭髮鏡中看漸短
故人天際信來稀黃梅雨少河流淺綠樹陰多日景微
欲把漁竿江海上却愁風浪濕荷衣

還家有作

杖策相從使者行欲除民瘼匪求名言微難解旁人惑
才弱空期泮水平公論有時還自定浮雲于世本無營
西風吹動歸歟興笑對滄浪咏濯纓

和張子靜

疋馬蕭蕭一劍横出門長嘯向京師平生不受公孫識
慷慨思酬國士知海内一家天地位江東千古帝王基
文章欲借山川助游說羞將口舌移况若有殊擢早
背君張弩來爲邏義與取道聊從傾濼水浮雲亦宜
綠樹鶯花堪對酒古寞軒冕本無期新亭流涕成何事
獨立春風細咏詩

宿靈隱禪房次劉邦彥十二韻

覽勝行行到上方翠微深處扣禪房朋來薄莫還投宿僧悟無生已坐忘燈火照人歸別院石臺敷席對匡床入風灑雨霜衣濕松影和雲滿地涼接竹引泉通絕澗開門放月轉回廊呼童斲筍烹春茗擁被論詩識夜香鹿女踏花依淨土鶴群驚露喚層岡歡娛此去應須有會合如斯不可常蓮社追遊將繼遠蘭亭稱讚衒輸王聞更最恨今宵短話舊空悲往日長脫節莫因些少失浮生休着許多忙劉郎肯踐南山約再絆芒鞋入杳茫

登紫虛閣

江樹離離江水平紫虛高閣倚春晴仙人醉坐白雲下吹徹洞簫如鳳鳴

寄吳一齋姻家二首 時孫子會同去謁

少相親愛子相婚家室咸宜更有孫要與外翁成宅相莫教空負魏陽元

頭玉嶢嶢眉目清認呼應自解人聲馬遷聞有衍編史異日當成子幼名

題陳希夷睡圖

世事紛紛類奕棋蓮花峯下睡多時春風引入華胥國忘却浮生在亂離

寄吳鳴翰湖上二首

紅塵不到三山遠家住蓬壺鏡裏天隔浦落花雙屐雨過門流水一溪烟

多時不到南湖上花落鶯啼又一年有約畫船同載酒知逢春雨有鷗眠

題扇

雨過青山翠欲流夕陽明處斷虹收艤舟自爲尋詩去不在求魚下釣鈎

寄友二首

與君傾蓋二毛初別後經山數寄書江上逢人問消息紅妝隨馬射游魚

柴門流水釣磯閒蔓繞天涯鬢已斑酒借詩逋還不了又隨人去看青山

醉題西泉壁

西風蕭蕭吹客衣黃溪道上行人歸一聲長笛起天外白雲滿山霜葉飛

十二月古中靜以扇索詩

一夜西風冰塞川敝裘羸馬夕陽天旁人却笑猶持扇爲惜江春入舊年

題和靖觀梅

孤山山下斷橋邊萬樹含香雪後天我亦騎驢來弔古
夕陽荒塚寺門前

題許子亭扇

好山多在石湖西草色新年綠未齊亭子半開脩竹裏
一簾春雨鷓鴣啼

可閑爲秀州人氏

釣簾把酒對青山老境無求始是閑萌看春波門外水
年光流去幾時還

題啓南松陵別意

芙蓉秋水照雙旌冠蓋紛紛出送行見盡不堪傷往事

西村集卷四　十六

冷風和雨過江城

偶成

一年春事已闌珊天意應於好景慳落盡桃花終日雨
逢人空自說遊山

斷橋分手

近水人家半掩扉遠山樓閣對斜暉斷橋無數垂楊柳
總被遊人折漸稀

題澄上人畫竹

渭川千畝影蕭蕭昔日年來葉半凋見畫忽然生遠思
行人應過灞陵橋時長子承錫往陝西

諷陸廷美

大田鹿起桔槔鳴望雨不來無限情借問金陵貴公子
此聲何似搊秦筝

塞下曲

城下黃河城外山虎兒騎馬唱歌還磧西亦有閑花草
莫信春光不度關

吳廷舉水榭

溪聲到枕驚春夢露氣入簾生夜寒自起開門看明月
和花移過曲欄干

海鹽張方洲太守遠歿予客嘉臨行贈此二首

西村集卷四　十七

舉目淒然百感侵敗垣殘礎燒痕深流鶯似惜人顛頓
未及花時送好音

宿草回青柳放芽東風隨物付繁華舊時燕子今何處
已自啣泥過別家

和答吳廷舉三首

竹徑陰陰厚綠苔龍門長日未曾開春風足處皆花柳
那得閑心去看來

一春多雨更多風猶有殘花在草中縱使君來不堪賞
冷香和露泣微紅

鶯花長笑主人貧盡日何曾酒入唇珍貺忽來旬飲興

野亭還有一分春

葵花

黃裳采采露盈盈沾泥非殊沆瀣生漢武若先知此味
不教雲表立金莖

鹿葱

鹿葱華萼世同稱只謂忘憂別有真大抵人情重傳信
辟邪元不足麒麟

寄杭州友人

西湖湖上水初生重疊青山接郡城記得荷舟載春酒
滿身花影聽啼鶯

秋日郊行

浪織風帆不繫舟日斜橫笛起中流山青雲白江蘺綠
蓼鴈忽鳴聲帶秋

和汝行敏舍人二首

故人今在承明廬不愧昔年行秘書記隨相臣侍玉陛
肯效學士焚銀魚

珮玉鳴璫居直廬麻紫詔不停書春來中使傳宣入
內苑看花更釣魚

寄吳禹疇一首

賜宴曲江歸路遙杏花如錦玉驄驕傍人莫訝不成醉
明日謝恩須早朝

送顧儀賓赴石城王府花燭二首

銀河星度月流輝來傍天孫織女機不道九霄風露冷
夜深催換紫綃衣

香車齊向內家迎一朶宮花下殿行自是和鳴應鍾呂
鳳儀元不爲簫聲

大石聯句四十一韻

巖巖者大石奇觀人所誦遐想十餘年來由五人
共舍舟始登陸杖策不竹輕是時日當夕茲山氣
逾涌入門信突兀拾級駭空洞落星何破碎靈鷲

相伯仲仰觀神欲飛俯瞰心屢恐鱗皺苔蘚剝骨立
冰雪凍神騶道摘訶鬼劈紋錯縱亭嚴君臨
張拱儼賓送環列盡兒孫擁護爭僕從欲假愚公移
諒匪維伯種卧披怪將亡對怯杵重倪吻呀未
收龍鬚怒難控疑血忌痛攪肺肝完訟上浦還
啓窔中道自成衕大惟補天功小可砭肌用分矢鼎
慎來浮磬泗濱貢廉利擬劍觥觥倒侍嶂山
爭磊奔艮岳遺汴宋節彼民具瞻壯哉客難奉落
照紅抹赭歸雲白流汞借頑應將射沒羽中
座緣契三生陣圖懷七縱杠縣大師擊攻玉待人

飄仙煮充腹饑堅俗搭免腰痛瑤岷產維陽覺琅玕出
乃雍高題少室名甡佐作東坡供半空見玉蝙千仞附
青鳳淵栖禪逾百年問僧僕三泉馮虛閣曲闌覺架巠
出飛棟鐵竹幽補堂坳樹古嵌匡縫竇黑炊烟燻甡坎
平鍾乳壁盤盤棧道危覺㶁㶁水泉動淵登頓足力疲
跳身眼界空松露髮欲濡潭月手可夭覺窮扳任生破
甡醉吟徵帶纜列坐對巉崄淵大呼應鍠碚噌嶸牛李
思鐵詩戰解圍闈覺屏奇得顛名愛遂成飄麥覺試與
扣山靈偉告捐薄俸甡

合并聯句覺甡自金陵歸謁李鵬方於武慧與台蓮與子靜其遲共成一篇故鐘也

長夏清無暑子幽居靜不忙對昏欲聽鐵汲井渴思
嘗林晚聞鳴鵓上刎來自遠方水村閒綠樹泰寰宇引
滄浪鶴閣中門立子荷分別浦香飛梁虹下飲鑑浮蟲
鴈低翔路裊閣下石上池傍宛蜂廊古牆綠薜荔泰深
洞入篔簹由更三時濃子風來在月涼子明誰宜啓鑑
胃冷感秋傷地涼冬月朔游陰夜合歡燕閉雛出壘
泰蜂開蜜分房螢析察谿叙相盤旋劍珮路語音微帶
漢鑑習氣半離鄉問訊公卿館泰歸來潭澱鴻留泥
上跡子屬避口中光洗拂東華土鑑留連北海觴劉歛
盃列豆泰舞象綴行江笛吹楊柳鑑落花落豫章聊

宿犀酋欽覺莫數次公在杯酉栖鷺鷗泰鑪腰鑄鳳凰
子閣神品異相分鳥識文詳笑馬宜更勝鑑登豐饌屢
揚工升當琴坐上僕倦觸屏儷酒量江河窄鑑歌聲磬
瓷將輕刀霜淬鈴泰跣布窗搖漿箭引銀絲滑鑑盤堆
火齊煌胆曉滿林將子鈔飲炎鵬防詩句聯珠排鑑談
鋒出劍鐩其撩深擢骨子苦索窖探腸調古米殊窄鑑
吟窮思忽冒凝心角韓孟泰高視下盧王白額山林槁
鑑雖齊杏若芳行藏同虎子游鑑等云羊徑关終南
捷鑑群遺冀北良正論高閣束相安用喙坏大廈誰
當任鑑明時老不妨乾坤隨所寓上江海耶相忘夜事

憂千歲鑑浮生夢一場泰簪時有數子秉燭夜何長況
復悼沙散甡無云好樂荒明朝又南北相落落曉星望
鑑

小鴻村聯句

家住小鴻村甡雙溪綠映門地偏城府遠覺俗儉古風
敦野曠同春色鑑漁磯露水痕浮槎下秋潤甡壞壁古
朝暾古雲蒼相湄覺群山弁獨浴雞塒連早屋鑑牛迹
逐灰因淺衛寒收蠻甡蹊雜曉放豚鄉人分社飯覺隊
婦借綠盆把卷桑陰下鑑村吞松樹根門常開由徑甡
時或過高軒抱膝仍當嘯子披襟快一論行書君莫上

世已厭多言

賞克振弟牡丹　玉樓春

名華婥約東風裏占斷韶華都在此芳心一片可人憐春色三分愁雨洗　玉人盡日懨懨地猛被笙歌驚破睡起臨妝鏡似嬌羞近日傷春輸與爾

登保叔寺湖光閣　憶秦娥

湖邊寺樓臺裏是春遊地春遊地千花張錦兩山橫翠西風閑檻秋無際青山不改朱顏異朱顏異斷橋殘柳伴人顦顇

賞牡丹　孫寶

天然佳麗有傾國姿容絕倫嬌媚萬紫千紅盡在下風廻避君家去年勝賞翠帷低粉勻朱臉蝶使蜂媒似織總爲餘香至　喜今年重見舊風味想尚怯春寒開也還閉無限穠華最是露珠凝綴只疑太真浴罷把霓裳羽衣新試輭玉香肌紅透倚東風酣睡

壽楊經衛七十一　杏花天

杏花開徧東風裏愛春色年年相似仙翁試把朱顏比不是等閑桃李　借問胡麻和石髓怎能比子孫甘旨古來七十人能幾過了從頭數起

西村集卷之四

西村集卷之五

傳

杜彥良

杜彥良者慈溪人也洪武中以文學爲司經正字事懿文皇太子于東宮　高皇帝甚重之常呼爲老杜而不名貴妃薨　上詔皇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厭於嫡母不得伸其私故權爲此制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爲庶母服也明矣今　陛

下貴爲天子臣雖不肖地居儲貳得備位儲副而爲庶母服恭非所以敬　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　上必欲太子服之太子終不奉　詔上大怒欲拔劍太子走上逐之群臣震懾皆不知所爲彥良當上前跪抱上泣曰　陛下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亦切也上爲之止彥良乃追太子及之諫曰貴妃[illegible]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爲之制服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也因持衰衣之太子不得已乃服以拜謝　上怒解擲劍于地曰老杜爾今日竟能和朕父子者矣　上常詠科斗詩曰池上看科斗分明古篆文　詔彥良足成之彥良頓首曰只

因藏水底烈火不能焚　上憐彥良後還其府有傳致
仕卒

姚善

姚善湖廣安陸州人也字克一洪武初知蘇州府蘇州承元季張氏之後豪右田宅輿服多踰檢　高皇帝制法整齊之誅夷狠猾譁者用是持其長短巧詐蜂起號為難治善明達治體周知人情嚴而不刻寬而不弛執而不泥簡而不遺煩而不苛又數請問郡中名士錢芹王賓韓奕等訪問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俗化淳漓以因革之由是吏民皆願尚廉恥好善趨義不復為非小大

樂業化為善俗郡中大治號為天下第一芹初聞善命謂使者曰明公郡將也芹被以得見為幸然禮有不敢往也明公苟弘下士之風請伺月朔諸學官時為停須臾芹將走見也使者返命善許之先一日芹沐浴更衣過學宮夕焉坐以待日須善至見之善嘗使吏餉芹祿米而吏誤送俞貞木家貞木往見善曰竊聞錢芹絕糧久矣明公此舉當以歸之貞木自揆不得濫受此賜敢辭善知吏誤譴曰紈誠欲餽錢先生將因君為紹介聊以精手耳君毋庸辭錢先生別有餽也貞木家在陋巷無妻子奴僕獨與母居善命候見貧慨合與屏從從步趨于門以指扣門者三貧母曰何人則對曰姚善及貞往報謁帆于府門外投刺再拜而退善復知自追延貞木辭曰非公事實不敢入也奕隱于醫聞善將來見之乃遁于上方山善追至上方奕又泛小舟入太湖奕善狀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後數因貞往訪乃得見　文皇帝稱兵南伐索太常卿黃子澄等甚急詔善乃匿子澄于善所北兵日深善起兵拒之詔以善兼督蘇州松江嘉興常州鎮江五郡軍馬未及戰為麾下許千戶等所縛并縛子澄獻于　文帝皆磔之夷九族後有沈伯者以詩吊之曰倉卒勤王五

郡兵南風無力北風鳴孤忠自托巴湖月織史何曾記某仲聞者悲為同時有王艮者廬州人也洪武初以許觀中進試第一後改王觀　建文中知安慶府加侍中節勤王兵屯江上　文帝渡江知事已去觀乃衣紅袍自沉于江死之　文帝即位詔族其家以觀妻給象奴行至大中橋觀妻止橋上探懷中抄投象奴給　令所餌飼所抱幼女飼象奴夫急抱女溺橋下水中又令所是修者吳和人也為衛府紀善與吳修偕林　文官入南京日是修入應天府學文廟中自縊死是日有中書舍人郭同文因走迎新天子大熱走急死途中同文縣

川人子大年以詩名

呂震

呂尚書震任禮部時　文皇帝數自將伐北虜吏部蹇尚書義戶部夏尚書原吉皆切諫　上不聽一日上問原吉曰今糧儲足給幾年原吉意上又將出師因跪對曰才斂半年耳上疑其誑乃令中官及御史按之則十年尚有餘也　上大怒以原吉等罔常欺反府蓄積是時兵部方尚書賓提調營繕宮日有中使至賓賜香數語賓以上怒故賓惶懼自縊死朝房中有司以聞上立命戮其屍凡抄籍原吉錦衣衛獄以震兼領戶兵部事時變起倉卒諸大臣相繼罪死上怒不已中外洶洶咸不自保上慮震自危親諭之曰茲事卿本無與朕但懷相擾得自疑但當爲朕盡忠輔政耳又令校尉十人隨震起居以防之密勅曰震萬一自盡爾十人者皆代之死震乃頗自安震聰明絕人每朝奏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吏進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牘愈多皆自專請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覽之後輒背誦如流未嘗有誤又嘗扈從上北狩上駐蹕虜地見碑立沙磧中其文具在率從臣讀之後一年上與諸文學語及碑因詔禮部差官往錄之震奏曰臣當時與讀此今尚記憶不須遣使也遂請筆札于上前疏之上不信密使人至虜中拓其本回校之無一字脫誤其強記如此

尹昌隆

尹昌隆者江西人也洪武中舉進士魁天下授監察御史　建文初人主視朝頗晏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也　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機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常如有不及焉蓋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今乃即于宴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解弛若爲陵邊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爲社稷之福也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及　太宗文皇帝舉兵南向昌隆上書言今事勢日去矣而北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宜避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吟不斷禍至雖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布衣不可得矣不報　文皇帝入南京命捕齊泰黃子澄方孝孺昌隆等爲奸黨

同驅出殺之吕隆當 陛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以
位讓 陛下奏牘尚在可覆按也上乃命緩吕隆刑閱
其奏 上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則南北生靈受
禍未至若是之酷朕亦無此勞苦也 詔特貸吕隆死
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爾從事之爾能盡誠輔導朕
不忘爾吕隆頓首謝永樂二年冊立 皇太子授吕隆
左春坊中允前後在東宮贊事匡諫多所補益 太子
甚重之後陞禮部主事尚書吕震方承寵用事羣臣無
比當其獨處精思以手指刮眉尾則必有密謀深計害
觸相戒無敢以事者而吕隆適有事往白震怒不應吕
隆未喻後時又白之震愈怒拂衣起曰事當行自行何
問爲吕隆踧踖而退謀於所知者或謂之曰令既請不
得公舊事東宮 皇太子素知公何不啓取 令旨行
之吕隆從其計果得令依所請震大怒遂奏吕隆傲慢
狠愎事多專行臣以職守相臨動爲所拒無復禮且
身爲王官事無大小並須上奏而乃假托宮僚怙賴恩
私陰欲樹結故不之父而之子其潛蓄無君之心可以
槩見矣又言吕隆身事廢人名在黨籍僥倖苟免見利
忘義其心叵則其行叵良不宜任用 上乃命逮吕隆
下獄尋遇赦復官丁父憂歸後起復至京往謁震震溫

六

言接之入理前奏 詔繫吕隆錦衣衛獄且籍其家
上方巡狩西京凡下 詔獄者皆輿載以從謂之隨駕
事因吕隆與焉後數年谷王謀反事發辭連吕隆以曾
經保奏爲長史乃坐以共謀 詔公卿雜問吕隆初不
服力辯不已震折之吕隆知不可免乃無言獄具上吕
死夷其族是年震病自抑痛不可忍宛轉床褥間常號
呼曰尹相尹相其妻子問之云見吕隆守欲殺之竟死

平思忠

平思忠者吳江人也少爲縣吏役滿歷京考選授禮部
主客主事正時 明興四十年矣中國強盛蠻夷歸慕
文皇帝方事招懷諸國朝貢者路踵交於道路鳥蠻驛
至不能容勞賜宴犒館餼無虛日而主客上之思忠有
精力勤敏過人遇事皆應機立辦尚書吕震甚器之陞
爲郎中嘗以事下獄適北虜入貢新任主客者應畫多
不稱旨 上怒震因言思忠等以微累禁繫罪不至去
官且習外國事乞宥之以收其後效旨可即日 赦復
任初有楊弘者陝西西安府朝邑縣人爲刑科都給事
中敢直言 上特擢爲陝西左布政使吏部以弘陝西
人例不該除 上曰非爾所知也後不爲例弘亦以本
貫辭不許蓋是時有楊太監者數人在陝西故 上以

弘往制之也他日　上諭執政曰楊弘初去時頗肯言
事近日又默然矣可選清强有膽氣者一人往參政以
察之吏部以思忠應　詔上素識其名命之往而思忠
有番子曰平安者私以綾羅度[illegible]關爲把關者所發解
陝西布政司思忠時出行部弘命收而勿籍候思忠歸
私以物遺之思忠感慨不已竟不敢有言嘗有北府一
推官饋帛至司思忠知其素貪乃發怒杖之後其人解
京因招官分在內北賊賂思忠刑部併逮思忠就者逮
有例凡貪贓官吏妄訴不已者笞殺于市思忠乃誣服
謫戍遼會大監劉馬兒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在寧客

識貫胡語以自從詔釋其戍給冠帶俾隨馬兒
西抵吐番烏思藏朵甘隴答等處赤斤蒙古罕東安定
阿端曲先哈密等衛及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
于闐諸國而還復免官家居以漁佃自給又數十年卒
初蘇州府知府況鍾亦以吏員起家繼思忠爲主事及
思忠參政又以嗣其郎中窠案交承情分甚密鍾來知
蘇州思忠往見之鍾迎候甚恭呼其妻子出拜謂曰此
吾舊長官也飲思忠酒時正暑熱命二子扇之思忠辭
鍾曰某忝知貴郡非無僕隸可給使令但欲使小兒輩
知公爲吾故人耳其敬之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始

以事干鍾人以此多之初思忠未貴時知縣蔣奎嘗延
一相者問休咎徧視在座者其言皆不大了了思忠時
給事堂下相者數目奎因呼上使相相者曰此人他日
當貴至三品然不終奎大笑相者去奎謂座客曰衛士
之妄如此一小吏安能頗至三品乎後奎坐事自殺同
僚無一顯者思忠竟如其言

西村集卷之六

誄 祭文 行狀 墓誌銘 墓表 碣文

淵孝先生誄

維年月日東原先生杜氏卒于安邸之樂閒里第旋殯于如意堂之西階明年夏四月乙酉將葬于檟山禮也縉紳大夫與夫及門之士僉以爲賢者死有易名今先生問學精深至行純備有公諡典私諡曰淵孝先生後學史某爲作誄曰唐堯禪舜受命于天叶惟彼祁子孫爲虞賓世有明德啓其後人流行曰滋族用振振篤生劉累穴畀多知學于豢龍能求欲者來龍在夏賚之飮

食夏后嘉之御龍賜氏以更豕韋傳國歷世自商徂周又更爲唐成王滅之邦祀散亡遂封于杜絶而復昌赫赫杜伯歸然允臧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千後益光光之伊何代有明哲漢晉揚休唐宋滋烈元凱定策平吳杖節少陵詩史睢陽相業叶族大以繁枝分派別君之高祖自蜀來吳安其土俗發此敀閭曰曾曰祖受慶愛居謹厚自修保族宜家叶伊君纘考仁矣且都才與德稱名與行符省郎南都奄忽告殂君生甫月其泣呱呱母氏聖善守節字孤倚歟夫子年弱體羸彼泉水原出于山越澗度壑衝瀨激湍小受大歸始克放

川顔悟之名著自髫齔如珠在淵如玉在韞明潤內含光耀外隱雖不好矣乃求務敏務敏維何篤於求師處端始進孟功繼之晚從嗣初究厥指歸抉隱探微鉤深摘微其進不已其得不嘗融會貫通萃而爲資發爲文章浩浩穰穰大包丘壑細析毫芒發詩可詠金石琅琅不務綺靡乃在和平叶律紵材藝錯悉精華盡宗氣韻其究倫常孝友之性本乎天賦痛父蚤亡終天永慕慨想容儀宛然如覩念母劬勞孝養備具家雖屢空甘旨無不飫和氣婉容依依若孺德尊行隆於爲儒宗講授于鄉以開來學從者日多來自遠方叶屢滿戶外席交室中禮容秩秩德音颺颺大守下車求賢是崇聞君材名謂世無雙叶將獻天子以發以庸君拜稽首告于太守守實過聽我躬何有無實而尸懼忝我后守誠愛德小人有母保孫嗣宗爲德乳厚守能自之殁日不朽守曰爲政風教是圖叶矧茲節義爲開實多有子如貞胡可滅厚拜疏上陳帝命乃嘉叶寵錫嘉名用表厥家叶能先行彬川澤增華叶惟樂山水甚於高纖鹿冠峩峩野服是宜躡險造幽樂以忘疲昔亭竹間命名廷綠蘿暉成陰夕霏滿目於焉逍遙以寫心曲甲午之歲君年及耆仲子請壻告於有司謁者告歸將與計偕叶

君胡遘疾運極在兹山頹木壞吉往凶來叶嗚乎哀哉邦無老成後生失援弔者塞途揮淚如霰大夫視斂操文致奠好德考終于何聞見謚以實稱傳無虛撰嗚乎哀哉吾與夫子人品固殊辱視忘年不尊自居屈巳下交優徉吾廬周旋懇款塤篪吹煦疇昔有言吾衰子少人壽幾何莫忘父要士感知巳此恩未報如何嘯歌竟成悲號嗚乎哀哉横山之麓筮人告從叶吉日辰良喪柩啓行叶悲風凄急飛鳥頡頏送者雨泣白驥哀鳴叶嗟嗟夫子永安斯藏視不見形呼不聞聲叶人孰無死身名永喪嗟嗟夫子其有不亡嗚乎哀哉

祭董仲舒文 嘗過正郡遇風丁臣呼而擇文以祭

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秦滅之天之未喪斯文也漢復之然學者殊途不合不公世主昨臣隨見迎合相如以詞賦幸方朔以詼諧進惟夫子之所爲在天人之三策論治人則本於明道語修巳則原於正心德刑取諭乎陰陽風俗推原乎敎化尊仁貴義黜利賤功使得謀誼廟堂則漢業庶幾乎三代豈止雜霸而巳哉守正不阿權臣忌嫉將置死地連相外藩卒使驕王革心動遵禮法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故嘗論之王伯之混淆由夫子之言不用也禮樂之不興由夫子之道不行也其去聖逾遠欲學無師千載一時追出祠下徘徊廟陛慨然興悲行旅悠悠儀物弗備敢吕誠禱神其享之

祭武功伯文并跋

嗚呼丙子丁丑之際天理不幾乎熄矣惟公不顧殺身滅族之禍起而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返乎正此蓋天生我公以相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謗遠竄南服乃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也哉竊嘗論之自有生民以來撥亂反正之功惟唐之狄梁與公而巳然狄保其身公罹其禍此特出於身存身亡之異耳非智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時與五王俱存其能免于三思之殺否邪悠悠之談論人巳然之迹以爲臆度

國病篤不月當變神器自有攸屬何必公以生事邀功哉群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爲此說者其亦不仁矣夫大寶不可以久虛姦雄之人常利國有釁當此之時曆月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一有亂臣賊子窺其間則生民之禍未有涯也故公獨決大策翊戴先帝宗社危而復安彝倫斁而復正四海亂而復治三光晦而復明此所謂萬世之功也而談者反有以病之其亦不仁矣且唐之武氏年巳八十旦莫入地中宗巳正位東宮民無異望復易之吕宗輩直狐鼠耳非有絶倫之材過

人之力也張祚之流胡不待其自斃而奉之頷乃旦夕
聚謀稱兵宮禁汲汲以迎復爲哉若其所慮有與公同
也唐之諸臣既不見非于後世則公豈宜得非于　天
朝哉今天不佑善竟奪公奇其算存公之知痛公之殁
用敢論公之大節備此一覽焉且發之
或謂鑑曰子爲此文子將得罪矣且國家授受自有常
典徐公豈當預哉若公假迎復之功以爲富貴之資爾
嗚呼是誠何言哉夫君臣大倫根於天性苟利社稷當
死生以之豈有見其危難而顧利害以爲身謀也顧利
害以爲身謀此乃妾婦也非大臣也當此之際禦隙既

成三宮之情不通中外危疑人心洶洶咸不自保而二
三用事大臣以預廢立太子之策成懼得罪於　先帝
其無推戴之心審矣故有選立若儲圖爲自安之計者
不一而止一時群有司百執事之人方將仰承俯就之
不暇尚敢惜異議於其間哉而　先皇帝在幽閉之中
至穴墻以通飲食勢同狴牢於時外之君臣惟懼垣墻
之不高扃鐍之不固方日夜密謀而外求若纂弒之禍
將日至矣然幸而姦謀之不遂者宗社之靈故耳且自
古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皆以身處危疑而然彼亂臣
賊子豈忍爲是惡逆者哉特以偪於事勢不得不爲此

以絕人望爾考諸史冊斑斑可見故華督之弒宋殤子
翬之弒魯隱高渠彌之弒鄭昭南宮萬之弒宋閔慶父
之弒子般商臣之弒楚成李兌之弒主父劉劭之弒義
隆皆以得罪畏誅姑欲脫死於一時也然則　先帝當
此之時豈不謂之至危而極殆乎而公奮不顧身決策
大策翊戴　先帝出險難之中再居九五君臨天下以
安宗社其功可謂偉矣但以震主之威易生讒謗此正
李泌所謂殺臣者五不可留豈公之罪也哉彼妒功害
能之臣惟以成敗論人而不揆諸理吹毛求疵讒謗百
端焉乎惜哉昔宋光宗以疾不能至其父孝宗之喪宰

相留正請立其子嘉王爲太子因內批有甚好及退閑
之旨樞使趙汝愚請太皇太后代行喪禮遂擁立嘉王
即帝位於重華宮是爲寧宗初不請命於其父也然當
時不以爲邀功後世不以爲非者良以安社稷之功大
也趙汝愚爲權姦所忌誣以謀爲不軌擠之以死然不
久復其官爵史冊書之以爲美談蓋是非之定不分其
生前而於其身後也且光宗君父也寧宗臣子也　先
帝君也兄也景皇臣也弟也以此方之孰重孰輕孰順
孰戾則是非之辨將不待論說而自明矣鑑之於公雖
余鄉郡人品既殊事功亦異何苦而與衆說迂哉況國

家之與固非庶人所敢議葢痛公之忠誠不白於世不
勝其耿耿而有此將以族夫後世之知留趙二公者爾
雖以此得罪不悔也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吳君行狀

蘇州府吳江縣范隅鄉韭溪里吳君璠年六十字朝用
五世祖某讀書能文時邑人張淵以文辭字畫爲元趙
文敏公所知許某與之交莫逆故其子爾將于淵君之
高祖也曾祖祖皆隱德弗耀至君之世父敏始大其家
爲稅長而君之父以季爲弟之服勞應役勤幹過人尤
善於應對長吏說之事多得請生三子君其最少也甫

九歲即補邑庠弟子員以勤自課誦習不舍晝夜或忘
寢與食考輒與上第景泰七年以書經領應天府鄉薦
天順元年試禮部中乙榜辭卒業太學八年選書 英
宗叡皇帝實錄成化三年實錄成進御 詔賜宴禮部
授中書舍人而君之父母咸得食其祿同官以爲榮六
年初考滿吏部以最聞 皇帝敕曰國家命令所以播
告四方訓飭有位布德惠而行信義者也而中書舍人
實掌之職親地密不輕畀人爾中書舍人吳璠發身科
目擢任今官歷既深益勤不懈宜錫恩寵以旌其勞茲
特進爾階徵仕郎錫之勑命以爲爾榮夫居近侍典文

翰士之位乎此者可謂榮矣然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蓋
進進未已爾尚專心致志以成其名式副訓詞毋憚後
効欽哉又封君父敏爲中書舍人封君母楊氏爲孺人
封妻范氏爲孺人十三年君歷任三考矣待選吏部又
未得調例予告歸而先後丁外內艱十九年服闋起復
之京明年拜工部營繕司員外郎董理神木六廠神木
廠掌大營造有宦者主之諸工匠咸屬焉役大人衆老
姦巨蠹多窟其中皆根柢盤結枝輪糾繆不可動部官
往涖者先以利啖之則牽掣操縱任其所爲往往鉗口
噤舌莫敢誰何否則使其徒橫桀文致宦者又從中構

之輒見敗由是相率爲容默詭隨不可否事君獨能先
機迎候探隱鉤深破其關紐姦黨計窮氣沮訖不得施
而陳少監者知君自戢凡所隱占還之于官矣二十一
年陝西大饑人相食廷議以太倉之積足支幾數年而
河南偃師縣東所謂孫家灣者即隋唐之洛口倉也故
窖猶在宜減漕米之未過淮者八十萬斛令參將都勝
往輸之移秦隴之民就食于彼而漕舟從淮入汴從汴
入河東南舟人不習河事先往者多遭覆溺宜選清彊
廷臣先往相視水道既淺濬淤及調習沿河水手分布
漕舟使避河險于是工部尚書劉昭奏君名迹中選君

受　詔即日上道馳至河南往來相度靡有寧居而河
水苦淺漕舟阻閡處處停留濡延數月猶未能達秦民
又不時至君乃詢訪父老僉云大河之水其生有時正
月曰信水二月三月曰桃花水四月曰菜花水五月曰
麥黃水六月曰礬山水七月曰瓜蔕水八月曰荻苗水
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
水君建議以爲瓜蔕水生猶慮淺若此常年荻苗水微
所御者登高一水耳水若不時秋高氣爽則水皆逆舟
益濡滯延及蹙凌轉不可行此一病也秦人壯者已散
之四方矣弱者餓困成疾又顧戀老幼多不肯來假令

能來關隘連屬路非平坦登頓顛踣多致殞斃此二病
也米停在舟又不輸爲動移氣斥蒸熱陰溼耗失必多
此三病也夫救荒之策利在急速令天時地利固有所
阻當爲權宜以濟之近來米商多從河南販往以西故
河南米亦翔貴貧者苦之今宜減價糶米易銀齎往陝
西令彼自糴免其往復之勞爲利之一販者無糴貴糴
坐獲厚利其來必多不煩勸督栽輓至彼不待不糶則
陝西米價亦漸就平爲利之二此既減價糶米河南貧
民亦霑其賜爲利之三漕舟既濡滯卒獲歸爲利之四
若堅守前策不知變通恐澤不施公私俱困進退失據

矣群官多是之即署奏如君議　詔曰可遠近稱便先
是戶部侍郎李衍以提督陝西糧儲奏以漢唐建都關
中自河入渭並通舟糧漕運轉輸以給京師遺跡俱在
但三門集津河水悍急漕舟苦之請差官相度疏鑿以
通轉運　天子俞以命璠璠乃躬自按行浮汴入河歷
澠池硤石抵陝州循砥柱觀三門考隋唐轉漕遺跡
盡得其說上疏曰臣愚不佞承之任使周爰汴洛已歷
十旬若亡寸效日夜憂惶方將歸身司敗而　詔命畢
至令臣相度河渭將通漕舟若欲有臣已往之愆救臣
將來之效也臣聞命悸恐不知所爲將拜疏以辭伏惟

陛下眷念秦民軫其饑餓若切于躬咨諏群策以及乎
此而臣猥以聾盲過爲退託非臣效忠盡力之義也敢
不奔問官守竭駑狂愚臣自汴至河自河至洛自洛至
陝中間登涉水陸相視山川稽諸故實參以民言乃知
三門集津之險天造地設有非人事所能盡也舊有神
禹始鑿龍門河流東注縣水如障流沫成雨洪[illegible]截
中流衝波蹙浪濺沸蕩天地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
門鬼門神門尤爲險惡自古及今蔑有行者惟人門稍
通木筏來流直下入伏筏上與渦俱入與波偕出一過
怪石立爲齎粉矣故隋唐以來皆不能通但于水次置

倉轉相灌注而已至唐裴耀卿創始于前劉晏講行于後爲法轉貯人習河險乃于河陰置河陰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陜州太原倉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船之運輸揚州汴船之運輸河陰河船之運輸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又于三門兩倉之間鑿山刊道凡十八里河船既輸於東倉而陸運轉輸于西倉以避三門之水險役以用漕西至太京倉渭船始從受之也耀卿三歲漕米七百萬石晏歲漕米百十萬亡升斗溺者然水陸之直增以兩脚營窖之名亦靡耗不貲矣故當時有斗錢運斗米之説皆故爲是勞費

歲良以天險不可以人力勝也其間非亡一二欲通三門者有燒石沃醯鑿山通道棄石入河水益湍怒有舟經砥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百日始上號標指歷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夫隋唐之君皆都長安務廣儲蓄以備水旱當時物力豐盛才智之臣後先柄用莫不規爲久遠之計講求區畫經數十年而卒不能通今乃欲一旦剏行古人之所不能及者其亦難矣又況漕廢已久河不行舟岸崩木參所在斷絶山石銳利若如劍鋒若欲通漕並須修治爲費甚巨不可以月日計也今關陝之民死亡畧盡

蕭條千里鬼哭獸遊寂無烟火河南之民亦困于供饋瘡痍未瘳就加保育猶懼不支乃復驅其傷殘使赴勞役此何異於迫而投諸水火也伏望 陛下哀愍黎元明詔諸司以大饑之後人不聊生當務安養毋興繇役以重其困是則關洛之民生其死而肉其骨也若以爲關中要地屯戍相望當須廣儲以足其食但擇才智之臣而任之使得推行耀卿晏法自足集事何必勞人蠹費以求不可必得之效乎疏上 詔從其請初河南之民聞興此役皆恐懼愁嘆及令下莫不大悅明年工部奏以君與監察御史監抽蕪湖竹木二十三年代還京

師以郎令未定寓崇文門外暴卒時四月十七日也君素羸亡疾是日朝退赴友人飲座客以年推君處首席君飲酒爲笑樂甚歡莫歸而寢不見其有異也夜漏未上欻然而起赴于地則已不能言而子金在太學郝孺人亟令人走報城門下鑰不得入而還氣已絶矣哀哉君爲人嚴毅居官有幹局家事甚治井井然聲咳氣歎僮僕畏之有甚於鞭撻者然知人善任人亦爲之盡力初在中書時嘗頒慈懿皇太后遺詔至山東山東連率方伯憲使皆厚君以貨君卻不受學副附寓都尉周景往平涼冊加彰化王爲韓王王享于承運殿嘉其亡違

禮有使乎之褒君又能力辭其贈賻人以此多之范孺
人君之元配也同邑人卒先于君十年父大中早卒毋
凌氏以節自守　詔旌其門節婦父顯工部主事弟信
太常少卿于孺人爲外大父舅也繼室郝氏東安人子
男四人出范氏者曰金曰鑾俱太學生曰鎮曰某郝所
生也女五人皆有歸金以弘治元年月日葬君于里之
亢字原君之赴蕪湖也道歸吳江某從問陜洛事甚詳
今又得君之遺事于其家請書其大者爲狀以授君之
友爲誌其墓謹狀

故中憲大夫南安府知府汝君行狀

君諱訥字行敏蘇州吳江黎里人也惟汝氏肇自商之
汝鳩汝方賜姓受氏其後晉大夫叔齊以知禮見以善
諫見于春秋曾相郁以德化人著名後漢降及魏晉南
北朝由隋歷唐至于五代下逮宋元未聞有顯者　國
朝汝氏居吳江者最多惟黎里爲然十室其五他處所
無也君之先故巨室以貲長鄉稅至饑丁歲荒民窮負
稅不能輸乃毀家以紓責底于貧之思遠自幼能樹立
與其弟旻同心戮力經營外內弘濟艱難家用再起于
前有加君生未齔思遠卒祖母呂碩人念其子之不克
享也與旻撫教君兄弟尤篤稍長補學官弟子員景太

四年領應天府鄉薦四試禮部皆不中然其間卒業胄
監入禮部考校歷滿將選矣會選　英宗睿皇帝
實錄君試在優等成化三年實錄成進御授中書舍人
仍考滿陞之　勅命階徵仕郎又贈君父思遠如君官
階君母黃氏爲孺人封君少母許氏爲太孺人君妻
陸氏爲孺人舍人之職以書　詔勅爲政蹟審實論次
當否茂有多寡于是朝之公卿大夫士重君書迹多斷
君書以爲榮故其君書倍于他人者十數然能不辭勞
不伐落筆欲其潤筆不受時人莫不多之十四年陞南
京兵部武選員外郎十八年　誥進君階奉直大夫加

贈思遠爲員外郎黃氏爲宜人加封許氏爲太宜人陸
氏爲宜人尋遷郎中銓叙公平甄別精審人無間言尚
書三原王公標望絕人凡所與奪人以爲疑獨器許
君每退公則召君從容雅論無所不至君亦感其知遇
報之以不欺二十三年陞汀州府便道歸省丁少母憂
解任持服服除赴銓弘治三年改知南安南安居嶺徼
下郡小土瘠而賦役所由細民仰給負爲食大姓則居
積致富不肯且多與要官貴人交利出入郡縣爲聲勢
君斥去以絕有犯頗法何如爾從無所下上至于細貧
尤加意撫恤營之如子欲致鞭撻于無用必不得已而

後施之勵而不苛容而不弛君子以爲得體六年朝京師時以外官年滿六十者罷君即日引歸未幾得疾患腰痛不能起而赤脣燥咸疑有内熱而醫者執爲痰火竟以卒七月七日也年六十一君襟度坦曠行履完絜好賢樂善凡知名之士無不與之交惟于貴勢若將浼之者避之如不及平易坦率表裡一致善謔以和輩無貴賤氣習尤好成就後進有顧景祥者貧而好學夜或不能具燈燭則露誦星月下爲常質得且館敘者多謝遣君獨憐之館于家躬親指授久而不倦景祥感奮成業卒登進士第由是學者日至稱爲周莊先生君生長

富貴諸凡美麗皆其所固有而天性節儉服御飲食取給而已其于財利漠如也居官處家未嘗枉已于人苟一介之取有粥田既受直臨當過册輒倍約人爲之不平勸君訟君曰與小人較自失多矣卒讓與之故仕宦二十年田園第舍無所增益卒之日家無遺財君爲文最長于詩格韻清和興趣悠遠論者許爲令作有學焉集北遊藁于餘篇藏于家陸宜人先君十年卒葬于某原至是君之子以明年某月某日奉君柩合窆焉三丈夫子曰冊曰礪皆業進士曰霖尚幼五女子長嫁工部主事吳璨次嫁金氏餘在室孫男一人共與君世通家

少君一歲交于君者四十有三年始以友而終以姻鉅細隱見無不悉也故狀君行之實者託立言君子用圖其不朽焉

繼母朱氏行狀

繼母姓朱氏諱淑清嘉興秀水縣思賢鄉人也大父達父忠母張氏正統十二年繼母年三十二矣歸先君爲繼室先君家故多蠶然不能成蠶置間一二歲輒有歛者繼母業蠶護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適則有傷是爲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蝸蠕而動戢戢而食然後以鵝

羽拂之是爲攤蟻其既食也乃熾炭于筐之下并其四周對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患矣編經曰蠶簾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秸曰葉墩用以承刀聽北條之者也是爲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摘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餧是爲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爲務益廣是爲用火益自此蠶雖于火而葉不資于刀矣又四五日爲大起大起則蠶雜則分箔雜早則足傷而絲不光雜遲則氣蒸而蠶

多濕疾又六七日爲熟巧爲繁簇巧以葉蓋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葉覆曰捐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則否三日而闢戶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采繭爲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和與惡寒熱大寒則悶而加火太熱既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濕蠶蔟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于桑葉尤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挹之多則箔攤之凡此成法而繼母獨得其妙他人效者莫能及又能節其寒煖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咸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與起率勸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若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爲法愈密所產蠶前後幾二十年歲無敗者時咸謂吾家有養蠶術爲歲時得以充賦稅供衣服佐婚嫁者蓋不少也而術命家之言又以先君始生之日爲癸丑歲在午月建巳巳午火爲癸之財蠶命屬午死于巳繼母年月日皆爲丙申其干與納音壽屬火故宜蠶云然徒委諸命不資人功非所以爲訓也初繼母無子愛某如己出後側室生子曰鐸均其愛于鐸又聘其妹之女張氏爲鐸婦先君卒鐸幼繼母所以爲鐸慮者無所不至也成化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卒壽六十八卜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柩葬于小句原從先君兆先君姓史名某字廷貴號桂軒世家蘇州吳江縣范隅鄉穆溪里先卒十有六年卒子男二人不肖某鐸孫男二永錫永齡孫女三曾孫男二嗚呼我繼母之歿不肖孤某不敢稱述先德唯是墓中之石宜有刻也謹擬其大者著于狀托立言君子以圖其不朽焉謹狀

李叔陽墓誌銘

李之姓有二一出唐虞時理官皋陶後爲理氏至商有名徵者改理爲李一出周柱下史老聃生李下因氏之皆其始也三代以下氏族之法廢二氏漫不可別歷秦漢三國建晉南北朝至隋代有顯官令人要盡其後也唐有天下李氏爲最盛然降虜叛臣往往賜姓以懷柔之由是李姓遂大亂故君之始莫詳其所自出元時有東癸者爲國子學錄居松陵邑澄源鄉子孫至今居之此君之先也曾祖九成祖仲圭世不仕咸隱于農無廣厦以居無高貲以雄于人然邑中推爲衣冠故家邑中大姓富人其貲出李氏上遠甚至其論列家世則第其下莫敢望君諱熊吉端重靜默誠敬孝友稱其家不幸以成化十年九月丙辰年三十九卒九族之親與夫友而

姻者來吊哭皆失聲識不識有語及君者皆爲之流涕烏乎君可謂善人者矣天乎何不稍與之壽而使其至此極也爲之父者老而不逮養爲之子者幼而不得教窮天下之悲而莫與爲伍也且世俗之說以爲夭壽富貴貧賤皆善惡所致呼乎君豈有不善者哉又自其先世以來率脩身謹行非有勢位氣力可以驅迫人而君卒止此非命也夫昔劉虞恭己愛民卒爲公孫瓚所敗縛日中曰天苟雨吾不殺爾天竟不爲雨姚萇以臣叛君苻堅親往攻之絕其汲道而天雨營中由此觀之謂天道有邪正邪不道邪此皆理之不可曉者或者又以爲堅殺萇兄萇能復其仇故天祐之然則虞何爲不道瓚復何讐耶此又理之不可曉者至若耳目所聞見有蹈道依仁與物亡競而擯擯夭或窮困至死不振者比比皆是其或幾回險詐嗜利無厭流毒殃民者反皆壽富盛其故何哉然君子期於盡其在我終不以此易彼也君父廷芳母許氏配錢氏子男二長曰來復七歲少曰來宮繼四川以明年二月甲申葬天字原仲圭君兆右君初字伯陽嘗以爲雷於杜下史將改而卒其妹壻史某追成君志請易之爲景陽又買石而納諸墓銘曰爲惡而壽謂天匪明　爲善而夭於君何傷我銘不私尚永無亡

張子靜墓誌銘

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吳興張先生卒年五十八明年正月二十日葬爲字原其嘗所往來松陵史某爲志與銘門人史鐸買石而刻之誌曰先生姓張氏名淵字子靜歸安人也曾祖明二祖秀一父恭二世力耕稼恭二聚沈氏生先生自幼喜讀書年十四五即抗顏爲里中童子師里中童子皆敬畏之如嚴師久之有浮屠氏請先生教其徒郡中弗丘大祐雅勤方信爲許先生時質所業動果莫絕往往出流輩上大祐亟稱于人曰張淵之進日以加吾未見其止也性勤亦曰子靜之才如騕褭絕塵奮迅騰躍殆不可控御先生益自刻厲探隱摘微披覽拾瑣居窮委積無所不有然後引而伸之大致于辭雲蒸川湧翕張斂散激射旋轉殊形異態令見聞觀者心驚目愕不能言其狀先生之于詩可謂進乎技矣郡中有富人以財自雄慕先生名覬一至門爲榮數遣客掬致先生謝不往富人乃取便過先生家先生又不往最後衆終議以聞復詩集爲名強先生往取之而先生不得已始爲一往然非其志也先生長脩秀目儀貌朴野吳吳作湖語見者未之奇及其徵酣

發興以一手拄頰瞪目直視且思且草俄盈十數紙人始嘆服其見人文章議論有槩於心者則感激流涕或至抗聲慟哭世以比之唐衢云初娶朱氏生子曰昺再娶徐氏生子曰鼎曰卣初先生嘗愛東坡性又嗜坡詩故號愛鶴杜用嘉更爲愛坡從用嘉言晚年挈幼稚徙爲程水北又號水北村農爲乎先生奮自農畮家無一札卒能崛起成一家之言名蓋郡邑蔚爲儒宗豈所謂豪傑士歟銘曰河之流兮活活土之封兮闕闕叶其上纍然其下闃嗟哉張君閟斯穴更千萬年云爾撥

沈斋明墓誌銘

沈先生吳人也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易及老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縱橫鉤貫汜濫淡泊大得也其性靜其志專其行潔性靜故居四通八達之逵守其門悄然履其庭寂然上其堂闃如在山澤也志專故自壯至老守道彌篤不惑志於富貴不改節於貧賤不吝情於去就其介然之分確乎不移也行潔故一介之利不以取諸人一力之役不以煩諸人人請教子弟則往請與燕遊則未嘗往也其見先生者不與之言先生終日不言與之言則世道之升降物理之變遷人事之得失若決江疏河而注之海滔滔汩汩莫有終極也中歲嘗用薦者言起試禮部一不利即歸杜門不復肯出市人罕識之惟鄉先生少詹事劉文恭太僕少卿李貞伯南安守汝行敏陳留令王抑夫布衣杜用嘉賀美之時與交往初先生遇秦曾弘治齋授祿命及飛白術祕其書不肯示人間與一二知者衍其說自以爲天下之人莫能逾其祿命曰格局格之數三百有六十局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格有相同局人人異且世運無窮造化迭變前乎甲子之一周後乎甲子之一周其閒干支雖同壽夭富貴貧賤不同也而今之術者以一定之說槩之宜其不驗矣余之所謂八字者元會運世年月日時也

非世人所謂八字也曰五星自唐一行創爲十三家之言其應各有時在唐爲曆象在五代爲韓輝在宋爲殷觜南渡爲喬與在元爲耶律在　國朝爲定命往者如彼來皆可知也其飛白曰定位曰飛流曰直殿曰交會得此失彼未爲全利也若吉凶參焉則以其要者爲用舍世之所行惟紹與數即定位耳此其三者無聞焉此其大較也其它因事徵驗觸類引喻更千數百條辭多不能盡紀弘治六年先生年七十七正旦忽謂妻子曰吾將死矣問其故不答至三日盡焚所祕書裹其灰投橫澤水中五月病作頃刻死日日我必以乙卯日寅時死

既而果然先生諱淑字希明父諱彥中母某氏初娶周氏生一子曰孟母子皆前死再娶任氏生二子曰雍曰泰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太平鄉梅家灣先塋其門人都穆哀師之道不行恐死遂泯滅無聞買石請銘於史鑑鑑最爲知先生且數接其言論者也銘曰衡門畢棲其畜不訾从者如雲虛往實歸先生已矣人將誰諮太虛冥冥不死者神招之或來莫闡其言我銘無愧以告後人

亡妻李氏墓誌銘

亡妻姓李氏諱某世大江人也曾大父九成大父仲長父廷芳母許氏李故邑中名族吾妻生又與某同歲我顯考桂軒府君顯妣凌孺人爲某聘之既納幣而孺人歿兩家持成約不變某免喪又踰年于廟往迎諸李氏故吾妻以歸端靜柔懿誠約畏謹罔有過失居先君喪哀毀不顧私訖三載始歸寧父母常以不逮養先姑爲恨故禮姑之家特加厚焉凡歲時問遺俾李氏悉後之不得與爲比某所交多當世知名士每相過從笑語窮日夜不止供給不問有無吾妻常極力營辦僮僕頗服古之訓戒曰凡人鮮不有所好第主君能好此視他好不既多乎家小大事必以咨某未嘗自決一錢尺帛不妄有所與所親或譏病之謝曰專擅非婦人事也成化十二年二月十日某得疾不能言惟引首觸子婦身是日某偶他出歸張目注視淚涔涔弗收擧臂袖手莫能療又三日歿年僅四十三某哭之慟初吾妻弗娠先君爲嗣續受命某卜妾得蕭氏吾妻能惠無妒心生二男一女男曰永錫永齡女歸吳蓉嗚呼吾妻與某同憂患服勞苦者二十又七年今衣食粗給男皆女嫁亦抱孫矣而竟以夭死可痛也夫天未悔禍我繼祖母蕭孺人又卒銜哀始可杖而將事故吾妻之葬也緩明年九月二十日始克葬于小甸原虛其左以俟祖銘曰坤道貞婦道從使有聞家乃凶緊爾德靖且恭在中饋維女紅胡天札毋止斯子失母夫失妻坎以藏掩蒿棘尚永世無害銘
叶

亡妾叔蕭氏墓誌銘

某之亡妾叔蕭氏名某同邑黎川人父曰宗母陸氏初某妻伯李氏亡子某以先君之命內叔蕭爲生丈夫子二永錫永齡女子一嫁吳蓉伯李卒攝內事者十有八年弘治六年八月乙亥日病以死年六十三明年十二月壬申葬縣學圩之原叔蕭性柔婉精女紅事舅姑及女君亡禮如舅姑視之如適爲女君親之如姊焉愛敬

交盡詭無間言女君卒後具禮女君之喪逾巳視殮焉
哭之始哀相之之周衈之雖收自其出然由其先意而
啓臨事而贊不靳費不後時其後死忘故妻之謂叔齋
之助也故卒之日女君之喪哭之如己親而其子復悲
思適毋之亡識者有以知二婦矣其他可推也其行
二子若子之妻子禮秩如一家皆無偏宗姻爭歎以爲
況前數年余家燬于火亡片瓦一椽之庇叔齋相余弘
唐于艱難拮据卒瘏未嘗自寧今幸克就緒而死不克
享其夫自始死至于葬使其子主之禮也不計于親友
非伉儷也不反哭于祖非與祭也不祔于祖姑祀別室

也子之喪十五月而禫既禫而除屈于尊也猶持心喪
伸其私也銘曰女婦之德亡聞斯賢翔爲人妾嬰之尤
艱寵則爲驕疏則投狺若叔齋者卑以下人慈以畜巳
得大以爲家有子以爲倡斯焉求藏其尚何傒

二殤孫葬誌銘

二殤皆予孫也仲曰曾大叔曰曾元成化十八年冬皆
病疹以死於時大生六年矣元後其生一年而先大十
九日死予哭之傷心大爲人頎首秀目性沈靜寡言笑
未死前六月忽自詣從鄉先生學授之書與字皆能記
立則廣額大口豐下與朗解人意嘗抱置膝上教以詩
輒隨口成誦意其長皆可教之以成今不幸盡夭可惜
也已可惜也已初六安衛經歷顧永芳善相人漵浦軍
士胡日章妙祿命術予以二孫叩之顧曰大也夭立也
壽立也頂骨有異必然元而宗胡之言則反是烏乎令
巳矣豈禍福無定吉祥者不讎吉不祥者讎邪抑予之
不淑致夭及茲邪將史氏之不振天故弱其後邪是皆
不可知也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歸其父曰永錫者
瘞于小旬原祖塋北三步之外東上南首刻磚而銘銘
曰歲丁酉大定當維戊戌立乃逢壬寅冬胡盡奪孟月
廿翁先折仲月十兄復成小旬原塋並穴

明故永寧縣主簿諸君墓表

江西吉安府永寧縣主簿諸勝受檄治一府九縣盜以
景泰四年巡按江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雍上疏曰
臣聞去姦以制任人以才古之善教也江西十有三府
地大而多險人衆而雜居地大則襟帶江湖包絡山澤
姦宄易于亡匿人衆則善惡渾殽亡賴之徒萌蘖其間
盜賊斯出矣今法禁彰明比歲豐給猶竊發若此即不
幸有水旱之災物力匱竭則強者奮臂而倡呼弱者聞
風而響應恐饑信以西安表以東未有寧居也于時始
警而謀之其可及乎臣深爲此懼故府委一官專令逐

捕盜賊以防其微以杜其漸然人之賢否不齊才力亦異故有出此入彼不能窮其巢穴也惟吉安所永寧縣主簿臣勝受任以來夙夜在公至不顧省其家勞心苦力不避艱險故能將月之間擒獲強賊徒黨解散民安常業而又精明詳審人不能欺既不濫及亦無倖免人稱為平當其才略信有大過人者臣愚以為宜令專督屬所之盜然以職分素卑人不畏服得察江西布政司故有捕盜經歷闕者聞于選補令臣勝陞授其職以詘在下奏上正蘇知臣請授勝該職俾之徼巡管內不惟少旌其勤使人知勸而盜賊亦可以漸而戢矣臣雖

昧死以聞　制下吏部吏部以勝資淺報不行明年始有文綺之賜用前奏也當是時吉安人多當道文淵閣則陳循蕭鎡大學士吏部則王直尚書都察院則蕭維禎羅通左右都御史餘以侍從卿寺給史布列清要者不可勝紀其子弟親屬僮奴亦倚權使氣盜擅部中輒窩盜以居利守令莫敢誰何君獨持法直行無所假借推情立議平縳鉤探窮竟根柢衆以是大怨君乃共為飛語誣之于巡按御史巧聰聽時則韓巡撫以鄉曲吏責望不相能欲去君以快其忿亦以為之辜乃擿按修學時減刻殺價坐之奪其職而謫戍京師君聲冤事下

都察院維禎入私言望君不與辯君遂持維禎陰事維禎恐使所親齎白金賂君謝解君弗許上書告其居喪時受鄉將貨財且有左驗維禎大懼盡用其貲求救于中貴人與交與安教其上章自解從中下其事錦衣衛捕君繫　詔獄與刑部大理寺雜治之諸大臣咸右君莫肯白其枉者惟指揮門達于衆中直數君曰此豈衛卞甫所邪故事當參詳審對今是何等時也卒成案傳以誣訐大臣報下戍遼嶺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也明年改元天順其年三月二十六日君卒于戍所年六十二家人得其遺骸歸其子中即葬下錢塘東山衢後二

十年君配馬氏卒中以成化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自東山衢啟葬君于大慈鄉資福鴻門丁家嶺之西馮從楚告君字廷義其先祥符人宋南渡居仁和祖嘉從鹽官父敬復居仁和君有吏才負直尚氣常慷慨思樹功業史杭州從事工部尚書李友直采宮材四川與吏俱出父喪去官卒喪改桃源考滿遷上高永寧所至皆能興利除害恭勤不懈愛民如子桃源當南北要衝民疲于挽送死傷滿道君身任之煦嫗噢咻民忘其苦其在永寧尤剛腸疾惡故不容于權臣竟以戍死悲夫中以攺葬之歲未有刻請其友史某曰子雖不與吾父接然詳

吾父事業者莫如子子又爲與中遊垦上之石將于是
託焉某辭不獲乃爲之書曰嗚呼人能自視重則外物
輕富五六公折用時向枯吹生傾動海内自流寇以下
莫不曲意事之以規進取君尊不知能少詘其志以此
阿之可高官要職可致也而守正不撓至屢毒藂卒之
劘其牙而嘗其吻身死名僇爲流俗笑者詎其自視重
也嗚呼賢哉屬者有巡撫使臣奏江西洛倚大臣家爲
扞蔽李孜省之黨方盛誦言其言立貶斥居外則其奸
王法亂吏治賊民生者有不行君一人之言而且世傳
有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又曰劉犯 人上罪或見原

秪捂勢臣死在不救佔然是用表之于墓聞者將哀君
之不幸且爲世近慨焉嗚呼若此輒者微獨向江哉

桐村齋室記墓石文 [illegible]

維成化二十有二年疑舫先生周氏自記其桐村齋室
之成蓋絕筆也以十一月二十一日卒葬卜有岸卜先
逵日得明年九月二十四葬焉則是記也當瘞坎中之
藏及門之士咸以爲先生潔行煒華聲實流著先逵有
燿者自謙而不言不可以不載也謂某宜其論次比後某
人微而言淺續之則佀伉銘之若以尊自居共不可也

用敢取柳宗元之說假記之墓石而書焉先生敏叔鳳
成生五六年客有聚其名戲曰周鑄九鼎則應聲曰舜
彈五絃識者固知其不凡矣稍長學春秋于鄉貢士蔡
與倖不數月悉通其義例然厭科舉之習益務博極羣
經氾及史子搜擷剟剔以爲以採儲爲己有山峙海含
發爲文章汪洋恣肆適爲峭絕岝嵒盤紆如山澤氣升
烝而爲雲霧忽騰沓彌布六合雷轟電掣萬怪呈露須
臾廓然消散天宇朗豁泯無一迹與讀者初莫知其端
倪徐而察之其有不合乎法度者蓋鮮矣學者連州跨
邑交走道中先生隨其材之高下誘掖摩厲率多有成

正統六年浙江按察使羅先生爲子弟師乃眞先生名
丞產籍中以避嫌先生固辭竟不許滿三年上吏部時
沐陽榮襄伯金濂方尚書刑部初設奏謝科辟先生從
事其中且使二子師之凡政之未允從之有疑常與咨
議焉例止得驛丞先生固不樂乃謝病歸十二年閩寇
鄧茂七作亂攻圍延平時僉都御史張楷參二劉一陳
三都督軍以討之枯賊藂宗留作諸途陳都督政死請
濟師 制詔寧陽侯陳懋拜征夷將軍帥保定伯梁瑤
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左右副參
四將軍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大發兵往討之金尚

書乃聘先生寘幕下凡籌策號令調度賞罰文檄悉以委之先生殫竭心膂彌縫匡賛知亡不言十四年春師次建寧而鄧茂七先爲延平官軍所殺餘黨推其兄鄧伯孫爲主幕府議進取諸將皆以人殊先生曰閩地林叢深阻山石硗确曾不得方丈之平以託足其勢不可成列以翹接軫以驪也而賊窟伏草莽伺間竊發官軍單行足敗首尾縣絶卒然遇之將坐致潰敗矣宜便地爲營遣人四出招降者復縱令相招明立賞格能禽殺其黨與斬敵同其有負固不服者然後進軍剿之誅其首惡舍其協從其衆可不攻自破矣幕府如先生策

多所擒斬降者相繼衣冠之族汚賊子賊者先生爲之湔洗全活甚衆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撫而有也衆疑憚之莫敢往惟先生與千戸龔遂奇毅然請往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先生不爲動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圖家叩頭謝亡有且設茗具先生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訖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幾不能正匕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亡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作賊賊

屢敗乃請降爾又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鬬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先生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若遺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此賊衆遂散閩地悉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將新被秩難用事者方大保薦京師之功格其賞弗行久之始授耒陽典史初僉都御史王竑首曹事如[illegible]監察御史練綱與竑不相下揚州知府行陵李爲竑所保糾竑以史事責陵輒舉先生以爲泥陵以恩下竑竑銜之未發也景泰四年先生以漕行道中竑令人錄先生行索得

白金三數錢文致爲代贓先生度不可與辯引咎服家人訟諸朝事下法司讞天順元年史化先生事白復官因致仕歸先生年益高德益邵文論尚四方求文者日集其門崇縑野刻照映山澤部使者郡守參憲使司時具書幣走吏卒候起居先生往謝則虛以賓位送迎必及門儒者榮之先生孝友誠慤事親色養備至親卒身親負土爲墳脊錄不去手鄉人義而助之逾年墳高數尺廣下數百步樹皆成林用古人族葬之法令兄弟子孫敘昭穆以葬不限居之同異曰吾爲宗族吾親所生惟吾兄弟二人吾何愛數尺之地而令遠吾親乎年

川先廬火遷居大桐村先廟而後寢嘗疑朱子家禮四
龕以西爲上之說循習唐制非古禮也乃爲三龕中祀
所繼之宗而祖禰以昭穆處左右門人問先生曰此固
朱子意也其祭用古今禮先生天分絶人書一過目則
背誦如流終身不忘爲文章未嘗檢書一事不悞克死
聰明不衰鐙下能蠅頭細書詩文數千篇皆手自選錄
其立意造語往往出人所不到學之者非精苦思終莫
能近之嗚呼天之降材也得其全者寡惟先生之修于
身行于時傳于後者不專乎一本末咸具可謂茂德懿
材矣然以前跋後疐與時相齟齬竟弗克大究厥施惜

哉將葬有庠前數十日死哀孫賜旣以是日葬先生及
費孺人且奉其父柩附之農圃先生諱德行耕隱府君
諱復觀稼微士姓凌氏諱孟復草川里大桐村桐岡阡
舊屬嘉興今分爲嘉善縣舫亭寓居在邑中好事者構
屋名借舫亭候其至迎居之桐村牧者蕎倣太史公牛
馬走之說云龔遂奇好學善屬文居貧授徒自給征閩
回口不言功默默守故職貧益甚時 叡皇帝歸自北
狩 景帝尊爲 太上皇居南宮一時用事諸大臣方
倡與子之說遂奇獨草疏請還政 叡帝未上而語泄
景帝大怒下遂奇獄將殺之會 赦猶杖之幾死攣不

能行者數年 叡帝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西村集卷之六

序　記

司馬年譜序

司馬年譜何譜王公也何譜乎王公也公賢也譜公所以勸爲臣者也勸爲臣者何見公之行事則賢者企之不肖者勉之也公之行事奈何事君如彼其忠也謀國如彼其周也愛民如彼其仁也故　上之信公如疑之于蓍龜也下之戴公如子之於父母也知公之在雲南時南鄙逆虜奄大病民之時公卿以及百執事之臣因天命人心之去就之幾也公獨挺身攻之惟力是視其危言正論不復顧　天子旣怒卒能去其蠹壓轉危爲安銷戾爲和是則其言舉世所不能之言也其功曠古所無有之功也蓋能置死生榮辱於度外而惟忠乎社稷與生民也若公者斯有合乎孟軻氏之能格君心之非陸贄之不負所學者也使食祿者皆能以公之心爲心則何邪之不可去也何亂之不可理也何治之不可臻也故譜公所以勸爲臣者也何爲譜乎年年以統時時以統月月以統日日以統事事以統者斯固史氏之法也頗乎類類之奈何以補史氏之闕文也史氏之闕文者何古者自王室至于侯國莫不有史其君臣之賢否國家之治亂政事之得失無不書也是以孔子之春秋有取乎魯史舊文也後世罷侯置守任史惟王朝有之然皆詳其內而略其外也紀其上而遺其下也謹其大而忽其小也史乎史乎吾未見其爲全書也至若公卿大夫拜免不常有朝揖廟堂而夕歸田里者惡在其爲史也然則年譜者固亦當時諸侯之史之遺也譜皆然乎曰惡乎齊賢不肖異也歐陽子謂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而其書百不一存者此無他無其本也其本者何脩身也人能脩于身也得則施于事也當見于言也傳之譜也吾見其傳也

送李員外詩序

李君貞伯終喪之明年將造于朝鄉之大夫士與君交且故者咸賦詩以贈總若干篇謂某宜有序大詩者言之述也言者心之聲也心之感旣殊則言亦隨異然要有至理存焉聲之八音並奏淸濁高下長短不齊而各求其至也況君貞吉老而安者也故其言和而平緩而不弛張君靖之仕而歸者也故其言踈而雅婉而微思而深淵乎渫哉其有不忘者乎劉君邦彥親而暱者也故其言近而不逼遠而不攜沈君明德張君廷儀學而未仕者也故其言贍而不困直而不肆張君子靜沈君

彥倬止而隱者也故其言渢而寬詳而誠靜而昌沈君存者蘊
而未施者也陳君永之施而未齊者也故其言感而傷
激而不遂後而不厭怨而不形皇皇焉鄙鄙焉其有憂
于斯世乎不然何思之遠也若此微二君其孰能言之
雖然此特吾蘇之一南而言之耳若夫李君徽猷既止
則遇之者感之者古之者又將有不同者焉某不能知
之矣嗟乎周衰詩亡後世采詩之官廢且久故其下之
風俗美惡憂樂疾苦上之人莫得而知焉今是編之作
幸因李君得達乎上將必有感天命而悲人窮者閒而
念之矣抑若某之鄙陋直而偏急而促迫而不舒於諸
子無能爲役然猶得以備數者豈非幸歟

吳江曹氏復姓序

事有緩而急者君子以爲宜衆人以爲迂也昔夫子之
謂衛君必以正名爲先當時門人雖賢如子路尚有奚
其正之對況下乎此者其以爲何哉求不知言之順事
之成禮樂之興刑罰之中舉由是而出故曰事有緩而
急者君子以爲宜衆人以爲迂也吳江曹孟才自其父
彥良養于姑姑無子卽姑之夫爲朱氏者今再世矣孟
才有子曰某能從事逢之上遊事逢之士咸以爲宜復
曹氏而孟才以朱氏無後疑而未決也有欲其適者告
之曰古之人爲後于人別氏于族者有矣豈家他人之姓
者未之有也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子棄其祖
而不祀而身入朱氏之祠于懼朱氏之先其將吐之邪
今子不忍朱氏之祀廢不立其後而奉之乎曰若族盡
何日子求之求而不得其亦盡子之心矣昔者先王之
制禮也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是則
雖以天子之尊祀其祖考亦以世次之親疏而隆殺之
況庶人乎況異姓乎且子之于朱氏之姑親則兄弟之孫
而服特推原其先人之心有所不忍故耳子當先立
曹氏之祀祭自彥良以其爲別子也由彥良而上自有
大宗之家主之也次後別爲祀以祭朱氏終子之身乃
毀焉則亦可報罔極之德矣其孰曰不宜孟才拜手曰唯唯
遂用之邑人史某聞之以爲姓氏之亂其來非一日矣
始于漢盛于唐極于五季有貴爲天子賤爲王公亦恬
然處之不以爲非甚至視其親猶塗人此無他昧于利
而狃于習見其小而忘其大爾世數既遠併子孫亦不
知其所自出其流卒至于男女無別是中國而夷狄矣
人類而禽獸矣中國而夷狄人類而禽獸是則雖被冠
裳而居棟宇惡得以人理待之哉今而後知吾孟才可
謂知所急者也不昧于利者也不狃于習者也君子以

爲宜者也

吳江張氏族譜序

先王以民生之衆世遠族散慮其久而不能不渙也故爲大宗小宗之法以範維之自天子至于庶人其間雖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而所以叙昭穆辨親疎明長幼者莫不皆然也去聖愈遠宗法浸亡當時士大夫之有深識遠慮者倣爲譜牒雖不能頓復乎古然猶以致見其世系焉故隋唐以前命官立局以司其事四方之人有以家狀來上者官爲攷究藏于秘閣副在有司選舉婚姻咸于是焉徵之然猶僅于望重而族顯者彼貧且賤

者與焉嗚呼尊祖敬宗之心一也而其以貴賤岐之是豈公天下之論哉然則其所云云者不過爲利祿衒鬻之媒而已先王之良法美意果何在哉果何在哉五季以來官廢法壞世不復講宋興蘇氏歐陽氏者出刱爲譜圖蘇氏則縱書所出既其下以聯系之歐陽氏則倣史記表衡上旁載今之言譜者大抵不出二家之說也吳江張氏邑之大族也其先君石里村子孫蕃衍有居石版渠者有居綺川者有居梅墩者有居越溪者世遠譜亡越溪之九世孫曰淳者重加修輯斷自一世祖某府君始其上不敢妄述者闕疑也既成編以示某且徵言嗚呼譜未易言也當風頹俗偷之日淳能用心如此可謂知所重矣君子得不與之夫譜之明宗收族者古人已言之矣不待余道特其間尚有可議者不容以不言是編雖法歐譜然歐譜之作隱然寓宗法其間故凡世嫡悉正書之上有以承其先下有以演其後世次則旁書焉仍系其子孫使知其所自出各宗其宗此卽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義也其爲法也井然而有條其爲序也秩然而不亂其爲說也昭然而無疑猶枝之于幹也流之于源也此正譜之大綱淳所當取法而攷正之可也其細條則在淳張也斯道也非某一人之私言也

是天下之公言也三代聖人之常法也故僭贅以內忠焉若夫苟爲諛言以說夫淳者非某之所安也亦非淳之所望也

挽歌序

或曰挽歌何始也始於田横也何始於田横横爲高帝所徵至尸鄉自殺其從者奉首至漢宮哀不敢哭故爲歌以寄其情焉後人因廣之爲挽歌也某曰不然左傳之載虞殯莊子之言紼謳是皆在横之前然則非始于横也明矣蓋古之送葬必有執紼爲人用力不齊故爲歌音以促急之此挽歌之始也漢李延年分爲二曲曰薤

露蒿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下至魏繆熈伯晉陸士衡陶淵明競爲挽歌大槩皆哀人命之短促述死亡之悲苦叙喪葬之儀情至若近世以來适相承襲或美其節行或感其交誼體既不同辭亦稍異然其哀傷惻怛之情則一也今安撫吴公之卒也某與之姻且其誼爲最厚者惡能已于亡情哉因援古之義用今之辭作挽歌一章以援引者庶世其哀思焉若其平生之行自有表墓道者在非某之所能言也

大明文約訪采序

序曰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夫聖人以天縱之才生知之聖猶以無徵爲患況乎後之學者其可不資文者乎三代之作尚矣周衰處士横議家自爲書固無統紀自秦以來作者漸多卷帙浩繁稍鄰並列學士大夫窮日繼年絶綸湮簡有不得其要于是選類之作興矣故兩漢三國四朝之有文選唐之有文粹宋之有文鑑元之有文類雖不能必無遺憾然後世欲考當時之制作舍是數書何徵焉　大明混一海内光岳氣完文教大同作者與起于今百有餘年以時則若是其久也以人則若是其多也以文則若是其盛也

而編類之書無述焉屬非缺乎侍同禮樂非百年不能興于是吾蘇參政劉公有見于斯選爲類集未及成書而殁人咸惜之今侍御司馬公慨前人之志未完將廣而繼之期于博且精焉某等承乏任使然生于窮鄉下邑見聞孤陋不能周知四方之賢今昔之制作欲求無遺失之患其亦難矣是以受命以來夙夜憂懼弗稱以忝我二公如涉淵水未知攸濟伏望四方君子嘉與成人之美俯加搜訪名家今作賜而教焉將使前輩典刑粗得見于天下後世若夫成一代之典則吾豈敢言將學之焉

誅巫序

吴江之俗信鬼神人病率不飲藥惟巫言是聽祀神禮巫之費殆不可勝計富者倒廩蓄貧者鬻田屋弗惜也故其巫日肥而民日瘠鄉以衣冠之家亦習以爲常莫有悟其非者成化戊戌馮侯朝京師歸知巫之病民也以爲不治則日深乃赫然下令名捕其魁得若干人悉寘于法餘皆逃奔出境由是邑中之蚩民者戢矣嗚呼自異端妖妄之説與蚩蚩之氓狃于耳目之習利害交戰乎其中膠膠擾擾其惑也固宜而高明宏博之上乃亦弱而信之又有口議其非竊爲其迹者甘心而不悔

良由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機而天理卒爲
人欲所勝故耳間有守道不惑者羣邪反從而姍笑之
致父不得以慈稱子不得以孝名夫婦不得以義而與
也其在乎民〻者或昧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卹卹而不
能行者有矣宜乎其肆行而無所忌憚也斯正孟軻氏
所謂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矣今
侯之一旦舉盡發息邪說正人心哀民窮而憫天命其於
死生禍福之說一不經諸心豈不與大丈夫哉諸凡長
民者聞侯之風苟能充而廣之推而行之則天下生民
之困庶幾瘳矣某成童時嘗聞諸長老言　國朝將置

衛太倉大爲屋以貯軍儲守翊率民財有林推官者獨
建議毀郡中淫祠足之有識者以爲快嗣後數十年間
惟陳侍御能去學宮之祀非以理者此外無聞焉然則
豪傑非常之人世何其少也自非知足以不惑仁足以
能愛勇足以有爲烏能與于斯烏能與于斯昔西門豹
令鄴能投巫于河以破河伯娶婦之說鄴民至今受其
賜而褚先生記之亦得附太史公之後以傳令侯之視
豹其有異乎其無異乎安知吳江之民受賜不自今日
始也但無爲記而傳之者爾某故叙其事以俟有如太
史公者焉

叙侍御劉公愍災

江南在禹貢爲楊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惟下下自唐
以來生聚漸蕃人功既施地利斯盡司國計者惟取辦
目前不究其本而探其末故其稅歲益月增固已不勝
其多矣浸淫至于元季上弛下縱兼并之家占田多者
數千頃少者千餘頃皆隸役齊民僭侈不道本朝任法
爲治而其徒猶蹈前轍不知自檢往往罹罪罟則戮其
孥籍其家沒入其田令民佃之皆驗私租以爲稅之多
寡有當時惟患其不多不復計其爲民〻之害也且歲漕
粟百數十萬石以給兩京又有加耗舡僦車直之費一

切取辦於民率常賦外横增至相倍蓰然吳地之所產
不加于舊吳民竭力以耕盡地而取猶不能供而談者
益推財賦以相高爲淵爲藪之言不一而足殊不知吳
民無窮之患正在此也　皇帝嘗憫吾民之不堪詔
減其什二三民乃稍得蘇息然較之舊額猶爲重矣往
時水旱有司猶知矜恤隨以上聞請免其稅斯固明治
體者之所當然蓋亦恤其本根不忍重傷之也成化十
有七年春不雨夏又不雨地坼川涸伐去燥而疏膏液盡
竭後稍得雨苗之槁者勃然以興苑然以茂識者固以
爲其將衰也已幾何時則向之勃然者萎苑然者槁及

撥其根視之則已腐矣興之大者則大壞興之小者則
小壞甚至盈丘徧隴蕩無根株人力竟治乎不能救也
秋七月丙戌雨颶風大作拔木發屋八月戊午以往連
大雨常州陽山崩蘇州洞庭東山崩太湖水溢平地深
數丈蕩民廬舍九月壬申朔大風雨晝夜如注自此至
冬十二月己巳不雨旬之禾稼僅存於腐爛之餘者悉
漂沒亡遺矣而有司之欲厲民以覬寵者建議以水不
為災既有以足稅餘尚可充民食也由是交相掩覆諱
言災矣百姓陳乞萬端不見聽蓋是時吳江亦有王璡
者倡為此說而蘇州劉知府璵信之故人言不復入也

儒生趙同魯上書言狀則目為端士以亂人游說斥之
於是監察御史劉公魁慨然上疏論之其畧曰今天災
流行害于禾稼年不順成江南之民大小咸病日瀕于
死今不原其稅而使有司督責以重困之臣懼其死亡
畧盡將來之稅從何而出也且國家之財賦莫盛于江
南雖由天生地長然必資人力始能有成是則人者本
也財者末也夫欲取其末而先絕其本假令盡得以快
目前然後日之計固已索然矣又況未必得乎令民窮
財匱相聚為盜在在而有此亦理勢之必然萬一有狡
黠竊發其間興兵誅討犒費必多恐不止所逋之稅而

已臣待罪御史為天子耳目之官民之疾苦耳所聞而
目所見也臣若默而不言是為壅蔽聰明曠廢職司罪
孰大焉伏望陛下上順天道下從人心憫斯民之顛
連亡告特詔有司驗其被災之稅而釋之更加賑恤
以全其生則他日父而子子而孫相率供歲稅應徭役
以奉聖朝于億萬年也豈取足于一時者所可擬倫
哉疏上天子韙之詔戶部從其請戶部下郡縣覈
實而劉公以任滿去矣繼公為治者猶疑自守不復留
意民隱由是一時舉有司堅守前說不變遂欲迫取以
實之乃行其策不止征求轉急民不堪命至賣田宅鬻

子女不能償民死于杖下與自殺者不可勝計府縣以
為未足信攝一縣令蚓丞至主其役令日異敢違也民
有被杖垂死者丞曰此是未杖死令不與也兩人爭
者久之令屈府大以丞為能數稱之自是吏益務刻尚
酷矣民益矜思劉公不能忘輒相驚曰天子遣劉公
來活百姓今至矣則皆走往視之扶相告語道路或舉
至復不見乃還居數日復然東人而西其望右人而北
其望曰劉使我來明年大饑人相食米斗至百錢草根
樹膚俱盡久之不復有人色餓死者滿道路或浮蔽河
而下縊林木間者纍纍然也是時秀水有楊姓者一日

忽在家治湯餅里長來適見之謂曰年饑此饌不易得也今日當與我共飽此矣楊曰爾不可食我自度不能幾食此故竭家貲為之爾不可食里長不悟堅欲食之食竟楊舉家死里長亦死衆始知其先置毒餅中也長洲一人鬻其妻臨別妻脫所服衫衣其姑姑曰爾去當須此婦曰彼既妻當衣我矣姑服此勿辭也其姑服之悲咽因投水死婦大慟亦溺死水中買者與其夫索價夫又自沉死又有鬻妻者索錢五十文買者疑其少曰吾妻事我二十年今遭此凶年不忍見其饑且死也故不須多錢爾其善遇之毋虐也其人如數與之內二文

惡將易之口不須也足矣乃往酒家取醉遂赴水中死餘可槩見矣郡縣雖行賑濟之法或煮粥寺觀中聽人就食然饑者多又為吏人所侵牟所得亡幾死者猶然是年田不能辟蕪穢彌望稅不入有司復責稅者代為之輸於是民愈困矣父老泣曰劉御史若在吾儕當不至此極也太平天乎劉御史今何處也劉御史今何處也淚下不能已者又之松陵野史曰嗚呼凶年常有也第有甚不甚焉又在當時為民父母者能援救之爾近世江南之災甚者無如景泰之甲戌成化之壬辰及今之辛丑甲戌慘矣當是時楊御史貢力請于朝原其稅

壬辰則知蘇州府丘霽寔任之得從末減故雖災不害民至于今思之辛丑之災過于壬辰而不減甲戌然民死之多八九十歲老人以為百年間未嘗有者何也特繫乎劉公之言用不用爾蓋彼二公者方在位力能行其志而劉公適丁其將去之時言而不及行也嗚呼公之心豈有異乎觀其所陳本末之言又何其詳且明也然民心之思劉公亦有甚于二公蓋諸赤子之去慈母惟饑寒者其情必切於飽煖者也嗚呼仁哉是以穿其災害始終之變與夫公之所以為民民之所以思公者著于篇

同里社學記

吳江之東有市曰同里舊設征商之署邑大夫金侯請諸朝罷之因其址以建社學弘治八年春命里人顧寬董其役越三月學成壬子侯師儒士諸生與大夫士之仕而歸造而進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畢事竣大合樂以落成之邑人史某請紀其事俾來者知作之所始其辭曰維茲同里距江帶湖聚落廛居實盛于厥初商貨駢臻肆為賈區開局置吏以籠商稅權曰利之抑末攸宜盛衰靡常嗟曰就于涼昔焉貨藏今焉牧場昔焉貿合今焉草野凡厥吏胥求濟其私率弊行罔取日罔于

利抉剔剗刮利蠹商敝川舟斷行市肆書閉公私交病罔有攸濟維金令君聿有隱憂謂此不去民病曷瘳告于御史御史𨑳之以聞于　天子天子曰都維爾言是俞乃省吏函章還之于京以其廢址俾作學宮撩以周垣與以講堂門廡齋舍靡不中程爰聘儒先以養衆士俎豆于是詩書于是誦聲洋洋禮容蹌蹌從來視學遠近咸作觀者從之莫邪濫觴叫辟之地惟利之計鈎錙較銖如火之方熾惜吾令君是變于今茲邦向義之方誦詩讀書如木之成章惟吾令君是營吳江洋洋此特一方享而不成民能古望我告君者俟將徧[illegible]必有翊繼之以序伐石鐫辭其放于茲以[illegible]侯名洪字惟寧世家于鄞

菊花記

余友婁其道嘗言其隣顧氏蒔菊之盛約余升觀焉然各縻所役屢訂而屢廢也成化二十有　年十月乙亥始克往踐之顧氏喜客至以酒殽容候而其道亦以廚饌繼至相與對花樂飲而歸之以詩主人曰今茲多雨且風爲花病拔花無遺恨君能升觀而記之否乎余曰諾後閱月以卷軸至弘治元年九月余家燬于火不及往且併其卷亡去顧氏不以爲憾又從而繼之明年己卯秋其道舉于鄉將赴計偕明年十月戊子余從寄客之後往與之別而顧氏之花方盛開因得以紙觀而徧識焉有花大瓣密而色黃者深曰赤金盤淺曰佛面金有花小瓣密而色黃者深曰黃木香淺曰白木香毬此花同而色有淺深之異其名有不同者有色如荔枝而花數者曰荔枝紅花疑者曰荔枝毬此色同而花異其名不同焉有花瓣如爪甲而微黃色者曰黃金鈴瑩白者曰白玉鈴有花同瓣密而深黃色者曰金[illegible]白者曰玉[illegible]有心紅而花黃者曰黃鶴頂白者曰白鶴頂有花大而[illegible]黃色者曰黃鶴翎白色者曰白鶴翎此花同而色異其名之又不同焉有花大無心而色黃蕊者曰御袍黃有花小而色深黃者曰黃[illegible]有花小瓣密而色微黃者曰兩番蓮有花大而色嬌黃者曰鵞翎黃有花小而色淺黃者曰內家金有花大而色渾紅黃者曰黃玉蓮有花大而無心色正白者曰清心蓮有花小而色白紅後白者曰玉繡毬有花小而色皎白者曰賽月明有花瓣密而色鮮紅者曰狀元紅此花之與色俱異其名皆不同焉然此其間有以形言有以粲言有以香言有以色言有以風神言有以標格言有以韻度言或兼之以述其全或舉之以標其偏其亦多中取譬也夫

最黃之色十有八白之色十有一紅之色十有二紫之色七亦可謂多且佳矣然顧氏猶以爲未足父子恒望皇爲以求而不得爲恨其用志不亦專乎且求觀之賓日盈其門而不厭有草逢之士輒齎花贈之無吝色其取之以貨者能拒而不受以爲當則其爲人又豈特藝夫菊也哉昔人推洛陽牡丹廣陵芍藥甲于天下咸以爲由土之宜今二郡之花無幾在而菊則隨人致力不擇地而盛然則在人而不在土者明矣因記其所寓目者如右且爲更定其名之不雅馴者竢其後有得當續爲之記余又聞吏于蜀之威州者嘗以事至松潘松潘之地甚寒盛夏而雪諸花皆避惟菊先花于內地者十日于是乎益信其傲風霜秀摧落耐荒寒有非百卉之所幾也因併記之

榮壽堂記

國家之制凡吏于朝者率三載推封其父母如其子之銜與階而在外者則必歷九載始得蓋所以尚功德念勞勩別遠近也仕者由是多重內輕外夫豈故爲是之殊哉良以常人之情近輦轂則戒而自飭其放蕩不檢者多在遠也則夫人子之願榮其親者非痛自繩約不可也然人之壽夭不齊命下之日或存或否而其子往往有拜恩而呼擗制而泣者矣當其得全于所遇則舉天下之願欲皆無與爲比士之爲親而仕者至此亦樂矣哉此吾監察御史朱君榮壽之堂所由作也君瀘人以博學能文章取進士爲天子耳目之臣以年以勞聿有封錫而其父母皆高年令德孝慈偕福君告省來歸幸親之存榮己之榮而侈上之賜也乃相乃築乃斲乃陶爰作斯堂高明靖深堊采堅密爰寧其親以饌以俎以陳鼎食鐘磬既和笙瑟間作工入升歌爲華其婦與子孫觴上壽偕與旅酬慈孩孝備烝爲大和容容與與其樂無涯也于是州之耆壽與其壯且少者聞而往觀焉曰吾州之宮室相比也求之堂上之親堂下之子莫榮壽若也是不可以不書使來請記予以爲君方出自南臺總憲西江大振風紀任令式又當得封將見入佐聖天子立功立事文宣武襄功在社稷鼎彝銘焉史策書焉併親之榮名流千萬世豈止爲一時榮一鄉而已哉茲特記其所聞者以如瀘人之志

西村集卷之七

丙村集卷之八

書 雜著 附錄

上少保王相公書

某伏聞上章懇辭引年休致而 聖天子眷念老臣賜旨勉留進職孤卿德尊望重當世凡倚閣者莫不鼓舞交慶某違去門墻未能進賀徒西向欣躍而已某嘗伏讀閣下奏議見其愛國忘家畫謀讜論知無不言不以居外自疏不以居成自滿不以非職自喻拳拳懇懇惟日不足是眞古人所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者歟故能誠孚當宁言無不從君臣一心上下交泰猗歟盛哉又

居官之處自漢以來無能勝之者而閣下不動聲色談笑而揮之折其方張之勢其當莫不動容破膽解退表足不敢爲非豈閣下之權與力有以勝之者哉良由清忠大節深識達才處置得宜有以厭服其心故耳然閣下之功德至矣盛矣而左右賓客所以彌綸贊畫者必得其人然後爲可仗見職方李歷德正直而氣剛識深而慮遠好善若饑嫉惡如仇然未嘗有容說苟求之行歷官二十餘年至無田以爲生無屋以爲居則其爲人可以槩見矣加以博學多聞語識典故周知人情求之當今罕見倫比政嘗數賜召見與之謀議從使盡言必得其助然應稍爲閣下所知者有吳奚待干某之喋喋進言哉良以身爲屬吏又有職務之相臨須書助會之相督殊非往年從容言論之時加其爲人天性峭直遇事無所回避人忌其才而惜其直伏望閣下親信之保全之扶持之以爲國家愛惜人才俾天下之人皆曰閣下既能以忠事上又能以禮使下上下之間無一不得其所而閣下之德業全備矣某草茅賤士其得姓名自通已爲大幸烏敢借言以及人才但以受知深重曾無絲毫之報用敢薦賢爲助庶幾乎報歸知己之萬一固非營外所私自進瞽言也玆因庠生汝泰赴試之

便謹具狀以聞干冒威嚴不勝恐懼之至伏望恕其狂妄而矜察之幸甚幸甚

與吳匏庵書

某忝同鄉後輩往歲以拜謁之便見示不性與趣悠遠音調高古人所難及而處當能動居常能儉在上能降可以槩見矣近聞榮入史館而 先皇帝二十四年之盛德大業悉入編纂其筆削之旨可爲法于天下後世將見排纂議而收獨見者矣鄉先正武功伯徐公奇才偉識定策當代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正人倫定國統伸大義於天下此所謂社稷之臣也不幸柄國

未久罹謗竄逐一時全軀保妻子之臣忌其才而嫉其
功隨時媒櫱其短鞏咻怨吠謂之要功生事繼而有得
罪于宗社者當軸建議追復凡所以害公者無所不用
其極此蓋欲自爲之地以蓋其愆爾豈可謂之公天下
之心哉殊不知當時秉筆草　詔廢立　太子之際用
事之臣皆受賞進職　當宁病篤社稷無主實無一言
乎迎復徒聞今日上章明日進議選立　皇儲之說不
一而止觀其處心積慮惟憂　先皇帝復出則夫潛召
外藩之說不可謂之無也今　光皇帝得正皇極畢子
神孫傳于萬世繫公之功反不得論功胙土一斥無復

竟沉滯以死而當時希世用事與廢立之謀獲罪而誅
竄者皆得復其官爵賜諡與祭廕及子孫其何以厭服
天下之人心乎今公已矣所可止者惟　實錄之書是
賴而閣下適當其任忠義之士非無望焉昔唐張巡既
死國難論者咎巡以死守罪巡以食人巡友李翰爲作
傳上之暴白其功使巡之心迹得明于當時今閣下職
在國史位望隆重得行其志大非翰布衣之比伏望正
其是非明其功罪大書特書不一書毋畏衆口此蓋
國朝保護人材暴白忠義意特以鄉曲故也昔元君有
云國史院萬世公論正謂此也倘使國史不書天下必

有書之者是則后世以爲公論在後不在此也不可當
閣下秉筆之際而有此言某于□一□諸□不臭味也
有見不敢不言有言不敢不盡幸勿以爲嘵嘵而見責
焉草草不宜

辭□令請鄉飲書

某以一介□夫竄伏草野初無過人之行出類之才而
閣下過聽□與鄉飲親自署名專使下□文兩蓋□
光備□爛里閭某聞命悸恐汗流浹背自顧菲薄一
無所堪以賢則不能以齒則未及術□□地可容
豈敢冒□寵榮以速罪戾伏望收還前命別致清論以

傷閣下知人之明某干冒威嚴不勝懇□之至謹奉書
以聞伏惟照察不宣

與陳王汝黃門書

近會沈啓南讀吾子所寄□尾有水利一事載與任僉
事言畢鍔之所建白者噫是大惡足以語此哉但能奉
權貴逋富豪以搪石爲名欲費國數萬銀侵牟實私橐
耳向非巡撫侶公巡按張公郡守□公合力以遏之則
是役成矣役成而有利于民何惜于所費但恐財盡而
民窮水利無絲毫之益爾故建議之初上自侍從之家
中至學人之屬及下吏胥之流無不垂涎朶頤則其所

以為自謀者非淺淺也是夫也惡足以語此哉夫江南水之為害者莫甚于湖州蘇州松江三府地勢既卑百川奔湊湖州西連廣德宣州南接杭州嚴州諸山諸溪之水道于湖而入于蘇太湖東南之巨浸也容洭渟滀過于江而達于松以放之海則夫官是職者其可斯須而離此地哉其地勢之要害有非他州之可比也其他如常如鎮如杭如嘉地既高亢水不停瀦相視施設固當次之也而常時議設水利官屬之時失於詳究特令帶銜淅遷彼庸常之人莫不懷戀安逸沈酣聲樂嘯歌湖山利害不接于其目愁嘆不聞于其耳休戚不關于

其心孰肯去其妻子舍朋儕遠逸樂日趨于墊溺之鄉以親卑濕之事也哉不過歲一再行以避文法爾至于茭草之屬悉令佐胥那東掩西蹤跡詭譎凡有小詞訟則一槩行提人踰數百高擡紙價利其贏餘至于大水懷襄之際吾民皆不能望見其旌節尚何得其處分之萬一哉故自設官以來未嘗有一人稱職者豈人之性皆然哉由理勢與循習致爾莫若請選清彊剛正郎中一員俾令挈其家屬建牙于蘇居數郡之中道里既均往來亦易又當其要害之處巡視相度不失機宜較之坐守一城之中者其利害不可同日語也　國朝永樂初

年戶部尚書夏忠靖公治水江南亦以三府為急巡行勞徠不常厥居以後通政使趙公踵而行之此即往事之明驗也或者又以為杭州地濱于海海患常作今年西湖水漂入城右治水官屬雅宜居此某請有以答之海水之潮時不為常不暇遠舉姑以　國朝言之永樂間海嘯仁和海寧此時雖有治水通政以為泛而不專特遣張侍郎發民塞之成化十三年海嘯海寧今都御史佀公方以監察御史巡按浙江飭布按二司官屬塞之于時亦有水利吳僉事任未嘗與力也今年西湖上山崩水溢卒然而入三司之官相率避于鎮海樓上水利

僉事亦在其中未聞出一計施一策以退水也幸其倏來倏去不能為災以此觀之則水利之官不居于杭無損于事明矣此則治水之官當在蘇之明法也啓南又以為若欲開河疏濬任重而役人有非郡縣之官所能獨荷必得重臣以專任之始克集事衆論以為當在今戶部侍郎劉公璋某又以為不然劉公循規蹈矩之人也昔為布政今為侍郎誠為得人若處之以方面恐其非應變之才也以耳目之所聞見者莫如湖廣按察使劉公喬當其知歸安也深恤民隱甚有能名講求水利最為詳悉故獻議于巡撫滕公奏設此官今本官揚歷中

外無不相知者久矣不審其節行才名比前如何吾子必詳知之若使有加無替則舍斯人而莫可況其官資已高階之執政其孰曰不宜其次莫如前居蘇郡守孟公俊其爲人也毅而有守慈而有文謹而有禮但以前居蘇府屢忤權貴故得謗言大抵瑩視日月照臨率無纖毫之實也官資尚卑陞之以重職專委任之則其所行將必有大過人者某山澤鄙夫祿祿自守已無意于世今以吾子書中有及賤名故略陳管見如右居　廟堂而憂其民吾子之責也惟詳察爲幸不宣

論郡政利弊書

六月七日郡民吳某史某謹齋沐頓首再拜上書于郡侯大人尊先生閣下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古今所同也伏惟閣下養之大至剛之氣抱出羣出類之才暫謝班行來司牧養下車之始固已奮發乎才猷輝煌乎事業昭晰乎名聲者矣而又不自滿假詢及芻蕘招之以禮待之以誠不以尊貴自居不以聰明自用求言如不及納諫如轉圜益將集衆思以爲治牧策以爲用也則所謂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豈不在兹乎若某者固非其人也而前荷迓拔深懼無所建白大負委託以傷閣下知人之明則沒身不足以塞責矣昔郭隗有言曰請自隗始某雖不敏願附斯義用敢罄竭涓埃緝爲成帙獻諸左右以爲山海高深之一助焉若其議論卑陋言語狂妄觸犯忌諱伏望特寬斧鉞之誅使得自引而退如是則四境之內千里之外有賢於某者皆曰史某人才之下如此閣下進退之禮如此將必攝衣而趨接踵而進咸以言爲獻則其所得固將百倍于斯矣

一曰優農民四民之中農最苦終日竟歲迄無寧休供賦稅應征役凡國之大事莫不取給于此而彼遊手遊食之人又從而將之侵牟取斂其狀萬端故有公稅未輸而私室先罄者矣加以鄰域阻遠人皆畏法而彼豪猾之徒懷姦以凌之挾勢以驅之其能自直于其前者固鮮矣又何敢自直于上官之前乎苟非在上之人爲加優假之其亦顚連而無告矣優之之道固多端焉然莫大于先治其收糧之害也夫吳民稱稅之重天下莫加焉而爲之長者盛氣以掊克之每糧一碩有贈至四斗者斗斛之大又竊其一焉管糧官吏歲有常例之餽口有支用之供不惟不能恤其疾苦反助長以營其民由是長愈肆而民愈困矣且夫一畝之田肥瘠損益歲收稻米不出二石而秋糧之重有至八斗以上者又

有加耗一斗二升是則幾于一石矣今糧長又霑取其
四五十焉然則所存者僅幾也況有水旱之災不爲免
成者乎府縣雖行較勘斗斛之法其亦視爲文具何嘗
以之量入惟至兌軍起運用以量出耳論者猶以糧長
艱難此由縣官不知關防縱其侵用浪費以致此爾豈
因少收之故哉雖有兌軍之贈亦不過每石贈米七八
升耳況糧米必皆兌軍也孜收糧之際娼優戲劇飲食
衣服玩好百物畢集其所下至僮僕婢女亦皆樂酒灌
肉積帛履絲則其所以背取吾民者可以知矣或曰若
子之言則糧長皆當樂充矣然則何以有告脫者乎某
應聲曰此特遠鄉及弱而愚者不能有取于民爾彼其
在城及強而狡者爲之乎一開革役則閭門與宗
皇皇愁嘆以爲大戚賄賂權豪以相請託求爲卑老以
復保充比比然也至于調收之法雖不能頓革其弊猶
爲裁減其甚者別區之長民不備當故猶有以撐拒之
較之素所懾服之民大有逕庭矣伏惟閣下舉行仁政
之始當先去其賊民之大者其餘法制次第講行使境
內之民稍獲蘇息則饑寒乃杜不得專美于前矣
二曰除盜長夫明火持仗穴墻穿壁者市野之盜也巧
文避法出此入彼者官司之盜也市野之盜易知官司
之盜難知何以言之攻劫之狀顯然鑽穴之迹具在故
曰易知也案牘混而不彰名目隱而不露故曰難知也
然爲盜有長凡案文卷任差遣者皆其人也而官吏不
與焉特爲所餌而牽掣耳何則蓋官吏倏來倏去不過
數年而彼掌任之人莫不父子繼居兄弟列處親戚牽
引族黨蔓延故能歷世引年久專其利也請陳其略凡
財之在民者其黨則巧立名色定爲收頭多收而少報
矣入而匿出不論乎足而論乎不足蓋足則可稽不足
則隱匿埋沒矣作民欠以冀蠲免也財之在官者其黨
則改易姓名冒爲解戶那西而補東引前而蓋後移其
數日動踰萬千驗其關單則無一二往往妄告遺風詭
云被盜以相掩匿故其徒皆視官帑爲己帑公廩爲私
庾不懼不愧恬無顧忌莫不高門廣廈美衣甘食挾娼
縱博靡所不爲及乎事敗官府追徵又復捏買刁潑之
人代爲受杖而在上方且信從寬之說行姑息之政以
完官爲能事以全生爲美名腫其類廢之屋麗瓜于民
片尾尺椽驅令出財千百其數經收裒斂之人又加乘
機掊克以一科十故一夫負欠闔縣羅殃信乎先□之
言曰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也嗚呼爲此術者
其亦不仁矣而盜之曰宅器用固其所也于女玉帛固

其有也毋與僕馬固其奉也往者不已繼者效尤源源而來有加無替而吾民方日夜浚其膏血瀝其髓腦以塡其溪壑之欲曾無厭足之時也[illegible]爲民父母其可不動心懇念以拯救之乎伏望鑒已往之失嚴將來之禁痛革而力行之則吾民深痼之疾庶乎其有瘳也

三曰抑豪強蕼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聖人豈欲若是忍哉蓋凶人之肆善人之病也稂莠不去而欲望嘉禾之實其可得乎故凡豪強之人皆善人之稂莠也昔尹翁歸之守扶風凡豪猾吏民縣各有籍每秋冬大課吏去其甚者懲一戒百以警動之故其爲政不嚴而治閣下能踵而行之即今日之翁歸也至于田地爭鬬細故望一切責之有司不足以煩于至治也

四曰均勞逸大城郭之與田野均爲王民也其于征役不宜有偏在昔宣德年間中使絧運相繼舳艫相銜調集民夫動踰千百而田野之民在遠未能遽集又城郭之民役時因少敢得支延以二巡撫尚幾也因爲中制令城郭之民踰六矣役田野之民代其運糧其後景泰年間知府孫公又令田野之民夜夫益城郭之民既不運糧又不爲大行之賦又征無圖之家而田野之民俾倖其佇許乃是令名城郭之中皆敗郭之民之田之糧日增田野之民之田之糧日削以日削之民而運其日增之糧是豈大公至正之理也哉其閒非無一二言之有司者往往不能盡而止蓋城郭之民狡田野之民愚城郭之民集而強官吏所假借也田野之民散而弱官吏所易忽也自非剛明正大之爲民上者孰得其平哉然此特指吳江一縣而言爾若夫六縣縣各不同非某之所能盡知也伏望精加考究城郭之民有田有糧者一體運糧無田無糧者照舊停免庶幾不負公之惠也

五曰會徵收國家之初正賦之外并無備直咸出于民初無餘米之說也其後周文襄公以爲糧長之欲取無蓺定爲加六之賠恐輸之官自給欣然泰七年僉都御史陳公以爲官田糧重民田糧輕者一體加米則輕者固少而重者愈多矣故定正米一斗以下爲一則其一斗以上每斗爲一則糧輕則增多糧重則增少其意

稅絲麥桑麻馬草水馬貼役戶口食鹽鈔貫悉以餘米
包辦天順元年𠫊寧李公以僉都御史總督糧儲以爲
夏稅絲麥桑麻水馬貼役皆當民之所多也而令貧民
一體增米包辦謂爲不平乃着令夏稅絲麥桑絹馬草
戶口食鹽鈔貫折米用水馬貼役米悉令開寫其餘正
糧十則量爲損益一總填入青由于是後總組曰巳上
平米若干以準糧長另徵多科之弊其用意精密立法
詳盡最爲得中天順六年都御史劉公又定爲四則一
斗以下爲一則一斗以上爲一則四斗以上爲一則五
斗以上爲一則其餘之法猶李公也成化十年都御史
畢公以爲金花銀一兩折米四碩時價米二石上下剩
利太多將啓糧長權豪侵牟之心貧民不霑其惠乃減
爲三石以餘利一石充爲起運之費減其贈米米價就
中富留侵牟貧占貫重如米價賤另行估計務在其
臣深得古人常平遺意有非[illegible]俗吏所能知也又以
二斗一則有至二斗九升二合者而況于一斗以上計
其贈米又有多餘四斗以上者乃另立爲一則通前爲
五則成化十五年今𠫊寧王公以都御史巡撫增十則
繁多里書易于作弊而細民目不知者何由知之乃着
令不問官民田糧概撮重每田一畝貯米一斗二升其

包辦諸色猶陳公也正花銀折米猶畢公也簡易可知
不煩計筭然議者猶有損貧民之說者謂包辦諸色也
令當會計之秋伏望閣下法李公之精密用畢公之詳
平遵王公之易簡斟酌損益則于得中庶幾可以經久
而無弊也
一六月不雨大獄訟者民命之攸繫也一失其平則感
召和氣天降之災故燕臣呼天六月飛霜漢婦枉死三
年旱暵由怨憤不平之氣上干于天能致災也蘇州之
郡地大人衆姦宄多而善良少其間獄訟千緒萬端豈
能一一盡得其平蓋強辯者足以飾其非拙訥者不能
白其枉理直則有困于久禁決速將不得盡其情伏望
精心推[illegible]更加訪察務得其平則人[illegible]和而天道順矣
也曰明聽納務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今閣下
怪下[illegible]何[illegible]道那[illegible]之上將必恭義而
[illegible]爲不同故言亦隨異好弘而行措
則無所[illegible]蔡治不能則忠直之言無自入要在當
之而已[illegible]之道無私公與私而已矣公言直而忌私
言詳以明而行[illegible]其行驗其言因其言而察其事則誠
詐之介處不能逃矣其或鄙朴之人言辭醜拙伏望假
以辭色誘之使言事有失倫實而不行不加之罪以來

賢者之言也
八曰廣聰明夫牆之外爾所不聞也牙之前目所不見也郡守之所治遠則四境水陸數百里近則一城生聚數萬家耳目之所不及者豈特墻之外牙之前哉然則如之而可耳目之寄不可不早具也是故端居一堂之上明見千里之外使人恐懼脩省常若在其目前姦宄消而盜賊息者耳目聰明之效也能必得其人始堪信任不然將有竊天威福于其左右矣古云兼聽則明偏聽則闇宜傅以訪之參以覈之選擇以任之歷試以信之斯得其人矣昔漢趙廣漢之尹京兆黃霸之守潁川

如本朝周辛之按察浙江張宗衡之知錢唐皆用此道也閣下能推而行之則廣漢霸辛宗衡復生于今日也夫可言之事非特此也但事體有大小施行有緩急故以其大且急者先言之耳其他利害豈止數端伏望毅以行之漸以革之確以持之信以守之蓋毅則必行漸則有功確則難奪信則不變古之君子之欲建功立業者不外此道也閣下其留意焉則闔境之民咸安其賜豈惟狂生某千冒威嚴不勝恐懼之至謹伏地待罪

上中丞侶相公書

吳江縣草莽生史某謹齋沐頓首再拜上書于　中丞相公尊先生閣下　某恭承德音特賜召對問以生民疾苦悉令條具上陳聞命驚惶走避無所蓋駑駘之遇伯樂得見乎嗤誚幸矣尚何敢仰首振鬣以鳴其前哉伏惟明公抱絕倫之奇材蓄邁往之直氣明見千里智無潮夫贊極乎公卿職總乎風紀善有賞惡有刑舒而為陽慘而為陰潤之為雨露鼓之為風雷威動乎寰區仁浹乎草木凡吏治得失民生戚休固已蘊于胸中矣而又不自滿假下詢芻蕘憫恤民窮拳拳無已者蓋以為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也某才非出類行齊衆人荷明公下士之深誠際明公求言之盛舉感激之甚或能捐[illegible]

故不避僭狂愚以備聽納竊聞人者政之本也法者治之具也時者事之候也人不能皆賢故立法以輔其闕法不能無弊故隨時以救其偏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自古及今未有能離乎此也粵若江南數州自昔號為富庶逮乎　聖朝與遼蔚為財賦之區故當愼擇大臣以為巡撫得其人則政平而民阜失其人則政亂而民窮近年以來數吏其任才敝不克盡展民俗未甚周知旋入中朝竟如傳舍簿書壞姦吏之手錢穀歸豪富之家政日以訛民日以困財日以匱俗日以偷可謂時法俱弊者也自非聰明大有為之人烏足以

整新舊度者乎此正孟軻氏所謂一亂一治之時也劉削舊弊振斥貪殘養育黎庶大惠也創立法制利益群生以為副攻程式流澤無窮大義也盛德光輝傳播天下丑之後世使　聖朝良吏皆為巡撫使臣第一大智也明公其省察推行之今之名臣即古之名臣也某山澤俗儒不識時務發言立說動犯忌諱更冀少寬斧鉞之誅以來後之賢者是則列城之受惠豈獨一介棠休愚生不勝惶罪感知之至因狀敘謝以聞

其一除抑姦盜以清宿弊見郡政第二篇

其二垌荒田糧宜與開豁

江南諸州北枕大江東瀕滄海而太湖一水豬其中近水之田風濤吞齧日削月朘什亡四五而糧額尚存未經免放貧民包納歲歲無已雖曾具告官司勘申待報動閱歲年迄無了結胥吏邀求百端剝膚及髓反以為射利之資旋有錙灰堆之目此之謂也而貧民竟幸除豁欲罷不能皆賣廬舍鬻子孫以副其求是則困窮之中又添一厄也今造冊在邇適當其時若不開除又延十載是民之困苦無有息肩之時也宜選清彊官傾復行勘報奏請開除則吾民百年深痼之疾庶乎其有瘳也

其三徵收稅糧須合衆議以定則例見郡政第五篇

其四定撥均徭以籍為准見郡政利弊之第五篇

其五批答狀申不宜收繳

夫印者所以昭信防姦也故歷代寶之以為徵驗上之示下下之呈上咸于是焉來之數年以來上司凡有批狀批申悉令繳上適相稽覈遂可除姦殊不知豪猾吏民侵欺錢糧文歷歲年凡遇巡撫使臣陞除改調妄稱吞宗或作解上遺風或作起行被盜或作在倉焚折或

作露積水漂或本告自陳或縣司申請咸云得報行下放除狀申發回繳呈抄白存之附卷繳者既使臣帶去存者無印信可憑是以萬計錢糧悉入盜臣之手既非經國又不利民首惡者創其邪謀效尤者踵其遺策如此而國計不虧民力不困未之有也伏望香刷巡撫批狀批申放免錢糧但係收解在官之物即非小民拖欠者逐一追徵還官仍著為令今後批狀批申俱留附卷備照不須繳上以絕姦欺

其六分任衆役以弱侵漁

夫利之所在人必趨焉雖以天子之尊諸侯之貴卿大

夫之貴舉不能獨專其有古今一理也 國朝之制凡有徵求府下之縣縣下之都都下之啚科萃已畢以輸之官官自房人領解利之與害衆人共之三四十年以來大家猾姦攬斷其利創爲一總之說交通府縣定爲收頭盡綰利權歸于一已故其力全而利厚力全則可以凌蔑儕輩利厚則可以交結權豪畢其侵漁不虞刑憲故其威稜氣欲足以雄蓋一時民之畏之又出于爲官之上官府日虛而莫問民財日耗而不知是以盜賊公行莫之能禦也夫財利者天下之大權也苟能專之以成富厚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招而不至傳

云錢至十萬可以通神此之謂也爲今之計莫若分任與役弱其力而徵其利利微則無邪心力弱則無所恃豈人之性情哉由勢使然也請令有司今後凡有錢糧料價仍令都啚措辦官爲照閘措行交與解人不許納役總收類辦如此則利不歸于一人雖欲罔之不可得也

其七曰征輸狃不當出錢應役

國朝田制兩稅之外別無科率至于徭役悉準人丁行之百年人以爲便但以時移事變弊逐滋生貧富混殺高下夢雜此時之病也非法之弊也用事者不知救睦因施救時之策但思革弊靡窮致弊之由改法計田以爲等第殊不悟田之與徭判爲兩途上自三代中及漢唐下至宋元莫不皆然未有以田爲賦役者故唐陸宣公曰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此之謂也今江南稅糧之重甲於天下吾民既苦身竭力以輸之矣又指化涉險以濟之矣尚不爲足寓役其間所謂運之又重者也且糧有輕重之不一田有沃瘠之囷同糧輕而田沃者尚索其價而價愈高糧重而田瘠者指以與人而人不受今則混爲一例率令畝出互分足以百姓日淪于困窮而莫之拯援也且古者重商賈末作之

稅意將盡驅天下之人以歸南畝今則未聞有以利吾農人而先立法以困之是驅之舍本而逐末也豈理也哉昨者某進諭未知台意所在徵以輕重爲言明公要概黎元意在此爲非理若唐之中葉既變兩稅旋屬征計權宜加徵初許事畢即停其後加徵如昨此即往事之明驗也雖 聖朝致治萬無此虞然聚斂之臣何代不有苟一興利部大乘行此典以爲羨餘安知他日不爲吾民無窮之害乎伏望毅然同斷下令諸司盡除其籍仍令今後徵發不許以田爲科是則東南之民援而出諸水火也至于役法自有常規但使委任得人自當

不乖于理

其八收糧之法宜有變革

夫吳民糧稅之重可以知矣（自夫吳民糧長之重起至可以知矣見郡故書）伏惟明公下車之始哀憫困窮未遑他務首先下令專委府佐躬臨下邑兩稅斗斛之大者寘之于法由是其黨稍戢吾民困已甚其一分之賜矣然其間稔惡不悛之徒尚有贈至二三十者若飄風之餘其勢猶能折木也故進言者輒調收之說伏奉明諭以爲在人而不在法是固然矣然其間利害各有數端謹詳述而論之伏望采擇而去取焉本區之收也蓋以糧長皆父子永充兄弟繼及民爲其積威所劫者其來也遠矣故剋徵掊歛惟命是從飲氣吞聲莫能控愬間有一二克自直者又以桑梓聯接雞犬相聞慮有禍患不虞遭其擠爲下石亦復泯默甘于自畢此其一也又有或侵收私囤或折入輕齎或縱傅役奸或貸通行賂咸資于是焉由其盡在掌握操縱自如多報少收無所顧藉故爾此其二也其或謹者能持其短長黠者能投其嗜欲則一懽一喜務悅其心擾水和栖不復致詰此其三也調區之收也民之長素非畏服恩怨靡由俱以交際片時初非侍父民雖有惡于長放手即無關繫長雖有惡于民轉眼莫

能禍福民得稍舒其氣長亦頗殺其威至於開報收數在官例與本區互相覺察耳目漸廣事難獨爲雖不能頓絶姦欺終莫敢肆無忌憚以前三者論之猶爲此善于彼也其或奉行不至專有乖違此則在人非法之罪也如以爲民事一長尚不能支若行調收是蓋爲二此雖近理寔有不然夫長之于民日剝月朘何嘗厭足終不以多收其糧而恕其諸色也如得調收減其一二亦可少瘳其痛焉明公若不以瞽言爲然試請問諸耶庶則萬口一辭咸同鄙論矣然其間亦不能無弊焉蓋糧有多寡之殊民有強弱之異糧多而民弱者衆之所趨糧少而民強者衆之所棄也由是賄賂交關互相爭奪豪猾者舉得其利鈍愚者莫遂所圖其爲不公莫此爲甚是則調收之法亦未得爲詳盡也愚生竊有一策焉請令各通畢合收若干糧米原定若干糧長均數目務使齊平然後逐日開敗須令附近縣官躬親監視以防姦欺糧多則開厰多糧少則開厰少不必限何都分米到即與交收次日復開別厰務在周而復始滿其原派之數則便閉封不收如此則官之與民不甚隔遠耳目可及姦盜易防而糧之多寡米之精麤人之強弱一舉而兼得其平矣嘗見區區未敢爲是如蒙采其可取

即便下令施行

龍墳誌

成化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望巡撫都御史廣東李公臨縣詣學宮謁先師孔子禮畢進諸生問曰昔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本朝永樂間此土大獲龍骨爾諸生有知之者乎可詳考其事以告僉以諉予予乃爲之志曰

龍墳在今秀水縣伏禮鄉小律原北距太湖可有六七十里初由村氓耕田往往得龍骨而未識也永樂間有一漁者始識之因潛持出以售于蘇州南濠徐氏藥肆中歲以爲常一日徐問有龍角否其人曰有乃以一枝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中見之驚問何所得曰適有人來售朱問其人去遠近曰未遠因急追及之蓋是時有左璫號李黃子者方受　命求采珍異朱以買辦戶出入璫所欲以爲奇貨也遂偕其人告于璫璫檄郡縣調夫船具畚鍤躬往掘之初入深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金剛神者數輩初尚儼然及見風隨化盡惟餘骨爾遂得龍骨角齒牙凡數十艦獻于　朝竊取者不與焉時方貴龍角帶自非諸王勳戚不能得一銙直十餘金及是價爲之頓賤秀水在當時猶爲嘉興宣德間始分爲

秀水今其田可六十畝許不加糞治而收獲倍于他田歲每大風雨則拔木發屋而禾稼反無損耕者猶時時得龍骨田中意當時已盡取不應有遺豈其地爲龍所窟而潛蛻其中歟然台諭有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之文不知出于何書歷攷吴越春秋吴郡志蘇州志無所經見不敢強爲之說

相喻

古人有言曰達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何也蓋相所以繫國之安危醫所以繫人之生死迹雖不同而理無不同言者舉其所同不泥其所不同其善於取喻矣夫相之于國當其理也則夙夜在公兢兢業業防患于未然治亂于未生夫然則用力少而功易成恐逸欲之蕩上心絶之不使啓其萌讒佞之傷善人斥之不使立于庭然後君德聖庶事明百姓和而萬邦寧矣値其亂世則徵兵選徒指授將帥德刑禮義爲戰之器批亢而搗虚衝弱而攻昧或亟戰以挫其鋒或堅守以乘其弊地有所必爭城有所不棄圍欲全而不趨小利變化無窮縱横自肆將使勇者不暇戰智者不暇計信乎不出樽俎而折衝千里之外矣及其定也則撫傷殘之卒懷降附之民牧養休息復其役而寬其征毋重困其身煕煕

韡韡與物皆春民忘其敗而樂其生矣醫之於人也亦然當其安也則保其精神診其脉色知微預防六氣七情舉不能爲之賊矣值其病也則明標本論陰陽不詭隨於病不遽就于方在血脉則針石于腠理則熨湯若之損之務得其當於死之中以求其生以復其故常矣及其愈也則調其食息謹其寒燠毋催于復復則元氣重傷重傷恐致于不禄矣由此則相與醫特達與未達之間爾其同時稱之非過也非過也吾蘇劉先生德美者醫之良者也其二子伯也習爲醫之業仲也學爲相之道皆良也某之妻患痼疾屈先生治之自壬辰至

甲午三年矣自郡城抵吾家百里矣先生不以爲遠且煩而視疾勤無倦色無厭辭而約于安焉乎先生之德厚矣先生之賜大矣某謀所以報之爲之撫欲先生不嗜也財之貨好先生弗受也然則欲致其區區者將何所于施也作相喻

吳江水利議

吳江之地上蹤水綫左江右湖故水之爲患也特甚太湖東南巨浸即禹貢之震澤也其西北納荆溪宜歙蕪湖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合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聚于湖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而松江承其下流（松江吳江古名也）即禹貢所書三江既入之一也委迤曲折洄流狀逆行百餘里始入于海而吳江據江湖之會屹然中流每遇霖雨積旬潦水漲溢渺然無際或風濤大作吞嚙衝擊其害又甚於雨東風則江水西浸西風則湖水東汎俄頃數尺人力莫施故瀕江之人謂之賊水者此也議者徒欲開一渠濬一涇置一閘以爲治之之方是皆徇偏一之見而無救患之益也何則吳江水多田少溪渠與江湖相連水皆周流無不通者特有大與小急與緩之異爾假令南置一閘而北流者自若東開一渠而西溢者如故因不當與諸

縣治法同也切以爲今日措置之方其要有四

一曰築隄吳江之田皆居江湖濱其流旁出皆蕩漾不可以名計苟不致力於隄防以禦捍之則未見其可也國朝永樂中治水東南尚書夏忠靖公創于前通政使趙君繼任于後無不注意於隄防皆妙選官屬分任諸縣而二公則周爰相度而考課皆其法常於春初編集民夫每圩先築樣墩一爲式高廣各若干尺然後築隄如之其取土皆於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堅築務令牢固隄既完江令民箇泥填灌取土之田必使充滿後於隄之內外增廣其基名爲抵水若隄既高峻無基以

培之則歲久必頹矣又課民于抵水之上許其種藍而不許種豆蓋種藍必增土久而日高種豆則土隨根去久而日低矣此雖爲繁碎難行然亦可使民由之而不知也竊後二公去任二三十年間豈無水患而不至于大害者以其由隄防猶存之力也然人亡法廢隄日就傾水患復作正統間尚書周文襄公講求二公之法而損益之由是水患漸平民安其業亦近年以來法度廢弛上恬下嬉民無所恃每年府雖下縣縣雖下鄉率皆以僞應之所任糧長塘老之屬不過頭會箕斂以賂姦吏爲富又其於隄防略不加省壞者十七八欲求水之無害

者難矣且自戊子而至丁卯其間稔者纔二而旱者一水者七固由天災流行然亦隄防圮壞水不能禦旱不能蓄有以致之自國初以來水之爲害未有甚於今日也今生民之困已極苟不加意而拯救之其不轉死于溝壑殆無幾也今爲之計莫若上按三公已行之成規嚴爲之制於來春課民與作官爲躬親臨視務臻實效毋令吏胥得售其姦則隄防有成民免其害矣所可慮者但此承積荒之後多苦無食當令取勘貧者驗口每日給糧就佐作賑濟之數至秋還官則民皆樂趨而無逃避之患斯亦講求荒政之一端也

二曰審分洩吳江之地當太湖東南其在南者分衆流以入湖吳漊港宋家港朱家港甕思港直瀆港黃沙港韭溪是也居其東者引湖水以入江花涇港七里橋柳胥港虹橋長橋三江橋三山橋定海橋萬頃橋仙槎橋甘泉橋門前橋是也又自縣治至平望四十里間亦係分洩湖水之所今爲石塘雖便往來前輩官言其有害水道故當塘以通水流近年傾圮俗吏鄙夫不知大計輒堙而築之又湖水多年易爲停積沿湖之人多種茭蘆歲久成田咸登糧額遂致水道日微又花涇港長橋正當太湖東流入江要道至爲深闊而花涇港居民慮

爲盜賊所侵苟利於己輒寅緣巡捕官爲之築假長橋又爲豪家堙塞規爲田宅水遂不通爲患極大今則入湖者泛濫而南流矣入江者洞流而西流矣日滋月長其害將見甚於今日伏惟深爲利民至計不恃小費不求近效不惑浮言一切疏瀹仍爲之防不許踵襲前迹則水有所歸而無泛濫之患矣

三曰務車救夫水之泛溢者既築隄以障之矣水之淺過者又疏渠以導之矣而水之停積者若不竭力以車戽則何從而減之乎然民之貧乏者或無力而弗供豪猾者又恃頑而不服以致互相推調坐視陸沉在乎上

之人爲之激勸而安集之爾往年水患初作上自長貳下至簿吏無不躬親省視奔走道路未嘗寧居故謗有救水如救火之言此言當急不當緩也頑者治之貧者寬之由是人知警勸而法在必行自近年設立水利官後一切委之然地既廣遠卒未能周居東則西不知在南則北罔卹欲求其無悞難矣夫軍國之需在賦稅賦稅之供在土田土田之出在興歲修可忽而不務者乎伏望著爲令典今後水潦凡任牧民之任者悉令分投巡視督民而力救之務在水平而後返不可專委水利一官以悞大計如此則水患可禦而民有粒食之惠矣

四曰專委任夫事功之成由委任委任之方貴專一伏覩永樂年間凡興建水利浚事皆責成糧長而官自節度之蓋糧長之任職在農功賦稅而已用心必專自近年以來添設塘長又立耆老復革去塘長而立圩長又有屬官義官之委糧長耆老之總紛紛多制一圩三公十羊九牧民無定志莫知所從且屬官望淺但卑民不知畏義官總糧總者又皆倚附之人招權納賂靡所不爲是皆無益于民適足以爲聚斂之端張其兼併之勢又况保選耆老圩長皆由糧長則其人可知矣倚法爲姦病民尤甚乞將所設諸色盡行革去專令糧長圩長

管之糧長管其都圩長管其圩縣之佐貳威令分管地方往來巡視而正官總攬其綱考其殿最如此法歸于一而民免侵漁之患矣

運河志上 成化十二年南京戶部主事西行縣務

吳江縣運河之說有二一從杭州錢塘諸山發源下流爲西湖東出北關門又北逾仁和及嘉興之崇德桐鄉秀水諸縣至于汪江涇而吳江運河起于此河之西爲石塘有橋曰閘店橋內爲市約千有餘家蓋秀水吳江之民雜居焉橋之下衆水奔湊東入于河自南徂北十里而至于市涇又八九里而至于□路折而西流又一二里而至于黎涇又四里而至于南六里皆有橋臨塘西南受移溪之水而入于河溪之源又出其東南曰騰龍灣相傳宋高宗南渡時宿此故名下有泉騰躍上湧常混混波面也河由六里橋而西四五里而至于百星橋又西至于下湖橋折而北流數百步許爲平望鎮居民可三百餘家日集市中河西有驛名與鎮同是爲南塘之水也一源于湖州之天目山分爲苕霅二溪東北流至湖州後合爲一又東流爲荻塘經烏程過南潯鎮東一里入吳江縣界水東北流三里而至于曹村之驅馬橋又五里而至于翳思橋又二里而至于楊定橋皆

在河陽土塘上又三里而至于震澤鎮有巡檢司南臨之鎮之居民二三百家雖室宇連比皆務于耕織而不互市震澤之水自河陰來會焉河之陽有四橋曰新興曰通泰曰曲橋曰張灣以分泄水勢中爲大石橋三皆横跨河上東曰底定西曰思范其中曰濬源水由三橋下東行十里而至于雙楊之村過柳塘之橋而河陽從有永安衆安斜路三橋又十八里而至于梅堰東吳西吳三橋在其北而中濟一橋貫其中又十二里而至于平望鎮諸家六里泄水三橋界其側自曹村至此五六十里間凡橋在河陽者皆南受河水而北流入太湖而鶯脰一湖在其陰東納穆溪西通麻溪南吞烟溪諸水瀦而爲澤與運河合流而東有亭臨之名曰望湖稍東經大通橋又東逾巡檢司道安德橋下東出市中與南塘之水會爲一焉

運河志中

二塘之水既合北流至道安橋橋甚高大跨踞東西兩岸水從其下過循石塘北行經長老橋又七里而至于洪水橋　國朝嘗有倭船自太湖來道此人因呼爲海船闕云又三里而至于盛墩有橋在河西曰泉腰又六里而至于翁涇橋又四里至于八斥之塘居民纔二三十家南有橋曰廟涇北有橋曰太浦由太浦而北可十里許爲白龍橋又一里爲漱浦橋又一里爲龔家橋自此河折而西北流又四里即甘泉橋也下有泉甚深味甘其色湛寒昔唐陸羽嘗品爲第四故又呼爲第四橋橋之東有龍神祠邑中水旱必禱之　國朝登祀典歲以春秋致祭又北行爲三山定海禹廟仙槎四橋河益折而西又六里而至于三江橋禹貢所謂三江既入而吳越春秋又云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疑即此處也蓋太湖之水東注吳淞而入于海實由于此太湖西上承宣歙常湖數州之水汪洋浩瀚不可涯涘故

昔人有三萬六千頃之稱而吳江當其下流紆然澤國古無陸路非舟不通唐穆宗朝刺史王仲舒始築土爲塘宋祥符八年知縣李問修之治平五年知縣孫覺累石爲固紹定五年知縣李椿添石重修元天曆二年知州孫伯恭加以巨石至正九年知州那海又大修焉壘石築土長二千八十丈廣一丈又四尺高如廣而殺其四尺又相度水勢竇一百三十又六引水東洩于河潦則用平上流之勢旱則資以運舟歷歲既久濤衝水齧日就傾圮　國朝永樂九年通政使趙居任治水東南始奏修之躬親督視灰石增崇築壘堅密視舊有加

後工部侍郎周忱郡守刑岩雖兩修之不能復如疇昔
之固隨葺隨壞貧有傾者輒隳而埋之加以沿湖之人
多種菱草於而爲田而水道日微歲長月增其害將見
甚於今日在上之人誠能不以近且小者爲利圖爲久
遠之計既而導之則匪獨吳江一邑蒙其惠矣

運河志下

河水自三江橋分爲二一從長橋巡檢司關前北流可
一里許入吳淞江折而西流又二里許經顧公廟陳黃
門侍郎顧野王祠也水由祠右西行至三里橋下橋爲
知縣翟槃重建其北以石犀四獸之一入南津口西流

其地曰江南水經諸坊橋大明橋過河之南爲巡撫舊
院河之北爲長橋巡檢司又西爲太湖廟中祀太湖之
神又西爲松陵驛又西爲儒學左文廟右學宮宋元以
來廢建不一而 國朝正統中侍郎周忱知府朱勝撤
而新之又西爲三高祠祠臨雪灘上中祀越上將軍范
蠡晉東曹掾張翰唐右補闕陸龜蒙而宋參知政事范
成大爲作記由雪灘而西是爲長橋橋名利往來接
江南西臨城東長一百三十丈橫跨江湖宋慶曆八年
知縣李問尉王庭堅新搆然上用木爲之中作亭名垂
虹元泰定二年判官張顯祖始以石易之上翼扶闌如

其長下發水竇六十有四三年達魯花赤完者於兩堍
鎮以四石獅 國朝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立吳太宰
伍員唐中丞張巡宋鄂王岳飛像于垂虹亭中名曰三
忠永樂元年知縣蔣奎以碑砌橋面成化七年知縣王
迪又重修焉河至橋下播而爲三一自垂虹前北流入
吳淞江俗呼爲站船路一西流至縣城東循城址北行
至三里倉一由福民橋西流入東門內過仙里橋察院
臨其陽稅課枕其陰又西經縣治前道廣寧橋盍西折
而北流由新橋倉橋環濟農倉過北門倉而出又折而
東流出永濟橋下經邑厲壇至三里倉前會城東之水

並趨而東又與關前之水會過三里橋北流入運河土
塘在其左又二里有水自西來曰深港又三里而會七
里港之水北流入長洲縣界中

華姦對

或問邵陸鄒華姦之政于史某曰版籍至重也故孔子
式之其爲事也悖大以繁不能以旬月治也夫悖則難
周大則難舉繁則難詳欲盡革其姦不可也史某曰可
革其大者不革其小者曰何哉曰夫民之生也在食食
之出也在田田之籍也在冊賦稅以之而考繇役以之
而定一失其平而詐繆亡姦之患生矣任斯事者亦在得

其平而已事得其平則蠹之去者什七八矣尚何難周難察難詳之爲患哉今江南之稅與役爲天下最吾蘇之稅與役又爲江南最諸凡科率調遣徵發必視夫田之多寡輕重而第其則焉以爲布在方冊非若他貨財可藏掩也法既以之爲準于是豪猾者甚詭法爲假婦女老弱之名曰帶管他郡別邑之名曰寄庄莫不多占良田徼倖免役又有妄立名字以析多爲寡以舍重取輕舉於東則寘于西召于此則遁于彼隱伏委曲莫容致詰特相效習姦僞成風而賊民蠹政之端由是滋矣惟其拙而誠者貧而弱者終歲服役迄無寧時且今式

非不察民瘼非不言令長非不知也第偷者不暇問弱者不敢爭貪口黑者反以爲受賕之資然則政何由而得其平也故吾蘇郡公知其然其始受任也即下令曰凡帶管戶戶田十畝以下者聽諭此數者悉編入爲正有不編者訐無赦凡寄庄戶戶籍其田之數下官爲牒本郡若邑俾召役焉有所徵焉有不籍者罰無赦令既下其黨患之乃相率賂權要及辯士所以遊說者百端公執不聽巡行郡中檢察不倦由是姦無所容得其戶之隱者若干口之詭者又若干還之有司咸受令而服役斯可謂得其平者矣若夫丁口之盈縮年歲之

增減書札之差錯雖不能無弊其間公則以爲此乃里書之常態無大害於政不深治也所謂華其大者不華其小者以此且公善政不特此也郡中有爲要官貴人謀殺一儒者之地以蓋其墓深文巧詆無所不至儒者不勝其忿走訴諸有司有司方謂要官貴人莫爲直公聞而奮曰不可當吾任而使有枉者竟爲直之文法明峻破其機關使不得發要官貴人怨公者刻骨鼓爲謗訕參寅附和氣燄赫然可畏公不顧也抑公有三善華大夫至明也含小過至恕也摧勢家至剛也問者起謝曰微子鄙人不知其詳今問一得三請書其對以告夫當道者

宣宗章皇帝御書贊

日月星辰之昭乎天水火土石之著乎地風雨霜露之行乎時人但見其臨照者爲光明動靜者爲體用舒慘者爲生殺而其潛行默運至化神功有不可得而知也我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天下盛烈耿光非臣子所能贊其萬一而裁賦一事亦爲度越百王者矣萬機之暇遊神詞翰當時輔弼侍從之臣往往得之故御醫臣昌宗亦與賜焉昌宗初以選授韓王府良醫副既而　詔徵爲御醫　陛見之日奏對稱旨　上特賜詩以褒之

識以欽文之璽時宣德八年十一月七日也昌宗之叔子臣安爲使大醫院故寢翰留其家今昌宗之孫臣震以屬當世適懼無以示其子孫乃謄錄　賜詩幷所受誥勑爰作寶翰之堂以度弆焉後　上賜也震之適臣畢以示臣某臣某作而言曰於戲此化工及物之一也下臣處賤何足以知之然或者由是而仰觀焉庶乎有以見　上之以天地爲心無物不被其澤者矣敢拜手稽首而賛曰天心亡閒寰大悉備凡囿兩間均受其賜恩光下垂沾者私之以是窺天豈曰能知維昔　章帝肇天立極惠我烝民民罔知識溥其稅歛厥食始周

叶民到于今得寧其居有臣司宗貢自王國　皇錫之詩寵以御墨韶護之音獸舞鳳儀雲漢之章爛然昭回見者竦觀藏此洪造豈獨侑施永以爲寶

讚言壽沈啓南

長洲沈君啓南丙午之歲六十冬十有一月下旬之一其始生之日也君既賦詩自壽而一時學士大夫相率爲文若詩以壽之某辱與君交且姻情分款密于衆莫后然身罹于疾不遑與也後一載始克爲升齋酒造君之廬而言曰夫十干十二支互相推移至于六十而甲子周矣在人爲下壽然以一元之數視之直二辰爾就能永之以躋于上亦不過久之而已然則果何賴其能久哉凡世之祝其所親愛而願其壽者率多康長存久固之物以爲況其至矣爲世外荒昧神怪變幻之言使人眩惑莫測然求其切于身實于事者蓋鮮矣切于身實于事者無則其言猶飛鳥遺之音其不修焉以亡忽焉以成者幾希惡在其爲壽也古人有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然德之與功尚無言以見之則後世何由知堯舜之聖夷齊之賢亦必待孔子言之而後始彰至于哲人文士苟非其自言之與人之言之者爲可傳則其修己以及人者或蔑乎熄矣故雖后稷之爲

臣尙於之爲隋後世僅能名其人而其文物華爲之盛精神心術之微不少概見况下于此者哉是則能壽人于不死其言也歟今君之爲詩也本之以仁義資之以詩書博之以子史浸灝醞釀乎諸家博大浩浩乎無涯發天地之秘揭日月之明鼓雷風之變涵雨露之精究造化之妙窮鬼神之幽析事物之理所謂備古人之能事而縱横馳騁乎其間不蘄與古之立言者並而言之斯立人共用之而不舍也以之爲壽不既遠且大乎然此皆君之所固有而無待乎外者彼歲月之近遠陰陽之消長草木禽獸之靈異惡足爲君道哉昔者吾

夫子自衛反魯然後纂言以詔後世蓋閱之多而議之定也君其仰瞻焉毋諉曰高而難身也

自贊

以爾爲山澤之儒則形容匪癯以爾爲干城之夫則才術又疏但見爛然射人者其目胡然聳奮者其須身不少暫乎車馬口不絕誦乎詩書唔咿邯鄲排難之流大梁監門之徒也歟

題沈啓南詩畫

昔王右丞鄭廣文以詩畫擅名開元天寶間杜拾遺天挺人豪其自負蓋欲下視一世而於二公特咨嗟歎咏

有若不能忘于懷者豈不以才難而有足乎其後能兼者不一惟李營丘董北苑獨爲首稱後世師之爲宗匠然求之于詩蓋闕如也將爲畫所掩而世失其傳者歟或長于彼而短于此者歟又何其未見也獨趙文敏能兼二者而有之亦與王鄭競爽于百世之上君子得不以全才且美與之今觀陸允輝所藏沈石田詩畫各臻其妙而其蕭散自得之趣宛然遊于輞川花竹雲上之波問也允輝能于二者而致力焉則他日所就未可量也豈徒藏乎哉

題司馬御史與祝秀才書後

侍御司馬公以敏識遠才臨莅學政南畿千里之間凡執經以誦安弦以歌者皆其弟子也而獨于祝生允明尤拳拳屬望之者夫豈無意乎此卷前記事所囑者四事次七言絕句五章又次五言古詩一章皆公手書也而尤以收放心務篤行問學爲急蓋公之微意以生資性過人恐流于古語文字之末務抑其銳氣而致之中行也前輩之成就後進一至于此傳曰士伸于知己而屈于不知己若生者不可謂之不遇知己也生其感奮樹立以造乎遠大庶幾副公之期望者乎初公駐節鄒城有所徵召雖以某之不肖亦得從諸儒之後入見

公以行　大明之興百有餘年矣作者輩出而選刻之書惟見于劉氏之文要惜其猶有未備者焉今欲廣而續之是有望于諸君也某辭不獲命而退故記事有文要事大沒沒焉之之語也但生也晚又偶廢一闕者于不能周知四方之人備見今昔之著作而儀部方從事金史一時諸文學文皆鼓而星散未能成編所以儀部跋中有必至于終負之之言也讀之令人人慚然公毋責其速成訪求遺文假歲月終期成公之志也夫至于儀禮一書某嘗竊有感焉夫古先聖王之法制存于廢墜之餘者獨賴此十七篇且其間情文細密周緻委曲

詳盡非更數聖人之手不能成書誠天地之常經而生民之則也自王安石廢罷之後世不復講考亭朱夫子爲經傳通解屬草未及筆削而卒臨川吳文正公上繼朱子之志嗣爲考註又取小戴記大戴記鄭氏註所引定爲儀禮逸經八篇又謂二戴記本以傳經取其義有相發明者定爲儀禮傳十篇各附其後其言曰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又曰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觀其意非無望于後之人也不幸又亂于晏壁之手遂令文正公之精識與義雜于僞妄之中千古遺恨今通解已刻之建寧書

肆矣考註近日江右新有刻本然亦不能釐正也公方以禮樂教化爲政凡稽古禮文之事皆得專行生員上告于公當率廟學士諸生精討而習行之如某之鄙陋者亦得與考其名物度數贊其揖讓進退以相周旋于綿蕞之間則四方好古博雅之上將必聞風興起而來學矣如此則家傳其書人誦其說不在乎刻之與否也方今　聖天子嗣統體元之初將有事乎儀禮制度考文而公與其所長育者出以應　命攝之益之以正乎郊社宗廟之制昭穆遞遷之禮烝嘗禘祫之儀朝覲會同之典飲射燕饗之章俾千古之廢典粲然復明于

聖世直與三代比隆若然則大有補于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豈但爲三夫子之忠臣而已韓子有曰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生其勉之哉若夫潜虛之抄琬琰之刻則有司存非某之所敢知也

題錢塘記後寄吳原博

山水之樂此野人之事非公卿大夫可得而有也彼公卿大夫志乎功名處乎富貴方汲汲焉日不暇給烏知其所謂山水之樂也哉能知而好之者必不以功名富

貴爲心也翰林吳君其人矣乎君於未筮仕前嘗與某期爲此遊而不得既而魁天下官翰林金馬玉堂之樂如在天上然猶不忘於山水以詩寄僕有當年北郭空期我來日西湖又付誰之句以此知君必不以功名富貴爲心也惟其不以功名富貴爲心則夫紀山水之事將不厭觀而樂道矣因錄一通以獻左右君其爲我筆削焉

僧日然畫趙秉文跋考

趙秉文跋云此畫南麓任君得之宇文虛中最後題云天會五年正月人日禮部尚書閑閑老朽趙秉文識天

會金有吳乞買紀年也是歲丁未在宋爲欽宗靖康二年金兵方入汴虜二帝北去高宗即位改元建炎明年戊申以宇文虛中爲祈請使使金虛中遂降于金後十有八年虛中被殺則合剌皇統六年丙寅也而秉文以烏祿大定二十五年乙巳方及進士第至吾睹補興定元年丁丑始用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事以論罷五年辛巳復起爲禮部尚書寧甲速副元改翰林學士至正大九年壬辰卒于汴年七十四計其生當在迪古乃之正隆四年己卯上距丁未凡二十三年然則秉文尚未生而虛中亦未至金也豈南北分裂之史訛誤或失其眞歟將當時別有一趙秉文歟或金之後世亦有重稱天會如元之有兩至元歟抑考之任南麓名詢正隆二年進士登在秉文數十年前生而秉文在上老矣詢因堙其又何其多誤乎邪若夫文辭之鄙俚不繫固不在論也世之作僞者一至於此然亦幸其淺陋不學故人得而議之也使其粗知時世先後而附會以實之尚何辯哉尚何辯哉吳乞買一名晟合剌一名亶迪古乃一名亮烏祿一名雍吾睹補一名珣寧甲速一名守緒

附錄

蓑衣一首

長洲吳寬撰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爲人足跡不出百里之外然江湖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禮下之而卒取以爲父蓋四十年于此矣其志之所存其言論而觀其所爲蓋兼依於禮者當其壯時志尚甚之人以聖賢或聚上古器物欲其[illegible]不容於生[illegible]之世者不深則[illegible]與人論事辯說超踔坐客莫能屈至[illegible]雖違官貴人不顧見依違循情者必斥鄙之其治家嚴內外定上下嚴若官府然凡古人之事悉遵而俗所行必深於古知禮者取之其學於古無所不究而尤熟於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而剖斷史公甚有本末[illegible]在於所學人言行於閭里往往至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風其才如錢穀水利之類皆知其故使任郡縣而治之恢恢乎無難者爲文章紀事有法度如其人語詩則不屑爲近體[illegible]搜[illegible]魏晉而及之家居惟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雍容[illegible]若以爲列仙之儒也關與親友吳鐵峯數人偏舟往來月爲雅集以觴詠

相娛樂又嘗與劉僉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返
所至爲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
原躋岱華涉河濟循王屋嵩華而歸其思致之高如此
晚歲益務清曠營無垠傍架小雅之堂方床曲几晏坐
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辛卯上元宿僕舍而已前二年予
家居一日忽目眥見血飲水數碗而若人亡旬而疾作
家人進藥卻之曰吾治術事久矣且吾年六十三
又天祚乎弘治丙辰六月庚子也明古狀貌頎偉
論議瀟張平生喜交游惟其行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
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好面折故人尤以此諒之少
時武功徐公與狀史即許其有識數從叙論而識
益進今致仕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嘗有延見之期
以政務尤許其才然未嘗以私事公益重之以此其
老而不用於世也其諱鑑字未定後始字明古自號
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衍母沈氏繼母陳
氏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永錫太學生曰永齡郡學生女
一人適鄉貢進士吳奎孫男四人曰曾同曾繼曾遇曾
達曾同縣學生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曰夢禎當明古
卒之明年予與文溫州宗儒往哭之其二子哭拜以狀
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獨悲傷而何文之能爲耶銘

有終不得而已者乃卒之四年己未三月庚申葬于吳
縣西山之博士塢爲表之曰嗚呼世有信古執禮如斯
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
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蹈絕俗如斯人者乎有
如斯人當觀其終達生順命能保其躬嗚呼明古庶無
愧乎其中

登小雅堂　吳寬原博

路繞黃家溪水長春風騎馬復登堂草荒未得常來徑
塵滿先生舊臥床分手死生嗟契闊傷心聚散覺淒涼
高丘數尺棲神地翠柏樹爭將不待霜

題同前　文林宗儒

百里乘舟來不乾堂登小雅倍辛酸高臺月上人何在
曠世風流骨未寒好古有心真自許貽謀無地不爲安
偉哉尚覺閒雄辯漫捲遺文一再看

題同前　沈周啓南

契交高往似神仙恰好堂成及巳年歌哭于斯人忽耳
死生無度事茫然青山底處尋藏史白雪從今付絕絃
今夜獨登惟見月清光依舊石闌前

題同前　文壁徵明

六十三年蓋代豪掀髯初見氣橫濤鄉閭擬識衣冠古

流俗空驚論議高前輩似公何可少英雄終老亦云遭
凄涼小雅新堂上曾把文章薦我曹

鸎脰湖遇雪再悼一首　沈周啓南

不復見此叟歸哉空雪湖低雲接清派逝浪激長吁骯
髒老博士崢嶸偉丈夫　明廷虚購玉滄海竟遺珠雄
辯長劍口衰麻未滿頭新人竟微疾我蒿里屏軀一邑
人皆惕三年夢已殊妙篇留腑炙還與不亡俱

登舉[illegible]　都穆玄敬

哉天已云甫樹毫知是家大拜歸門交誼忘年吾最[illegible]
淚濕青苔

敬齋集三卷

（明）胡居仁撰　余祐輯

明刻本

胡文敬公集三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胡居仁撰。居仁有易像鈔，已著錄。居仁本從吳與弼遊，而醇正篤實，乃過其師遠甚。其學以治心養性爲本，以經世宰物爲用。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史稱薛瑄之後，惟居仁一人而已。居仁病學者撰述繁蕪，嘗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可不作。故易像春秋傳外，於經書皆不輕爲之註。講授之語，亦惟居業錄一編。詩文尤罕。是集乃其門人余祐綱羅散失而成。雖中多少作，然近裏著己，皆粹然儒者之言，不似吳與弼書動稱夢見孔子也。

敬齋集序

文莫盛於五經四書詩莫盛於三百十一篇其體製若華質字句詳簡各以時異不相沿襲要皆妙道精義所存傳之萬世無弊者也後世作者不本諸身心道義同符古人顧惟役志詞翰宜其愈工而愈下矣宋興程朱繼出道德隆盛煥然三代之上所著詩文莫非道義津液

流暢大可以明人倫小可以識物理實與六經四書共為布帛菽粟以資民生之日用也由元迄今學者幸生程朱之後宜皆向慕不容背馳而言文若詩必稱漢唐惟以理學歸之宋焉嗚呼天下古今果有理外之詩文乎理既精到而謂詩文未工猶木之根本深固而枝葉未茂詎其信乎漢唐名家寔稱揚韓李杜輩借有聖人重加刪定不知四子於程朱孰在所取孰在所去乎若四子者雖未可與希聖亦各聰明過人使借程朱而生必望其廬俛首帖耳不敢自立異矣世之聾瞽乃欲舍此取彼何執擅彼作者未嘗去意而就詞也今則惟其詞而不惟其意世降益下真吾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敬齋胡先生學以治

心養性為本經世宰物為用每患朱子之後經傳既明學道之士顒多口詞籍籍無得於心而其去道遠矣故於經書惟加熟讀詳玩涵泳義理不輕為之註焉而況詩文又非傳註之比是以所作既少而所存尤少載此集者皆祐於先生既沒之後訪之遠邇收之散亡閫旁少時之作亦不忍刪蓋先生雖不役心

詩文而凡有所作罔不關切民彝物理非俗學無用之空言也就中與人書疏析義精詳體道真切尤非漢唐諸人可及讀者能以程朱軌轍求之則其造詣宏深真足以羽翼斯道之傳而永垂世教豈無能辨者哉弘治甲子秋八月甲子門人鄱陽余祐謹序

敬齋集目錄

卷一

書

奉于先生　寄于先生
復于先生　又奉于先生
又奉于先生　寄潘友
謝臨堂　復汪譙
復南康何潞太守　與丘時雍
奉羅一峯　與華顯
答進邑太尹　與劉用光
寄張廷祥　與陳大中
與江深　與戴太守
寄張廷祥　寄周時可
奉張廷祥　與艾崇德
薦陳大中　寄丘時雍
奉夏憲副　與晏克貞
復張廷祥　復憲使陳文耀
謝夏憲副　謝陳僉憲

卷二

答李[illegible]飲　與羅一峯
奉張廷祥　寄蔡登
奉憲副張希仁　寄張廷祥
寄吳滷　奉張廷祥
上邑宰　與莊孔暘
與周時可　定親書
復余氏定親書　復張廷祥內翰
又復張廷祥　與餘干縣論鄉飲
謝南康太守　奉祁粲政鍾憲副莊僉憲

奉祁大叅鍾憲副　與陳大中
與南康府論租　奉何布政
寄張廷祥　辭祁大叅鍾憲副
寄張廷祥　寄新昌王御史
寄安仁[illegible]太尹　答陳大中
寄夏憲副[illegible]大夫　寄趙同府
與蔡登　與樂平劉學教
與張[illegible]　與李御史簡

序
流芳詩集後序　贈醫士胡伯源
贈醫士胡琳　送學教林廷祥與考北京

記
移居記　歸夫記
永濟陂記　貫道橋記
延賓館記　貫道門由禮門記
芸閣記　歸儒峯記
遊西湖記　棠溪書院記

祭祝文
祭湖陽李先生　釋菜祝文
祭李賓客白鹿先生

墓誌
先君墓誌

銘
進學銘　衣冠銘
書廚銘

說

夜存子說　順先說

論

窮理　高祖殺韓信

申公　王猛

辯

辯疑　春秋辯疑

雜著

續白鹿洞學規　白鹿洞講義

麗澤堂學約幷序　姚仲遠傳

跋孟嘗君傳　理曆法

卷三

賦

碧峯書院賦　瑞梅賦

歌

遊卧龍菴

詩

希賢吟　遊龜峯

會稽拜禹廟　靜中感懷

禮吾書院　春日即事

倦後偶成　夜宿五吾書院

夜留魚奉親　春[illegible]二首和于先生韻

同于先生坐[illegible]絶句　行[illegible]絶句

陪于先生[illegible]先載子[illegible]泉

奉和于先生　贈友人[illegible]壽

讀書日林間　看東山[illegible]舊址

悼農　閑居即事

和　往山下醉卧石岩成詩 三首

宿鳥 三首　聽松琴

次韻奉于先生　琴後絶句

和許郢州中秋玩月　和朱子韻

讀書自感　除夜吟

正日入齋　雪後偶成

雪中訪友　元宵夜吟

閒中寓意　去年此日[illegible]兩側墻無絶食

勞中述事　乘舟

輓妻[illegible]敎　夏[illegible]

舟中自咏　謝程子
自述　新秋偶成
自嘆以遺人　嘆學者
讀明道伊川學制　即事
圍湖懷古　存心
自省 二首　謝本府太守 二首
自勉 二首　嘆古人讀書 二首
勉學者　送徐生歸
贈趙元弼　觀易偶成

碧峯書院　辭謝南康府學官
再遊觚峯 二首　誠意關
偶成　嘆雉死
絶句　松
題漁溪樵隱　夏日偶成
秋日書懷　南谷即事
李太尹求見有感　贈李大章
沙港舟中　題風雩
枕流石　遊儒子亭

贈葉太守　復葉惇上舍
贈劉吏部建義庄　輓李大希
復高都憲　咏洞前
過子陵釣臺　拜陸宣公祠
謝夏憲副正夫　別松江郡伯諸公
石橋晚坐　別同府丁先生
贈五宜翁　贈永福寺長老
立春詩贈丘時雍　贈致仕臧掌教
贈葉推府致仕　題沙溪釣隱

寄邁行素　復余監生
寓永福寺和其韻　寓居偶成
咏春秋　復余太尹

敬齋集卷之一　　後學北地李楨[illegible]校

書

奉于先生

生自壬申歲沐先生教育似乎愚蒙稍開善端不昧癸酉拜別之後日以四書春秋溫習[illegible]異或少有所[illegible]但氣質凡庸又無師友之助兼以家貧親老於科舉之業既不獲專精治心修身之學又不知所以用力是以昏昧愈甚日用常行之理一無所見況敢望其有日進之功乎甲戌冬將小學習讀畧有所感於是往受教於臨川吳先生之門廼知古昔聖賢之學以存心窮理為要躬行實踐為本故德益進身益修治平之道固已有諸己足以進而行之足以致君澤民退而明道亦可以傳於後世豈記誦詞章智謀功利之可同日語哉某自知昏昧不足以與於此然亦不安於自棄而為下民之歸是以不勝戒懼力將詩書易[illegible]勉強玩索而日用事親接物之間亦不敢不盡力[illegible]當為深恨[illegible]會以求質正今歲因家尊久疾不敢遠遊故[illegible]學擬來歲復游吳先生

[illegible]但不肖之[illegible]紙有所進否又蒙先生所寄家書及寄[illegible]號名七月初一日邑宰到本郡[illegible]又召見[illegible]誠明非公事不見子游而[illegible]有以自[illegible]無枉已徇人之私虞人以非其[illegible]而不往孔[illegible]孟子亦曰往見不義也不肖固不敢自附古[illegible]人而守身之法亦不敢不以聖賢為法是以有[illegible]邑宰之命想邑宰之明必不深責但[illegible]不肖所為不[illegible]果當於義否幸先生有以教之敬附邵子擊壤[illegible]呈京中凡有先儒書籍如程子遺書朱子語類伊洛淵源晦庵文集等書皆發於義理切於人心有志聖賢之學者不可不求也聞國子監有板未知真否若的有版可以入印煩報數字即附買紙印畢分賜爲望[illegible]去歲往建陽書坊買求止有晦庵文集即今刊版未完其餘諸書皆無又附小詩於後幸望采納

寄于先生

先生在任[illegible]稱政事[illegible]亦望勉力程子云一命之士[illegible]愛物[illegible]先

生平去歲辱惠書皆荼過從復美拜讀之餘愈增悚懼先生又過自謙抑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在先生豈有是哉正所以惆居仁之衰惰而以是箴教之也敢不拜教居仁因奉教言以自省所以致此者良由主敬功踈故日用之間身心紛擾志氣易昏苟能敬以直內則心存理明豈有此患哉程子曰唯一於恭敬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朱子曰唯敬則聰明居仁所聞如此敢請質於函丈也

復于先生

伏聞先生力學不已庶謹自守爲國爲民之心久而益切敬仰敬仰生竊以爲人之有生均氣同體固無物我彼此之間況上之於民尊臨撫育有父子之義故賢君憂勤惻怛所以愛民如子者非出於強爲也彼其視民漠然而無干者亦以爲欲所汨失其天地之心且如康誥言如保赤子一句人誰不讀實能體此者寡焉如此讀書雖讀萬卷何益若上之愛民真如慈母之愛赤子則所以安其生防其逸新其德者無所不用其至矣然非得賢才講究條畫亦無以盡設施之方也故古之爲政者以修身爲本愛民爲重求賢爲急又蒙教諭言居仁於父母之喪葬能盡其禮拜誦之餘愈慚愈懼某自念學力踈淺操存不密違禮甚多過後悔悟追回不及自今以後再欲改過庶全人道以求無辱於親不知果能如何又念道自宋儒去後不勝寥落自元及今儒以訓詁務博爲業以詩書爲能傳道使世之學者淺陋昏昧無窮理力行之實此有志者不能不以爲憂也康齋先生前年十月捐館未審知否某僻處窮鄉雖得書籍闕京國

多書困於貧乏不能往來如遇有聖賢遺書更望賜焉

又奉于先生

竊謂人之本心全具此理苟全體不虧則大用不乏故無事雖繁應之未嘗不足天下雖大治之自然有餘但人資禀或偏私欲復蔽故本心遂昏不能燭天下之理應天下之務矣是以大學之教以窮理修身爲先然後家齊而國治也先生積學二十餘年今始見用此心此理固已貽然但當竭忠盡力果敢以行

之剛毅以斷之使平日所學者不托之空言而見諸行事將見人民感服名節益彰此某惓惓之望也苟或處事有失則補過實難名節一虧則悔吝必至不惟有失民下之心亦且有負鄉邦之望諒先生之賢決不至此但戒懼之意亦古人不敢忽也某即今僻處禮吾愚拙益甚蓋緣身心無存養之功故學問無得力處也今歲四方朋類漸至人數二十以上但才德疎寡訓導無方不能有益於人慚懼愈甚也

又奉于先生

人在世間做得本分事業者亦難矣先生之心無愧於古人致治之基本在此矣但不忍人之心又須有不忍人之政方為本末兼盡為政以得人為先觀先生左右在公者少有忠直之士恐聰明蔽隔雖有仁民愛物之心下未必被其澤矣聽得逆耳之言方能來忠直之士諂佞之人不可信也不舉賢才不可為季氏宰況大郡乎下官下吏皆當擇人而任之但進退之權不在先生亦當贊相長官善待王侯聰明英傑若積其誠意以父兄之禮事之未必掣肘下官下吏有賢能者褒薦禮待不才者當退之縱不能退亦當戒之先生頗有自喜其能之意此拒人言路之端為聞善言則非執不樂告以善乎諸葛孔明言有能攻亮之失乃愛亮也朱子為太守出榜招人來言缺失古人有求言乞言之禮後世何嘗見有此人切不可言古道不可行於今今先生有此仁心百姓皆仰戴遠邇皆聞風豈不是古道可行澤宮不由己吏可擇矣里長不可擇老人可擇矣糧長雖得賢能亦當擇忠厚淳良者若綱紀法度不立只去聽訟有幾多精神居仁受先生恩厚不敢不盡誠悃

寄潘友

周子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者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其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繫不亦樂乎居仁嘗竊誦此而知道義之貴不可不求師友之重不可不篤與展歲與聞一共學問下[illegible]博而才敏長於予者四歲重厚靜密[illegible]於子仁[illegible]其欲慕而欲取以輔仁焉又期共進於遠大[illegible]下學益日進[illegible]益日壯

矣居仁抱不遠之資獨無師友之助悠悠度日甚是
湮沒已在山中結廬自學但覺操持不密身心皆惷
有負夙志耳今因仁呈徐君謨携琴訪於敝廬敢奉
尺牘以通音問鄙拙不文不能委盡情誼更望益勉
所望以進於聖賢之道為幸徐君甚豪爽居仁具告
以古人為學之意渠自言困家舊志進學果能爾亦
足以激勵後學更望輔翼為幸但其威儀略麤亦望
檢攝仁里或有後進可進於善者便當開示以聖學
門庭庶使吾道不孤劉友操未知其所進如何可勉

勵之無使廢墜會晤無期徒增耿耿耳

謝蘇章

疊山謝氏曰士屈於不知己伸於知己夫不知己則
指善以為惡目正以為邪此富韓被黜於荊公六君子
受誣於侂胄夫知己者德合道同古藝氣合不以生
死利害而有間故祁奚辭叔向之囚[illegible]范滂之
獄居仁才孤學寡薄行涼涼官吏不知吾之本心說
人過誣吾之罪惡利欲盛而天理微宜乎屈而不伸
也雖然求其無愧於在己者而已豈必求王者為榮

厚我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此也今閣下乃能憫然
閔厚而解其罪非知己者能如是乎然亦非私於居
仁之一身以閣下學識之明處心之厚不得不然爾
居仁亦不敢以一己之私情為謝但閣下持是心以
自勉以古道自期益廣其所知益篤其所行居仁得
以少助其講論切磋之益閣下有自成之功此所以
為謝也

復汪謙

竊謂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蓋學所以明道苟不

明道又何以學為哉然此道也原於性命具於人心
見於日用但人之生也氣稟有拘物欲蔽之故失其
性命之真喪其本心之善而於日用之間無非私意
安作甚則陷於夷狄禽獸之域者有矣此道之所以
不明不行也是以古昔聖賢恂慄戒懼存養於未發
之前使是道之體貼然於方寸之內精一謹獨省察
於已發之際使是道之用流行於日用事物之間極
其至也與天地同其大造物同其功豈詞章功利之
可擬哉昔孔子之所傳付曾思孟之所學皆以此也

及孟子歿而失其傳者千有餘年周子發其端於前程子遂擴而大之朱子又集而全之故吾道遂大明於宋焉西山真氏亦庶幾乎此也元之魯齋許氏雖其道德之全未及於宋觀其所以篤志務實亦非世儒訓詁之可比也此外諸儒皆以考索為足以明道註解為足以傳道於其操存踐履之實[illegible]焉若雙峯饒氏公遷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於陳氏吳季子等則其口語亂道其不得罪於聖門吾不信也但其纂組鉤摘有便於人之口舌故初學之士皆悅

而尚之其害為尤甚也居仁思與天下豪傑之士講明而踐行之刋落浮華一趨本實庶有以革其弊但力學踈淺終不能遂也今憲府湖陽李先生有見於此即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復作興此正斯文復盛之秋豪傑奮勵之日而足下已與其選必能致力於聖賢之學以明斯道者復蒙見喻處置之宜然此事但當揆之以道決之以義亦非居仁之所敢避焉也

復海康何濟太守

竊聞盛帝明王所以建立人極扶植生民未始不以賢才為急其所以作興人才造成後進又必以學校為先苟賢才不立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孰與行之學校之政不修而欲造人才成善治茲亦難矣故唐虞三代之治所以雍熙悠久者本於斯焉如堯舜命司徒惇五典三代明庠序學校之教具見於經傳可考而知也若吾夫子集群聖之大成以垂教萬世者至為詳盡然自漢以後在上者雖或建學而無教養之本為學者徒守章句而不知進修之方其人才之不

如古宜矣尚望其及於隆平之治哉嗚呼所謂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者可勝痛哉幸而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焉大明聖道然後士之有志於學者始能脫乎章句之陋以求造聖賢之域志治者亦有不屑漢唐智力之末而欲堯舜其君民若皆數君子倡道之功也今去數君子已遠口語詞章譁然以眩於世利祿之誘汲汲以奪其心不有好古信道之君子孰能忠而正之哉僉憲湖陽李先生與賢執事好古篤信即先賢故居

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建學宮招至四方賢俊共明聖道為國家崇文之本育才論秀之實將使士氣大振賢才輩興所謂愷悌君子遐不作人若後先於今日矣去歲欽惠先生序在下顧今者賢侯善繼令厚幣帛重須郡學司訓降臨衡茅無此聘賢厚禮居仁愚陋曷足以當之但禮意已至有不得辭焉者是以不勝悚懼對使拜受俟安養老母趨拜黃堂以圖面謝

與丘時雍

菲承家兄示陳公甫詩誦讀之餘令人情意浩然夫公甫資性英明才氣高邁抱負宏大居仁所以深為公甫喜也觀其詩皆雜才大畧之所發其體律句語又皆高切古健靡不有法豈其以此為重而用心乎抑以此為末而不為所累乎夫人之心虛靈不測函具萬理必其無一毫之累乃能與天地同其大故僕之所以望於公甫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奉羅一峯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無所以有明不明者由人之學不學也近世之學者不少而道卒無以復乎古昔之盛者由其所學有正不正用功有真不真也以不真不正之學雖倍其功而無益其害於世也必矣自宋儒既沒正學不傳士風頹靡間有英才豪傑有志於此者然以信從者寡終無以振起斯文丕變士風也伏聞先生有志於此未知其詳近日得會丘董二公具道先生處心行已之要又獲覩佳翰遂此推求而知所志不凡任道甚力居仁不勝忻躍正嘆今世乏此等人品不意得生同時何幸如之豈但托交

而已就意者天憫斯道之孤生此豪傑共任倡興之責歟即欲趨拜未知能就道否兼以賤體瘧疾故謹裁書并疑義數端專人齎奉其餘欲求正者甚多尚期面晤不盡述也

竊疑程夫子朱夫子俱傳聖人之道其全體大用無不同者然其工夫造極亦不能無大同小異處如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又作敬齋箴又言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思意此聖賢千百世為學之要法

程朱能用力如此故其工夫全體道亦全盡非諸儒所及然細推之則程子涵養功完故踐履極其純正朱子窮理玩索功密故文理極其纖悉此道德亦各有所得而不能無少異也未知是否

竊疑朱子沒其門人親炙朱子日久尚未甚失然訓解漸煩[illegible]體之功少矣再傳則流於口語遂失其傳也自是以後儒者多是窮索文義以博物洽聞為學僅有西山真氏知居敬窮理故學雖博有本體工夫魯齋許氏不務辭說故學雖未極全體而踐履確實

其草廬初年甚聰明晚年做得無意思其論朱陸之學以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說得不是愚以為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養無非尊德性之事又觀其德性箴何嘗不以尊德性為重乎但其存心窮理之功未嘗偏廢非若陸子之專本而遺末其後陸子陷於禪學將德性都空了謂之能尊德性可乎未知是否

竊疑日用間工夫最怕做得不真第二則怕間斷近世儒輩中有做主敬存心工夫不得其要遂入於禪學者又有不知主敬存心廣覽博記遂成博雜無以貫通乎體用之妙者又有恃其才氣剛大自謂能任道力行不知聖賢操存省察之要終為一節之士者又有氣質溫厚恬淡自能涵養工夫不知戒謹恐懼之實者又有工夫間斷卒無成德者又有兼好詩文遂為所雜造道不純者大抵要傳聖賢之道須實有聖賢工夫稍有所偏便為全體之害故不真者多害道間斷者無成功未知是否

竊疑先儒言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居仁嘗思須要有聖賢之學方做得三代成程子言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是也三代以下漢唐宋為盛唐之人才駁雜無可與議此者漢之人才大槩近古如董仲舒諸葛亮庶幾乎此然董仲舒本領純正才力恐有未及孔明才力可為純正不及若伊周事業大抵難若宋則人才之盛三代治道乃所優為惜乎不曾收拾來做也今之人才寞落特甚此有志者所當盡修其道不遇則在時也未知是否

右疑義嘗見所窺測竊恐工夫未足不能無差因書

求正高明辨以示教為幸

與韋顯

所貴乎士者以其能立於斯世而不失其所守也故克遂之則德業之盛屹乎若太山之高浩乎若滄溟之深煒乎若日星之炳久而為聖為賢者蓋以其始能不失其守終能到至其極也故朱子曰能知為士之道則知為聖之道苟或一失所守則志行頓虧本心遂喪甚則貪昧苟且讀書益多講究益廣無以有諸己矣況能臻其極乎某嘗觀古人於富貴貧賤之

交窮通得喪之際確然自守而無驕淫諂諛之意者心竊慕之況同世之士乎伏聞足下明達賢良恬然自若雖遭遇通顯略無驕滿之意必其中之所守有大過人者某以故欲致傾交之心但資性鄙隔不敢妄自進於門下於去歲始得一賜接見紀德容而聽言教受益實多至今未嘗忘於懷也但某資性愚弱用功疎淺幾於洞沒而不能自拔矣向蒙邑宰李公不知某之不肖特賜眷愛命於社學懇辭再三未蒙回允夫以某之愚託跡懶囿於遂茅者於林壑正其宜也至於出入公門濫名師職豈所願也伏望明達矜察愚情於李公處特煩斥語得遂鄙志成德為何如執疊山謝先生云士屈於不知已伸於知已敢布腹心

答進邑太尹

先正云愛民之實當擇守令之賢則守令者實民命所頼非才德備者不足以當之而明執事居此豈非生民之幸乎居仁抱愚守拙無用於世辱蒙眷問賜以厚禮不勝銘感乎同府乃居仁春秋師又兼世媾

冬初回若得面會當達尊意

與劉用光

春秋大義在於安中國攘夷狄廣州瀕海而阻山先今守此施惠澤以及吾民者固有道矣而猺獞時其山谿洞穴之險不習中國禮義之俗焉因風氣偏僻故稟氣亦偏習尚惡陋先王因其如此故攘而起之守而備之使之各安其所不得以擾吾民猶中夏而已苟吾民安吾兵精吾備嚴彼自不敢來犯設若來犯亦當速攘之而不可緩或嚴兵以威之或設奇以

山之或藏伏以擊之或據險以邀之或登高以壓之
出設疑以耐之貴在謀之審而行之勇也亦須示之
恩信使知吾兵寶之之意彼必畏威懷德各安其今
無叛徂之心也允儒云御夷狄之道以守備為本不
以攻戰為先尤為切要也雖太守之職在於撫民然
文武全才亦家禁之所當盡者敢御及之

寄張遠祥

去秋姚惕叟言薛兄今歲開學西山未知的否今之
學者切實為己者甚少若非主教者真體實踐以開

聖賢門路指示聖賢工夫後學如何下手舒兄別後
有書問否不知覩函去時如何教他做工夫門下更
有可與語者否大抵大之為學易偏而無真儒為之依
歸則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詞章功利是以依乎
中庸為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吾黨縱
得絕檢此學者之通病又有以智計處事以為有才
反以於古安常伏祖尊兄試節雜冗事以修身講學
為吾黨使有志者有所宗也聞門下有欲入廣游者
豈非歐與之畢陸若之高大歟又聞尹夫人欲往

邵武兄欲隨行此亦當以義裁之老人年高氣衰聞
有嵐瘴尤非所宜古之致女者多是遣使達命以盡
恩意當命子弟以禮物致意豈不勝於勞動老人溺
愛而往乎陳剛書來言新創學屋於梧岑居仁擬此
月盡去一游若得吾兄來彼一會為幸此人安貧守
道亦世所難當扶持獎勵以成其德也文灝亦有志
之士純篤穎悟望老兄與進是幸居仁賤疾比舊日
為安矣但學業未有精進尚未敢無所事也

與陳大中

初七日蒙送至高方而別晚經嚴方分水嶺瞻覽雄
嵐諸峯高聳端員秀蕩縱目怡情惜不得與大中共
之暮投塔水吳當儺茲之家款待備至亦可謂此道
主人矣初八日偕儺茲同游五彩山至牧陽而別午
歷李梅賭眺諸峯候大中至再與徜徉初九日早抵
家噫居仁所望於大中者不淺大中所以自任不輕
必存心極其密察理極其精方可深造乎道也

與江深

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功名利祿既非立身置足之

地虛無寂滅又非窮理修身之道此所以不可捨此而就彼也進爲之方聖賢方冊已備在人體驗何如耳四書外惟近思錄親切不可不讀

與戴太守

居仁游浙辱公禮際之厚自愧愚陋無以答德意竊每思及之欲發一言以達愚誠又無便使今謹找書煩司訓虞君附呈夫古之君子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也蓋修己者必能救民救民者必本於修己後世此道不明居位者不本於修己而以才智計

謀爲治僅至小康而已若夫修己者則其公平正大之心昭格無間信於上感於下不待教令之出而民已向化矣況其發政施仁之際如雨露霜雪何物而不被其澤或爲權勢所制不得盡施而其心固已協於神明孚於民無譽於士顯揄於遠近傳於後世如此則窮雖不進而身益榮矣居仁向在資郡與公相接之久知公才識足以有爲紹興利病公已能察知伏惟以公平正大之心揆天理以應事凡政之有益於民者有關於敎化者悉舉而行之有害民傷化者悉除而去之公之高明固不待愚者之言然感公之厚德非言以陳善又不足以報也但居仁識淺不足以窺知公之蘊心術隱微之間惟明公自察自省以盡古人修己治人之道幸甚

寄張廷祥

此道理與生俱生有一毫未盡便是欠缺了自家底被提警扶持全有賴於吾兄竊觀聖賢之敎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看來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嘗有義以方外

之實學故雖交務雖多終是詭遇此處見得分明則王道伯術判然二途而不混矣尊兄於此講察之已審但愚昧之見亦欲質於高明也

寄周時可

居仁令弟一同大人延請入白鹿洞自揆才德淺薄不足以倡興斯道今之士子汨於功利忽然志於正學者甚少幸遂此平舒晃從劉大綱受經卒業後從從居仁游亦同入白鹿月餘方歸後生輩如此人之志亦不多見汝何時可作興獎勸之功亦甚賢豈不

知誰做闢是先生命名不知是否今已無存文會堂亦無存今欲修洞志追述其事望回示一二□□學洞中少書籍望廣求入洞以嘉惠後學幸甚□□字雖陞去淅東提點猶拳拳於此遺錢命後人以理先生之心亦然故以為請

奉張廷祥

武平舒晃來從先生游吾道中得此人有可望者尊兄闡示其用功之要幸甚今之士習不美只緣科舉功利害之能脫此累者又皆過於高妙淪於空虛其所以正人心振士氣其責豈不在吾之廷祥乎

與艾崇德

聞之舒晃來從張兄游所以輔仁責善盡麗澤之益有望於足下及周君鎬曾君瑞劉君希孟白鹿洞亦望賢輩連茹而來表率士類

薦陳大中

竊聞先覺者後學之所效益友者衆人之所視今洞中人才漸集居仁一人難以獨教有進賢縣外科聚人舒剛因為母老不忍遠仕常年在家進以訓迪後進其人安貧守道望禮請到洞則後學有所薰炙士風必振賢侯作興之功斯為至矣

寄丘時雍

領城暗會之後又蒙數翰見喻又以詩贈從游之士感荷不勝盖君子修己誨人出於中心之誠故如此也又蒙示以君子有教無類不可有所擇此先生之盛心居仁所當服膺然其以慕道之心而來者固當惟然樂得其人豈論其類哉若其心本非慕道只因見上司作興為利祿而來若教之以善則不聽導之以德則不從成群作隊習為怠惰放肆之行見利則爭聞義不服壞文公之教反玷上司作興之盛意若此者尊兄將何以處之乎外人聞此必將□起議論又將何以自辭乎是以居仁益憂益懼恐教無所施也尚賴尊兄與廷祥張兄力贊其事上司諸公亦有尚德之心故其暫可居洞以俟賢才之集夫謹其始尚恐不能保其終況不謹其始能保其終乎居仁益欲不為粘工欲盤絡思開聖學門庭以來豪傑之士若只於舉業上粘綴一等凡才不會做舉業底人來

聰明敏達能做擧業底人亦不少矣能擧業之人不啻至英邁超卓之人尚亦至乎如此則文章尚不能得其上者況道德乎其必自壞其德業況能成就人之德業乎君崇道德擧英才振士氣則四方豪傑必將漸至遲以數年將見人才輩出又何患洞之不興乎興洞之法無出於此者欲望時雍條具此意以達於諸公扶持名教高明之本心故以此爲請不知吾兄即今工夫如何進德修業必益不倦古之人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必不虛過一生以兄之才識進進

不已何可量哉況道在日用無時無處不是吾人進學處但要存心省察如事親則在事親上察道理接賓客便從接賓客上察道理讀書便從讀書上察道理是者行之非者去之聖賢工夫不出於此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古之聖賢固不求功名功名未有大於聖賢者

奉夏憲副

竊思古之學校所繫甚重凡國家之事無不出於學者雖唯擧用賢才出於學雖行兵出師亦受成於學是以政由敎出治以道明故士之所學者無非修身以致治之道上之所行者無非學校所窮之理也自漢以下學校之敎不過以訓詁記誦爲業未嘗即物以窮天下之理故無修身致治之具上之所用者非得乎明德致治之人如蕭曹房杜等雖稱賢相然亦以其智謀才力之長其於天下之事不過補其罅漏修其缺壞豈能事事物物盡其當然之則使生民各得其所乎程子謂其未嘗以道治天下不過以法把持是也至宋之時安定胡先生能知乎此故立經

義齋治事齋以教學者凡治民治兵水利算數無不講究其後關洛諸公繼出故格物窮理之學修身治世之道煥然如出三代之上居仁質雖愚弱竊有感焉每欲學之而未能也向因家貧饑早窮究水利編集成籍欲以身居下賤未能推行爲念鄉鄰貧困家人無以爲生謹此上呈雖曰救時之急亦所以示學者使知即事窮理不專爲紙筆無用之學也所以呈於先生者以先生儒道宗主使人知學校之重也

與婁克貞

前歲辱書示教未能領悉欲面整而無由然天下古今之道一也固無彼此之殊惟其是而已矣孔孟程朱所以異世而同符其每與同志講論不敢苟有雷同者亦欲求其是而合於一也豈敢彼我於高而為自私乎但世之君子往往過於高妙以為卑下而不取竊觀聖賢之學無不在乎實地上做故程朱與當時議論每以好高為戒也

復張廷祥

去歲辱惠書開示為學之要蓋恐其學有所偏而欲救正之所感多矣又蒙欲與羅先生下顧此某所當趨拜先覺以求正者反辱垂念怠緩之罪何可逃也某不肖妄意為學工夫浮華卒無所得近年以來稍悟前失欲求精切用工不幸疾病來侵幾死者再至今氣體虛乏不知何日得遂趨見之願也承諭公甫書蒙克貞兄示及某因得反復思繹竊窺其一二夫公甫天資太高清虛脫灑所見超然不為物累而不屑為下學故不覺流於黃老反以聖賢禮法為太嚴先儒傳義為煩贅而欲一切虛無以求道真雖曰至無而動如以手捉風無所持獲不若日用間且從事下學外則整衣冠正容體蹈規矩謹進退內則主一無適使無雜擾庶乎內外交養靜則可以操存使大本自此而立動則可以省察使達道自此而行夫道本人所同有公甫曰至無而動莫實於理公甫曰致虛所以立本此皆不可曉也望將此意附達公甫以公甫之高明必能自省庶幾正學可續愚見如此未知是否

復憲使陳文耀

程子曰古之時公卿求於士後世則士求於公卿蓋公卿求士所以樂善好義之誠故四方莫不感化賢才莫不登用而治道隆矣士求於公卿則廉恥之心喪而世道降矣居仁微學寡陋處窮鄉為安愚分雖鄉黨當勢猶不敢有求況公卿大人乎今蒙大人怡然忘勢以禮愚賤有古公卿之風無愧於程子之言也感激不勝謹此申謝伏望以[illegible][illegible]光之德廣訪求之道則賢於其者亦將次第而至區愚陋又安足以副賢君子知人之明哉

謝夏憲副

一陰一陽之謂道故聖人作易以明之以事而言則善為陽惡為陰以人而言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故聖人所以扶陽抑陰者惟恐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或盛也其於陽長之卦曰復曰臨曰泰曰大壯曰夬所以深致其扶持喜幸之意其於陰長之卦曰姤曰遯曰否曰觀曰剝所以深致其憂懼戒避之心某非能有君子之道也蒙先生以君子之道待之故不敢不以此為言而先生所以眷顧於愚賤者亦欲君

子之道長也所以為世教者深矣所以開示學者為善之方至矣所賜伊洛淵源拜讀未能釋手感戴之重何止拱璧

謝陳僉憲

伏覩天命之性純粹至善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此致治者之所不敢忽也然是善也一念發於心為其無違之天下無不足賢才以類合而從民庶以觀感而化惟公好善由乎中心出治之本其在此乎某非能有善者也蒙公之好如此況實有是善者乎然則不善者其有不畏者乎推而行之憲綱其有不振者乎此某之所以且感且幸也

答本縣請鄉飲

國朝舉行鄉飲其禮在於養老尊賢其德在於化民成俗其制作出於聖人之手遵行在於司牧之賢舉茲盛禮召及愚儒非敢為長往過中之行懷沮溺忘世之心顧德不足矜式群類言不足開示周行疾體久羸未能奔赴伏望賢明俯垂仁恕

與羅一峯

往歲質疑於左右未蒙正其是非竊自疑其詞義猥屑君子所不取誠意未至君子所不受或者言意未察以居仁託病自高而抑其僭妄方將自反繹所聞知四方士友以為先生非徒不鄙反以警示學者先生之心固廣大無私矣但居仁不得以消闕過之渴也然天下之言有不得已而言者有得已不已而好言者亦有不知其理而妄言者好言與妄言雖智愚不同其私則一也惟不得已而言者乃當言也非私也居仁所以進言於左右者以非左右之公不能受非

左右之明不能擇非左右之賢不能發揚以及後學今先生望重四方爲學者宗仰道之興廢所繫先生固不可不自重其任而居仁亦不得不與先生明辨以求至當之歸也所欲言者具陳别紙惟高明采擇幸甚伏聞興創金牛洞以教學者不勝欣悅其立教規模量必脗合古意然洙泗授受具見論語河洛授受具載遺書文集紫陽授受具載語類文集此皆先生所素講者惟懇驗而力行之以開聖學門庭則英才顯至道之明也可興學之傳也可久而源流無窮

矣居仁俟疾一愈即來□□而少贅於下風焉伏聞先生作易經集說不知□意所在願附一本見教昔朱子註書多與朋友□□□盖易之爲書始於伏羲成於文王周公備於孔子□明於程朱所以然者因風氣不同世變不一太古□時世質民淳只用卦畫以示吉凶而開物成務利用厚生辭不繫可也至文王周公之時則世故漸多情僞百出德不可不正辭不可不繫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須知文王周公所憂患者何事至孔子當周末王教不明世道益下其所憂者又非文王周公之比故十翼之作不得已也與拭淚而作春秋同意至孟子以後諸儒妄以己意穿鑿溺象數而不知求理循流而不知求源遂失聖人之意程子憂且懼矣故作傳文然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而易大明矣朱子又推本伏羲文王立卦繫辭之本義使古今一貫非以程易之未善而更作本義也愚意易之書具於未畫之前明於既畫之後因世變風氣而有詳畧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也羲易者太古之易也周易者

中古之易也孔易者末世垂教之易也程易者今世當用之易也本義者推原古易以及今也姑撮其大要其餘詳細尚圖面質居仁又有不得已而言者公甫陳先生名重海內與先生所交最深居仁與四方士子亦以斯道望於公甫不意天資過高入於虛妙遂與正道背馳不知先生曾疑之否若曰不知其非則思修身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其非而不告己虧朋友之義所以輔仁責善者其失已在我變觀公甫與何時矩書欣然喜其見道

大意然推之其曰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又曰塵微六合瞬息千古只是一箇儱侗自大之言非真見此道之精微者乃老莊佛氏之餘緖聖賢之言平正切實天雖知其所以為天後闕

奉張廷祥

聞知去冬與陳公甫相處所以講切者如何竊觀古今人才有晚年而學益進德益熟者有晚年學問志氣聰明俱不及前者又有晚年所失愈甚遂至顛倒錯亂者即此可驗所學之正否工夫之疎密靜而思之不勝戒懼謹以獻於高明乞亦加省有可見教處莫靳為幸

寄蔡登

向得會聚深副愚望蓋天下可樂可悅之事無過於此者更望致謹於燕閒獨處蓋致與約之功卑甚居仁會丘時雍渠深恨未得與從善相會丘公愛士出於中心之誠如再至郡宜一訪之

奉憲副張希仁

禪制已終不審出處若何大抵仕以行道乃為出處之正若祿仕則有時而然非常理也繼嗣事量高明自有裁制古人道修於身乃行於家道行於家乃行於國故閨門為正家之本墻茨為敗國之原唐高宗玄宗實錄望一詳觀居仁於去年喪妻家無內主兒女無依故不敢遠出而趨拜之願莫能遂也陳公甫聞去冬到先生家不知講貫如何矣蓋此兄學太高虛超脫於正學有害先生察之否

寄張廷祥

居仁欲修春秋集傳此志已久惜學力未至不敢下筆夫春秋仲尼用意最深者當時群聖制作已備然皆當代事聖人因已述之為後世法若春秋則亂世之事聖人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裁酌損益為百王之中制萬世之程準先儒發明宗旨雖多惟程子以為經世之大典乃約而盡諸儒之傳亦惟程子發明精切有力如胡傳雖議論發越然義理切當不及程傳多矣況未免有非大穿鑿之病乎居仁欲取程傳為正旁取諸儒之言以附益之倣詩經集傳先訓文義叙事跡然後用胡傳及先儒言之精切者以發

明聖人之意要使王道燦然可舉而行也先儒謂聖人心事難知聖人心事天理也謂聖人行事難知聖人行事王道也理精道明豈有不知春秋哉愚以先知春秋莫如孟子後知春秋莫如程子謹以愚見質於高明幸勿靳教

寄晏湄

幼年同學之士或一別而再不相會或雖會而相處不久則此學之衰可知今豢書翰遠降相愛之厚爲何如哉大抵爲學之道在於窮理修身朋友之道在

於講學輔仁苟不務此雖日相親而無益也夫古之人遍交天下之士以明其善力師聖賢以準其歸豈可偏挾固滯守一善以自足乎居仁自丙戌年喪父戊子年喪母至辛卯年得疾纏綿八年方愈故血氣早衰不能精進今又喪妻無一好況但此道理無處不在雖居憂患苟能存心察理亦無非進學之地今未能然所以可愧也不知老兄今日所進若何又不知盍簪之期在何時歲月駸駸老將至矣其昨因自思進[illegible]或是天意欲作成我做箇人欲盡餘年付歸學業以畢此生不知吾兄肯同志相輔[illegible]

奉張廷祥

去春奉書於左右似乎煩瀆然以先生之賢而不與言則失人矣又孰可與言乎正學孰與倡乎邪說孰與正乎竊意聖道之大害有二功利異端也功利之害人雖衆然皆中人也其失易知故其害亦淺老佛所引陷者皆中人以上之人其才高其說妙非窮理精者莫能窺其失以三氏論之佛氏之害尤大老氏只是虛靜無爲佛氏又做存養工夫其精微高大苦引

誘人又善駕馭人故上者被其引化中者被其驅駕下者被其誑誘所以滔天之禍皆歸於佛氏今其說已流傳海內士大夫宗之者甚多先生用何以熄之乎愚意莫先自治躬率學者去了許多好高妙底病痛日將四書反復熟究程朱之書切己體察使吾身心義理有以洞貫大本然後方能指其病而正之此內修而外攘之道也高明以爲如何聞一峯先生廣大剛健無驕吝之私樂與人爲善欲賴其扶此道但不知他窮理工夫如何[illegible]者甚多畧述數端具

陳別紙願賜裁正

上邑宰

竊聞天命之性具於人心渾然至善其體則為仁義禮智之德其用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是皆本於自然非有待於强為也但氣質不齊物欲或從而蔽之是以有智愚賢不肖之分過不及之弊必賴聖人修道之教然後得以明乎善而復其性焉夫自唐虞建立司徒典樂之官三代庠序學校之設教養之道至矣而周禮地官之職又有考察德行道藝之法此其風俗之所以淳厚賢才之所以衆多也迨夫周衰教弛孔子以聖德無位乃與顏曾之徒自相授受以傳其道又刪述經典以垂於無窮而萬世道學之宗有所歸矣自漢魏以下雖讀其書鮮能得其意講其理未必踐其實至宋之諸儒始能尋其緒而得其真廓其道而闡其教其餘若泰山孫石之徒白鹿嶽麓之類亦得以即山林閒曠優游講習以成所學故三代以下稱人才之[illegible]者必曰宋也伏惟太祖高皇帝肇有洪[illegible]文廣立學校以為政

治之本故賢才之出亦不乏矣伏惟大人先生學充器才德出類政顏遠播德教日新某等叨居治下何其幸哉某每與四方師友會聚之間無不樂道賢侯之盛德與其施為不啻者某素守貧賤不敢求知於人而辱賢侯之知已初蒙命召不敢趨赴者誠以下民之分未可犯義而不顧也而大人仁恕不惟寬其逋慢之誅又憫其貧乏輕其徭役使得以遂其生賜之古詩令得以廣其見凡吾同類莫不仰戴而歸德矣某之愚陋曷足以報稱於萬一哉惟有日夜精勤惕勵力求聖賢之道以求無負為可耳但愚鈍凡庸自幼失學年十四五雖能讀書知文義而進為之術則未聞焉是以功雖勤德不進志雖篤道未明大恐汨沒一生不足齒於人道於壬申歲始師於于先生準至甲戌歲復遊康齋先生之門始知聖賢之學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在於身心德行之實故追前非欲求自新之實但終以駑庸之才不堪鞭策而進也思與一二三同志別求燕閒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於是鄉黨某等捐割己資即幽曠之地構[illegible]

有數間以為群居講學之所至壬午三月師吳興歸
經歷至所賜之扁曰禮吾書舍益因其地而寓號焉
至今歲同類漸衆屋舍寡狹難以容居此時隣基
見多空閒麥地五六餘畝在於今後可作在其後者
義士某等俱頗捨田換易共成美事而某執私不從
者豈非固敝之源未易以開寤果而鄉邦多士
戊曰幸有賢侯在上素留侍學其所以作養人才振
興士氣皆在指掌之間且見利而忘義固小人之常
情以公而治私實君子之大政而不濟彼公堂其道

其所以然乎程子所謂以官府治民之私者此類是
也昔子游為武城宰邑人皆有弦歌之敎今興學禮
吾正使斯人得聞弦歌之美以彰侯德之盛何獨子
游專美於前某又令興安之壤土比之他邑固為獨
小而學者之衆乃倍於他邑豈人性之異哉亦係於
在上者之作興與所以倡之者何如耳某學雖踈寡
敢不竭盡心思推廣師說以為多士之倡而作興之
任實在於賢侯一念之間矣伏望慈仁大施政令使
山林士子咸得藏修游息於中以盡成己之

所及而且使書院之跡留於後世則千載之下
必有觀感而興起者又豈止於一時之盛而已乎

與莊孔賜

居仁既幽且賤僻處山林多病未出雖聞高明之名
至於學行之大槩猶不得詳況其蘊乎近副南昌張
廷祥復會同里姚潤始知先生為人之詳才氣抗負
不小居仁幸生同時不能一會商質之得非終辭也
故敬裁尺牘以致仰望之意蓋古之君子生同其時
若非特相知而已必也相與講求輔翼以成其德業

以共濟斯時以同倡斯道區區所以望於高明者如
此倘蒙不鄙而賜之教誨幸甚

與周時可

居仁於戊子年曾奉書於左右未知達否於後雖病
困山林懷想不已蓋昔在白鹿洞與閣下本心故未
敢相忘於江湖也但病困中不接外事故不知動履
之實病後謁張廷祥論閣下學行之美又會姚潤華
李兵部益得其詳故愚心眷眷不能不發一言以達
聰聽也古人云儒者逢時生幸高明幼學壯行

展素習以人才美風教是其任也竊觀自契敷五敎之後教養選舉之法見於周禮司徒詳矣自孔孟不得志然後教不行於上學乃傳於下秦漢以後上下之敎俱無非無敎也乃所敎非敎也然選舉之法漢猶近古隋唐則空言無實矣至宋時程子發明學制以言於上朱子作貢舉私議以論於下當時雖沮於權倖實後世所當法也愚嘗參詳之明道發端以開示神宗而神宗始志甚高故明道之言純然先王之敎無一毫後世夾雜之弊伊川學制因時制而改酌

之雖去其考試之陋亦未免尚供文課其推擇選舉則一也朱子之議蓋欲救一時之弊以漸復古制故未免於文字考試然必立德行一科以重其選者以爲非此無以爲敎亦無以革當時之宿弊也又於文字之中命題作義去其工巧驕麗習爲深厚簡嚴而欲貫通經義條析明白又必愼選敎官以主敎導其意切矣愚意後世欲大有爲須用明道之言乃乾坤簡易之法其用功甚易得效甚速不得已而用朱子之議雖可救弊頗似費力今時幸有

太祖高皇帝立有歲貢一法若以德行才能一科由廩膳歲貢而進依倣明道之法愼其選重其職文章一科從增廣考試而進嚴其考覈其期數年之後道德旣重士風丕變然後復先生之法以去糊名考校之陋此似亦簡易伏望將周禮司徒明道劉子伊川學制朱子貢舉私議熟讀詳味以求其意酌今之宜以敷奏於朝萬一天啟亨運一賜施行寔萬世之幸不然亦當先得此意則權度在我方可隨時處中惟高明裁之

定親書

禮重大婚所以正人倫之首記求貞淑足將謹德敎之端仰喬不遺風托絲蘿新好況令尉後當位下繫女子閑姆訓於儀維肅於閨門而合帬居仁房下埏男相學偏富於業未成於庠序不辭匪偶妄冒高門伏沐姻仁已蒙讓允雖雞鳴風尚斯禮制以無愆灼灼其華更兼宜家而有善敢因不腆之幣以將秉寸之誠寅畏不勝敷宣罔旣

復余氏定親書

致六峯堂晩節仰企於當代隱居遯戶考槃窮峯於前賢道義之契既深婚媾之聯遂講恭惟次令孫男志已宗於聖學器不小成竊念次舍姪女□□□於姆儀才何能淑恭承嘉命允協良緣禮不□□□出辭立

復張廷祥內翰

春深伏想孝履支勝爲慰懷慕中忽承書翰并賜五常冠及細葛一束恩愛甚厚覩物思人慚喜并集得知先君子葬地此至大至切之事無恠吾兄之皇皇

也然葬者所以藏體魄也以安親爲主只要得山脈所鍾土厚水深之所即可葬也江南之地所患者水蟻然蟻猶可以厚爲灰隔以制之惟水氣無不通透不可限隔尤宜謹愼向與葉本眞議不若先將其地鑿成壙穴作式墳塚俟雨水浸淫之時開看其中以驗水之有無然後葬之庶免後悔尊兄以爲如何概念待道之人高明宜加操存省察使表裏如一居仁工夫尤宜□時時點檢以警不及爲幸

又復張廷祥

奉別歲久戀增懷想一從□旣亡所與共事者少□於尊兄竊覩近年以來四方士子頗知趨向皆吾兄一峯之功爲多雖然尤有可憂者今之士風雖若振於昔年陷於邪異者又非昔年比也此實吾人莫大之責當明理正心以先之也蓋昔年之學尋於記誦博覽訓詁詞賦其所從事者淺而陋近年以來學者立心稍高而不能循細體驗聖賢切實工夫而妄意聖賢故遂入於空虛玄妙其凌高駕空反成狂妄其入異敎也宜矣原其存心之失有二焉只爲工夫未

至身心紛擾放逸要求虛靜故有屛絶思慮以爲心不放者又有體察照管心在內裏以爲存者其心如此自然不暇卽事窮理故窮理之失亦有二焉以爲天地萬物無非此理無適而非道凡其知覺運動視聽云爲無非至神至妙其曰無動而非神卽此意也又有懸空想出一箇道理在虛空杳冥之中以爲無極之眞太極之妙誤乃吾之眞性不生不滅無有始終窮盡其曰物□而我無盡卽此意也不意此等亂賊生於吾世□□我甚愛而已其與天地合於

物理俱已離絕非但無父無君而已不知一峯何故反尊信之一峯後來亦有贖大之意想必為其所染也今吾人但當實做居敬窮理工夫使身心內外一歸於正方有內修外攘之興高明以為如何

與餘干縣諭鄉飲

向者居仁不自量其不肖趨赴鄉飲然鄉飲之禮乃周公所制其品節之詳見於今之儀禮乃鄉大夫賓興賢能與夫鄉射養老者飲國中賢者皆行此禮故其節文繁盛蓋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上太夫為主也

養老之禮二帝三王皆已行之所謂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是也其禮必當簡使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謂之三老天子以父事之則民興孝三孤之有年德者謂之五更天子以兄事之則民興弟是禮行於上教成於下此[illegible]之禮也庶老則養於鄉之學向者憲副鍾先生[illegible]學者習行鄉射今之士子始得觀先王之禮是一[illegible][illegible]但射禮主於習射鄉禮主於飲賓鄉射有賓[illegible]賓介具全其禮節微有不同者向蒙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人[illegible]精未能盡乎先王制禮之意蓋旅酬之禮不行則主人禮意不及於衆而敬有未盡也交錯之禮不行則無以合歡而愛有未盡也旅而不語則賓主道義不接而情有不通也至於置席設尊盥洗徹俎皆當節之以禮使始終不亂乃善於行禮者禮樂待人而後行豈不信哉伏望就劉吏部處借儀禮與知禮生徒習行斟酌其宜使不失乎先王遺意幸甚

謝南康太守

僕聞古之君子所守甚約而所施則博矣所為甚寡

而所及則衆矣是何歟以其知所務也故身不出郡國而風聞天下教流後世焉今賢侯執事於政理之暇拳拳於白鹿書院非知所務而何蓋所以繼前賢之遺烈為天下正學倡也正學既興則海內風動四方豪傑之士必將接踵而至相與講論切磋使聖道晦而復明則續文公之學有功世教者皆明執事之德也居仁愚陋敢競揚勉勵以為多士倡若夫成賢侯之志使道德煥明尚有望於天下豪傑云

奉祁參政[illegible]憲副莊僉憲

伏承聘命令主白鹿洞事趕於正月二十六日起行二月初三日入洞竊思廬山白鹿洞名冠古今居仁自弱冠之時因讀前史知其為第一書院也及考與經學規記賦又知文公先生昔在其間闡明聖學非若他書院姑記前賢之跡為辭章記誦之場也及觀文公全集又知文公奏賜敕額始終恭意欲其久而不廢也在元不續及我

朝太守程公始創殿堂齋舍然未有師儒表率英才習學故黯然而不彰至湖陽李先生更加完葺延請名士絃誦其間而風教始著居仁之愚亦玷禮聘不堪居仁遭母喪而去李公亦繼以去矣而書院之廢亦宜也今明執事慨然興復仍命居仁入洞主事居仁學陋才疎何足以副委任之重是以入洞之後不勝恐懼齋沐裁書令門生胡覺高悌申致衆羅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不得人則廢必然之理也今欲興復文公數百年之絕學以倡明於當時非得四方英明豪傑之士相與講論切琢於其間曷足以及此伏望廣行推訪有才氣與志向高遠及純篤溫厚者訪

得其人命有司以禮敦送入洞則士氣必振海內動豪傑英偉之才必不遠千里而至作興之道無以過於此者若夫凡下之才汲汲於奔競者不必招致也況江右素號文盛之地學校科舉足以供主司之選豈待興洞以教之乎其間有志氣不群敦厚好學舉業已通復欲求進乎古聖賢之域以盡修己治人之道者為非興洞何以聚而教之乎執事之意必在於此居仁亦以此望於執事也謹薦所知數人伏望禮請到洞著甚洞中全無書籍更望印求入洞以賜肄習

奉邦大參鍾憲副

居仁在洞夙夜競慄教養無效有負賢君子作興之盛意然理義者人心之同然以古道倡之誰不向風但士習頹靡已久人心沉溺雖曰必得第一等人才相與倡率庶使中人之才皆可漸磨激勵而進復文公之教不難矣若泛取凡庸之才非惟不能率教必怠惰放肆反道敗德有玷於文公名教必矣今日興洞務使道明於當時流光於後世方不枉費一次

作興若成就人才既多將來必爲世用其澤豈有窮
我向爲吾剛不知自去請否伏望令下本院遣使禮
請入洞訓迪後進乎昔有問於孟子曰何以能得
天下之賢孟子曰權力所及則致之擧之禮際所及
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向之慕
之況今明執事以有爲之才居可致之位皆能及此
又何難我伏惟以此好賢之心推而行之則天下之
賢皆將歸心於賢執事況此邦之賢乎好吾優於天
下況興洞乎若好賢之心不篤尊賢之禮不至抱道

之士固將卻步而不敢進鄙陋之士必將趨利慕勢
而來矣居仁謹錄詩文數篇以獻併求共立興洞
記不知吾意爲筆於誰海內之士若陳公甫文雖高
然過於高大多是禪學文章張廷祥文精深且祭酒
文典實惟在大人所擇

與陳[illegible]中

爲學大抵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心不去敬上做工夫只去心上
捉摸照管要捉摸不住寧陛要求虛靜所以入於空
虛球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捉摸敬則自虛靜
不必去求虛靜今人不去窮理致知只在文義上綽
過又不於日用事物上推究所以只見淺陋窮理是
推勘到十分盡處致知是體究到十分明處或讀書
或講論或處事皆要十分明盡方是窮理致知工夫
只看窮字致字便無所不用其極居仁二月初三日
入洞所受者人才雖得小兒因母疾未到甚欲大中
來此表率士類但令堂年老又遭荒歉量難起身此
中租亦因修造費盡待秋熟安養令堂未其已薦尊

名於二司不知他來肯否

與南康[illegible]論租

家給租穀方司訓十九日來洞支給居仁以先父忌
日之急未得面論蓋學租本以養賢賜不足此二者
義也事合義則久而益安不合義則久而必弊昨蒙
欲一槩施給澤雖似普然在洞者賢愚不齊貧富不
等若愚者富者亦與之則濫矣亦恐將來不足於用
也望容居仁審其賢愚高下有無貧富而品節之開
具多寡之數以憑支給方爲允當

奉何布政

向令門生至豫章彖賢伯賜之教言闡其本心田
侍宣明訓諸生莫不感悅繼擇又蒙懷念薄德思之
曆書華笺戚戴征極居仁在洞愈增戴䩄恐懼深積
教養無效有發作興之盛意所耗者有於前公鄉振
揚斯文於上在下者必有向風慕義而作者此世道
之幸也

寄張廷祥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之事決無可為者看來今日
天下之事雖學校一事全不可理會蓋取士不以實
行則人無趨向而教不施今人非惟失古人教養
之法主考者反搜奇搜隱以乘學者之不知欲其名
弃之間無所指詢學者亦終日搜截奇巧隱僻以應
副考者之意聖賢平易明白之大道理懵不知察近
與士子相接解書多失經旨原其所由皆由搜截奇
隱以迎合考司之意以致如此噫豈非朱子所謂經
義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乎世道至此極矣士生
斯世所以立身尤難稍欲以正自立者便與世乖違

惟隨俗習非者方得便利苟非才志卓絕獨立不懼
者安能保其不俗耶況欲挽回世教移變士習乎此
居仁之愚不能不以為憂而望於廷祥者尤切也今
兄服制已終當講明正學以示當世幸甚

辭祁大參鍾憲副

興復白鹿洞此不世之盛典名教之一幸也居仁恭
承嘉命敢不盡心竭力期以成功不幸舊疾復作心
腹氣痛痛毒滿身筋骨不痛蓋因廬山風高弱體不
堪恐病日危湖山隔遠不能達家是以於六月初三
日回歸醫治又慮此病難愈有荒洞教伏望擇請道
隆德備者為之師則後學有宗居仁雖抱疾在家亦
無憂慮又望招至賢俊以聚洞中庶可相觀而善若
得道高之人為師又得志氣不群趨向正者為徒則
此洞之興如反掌風教既盛則遠方豪傑自至將見
天下賢才皆出自白鹿洞而大人作興之功斯不負
矣切不可使小人成羣必沮喪士氣才氣高邁者不
來洞不可興矣君子道長為泰小人道長為否易之
深義惟高明審而行之幸甚

寄張廷祥

詹恩來得知貴體漸愈欣幸欣幸居仁亦因疾而回
比來白鹿洞台舊遊之外全未得人不意吾道衰如
此豈世乏人耶吾輩倡之者非其人耶舒兄來門下
不知能領教否此人天資志氣過出流輩然病痛亦
多聞尊兄就要教他自知味自體見一箇明德又令
自尋真心恐立教太高求效太速徒長其正助之病
不若只教之以忠信篤敬窮理致知方消得他身病
痛及其久也好味漸知德亦漸明真心不待尋而自

在我矣今之可憂者道術分裂教出多門人才聰明
便好高喜妙腳跟不曾點地便要自高大閣門下人
多有向慕陳公甫欲游其門者大抵根基不固只語之
太精是送他過那邊去昔游定夫見濂溪自謂所得
廣大如見天卒去學佛道理須自下學中積累做
工夫積累之久自然貫通方今穩當施政來求見此
人心術甚良與進為幸

寄新昌王御史

行辱賜之佳章銘感為荷山間無便可以奉答幸恕
遲慢居仁魯鈍固陋人也弱冠時志於此學用工不
得其要者十餘年徒自辛勤竟無所得年至三十於
體驗上頗得力才做得聖賢工夫上手於聖賢門戶
似乎可入然行之不力有辜此志又兼疾病繼作故
間斷甚多昔孔子三千之徒語之而不惰者惟顏子
則惰之為害衆矣此正吾人所當懲戒者恭聞賢執
事毅然自拔不以功名富貴累其心則所造所養可
知愚陋得生同時何其幸歟但為貧憂所困不能進
拜求益如憑尺牘以達寸誠

寄安仁張太尹

愚聞德政及民至切而親者莫如邑宰故居此位者
必德足以體仁才足以幹事者乃稱也側聞明執事
仁愛之心孚於遠近庶足以養德才足以治事邑治
民安宜矣而在上者乃不能察執事本心考執事治
績反加以罪咎雖執事之心不以此為榮辱而士君
子及民庶不能不傷賢者之志不伸也居仁遇上司
知己者無不稱贊盛德惜乎相遇者鮮也伏望持守
此心精以察之剛以斷之則與安為上治之邑矣

答陳天中

世衰道微非豪傑特立之士必至隨俗汨沒如天中者實與吾黨變氣質工夫要體認得真做得密居仁雖似體認上不差只是做得不密恐學終不能底於成也白鹿洞事在上者不知擇人多是奔競勢利之徒教不可施內中又任小人行事故辭疾而歸世道窮極如此柰何

寄夏憲副正夫

向者蒙以政鑑見示先生之心遠矣蓋欲垂教天下

後世以澤民也古人著書不得已也有是書則是理明無是書則是理缺如布帛菽粟生民不可一日無蓋其道明德備修己安人治亂興亡洞然於心見得前人言有未盡故不得已而作如子思中庸孟子七篇程子易傳春秋傳朱子集註集傳綱目成書小學皆所當為豈若王仲淹好名而作荀楊老莊㩀己偏見而妄作哉觀先生所著未有推行王政之意未免漢唐以下手段竊觀春秋雖因齊桓晉文之事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未甞許其如此如盟會則見誠信有不乎侵伐則見其擅興之罪召陵之師僅能致屈完之來盟其於攘夷狄安中國之功亦卑矣雖若與之而奪之之意亦在其間但後人少此眼睛不識也居仁欲先生因後世之事準以先王之道如韓信初見漢祖鄧禹初見光武孔明初見先主雖其謀議之善有不可及者然亦要論其不合切切以謀天下為心未見其明理正心誠欲救生民安天下而致先王之治也孔明之心正大以興復漢室為事頗似庶幾鄙見如此高明裁之

寄趙同府

竊聞德之勝者為君子才之勝者為小人才德兼全者乃大人也向者得親顏範而聽言論乃知公實有德君子然德與才皆可學而進夫親賢取友講求天下之理推而行之政事之間則才進矣反躬實踐以至造次不違則德進矣居仁與公生同時又同邑故欲與公以學相勉使才德之進老而不倦是所禱也

與蔡登

聖賢之教一而已矣人之資稟不同用力或異而皆

妄邪正分焉然其初只在毫釐間究其極不啻千
之謬吾道異端是也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學者舉
足一差便流入去蓋其高妙足以動人工夫與儒者
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於心性而以虛靜存養為主
與吾儒工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足以空其心之
體滅其心之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真能
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為心
學之害者莫甚於禪今之為心學多入之者以其書
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煩

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彼學工夫居仁亦
嘗窺之其存心之法未嘗敬以直內其初只是不柰
心何故專於靜坐或反觀內視照看一箇心在內裏
或用一箇念頭覊制其心使之不走或屏除思慮使
之不出獨逞高於諸佛不立言語只素靜打坐掃
除思慮自然心中空豁廣大無邊而其剗滅天理根
原尤速也其所見性未嘗格物窮理以至融會貫通
達夫天命之本原只在空靜之中心不累事懸空想
出一箇太極之妙以為吾性之真以為覺悟此物則

至神至妙光知覺運動視聽無非此箇神通妙用自
視之高以為天下之人皆莫我若也其自守之陋或
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以為能存養也賢友用力於心
學實居仁所愛敬故陳鄙見以為擇善之一助吾儒
工夫義理具在方冊更與熟讀詳究實體於身幸甚

與樂平劉寧教

去歲辱光賁未得留奉數日懷欠不已敬裁小簡煩
吾德甫達奉夫人之心更無別物得此理謂之德具
此理謂之性感物而應於外謂之情措諸天下謂之

事業人多汩於功名利祿溺於老佛空虛失此本心
此理遂昏塞錯謬無以應酬萬變故聖賢工夫存養
窮格體察交致其力也會晤無期聊奉此以代面話

與張亮帖

訟者但求伸理勝負榮辱付之天命如此則此心自
然廣大又能主敬察理則學問日進矣蓋吾人之遇
患難正所以動心忍性因他山之石以攻玉也

與李御史簡

昨臥病海未能自足今欲進拜恐煩應接不若只在

邵子之爲靜也昔程子張子之在興國寺朱子之在
鵝湖皆講論累日豈今人眞不如昔人哉

敬齋集卷之一終

敬齋集卷之二

序

後學北地李楨校

流芳詩集後序

詩有所自乎本於天根於性發於情也蓋天生萬物
惟人最靈故有以全乎天之理而萬事萬物莫不該
焉當其未發而天地萬物之理森然具於其中而無
眹兆之可見者性也心之體也事物之來惕然而感
乎內沛然而形於外者情也心之用也由其理無不
備故感無不通既感無不通則形於外者必有言以

宣之情不自已則長言之又不自已則咏歌之既形
於咏歌必有自然之音韻詩必叶韻所以便咏歌也
咏歌發於性性本於天此詩之所自學詩者所當知
也嘗考舜命夔曰詩言志則二帝時已有詩矣擊壤
歌未叶韻南風歌賡歌則叶韻矣五子歌及商頌諸
篇三代之詩也至周則有風有雅有頌風雅頌之中
又有賦有比有興則詩之體製已備故說者以爲三
經三緯又以六義名之厥後世降風移變而爲騷又
變而爲排韻爲順體爲調爲律詩聯句則詩之體製

義理性情風韻衰壞盡矣世之談詩者皆宗李杜李白之詩清新飄逸比之古詩溫柔敦厚莊敬和雅可以感人善心正人性情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化天下者殆猶奇花嫩蕊人雖愛之無補生民之日用也杜公之詩有愛君憂國之意論者以爲可及變風變雅然學未及古拘於聲律對偶淇澳鳲鳩板蕩諸篇工夫詳寄義理精深亦非杜公所能彷彿也嗚呼後世王道不行教化日衰風氣日薄而能言之士不務養性情明天理乃欲專工於詩以此名家猶不務培養

其根而欲枝葉之盛也其可得乎邵康節言刪後無詩其以此也然則詩不可作乎曰何爲不可抑但務養性情明道義使吾心正氣和則詩之本立矣絕去巧麗對偶聲律之習熟讀三百篇玩其詞求其義涵泳諷味使吾心之意與之相孚而俱化則性情以正聲律以和不拘字數句語多寡但求韻叶以便歌咏則庶乎進之矣大抵詩樂實係世道盛衰非智力可强探而必得也吾祖亦非專門於詩者流芳集所錄乃其餘興所發先世手澤當寶藏不失恐後世子孫不知所本而專事於末故於集後序之如此

贈醫士胡伯源

古人以良醫比良將以其理之同也將之爲道當先完固其內而後可以攻外如擇用賢才脩明政事養民以固邦本嚴紀律以脩武備然後誅暴禁亂則兵不血刃而彼之民若崩厥角稽首矣苟不完固其內而窮兵黷武則國內虛耗人民愁怨雖使勝敵終至危亡況必有敗績者乎醫之爲術亦然當先調養榮衛完固元氣視病之所在而攻治之則病易去而身

自安臨川胡君伯源有得乎此也餘干王文彬妻袁氏毒瘡發於項間醫莫能辨疾益危急乃具書幣以請胡君至曰當守內而攻外內之邪也外當自潰遂五日而疾愈袁帶東歸文彬請予文以謝予以伯源故家胄儒而善醫者必明乎此故書以贈焉

贈醫士胡琳

予患疾數載畏風怯寒後至危困里中胡君琳業醫而尚儒察其脉曰病雖深幸五臟之氣未絕但元氣衰弱不爲風寒所乘治療之法當內壯元氣外避風

寒俟其久而漸安可也噫胡君可謂善醫者矣夫人禀氣以生含氣以長氣壯則外邪不侵氣衰則風寒暑濕皆足以為吾之害故善醫者雖隨其冷熱虛實施以治法必以調扶元氣為本焉世之庸醫不知此而妄殺人者多矣今病小愈因以君醫而思吾道蓋人之身元氣不壯外邪得以干之猶人之學大本不立外物得以奪之若國之治亦然抑以賢才不用暴虐得以為害歟故立大本所以壯學者之元氣用賢才所以壯國家之元氣也必立大本然後理可明而

德可脩必用賢才然後政可立而民可安否則百病交侵其弒德而殘邦也必矣君雖為名醫而雅尚儒術併以儒道言之以廣其志云

選掌教林世祥典考北京

朝廷之治以得人為先古今莫不重選舉之典然唐虞以九德取人其曰六德有邦三德有家則以德之多寡定職大小也其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未嘗不兼言以考其實也傳夏及商以至於周則學校教養考察之法益詳益備故自二十五家之閭以及族黨州鄉莫不以德行道藝為教亦莫不以德行道藝三選故月吉歲時朔屬族師黨正讀書備錄以著其實三年大比則黨正州長鄉大夫並加考察以盡其詳然後以鄉飲之禮賓而興以獻於王者當是時人才之盛風化之美宜矣至漢則教養選舉之法已不復古於是賓興之禮浸廢而科目興焉曰孝廉曰經義曰賢良曰茂才其日猶善也苟循其實亦不患不得人矣至隋則以詩賦文辭取士於是有秀才進士等科以甲乙丙丁為第李唐因之棄本務末習尚雕

琢空言無實已非待士之體尚望其得人也哉故當時亦有才俊白首之嘆宋則漸尚經術迨及我

朝純以經義策論取士雖未能盡復成周之制亦非隋唐空言取士之比也蓋考之經義以觀其學試之策論以觀其才而其所以為考則係於主司之賢也苟非其人雖行成周鄉舉里選之法一以德行道藝為考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況取人於言語文字之間乎雖然內外實一致古今無二理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則見於文者必平正通達而無疵得於中者

無[illegible]充實而無歉則形於言者必光輝明著而不可
[illegible]末之治傳者[illegible]必[illegible]正直者文必典
莊[illegible]壯哉知之明而察[illegible]未之十[illegible]然
在吾心目之間又何不[illegible]孔子曰不知言
無以知人也程子曰心[illegible]是非如持
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illegible]必知道知言
之君子乃能[illegible]可[illegible]掌教林先生世祥
端厚而有德好道而精文[illegible]大比京師請司文考
予惟世祥蓄于內者如此則其言知人乃自然之驗

此行也京華士子之[illegible]者世祥必精選以副
國家得人之望也[illegible]友[illegible]等徵文叙別予適在郡
同餞於月波門外芝山驛前

記

移居記

始祖檢閣公尚賀泰州人隨宋高宗南渡居進賢之
歸仁鄉徙徙臨川白竿六世祖斗南徙餘干鄒店九
世祖日新徙梅溪予年十二三[illegible]居安仁之大原
今二十載矣終以其山水偏[illegible]孫於悠久
近得梅溪西南五六里有地曰福壽墩屹立於地
數仞兩溪交流於下墩之西寬曠數里四山遠聳耳中
有高[illegible]之地數畝可卜居焉至於平疇可供耕種山
林可供樵採長岡可牧溪水可漁固足以爲理生要
務遠夫暇日或緩步於平道或登覽於高峯或盥濯
於清流又足以暢舒懷而遂幽志於是與兄居安請
親命而遷家焉成化乙酉冬移屋數間覆簷以茅墐
壁以泥周屋以土爲墊而雜植竹木於上蓋取其功
之易成而不費亦予貧賤之所樂也嗟夫世人務爲

高堂廣廈固有富而恃財以驕盈者亦有貧而勉強
以慕外者豈知古人居室之義哉古人之居取足以
障風雨雖[illegible]而予儉實其以道義爲重而不暇于
此也彼役役[illegible]於華靡者安知道義之貴乎記此雖
以自述抑以戒子孫云

鰥夫記

予因嫂氏之葬寓宿於墓[illegible]范勝良家[illegible]其父子皆
鰥父年近六十[illegible]年三十三[illegible]以[illegible]貧故
也予心惻然嗟嘆久之既而勝良曰閭[illegible]仁心

苟異日富貴能濟我乎應之曰固所願也但吾宗族鄉黨似汝之貧者衆矣恐財不能贍也嗚呼天下之廣羣生之衆其鰥寡孤獨貧困而不得所者不知幾千萬人矣雖竭府庫之財以賑之如其費何惟得聖君賢相與之極論堯舜文武脩己治人之道發政施仁制田里薄稅歛去姦宄任賢良盡敎養防雪害則汝得以遂其生矣後數日與毛鎭周豊言之鎭曰此仁人君子之本心也因次其語而記之

永濟陂記

吾里彭家陂舊用柴土疊作踰年則柴朽土崩水泄田涸民受其害於是召匠謀用石甃畏懼工夫難成又慮冬寒或有風雪居仁因思古之役民皆以農隙此役雖勞實為養民之本與築城郭宮室臺榭以用民力者異矣里中周君冨忠厚公直人安衆所信服乃就謀焉周君乃偕弟周懋及夏隆張紹宗等率衆併力冬十一月辛丑經始至壬戌畢工灌漑不乏民無旱傷故更其名曰永濟嗚呼民為邦本田里溝洫實王政先務故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今有司既不用心於此向非周君之賢則此鄉之民無歲不有旱患然此一事耳苟非得人尚不能濟況為國而無賢者可乎記此雖以謝周君之德實所以□鄉薄幸也他方之賢者義而興則患之所施益博役之人能繼此而作則澤益及於無窮焉是為記

貫道橋記

貫道門者白鹿洞書院師生賓客出入之門也貫道橋在貫道門之左數十步凡入是門者先由是橋而進故橋與門同名而不異也洞中之水發源於五老

峯之巔懸崖瀑布傾瀉而下至於石澗縈迂曲折經書院門而出入書院者必度澗水然後達況經雨雪則山崖谿谷之水奔趨湍瀉苟無是橋則往來隔絶橋之所以不得不作也此橋之壞已久景泰間太守錢塘陳公嘗脩之成而復圮蓋由積雨水激以致崩壞成化改元潮陽李公提學江右二浙書院遷州邑士子之秀者聚而敎之故學者雲集視是橋圮不可不脩又不可不為堅固久遠之計於是出資募匠始於戊子冬成於己丑春高而濶厚而堅攢嶮澗水士

子賓客徐行緩步徜徉游息情思悠然非但不病涉
而已承李公之志以底其成者同知熊公讃推官沈
公瑛星子教諭吳君愼檢校黄君恭也居仁後十三
載復来是洞因追述其事以記

延賓舘記

潮陽李公齡既新白鹿洞書院置學田延師儒聚英
俊拳拳以德行為教揭朱子學規以示學者書院既
興好古樂義之士自公卿以至岩穴之賢来游是洞
者接武聯鑣公欲立舘以延賓客而重用民力乃謀

於憲府及徽伯同寅恤民旱灾而易其粮稅漕運又
撥米以賙饑飢因至戊子冬歲稔民安乃於農隙興
工木價匠工磚石灰瓦之費皆公捐已資未嘗有毫
末歛於民始事於仲冬畢功於孟春民不告勞然所
以佐其事者同知熊公讃推官沈公瑛檢校黄君恭
後十三載居仁来洞傷李公之亡惜熊公之去追述
而記之嗚呼昔周公握髮延賓者欲得天下之賢以
共成其治也李公作是舘以延賓者豈非欲得天下
之賢以共明斯道乎入舘之賓以是為心昭示道義

以教洞之學者則是舘之作有功於世教不淺矣後
十二年叅政祁公憲副鍾公定僉莊公太守于公重
興書院星子縣司訓方君文昌復加脩葺云

貫道門由禮門記

白鹿洞書院舊有貫道門與欞星門並西數十步乃
明倫堂之外門也凡師生賓友出入俱由此成化已
亥重興書院司訓方君文昌董其事移貫道之廢而
新後立門於延賓舘前名之曰由禮在欞星數十步
東也二門既立於是師生出入多由貫道賓主揖讓

則在由禮方君既成是門屬予并記之予謂貫道者
取吾道一以貫之之義由禮者即孔子所謂禮門也
惟君子能出入是門之義入是書院者于貫道之義
則必探存省察明理力行以求貫道之實而全有
以脫乎辭章俗學之陋矣知由禮之義則動容周旋
揖讓進退皆得品節儀則無有徑邪僻之行矣知是
而先王之教不復聖人之學下明本之有也自省則
在乎人焉

芸閣記

上統晏君克貞予同門友也所居有重屋君嘗問
講學之所每選有學之士則延於其間相與討論兼
泰癸酉冬吾東齋先生嘗登焉因書芸閣二字以貽
之丙子冬予從先生往問亦登是閣於此十六載矣
今復訪晏君於閣中極論累日得所未得者甚多非
晏君發明精至何能然乎因謂予曰昔先生登此得
親至教先生歿矣子今復來相與講學於此豈偶然
乎子盍記之曰予許君者正以德不脩學不講歆求
麗澤之益豈有德有言可以記其所以然乎雖然人

之所以能參其天地經綸萬事者以其具此理於心
也然則存心窮理之功可須臾間乎必有莊敬涵養
以立其虛靈之體讀書窮理以致其廣大之用斯所
以行道齊時者其具本於此焉若是則先生繼述此
得未嘗亡此閣重可敬也閣下之君不爲虛設矣君
天道乎廣大高明之域收斂完養以致精密純全之
地以入聖者則有望於晏君焉友愛教養有賴於厥
其能推行輔翼豈不在於厥弟與十餘承而永其傳
者廢予性懶不得不勉也君[illegible]一於其此云

歸儒峯記

歸儒峯者行素遼先生居之後峯也居仁於成化壬
寅季秋偕柴時珪訪先生家於其晚日霽風高清淳
瀟然相與同登此峯此峯巔巨石屹起嵯岩奇異頂
闊數丈平如張蓋其下有岩問其名曰昔傳有禪者
居此故名禪師巖予曰先生儒者也以禪名所居之
峯非所以闢異端也請易其名曰歸儒峯於是相與
長嘯登其巔而坐談論古今久而忘歸也甲辰春王
二月乙丑先生造南谷徵文爲記又請書歸儒峯三

大字於石予惟天下古今一理而已究其極天地之
所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生幽而鬼神明而禮樂顯
而人事無非一理之所爲即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
而萬殊者也惟聖人之心全體渾然充盡此理故曰
大哉聖人之道惟君子爲能戒謹恐懼體之於己故
曰君子之道費而隱禪者此理中所無以其孔穴封
通與蜂野蝶交穿其內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故
名之曰異端愚嘗論之楊墨老佛莊列皆名異端皆
能害聖人之道爲害尤甚者也淨師佛之別名佛

工夫最捷而精者昔達摩西來梁武帝惑而尊之隨以滅亡揚無君墨無父老玄虛莊廣大列沈默其皆天理則然其用力猶緩滅理未盡至如禪其說高妙易以惑人工夫捷徑易以成就天地萬物人倫事理一切歸空天理根株掃蕩已盡韓子闢佛老者也猶見惑於大顛況其下者乎呂榮公游定夫陸子靜學聖賢者也猶身溺於禪況其他乎故程子以為學者當如淫声美色以遠之今之學號為高明者陷之愈深此予所憂者故因是記而詳之也

遊西湖記

成化辛丑春三月己亥予遊西湖錢塘掌教丘君崇育司訓徐君旭周君璘相與偕行出杭城湧金門外即西湖也憩柳州寺因論道之體用諸公曰未發為靜已發為動靜為體動為用古人之學多在於靜乎予曰人之一心動靜無端體用全備不可偏廢也動而無靜則體不立靜而無動則用不行二者工夫皆以敬為主乎居處恭儼若思不愧屋漏此靜時存養之敬也執事敬事思敬修已以敬此動時省察之敬也若不主於敬而專欲習靜未有不入空虛者也杭郡掌教毛君敏司訓舒君陞至乃相與登舟仁和掌教林君邦輝又至乃泛舟湖中閱杭志以觀古今人物諸公攜酒殽蔬菓數品蓋以杭俗之奢而示之以儉也酒數行言談亹亹論鄂侯之忠勇及秦檜姦邪誤國之狀予曰大學之道以格物窮理為先後世所學淺陋者因其不能即事以窮理也遂因鄂侯而極論用師之理以至於宗湯武鄙孫吳若周禮司馬乃平時講武之法湯誓泰誓乃臨時用武之道豈若孫吳偷捷一時反為殘民之具乎諸公又曰秦檜姦

邪固可為戒若良相之道可得聞乎曰愚陋無知請以古人明之舜舉八元八愷誅四凶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為相之道也若有賢才而不能用有邪佞而不能去則聰明盡為小人所蔽惡致日施危亡至矣於是舟抵孤山拜林公祠舟抵鄂墓山拜鄂侯墓猶徘徊登舟而回諸公曰今日之遊良會也請人各舉杯以勸先生庶盡陪遊之情也予謝曰愚陋一人豈足當諸公之勸且拉人遊於湖者必縱酒酣歌醉不

知節令正當示之以禮於是乃行旅酬之禮雍容揖
遜自長及幼一周而罷縱目眺望峰之聳於南者曰
南高峰聳於北者曰北高峰獨孤山屹立於湖中一
吳山遥應於城内其餘諸山磊落奇秀宛然在目然
後俯臨湖水魚蝦不驚青草交長清風自東南而來
雲氣從太空而布日欲落鳥欲棲情思悠然不知樂
之為可樂也既而舟泊乎岸陸行入城而別次日周
君璘復來相訪乃曰諸公身繫學職未嘗出遊以先
生之遊非世俗之遊也故樂陪不倦所言所行皆當

記之而不可略也予因詳其本末以著于篇

棠溪書院記

松江郡治東南舊有清軍治事之所其地寬衍傍連
溪水吏部主事黃公平來為通判乃創廳堂齋舍榜
曰棠溪書院同府于公欽求繼其事植碧梧數株於
内嵩公祥傳公愷又創外門并牌扁成化甲午冢宰
尹公以世衡于先生前任河南衛輝通判累有治績
薦陞本府同知先生來郡重加修葺前為治事廳後
為燕寢堂左右兩廡外設門墻先生于廳之楣揭其
師聘君康齋吳先生黃堂勤政四大字又以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八字置之北壁書太極圖解於北壁之
東西銘解於北壁之西寢堂中仍揭康齋勤謹和緩
四大字於楣書平易近民視民如傷於堂之南北壁
堂之東西壁盡書古今嘉言善行有關於政教者以
自勉勵於寢堂兩榮分為四室東北曰清軍局軍冊
藏焉西北曰清匠局匠冊藏焉東南曰琴室中設聖
賢像古琴 張者策一櫝置於左右西南曰雪窗中
置一榻傍積古今書籍揭懲忿窒慾改過遷善八字

以自警堂之前虛軒幽敞扁曰太古軒軒之北書吏
隱二字琴室之前扁翠竹軒軒左之池名魚躍池池
之傍有釣魚磯池之内有蓮因書茂叔愛蓮説雪窗
之前扁碧梧軒軒之西南作棠溪橋橋植花卉蔬果
竹木數十餘種先生每日升公堂與郡侯王公及諸
同寅商確政事畢即造書院清理公事既暇則深衣
幅巾退坐寢堂讀書鳴琴過觀格言以自省又其暇
或賞花或看竹或觀魚或垂釣綠陰滿窗清香透戶
[illegible]皆同官士友有來書院者則相與講論道義

游觀景物情思灑然而不知倦也居仁昔受春秋經於先生以情義之厚特來拜謁乃得於書院中親炙講論者累日因命記其事夫河出圖文明之祥始著於是卦畫立書契作而文籍生焉列聖迭興然後典謨訓誓之書國風雅頌之詩禮樂纂明春秋經世諸賢繼之而垂世立教之書益備矣千有餘年宋之大儒發明精切詳至後之人誠能熟讀精思以窮其理躬行實踐以體於身則何患已之不修國之不治民之不安哉然必有齋舍堂室墻宇以為游息講會之

所此書院之所以在也先生居此正所謂仕而優則學者歟先生於應事之際推此理以臨政於政務之暇讀聖賢書以驗政事之當否而益求其所未至其進豈有窮哉昔孔子以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先生於諸經子史無不講究必能推之於政以及於民民已安且樂然後先生之樂可得而遂也噫世固有以讀書為誦說之資利祿之媒者豈不重可惜乎因記其說以俟來者後之君子繼此而居講道致治則崇湨之澤無窮於民世有賴焉先生名準平齋其號云

祭祝文

祭湖陽李先生

嗚呼公乎氣稟絕等德性溫然慈祥豈悌得之於天提教是邦必以德行為先昔孔子謂善人不得而見吾今於公見焉於是洞之復興賴公心之拳拳既新乎學之舍又置乎學之田不惟惠及乎後學實使道繼乎先賢居仁不肖夙被深恩既無以報公之德敢不誦公之賢敍陳薄奠公其鑒焉

釋菜祝文

夫子德配乾坤教垂萬世居仁服膺遺訓敢不夙夜惟勤今當入洞之初仰瞻貌像兢惕不勝謹率諸生恭行釋菜

祭李賓客白鹿先生

先生肇基是洞水秀山奇經書是樂白鹿是娛花卉臺榭宛然當時流澤既遠儒教益施既廢復興今昔何異崇德報功先生是祀先生之神尚其降止

告文

先君墓誌

處士環溪鄭公諱南俊行璲二先世自泰州徙臨川白竿六世之下居餘干爲高祖汝器曾祖曰新祖伯昂皆鄉之傑特也父子儀以讀書教授鄉里號竹友先生母桂氏公生於洪武丙子正月初一日資禀雄邁質朴不事浮靡好賓客而尚儒術左右吟詩所居梅溪前有溪水環遶因號曰環溪堂學士沈公度爲之隸額歲晚窩居安仁之大原以疾而終岀成化丙戌二月二十九日也妻王氏公器之女子居安居仁女二人長適樓山于熙元幼適河橋周念孫五人崇璉崇廣崇修崇益崇玉女孫二以明年二月壬寅葬于梅溪下埠坐麓而洲不肖孤竊慮浮辭溢美不足爲公重徒爲本質之累故不復求當時文士之銘聊誌公之事庶有所傳信云

銘

進學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已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從爲人者喪厥良心

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自邇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奪之其誠伊何盡厥真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即事即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由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之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衣冠銘

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日者皆具全表裏斯相稱瞻視欲其尊顏色欲其整心肅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内外交相養其德自然盛非僻既無干神舍常虛靜聖人制作功皆以攝吾敬文質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爲我中心警

書廚銘

聖賢遺訓萬世法程讀之貴熟思之貴精躰之貴切行之貴誠未薨勿已永監斯銘

說

夜存字說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生生不窮人與物未始有異也然氣因理而有理乘氣而行升降錯綜參差不齊而偏正通塞分焉正者理通爲人偏者理塞爲物然後人與物異而能全其仁義之心者獨在於人也於此不存卽禮所謂猩猩能言孟子所謂違禽獸不遠者矣番易董君緝熙有見乎此自名曰夜存予成化壬寅冬寓番城永福寺緝熙與予游徵文爲說予因孟子之言而推其所以然理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也心則氣之精而最靈具乎是理者

也氣淸則心存而理在氣昏則心放而理亡一日之間惟旦氣最淸故能存其仁義之心也旦之淸由夜之息觀夜之息又豈可不謹其晝之所爲哉學者誠驗乎此而力致其操存省察之功使晝之所爲旣善則夜之所存益固夜之所養旣深則晝之所爲益善矣若然則氣淸理明常如平旦之時豈有梏亡之患哉緝熙志乎此知爲學之要也歟惟毋徇名而勉其實

順仙說

說曰順養也高明在上以陰陽五行之氣生養乎萬物者天也博厚在下順承乎天而成養乎萬物者地也位乎兩間養賢以養萬民以至庶物莫不得其所養者君也食君之祿以養其身而各盡其職分所當爲者臣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以得其養者民也德無不實心無不存至誠無息不待養而自無不養者聖也理義以養其心威儀行義以養其德而不造次顚沛之違者賢也推類而通順之義廣矣博矣成化癸卯春臣居仁客寓番易

淮府賢王延至梅亭討論遺經因命作順仙說居仁對曰順之義善矣仙之號所未聞也仙者吐納呼吸保形練氣以一身之私滅害天理故程子名其爲天地之賊朱子亦惡其偷生昔漢武帝惑於神仙晩乃悔過　賢王以此自號何也　王曰非此之謂也予以宗室之親承

上祖之德受朝廷祿養淸閑快樂優游無事如山中之仙乃比託之詞非眞有求仙之意也旣承祿養又豈可不自養其德乎一日不養則德衰矣養賢養民

既有明
天子在上予乃自養其德託名乎仙不亦宜乎臣因
思之昔周公以周室至親以聖德輔成王養賢養民而
澤及天下其餘不得其所養者多矣今
聖君以厚祿養宗室盡親親之恩吾 王受所養而
思自養其德又以仙託名而無慕外之心其旨深矣
豈非宗室之賢者乎謹具說以獻

論

窮理

一理之自然而萬殊自不容已故本末精粗大小遠
近皆所當窮請申論之其氣之運動周旋包覆無涯
以爲生物之主者謂之天隤然成質至靜至厚位乎
其中爲萬物之依載而萬物之所資以成者謂之地
生生之中得其氣之秀而性之靈者爲人得其氣之
偏濁而洪纖動植各有其性者爲物雖有天地人物
之分無非此理之自然不容已者一以五倫言之首
出庶物綜理民事爲天下之主者[illegible]之君佐承其君
宣布治化者謂之臣生育[illegible]以形者
爲子陰陽判合者爲夫婦尊卑先後秩然者爲長幼
交游輔翼以成其德者爲朋友雖五倫不同莫非理
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君之所施以正百官萬民者
謂之政治惡禁非以鄉教者謂之刑憫其愚而誨其
不能謂之教感其同然之善而變其惡謂之化雖政
刑教化不同亦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以經
言之是理之見於陰陽交變奇耦象數者謂之易著
於帝王之政事而具於方冊者謂之書發乎人情形
於歌咏者謂之詩見於日用先王裁制品節度數者

謂之禮發於声音律呂而宣暢和樂者謂之樂因當
世之事定其是非褒貶爲百王經世之法者謂之春
秋經雖不同莫非是理之形著作於當時垂於後世
也由是論之遠近大小精粗本末雖曰萬殊莫非是
理之所爲而自不容已聖人則體此以爲教賢人則
窮此以爲學棄而不窮終於愚也姑舉其大綱以發
明本原切要之意若推類而通以至愈精愈密益詳
益盡則在人自用其力焉

高祖教韓信

先儒論漢祖殺韓信事責漢者皆以漢取天下多信之功不富忘其功而殺之又以信初無反意乃因失職怏怏又漢以詐擒之故起信反側不安之心又以為信逆謀雖露猶可以功贖罪宥其子孫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蒯徹之忠可以贖失期之罪而漢夷其族太過也責信者以信滅齊不報而自王以起漢祖之罵躡足之封固高祖之不得已也約共攻楚信乃越期不至必割地許之乃以兵會又起漢祖之疑取信之心萌於此矣又以為使信學道識禮不伐

功矜能庶幾勳可比於周召太公後世血食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所論雖當不過就事論事未有推究其本原者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天下之理悉備於身必理明心正身修然後舉而措之天下則王道可與伊周之勳不足期矣君臣一德上下同道保全終始不足言矣信乃一才智之士以利祿之心挾孫吳之法雖其謀策之善過於孫吳然不過欲成功名取富貴漢祖亦以其才智之高能成己之功故用之以取天下是君臣之間咸以功利智詐挾術苟合未嘗誠意相孚而共成王業既以功利相從則君忌臣之能恐其奪吾之利臣挾其功而歆分上之利自然君臣相猜嫌隙日深非君殺其臣則臣弑其君故功利之不能保終理勢然也綱目書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則漢固失待臣之道而信自取滅亡隱然可見矣噫後之君子可不鑒乎此而盡力於聖賢大學之道哉

申公

申公之學寡約乃一偏自守之士也漢武帝遣使安

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禮亦至矣既至而以治亂為問固亦切矣申公答以顧力行何如言雖約而未盡武帝天資雄偉志甚高識亦明才亦壯惜乎知未極其精行未抵於誠而為物欲所害也為申公者當開以堯舜文武之道德功業使之志向益堅然後告之誠敬涵養以閑防其物欲保全其大本如堯之欽舜之恭文王之敬次告之大學窮理工夫以開發其聰明使之精察事理以致其知然後進於克己脩身之道則知行並盡武帝之病可治矣今乃以一言之寡

已非告君之體亦盡治亂之道也正所謂不悖而欲徑約乃流於狹陋古今能盡告君之道者惟伊訓說命孔子荅哀公問政孟子告齊梁明道告神宗乃爲無所不用其極也申公雖賢然學未明道固不敢以此責備居仁欲以此望於後世大臣及應聘君子

王猛

秦苻堅得王猛自以爲若玄德之遇孔明後世俗儒亦以王猛比孔明皆非也苻堅乃五胡之雄弑君弑兄王法所不容者安可比玄德玄德乃帝室之胄志

在匡復承桓帝密詔討賊即名義俱正孔明之在南陽人龍高卧當時曹操孫權皆漢賊不可仕玄德三顧方起則三代以下得出處之正莫如孔明當玄德喪敗之餘孔明佐玄德以立國玄德既沒孔明以偏蜀之師声魏之罪伐取中原司馬懿不敢敵戰則孔明之才非猛比猛之時西燕主暗國危東晉強侄陵危故能輔堅吞噬中國使在三國之時必仕操而爲司馬懿之徒矣如孔明之青天白日光明正大可同日而語哉

辯疑

朱子於詩經序說或從或否皆以詩之辭氣語意文義事類推求又折衷以義理有以真知其是非真僞非扗撰臆度故有所從違也馬氏乃欲深護序說強爲辯論何哉至於以變風盡止禮義引左傳爲證以刪詩爲缺疑引論語爲證皆非也序亦有言禮義廢政刑失而變風變雅作豈可信其後序而不信其前序乎左氏浮誇作春秋傳者猶不盡取之況詩傳乎

或序者先見左傳左氏先見序說故相附會皆不可知况春秋之時禮廢樂壞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引此以證雅樂誤矣刪詩爲缺疑則疑者十九信者什一決無此理惟朱子有言去其重復正其紛亂善不足以爲法惡不足以爲戒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斯得聖人刪詩之意矣

君者所以爲天下主以養天下之民也欲必均田制井務農種谷使民足食而生養遂然後敎化行而風俗美老泉蘇氏水心葉氏端臨馬氏皆以復井田爲儒

生空談愚忠其為萬世生民之害也蓋其以辭章記誦考索爲業無聖王經濟之學而欲以事之成敗計量於俗吏之手王政何時而可行乎殊不知聖王之興必脩德立教以化成天下舉賢立政以分治庶事將使朝廷既正百官莫不正百官既正萬民莫不正分田制井若指諸掌矣夫德教不脩政刑不立賢才不用百職不舉則誠如所論也三子之論鄙陋無本恐其說流傳爲後世害不得不辯

程子春秋傳序曰後王能知春秋之義雖非禹湯尚

可以法三代之治先儒疑之以爲德非湯武則無本矣豈可以法三代之治乎愚意程子之意主春秋而言夫春秋難知雖游夏之賢尚不能與惟顏子乃嘗聞之故能知春秋雖非湯武亦庶於湯武者矣苟能真知春秋則理明義精經世之大法在我復三代不難非如王莽宋神宗欲倣周制而行實非所能也然王莽以亂賊而不能神宗以功利而不能

北杏之會世道之大变周王不能號令中國以時會而發禁齊桓之興假仁義以圖霸業以平宋亂爲義而會北杏四國翕然宗之自古以來諸侯主會盟者公創之故書齊侯以見其尊列國書人以見其衆以爲與齊桓而書其爵誤矣

春秋辯疑

周正月之說胡氏以爲周雖以子月爲歲首仍稱十一月信乎曰朱子嘗辯之矣今按周禮言正歲正月則是分明改月矣

自古傳春秋者惟程傳義理最精蓋其學得孔孟之道自然與聖人神會心契故說得聖人行事出來

但其言篤厚簡約非深於玩味不能識胡文定才高議論發越初學者多喜之然其大意只是宗程子其作說義理處多穿鑿如說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體元者人主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言雖英發終非聖人書元之本意亦非易之本意故不能載其說無不發盡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王道之用亦說不分曉用即體之所發豈有離一般用是一般殊不知一理而分殊分辨內外使之各安其所即所以發載之也體也是如此推用

是如此

問伐凡伯胡氏引周禮關尹候人等事不載何也曰

此是敵國來朝聘於我者非過客也

唐虞公天下而與賢三代家天下而與子若曰王者以天下爲一家而不私於一己即一視同仁也若以爲私家之家則大害義理帝王無二道豈有堯舜公天下而禹湯文武不公天下乎苟以天下爲吾家私物乃伯者功利之心曾謂聖人有是心乎孟子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此猶答萬

章之問若論其至以看道理合如何爲當更問天與不與邪

或問滕子來朝不從胡傳何也曰朝弑君之賊不待貶而罪自見朝桓之罪止在其身不當至其子孫亦受貶也惟程傳義理極精妙隨事證極詳故然取其說也朱子曰當時大國廢典禮務呑噬其罪甚於滕乃書公書侯乃獨責不能自存之小國乎

程子曰春秋經世之大法一言以蔽之矣

春秋無非明天理正人心

春秋因亂世之事存致治之法是於不善中發明善之理

朱子謂繼故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桓宣自正其即位之禮故書此說最是蓋繼故急遽倉卒其禮尙簡可知篡弑之人特行此禮以壓服國人而定其位此姦邪之甚禮篡立之權謀也

天下之事只有一箇是與非邪與正公與私善與惡利與義天理人欲所由分治亂存亡所由定春秋因當世之事正其非而是即存辯其邪而事自正

誅其惡而善自明絶其利而義自見所以存天理於旣滅撥亂而爲治也

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是程子自見得

程傳雖簡春秋精義與旨發明已盡胡傳雖詳終到不得程傳

春秋是聖人撥亂反正之書經世之大法存焉

天理人欲莫辯於春秋聖筆如化工據事直書而是非善惡纖芥莫逃學者深察明辯則克己復禮之功不假他求也

或問春秋書名書字果聖人用此以褒貶乎
大抵多是因舊史如舊史書名何處更去討字來書如舊史有字無名亦無尋他名處又如書日不書日舊史無日亦無尋日處書爵與不書爵必有深意

或問胡氏公天下家天下之說議論最高何以不取
曰胡氏本禮運大道行而公天下大道隱而家天下此最害義理禮運乃漢儒附會不足據若曰以天下為一家固當與賢若曰以天下為吾家之物

而欲世有之乃私家之家豈禹湯文武之心哉蓋父子一體父有天下傳之子乃天下之常經即後天卦以震代乾之義堯舜是他子不肖不可君天下故擇舜禹而授之是處乎權三代之時大道正行何以謂之隱乎文定才高志大禮運之言誇張故喜之而不察其害理也

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桓公胡氏以為貶糾於前家父無責見春秋責宰相之意何以不取
曰胡氏以名與字論褒貶故有此論殊不知春秋因舊史而作舊史無家父之名教聖人如何書春秋不書家父之官固已責其失職比事以觀桓公弑立未嘗朝聘於王王屢遣使聘之則周之君臣皆失道固不待貶蓋聖筆如化工人之是非善惡自不能逃胡氏才大能發揮先儒以為胡氏雖穿鑿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雜著

續白鹿洞學規

正趨何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曰乃所願

則學孔子也○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
尹顔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
其所若撻于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
志學顔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
於令名○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
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程子曰天
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
厭科擧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古人惟務修德
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爲文而求其所

至是倒學了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
志○呂氏稱程子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
名○横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脫然便學聖人
○横渠張子語學者曰設能少置意科擧相從入
堯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
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尹氏曰吾學
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
之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陳忠肅公曰幼學之
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

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
學者所當先也○朱子曰學者須思所以超凡入聖
如昨日爲鄕人今日便可爲聖人須竦拔後方始
有進○今日克念即可爲聖明日罔念即爲狂矣
○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爲學先須
立志志既立然後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
不濟事○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事
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鄕里
○某於科擧自幼便見得輕○今人不去講義理

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等○學莫先於立志志道
則心存於正而無他○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
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
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此道理與生俱生今
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憐○南軒張先
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訹不爲文采
眩不爲功利汩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惡[illegible]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illegible]品節之使
由是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

氣高者則馳騖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誦傳為尚科名為心又其下者不過務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為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為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又有

以為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尚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掃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竊有志於斯竭於是不敢自私粹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為此規以告同類必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為也至於用力之方條列於左云

主誠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誠所以居業也○閑邪存其誠○孔子曰主忠信○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立如齊○莊敬日强安肆日偷○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若不

能涵養只是說話○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壞獨有禮義之養心耳但此涵養久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故易入無緣作得主定中有主則外患不能

入自然無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徹上徹
下語聖人元無二語○學者當守此心不可急迫
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
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思無邪毋不
敬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
不正也○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讐而不可制不是事累
心乃是心累事○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

旋自然中禮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君子脩己以
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
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
帝○人道唯在忠信不誠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者人心也苟無忠信豈復有物乎○心要在
腔子裏○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
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閑邪
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

面役役為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如此則
豈有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
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
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
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
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
涵養此意直內是本○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
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
無他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敬則自虛靜
但不可把虛靜喚作敬○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
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
思慮患其紛亂則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
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
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
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無
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
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矣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

擾之患況主於敬又烏有此患乎所謂敬主一之謂敬所謂一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嚴威儼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朱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

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當不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賢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持其志則氣自淸明○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則羣邪自息○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明○人一時間外面整齊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

於大學無所不可今人旣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范氏曰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西山真先生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

愚聞人之一心萬理咸備蓋其虛靈之體得之於天所以主乎吾之一身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物反流於卑汚苟賤之域而不自

知矣然所以放者由於物欲牽引舊習纏繞故雜慮紛紜不能休息無時而在腔子之內也唯能主乎誠敬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外邪客慮無自入矣蓋眞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二者旣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功夫效驗周遍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共爲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愚以爲今之學者但當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虛妄齋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則所謂真

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脩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傳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凡有一物必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窮理非道窮盡天下萬物之理又非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

去○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豁然有覺處○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物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通其餘矣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

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

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致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聰

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盈天地之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極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

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愚謂大學之教以致知爲先盖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意誠心正而身脩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則在於卽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爲的實若泛然從事於言語訓詁之末則講說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玩物喪志之學徒弊精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顚倒錯繆殆有甚焉尙望其能成己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爲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復於先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爲是何爲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切於此知此旣久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知幾其神乎○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中庸曰故君子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正學者用心理會○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

具於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絶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為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為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間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省察則不覺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為天理孰為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敖○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速改以從善而已○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伊川問謝顯道相別半年做得甚工夫對曰只去個矜字○矯輕警惰○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行之久則善與自家為一為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則善自善我自我○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愚謂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為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為也雖聖人不過盡為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

所以為聖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為己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而力行以終之以脫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冊已詳姑舉天端於此以示同志

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思聞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胷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此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也聖賢開示後學深切如此顧乃皆其名教偏狹淺陋成

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大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尙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脩身爲本脩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脩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絶去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跡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爲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強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即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即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

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

焉諸君勉之哉

麗澤堂學約幷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異而賢愚以分此聖人脩道之敎所以不能無也夫自唐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義以爲敎化之本建立學校以廣敎之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患及周之衰敎化不明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或幾乎熄矣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顏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君上之敎雖已不興而師友之

術道學之緒垂無窮矣濂洛以下諸儒之學雖有未
純而其用力之勤亦各皆以成其一家之學至宋則
真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仰于數百
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德尊
足為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復從游數載
彷彿有以得其依歸但志卑質弱又相去之遠不獲
常相親炙恐離群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與同
志某等構為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蓋取易之大象
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

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敵其力期底於成功庶乎麗澤
之益為無窮矣成其美者地主某為所立條約明示
于后

一凡入麗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為宗削去世俗浮
華之習尚節行惇信義刪去虛誕之文以下利祿
毋作草草之詩以取聲譽各立日錄簿一冊逐一
書寫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朔望鳴鼓升衆會于堂
上稽其所進書於總籍以盡誘掖激勵漸磨成就
之道

一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真先生為
準

一讀書務以小學為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
朱司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鹵
莽躐等雖多無益

一凡學以德行為先才能次之詩文末焉

一凡學者行事皆於麗澤堂稟於師友會衆裁度其
必合義然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汩於利誘以致

違理害義者衆規之三不悛者責之不率者絕之
仍於麗澤削去其名

姚仲遠傳

仲遠姓姚諱明廣信貴溪東嶺人早孤幼穎敏學胡
氏春秋弱冠游邑庠尋聞達於郡景泰癸酉登鄉
貢第卒業太學成化丙戌授監察御史巡按遼東入
掌貴州湖廣山東等道事後按南直隸浙江仲遠
性剛直果於斷事撫抑權豪除兇猾辯釋冤枉革
弊貪汙奏擧廉吏及于其下如遇旱禱雨至郡縣必臨

養濟院以存恤孤貧為縣疫癘則齋戒罪己禱神以
祈免民災時有內侍督織□怙勢作威有司供億不
用銀千餘兩仲遠弄裁抑之及任陝西按察僉事其
為政臨民一如巡按時總其肅旨寧夏糧儲舊例銀
米同給仲遠視銀貴則給銀米貴則給米於官無損
軍士受惠實多以祿不逮養輒涕泣思親無遇忌日
必蔬素歲時必致祭享才善吟有容溪集其言慷慨
有氣節如其為人嗚呼仲遠剛介廉潔至於不食娼
息言質鬼神歷官之久而所居環堵蕭然若一寒士

則尤可見貞廉之實夫二氣五行交運錯綜而人物
生焉以氣之參差不齊故所賦之質得其清正剛直
之粹者常少偏濁者常多仲遠剛□之氣得於天廉
介之操著於世周則濟濟多士□□當在廉吏之下
哉是宜書而傳之使公之風節□在天地間而貪
夫廉懦夫立則此傳不虛作□

跋孟嘗君傳

世有稱孟嘗君田文能□□□□有三千愚以為
齊國二千之客苟得二□□□君當道志仁

則天下之民皆將歸之雖欲無王可得乎既不能
又不能預燭奉昭之姦力上其君毋使陷於虎狼之
口及拘於秦又不能正其計說陳大義以解其難顧
乃為雞鳴狗盜古之賢者輔其主如此乎其賓如此
其主亦可知矣

理曆法

問何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曰此
以天與日所行遲速而分也蓋天左旋日月皆左旋
天行徒日雖隨之皆行及遶地一週則天每過之日

每不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日之一過不及
度始一週天與原處恰好相值逐分每日所行不齊
處為一度故週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天何嘗有度人何以量度之乎後世曆家以日月右
行以日行一晝夜所躔闊狹為一度誤矣

右週天度

問日週遶地一週天過一度月不及何也曰此以日
為主而言也天何嘗有過月何嘗有不及各循其性
之自然以天為主則一日未滿而一週也以月而言

則一日有奇而一週也天非過也以其行之健陽之盈也月非不及也以其陰之縮比天日為少緩也日非正得其中也乃陽之精明之主以其所行之出入而分晝夜也故以一日而論為得中比天行為少遲比月行為速也

右天日月所行遲速

問日法必以九百四十分何也曰此原於過天之度與天日月所行遲速之不齊而置也蓋天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行縮於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縮於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既有十九分度之七肆分度之一則分数不齊何以合天日月之數以致閏成歲以齊其不齊者哉故先將日月所差十二度布之於筭却以加九法筭之每度加作十九分得二百二十八分再以元七分湊之則得二百三十五分此則因十九分度之七而置此筭也再以筭法四因而四倍之得九百四十分此則因四分度之一及四分日之一而置此筭也必如此然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及四分度之一其數始相合而齊用此而推周天之度則日月之相會大小之月氣盈朔虛

而生閏以閏月定二十四氣以二十四氣定四時成歲無不脗合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右日法

問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為一歲何也曰此以陰陽寒暑節候之往復以驗天運之一週而天與日亦一會也蓋陰陽寒暑之循環者氣運之常故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然必有其序而不亂不驟故曰歲歲者序也以天日所差為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天之速於日者恰值一週天故曰天與日會豈真有所會哉曰天日所會如此何以知其為一歲也曰古者以黃鍾律之管埋於地中置葭灰於管以候陽氣之復生蓋陽氣之生從下而上氣至則地中之管灰先動因此而知陽氣之復故以為一歲周人以十一月為歲首即此意也以梧葉候秋蓂葉候朔望尤明顯易見

右歲法

問以三十日為一月或二十九日為一月何也曰此以日月所會而推月之大小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之所行每一日不及日十二度零

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
九十九日之所過月之不及恰當一周天日月相會
而爲晦日月相會於三十日之中則其月大爲三十
日相會於二十九日之內則其月小爲二十九日每
一月則日多周一天月少周一天曰何以知之曰先
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布之於筭以加
九法筭之得六千九百三十九分七釐半加九者以
合十九分度之數也又以四因倍之得二萬七千七
百五十九分四倍者以合四分度之數也然後以日

法九百四十分以九四歸除之得日二十九餘四百
九十九分也曰何以知月之大小也曰日月之會在
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以三十日
爲率則欠四百四十一以欠數消之則兩月消至八
百八十二近有一日矣如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
以四百四十一消之不出於甲日則此月有三十日
爲大如前月日月會於甲日此月以四百四十一消
之退至癸日則無三十而爲小

右日月相會與月大小

每日十二時一百刻每時八刻三分三釐三毫每三
時各八刻共加一刻成二十五刻

右時刻數

問二十四氣四時十二月如何分曰以一歲三百六
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布筭以二四歸除之每一氣該
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分七釐五毫兩氣爲一月積三
月爲一時積四時而成一歲是每歲四時十二月
二十四氣也

右時月節氣

問閏法如何曰先儒言之詳矣其法以二氣爲一月

則溢乎三十日之外者爲氣盈以日月之會爲一月
縮乎三十日之內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
蓋盈者常盈縮者常縮盈縮之數恰當一月朔虛之
數則置閏焉以五十日爲率每月氣盈四百四十一
分二釐半朔虛四百四十一分則盈縮之間該八百
八十二分二釐半以盈虛之數挨至三十二箇半月
有餘其月無中氣則置閏月

右閏月

問儒家以日月左旋曆家以日月右旋其不同何也
曰儒家順其所行而正推之故理與數合而爲一曆

家逆其所行而反推之故理與數離而為二此不可不知也天與日俱陽也天體健而行最速日行雖速而天常過一度也月陰也其行不及日在天則一日不及十三度有奇其實皆隨天而左行也曆家不識天行之健反以日為右行一日上行一度夫日為陽之精明之主一日遶地一周日出地上則明而為晝日入地下則暗而為夜一晝一夜遶地一周而周乎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無餘欠明矣豈有一歲才得周天之理陽速陰緩若曰日行一度月

行十三度有奇則月行速於日十三倍決無此理以顯然之象觀之日月東升西沉每月日過天三十次月止二十九次是每月日多一次過天豈非日行速月行緩乎但曆家以天體不動日月五星逆筭則其數簡易易推故也

右日月左旋

敬齋集卷之二終

敬齋集卷之三

後學北地李楨 校

賦

碧峯書院賦

雲山青青澗泉冷冷考槃之所碩人之情賴陳君之好義曰創始以經營與吾心之有合來此以落其成喜進修之多士遠負笈而執經悅藏修之有此期學力而日增慨吾德之疎以受聖道以難明嘆真儒之去遠耀功利而日興訓詁繁而理昧孰能免乎冥行嗟吾同類兮立志毋輕主敬存其心兮曰虛以靈窮理致其知兮曰詳以精反躬踐其實兮曰篤志以誠

德業致其盛兮庶不虛此生此峯增其輝兮得人而名

瑞梅賦為淮王題

白幾而紅春氣融融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賴我王之好學明此理之無窮信天人於一體貫氣脈之流通欲知修德之要當致乎慎獨之功善乎心廣而體胖使嘉氣溢乎吾躬斯物瑞所以應乎外遠仰乎

關雎麟趾之風

歌

遊卧龍庵

廬山奇秀甲天下我今來作廬山遊卧龍庵裏駐孤
跡前賢遺教空追求峯頭瀑布瀉飛練凋裏寒潭六
月秋釋子不識吾儒趣且言三教元無異道一緣何
教有三何獨儒家能治世長吟抱膝南陽處此時未
展胷中奇三駕不顧龍不起山河寧割誰能爲近瞻
五老峯壁立青霄裏峯頭高風高頂來峯腰鶺鴒白

雲起縱目長天不盡頭浩歌一聲英雄氣

詩

希賢吟

顏淵剛且明己私方可克曾氏極弘毅戰兢終易簀
中庸首謹獨登高無愧慝集義孟氏賢浩然氣充塞
降自漢唐下誰能踐斯域河洛程氏興煥闡一哉惑
大哉敬義功外方并內直致知務窮理爲我開關閫
踐履極其純浩然萬世則晦庵集其全精微盡剖析
窮理務反躬萬世二人極我生今何遲人亡世已隔
因言求其心撫卷倍驚惕道無古今殊今人何自畫
舊此希賢心勇猛日不息逸駕雖難攀驅馳緊鞭策
鵬鷃不易並數飛無停翼敬義兩夾持知行互相益
損此天理公去彼人欲賊彼我皆丈夫到頭奚可擇

遊龜峯

我來遊龜峯屹然在青蒼欲窮此理妙應難盡其詳
太極本無極動靜生陰陽陰陽有變合五行自相當
造化自此成闔闢乃其常穹窿須有際磅礴非無疆
清泉流碧澗奇石何高昂水得陰之盛周流無定方

土本得沖氣體具柔與剛石乃剛之質屹立千仞强
人苟覽形色此處誠茫茫我從同類士行行入其鄉
日過心多感理趣深且長物物有太極此說非荒唐

會稽拜禹廟

兩儀未肇判此理已具存動靜機一施陰陽自此分
兩儀有定位陰陽互爲根二者既交行五行斯絪縕
理氣妙合凝至靈斯在人三才從此得中處乾與坤
水未得所歸蕩蕩勢逆奔禹居本無事民居何日伸
昔我夏后氏代天心獨勤四海旣爲壑平土皆吾民

六府與三事九功以敘陳仰惟參贊功萬世人所[illegible]
封山作州鎮[illegible]南巡後[illegible]千載祀事[illegible]
比來[illegible]騰[illegible]功當尋入聖門
人心與道心[illegible]於吾身大[illegible]持一[illegible]閑思慚[illegible]
執中與其道致用數人文紹[illegible]接來[illegible]道毋昏[illegible]

靜中感懷

物我難容一髮私此論誰是與誰非人心固是參天
地百計勞勞只自卑

禮吾書院

卜築楹吾山水勝清幽期與古人倫人言此地誠孤
野我亦肯爲孤野人

春日即事

不是區區功與利亦非窮窮與[illegible]原也有沂
樂茂對春和看物生

倦後偶成

工夫未至力先疲纔罷吾伊細咏詩暫借餘閑養情
性莫將過[illegible]收身[illegible]人事紛紛無
盡期贏却當年陶[illegible]

禮吾書院

自古鄒賢仰魯邦儒風今喜振吾鄉禮吾一段荒[illegible]
地斷作弦歌禮義場

夜罾魚奉親

王祥孝感出[illegible]更有姜詩善事親何事今人不如
古終宵舉網向溪濱

奉吳先生二首次于先生韻

數仞師門力學[illegible]明乎庶物察人倫芳塘活水今猶
昔喜際龍淵復有人

抱膝茅廬蓋世豪曾教得志失[illegible]自是男兒
志誰道龍門特自高

同于先生坐廬前絕句

投裝野寺愛幽棲翠竹蒼梧起正宜又坐廬楹師弟
子清風明月更輸誰

行至四龍岡絕句

四龍岡上試行蹤往復師門九載中每愧光陰虛度
也從頭重掘更加功

陪于先生[illegible]戴子靜游石泉

淡日涼風雨乍收暘金田畔縱遨遊數聲欸乃開聰罷人意清和泉石幽

奉和于先生韻

恭操几杖罷遺絲踏遍晴山到石泉多士優游涵教雨群黎歌舞樂堯天家家綠樹山連屋處處青苗水滿田日用眞腴非外得此心肯爲利名牽

贈友人守壽

後生誠可畏積學實難量養正功須預家庭篤義方

讀書林間

勞勞曾可似閒閒閒自携書到處看好是薰風愜人意時來林下正衣冠

看東山書屋舊址

十年勤苦讀書心綠樹陰中認故岑成已功難增赤嘆愚家空數歲華深

悼農

四民共處九圜間農父何曾一日閒想彼錦衣并玉食豈知稼穡甚艱難

閒居即事

虛堂村落裏環堵任蕭然細草連堦石香茶煮澗泉青山朝過雨綠樹晩含煙日用無餘事工夫付簡編

和

寂寞虛堂裏琴書共晏然饑炊野田粟渴飲石谿泉清淡四簷月氤氳半篆烟聖賢名教外細翫杜陵編

往山下石岩醉卧成詩 三首

濃酒三盃後頹然卧石岩清風生野樹綠水滿寒潭素履心無外豪吟意正酣是非毋自質付與世人談

又

浮雲滿長空閒客醉岩中不學丹砂術何勞問葛洪

又

寂寞空山裏堪輿即枕衾遙憐李學士蹤跡杳難尋

看鳥 三首

幽禽碧樹裏何事不予驚孔子不射宿拳拳素服膺

又

護向巡岩學養眞青山綠水隅紅塵雖然仰面貪爲烏也未回頭錯應人

又

藤蘿幽樹覆岩端岩下清泉九夏寒敢效南陽稱

逌爾然起坐正衣冠

聽松琴

清風滿樹生秋若伯牙情雖無鍾子期山居人細聽

次韻奉于先生

事道峯峯頭亭周好將仁義作居由他年慰滿若生

望野服黃冠任退休

琴後絕句

柳影槐陰晝景長北窓閑客在香烟上琴一曲知音

少坐對南薰滿篆香

和許郢州中秋翫月

當空一鑑正團圓皓月光寄散亂夜衣秋氣清明當永

夜晴光皎潔滿中天君影動虛窓烽丹桂香分夫

席前但喜好懷無限樂何妨賞月年年

和朱子韻

與吾警示意非輕安為斯人正性情三復服膺增悚

懼昏愚只恐是虛生

讀書自感

頻復多由志不强七情勝處失閑防身心自覺沉沉

久羞讀顏淵好學章

除夜吟

兩雪瀟瀟值歲除奉親才暇更觀書明朝又復更年

月擬用新功滌舊汚

正旦入齋

慶罷新年一樂餘携書踏雪到精廬工夫自此宜加

勵歲月虛過更咎誰

雪後偶成

寒窓清苦孰能禁爲訪梅花踏雪尋讀罷輒書長閑

戶靜中又復得存心

雪中訪友

竹戶常扃雪滿窓書程日際用功忙今朝特發山陰

興只為金蘭契誼長

元宵夜吟

茅菴似斗寬亦吾堪容膝讀罷更閑眠養心宜靜寂

燈火何處多笙歌閑誰定迷子何太歎賤報為甚疾

却隣山間人幽獨窮且空讀書嫌性愚遇記多忘失

吟詩苦才慳不能精格律倦卧似無聊忄不違心術

閱朱子與南軒詩有可以述雖子杜走城堙之句

閒中寓意

門外青山拂翠煙野堂人事總蕭然案頭拈典兩三帙囊裏新詩四五聯克念不妨能作聖惡荒何自可希賢括囊私有遺箴訓何苦名韁為是牽

去年此日被風雨倒墻無絶食

去歲墻傾更絶糧今年淨几與明窓人生苦樂何須計流水行雲語意長

勞中述事

服勞安敢便寧居困厄無端智力疲朝夕周非心所意日間自有義當為自強願法天行健偷安那堪巳性愚從古宴安如酖毒吞氷虎尾切忘危

乘舟

新水漣漪宿雨收泛舟直下錦溪頭好風四至清衣袂信有長江五月秋

輓表兄劉毅

總總誰無死與生英雄準擬立功名一枝丹桂雖

嚴尚有千秋萬載馨

雄文壓戰氣方豪誰料煙炎盡後髦信道青雲難力致東山不是謝安高

夏日即事

槐柳陰陰滿戶庭晝簾高捲午風輕數編書卷前賢業一曲瑤琴太古情心在靜時無雜擾事當幾處最分明從來實行雖充溢只恐虛名誤此生

舟中自感

風雨蓬窓不寐時客中情緒總依依靜思成已功難處私意纏行行即虧

謝程子

整齊嚴肅開明教直內工夫尚有疑入到湛然虛靜處始知夫子不吾欺

自述

終日觀書理賢在日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黃裨不生何慾五穀不熟

新秋偶成

丈夫志匪為身謀經綸不然便當收浮雲滿空我不

篔環峯頭上卧新秋

自嘆

古今惟一理賢否自殊科確乎樂無悶吾何恤吝多

自嘆以遺人

操存腔裏心酬應世間事世人不知此只去學文字

終日清明方是敬一時雜擾便成昏知行由此作基

本便是程朱入道門

嘆學者

這裏站長嫌穩重那邊快捷實崎嶇行人不知着脚

處東跛西跛多受虧

讀明道伊川學制

孟軻沒後道隨亡數化其如一夢長不向心中求六

德只來紙上雜三場先生欲掃千年陋後學那能一

日忘願得天心回古意更令斯世紹先王

即事

人心無物欲隨處皆天理在山則樂山在水則樂水

在家則家齊在國則國治在學則學明在鄉風俗美

竊嘆此等人豈不爲至貴彼哉昏迷子何爲欲所蔽

圍湖懷古

聞說圍湖古戰場宋元此地決興亡謝公忠義照千

古興者已亡亡未亡

存心

冲漠無眹內萬象自森然堪嘆虛無子懸空學聖賢

自省

夜雨山窓寐不成細思舊業轉惺惺致知幸免多歧

塞行已深慚未盡誠墜緒茫茫何日續流風靡靡幾

時興信知大本元無二活水源頭見考亭

謝本府太守 二首

白屋正慚無孺子黃堂豈是少陳蕃莞然上下忘其

勢留取高風萬古看

以貴下賤大得民一郡藹然風化盛勿言敢獻到黃

堂不忍心行不忍政

自勉 二首

周南治化何其盛本在身修與意誠此是聖賢全事

業莫教墻面度平生

此身此理由天付屋漏多慚忝所生今後事天知有

道力閑邪妄使存誠

嘆古人讀書 二首

聖賢文字傳千載不過程朱怎奈何刺股懸梁辛苦志其如一散得功多

刺股懸梁枉自勤豈知心在檢其身只因未遇程夫子苦殺當年多少人

勉學者

靜對遺經玩困亨憂勤重惆四三生一偏廉介非難守全體中庸不可能爲世好堅徐孺操勞家且學董

生耕題詩本欲資名教豈爲區區寄俗情

送徐生歸

梅放寒花歲已深爲君特賦雪窓吟信知此道無今古展卷詳論孔孟心

贈趙元弼

功名不足吾儒事王道根基在日新自下升高當進步莫教對塔說相輪

觀易偶成

陰陽消長不停機在我何常無定規否泰中間存大用遊臨巳上識步幾充夫因甚怕處盛正如何苦救危幸有羲周精蘊在安身不必打乖詩

碧峯書院

碧峯峯下搆幽齋中寫羲書愜素懷信是心虛涵萬理更欣地僻絕纖埃參無徑路由斯闢聖學門庭自此開欲識工夫真切處好從博約竭淵才

辭謝南康府學官

薄德何堪古道看延晉連日謝儒官天心若欲興斯道莫嘆人生會晤難

再遊龜峯

路達龜峯本不遊泥舟又復傍溪涯如何喫盡多勞擾只爲源頭一步差

不道吾心識未真妄將指點誤傍人惕然到此方知省數復真能勝似頻

誠意關

純誠功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真在此要不愧皇天

偶成

綱川清致賞看竹湖上林公好咏梅問我寒窓何所

事關閩濂洛日徘徊

嘆雉死

汝能耿介全天性竟日淒涼感慨深始識先王真禮意男兒安敢負斯心

絶句

萬理具涵方寸內只從此處作經綸要知希聖無他法去盡私心德自純

松

一夜風霜萬不枯歲寒惟見老松孤秦皇不識清高操强欲煩君作大夫

題濂溪舊隱

紺寒清潔古濂溪緬想當年有道居學貫天人純性命理原太極著圖書光風霽月心無累勝水佳山意有餘香郁溪蓮庭草翠聖賢高致後人慮

夏日偶成

綠樹陰中日正長黑甜人世在羲皇有朋時共談今古謾說伊周治世方

秋日書懷

禮吾地僻聚儒衣三尺絲桐滿架書細草幽蘭秋色馥清風明月夜窓虛閑知聖教元無隱惟有人心却足危記取當年簞食樂殘生斜日任悲淒

南谷即事

天人本共此一根吾何可[illegible]所有文明運始盛唐虞禮樂伊[illegible]周獨元氣會在洙泗闡六經軒後誰能讀伊洛[illegible]龍馬圖墜緒[illegible]於此續紫陽奮起聖賢傳萬古中宵秉明燭獨手握滕九十年大明當天吾道復武夷蹤跡未能尋且結茅廬入南谷知行只在日用間聖道不容邪與曲萬理窮盡知自明一私不存行愈篤始終本末八條中肯向他岐更容足乾坤闔闢消息間笑指羲圖瞭心目

南谷

紅塵應不到青山新從琴書入考槃茅舍竹籬開處樂地爐松火靜中安數竿瘦竹風初靜滿樹寒梅雪未乾却笑山人多逸興詩成袖手面層巒

心遠高棲[illegible]樹吾人於此足藏修北山翠崔青雲鎖南谷深沉[illegible][illegible]欲意毋荒時異興善心不昧日

休休君今莫道功名事爭似顔瓢樂更優
李太尹求晃存獻
幾年衰病臥林泉飭迫形驅苦自憐白屋想應無寫
子琴堂有榻任高懸
贈李大章
春日栽陽貧病減樞衣直詣鄭公鄉幾年不帶看花
眼始向東風識海棠
沙港舟中
卧病歸舟越水潯誰將風教振當今幼兒只喜歸家
好那識若翁憂世心

題風雩 在白鹿洞前左
五老峯南鹿洞前和風滿袂暮春天道隨日用無他
慕何獨當年點也賢
枕流石 在白鹿洞左澗中
三峽澗頭賦巨石字有枕流留古跡一枕千年永不
移清流晝夜無時息
徐孺子亭
漢竪當年不可維先生明智巳先知如何不以幾微

處說向陳公下榻時
贈葉太守
皤矣廬州公五十後相識晚知道義尋常爲功名役
梅含雪裏春松秀霜前色論學心無窮賦詩情自適
我願公再興作我生民益來歲上京畿覲吾
皇極
復葉擇上舍
文風今喜盛吾黨誰似曾參爲巳多鶴在九皐敵白
閒鳳翔千仞網難羅每憐漢士訓詁苦更憫唐人詩
句唐南谷庸才甘世棄日群麋鹿聽樵歌

贈劉吏部建義庄
范氏當年建義庄君家亦與續遺芳信知積善功夫
久致使傳家慶澤長
挽李大章
終始幽明一理間士林今嘆失儒冠千風亭上人千
古蕭瑟西風滿玉灣
復高鄰憲
人道人生會晤易我道人生會晤難一代人才能有

幾百年心事總相關仰高峯下氷霜滿鄕水溪頭風
月開却念同胞多亦子家書與報平安

詠洞前流水

洞前流水洞前流洞裏[illegible]靜裏修修是本原無一
息莫將道體更他求有[illegible]可觀無形妙今日應同昔
日游識得顯微元不[illegible]心此理可相酬

過子陵釣臺

世祖中興訪故人故人垂釣此江濱一天明月無瑕
翳萬古清風振俗塵宜以賓師爲保傅可將諫議定

君臣扁舟趨拜高臺下樂對先生笑白雲

拜陸宣公祠

播遷暫展扶傾手薦主難終濟世才千載家祠壯西
湖忠誠倍感後人懷

謝夏憲副正夫

一上高樓話古今四簷涼雨碧天深世間多少未了
事誰爲乾坤體此心

別松江郡侯諸公

聊壯不遑王事監野人吟[illegible]尚古同慨

堙城外青山即峴山

石橋晚坐

身隨所寓有何害濃酒三盃落日殘半醒却來橋上
坐乾坤容我一人閒

別同府于先生

粒我生民未敢休樂天知命更何憂他年了却公家
事尚擬樓山共白頭

贈五宜翁

富貴真爲身外物此心一動便成非五宜却被公全

了我願公今事事宜

贈永福寺張僧

禪家直欲尋空去却有張僧愛讀書此是秉彝千古
性誰言無極是真無

立春詩贈丘時雍

服前時景初開泰心裏乾坤總屬仁昨日歡迎滿城
市草堂分得幾多春

贈致仕嚴掌教

軒前閒菊經霜後雪裏梅花更有神每笑玄都桃李子

樹東風依舊欲爭春

贈蔡推府致仕

脫屣功名能幾人丈夫何患志難伸傍人莫訝歸田早雲錦江頭自有春

題沙溪釣隱

釣隱闕君獨擅名我來細咏釣中情渭濱德老乾坤古嚴子臺高風月清物理有常須定靜本心無累轉虛明傍人若問功名事今古長安棋一枰

寄邊行素

歸儒峯下讀書堂勢利紛紛已兩忘窓外梅花初破雪庭前松竹幾經霜豈於末學矜多智肯向遺經識大方何日重來酬舊約力扶吾道正天常

復俞監生

道體誰云遠欽之方寸間幽人更何事穩卧江東山

寓永福寺次夏憲副韻

自昔番易號大邦不應國士更無雙誰憐人世古今異惟聽僧鐘曉暮撞疊疊雲山連遠漢茫茫烟水接長江此心守得惺惺法不待參禪苦面□

寓居偶成

案上有書勤看眼壺中無酒嬾啣盃心閑自有行窩樂笑看燈花夜夜開

咏春秋

經世文成百代宗從軻死聖無蹤龍門妙契心傳後丰筆徒勞擬化工

復余太尹

百里溪山不計程使書遥辱過柴荆端婕分內二家好道義胸中藴古情蹉父㓛歸閑窓子潯陽菊純老淵明知公已脫塵埃纏策杖於山日少縈

敬齋集卷之三終

鄭山齋先生文集二十四卷

（明）鄭岳撰

明萬曆十九年鄭炫刻本

山齋集二十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鄭岳撰。岳有莆陽文獻、已著錄。其所著詩文有
蒙難錄西行紀南還錄山齋吟稿漫稿淨稿續稿
奏議。因雕本殘燬、所存不過數種。是集乃萬歷中
其曾孫炫蒐輯重鋟、凡詩七卷、文十七卷。炫跋謂
較視舊集十未能存二三。蓋亦幸而不佚也。柯維
騏續莆陽志稱其所作詩文、俱暢達蘊藉。朱彝尊
明詩綜引謝山子之言、亦稱其詩深於諷諭之體。
考明史岳本傳、稱其屢拒中官權文之干請、爭寧
王宸濠之侵占。又以爭與獻王祔廟忤旨奪俸。其
居官頗著風節。而爲江西按察使時、與李夢陽互
訐。爲兵部侍郎時、又爲聶豹劾罷。所與齟齬者乃
皆正人。蓋其天性孤介、非惟與小人相忤、即君子
亦不苟合也。其文章落落遠俗、固亦有由焉。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協　編梓

五言古詩

立春和林兄素韻

人生百歲期荏苒十踰四春陽布德新花鳥各自媚鬖髮日以種歡悰與昔異寢食淡無營絪縕護元氣朝雨洗春痕南山已佳翠幽勝愜素期糾紛傷往事所貴一身存儻來物皆寄破屋城南限百需無一備雲莊結比隣時往往寧道諷詠激微衷懷哉邈高致

秋齋爲周彥通作御題

午夢忽驚覺呼童開竹扉借問客爲誰青驄東金羈手持卷一握錯落瓊琚詞展玩重太息遐心將在茲二氣互翕張貞元孰玄機物盛不可過斂舒各以時露凝天宇淨樹變郊原稀芝蘭抱孤芳鷹隼奮高飛齋居感深念流光迭如馳及時當自勵毋令華髮滋

后峰篇贈黃伯固正郎

九峰何崔嵬屹然鎮坤維泉石抱明秀草木含華滋最後有奇峰退讓乃卑卑謙光豈容掩靈淑良在茲高文合典則懿行無瑕疵歷一十餘年既罷將安歸悠然念出處戒途仍迂遲經營四方志況當強壯時去去濟時艱終豈好爵靡山中精舍在歲晏期相依

送何子元少宰改任南都

夏秋多霪雨沉陰翳晨光積潦斷衢塗欲濟苦無梁茲予出城闉策馬登前岡回飆激流雲顥氣變清商憑高一舒眺天宇何茫茫感彼物遷異鬱鬱情內傷古稱楚多才弱冠已擅場博學富文藻節操誠慨慷茲行豈徒然抗言繫綱常南望鍾山遙白雲懷帝鄉風露日夕清蘭桂發幽芳與子結綢繆望望不得將平生契分深白首相激昂浮榮難久恃萬世一何長願言保終節青簡諒毋忘

幽居公署書懷（處憂患能以義命自遣詩見之矣）

寧庶人宸濠久蓄異志予由臬轉藩裁
抑逆萌濠不能堪陰嗾同寮横加誣訐
威路上下文致其辜逮繫踰年始得罷
歸憂患中嘗作豢難錄玆摘其要書之

咄咄日書空禍階既伊始蟻穴昔何微潰川浩
無涘數至諒難違脩身以順俟明夷古所悲演
易在羑里厲貞乃終吉齋心悟玄理

其二

谿壑絕險巇千仞猶可窮人心如其面談笑伏
兵戈田灌平生交杯酒不相容魏其力解紛乃
竝遭禍凶往事昧明訓邈哉廉藺蹤鷸蚌久相
持漁人並收功

其三

平生相傾慕會合意何敦初期振頽靡撫心憫
元元如何自猜忌枝葉傷同根川洛構黨禍善
類鮮安存王導仇伯仁千載抱煩冤古來同嘆
息棄置復何言

其四

鴟鳥棲前楹啞啞動哀鳴須臾雙鵲呼下上如
有營既憂還復喜徒亂羈旅情毀譽隨愛憎吉
凶竟難憑瞶瞶絕聰聽冥心游太清

美女篇 此篇以美女自况讀之悲惋

美女出瓊閨姿容皎白皙婉孌當盛時丹鉛去
華飾豈徒誇靡曼禮度謹脩飭少從柯斧言與
君結良匹織手敢自愛辛勤事家室烹飪奉賓
祭機杼務組織雞鳴起盥漱昏暮未遑息始時
君家貧數歲頗儲積將諧百歲歡一朝遭讒斥
萋斐成貝錦青蠅間白璧貞性豈善妒娥眉生
妬嫉懊惱難自明撫床時掩泣族里爲咨嗟姑
婞誰顧惜娉婷將奚歸皓首不更適祝髮習道
經焚香誦晨夕天心如有感庶幾終察識

遊俠篇 此篇以宸濠比吳王濞其事果驗亦詩讖也

戰國貴公子孟嘗最稱賢食祿擬萬乘養士滿
三千雞鳴與狗盜生死同周旋信誓重然諾服
御鬬芳妍一言偶合意不惜千金捐後宮出綺
羅歌舞醉華筵晝夜務經營力折王公權殺人

報睚眦道路不敢言頹風一以開延蔓彌八埏
漢網方疎闊吞舟漏重淵吳濞招死士密置淆
澠間豈知眞將軍輕車出藍田逆節乃鑽斧剕
鑒垂簡編

復回省城待報幽中書懷

重門晝深扃蔓草沒行跡儔侶何寥寥危途歸
相逼計功獲深酬蹐躅圖遠適詬辱甘予愚誰
爲世道惜

其二

一氣播洪鈞萬物各有適予生亦豈徒知命奚
慼慼軒冕儻來物去去無復惜抗志本不高求
路唯蹐蹐從今謝樊籠遙空振六翮

其三

社櫟辭剪伐蘭膏坐銷鑠巧拙各有宜所貴保
初終緬懷見素翁進退何從容盛名難久居林
壑寄幽蹤幸茲返初服雲岑老相從

林竹田司空自予蒙難屢爲救解茲過洪
都挈子妻子同歸感而有作

司空並鄉國弱歲挹光儀意義重相許肝膽不
復疑名位日以崇詎肯忘賤微臨難力相拯千
里歸厚遺縈紆枉川陸爲我犒羣覊舉家脫虎
口相將返柴扉深衷懷感激不覺涕交頤時情
轉盻異古道誰復持祈奚免叔向豈爲平生私
高情激千古流俗安足希

九江阻風泊舟有感

白浪起層層峰頭雲正黑迴舟入小港聊茲一
憩息路迥難爲期滄波浩無極坐觀北來船帆

掛千仞直篙工意閒暇津津動顏色緬懷造化
心施予難爲力往船風宜南來船風宜北南北
本異途彼此那俱得物理每循環明朝未可測
隱几澹無營冥心悟羲易

過水口

建溪昔稱險橫流多怪石參錯列牛馬廉利侔
劍戟篙工慣習水禱賽資神力前後互招呼分
寸恐或失激盪轟雷鳴沫流飛雪白諦觀毛髮
指一命武輕擲逶迤過水口灘盡溪流碧棹歌

發清響貫酒娛西夕患至慮煩紆儉過事愉懌
物理固其然臨流長大息
送吳伯貞還漳
青陽布時序游子戒晨裝崎嶇越鄉郡迤邐孫
我堂感舊一揮涕相視嬀逾耈念昔榮微祿相
遇天一方風濤起奄忽章水鯨鯢揚削地誅晁
錯繫獄悲鄒陽戢羽還故棲仰視天茫茫昏霄
一朝解日月回精光天人盡紓憤豈伊私顧償
子獨秉高義意氣相激昂涓辰集朋舊壺榼宴

山莊人生適意耳此會安可常寘鴻謝矰繳去
去天路長
題顧晦亭
結屋城東隅縈紆逅幽境亭樹鬱以深竹石秀
而整好鳥鳴春烟芳池湛秋影爐熏對昔榻蟫
坐思欲瞑虛室晝生白眞機時悟領渾涵謝圭
角文字何雋永匡時豈無術素尚事幽屏際世
幸黃唐獨玆慕箕潁
上清宮修造

江國歲仍饑處處盜尤劇閭里鮮聊生乃玆與
鉅役土木極工麗輝煌耀金碧各務出新巧規
收過曩昔　內帑不惜費列郡捐餘貨畚鍤徵
萬人筋力誰顧情所祀何代鬼杳幻難具識漢
季有張陵五斗米中賊干戈幸逋誅遺種復滋
息竊據山水勝蔓延徧區域崇奉日轉加勢與
闕里逼大道久晦冥爝火何時熄
嘉靖二年六月十九日予使事西行夕宿
良鄉晨赴涿州即事

商飈應時序溽暑倏云徂微涼襲衣襟病骨覺
已蘇宵短不遑寐晨興赴前途前途紛交馳縣
道直　皇都民勞困征徭敝體無完裾所幸秋
稼豐維黍復維稌潦而不爲災旬月當得餔
過函關
建都據形勝自昔稱關中我今歷崤函險絕凌
蒼穹一夫當關守百夫不敢攻秦皇藉餘烈諸
侯俱景從漢高既滅項高拱洛陽宮婁敬脫輓
輅一語回天衷即日幸車駕定鼎垂無窮決機

振長策識度誠豪雄

發陝城

長安古都會弭節暫盤桓群公日惠顧樽俎娛清歡如何別此去遙遙赴皐蘭維時秋已分日夕風露寒清霜肅原野草樹漸摧殘玄蟬噤其聲蟋蟀鳴夜闌客子感時序悽然懷永嘆廻望雙闕遙迢遞層漢間清光勞夢寐行役何時還

馬嵬之南數百武爲逆璫劉瑾故宅噫楊妃以此地沒而瑾復以此地生豈事有適然歟均足示戒

明皇西幸蜀嵬坡駐鑾旂六軍不肯發宛轉縊蛾眉悠悠百世下撫跡空嗟咨妖氛豈未散閹豎復生茲懷奸竊大柄國勢欲潛移事頗天寶類幸爾亟誅夷羣奸起嗣虐四海成瘡痍亂階鑒婦寺永垂萬世規

秣陵歲暮

閒居近十載風土樂餘生兒曹雖節至歲事多經營如何從遠役遙遙赴 神京旅遊已厭歷

况欲競浮榮自昔際遇難幸茲世運亨皐澤訖耆彥拔茅以彙征負瘖安足獻食芹豈忘情沖抱徒區區寒拙竟奚成

潞河舟中

潞水何悠悠日夜東南流東流幾時還到海始云休物性固有然人心亦奚求所求諒非遠庶以道自脩憶昔罹橫灾十載卧林丘白分亦已矣云水結綢繆 聖皇叻遺耆獲散謬見收省于愛遷秩愧莫展良猷兢兢循素節庶以效前脩萋斐一朝起竟莫詰其由輿論皦日星拊躬本無尤心跡幸已白名位焉足留讒言變白黑世道良足憂

謁 闕里途中卽事十一韻

遲遲待明發肅肅戒行輈郊原俯阡陌道途廣且脩朝雲結層陰雨澤尚滯流鬱蒸氣未解風露何當秋役夫苦流汗五行豈漫遊壯齒走四方老至行且休睠茲毓聖鄉欲詣竟無繇於茲不躬謁終身抱悔尤迢遞展懇愨 闕里暫綢

繆秋陽方皜皜緬邈仰風猷倦息杳壇陰渭飲
泗水流

塞下曲四首

邊郡良家子結髮即從軍彎弓射胡月揮戈開
塞雲黃河十月冰胡騎日成羣突來犯我壘決
戰死生分冒危殺首虜不得敘階勳

胡人慣騎射奄忽若星馳腥風吹馬來四面衝
我師我師莫輕動持滿以待之䍷北勿輕追恐
爲胡所欺

漢皇開五郡本爲制匈奴胡馬日南侵發卒守
邊隅主帥多刻剝軍吏恣徵需一食尚不飽安
能執戈殳儻無內顧憂安敢愛微軀

虜酋相䶨殺奔潰入西番西番不能制被驅若
孤豚番胡勢漸合種類日益繁長驅向洮岷千
里沙塵昏我兵既寡弱剪滅何敢論

隗囂

新都㓕炎精四海方悲嘆隗囂起秦隴借名圖
復漢豪桀多景從生民罹塗炭南陽帝業漸基
雄侶解散西州獨阻險仮塞成僭叛幺麼不自
量神器豈容濫伏波始識真東廡白情峙聚米
導先驅僉黃西域竄何不效竇融歸朝膺顯宦

度關山

昔聞關山險今作關山行登危復盤曲十步始
一平秋潦泥泥途崖石亂縱橫仄徑俯顛坡僕
馬疲凌兢薄暮至絕巔天地劃開明飄風吹暝
色凜然寒氣凝慨念茲川嶽設險輔秦京時危
資竊據歷代紛戰爭明時久混一四夷且休兵
憑高一舒嘯緬懷千載情

內丘閔旱

內丘數十里磽确環高原十旬不得雨四野沙
塵昏黍粟焦且死艱食憫元元官柳摧爲薪藜
葉充晨飧老稚出趂食破屋棄荒村公庾素乏
儲富室徒勸分鮒魚得斗水猶幸性命存安得
沛甘澤萬物回枯根

蘭州以山名北枕黃河城之西有唐帽山
尤秀特彭司馬幸庵先堂在焉地靈人傑

堪輿家之說豈盡誣邪
南望臯蘭山北枕大河流山勢相蜿蜒河流去
不休華夷界南北關陝扼襟喉中有唐帽山高
壠鬱松楸靈氣鍾之人元老克壯猶邊事久經
畧樽俎運深疇

眞定會劉南坦中丞以詩卷託和

役晨即長途亭午臨古縣赤日炙肌體黃埃污
顏面神昏思伏枕臂弱強持扇窗柳方連陰凉
飈時一薦披襟爲輸寫暫憇忘饑倦鄉思亂飛
雲怳情牽弱綫　朝廷重綱紀邊鄙罹禍變行
役敢辭勞縱觀殊未厭中原多古蹟垂老幸一
見西行抵關塞閱歷行當遍

舟中阻風

潞河晨解纜即欲抵河西詎爲風所阻竟日蟠
淺泥暑雨久浸淫四望長蒿藜荒村破茅屋日
午不聞雞泊舟此非處日晚風更淒憂心滌如
惄孰能究端倪天道易反覆人事常不齊

覺衰

今年頓覺衰不謂病忽至早春解散來酸痛傷
左臂伸縮自弗堪拘攣重爲累血少失養筋風
冷潛入骫藥餌殊罔功針灸亦弗利白髮倩人
梳未帶不自繫況能彎騂弓何由拔赤幟歲月
去鮮歡世事老無味衡門歸養痾稽首深拜賜

梅峰小隱奉招會友

丁亥之冬林翁孚可汝儀時獻吳翁約
中結爲社會予僭爲首倡會于梅峰其
次年宋翁良翰林翁以永皆預焉

香山與洛濱結社獨名世齒德相推致名位豈
暇計標望重一時文采照來裔吾儕蹤世途投
老脫羈縶丘園多暇日高蹤良足繼俯仰愧前
脩欲舉旋復替友泉亦何爲超忽遠行詣人事
嘆多忤天機竊難契及時且爲歡荏苒歲將逝
籬菊寒始花幽香雜蘭桂眷茲舉一觴梅峰掃
荒翳眞率循前規山堂具瑣細詰朝幸早臨焚
香候輿隸

秋日偕社友遊溪聲閣

凌晨出南郭悠悠衢路長褰帷臨迥野迴飈逈
微凉蒸鬱漸以舒顥氣應清商農家收穡秸禾
稼已登場幸玆歲頗熟閭閻得小康凝烟翳林
莽鸛雀相翱翔古來賢達士墟墓列道傍感玆
起遐念人生安可常涓辰集儔侶迤邐越林岡
梵宇隱寥廓溪聲瀉琳琅山厨登野蔌石鼎炷
篆香談諧淹竟日薄晚雨冥濛老至惜頹景駒
隙度流光及時恣遊賞毋徒傷慨慷

林都憲翠庭邀遊南山登高隴歷諸名勝

有作

城郭風塵滿藍輿遠追尋崎嶇歷岡埂轉望鳳
山岑松栢翳原野中有大夫林斂袵扁下拜廉
退昔所欽山川莽回護佳氣鬱以深東岡列僧
舍樓閣散清陰推窓延遠景啜茗滌煩襟拜亭
倍虛敞深樹響鳴琴時平偃兵革禾黍復森森
吾儕幸無事及玆盍朋簪清歡雜嘲笑美酒時
共斟歲月豈久待騄驥已駸駸疇能究緣業且
諧塵外心

和林汝儀招飲溪閣韻

旭日散林霏澄波蘸山影離城纔幾許已覺非
人境侵階雨氣潤攪樹風力猛采采園中蔬盈
盈水中荇更覓前溪魚垂竿移舴艋占年慰夙
期刺水秧千頃几杖松壇幽雞犬柴門靜幸逢
素心人高談白日永

黃仲陽東洲別業

北郭亘芳阡延矚鬱幽邃木蘭及使華二水於
玆會墟曲萬人烟平疇間溝澮澄潭集漁網沃

土供王稅結構際交流儼與羣峰對閑庭芳草
積隙牖蛛絲綴廣潛物俱忘知寡我爲貴玆勝
君先得吾駕將焉稅磽确多棄壤所求亦易遂
衡茅成小築徐徐理荒穢來往話桑麻聊玆閱
年歲

鶴峰爲蔡君題

考亭昔爲吏遺愛流清漳世遠道益孤墜緒何
茫茫蔡君負英資博學知向方少懷四方志頎
以試一鄉道藝素所敦慕古心知狂龍池卜新

清淑氣攸藏維東有鶴峰截業臨吾堂朝夕
弼之對端冕肅以莊山高猶可梯且欲凌其岡
後翁有遺矩千載何能忘

題黃孝女刲股愈疾卷

儒門白皙女婉孌髮垂眉念父遠行役獨與母
相依母病困牀褥家貧莫致醫嘗聞昔人言股
肉乃良劑顧念此微軀本是母所遺一死尚可
捐何惜方寸肌磨刀試割取肉斷血淋漓一念
格彼蒼神物陰護持母疾亦良已族里驚且悲

末俗好奇詭昌黎深致譏此女出貞性於世無
所希親疾不嘗藥愧死世間兒

楊烈婦 國子助教楊孟洪子婦

白皙名家女婉娩閑壼儀二十嫁君家與君相
唱隨君志在青雲偃蹇未得施一朝齎恨歿棄
妾忽若遺薄命喪所天何用此生爲九原會相
從瞑目甘如飴尊嫜相慰藉豈不念恩私歲月
方悠悠世路亦多岐一死吾事畢此心良不欺
吁嗟烈婦操千載名永垂

湯陰羑里文王廟

商辛肆淫虐諸侯多就誅西伯秉臣節亦乃遭
囚拘憂思鬱以深默焉悟玄虛羲畫闡幽秘至
理諒無餘天地豈不寬臣跡不敢踰日月豈不
明君怒或可舒進女事解脫還史何其誣

淇縣有殷三仁祠將至衞輝有殷太師比
干墓廟

秋黍何離離驅馬登殷墟孟門與太行左右相
縈紆狡童不我好萬乘爲獨夫圖任惟奸回親

賢反見疏矢心各自靖授道豈云殊埋骨邈千
年廟貌猶古初孔聖贊一詞永與天壤俱

安肅南出有劉伶墓碑

鹿車一壺酒荷鍤以自隨云死即爲埋曠達不
可羈如何此墟曲有塚高纍纍刻石紀道旁無
乃好事爲沉酣棄禮法車服焉得維遭危故有
託寄世人莫窺苦節多湮沒怪爾名獨垂

過楊伯起墓

自知誠不易知人良獨難黜賢本爲公私念寔

得于暮夜懷金來相對多靦顏傷哉市道交古
意何時還幽明寧可欺此心炳如丹千載誦遺
言清風墓道寒

題黃特簡臺旌孝廉卷

崇仁除目下朝野咸稱難澆俗相糾結積蠹大
其間自昔官於斯鮮能保終完君少出官門吏
治識其端曰玆機在我民性豈終頑氷蘖凜自
持晝夜思民艱政平訟亦理田里方相安聞君
忽遠去相顧盡悲酸知君行橐貧相與助清寒

君誼一不受徒跣奔訃還觀風肾柱史聞之亦
永嘆廉孝苟不彰何以勵庶官千里遙致奠九
原慰親歡玆舉誠異典輿論未不刊士習日趨
下砥柱廻狂瀾願君益脩飭白首如紅顏

題教授黃公悅偕弟公本鳳山遐思卷是

其先員外參藩墓

崒律鳳凰山上有千年栢誰家卜佳城眠牛雙
勝跡有美黃石公於此藏其魄伊人逝何之奕
世贍遺德祥烏止其隅啼遶朝復夕悲哉二子

心感焉岵與陟

大司空林公歸榮

四序有代謝卷舒惟其時達人戒止足寵祿豈
足縻結髮事　明君誓竭股肱爲服官歷中外
積譽日以馳撫摩育羣生斬刈平諸夷文武時
並用嶺海恬以熙　宸衷眷勞勣平土陟攸司
累章不得謝臥家復懇辭　璽書重褒慰廉退
乃其宜輿夫弁月俸優老　恩復滋桑榆延餘
輝山水發幽姿鋤荒步層曲抱杖臨清池泉山

諸老翁逐任良無期衣纓傾洛社風流將在玆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莆田 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摩

七言古詩

畫馬行

房星耿耿明碧落神駿墜地走沙漠天閑秣飼列奚官逸氣俛就青絲絡古來神駿豈易睹遺貌至今動人目碎兀爭看骨格奇人間萬馬徒多肉汗血染成五色紋碧蹄高踏秋空雲蹀躞嘶鳴神彩溢此圖疑出曹將軍渥洼異產今寂寞世無伯樂何由識但收遺骨破千金不用按圖遠相索

題菜

東風一夜吹霡霂園丁揮鋤土膏沃嘉蔬百種葉抽齊甕牖寒窺一畦綠朝來擷莖小鐺鳴山館無殽聊餉客青作寒菹玉糝炙呼酒高歌還鼓腹貴游之子飫糧葷唶口齧舌咽不得豈知口腹終累人一飯萬錢嗟未足烹熊炙珍異傷胃腸山中此味若鴆毒君不見志士從來甘淡泊人間萬事由此作

壬戌九月十八日白湖鎮遇風舟危甚賦此紀事 時承委南都公事訖迓老母還莆

陽還下接白湖鎮十里舟行惟一瞬狂飆奄忽自西來波浪簸空天地震我舟蕩漾載浮沉頃更柁折難復進百尺巨桅忽中斷舟人惶擾爭奔逋抱扶老母附崖登雨注泥深風益勁回頭試盼左右舟沉沒中流魚腹殉白湖巡官忽馳至肩輿羸馬聊借乘前村茅屋漁父家掃地焚香候門徑閭閻老稚訝官至奔走邐拜重相慶細燒榾柮烘衣巾炊黍蒸藜頓充饘雨聲淅瀝洒茅簷目睫不交對餘燼大塊噫氣豈適然兀坐冥搜毛骨振晏起科頭尚儆咎況乃吾生事多寡操存驗昧罔先窺舉措乖張人或病攬衣晨起當空拜悔悟從今當益慎春秋紀異不紀祥儆示古今垂大訓

玉泉院對華峰有懷見素大司寇

華峯三五開芙蓉天然秀色浮空中我來坐玩日當午膚雲忽合雨濛濛南峰隱霧不可見東西峙立鬱葱蒨懸巖瀑溜垂千條流出亂石如素練結亭據石出林端極目烟雲渺秦甸雲庄索老性好奇惜未到此一覩之蒼厓千仞意俱往飄飄拄杖凌空飛象外烟霞諧笑語風前咳唾成珠璣生平風格狎林藪垂老蹻蹻留京師省郎由來繫朝野蔓疏還山未有期使還相見一撫掌請翁和我華山詩

暮春邀社友遊東山

花至光陰同轉轂今日難將明日卜收歲幾何忽暮春一夜狂風花斬落東山樵舍嚴貴幽十里青山斜帶郭蒼松偃蹇石峻嶒際海東南蠡一目杖屨乘閑試共登坐聽鳥聲歌伐木疏盤草草亦易辦糟床夜注酒初漉家有肥鵞不敢宰巨觥沸引罰頗酷

東巖禱雨題林以求寒谷山水障子

於灃禱雨東巖宿日餐蔬䈥斷梁肉我心懼暑滲不舒猶擬蒼崖蔭林木忠翁知我嚴氣埃爲索丹青貽巨幅披圖細玩思杳然偃蹇雙松蟠雲壑中有一叟頎而長築書瀟灑從二僕蘄州疏篁疊平蕪短檻高雲聊寓日綸巾羽扇風飄飄瘦骨清容肖寒谷寒翁寒翁風節奇結芰紉蘭好奇服歷官中外四十年拂袖歸來書幾簏豐年妻子尚苦饑况茲亢旱田盡曝稻粱一飽不自謀猶爲蒼生淚盈掬古來賢達類知此杜老秋風賦茅屋吾社安可無是翁東野雲龍每相逐

東湖書院爲吳亞卿獻臣題

大雲山中泉一注東湖先生讀書處先生胷次逈出塵山中草木皆真趣讀書豈徒事鉛槧臣時事業於茲具試出緒餘售於人要使蒼生盡陶鑄平生苦節甘若飴妻子不免於寒饑遇事直前無顧忌終遭坎坷蹈危機達生委命寧自悔萬里生還天所遺山中茅屋依然在洞雲江月與心期湖田荒穢方料理詔書南下君復

起百年此道亦何心乘流則行坎則止

和吳約中憲副招飲韻

蚤年仕版濫登名世路艱虞頗飫涉倦遊歸臥故山廬晝閒殘書時一按部光冉冉逝相催坐見春花秋墜葉近來右臂痛莫堪厚擁綈袍施曲袷故人結社在比鄰匝月清容纔一接小齋風景自撩人露酒開樽紅映頰慇懃滿酌泛落英莫遣香風報遊蝶

會盟臺 即秦趙澠池會處

強秦日肆虎狼威約趙西來會澠池相如登壇俗怒髮呵叱秦王如豎兒一時詐力相傾軋睢鄒儕好非所宜夾谷之會何委蛇汶陽侵田卒見歸長平禍胎從此結區區擊缶亦徒爲會盟有臺今寂寞夕陽蔓草封殘碑

秋水嘆

黃河橫溢縣成渠人家半在水中居水邊漁父持空網吁嗟無稻復無魚隣居相望隔河汜借竹無從饑欲死樓船伐鼓晨夜過忍向縣官索

卞米

南湖喬木圖詩

永嘉政衰紛角虜衣冠避亂入南土涵濡陋習變儒風邑小曹滕俗鄒魯云誰奮振爲之先南湖諸老抱遺編結廬弦誦南山下陶冶歐林諸名賢流風遺澤匪云斬玉樹芝蘭多異產吾家一脈分太卿轉徙桃源入蒲坂坂中族庶衍而昌𠂆田粳稻充烝嘗故家門面亦何有綠綠古樹凡千章先憲當年手自植老幹差莪蔽天日冰霜飽嚼節如銘孫枝秀出皆徑直畫工描寫入此圖先輩文字墨未渝篋笥久藏喫蠹鼠上下殘缺半糊塗小弟佑生知愛惜緣舊易新重粧飾淒長捧簽掛家堂高掛此圖於素壁先人手澤存豈多棄置將奈愚騃何忍念前感此起遐念涕泫更下欲滂沱敬拭下方書數語此意根心難縷縷吾宗衰替理宜復共振先聲時望汝

賦長生篇壽表兄林孟犀

恨溪之水清且長恨溪山中藥草香何恨溪㵳

青到此九鯉變化凌空翔山人昔在穀城佳肅
書不與黄石過挐家迤邐來此溪日分甘泉飲
一注胃腸經歲忘渴飢肌膚玉雪顔如鑄更汲
溪流煑石髓丹成便蕑飛昇去庭階黄莢紀生
年大棗如瓜爲壽筵翩躚鶴馭從空下霞裾絳
節來羣儀從今頌祝百千歲眼看滄海復成田
山齋老子時在會酒酣爲賦長生篇

杏林春意歌贈方任淵

平書費締醫費人坡翁此言意若真脉經素問
眼未識陰陽表裏何由陳七剌試投遠脉理虚
詞恐喝驚人耳俗方幸售責厚酬薾翦逐利活
妻子焚券幾人如宋清偶收寸効浪傳名視瘵
洗髓自神術三折肱后業始精方君家世本業
儒孔顔讀罷讀靈樞丹溪東垣及仲景頗窺堂
奥嚌其胾原病揄方非草草小阮並驅名更早
四方延置不辭勞立起沉痾濟顛夭董公種杏
昔成林今無其地有其心一腔生意何曾息迺
孤田生犀物深峰潮落筆爲傳寫留圖把玩泰

丘野素翁斫地爲長歌一鄕二妙天所假我生
蒲柳質最微年未及邁氣先衰耳昏足疲齒搖
動時借藥力強支持藥市幸徧謝世局習靜山
中欲辟穀六經糟粕徒勞神枕中鴻寶得奇術
得奇術能駐顔金丹九還火候足君看他日生
羽翰

賦五老圖壽戴德洋七十七

黄雲紫水秘壽鄕玄鶴隨人化日長飲水餐英
娛脫節結矯高會膺清觴五人鬢髮皆皓白問
其年華不可得我欲擬之羲皇人羲皇之人舞
飲醎犬袖長衫類阮君羽衣霓裳非僊家嘗聞
河僑阮旨流草衣木食輕王侯修形煉氣老蒼
國朝烟暮霞頻不吐咲傲泉石脫塵凡指掌雲
書陳列蜂龜策連葉有餘伴鶴舞芝田常自得
孝為安宅友為居敬作竟程慈作則我懷汝龍
意勤渠欲借此會憑誰語莫謂五老擅奇芳蒲
坂有人還似汝

貞山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雜體詩

黄河篇

河渾渾發崑崙張騫尋源跡未到虛持漢節尋
眞源南流中國見積石雷奔百折趨龍門洑流
轉徙浩無垠歷代爲患難具陳武帝之時決瓠
子禹乘沉璧躬負薪我浮江漢歷南紀白首始

一過孟津洪流迸急橫絶渡濁浪洶湧凝心神
江漢合流淸且駛如何此水混泥滓一斛水一
斗泥臨流不可汲去岍卽須挈往年曾決張秋
口萬金累址成圩堤從此安流循禹跡並岍萃
民盡粒食方今九五登 聖神川嶽百靈俱効
職嗟爾河伯謹隄防侈心莫縱興望洋蛟龍自
爾安窟宅平波帖席一葦航

潼關道

秦山華嶽凌紫烟中分一隙來蜿蜒黄河北走
觸山麓川塗扼束難彎緣崗厓壁立通一線疑
從甕底窺青天盤盤磐折開復閉單車隻騎艱
廻旋敵樓突起臨雲表迴遭雉堞空中懸惟聞
鳥聲遠近相呼應猿猱下上互攀援乾坤設險
有如此我初見之不覺神凜然關中自古帝王
宅成周之世多歷年古稱在德不在險不然秦
皇二世胡爲不少延方今 萬乘都幽燕西顧
雍陝寄甸宣犬牙相制意故在一關之地中州
山陝遙相聯城復爲隍古所戒咨爾守關將卒

毋以四方無事長安眠

苦雨行

我始到關中赤日背流汗仰示高雲馳四郊方
憫旱飄風颯颯吹行轍西來十日雨不休泥濘
遂途成巨壑洪濤須洞蛟龍浮崖崩石走晝昏
莽莫辨犬馬與來牛蕎麥方花穀垂實漂殘委
地紛狼藉農家望今歲豐頓足咨嗟向阡陌
官租私責何從輸饑寒豈免溝中瘠行臺獨處
愧高崇紛紛決溜如亂淙[illegible]無[illegible]皆晝[illegible]

營爍濕移西東何兄茅茨與土屋甚禁上雨復
旁風崩摧露處亦何限安得大厦為幈幪豐隆
屏翳毋太恐下視九土多疲癃君不見女媧一
煉五色石上補天漏全化功

送徐山人還臨川

會川好奇士遊跡半江湖所在索圖經訪古闞
名區南過庾嶺臨廣海西上端溪弔蒼梧五羊
仙人不易遇搭簃遠向閩中住木蘭水闊壺山
高竹杖芒鞋入煙霧指點羣峰海上來蜿蜒真

龍泊何處莆中家彥多與遊洛洞田淵歷尚丘
流光荏苒客髩改歸思飄颻竟莫朗念子洪都
一日故愛狂敝廬憶情悽柳絲歷亂杜鵑啼和
送城南白日暮黃花白洲漸雁鳴若君更踏來
時路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五言律詩

泰陵發引挽歌

山陵功已奏儀衛出都城萬姓驚相弔千官泣
從行雲寒移羽葆風慘雜金鉦天道憑誰問人
方倚太平

其二

統極乾坤正垂衣十八年雷霆威不失日月照
無偏玉几傳　遺訓烏號哭　御筵中興還有
頌千載播瑤編

其三

孝道追虞舜寬仁過漢文憂勤天下賦深郊四
夷勲　郊廟精禋格　宮闈問寢勤大臣時
賜對左右不曾聞

其四

十載沾微祿　君恩大造同迂王會有疏奔走

竟無功　遺詔江湖外行舟雨雲下傷心遣執
紼涕淚洒悲風

曲江鴈塔

曲江斷流水鴈塔突層空一代豪華地千秋悵
望中荒階晴積蘚陰洞晝生風俯仰無窮事青
冥一斷鴻

吳門即景

短棹下吳門連朝雨色昏青山斜帶郭碧水曲
通村香稻秋將熟幽花晚更繁歸遲無限意惆
悵與誰論

送徐用勵侍御赴京

深春辭故國積雨滯行裝草色渡頭滿江流天
際長花明迎觴斧鳥過避封囊樽酒情無盡雲
山故故蒼

奉候林見素都憲平蜀寇致仕三首

洪都通驛使廬阜候仙舟一水遙相望羣山獨
對愁交情憐白首歸興憶滄洲身退功成日川
江正急流

國步艱難日　天書趣赴時金牛[illegible]戰壘白帝
舊城池羽檄申嚴令鐃歌雜雅詞[illegible]崖留像處
聊慰蜀人思

幕府功頻上騷壇興每登江搖青嶂影樹入碧
雲層陣法依諸葛詩篇出少陵蒼崖看墨蹟長
憶漢中丞

武功阻雨呈康德涵狀元三首

雍原臨古邑信宿雨淹留樹色沉官舍溪聲傍
驛樓懶吟翻舊稿瞑坐擁重裘嘉客能相過開
樽一散憂

雨色終朝暝空堂望眼孤詩篇傳候吏鄉黍戒
行廚慷慨談時事迂疎愧腐儒脩翰飛不盡萬
里晚雲衢

關輔多英俊倫魁迥不凡清樽延款語細雨濕
征衫絕粒離烟火行空脫轡銜西歸仍有約拉
我訪雲巖

過同年胡伯鍾家留題

別離經十載今雨到君家村經斗[illegible]竹逕流曲

擁沙魚肥部細緡尤美摘新芽𡘙品談無盡實
殘更煑茶

題陳山人所居

山居成小聚野戍樸畊屯雞犬時登屋軒車少
過門高春舍暮春景芳樹濡春痕風物居然別桃
源何處村

江行即事二首

府江江水惡一歲九經過近午霧方散中流石
更多漁樵荒舊路豺虎擁深窩最念沿江戍天
寒獨枕戈
雀再成云暮天涯臘月初夢中鄉路遠病裡鬢
毛疎水落灘逾險瘴深草未除獨憐梅樹發偏
近野人居

分司夜坐

急雨鳴空過疏星綴月生露含庭草潤凉入葛
衣輕落魄平生念悲歌此夜情南歸定何日寇
盜未銷兵

春夜不寐

𡘙取意何如疎燈四壁虛風波浩一夾城花竹惜
吾廬雨洒殘更斷寒消積雪餘悠然忘世念一
枕到華胥

宿蒜嶺驛書懷二首

信宿人還去乾坤此驛亭星華隨處轉義馭爲
誰停烏帶林光夕雲含海氣腥南歸猶倥偬何
日謝山靈
冠冕慚吾分勞生亦此官　皇圖多遠略各
之清獻毋霧迷閩嶺驚雷下建灘國夢孤獨異
猶遣壯心寒

送柯奇純疏病南還

李泌名方起休文病轉縈望鄉愁思又去國宦
情輕江淨孤帆影天寒落葉聲烏山深築室坐
養寸丹成

送洛範進士北上

超悟年何早吾宗幸有人高文自機杼厲志任
酸辛雲散長亭雨冰消上國春九逵看逸足騰
踏出風塵

月峰寺次見素韻送陳惟□正郎莅謫戍過此

溪聲寒滴滴峰影晝沉沉落日孤臣淚疎砧故國心江村竹葉酒野寺木綿衾邂逅緣非偶山川幸一臨

送洪商臣出鎭水寒

年少多英畧提兵羨此行柁樓明海色鼙鼓震邊聲浪沒鯨鯢窟雲開鳥隼旌梅峰清夜月應照水西營

楚城端午弔古

屈子力扶楚懷王悮信秦浴蘭傳舊俗包黍為明神奇字終投閣設文獨美新反騷王有賦千古愧纍臣

客路

客路經行處今還識舊津短篷懸暮雨斷鴈沒秋旻草土六年夢乾坤一罪人麥舟懷往事惆悵淚沾巾

野望

病告損微祿官階帶舊銜提攜快樂果消慢磨青緘海闊浮孤與天空掛一帆吟眸隨處看秋色滿衣衫

硤石阻雨

積雨滯行裝山坳坐驛堂危岡迴馬首細路遶羊腸蹊磴防泥滑添衣覺晝涼客懷正寥落重感鬢毛蒼

雨不絶

薄晚看晴色中宵復雨聲疎鐘京鄉情岐邑勞供應關山斷送迎行必問陰晴

新嶺望壺山

凌晨登絶嶺遙見八壺青屹立撑霄漢盤迴障渤溟為誰還作怪笑我亦鍾靈精舍依深麓相期在暮齡（朱晦翁自新嶺望壺公嘆曰莆許多人物此老作怪也）

古溪亭為盧師陳進士題

嵒嵒湖光淨分流到石莊鳥蹄山色暝風度雨聲凉秋水芙蕖岸烟蘿華子岡小六與日課幽

興一何長

送王應時奉使南還二首

奉使非君職悽然念死生旅魂迷舊國羇室寄孤城梅雨南天迥星河北極明筆峰休戀仕預計簡書程

醒署臨官道含情對別樽吟懷緣病減旅思及秋繁負郭一犁少遺孤淛眼存知君心力盡人紀古來歎

題林汝桓戶曹夢槎奇遊卷

地盡南溟杳雲橫　北闕深敢為浮海嘆共識濟川心渴飲萊公井閒聽單父琴扶桑看曉日直上閬風岑

竹莊為丁揮使繼卿題

煙雨湛寒碧山莊趣更幽將軍日無事步屧一來遊萬壑生虛籟三湘接素秋物華轉銷歇歲宴為君留

過沛縣

破屋浮波面陘跡繫樹腰歌風可亦惱擊筑竟

蕭條故里英魂戀荒臺霜氣錯向不湯木地無處問漁樵

別豫章

時物新驚眼幽居已隔年仳離當盛暑汗漫越長川送客飛江燕移家上楚船西山多秀色相望獨依然

陽朔書事二首

山城纔半里面面有奇峰虛峒生雲氣清江瀉石淙行臺稀訟牒野戍肅軍容農畝收新稻時

聞雲外舂

一水鳴環遶羣峰列戟圍秋高風動響夜靜月流輝客夢悲離合宦途有是非桑榆景將暮游子未能歸

冒雨至太平驛

陰晴曉未分驅馬出驛門野闊雷聲殷雲低水氣昏旅遊今日味風雨幾家村候吏逢鄉舊慇懃勸酒樽

送顧憲副朝京

萬里還開客題詩復送行秋聲聞木葉雁影度寒城　天表瞻依近臺端舉刺明兵門來往路兼慰故鄉情

別王顯忠還莆

舊族餘風韻辛勤守一經勞生頭共白訪舊眼仍青積雨浮江闊輕鷗落晚汀倦遊將解組先我慰山靈

阻雨鳳翔官舍詠竹二首

霖潦浮堦漲篔簹滿院陰風高秋惢瑟城迥晝沉沉一徑穿苔破孤亭積翠深霜臺移種晚聊閱歲寒心

秋暮雨凄凄開軒萬竹齊震雷驚笋迸積霧壓枝低嶰谷伶倫杳湘江帝子迷岐山回首近還待鳳凰棲

清水道中

百里關山隔千林氣候分霜華飛冉冉木葉墜紛紛日照雲根濕溪迴草氣芬澗泉流細響雨過更堪聞

棘寺後軒芍藥盛開邀諸同　與小酌

棘臺當晝永藥圃過春殘對客偏多興憑軒一試看蛾眉分黛綠鶴頂妬瓊丹開落年年事芳根閱歲寒

通州道中奉柬費湖東石熊峯賈南塢三閣老

出晝經三宿吾行未厭遲葦公期出祖浦卷重貽詩天地開晴旭山川耀遠姿去途淨如洗塵土豈容緇

雨中憶華山

昨日觀西岳奇峰面面環境幽將獨往興盡更遲還雨色冥濛外鐘聲杳靄閒使歸仍過此直欲步孱顏

野宿

浹旬長苦雨今夕月生光影動晴峯雪寒凝碧尾霜盤飧羅野蔌雞犬靜村莊重引還山興題詩寄草堂

見冰

野次淩晨發前旌阻亂灘峰巖度（時峽氣候近）邊寒澗淺氷先結泥深凍未乾北歸愁雨雪逗遥望長安

北壇夜坐

出郭謝塵鞅幽虛復此軒神清渾少睡心遠不聞喧樹影寒欺燭蛩聲暗到門晨朝助明薦端坐欲忘言

春日泛舟木蘭二首

南郭曉初霽維舟曲岸傍踏青林莽淨脩禊水雲長汀霧晴猶濕潭花落更香木蘭知不遠漁唱隔滄浪

蘿徑登溪閣憑虛一嘯吟鳥聲林屋迥樹色石壇深春晚催農事人閒養道心絕勝風雪夜逗遥訪山陰（同遊蔡希淵郡博山陰人故云）

西洲偶成

瓜圃秋延蔓稉田晚種苗三農逢稔歲一飯答清朝野曠炎成散人閒世慮消愛僊吾計定不待小山招

黃伯固起大理寺丞得枯株（似石愛而藏）之戲題

自分委溝壑歲深始一遭主人愛奇古此物出林皐斑剝深紋斷峻嶒老氣豪苔蘚長芝菌生意未蕭騷

湘源別妹婿陳德昭還莆

旅館年光暮殊方意緒長東裝辭五嶺並棹下三湘殘雪分岐路飛雲認故鄉三年廢甘旨爲我慰慈堂

宿石泉寺脩先墓感懷二首

石泉舊名寺廢墜亦堪悲巖桂看開落溪雲日去來基荒遷佛閣草沒雨花臺世界歸空寂乾坤幾劫灰

曲澗依高坂荒墟帶遠林封培六世壠跋涉兩山岑湖海多年夢松楸此日心昊天何可極老淚洒衣襟

送陳生南還

榆柳散輕烟春風又別筵帝鄉逢故侶客思

入新年鏡裡氷霜色囊中錦綉斜上西樓上月
相望幾回圓

次前韻送陳山人還莆

素紙落雲烟書名動四筵卜居元共巷別路巳
經年逸少籠鵞興公孫舞劍篇古碑隨處見筆
意更清圓

吳門臥病承同年王敬止枉顧

藥餌扶餘病江山負賞心閉門隣獨臥枉駕遇
知音澤國鴈聲早吳門秋色深稽須精力健同
上虎丘岑

嘉興遇同年胡靜庵亞卿夜話

我郎南歸路君當北上時方舟侵夜話聚首積
年期兵柄難操切宦途多嶮巇平生重節槩出
處復奚疑

重陽日經車盤驛

迢遞車盤道間關望不賒四年憐作客萬里喜
還家樹隱山含霧溪明水印沙重陽風日好一
任菊花斜

淇縣道中

一雨炎歊淨輕陰匝柳堤津亭流亂水轍跡陷
深泥餘潤寧翻井荒原盡舉犂農家休嘆晚猶
及餉蒸黎

秋夜感懷寄邵二泉宗伯二首

悄悄空庭暮啼烏集子城疎燈懸夜雨落葉散
秋聲遁跡元無累憂時獨繫情何當逢北使款
語及昇平

天道開皇極人心望太平八蠻俱入貢四海且
休兵獻納多英俊謀謨足老成何當變新局快
意較輸贏

乙酉除夜二首

荏苒復云暮悠悠此夕除城闉人語寂燈火夜
堂虛娛老樽餘醁詒謀架有書春來身尚健終
野課耕鋤

去國歸輿論還家值歲和高談成濩落伯計任
蹉跎椒葉熏人醉梅花照鬢皤奚囊檢詩課較
勝去年多

擬古何處難忘酒二首

何處難忘酒春風欲暮時蠹魚荒素業鍾呂召
前期白社風烟古滄洲藥草滋此時無一盞奚
以慰支離

何處難忘酒間關世路難虛名衙海內孤跡滯
江干燕避重簾遠花經宿雨殘此時無一盞寂
寞對誰看

挽王廷玉乃父將經上禾之難

豈無死綏志慟哭向陰山失險六師破冒圍一
士還儀床衣尚赤墓道草空斑遺孽何人啓胡
騎越漢關

挽王存敬郡公

海內名流少嗟公又夢楹飄零千里道慟哭萬
家城山谷留詩句乖厓足治聲棠梨花發處南
國有遺情

挽故守潘公舜絃

別郡初傳訃因風遂寄悲檢田民不擾判案吏
難欺嚴度來字頒何公去後思千年輿論定名

宦列青詞

丙郭經故友陳如賓墓二首

德言猶在耳灑泣忽經春川嶽收光氣冰霜老
素臣手營墳域近祀托族枝耗物詩從前定乾
坤只一真

考亭遺道脉落落竟誰扶獨立凌千古清風振
入區　聖心憐最苦時論病猶迂俯仰儂知已
空山一束芻

李大理仲陽邀遊白水塘夜宿泛波樓有
作

開軒臨壯渚見月上東海夾氣生衣袂清光溢
户庭映空塘水白隔岸海峰青夜靜微波起浮
槎犯斗星

答林侍御時獻招飲流泉

開荒臨野浦結屋俯流泉地僻何曾俗人閒即
是仙銀絲魚膾美錦籜笋芽鮮雨後添新綠前
溪可放船

留溪閣二首

夕陽□遊其處光欲盡時石崖懸夜影巖枝嫣
□安野濕雲俱斂波深鳥獨知黃家有盆樹向
晚看尤奇
勝遊成屢約俗事苦相妨疊石橫沙渚清溪進
野航稍香仍候雨木落始知霜節物時時變難
禁鬢髮蒼
約遊次林都憲字可韻
雨深花落盡泥濕燕來新拙性多違物餘年早
全身勝游懷獨往俗事苦相同衣處存調變徵

斟竹葉春
秋日邀社友泛舟
逸老成嘉會今來又一週寒聲作落葉月色近
中秋感物時應變勞生事已休滄浪歌鼓枻天
地一虛舟
暮春社會東山樵舍
樵舍東山近僧巖北郭深多時成契闊晦日訪
登臨春暮花爭發林深鳥一吟塵寰應逈隔聊
共滌塵襟

旧弘慈寺
瞑色下城闉禪關隔素塵竹枯含舊峽梅放漏
先春臧否從時論行藏識古人羈棲猶未定瞑
坐養吾真
誕日謁先考妣墓
允我恩難報悽然感誕晨松楸今日淚天地此
生身壯志消逢矢休祥負紱麟一杯酹黃土盼
斷不無神
榕臺
過□方竹杖□醉上榕臺萬不攢空繞羣峰到
海迴桑麻懷里定鶴隊蓮峯結社誰同調白
蓮花正開
避暑梅莊
門巷埋深轍軒楹俯淺山百年餘此日萬事近
衰顏漆室空憂世鹿門獨閉關物情各有適日
暮鳥飛還
春日梅隴書事
歲晏仍扶杖抛書獨凭闌數烟迷野渡塞積雨暗

春寒谷龍柚新條花枝綴渥丹韶華不覺換從
作去年看

蒲坂構祠書事

故里心長繫新祠喜落成好山當而立流水入
懷清文獻開先裔公侯復始情衰年頭重白力
盡此經營

夜宿月峰蘭若

道心常自適塵界詎能逃偷景禺多暇禪林時
一榻鐘聲風斷續樹影月高低萬有皆虛寂時
忽聞幌雞

首春邀隣曲二三友遊梅隴兼卜新兆隴
然有懷二首

小丘聊試卜高下屢移籌造物藏深巧人生固
永休決渠分麥隴趁雨種松楸雞黍堪供客無
妨信宿留
歲華驚忽改草構喜新成隣舍儔侶盡家老
弟兄登臨尋宿約歡笑慰平生明月歸城市遙
感無限情

春日山中雜詠三首

避俗尋幽壑度閒課小詩城中消息斷秋下起
居遲農事鄰翁話機心野鶴知峰頭雲忽變薄
暮雨來時
一春常苦旱入夏望猶慳薄午雷方震通宵雨
未間溪流分遠碧草色變新斑田父驅牛出簷
鳩喚婦還
歲儉人方困春深力未齊平洋初插蒔高隴欲
翻犁雨色連村暗簷聲入戶低豐年茲可卜滿
意是山栖

夏日梅隴雜咏三首

樹雜常遮日墻低不礙風高眠三伏靜宴坐一
塵空齒豁仍愁痛鬢疎更覺蓬渭濱老漁釣無
意夢非熊
地僻無拘礙林虛轉寂寥蛛絲懸近戶鳥語隱
深條多病依農畝餘生荷　聖朝獨慚無厚德
間隔恐難消

舟夜二首

寂歷江村暮歸舟欸乃歌千峰含宿靄一水漾清波櫂燭驅蚊去鈎簾待月過老夫興不淺端坐夜如何

日斂江光暝風含水氣凉舟帆低舞岸月色近臨牀感慨仍多事棲遲自一鄉古今徒俯仰兩鬢已成蒼

曉發建溪

夜雨添新漲傍舟與岸齊漫灘浮亂石疊嶂夾危溪夷險心無累行藏道豈迷故園覺清曠更好結幽棲

八月二十四日雨雪二首

門徑絶行蹤晨雞復暮鐘斷橋深阻客積潦欠妨農陰結三秋雪寒生八月冬茫茫眞宰意欲問苦無從

仲秋交雨雪父老道前無粟穗登塲少麥花觸凍枯乾盡存燮理民物重艱虞昨夜傳飛檄河西更逼胡

馬嵬即楊貴妃賜死處

剣愛苦不早臨危奈若何聞鈴斜谷道埋玉馬嵬坡寶靨銷殘粉霓裳失舊歌千年亡國地惆悵一經過

華州郭汾陽故里

汾陽舊居里乃在華山阿列岫疑分壘攢峰類偃戈孤忠扶日月百戰負關河善處功名際萋斐奈爾何

秦州

成周仍祀益非子始封秦列國輿圖盡西戎霸業新山川猶故國宇宙一浮塵杜老僑居處詩篇尚有神

天津紀勝

萬國舟航會諸河渤澥通星躔環極北兵衛控京東人逐魚鹽利天開形勢雄時平仍設戍永不動戈戎

九里湖

擁被宿雲館神清夢亦安水聲喧夜雨山氣挾春寒簷溜明星度溪鄰白露團神仙隱名姓屋

上不須鐃

林見素出殯感傷二首

雲莊還舊隱壽水復新阡宅兆青山改精靈白日懸乾坤收正氣朝野失名賢身後無遺表恩波隔九泉公沒未蒙恤典故云

喬嶽頹鄉望悲風動士林三孤酬晚遇再疏遂初心歸老同投笏論文每盍簪追思麗澤友執紼淚沾襟

陳石峰出殯感傷

輀車垂素幰欲發故遲遲雨濕銘旌合風吹翣角悲青丘成永別白首失相知物論從前定無慚郭泰碑

方松厓出殯感傷

六桂傳芳韻二難振羽儀平生多節槩吾道有光輝十里佳城在三生舊話非客途曾夢我迢遞勸君歸公在衢州嘗夢予言曰松厓只合歸休公曰何如公言因是歸志益決焉

王首占云

和汝鐵招遊溪閣韻

溪舫臨門繫茅堂背閣開歲從忙裏過春向老邊來嚴韻賡新句醇醪酌淺杯烟光延夕景留興未能回

次翠庭折柬招飲韻

泥雨愁方困緘書喜見招亭臺荒積蘚松桂發新條有酒須傾倒無詩恐寂寥慇懃催早赴語僕戒晨朝

贈楊子豐尹河源

理郡名猶在移官事頗奇人生應有分世路亦多岐素節看逾壯丹衷諒不移羅浮高倚劍越井淨流危

題林希虞別駕亭子二首

牢落辭名郡棲遲返故山興悉青野迴心與白雲閒茆屋清溪曲鳳毛碧漢間更期烽火候坐見大丹還

臨流閒自適寤往未為遲門靜雲深鎖天空鳥獨知衣巾還古調歌咏樂清時隔水隣庄近相過不用期

韓忠獻公祠

遺像三間屋庭荒碧草春千年人血食一代宋名臣碑古字多鈌神幽祀屢新獨憐南渡後苗裔竟誰親

曹氏園亭阻雨雜詠

地僻人蹤斷亭幽鶴夢長繁花交短徑瘦竹倚巍墻信宿情猶戀平生意敢忘辛勤三十載經計辦山莊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五言排律

送閻都憲歸朝十二韻

江漢上游地安危寄重臣公來惟鎮靜公去共悲辛決網收元惡恩波及細民投函頻問俗開閣□□賓悉爾三苗裔嚚然七澤濱奉辭平窟□□□動坤□左據官資轉鴻恩驛召新春□□□逕烟□形邊秦憂國心長亦歸　朝發末□□臺特意度消朵肅簪紳霄漢瞻依近江湖夢寐頻因風深祝願早晩画麒麟

壽楊邃菴閣老七十

黃閣解機柄青山娛歲時　君王曾幸處草木自恩私存問勤中使名聲播遠夷鄭均仍賜祿裴相重貽資禮樂河汾教丹青洛社儀卒章年九十路國有前期

壽喬白巖太宰六十

聖代中興日蒼生望治辰洛龜方啓禹嵩模復
生申魚水君臣會乾坤雨露新百寮資楷範四
海望衡鈞峻秩登黄閣清光切　紫宸經筵成
雅集庚甲度初巡禁橐春如海朝端鬢未銀碩
天終祐國永錫老成人

贈方文王左轄南還

榜下人還幾天涯意倍親因君謝塵鞅復此嘆
參□□務時參旨單輿屢算縉江湖平劇寇越
□□□氏祿承三錫封章見屢陳官銜恒檢
□□□陶逸〃益齊年逾遠圖歸頴始伊答途
方虎雪故國尚杉筠潮汐門通海清輝月近郵
山僧遺紫筍漁父薦纖鱗觴詠情俱適無爲俗
轉淳穀齋諸老在結社繼前人

冬至上　陵經回龍觀

切秋嘗過此冬半重復來景物經時別年光轉
眼催閒庭聊駐馬勝地且啣盃觀閣烟霄接簷
楹斗柄迴瓊枝晴帶雪井幹晝聞雷鶴化多年
去龍游幾日回橋山　神御路玄圃　帝城
覃梧宴逾勁清泉涑復開鄉雲占象闕瑞管候
葭灰煖色輿臺喜明禋薦湧陪寮幡舒遠望青
嶂晚崔嵬

過嚴陵釣臺

漢室中興日賢人願仕時先生獨不屈此意竟
誰窺文叔差增舊君房亦素凝謀謨先已定仁
義此奚施即欲助爲理尤宜自得師詔書勤往
訪諫議處仍卑忠士寧相逼高賢不受羈羊裘
□□□魚釣可忘饑炎祚噓重焰桐江繫一絲
堂與泯沒蔽瀨自清漪遺廟松株古蒼崖壁
立危最舟歸老客悵望讀殘碑

同年惠從道憲副邀遊西湖紀與十三韻

十年探夙約及此泛西湖雲斂雨方霽秋深暑
郄徂躋攀緣寶塔臨眺盡輿圖樹色迷城邑潮
聲振海隅累朝香火寺前代帝王都畫舫平臨
岸青山近入厨波心靜容與水際轉縈紆新廟
虔安岳長堤尚姓蘇精忠垂異典遺愛繫名區
力戰越稱霸偏安宋避胡江山眈富麗士女競

歡娛吳會憂難撼中原望已孤東書令混一南
北此通途

望終南山

行臺臨渭水隱几對終南面勢殊軒豁晴光更
蔚藍憑高窮隴蜀設險帶崤函異產饒金石明
堂具櫝楠韓詩嘗競態虜徑獨貽慚累代皇圖
改明時 聖澤覃霜華羣物肅秋氣萬峰含獨
往情何劇端居意每貪烟塵嗟遠眺巖谷阻幽
住還從石丈參山靈遙謝客慙徑

華山

華山之勝名天下而遊者鮮陟其巔太
宰喬白巖嘗登焉予行時辱以簪萍錄
見示中有登華山賦讀之飄飄然若欲
凌虛而上也顧力疲與淺使事有程不
能遠追遐躅僅一至山下瞻眺而已詩
以志愧凡二十韻

五嶽俱名鎮無如泰華雄崑崙分一脉迤邐峯
關東峰勢連西極河流徑北戎蜿蜒蟠厚地万
突兀齊穹日月從升降乾坤並始終四時殊景
象一氣混鴻濛秀結陰陽會奇成造化功虛明
凌鴈宕縹緲出崆峒青壁疑無路瑤華別有宮
雲梯聯斷塹鐵鎖下虛空玉井人誰到雲臺興
未窮澗幽泉蕩滴徑合草蒙茸野客憐衰白塵
蹤愧軟紅顧瞻徒耿耿佇結更匆匆名字曾先
兆精誠或暗通高崖愁削跡孤翥欲凌風獨往
在夢中昌黎會失路京兆爲[illegible]家
詩成不待工登高仍有賦深愧白
巖翁

贈崔都閫移鎮廣東

驛騎傳新報除書出尚方嶺南移節近薊北望
京長蠻氣浮城檣霜花拂劍鋩閫巖施盡戟權
重在銀章寇壘逃官責軍功冒戰場豈能窮窟
穴徒爾賣芻糧買犢終銷溢留田足破羌從來
邊依地籌畧在兵防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七言律詩

登采石磯（追頌開國渡江時事）

淮甸　龍飛此渡江虎牙雲擁列旌幢將軍持戟身先奮胡虜摧鋒勢盡降舊事百年無故老近郊三輔是名邦磯頭烟火昇平日指點山川

陽陵望君山

洞庭浩渺接滄溟一點君山水上青江海逝波無日盡乾坤勝迹幾回經湘妃涕淚還遺廟范老文章重勸銘徙倚危欄待明月數聲鐵笛下空冥

送邵主事督餉還南部

曉風吹良滯行卄天與龍沙（寺名）一日留千里轉輸勞使節三山繚繞望神州江搖滕閣烟光晚霜落吳門草樹秋射矢投壺誰妙手共拚一醉

解離憂

贈同年徐必東調官貴州經憲

黃鶴樓前繫短橈離魂湘水不須招雲連魏闕瞻猶近路比崖州去未遙一雁叫霜天欲暝亂山隨馬凍初消河橋欲贈無楊柳獨有松枝最後凋

寄贈彭元岳僉憲致仕

復鹿悠悠夢已醒移文深謝草堂靈蓮峰徑繞楊年深坐管寧柱杖謾扶頭未[illegible]故

猶肯茅齋靜閉橫塘上還把餘詩註鵝經

宿高良山和趙粟夫提學韻

一徑縈迴萬竹深招提隱隱獨追尋溪山是處供青眼猿鶴他年識素心巖陡樹枝常倒下簷虛峰勢只平臨客途荏苒春將暮坐對鶯花憶故林

聞河感事

鳥外青山對酒盃扁舟繫纜獨徘徊烟中津樹

千重合天際河流一脉來軍國遠輸終易阻塗
溟〻〻道尚能開昇平共享漕渠利怪爾迂疎獨
漫猜

武夷

武夷幾度負清遊此日溪頭訪釣舟病骨秋深
持榼去好山日晩爲詩留蒼崖天削羣峰異瑤
草雲迷小洞幽消息虹橋何足問人間信此是
丹丘

典領

□□□□力跡攀巫上烟霄縹緲間樹槭〻聲
遙振谷雲將雨意獨還山禪宮花草明空色客
路星霜損鬢顏到此塵懷應暫遣石泉煮茗對
僧閒

宿東林寺

冉冉秋霜鬢脚斜駐顏何處覓丹砂去來世界
生生話消落空門歲歲花卓錫泉清通地脉芙
蓉〻〻秀削天葩山僧莫訝塵容別白帽青筇跡
未賒

寓建寧玉清觀次楊伯叔太僕韻三首

浩〻〻春流没岸沙停橈上宿羽人家雲間寶刹
三清界洞口碧桃千樹花虛閣坐餘神頓爽危
欄倚遍興猶賒長空薄晩雨新歇爛熳晴光映
彩霞

窓懸石溜徑浮沙〻洞裏神仙別有家玄圃開雲
深種玉丹崖向日更移花天垂碧野千峰遠路
隔紅塵一水賒昨夜殷雷送山雨半溪新漲漫
□□□□已穿沙不用垣籬也是家松徑〻長
清鶴夢石壇春煖積苔花笙簫縹緲彩雲淨雞
犬飛昇白日賒便欲棄家從羽客棲真此地飽
餐霞

訪玉清觀道士祈雨不遇用前韻

方舟亭午泊溪沙杖策重尋羽士家池涸已荒
書帶草庭幽還見木犀花松壇乞雨歸應晩竹
塢〻〻詩興獨賒虛閣疎欄宜晩眺溪光十里映
晴霞

曉行茶洋懷恒叔太僕

建溪南下接炎荒八月霜飛草未黃亂石灘頭
橫劍戟幽泉水石鬪笙簧輕帆破浪迴旋疾徙
徑開雲應接忙却憶陶園隱君子臥看海日上
扶桑

春寒次吴東湖獻臣韻

驟雨顛風併作寒攪回旅夢倍辛酸春深南國
身猶繫客對東湖跡未單無數楊花籠几硯斬
新□□杯盤從來拂意皆佳境謾悔當年出不

卦

近秋

寒蛩夜雨近清秋華髮偏驚歲月流景逼桑榆
空把戰跡隨蓬梗任浮游幸無軒冕爲身累獨
有關山滯客愁旱晚寬恩釋纍繫傷鴻千里訪
浮丘

建溪信州舟行遇雨

細雨霏霏麗夜逢泊船猶畏不周風蹴天波浪
離江上縮地山川入夢中驛舍荒洲橫極甫魚

舠遠火亂棲鴻攬衣起坐湖天闊望眼遥隨斗
柄東

送陳子居天津督餉

卿對清樽一放歌百年風韻笑陰何近郊地重
留屯合經國籌深積餉多烟雨海樓詩益壯盃
盤廨舍客頻過自公退食應多暇萬軸書籤擁
雪窩

送馬善徵致仕還吴

君家洞庭何處住海門迢遞接東甌湖田歲熟

收粳稻烟渚秋高弄釣舟漫說孔明無將畧早
知若水是仙流浮生萬事何時盡都把閒情付
白鷗

一素亭和見素韻二首

千卷儲書作墨莊夢隨春草到池塘涓涓碧井
分仙社面面青峰隔女墻丹桂燕山多異種金
砂樵谷有遺方接離倒著閒臨水照見藍鬖鬖
影長

郡郭風光此具觀頻來杖屨不辭難花枝詰曲

池邊過山色崔嵬雨後看軒冕已拋全世局讀書終不厭傴酢病餘筋力猶供客日課園蔬侑素盤

送羅之祠部

逸才清骨逈離羣軒冕丘林志未分脚債溪山春夢繞詩通風雨夜燈開空齋習靜還留客遠道含悲又别君無數瓊琚留篋笥明河炯炯認星文

正德辛巳再起巡撫江西書懷

十年落跡舊溪山漱石眠雲秖一閒 黄紙到門斜局促白頭臨事重疎頑別懷況值三秋候感遇真超百代間謾向夕陽問飛鳥逈凌霄漢幾時還

西陵

統鋋一脉太行來北遶天都面勢開山水會時龍氣聚華夷限處地維廻 神宫月照明樓靜馳道風生古栢泉赫赫 英靈儼如在雨師先日洗塵埃

詠淳泉

淳口飛泉玉雪清決渠疏引入秦城民居萬戶沾餘瀝客邸三秋解宿酲雲物映來多異態年光流去不停聲臨池且盡杯中緑浪跡乾坤一聚萍

寓陝城恭值 萬壽聖節謹致頌祝

衣冠望 闕再山呼紫氣祥光滿舊都卜世更過周曆數統天何啻漢輿圖遥持憲節違仙仗忽憶鵷班近御爐萬里 天顔應咫尺獨慚鑑進忠謨

和閣老楊石齋公夢中登樓得句韻

覲到虞淵取日來乾坤氛祲一時開濟川力盡勞推挽補衮功深貴剪裁彩筆江淹詩有助錦城司馬夢空回神遊更向華胥境白首丹衷敢漫猜

送李毅齋總督兩淮漕運兼巡撫

潞河新水擁樓船江上秋回碧樹鮮軍國轉輸逢歲歉提封多故仗時賢要途正合舟車會

計仍兼將相權出入均勞山甫事　中興今日
並周宣
　陳都憲文鳴以詩見貺次韻奉答
十年林閣聽松風汲鄭眞成兩禿翁霖雨自應
藏宿豹天門何意覯飛龍三秋按節聞芳譽
千里開緘想舊容南浦西曹心話在何時重對
一燈紅
　送陶司馬南京參贊
幾解計臺朝北闕復司留鑰赴南都成周召

伯嘗分陝晉代陶公亦鎮吳執但長江天共險
六朝遺蹟草空蕪　廟謨方爾資黃髮莫羨扁
舟范蠡圖
　過聖壽寺午憩
冲泌溪頭泊釣舟並騎羸馬訪山游松簷長宿
三春雨麥隴初登四月秋地僻安禪僧欲定時
平擊壤我能謳悠悠萬事渾無盡瓜瓞青門有
故侯
　咸陽爲秦所都周文武成康陵在焉我之
祀典秦遺址蔓沒無可考矣
潼關西下望咸陽四塞山河古帝鄉沃野桑麻
環陸海沿邊川徼護金湯周陵古廟人猶拜秦
殿遺墟草已荒千古是非終自定西風立馬幾
徜徉
　定興行臺
赤縣層城列羽旄往來車馬日勞勞水流北去
天河近山拱西來禁闕高長路强驅心已倦
清秋悵望首重搔滿籌禾黍斜陽外何處村謳

對濁醪
　保定途中偶成
高柳平堤列兩行柔條拂面引風凉蟬聲遠近
鳴相應馬足東西去各忙伏盡相如猶病渴秋
來宋玉更悲傷獨憐野叟茅簷外一枕松陰午
夢長
　隴州阻雨
幽窓高雨一燈明獨宿空堂此夜情隴道寒深
[illegible]短關山路險寸心驚天連絕塞風烟色

入荒城鼓角聲却憶馬周投逆旅一樽寂寞對
誰傾

過岐山

西行終日雨冥濛隱約岐山入望中周室餘民
猶穴處雍郊舊俗重農功遠離狄難從姜女肇
造王基自古公鳳去桐枯何處問離離禾黍起
秋風

過汧陽

濕露經旬淹白日晴峰今日倚丹霄頹坡荷鍾
開險徑缺岸橫槎接野橋玉節北來鴻信斷金
城西去馬蹄遙汧陽縣郭居人少風露高秋夜
寂寥

謁岳武穆王祠

十二金牌一日催三軍慟哭捲旗回馬前果中
書生計河上深孤父老來開闢乾坤無此變古
今成敗有餘哀　皇明盡復中原土地下忠魂
亦快哉

内廷讀卷

彤廷晝永午風恬冉冉遊絲罥畫簷綺席騈恭
頌　内宴麻衣鮮潔對　宸嚴殿前夢筆狀元
策日下祥雲太史占三十年前曾濫試白頭供
事愧重沾

經筵秉燭

北極星精午夜懸周廬劍佩候朝　天烟開曙
色明馳道月帶燈光照　御筵災祲每消修政
後樞機端繫格心前萬方行覩　虞廷化一曲
薰風入五絃

奉贈蔣師相致仕歸湘源兼簡令兄
大司徒二首

力辭機柄遂歸田朝野相看意惘然直節舊嘗
稱宋璟抗言終不負伊川三孤望重台階正八
座官高棣萼聯相業都歸嘉靖　詔他年信史
有遺編

椿津未老並遺榮祿賜便蕃荷　聖明道在行
藏均化俗功留　宗社更完名黃扉紛署當年
夢碧水丹山此日盟潞國平章還故事未應吹

訟便忘情
送朱必東侍御還莆
仍着初衣返故林許身真不愧南金片言悟
主情尤切萬死寛　恩幸亦深更向一貧看壯
節豈容暫蹶負遐心白頭鄉國慚無補却羨多
賢振好音
嘉靖四年六月十一日得請致仕書感
久厠班行乏寸裨故山歸去自嫌遲敢從卿下
稱三黜僭近關西謝四知適意江湖終遠　近恩
機鷗鳥斷深疑滄洲吾道依然在歲晚蕺脩副
夙期
辭　朝有感
積雨長安塵不飛宫壺漏盡啓嚴扉雲開曙色
分馳道風逓鐘聲出　禁闈蹲劣可能裨　衮
職衰殘得遂解朝衣江湖此去瞻　天逈猶認
台星繞紫微
同年吳白樓宗卿秦鳳山司徒王平川副
紫山二亞卿追餞曹氏園亭賦謝

閣史瀟瀟出　帝京兩街騶從罷將迎九天氣
肅驚先冷六月陰多苦未晴病骨賜歸　明主
惠芳郊追餞故人情曹家亭子相思處况是今
宵聽雨聲
奉簡汪閒齋少宰
多年結屋山中卧底事移家更入城大隱無心
仍避俗幽居何地可逃名　朝端佐理誰耆舊
海内論心此弟兄迢逓訪君還不遇閩山楚水
重爲情
弋溪訪汪石潭宗卿途中有作
迂程百里訪夫君曾碧樓高隱白雲山徑有與
行窈窕風花來袖度氤氲師丹典禮誰同議蘇
軾文章世共聞　黄閣論思需舊學即看玉帛
賁江濆
廣視堂題湯完之憲長卷
倚空長甯憶孫登澤國風光老客情天盡平蕪
吟粟望風廻極浦坐來聲煙嵐掩映山長暝鸛
鶴翻飛雨乍晴兩月一臨殊未愜篁書不解長

菅清

贈白司寇致仕

優老　恩深特降麻都門設帳共興嗟孤卿位
重心逾下法網憂殷鬢盡華負郭有田供社酒
候門無吏報朝衙山中欲問神仙宅醉白堂開
紫水涯

贈王府行赴任東廣兼簡吳獻臣方伯

晴莎細草馬頻嘶極浦荒烟眼欲迷野靜推蓬
山色遠天寒度嶺對猿啼五羊分署行　新詔
九鯉尋真記舊題爲語東湖諸舊侶一區雲水
足幽棲

過南望

龍王廟前淛水渾南望閘口勢平吞四方貢賦
入天府萬國輿圖歸　至尊平湖浩渺蛟黿聚
沃野沮洳草木繁經理虞衡心力盡漕流千古
無任奔

經武夷阻雨不及遊悵然有懷追和舊作

武夷九曲慣曾遊暮雨危灘阻去舟雙眼迢遙
塵外望羣峰究轉意中留棲遲講道人應古汲
汲尋真事却幽不用登臨恣清賞胸中元自有
林丘

慧常思嶺用壁間韻

常思嶺上駐征軺三日歸程覺尚遙衰疾久懸
鄉土夢迂踈無補　聖明朝石巖雨過雲猶濕
海國秋深草未彫願得四封無一事不妨拂枕
臥山椒

登參斜巖

參斜迢遞隱丹丘不用登臨說勝遊怪石盤空
開鳥徑晴雲歸洞濕龍湫高僧老去巖姿變獨
客閒來世念休杖策更尋塵外侶題詩聊爲壁
間留

遊紫霄巖

紫霄巖在北城陬六十年來始一遊樹色屯雲
晴亦雨溪聲逝水夏還秋悠悠世界疑無限擾
擾吾生行欲休滿眼煙光吟不就臨風獨倚殿
東樓

李長者廟

風日佳晴每作期徜舟與客泛南陂望洋却念揮金日符識曾聞揷竹時澤國桑麻成樂土歲時俎豆重新祠蒼茫烟水前村暮倚杖溪頭讀舊碑

南山讌集簡豐原學學士二首

城南五里古招提細草荒烟路欲迷梅谷寒深憐獨往山房歲晚共誰棲危欄溪閣流雲冷古塔松枝去鵔低焚却銀魚無一事奚囊到處有新題

蕭寺曾聞晝白鳥猿嘷虎嘯日冥冥烟霏近晚山逾紫霜氣凌空樹獨青日侍北扉裁　詔草天教南海櫂文星壯遊司馬江山助漢吏猶堪繼聖經

簡姑蘇陳粹之憲副

吳苑鶯花漭舊墟先生翻笑出無車一官休去還憂國十口饑來只賣書短屐香生莎逕煖疎欄雲傍草堂虛匆匆登拜慚予晚更報詩筒候起居

賀江夜泊簡康總戎

茅椽結構倚危峰四面柴籬密密封十里舊墟稀賈客三春沃野廢農耕江心細雨鳴宵柝枕上疎風度曉鐘莫謂儒生無遠畧擬將籌策佐元戎

白石草堂爲林廷元提學題

文鐸遙分雨露邊草堂歸計定何年萬松影落碧窓裏一艇江横白鳥前病臥鄉園逢舊侶興留詩社結清緣樽前惆悵誰家笛吹落黃梅雨後天

沈休翁移詩見寄依韻和答

郢城白雪入詩寒野水閒雲意緒寬賓館夜移聽雨榻釣船晴拂相風竿太丘舊德終回俗神武先幾早挂冠八十年來精力在遠煩詩札報平安

送劉克柔之任南鴻臚

鍾山蔥鬱鎖晴嵐拄笏登臨路舊諳纔見陸機

來洛下豈容太史滯周南書船風送牙檣疾碧碗冰浮紫藕甘典客庭空無一事詩中三昧許誰參

寓蘇州送張文相宰潮陽

十年朋舊嘆辰星邂逅他鄉眼倍明風雪吳門三日話江湖 魏闕百年情亂山雨色連鄉郡列宿晴光動海城到日潮陽春正好綠陰飄馬課農耕

闕中邂逅王舜卿內翰因其北上贈以詩

河汾著述舊專門雷電天池幾化鯤萬里雲霄臨鳳閣五年風雨暗鴒原編摩史館趨 嚴召邂逅詩篇與細論渭水秦山秋色晚不堪搖落對芳樽

中秋夜康德涵以詩招飲次韻

關塞行行且復休滿天風雨暗城樓怪來客路時多阻幸到君家一散愁四海斯文還此會百年今日是中秋燈前意氣須傾盡別有詩篇醉後留

簡周仲瞻大參

玉勒金羈擁翠裾出塵標格照璠璵紫薇官轉無留案青瑣名存有諫書宦業一門光史牒民風三楚駐軺車相逢湖海輸心地誰道元龍氣未除

簡許廷綸尚寶

湘源一別幾經年此日重逢已白顛宇宙有身須任責 朝廷無事豈遺賢著書歲晚鶴當戶觀物人閒雲滿川聞道六經猶剩語天東妙處秖心傳

司徒劉近山邀造別墅之土樓蓬蒿塞徑時有高二尺五之嘲因贈以詩

誅茅南郭託幽棲簇簇烟村路轉迷故壠松楸山下上豐年禾黍屋東西高官歸第貧如洗速客看山醉似泥常曲去天元尺五旁人休笑此樓低

贈竹田大司空致仕

懸車還見古人風憂國年深鬢盡蓬邊督府威名

八百粤留司位望切三公青天白日心源地玉
札丹砂藥籠中老去尚承　優寵在也應畎畝
有餘忠

南山避暑病眼不能赴呈林以乘都憲

十里樹陰匝寺門九天鐘磬隔溪聞健臨峰頂
窮滄海閒臥松根看白雲多病獨憐時伏枕勝
遊無那此離羣朝來强起揩雙眼衹訝前山瘦
幾分

和自脩大尹寫懷韻

竹簟繩床睡起慵凭欄無語對高峰田塍路曲
清溪遶村巷門深細草封東郭吹竽名久濫南
柯落枕夢空濃餘生筋力猶粗遣敢望還丹永
駐容

送族子士望北上

芳郊侵曉雨廉纖野店微風動酒帘照乘明珠
淹重價剸犀長劍發新銛官資屢轉貧猶在政
務多諳性每恬老我亢宗深注望南山廟貌起
遐瞻

蘭州聞見素致仕用前留別韻奉寄二首

手疏連封乞引年夢魂先遶入壺巔雲莊歲晚
還移竹蘭水風清欲放船遠別無緣臨路渚獨
遊何意向秦川老臣去國丹衷在指點星河幾
醉眼

綠野依然一草亭焚香讀易意醒醒　九重殊
遇憐衰白入座高名照汗青道在行藏敎士習
身猶矍鑠訝仙靈烟霞舊侶他年約拄杖臨滄
再勤銘

靜海郎事呈管河錢郎中

畫舫牽風去去輕縣官津吏少將迎山林久已
容吾拙宦海誰還不世情綠樹蟬聲秋更切碧
空山色晚偏晴慇懃却遇錢工部一路枉將意
最傾

三衢郡守林以永招遊柯山時節推李舉
南西安丞族子士望俱從紀興二首

終日看山意未休偶聞茲勝特來遊雷聲振谷
水流濤壯虹影橫空石洞幽幻跡杳茫何處問禪

羽遺山此時留馮虛史欲凌峰頂歷覽羽仙十
二洲
峰巒如黛雨初收危倚肩輿到上頭千古乾坤
留勝跡一時郡邑聚名流松篁落落依溪曲禾
黍穰穰映道周如此風光堪一醉不須懷古動
殺憂
宿大安驛次壁間林利瞻方伯韻
肩輿軋軋入閩關盡咲先生鬢髮斑縱浪孤舟
終抵岸倦飛高鳥獨還山病來轉覺風情減老
去深知世路艱水陸勞勞猶未了林間打坐是
真閒
德州遇王時行大參夜話
十日行舟離帝里一宵秉燭對鄉人足音何
嘗聞空谷星彩還應照近隣胄傳早能輕利達
范公元亦起孤貧迂疎老我歸林壑佇望來賢
意最眞
訪陶園楊少卿述贈
絃歌三徑苦無資安得家聲自太師隔世每懷
高尚節名園特取去來辭槐柯入夢應先寤蝸
角分爭亦竟癡我也携書歸舊隱郵筒無惜寄
新詩
訪偲庵楊太宰述贈
碧水丹山入武夷太師錫類世多奇獨持季野
春秋責久謝關西暮夜知手握銓衡歸物望身
依斧扆肅朝儀頤公靜養和平福且對清樽
日賦詩
朱必東馬子華二侍御過訪蒲坂別業
芳郊雜樹草堂深忽枉仙舟李郭臨別製衣巾
無俗調幽居貺亂有餘心喜看秧稻千家綠倦
坐榕岡十里陰正好劇談愁別去空庭月色對
誰吟
夏日林以吉中丞過訪梅莊
靜對青山月轉遲多君枉駕話襟期午炊送米
城中至露坐傳杯月下移數畝退耕閒曠地十
年歸臥太平時人生止足真堪樂蝸角輸贏總
不知

奉和李貳守題梅隴山莊韻兼以道別

旭日郊原散煖烟津津物色入新年溪環崎曲數家住春到梅梢十日先洛社路公還地主草堂嚴武有詩傳驄駒無那攀轅別北望心懸萬里天

社會南郭草堂

東山結社十年餘移席城南又一初習靜久摒人事廢息交真與世情疎青匀莎徑穿新笋綠漲春江躍細魚麥酒熟時方貯甕晚風復長滿園蔬

春仲邀社友宿梅隴晨登壺山有作

扶桒杲望日暉暉促僕晨裝捲毳衣滄海縱觀情浩渺丹峰遙上思飄飛祇園地冷樹方發青雨春慳雲已歸豈待冥搜窮物理郎從高曠識天機

仲秋社會

多年臥病解朝衣疎散心情與世違隴畝雨深禾已長階庭風冷葉初飛四時月色秋偏好一代交遊老漸稀往魄流輝香滿座誰人高折一枝歸

梅隴山門安扁感事

旋門締結已多年新扁門楣翰墨鮮滄海久離名利跡青丘真結死生緣靜中觀化物皆幻老至歸全人亦仙不用高樓重竪表路人惟識茂陵阡 美門觀化歸全皆扁名

招社友遊梅隴

梅隴昔年曾枉駕山川草木倍光輝里祠臨水增新構石徑移墻闢舊圍共喜筋骸猶健浪況堪時節正芳菲木蘭舍棹須乘興汛掃茆堂望翠微

贈林竹田翁進階

弭節三山又十春太平無事老經綸重開皇極逢

明主再進台階榭舊臣解綬鄭均還賜祿稱金疏傳日娛賓東風吹遍田中竹看長龍孫[illegible][illegible]新

秋夕偕社友讌集

老至逢秋厭索居百年風景僅留餘宦情流水
隨行止世事浮雲任卷舒草際涼生風起處松
梢影動月升初杯盤撤去仍清坐共喜玆遊興
不孤

諸社友枉顧南山新祠

舒卷無心雲亦癡石臺閒觀坐移時焚香登座
非談釋載酒臨門豈問奇頻海人文追始倡傾
城冠蓋賁新祠藻蘋幾桷妥靈地莊誦生民第
一詩

陳侍御于弘亭子

積雨茅齋坐轉慵村庄一夢興偏濃短堤浮水
株株樹高閣臨窗面面峰南郭風霜曾攬轡東
郊烟雨自明農城堙咫尺招邀地杖屨無嫌日
過從

別待禁弟還莆

阿弟思歸意轉銜高堂消息不須緘壺公山聳
雙螺峙彭蠡湖秋一鏡函力課圭田供黍稷時
看墟墓長松杉行藏差擬那堪贈一道清風送

客帆

六十誕辰

甲子循行數已週小堂開宴及春柔兒童往事
渾如昨犬馬殘年忽到頭湖海浪高曾飽閱乾
坤擔重竟難酬從今要省勞生念靜向山中卜
一丘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七言絶句

九江分司二首

分司相傳爲岳武穆故宅中有石池尚爲舊物秦檜和虜而甘心武穆高宗賜第葛嶺有一德格天閣今其遺址安在哉岳氏一池世猶愛護而不忍廢善惡之報必久而後定邪

石耳堆盤薦綠茸白魚紫笋亦時供日長分省無公事坐對廬山雙劍峰

石甃方池幾百年岳王故宅世猶傳格天高閣今安在葛嶺荊榛野雉眠

中秋夜宿蒜嶺驛

路隔家山只一程驛亭孤坐不勝情可憐今夜中秋月猶作人間兩地明

蘭

短葉疎莖雜野蒿不隨清廟薦溪毛白頭空谷幽人老夜雨篝燈讀楚騷

菊

十絶孤压倚碧空秋深烟雨寄芳叢林坰寂寞誰相問千載心期栗里翁

夏日山中雜味二首

隴上新開百畝莊交枝接葉覆郊堂青林結實殊稀少應笑山人歲計荒

荒郊無雨再經旬豆葉禾苗赤色新宴坐樹陰猶覺暑田中更有踏車人

汝寧道中遇雪呈蔣升之太守

歲旬一冬愁少雪飛沙滿地麥苗稀黃河南渡春猶淺始見郊原白雪飛

北邙山

黃河南渡陟平岡迤邐坡陀接北邙一望荒丘秋草裏誰知廢姓與君王

過洛陽故城

伊闕山高伊水清洛陽形勝舊曾名累朝遺蹟

今俱盡斷斬荒郊只壓城

新安縣即函谷關也其地阨塞秦東面以制諸侯故於此設鎮

雄關重鎮三秦地險道曾摧六國師今日驛亭從夜度却非齊客學雞時

陝州城有石刻魏野草堂即其昔隱處有司立堂祀之

白衣不受輦公薦紫禁曾傳處士詩今日乾坤猶有地爲君重作草堂基

過貴溪風雨暴至

溽暑蒸人一洗空碧天遠影見歸鴻圖書小艇無官況落日溪頭狎釣翁

草萍驛

肅踈驛舍繞烟蘿二十年前此地過詩壁舊題無處覓植松庭外已婆娑

度分水關二首

泉聲鳥語隔溪聞楚越封疆此際分老眼欲窮閩海望午風吹散隴頭雲

訐告當日此攀躋豈有狂詞嶺上題治萊山河戍漫語千峰秋色夕陽西許偶過此嘗題大句莫謂儒生無治策扶　明主鎮山河故今云云

邊戍馳馬圖詩

同雲四野雪霏霏虎韉氊衫去欲飛猛氣衝風能破敵邊烽無警羽書稀

登舟

常山與馬玉山舟客路驅人不自由却羨邊江幾家屋柴門斜對白鷗洲

重陽日社會梅莊三首

老至登高力不任黃花短髮豈勝簪一年好景莫孤負擬把茱萸滿琖斟

小作溫公獨樂園頻招几杖泛清樽曲欄短砌花如簇看盡芳非不出門

百卉逢秋半欲殘九天風露動微寒東籬黃菊花開未移向堂前對酒看

宋李制幹四詠

起義勤王

胡騎南侵逼帝居三千戎旅助驅除誰人更美
春秋筆合與齊桓一例書

辭辟養母

江左偏安國已微穹廬下拜討尤非英雄有志
知難就愛日堂前戲綵衣

脩學倡士

青衿濟濟味菁莪類水春風揚素波莫謂成賢
無厚報祗今科第白塘多

成橋濟人

秦皇鞭石事成空鄭相乘輿惠亦窮三十四橋
尚無恙誰人更擬濟川功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奏議

先公自筮仕郎署至[illegible]本兵歷遇事輒奏不少避歷歲凡七十二章俱火乞戍城陷之變今僅於國史中得疏畧一二悉之亦少慕忠悃之萬一云

申明職掌疏畧 時任大理寺卿

臣惟內臣賈全等侵盜倉庫宜伏正法而
特蒙
曲貸將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盜殿至敗露又幸免其害不可勝言且自
皇上即位以來如陵戶任文舉法司查例免定乃因太監扶義之請特免全戶千戶鞠王英法司依律坐徒乃因太監閻洪之奏特調外衛火者邵經分贓蒲貫太監傅倫借債鉅萬法應提問俱送司禮監發落夫法者所與天下共者也事涉近倖輒有輕是法不信於天下矣古人有言法行□□

始又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文中子
鄧通而文帝不以爲忤韓琦安置任守忠
而英宗不以爲專前史書之以爲盛事
陛下宜遠鑒前代之規近守
祖宗之法自今內官內使等有犯悉聽部院問
擬發本寺審錄則可以昭
聖朝平明之治矣
保 聖躬以綏福穰疏畧 時任大理寺卿
臣惟
陛下春秋方盛
聖體未充尤宜愼重游逸
聖祖寡欲勤政之訓
宮寢限制進
御有時清心省事自然有益退
朝之後即
御文華殿裁決章奏日暮進
宮不惟脩身立政所以養
命之源亦在於此

復勘甘肅兵變疏 時任大理寺卿
臣等頃奉
命往勘甘肅兵變事臣等謹與該鎮撫按會勘
原任總兵李隆等謀殺巡撫都御史許銘
事具得其實按隆與銘本同里人銘初至
鎮每事持正隆不得致私欵而所裁革占
役諸弊不少假借隆意其害己及散月糧
令依時直折銀隆積有米麥不得冒厚利
遂恨銘刺骨密令指揮楊淮嗾諸部卒詣
銘復掠治爲首者二人隆欲遂結衆心檄
此陷銘遂令諸部卒各備鮮明衣甲具三
日糧待稍約以告增糧價須剳除毋遷減
不聽即殺之詰旦銘及隆與鎮守大監曾
文忠但至公議府隆使人約諸部卒今日
告必不聽毋散衆遂益恣文忠向隆管解
不可得衆圍繞薄暮隆又使人激諸部卒
曰事已至此可已邪卒衆不老等遂火其
門擁衆進索銘文忠以身蔽之衆捽[illegible]

忠門外步脱還部揕銘出亂毆之死□□
具火焚其屍衆散隆騎導巨府衆卒毀銘
所居公署盡掠其衣物銘幼男許二哥子
逃匿文忠處獲免衆復大掠戍中釋獄囚
刼官軍越三日乃得收殮銘餘骨隆遂迫
脅文忠反誣奏銘尅減軍糧激變致變與
以幾罪臣等謹與該鎮撫按諸臣再三鞫
審銘之死實由隆主之隆亦辭服隆當謀
殺人造意律斬栗不老比殺祖父律凌遲
同惡楊淮等各以差論死流放太監董文
忠副總兵李義臨事不能解紛反扶同妄
奏罪亦難宥文忠宜罷義宜降調臣等謹
具狀以
聞
復處大同叛卒疏署（時任兵部右侍郎署部事）
臣頃奉
旨集廷臣會議大同事臣惟往者張文錦之事
失於姑息未正

國法以故悍卒愈驕 要行稱亂今若又尋爲
撫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弊以復振宜
選才望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魯綱領
營兵三千薊鎮精兵三千并發宣府銳卒
進營大同近地仍先降
勅大同鎮巡官令曉諭鎮人擒獻首惡即奏
請班師不者整兵進剿無赦號令再三當
自有起而應之者戶部遣官齎銀八萬兩
銀牌五百面緞絹千疋以備賞賚且懸賞
格募之令鎮巡官悉受總制官節度不用
命者都指揮而下得以軍法從事大同城
內
親王宗室及鎮巡三司官吏士民兵進恐不
能保全國當顧慮然此寇不除則羽翼愈
大養亂深將遂不利於
國家輕重之際則又自較然況此寇竊戀妻
子或冀
親王宗室如前疏枝必不敢輕犯以□□

請設宣大總制疏畧（時任兵部右侍郎署部事）

臣惟宣府大同二鎮內衛
京師外控胡虜誠藩籬要地居庸倒馬紫荆偏頭俱緊要關隘密雲古北口黃花鎮尤密邇
都城邇者警報時聞虜騎深入而大同叛卒尚未革心內患外憂莫已爲甚鎮巡等官各自爲統往往有推調掣肘之弊乞專設大臣總督兩鎮假之便宜重權以三年責其成効庶內患可消外憂可靖矣

處稅米以便輸納疏畧（時任江西右副都御史）

臣惟江西災變頻仍乞將原議存留折銀量留四萬兩與本處庫銀倉糧相兼賑卹及補支祿米等項其餘列折銀六萬兩并變賣逆產銀量留六萬一千二百五十兩共十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代民抵納正德十六年額徵京庫折銀二十四萬二千五百兩之半其半仍派秋之

正刑獄失平疏畧（時任大理寺卿）

臣惟王欽罪當殊死贓至百萬今雖發遣合將家產抄沒各營牧馬草塲侵費百萬罪錄過革贓應入官兩廣總兵朱麒縱僕爲患屢經參奏應合革回內官石明因追私債毆殺平人法當成獄乃因妄訴究枉斷發充軍給事中劉寂御史黃國用主事羅洪載郎中顏如瓌給事中鄧繼曾各所犯罪薄而充軍爲民降調似爲太重南京署員外郎李棠該守備衙門參奏遠竄下獄事難追究乞解回南京法司問擬試監察御史馬明衡朱淛因
皇太后聖旦免朝賀輒有論列事雖欠審心亦無他試御史季本陳逅員外郎林應驄列疏論救乃併下獄乞將諸臣早
賜寛釋以慰羣情

上水利疏畧（時任大理寺卿）

臣勘事陝西道經畿內河南諸處見太行

西倚淮關統懷衛北極燕薊其水皆東注南入于海盧易滹沱流灤滏洺衛泌洛歷其大也宜督居民瀕水開田築堤防以障汎溢鑿溝渠以通灌溉其平疇廣土無川洋之利者量鑿洄渝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之出上取雨潦之入每府增置通判一人以江左人諳水利者居之督率各邑專理農事則數年之後皆爲沃壤而水旱不足憂矣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序

莆陽文獻序

莆之地始闢于秦至漢武帝以其阻險易變也盡徙其民而墟之晉亂中原衣冠避地而南於是有所謂八姓入莆者自後徙居日益衆休養行庶逐齒上國然當其時人猶未知學也吾莆南湖鄭露公始以其學倡之歷唐而宋遂有海濱鄒魯之稱浸淫至於今日盛亦極矣歷代既久遺文散落類未有蒐撥而會粹之用備一郡之典豈非大缺事歟鄉先輩素林公松厓方公暨后峰伯固嘗相與閱惜因援没於予俾從事焉眇焉謭陋大懼弗任爰考郡乘所列諸家著述其多求之今惟忠惠艾軒後村三四遺集在甘散見文粹文鑑諸書者僅數篇雖當代近裔亦或併其先世手澤而亡之可嘆也巳立齋宋公

嘗手錄先輩遺文六冊待以爲據若蘐庵所編
岡鳳集則又病其太濫於是更加延訪採擇閱
數歲始克成編凡詩賦銘賛序記題跋若雜著
奏議之類列爲若干卷庶幾其可傳者旣又仰
而嘆曰文以載道也文不本於道藝焉爾矣而
深於道者固不屑於文也文可獨傳乎哉延復
取郡乘所載人物事蹟畧加芟潤且爲補遺參
用班馬氏義例類編爲傳若勳德若文學若忠
孝康惠之類列爲若干卷其家庭之濟美師友

之淵源或寒畯而特起班班可攷以是而參校
夫文上下數百年間山川宇宙之精英庶於是
乎具噫亦盛矣曾穆叔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後世所就要不能如古然擅其一長
亦足名世而垂之不朽況兼之乎鄉邦前哲後
進軌範有志尚友者不於是而求之將不謂東
家丘者類歟或曰子之輯是其用心亦勤矣若
掎摭星宿而遺義娥得燕石輒以爲璞又寧不
爲是輯病歟予曰唯唯是謭陋之罪也然矣今

不錄其後益至於泯滅無傳矣輯之弗善固猶
愈於已乎若夫因畧致詳由粗致精搜補缺漏
而正其訛謬使吾邦文獻永永足徵固將有待
於後之君子

艾軒先生文選序

天地開闢人文之會一見於周再見於宋周之
季聖人者出吾道宗師諸賢以次授受其後散
之四方各以其道鳴迨其久也寖微以絶越千
餘年至宋而周程夫子者出始得不傳之緒倡

道濂洛而龜山道南一派遂流入閩由羅仲素
李愿中而有考亭由王信伯施廷先而有艾軒
與象山南軒東萊並峙一時聚徒講業時艾軒
年尤高號南夫子云考亭之於張呂往來辨析
詮釋經傳象山則厭拘牽文義直以超悟爲高
艾軒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註解固已
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故亦未嘗著述然至
老劬書不倦文公過莆嘗與講論及再至嘆曰
昔見林謙之方次雲說得道理極精細爲之踴

躍鼓動退而思之至忘寢食即是觀之艾軒深造獨得要未易窺抑猶在朱陸間乎莆之人士知有濂洛之學艾軒啓之文公實成之也陳復齋嘗作仰止之堂以祀文公知軍林元仲祀艾軒於城南舊址湮沒鞠爲茂草茲吾郡邑大夫慨然復古表勵風教因神祠改立書院以祀文公名以仰止仍其舊也而並祀艾軒以嘗與文公講道且爲莆道學之祖也顧惟文公之書家傳人誦艾軒以不著書後世莫攷至併其姓字而忘之幸其遺文梓行於宋者僅傳錄本丞圖再梓而詘於力廼屬予擇其尤關繫者先刻之附以遺事凡若干卷非輒有去取也若其文之高古陳復齋劉後村俱不定評晚生何敢置喙後之欲知艾軒者覽是集思過半矣

彭惠安公文集序

古名世之賢操脩德行韜養性靈而充之以學識其或出其緒餘爲文固異夫世之文人之文也世之所謂文者模倣以擬古鉤棘以立奇被飣餖隱以衒怖非不足以聳能一時然稽之於道則詭矣施之於政則蠧矣甚至飾辨文奸賈訣希寵而爲世之大害亦奚取於文爲哉吾鄉先正惠安彭公以德望風節伏一世而志存經濟固未嘗數數然刻意於文也然一時名勝號能文者咸推下之養之深積之厚凡其發言成章者皆其趨向踐履之實也公嘗序西疇常言有曰即其所行而爲學即其所學而爲言公蓋自道之矣竊嘗評公之文於異代固未暇論若國朝一二鉅工其鋪敍詳暢類潛溪法度整嚴類東里其銘贊高古沉鬱視郁離子遜志齋殆或過之憂時憫俗拳拳於政體民瘼欲挽頹風而還之古屢致意焉故雖不規規於古也而部勒般敎型範自別雖無意於奇也而風湧石激波瀾疊見其出入經史揚摧古今而卒歸於約文非世之雜博者可擬矣昔司馬溫公學主於誠故其文醇深雅正不涉詞人畦逕論者以爲有西漢風公之文得無類是也乎公亂嗣單微

遺稿散逸侍御陳公行周晉樂輯林公見素序
之將梓行未果今撫守丘君主靜雅慕先正欲
表章之錄公遺文屬余訂正將刻之郡齋其間
覺多訛缺乃從其家求公所謂滯稿者詳加校
定釐為七卷云若名臣錄大政訓等書久有專
刻茲不復入晚學寡陋管窺蠡測掛漏是咎爰
取紀傳贈送凡為公作者附之卷末庶後之讀
是文者尚有以考其世也

國朝莆陽科第錄序

莆自郡縣以來長材秀民由科目出者漸盛上
國至宋乾淳以後尤盛特居端揆則正獻陳公
正簡葉公莊敏龔公元樞鄭公稱名執政陳侍
講士建劉正字鳳朔稱名侍從持節分閫方信
孺陳居仁林枅若夾漈湘鄉萍齋後村以問學
鳴道南一脉傳自艾軒與考亭上下其議論嗟
復齋鄭子上方稜稜親受業於考亭之門仰止
東湖世嗣遺響其卒也陳公贊文能以忠義與
宋祚供終記元入主中國保化蒙古色目之氣
湮鬱寥寥弗振 皇明啓運人文聿興建學設
科網羅 又畀自洪武庚戌迄今嘉靖戊子此
五十二舉矣士由鄉薦者千一百一十一人其
登甲科者三百二十四人狀元及第二人探花
四人會元一人會魁七人解元二十五人經魁
四十人視宋之盛殆又過之其布列庶位有服
大僚德業所就若文章氣節視宋無不及焉獨
其師友淵源未能如艾軒諸賢之盛何歟豈道
性命之薀儒先請□□□□習而由之道

在是所謂德業文□□□□由是出也未
聖賢之道本於人倫日用之常反躬踐履要皆
實地夫豈凌虛留空別有一種道理而索之於
杳冥想像間哉是故學者將以行之也昔人嘗
論况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不免應舉艾軒考亭
固皆科目中人顧惟所志不屑於富貴利達而
義理之心足勝爾矣郡庠舊有鄉貢題名二碑
弗便省 正德初鄉文學生君哲甫嘗彙輯為
錄授其子郡丞有祿刻之瑞州板留于郡其後

莫續今司訓長沙吳君自齡慨欲重刻予錄全稿
訂正於 乃次登梓而吳君以解官去予閱其
志之勤且業已有緒適屬郡倅王侯萬年郡推
郭侯繁相與成之用備一郡士籍若其循名責
實即始而考其終臧否低昂黙示鑒戒亦於是
乎具

西行紀後語

予既祗受西役觧暑遠馳所親或爲予殆白髮
公獨謂曰壯哉行也恨不能與予偕□□□

暂萍錄錄其往時登覽之處一一見□□□
蓉溪金公蜀産也還往京師道必由是亦爲予
縷縷道其川塗所經及古聖賢之遺蹟予欣然
聽之既由畿甸歷中州淩渡河而望商洛崎嶇
入關復自關以西度隴直抵皋蘭凡其西北山
川形勝雖未能盡覽然稽之載籍詢之土人庶
幾得其槩矣間遇古帝王所都若名人祠墓輒
下馬瞻 排徊而後去廼知二公之教不誣且
深幸垂老之一過也爰即所見各紀以詩類僭

裁弗工詞語況俚亟眾成篇而已其間感遇□
亦多 於沛肝之真要非所謂無病而呻□
者讀之亦可以興矣他日歸卧林谷昨取舊編
而諷詠之則其平生足跡所歷猶可追憶或以
語之隣翁田叟寧不爲談笑之一助乎因序而
藏之詩凡七十七首釐爲四卷云

築堤林氏族譜引

自秦改學而氏族之法廢後世譜牒之修所以
溯受姓之始別族屬之□□□行而人紀繫焉

亦怪世之爲之者往往傳録顯門舊譜假以已
之世次附之其誣祖亂宗亦甚矣豈古人類族
辨物意邪今觀大司空竹田公於其家譜放失之
餘獨據先都憲譜圖而續修之斷自六世祖而
下名蹟可稽於上則皆缺之傳疑紀實史法也
嘗見三原王介菴公所修譜亦類是真足以正
流俗之失矣夫始盛而中微微而復振氣數相
乘而人 會若公宮階厚爵而勲業聲望
耀一時燕翼承閫足爲子孫憑藉亦豈偶然

世澤之鍾良有自矣禮謂庶姓起於是邦者爲始祖築□之後固當宗公以爲百世不遷者矣

木蘭陂集序

李長者堰木蘭之陂莆人命脉繫焉是陂將與天壤相爲無窮也賢守令護視是陂猶護其家而按部之使究心民事者必詢及之陂事大畧具之郡志若李氏家藏上世誥詞公牘一切規例及名公石刻之文讚頌歌辭視郡志特詳其裔孫郡庠生熊𡨴慮散逸彙編成集林都憲見素序之矣於是求觀者踵至或上官取視恐失故本抄錄甚艱楮墨亦費大尹雷侯孟升惓惓護視是陂議刻集以傳顧以卷帙浩繁屬余節取其尤要者付之梓嗚呼自夏史述禹貢周禮有職方氏太史公作河渠書班固溝洫志唐宋而下水利俱有專紀是陂關一郡之水利可無籍乎然近聞陂多滲漉諸溝填淤受水頗淺而東山石□、無禁僩民之爲埭田者私設涵竇且什伯於舊以雨止則水落天旱則溝涸而求者之澤日以耗矣農家作苦歲比不登莆之耆々無急□八者是固賢守令之責也究其利病而弛張之是集固可考也因備引其說于篇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序

殊恩優老序

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十二日
聖天子以 郊廟禮成上徽號于 兩宮遂覃霈澤下逮臣工凡京官三品以上致仕大臣年八十以上者有司備禮問勞仍量給□□□米

於是吾鄉翠庭先生林公以右副都□□致仕年且八十有三適應 詔旨巡按御史中溪李君仁夫知府事雲泉吳君近光輩祗承 殊典議月給食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且厚致銀幣諏日具儀問勞于其家閭郡聚觀以爲榮余因是竊考 累朝詔赦凡官一品二品致仕者始得恩數及存問之禮三品未有也有之寔自今始可謂異常之 典矣然秩未登三品年未滿八十若非京官致仕咸不得預吾閩惟公一人試求之海內亦鮮其人可謂異常之遇矣公少負雋聲年四十七始登進士歴中外臺省在望以年及具疏辭廼進秩致仕繼以南京大理卿起又辭不然以公清才碩學理宜早達貞操雅望理宜柄任夫惟靳於其始也廼盡酬之於桑榆之境夫惟勇於其退也廼卒遺之爲山林之榮寔寔之中若有劑量豐約而爲之乘除者而毫髮弗爽如是吾於是重有感於天人之際焉董仲舒有言爲善之積乃與天地流通而往

來相應公斯備於己無責報於天而天亦其壽且錫之祿祿出於君亦天也果何負於人而亦豈適然之故哉顧茲盛美庸可無紀述以垂諸後於是孳與公爲逸老會者數人圖其事多以詩歌以余粗習卜氏之學因宜先經以首事也辭不可廼僭爲之敘云

贈宗彥于成守徽州序

莆文獻開先自吾鄭氏梁陳間吾祖露公者始以其學倡于鄉人淡浸日盛歴唐而宋遂爲海

濱鄒魯矣于時鄭之人才最盛載諸郡乘班班可考也迨入
國朝寖若弗競天順間有叅議公雲成化間有儀制公瑗雖宦學有聞而官未甚顯近十餘年來稍稍復振居法從則栗齋世潤列郎署則雙石于成及成昭儀制之子曰進九萬讀中秘書而余亦濫厠九列相聚京邸若一家然吁亦盛矣然數賢者皆妙年英質卓自樹立居法從則持風裁列郎署則脩官常讀書中秘務博觀約取以求詣極獨余衰拙實負且

山齋

乘每接諸賢不退而登愧也先是雙石以權奸擅柄引疾歸
今上御極乃起而待次銓曹適徽州缺守郡大以劇難其人卒以授雙石蓋異擢云雙石少孤且貧能奮自力學取科第始服官政若素習然流殺粹永介然自守不耻能矜名識者皆稱為遠器亦何有於一郡哉吾聞徽地陿人稠善勾股尚氣而喜爭其所由來者漸矣善為治者必因其俗而默運斡旋之機鋤滑以雅鎮噪以康離交構告訐之習而納之於大和則其政可幾而理也徽前政稱福山孫公究其所以治徽者未聞有卓異可紀之績而民卒思之不置要必有其道焉時移勢變不能皆同師其意而不滯其迹道固在是矣揚休聲而邁往烈追孝于前聞人使吾鄭氏稱為益盛者非余之望亦栗齋諸賢之望也而里閈交遊之舊亦孰無是望哉雙石其茂加飭勵以終副鄉族之望且以副海內之士之望也

山齋

送姚君思永進秩致仕序

予記始釋褐偕同年高君一龍晉拜司寇彭惠安公公命坐語鄉故且謂一龍曰莆亦仕國也入
國朝父子登第者僅四家然未有及相見者今自君家始蓋是時一龍尊府州守公尚無恙故公云爾近十數年來莆之文運日以盛每科登俊視前且倍或又過之而父子相繼者無慮十數家往往得相見者意亦極盛矣然其間仕止參商尚未有同時登朝者有之又自今兆

氏始蓋恩永君以正德戊辰進士歷尹德化入
爲太僕寺丞其子文炤復登嘉靖癸未進士授
刑部主事最與邇 朝則遷羽鵷班退食自公
則從容燕語其在京邸如在家然鄉人方羡慕
以爲榮而君父子澹樸抑畏視其色如在野然
居無何君遽有去志予止之曰君年方五十一
且資歷已深金緋在望盍少需君曰吾世爲儒
家自先大父起鄉貢爲文學官先寺丞以勤愈
立家護被 恩命不自意復有今日吾何德以

堪之古人謂祿仕者多坊滿則退止足之戒吾
自計亦審矣又奚需乎愧於其言不復强既而
疏入吏部以君志在恬退足勵臣節如例進秩
詔加光祿寺少卿致仕 陛辭日班行注視相
與嘆息其賢鄉人益羡慕以爲榮也授簡於予
俾叙贈之予因老氏止足之戒而求之易矣乾
之上九曰亢龍有悔戒其盈也小畜之上九曰
月幾望君子征凶戒其進也蓋往而復者天道
之常君子與時消息每於其幾而圖之進而至

於亢極則有悔矣若昧匪彭之占而蹈冥升之
咎非善體易者也君所處殆謂是矣是可尚也
謙而光損而有孚元吉然則天之祚於姚氏者
回將未艾哉因書之以爲行贈

八閩人瑞壽序

凡世之不可得常有者謂之瑞景星卿雲瑞于
天器車醴泉瑞于地朱草丹鳳麒麟騶虞物之
瑞人壽耄期則人之瑞也吾莆自開 國以來
士之登高第躋顯仕未有享年九十者今於鄭

伯蘭庭林公見之以莆仕國而度之七閩殆亦
惟公一人而已庸非瑞耶菊月五日寔公誕晨
公家子員外郎應驄輩先期稱壽且徵予言竊
嘗議公之壽有三曰天曰時曰世德陰陽絪縕
山川磅礴其渾淪醇樸之氣公獨鍾之而得之
天者特厚 皇極丕建斂福錫民公值熙洽之
運應昌期而際於時者特盛林自儋州公暨鄭
安人來建乃家足爲子孫憑藉至公再舉進士
擧從子姓振振然繼起重紱疊組獨冠一時其

奕世載德又如是然公處是三者率由其道平心率物坦洞無他腸闔門千餘指薰以太和以迓延先美壯而仕民有生祠老而歸家無留畧至廑　優詔存恤廩無負於　明時平生寡嗜慾雖不事鍊氣脩形而順養天和元精不虧其所受於天者以全故乃耳目聰明飲啖如少壯祀先酬賓猶能以拜跪爲禮人望之如列仙然此固公之所以壽也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者如堵墻使公罔之衆揚觶言於衆曰幼壯孝

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者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又使序點揚觶言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公其耆耋好禮者乎旄期稱道不亂者乎在聖人之世猶難其人而况今乎是宜既壽且康而爲瑞於世也前十年某嘗以文壽公且謂之考之明當執筆以竢今其言果驗於耄將又不驗於期乎敢用是壽公凡每幸竊公之壽以自壽也抑豈特區區一人已邪固姻族知舊諸士夫深致祝頌而欲並壽意也容復執筆以竢

序東山情話

歲嘉靖丁亥余與林翁翠庭輩九七人爲逸老會嘗繪圖肖其貌賦詩紀其事矣越六年壬辰林公省吾謝兩廣總制歸衆請之入會公援司馬氏故事以年未及辭既丁內艱服除衆復强之公乃闢東山樵舍以爲旬月讌集之所余忝在姻婭時屢造焉每至則促膝敘語娓娓更僕不能盡嘗讀歸去來辭所謂悅親戚之情話乎

邪於是圖東山之勝獨以余耦公用補前圖之缺將無珠玉在側覺我形穢者邪公脩偉特達言議英發能面攻人過人憚之然一霎即解他日遇其人談咲自若遇事盤錯直前負荷不瑣屑顧忌而斥刃之施悉中肯綮蓋有古豪傑之風世固有負才踈弛或失之疎公則動以繩墨自檢故歷宦所至有聲其在兩廣攘堅撫順勞伐尤至蓋公始筮仕以忤逆閹斥而復起及當柄任又以不能曲事權貴竟以母老乞歸　朝

野深繫望焉其平生出處宦業所就大致如此是豈區區廷陋之所敢擬然而流行坎止與時消息而一丘一壑之樂垂老而僣遂幸竊附焉圖成諸翁系以詩余序其槩敬以爲公壽且將遺之子孫以爲他日世講地也

廬墓紀行序

廬墓非古也親喪寢苫枕塊立喪次於中門之外未聞廬于墓也昔者孔子沒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後世廬墓其昉於此乎遺

以義起固亦孔氏教與吾里王氏自松溥再傳而至驛宰君以耆年長厚重于鄉其子姓亦留循敦謹號稱善門至美璞尤欲勵操節以自見讀書考禮開塾授徒退而治澼灕以奉二親愉愉如也方其母李氏疾亟美璞百方救療欲祈身代不可得泣且言曰母如不可諱請從于墓三年以報母李氏頷之既卒遂治葬於蔡宅之山廬其側三年逮今驛宰君卒美璞復欲往交親慮其貧多阻之者美璞泣曰吾固可薄吾父刑又廬于墓三年旦暮號慟聲震林野聞者哀之余嘗造其廬時使人訊之其所居僅尋丈上漏旁穿逢蒿塞逕烈日嚴霜之酷厲肓風苦雨之浸淫障霧侵加毒蛇猛獸蜿蜒號嘯於其側意必有山川鬼神陰相而呵護之不然其能免乎始時有一二童子從之遊已而謝去躬執爨無僮僕以代薪水而家之供餽或乏其窮悴瘦楚之狀又可勝道哉余嘗以白之郡縣而告之人人時猶有矯俗邀名之譏嗚乎世固有親喪

棄之淺土而之遠遊者矣高堂奧室帷帳衡門妃妾不離側者矣烹肥擊鮮相從讌集者矣顧不彼之責而於此則揣索而訾議之何邪漢舉孝廉唐以後孝友立傳吾莆若林攢郭義重皆以孝旌至今雙闕巋然禮遇既衰民俗日下有志慕古之士得如美璞者數十人相與振作之不爲名教之一助乎余以是益歎美璞之難也美璞撤廬將歸其居之鄰於墓者合若干人感其志行請予紀之以言余惟美璞之盡孝鄉人

之慕善皆可書也遂書之以爲世之事覩者勸

友泉宋君壽意序

友泉宋君良翰起鄉解釋褐爲潮陽令有惠政具載王太史宜學所爲生祠記以不能曲媚取怒上官適鄉宦陳某者恣横無忌君力裁抑於是二憾措煽中君以危法卒賴公道得白歸遭内艱甫服闋復以前事逮對于廣人尤危之久賴公道得益白計君居職僅五年而顛頓坎壈者幾六年蓋至是君年六十一矣諸子壻方佳忠夢升吳紹宗輩合圖爲壽以余子泓亦壻也來請文余謝絶筆硯久矣念昔爲逆濠所搆得禍尤烈濠敗始白跡其所遭頗與君類豈非守正易危直躬多忤要諸天道終不可誣也哉君昔在非所幽憤無聊嘗著訴冤錄一編好事者爲之刊布遂傳入京師君初意直欲自鳴其冤而已陳既落言職經營復入四譴亂國莫之誰何有得君之訴冤錄者封進
上始悟其奸遣官覆按悉雖所錄罪當死曲貸除名於是縉紳交慶不啻去一驩兜檮杌仰頌
聖明剛斷而君之名遂播於天下矣潮人惜君去爲立生祠且市田入祠以供祀事夫世之都顯宦者或覔碌碌無聞君職一令耳其所樹立震耀朝野他日血食于潮與古之循吏并垂史册則君之壽於天地間何其久耶君曾祖滄翁司訓以孝友起家父立齋僉憲醇深博雅李宙廣東提學廣人祀于學宮濟美象賢代有故事噫盛矣哉詩言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吾以覸之宋氏尤信

壽西園林翁八十冠帶序

古者民各食其力士食於學農食於野商食於市工食於肆非其力不以食也是以伐檀之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後世民失其職而家無常業惰其四肢不昏作勞故弱者坐困强者攘人之所有而食之所謂無勞而獲爲身之灾而能永其壽者亦鮮矣若吾中表兄西園林翁孟聲其殆古之民歟翁爲水南七族弱冠從厥考

從仙遊家于縣西始事勾股既乃於城西築圃
雜植桑柘梲櫚果樹若菜茹因號西圃主人既
又市田數畝壓數區而勤力於其間取衣食僅
足而已既畢婚嫁飭其三子各治業而不受其
養寡嗜慾訥言語精神內蘊筋力弗衰厥配鄭
善治內皓首相隨諸姻族以翁明年壽八十且
有隱行宜受冠帶翁固讓衆強之力乃以是月
十有八日始生之旦拜　恩例且畫圖徵詩爲
壽余惟天保之章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若翁

是已夫祝嘏於君而必徵於民民之質君之化
也其和氣薰蒸來錫難老故曰堯舜之民多壽
余兄止齋長翁二歲余少翁十二歲幸皆康戚
如翁蓋皆幸生於熙洽之時也余故朝夕歌誦
太平且推美其事以爲母家之慶

壽南屏佘君七十序

甫望族稱鎮江佘氏由饒州郡倅叔炫公起進
士歷宦有聲至于今族裕以蕃其晦處爲行克
紹前聞若南屏君其人也君少錄邑庠以母先
解學籍歸養弗承　詔輸粟爲散官其提身綱
家睦于族利于鄉者難一二數而其所較著如
以族齒日繁而宗祠湫隘乃率衆圖遷捐金爲
之倡又以祭田歲入薄供祀或匱復割腴田爲
之助於是祠聿興而祭以豐祖考顧歆舉族咸
蒙其惠可謂賢矣乎世之百慮經營以務植其
家其怯者相表稱食卑爲雁笥之藏其侈者粟
山鑿池徒供耳目之玩稍涉義舉則一錢靳不
肯捨容有捐貲急誼如君之爲者乎且夫號爲

縉紳者官尊祿厚矣顧或靳是而君以布衣爲
之不其尤難矣乎昔魯人於僖公之脩廟也既
頌之曰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則又祝之曰天錫
公純嘏眉壽保魯居今年七十矣其族人曰佘
之建是祠也殆擬諸新廟而純嘏眉壽天固錫
之以保吾宗也庸可無一言以祝頌乎君聞之
固讓且曰祠未畢工也迺議以來歲正月成禮
介其弟永受氏詣予請文予老廢鉛槧聞君高
誼不覺空谷足音之喜遂爲之執筆蓋將表君

以風夫鄉邑也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記

立誠書院記

宋元時書院領於官賜額割田主以直學山長迨我　朝定制併歸于學而書院廢然文化日盛士之鼓篋至者學舍不能容問所業曰科舉文字爾矣而有志復古者欲做程子學制別出一爐鞴以陶成之限於制未能也兵部郎中后峰黃君肇粹質淵秉博覽羣籍尤究心濂洛考亭遺緒感時進說奮不顧身以徇　君上之急坐是罷歸一時海內傾向之正德庚辰侍御沈君灼按莆矢諸士曰莆文獻舊矣而今士趣日異豈導率之者非歟抑前輩之典刑日遠歟而賢如后峰者無亦視爲東家丘歟吾將爲之所居數日有言上生僧寺可以講道者侍御欣然立命有司即其寺改爲立誠書院以處后峰俾

主教事后峰懇辭既而復以僧寺非便更命有
司度寺西曠壤而畀瓶焉於是郡丞李侯縉遷
置寺屋一區爲居業堂邑宰雷侯應龍前闢講
堂前後皆五間堂東西翼爲四齋屋九十間郡
守馮侯馴會朝歸按觀嘆曰是門垣未備於制
弗稱廼作儀門三間門左右各爲屋二間以翼
之齋儀門之前爲道又前爲綽楔三間爲外門
繚以週垣門之外中規爲臺旁鑿兩池然皆隨
事擘畫斂不及民既畢工以請后峰復辭曰是

院之成輩不敢私頼領於官而嘉與四方來學
共之請立石以垂諸後於是兩庠文學以郡守
之命來請記余惟聖人之道誠而已學之旨所
以求至於誠而已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今之士㮣知脩辭矣抑於誠立乎否也彼扶
裂經訓用餙荃蹄而蕩無繩檢其或繩行矩趨
立奇詭之行以驚世而跡與心異又或壯齒振
厲弗保厥終首尾衡決若二人出要之於誠何
如耶故必忠信以立本而謹獨以審其幾言必

有物而行必有恒庶幾誠立明通聖學之能事
具是矣是役也郡守經理之勤立名垂範之遠
固欲一洗俗學之陋於吾黨之士切有望焉夫
豈徒曰具觀而已哉

南湖鄭氏祠堂記

吾始祖太府卿露公與犀從莊公淑公自永泰
來居南湖莆之鄭自玆始其時莆人未知學廼
構湖山書堂以道學倡鄉之人化焉莆之學自
玆始傳三世敎公生五子犀公君福州阜公崇

埭阜公後埭準公上塘犀公桃源以名皆從丨
號五亜針各別爲宗犀公官刺史生倉曹公楨
楨生瑄公當陳洪進時立砦保境號靜邊部宋
藝祖登極率衆款附授靜邊都統帥殁因廟食
其地其事載之家乘及宋郡志所謂仁暢爲使
者公長子也終宋之世桃源衣冠最盛厥後蹂
於寇子孫散處其轉徙入城者岳與今同知公
奇御史洛書是已往歲偕訪桃源故址歷歷可
識都統廟已圯刺史以下墓多墟宋志所書濕

湯池故在也退而太息聚族謀之吾伯氏嵎曰
桃源荒遠展謁維艱維廣化寺爲吾祖露公所
捨地寺故有祠前後埭子孫歲三謁祠桃源昔
以地遠故不預今若卽南湖別搆一祠揭虔妥
靈于以合族於禮爲宜廼相丙塔院右偏應聖
菴廢址背阜隆然右岡迤邐前抱坐見山椒佳
木蒼鬱堪輿家以爲勝睛之僧定潛等要約歸
我廼盡撤古屋僦工庀材中爲宗湖堂界其後
爲寢左右爲廡廡後界爲房旁爲庖右庖之前

爲廚前爲庭繚以週垣中爲門外爲甬路爲券
門前通橫徑折而東出爲外門與山門並棟宇
堅整庭戸疏豁稱其地焉寢安神座中列四龕
以祀露公肇公禎公瑄公巖所始也左爲二龕
祔以吾先考大理府君城公公奇先考訓導典
公右一龕祀洛書先考敎諭祥公重所親也知
所始則敬心生知所親則愛心生萃渙合離百
代如見才議置祭田以歲正冬至而致祭焉昔
程伊川論禮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

疑其近禘然猶取其言以爲世訓蓋不立始祖
無以合族譜世族皆行之古者盛德必百世祀
吾祖倡學式克至今日休德莫盛焉鄉賢既秩
百祀爲子孫者顧可以遠而忘之耶況茲南湖
又公倡學地耶是役也費出三家吾伯仲處其
半郡丞南海李侯猶捐俸助役典租以充香燈
俾僧徒一人主之崇德象賢以風于一郡者亦
於是乎在其建造年月完維　皇明嘉靖十年
辛卯春二月始工越秋七月告成謹記

興化府遷建司獄司記

國初興化府治改爲衛廼徙今治於城西南隅
而獄司仍舊治之左歷政因之正德丙子岳池
馮侯馴由地官來守銳於舉職視政之利敝立
罷行之而尤慎於獄嘆曰今部院司府之獄皆
祔治所茲獨去數百武防檢惟艱出入縱閑吏
卒得乾没爲利吽號痛毒耳目弗逮何以寄民
命政之敝莫急於是爰度府儀門外欽恤館之
東撤總舖斥吏舍遷置獄司爲宜遂以白之巡

按御史程公昌報曰可於是界其地爲四區北南其屋官爲官吏廨舍次官及女囚又次輕囚又東其屋以處重囚溝道迴環樓檻中峙備巡瞭也區各爲門爲庭爲井爲圊舒煩鬱也庀工度財而移其舊之未壞者甓畫精勾較嚴僅費白金二百三十餘兩始委事於前府推博侯朝曰理吾職也府丞李侯縉替其始今府推朱侯綵飾其成而莆田縣尹雷侯應龍寔相斯役以丁丑六月始工歲終告成僉謂是舉也繫於政不可無紀而庠文學諤余請文以督工義官曾良寶具事狀夫物聚而爭爭而訟凡約束失坐嘉石者繫以待訊然濫逮滯禁塞室廢業度日如年甚而不幸有瘐死者故有畫地不入之誡而謂智者以囹圄爲福堂豈理也哉易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慎則無濫不留獄則無滯民之命其瘳乎余不佞記是役也敢以是爲典獄者告

郡守黄侯脩寧海橋記

莆三面皆山東際海去郡治廿餘里曰□□□㵎會歸潮汐奔突爲上下諸郡要津元僧越浦始募緣駕海爲橋未幾而圮　國朝洪武間別駕徐侯則敬復命僧湘江踵故事分徒遠募十年乃成橋爲門十有五長爲丈八十有二廣二丈高視廣差縮規制宏壯利於是爲永弘治戊午夏北二門圮郡守陳侯效措千二百金脩之嘉靖辛卯秋風雨潮漲並激中二門又圮趾遂陷爲深淵梁之榷者十有二道路既阻舟楫同罹傾覆之憂癸巳冬揭陽月溪黄侯來守詢[illegible]憂之曰是當在余乃往相度物材命能宗以期日授成于主簿唐敎河泊黄唐簡民之幹而耆者十一人各授以事實壘石二百餘艘于陷乃聯巨材爲趾疊石爲柱作巨舟乘秋高潮溢次第登石之長四丈二尺廣與厚皆三尺許者爲梁翼以扶欄南北設關以備警始事今四年四月六日訖工九月之望凡爲日一百五十而奇金五百七十而奇遠近來觀咸異其工之鉅[illegible]

之俻而成之速意若有神助焉者幹楊士偰僉
求受輩相率請記予曰夫濟大事必以人世必有
李冰而後有七星有杜預而後有富平津君謨
而後有萬安苟有利民之心利一時功一人且
爲之況濟之衆而利之遠者乎然必主之以識
見運之以材畧成之以剛毅否則緩急失宜猷
謀莫副先事而怠畏難而阻者多矣惟侯剛明
廉介斷之獨而行之果區畫精詳不遺尺寸往
來勞來日靡憚勞與護浪長堤此舉而奏功也

固宜侯名一道字唯夫起家辛巳進士尚書戶
部郎中嘗司部章奏及軍國重事故爲政而急
先務如此相其成者郡丞譚侯鎧別駕施侯繼
祖節推雷侯禮莆尹陶侯謨

重脩三橋記

由郡城東出直抵吉了莆禧諸濱海處其塗所
經絕溝而涉者有何家橋中渠橋石溪橋先後
圮壞歲久衆莫治往來病焉嘉靖八年己丑春
余以告郡倅廬江王侯萬年郡推保昌郭侯楘
二侯慨然議分治之於是王侯治中渠郭侯治
石溪視橋柱之壞者完之薄者培之庳者增之
梁之斷者易之墜于水者升之越六月中渠橋
成七月石溪橋成橋之東有亭旁久蠹蝕且隳
余盡撤而新之惟何家橋未脩郡守葉侯觀曰
我其成之更檄吳丞珣督脩如前法越次年九
月功亦成堅緻壯整經久是圖稽厥費何家橋
二十餘金中渠橋半之石溪橋并亭四十餘金
然皆隨事擘畫財不出於官役徒即工勞不及

於衆頌其役若不甚鉅而成之亦難焉嗟夫官
之人勤勤而務傳施苟有利物必力成之而況
近在一鄉乎使皆避興事之謗專爲身圖則天
下之事無可爲者矣歲月寖遠事跡易湮庸追
述其槩以誌

廣元教諭黃先生祠堂記

莆黃先生之教諭廣元也法嚴而信教專而勤
道立而人化之又戴之又思之則文户之學祀
之寓無已之託見先生之功之末由悉地方是

時先生去廣元久故山坏壞栖斷烟翳荒棘閟有許多春秋講堂黌舍已易舊址先生不可作先生故祠有司畧弗舉經生學子熟陶冶以出少者嗣學籍無復舊時門下然第相師承取青紫無能外先生以為明式則先生之功末由忘戴且思末之能已也廼因當道請學而羣訴之于是參議喬君縉為立祠御史曾君祿為立石布政使周君瑛為之記其又末之能已也則又羣訴之于是御史俞君諫為立否僉作陳君時忽為求記於岳刻之嗚呼物之成廢弛後無可待而知人心者無可得而强也有可為之勢而無所可恃之實則離宮章華飛廉桂觀竟化為殘甓斷礎埃壒滄莽之墟况以盈丈之祠久就淪落欲厚望其復之今無難耶前主是教席與後是代至者予不知幾人無關于位與既去而忩郷里姓名者宜多矣有謀所以祠與記之復如此耶是可見先生之澤系屬人心如是深以閟也昔蜀未知學文翁化之故蜀入祀文翁至今胡安定教授蘇湖敦尚實學太學取其法為法故亦記于湖不廢然則廣元之祀先生殆將斯學相始終無窮也先生名誅字聲叔行實具載周君記令戶部員外郎顧有風望克世家學先生孫云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記

山翁樂丘記

壺山莆巨望也余嘗陟其巔窮其脉絡其山自西南來近百數十里分爲三支其一支北行至木蘭陂而止一支東行突起兩峰狀類壺故名壺山東爲梅花山下爲梅髓其一支繞出壺之

背由柯山爲五侯爲文峰由石牛爲石巖紫泥菩提嶠尾過簌城其水流出山背爲磨坑循兩溪下新塘與木蘭之溝會其大勢如是余謝事歸將營一丘自老錦衣徐君元道舊識也善地里一日告余曰梅髓林氏居址可卜也林舊族中微其地已爪分僅存古屋一區與以厚直俾徙去屋後爲平壠出梅花一脉再起再伏蜿蜒而下其勢專其形厚再起頂而落穴焉坐辛向乙穴之後方若展屛而壺峰尖員高出其上左

右連峰夾護而左山直趨新塘與前嶠尾石巖諸山聯絡廻抱其凹處五侯突出與壺峰對峙而文峰簌城亦間出焉其下皆稻田溪水環流又界脉一小溪詰曲流與前溪合溪久淤今設斗門因濬而疏之以通舟楫水口堆土爲羅星築長埂遷里社於其上山前後售于他姓者盡復之幅員可六十餘畝於是築墓凡二竁去穴二丈許甃石爲祭臺爲庭旁列石器前爲明堂爲三門門左右爲屋前後各三楹左爲祠右寓

守墓之僕又前爲前道界墻路仍南出爲重門表以石扁曰山翁樂丘其外復累細石爲週垣開池豬水取土補山其平處爲田爲園蔬有松榕果有員荔及他雜植難以數計環蔭翁鬱皆百餘年物也其始有力者屢圖弗就余偶得之豈造物者固有待歟或曰子城居頻隘而務廣其塋無殆非所急乎余曰然莆自唐宋以來名公卿大夫貴顯一時今訪其故居漫不可得惟墟墓纍然獨存至今展掃不廢其或胤嗣微弱

弗恭詔書每下勑有司葺治禁其樵牧則居與
墓也孰求且吾落跡玆山以息以遊生為別業
死為永宅又奚往非居邪問者語塞因備述其
事鋟梓而碑于門之右以為山翁樂丘記

桃源謁廟記

桃源去郡城東北六十里許自吾始祖太府卿
諧公居南湖四傳至唐刺史肇公肇子倉曹楨
公徙其地再傳瑄公丁五季之亂立砦保境宋
藝祖開基率衆款附勑受靜邊都統師子仁暢
公左兵馬使仁錫公兵馬副使熬統公歿廟食
其土著靈異焉其事載之家譜及宋郡志所謂
靜邊都是已自後簪組相承登科甲者四人中
特科者六人其他請曹試由諸科進者十餘人
蓋嘗盛矣元季寇發子孫散徙各聚為族而其
地遂墟相傳福州之上鄭航頭黄之涵江望江
諸鄭皆是出也地隔譜逸未暇遍考其在城中
則今御史啓範同知士望及予三家而已予家
自先侍御公倚以宋遷莆坂先理卿府君復還

入城啓範八世祖提舉朝公以元季遷士望曾
祖慎思公以 國初遷予高叔祖貢士公廣曾
叔祖通判公有傳洎啓範曾叔祖訓導公容進
士公華士望祖教諭公重光伯教諭公敏皆嘗
詣桃源展謁祠墓予懷是念久矣既謝事家居
而啓範丁厥考艱爾善卿憂士望以遷官歸省
其父訓導文學一時良聚遂約偕行以是月六
日丁未晨出拱辰門暮宿江口張生思程家明
日由館後經故廟凡四渡溪并山行二十餘里

連峰疊巘磥砢多石間無人居既至則山皆圍
曼環峙沿溪盡墾為田荒墟一簇喬木合抱問
之土人曰此鄭故居也披草視之階礎宛然稍
進則草樹蒙翳不敢深入歷溪阪詰曲渡水覓
都統舊廟傾圮已久但存故迹耳土人草構小
屋塑二像於中陋甚不稱神棲乃以茅藉牲祗
薦祀事徘徊久之循廟側越田埂有泉出地上
瀦而為池其清可鑑其溫可浴宋志所謂溫泉
是已土人指其上有墟墓譜稱刺史公葬於廟

側及倉曹都統兵馬諸墓相去不數里皆未及披尋暝色匆匆僕夫促迈夜一鼓始至江口鄭善端家吾族也子姓詵詵猶有故家舊習次日士望北去予與格範歸因而嘆曰是地之勝以桃源名復以洞名豈神仙家所謂小有洞天耶豈以宅幽勢阻易於避亂如古之武陵耶然盛於宋衰於元之季盛則聚衰則散散之久久又將復興而有數行於其間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數之復其在今之時乎顧今脩墓立廟役

甚鉅當以漸而圖之因畧紀山川形勝所經命工為圖標志歲月家藏一軸用貽後人俾毋忘其所始

逸老會圖記

合逸老七人為圖弁坐聽琹者林翁翠庭吳翁臨淵也據案撫琹者林翁順晦也稍下坐則為宋翁友泉若林翁他石寒谷對展詩卷讀之搦筆伸紙若締思者余山齋也衣巾古雅鬚髮蒼白徜徉於山雲水石間所謂大塊逸我以老者非耶始余數人者倦遊而歸將如香山睢陽耆英故事結社為樂而人事離合不齊嘉靖丁亥冬余僭為首會賦詩招致于梅峰別業合席列坐殽不過五味菜果羨脯不限酒五七行客不飲亦不強示直率也自是卒為定規以次舉行既歷平綠溪閣流泉南山諸勝處復嘆曰莆名山南有壺公北有陳巖紫霄古囊遠不過二三舍吾儕老且死不一至其處亦太俗矣於是遍遊諸山登高望遠復得大觀維時李翁壺塘聞

而羨之以居遠間一預焉且嘗招白塘之遊既丹翠庭有大理卿　召命懇辭不赴而寒谷適致仕歸預焉因念唐宋諸賢之為會也圖形繪象詩文傳布至今吾莆勝國時吳四輔方時舉輩為壺山文會其詩亦有存者今茲之會漫無紀述可乎於是取累會之詩銓次成帙且命工為是圖以齒最後者宜受役為記余不得辭爰考香山耆英諸老年多八九十以上其次亦滿七十獨司馬溫公以年六十四後狄兼謩例入

會耆年碩德聚堂一時今惟翠庭年七十五臨
淵顧晦耆六十七友泉他石皆六十五寒〻六
十四余年六十三耳幸皆康疆無恙未知來日
之壽視昔人何如壽及矣而德或愧焉非所尚
已余不敢望溫公而諸翁亦豈能無意於白杜
文富諸人矣乎會際清時天開壽域吾人所以
圖報答者道固在是易不為大耋之嗟衛武公
既耄猶箴警於國夫老成典刑風教之助也然
則今日豈徒讌遊為邪幸圖其終以毋忘規勸

雲渠記

漢留侯遇老人於圯上其地去莆遠甚莆有山
曰穀城地曰黃石何耶山如覆釜巖石奇壯環
其下屋居鱗次古多鉅儒其幽人雅士亦各闢
家塾結登社文物爾雅甲諸鄉井故昔之好事
者因以仙境名之也陳君宜中世居書街代有
聞人君於聲華勢利恬如也於所居之左得地
一區繚以週垣雜蒔花果中鑿方渠以蓄水泓
涵澄澈時有雲影卷舒往來於其間與水光相
為映射君樂之迺面渠為軒扁之曰雲渠因別
以自號云軒之前為亭半臨渠上操琴彈棋時
和檻而歌曰渠之水兮漣漪漾白雲兮堆玻璃
浮光下上兮鑑鬚眉蒲荇青青兮魚可釣吾將
樂此兮皓首以為期於簪纓乎亦何之歌竟引
滿大酌既醉不辨夫壤間何樂可以易此也客
有遊者亦屬而和之其子婿王生懋咸請為之
記夫雲陰陽之氣也山巔水澨悠揚自適而與
幽人雅士興致頗類故悅而玩之而託於雲以

終老焉易小畜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夫雲能
成雨者也居不得位則不能及物其九五之爻
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然則渠之雲亦將有施
乎請以是廣君之志其有待於後人耶余每慕
君高風暇日際穀城訪松隱而求艾軒先生東
井講道之處尚欲於雲渠寓目焉君其瀹茗以
俟

瞻華臺記

梅墅方君茂卿治壽藏于九華山之南麓曰歸

全背紫霄而面八壺列亭樹置花石延納幽勝詳具見素記之矣維直寄亭東數武有地隆然其高可隱君時陟其上望九華作而思曰是山之坳先大夫質菴公丘隴存焉曾幾何時松楸蓊鬱荒烟宿草將無狐兔窟穴樵兒牧豎躑躅而嘯歌乎於是懮然悲潸然而淚下也廼因茲丘加土而環甃以石廣二尋袤三廣之二立石表之曰瞻華臺以伯氏松厓之命屬予書于石之陰夫九華雄峙坡坨下屬隱隱而起爲歸全

歸全岡九華之支也若吾身者非親之支乎山行數里廻復眷顧若不忘於其始矧人靈於物顧於親而忘之耶故古之君子僾然見於其位而肅然愾然若接其形聲固弗忘也况於丘隴體魄之藏繫屬尤重其又忍忘之邪魏鄭公獻陵之對一言悟主君之爲是蓋得鄭公之遺意大而顯親次弗辱凡以慰親之心於地下者將無感於是臺乎松厓孝友天至將無同是感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是臺卜之矣併書之以詔後之人

三峰亭記

陳生文瑞於所居之北得隙地焉盖亭甃池種置花石色色可喜披經史于亭中日從事焉而挹九華左顧梅峰右盼烏石得三峰之勝因以名亭且別其號也夫以城居闤闠屋宇鱗次偶見一峰爭誇詡以爲奇以玆亭尋丈之地盡攬三峰而有之亦罕矣以予號山齋因知夫山者請爲之記夫山爲艮之象見於易者詳矣山上

有澤咸山下有澤損山下出泉蒙地中有山謙天在山中大畜君子觀於山有契焉必懲忿窒慾以致其損果行育德以破其蒙承之以謙受之以咸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之則於山得所助矣且游息藏脩皆古人所謂學也焚膏繼晷日佔畢於汗蠹之餘苦其拘閡而難入而强爲以求之於我無得也惟優游容與以靜觀造化之妙默焉而悟嗒焉而忘則物皆我也若九華之雄峙梅峰之蜿蟺烏石之磥砢起伏異勢向

背冀宜屹然不見其運用之迹然而寒暑陰晴晨夕變態日相尋於無窮蒸氣成雲觸石而雨其澤物之功亦豈少哉夫惟會之於心無爲形迹之拘且夫靜之體泯其用之迹吾儒之學具是矣若徒飾亭榭以爲懷奇之觀將不免於玩物喪志之累矣夫其慎所從焉

建巡海道碑記

閩東南際大海 國初倭寇內侵環海要害地立衛若所若水寨棊錯星列所以備禦之者其

制甚嚴厥後倭寇寢熄濵海惡少鴐大船出入風濤中遠通番國近掠商舟而海島居民時罹其害 朝廷以爲憂廷簡憲臣授 璽書往涖之專其任也然憲臣率寓總司歲一再巡歷弗有警文檄往來動淹旬日嘉靖庚寅都憲淮陽胡公重器奉 命巡視閩浙其秋抵漳閱兵弭盜謂憲副四明謝公汝儀曰漳爲盜之根柢而遥制于省城非便若巡海職也其畀署于漳親臨調度庶克有濟謝公曰然謹奉職以從於是

胡公既以聞諸 朝卽命漳守陸君金白若爲營巡海分司務俾壯觀用寧厥居於費出公帑勿它斂通判陳必升宜相其役延度地于城東得鎮撫司舊址且復其旁侵地幅員可十餘畝以是冬十一月鳩工迺建正堂建後堂堂各五楹規制宏敞以出政也中聯以穿堂左右翼以廂房憲吏居之堂之前爲月臺爲甬道中爲儀門列左右爲舍以宿隸兵外爲外門列左右爲舍以處書椽以宿機快門之外列左右爲館以

處官屬之有事候謁者立綽楔于前曰控制全閩又前界以屏牆月臺之左別爲門以通燕處前堂後寢翼以東西廳前東爲樓外爲門爲垣規制差殺以退休也月臺之右別爲門以通射圃其後並爲崇樓十有二楹曰鎮寧樓觀德圃亭亦於是乎在庖湢囷所各有位置而緯以周垣越明年閏六月工告成堅礎隆棟高門夷庭樓觀矗矗階序秩秩周阿峻整丹雘輝焕觀者以分司鉅麗實甲閩中其規畫形制皆受指于

謝公而後究迺授簡具圖走价于莆請記于老
歷鈐槧謝不敏既閱圖作而嘆曰李馬總節度
嶺南也大拓饗軍之堂李衛公之鎮蜀也高構
籌邊之樓今茲分司實具二美是可書也且以
漳爲盜區托重憲臣以專制之威聲震疊羣狡
消沮則泉與二郡皆得按堵無事矣二公相繼
備兵漳南熟知地利故能處置得宜而重鎮一
方倚庳如是尤可書也胡公宏才偉望今改江
西巡撫謝公以殊異被特荐卽擢雲南大叅以

去然茲役也二公實致其勤且將爲經久之計
嗣是居者尚無忘其所始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碑

吳長官廟脩祀碑

莆水利南稱李長者北稱吳長官長官名輿唐
建中時人性慷慨尚義前時故興化縣諸水東
流匯于延壽溪出杜塘趨海長官既陸海爲田
廼於杜塘築長隄遏大流南入沙塘陂釃之爲

溝殺之爲泄以灌北洋之田約二千餘頃時有
蛟爲孽長官誓衆持刀入水斬蛟卒與蛟俱斃
鄉人廟而祀之宋封爲義勇侯於戲長官不階
寸柄奮畎畝興大利而以身殉焉較之冥勤其
官而水死烈又過之古者水庸田祖皆有祭祭
法能捍大患則祀之長官廟於唐封於宋歷元
至今五百餘禩而祀廢弗舉庸非郡之曠典與
今年春侍御李君元陽按莆兩率耆生具以事
白檄郡丞譚侯鎧覈實乃命所司歲舉一祭禮

如李長者廟譚侯方與郡推沈侯蟠圖飾廟宇
以嚴祀事適郡守吳侯逵朝正還亦脩其役謂
宇實賛是舉且肇祀伊始宜有以詔諸後廼稽
郡乘謹書其槩而系以詞曰若有人兮江之湄
含靈氣兮濯奇姿稍家貲兮千億堰溪流兮成
陂何怪物兮為祟赴滄波兮手刃妖螭變斥滷
為膏壤兮粳稻離離隄百千耙兮民食其遺廟
維叢祠兮祭久湮兹佳辰兮郡侯莅之堂廡
既飭兮殽核維時靈其偃蹇兮芬菲穆將下兮

遂遨遊為龍輔兮建雲旗慰我民兮不類以嘻

郡守黃侯脩築石隄碑

昔賢治蹟若召埭常隄可考也維莆自唐觀察
使裴次元長官吳與始隄海為田延袤數百里
若遮浪東角尤當海濤勍敵歲呑嚙以為民患
揭陽黃侯以道來守嘆曰傅柔土以抗狂濤非
計也於是殫慮區畫白其事于巡按方君涯報
曰可侯廼於遮浪築四石磯外犍以木實以亂
石數百艘以殺潮勢廼傅隄疊石高九尺長一
千四百餘丈備亘屹立勢若長城計用石十倍
其長之數若木灰徒傭費甚夥縣不滿百
金稅畝以助之且多措置罰贖簡能授算以去
歲五月始工越八月告成於戲侯於兹役固一
郡之大計也嘗聞洪武永樂間隄兩決矣其時
白浪直趨壺山下草木盡死其後積歲脩治苟
安目前卒未有計經久議用石者鎮定坤維消
弭海禍若侯可謂不世之功矣侯剛果敏達勞
心勤民郡無遺便此特其大爾兩鄉之民議之

生祠祀侯取埭田十畝以充香燈且礱石竪碑
用紀嚴績侯既去郡郡丞譚侯鎰終其役余廼
追述其槩刻之碑系以詞曰粵惟遷史河渠有
書循吏繼作永利是圖召埭城北常隄江西眷
兹莆海功㝡與齊狂飈鼓浪長城屹如奠居袵
席沃壤秔稌昭祠駿功廟貌翼翼望洋興思永
世無斁

增脩艾軒林先生墓域碑

艾軒林先生宋南渡大儒其道德問學風節載

諸國史郡乘可攷也同時若朱晦翁過莆謁其說道理精細爲之踴躍忘寐其右僉省封駁謝廓然詞頭呂東萊曰此舉過江以來未有也平生保認此老不虛矣其與朱呂陸象山俱以道學倡東南而艾軒年最高稱南夫子云若夫文逼檀弓詩兼蘇黃殆其餘事耳官終工部侍郎諡文節先生晚歲講道城南因家焉其卒也郡爲立祠有師儒坊今遺跡蕪沒得墟墓纍然道左前分巡僉事林君克賢提學副使邵君銳知

縣雷君應龍相繼脩治復田豎表然歲久復圮海虞陳君近由名御史再轉閩臬貞操敏識雅志古人一日按節過墓下既展謁躊躇者久之顧謂知縣陶謨曰先賢墳墓荒穢如是不可不亟治陶子曰諾廼於墓前構亭一區君以爲表崇未備爰逹之察院白君賁白君喜曰此風教首務也悉知議爲之於是檄陶子增闢墓道繚以週垣樹之松栢而封域式完又念無以彰往行以詔來進俾增飾是亭而刻之碑俾以文見

屬於戲莆稱文獻舊矣然道南一脉寔自艾軒啓之至于今遺澤未斬惟道在人心瞑世相感君子見墟墓則哀心生况於賢者之藏乎嘗聞過董仲舒之墓者必下馬致恭艾軒其仲舒之流乎朱晦翁守南康訪劉凝之之墓爲立門垣君得無晦翁之意歟其風聲拔厲將必有感而興者矣岳忝鄉國晚生乘茲盛舉亦安得以謭陋自委靳一辭以紀成蹟

蒲坂興造碑

蒲坂舊爲南洋東區壺山南峙蘭水西下沙溝折北而東分一支逆注坂中昔人嘗引沙溝而合之未能也又嘗於坂之東北隅爲橋垂成而廢於橋之右爲佛刹久而圮於是襟壅背虧民居弗寧人文亦幾乎熄矣鄉族父老患之致厚屬於余愬眞之懷嘉靖四年秋余謝事歸適高安傅侯朝晉丞吾郡爰告以是侯慨然曰水利橋梁有司職也廼議市田率里人鑿渠橫亘百二十餘丈引沙溝逹諸坂中轉而東注而溝成

廼郎橋之舊址累石横梁改塗東出而橋成廼文郎佛刹舊址為屋四楹以祀土穀二神旁祀伽神前闢為門後棲巫祝且聚土植木而社又成傅侯躬莅督率擘畫五十金江丞宇入金助費溝橋余給其凡役里人樂其成礱石請記夫以百千年墜廢畢舉於今固有握其機而綱維之而人事之脩適應其會豈非數之然歟紀玆役之成弁系以詩曰繄玆蒲坂定惟水鄉東隴一渠直注中央西望沙溝阡陌微茫决而通之其流泱泱前繞東滙谿以鉅梁濁流為清可飲可湘渠道不紆以舟以航郎橋与閘旱不能傷維社有神保障一方既奠厥棲降福穰穰百千年來墜廢畢張形勝改觀人文發祥聆玆濯澤尚其敢忘劖辭珉石式垂無疆

孝廉陳先生祠堂碑銘

正德丙子冬監察御史如賓陳先生卒維時巡按御史王君應鵬具事行以聞　詔以孝廉立坊刋祀郊賢仍優卹其家工君復別給百五十

金為立祠費至是祠成其友山齋鄭岳為之記曰先生諱茂烈字時周先世浙之瑞安人由軍功注興化衛總旗居梅峰先生幼有至性痛失怙奉母太孺人張氏貧苦相安勵志力學舉弘治丙辰進士節推吉安俗健訟先生弛敲朴動以至誠訟者皆往往輸情以去以最徵為御史疏糾尚書縱子受賕及道士不宜為尚書者風裁隱然念母老乞歸終養凡十餘年安貧守道不干人以私臺省交薦　詔改晋江學諭以便養親辭不允復　詔給月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不允及是卒　特加卹典皆異數也先生天資近道務為向裏之學嘗作省克錄以自考奉使廣東謁陳石齋得聞靜一之說晚年造養益深有得郎著作靜思錄玩心虛明操節堅苦而栗以孝廉稱非其至也始林見素與余議別卜也立祠竟弗就既而林公亦卒余思祠之墜也廼相厥吉屋後餘地考卜形勝搰授嗣子遠揚構屋五楹中廳事左右為房為廡前為抱廳門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行狀

故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見素林公行狀

莆望姓稱林氏唐有九牧邵州刺史蘊公以忠名傳至公二十二世矣族聚聯桂坊上世以道學名家而仕不甚顯入　國朝寧國教諭公圭以耆儒師表一郡是生處士公豫配方氏嚴有家法生揚州教授敬齋公宗亦名師儒配趙繼姚氏生公之父鞠莊公元旭配黃氏孃德孕賢以公貴敬齋鞠莊公俱累贈工部尚書配俱贈夫人公名俊字待用號見素晚更號雲莊逸老以景泰三年壬申二月十一日生先是黃夫人夢三神人凌空飛繞中一人手一卷授之妊而生公及生秀朗玉潤甫離襁褓即知孝敬比就傅頴敏異常九歲時客試以對偶曰宰相本書

生公應聲曰忠臣由孝子識者異之年十六岳
學士季方爲郡守試破題立對岳驚異謂公大
父教授公曰是孫不作先生官矣十七祖敬齋
病亟方大母欲爲之娶公辭明年方又病亟欲
爲娶公以祖未大祥辭遊郡庠益肆力於學肯
士雅工程試之文不事博總公所業雖專尚書
而於他經咸讀而通之若諸史子若諸家文集
下至稗官小說莫不貫綜稍習爲古文詞於諸
經義若不屑意而爲之輒工一時文名大起成

化丁酉舉鄉薦明年戊戌登進士西涯李文正
公得公文奇之自是遂托知己己亥授刑部陝
西司主事明習刑書議獄率歸平恕事干貴倖
不少假而以其暇益力於學擇僚友以相師資
陳白沙公甫以薦至京公日與講明理學而造
詣益純時當道久未有處公上書尹太宰謂山
林遺逸之路不可自我而塞尹公遂爲請試公
又勸白沙勿試上疏乞歸養白沙服公有識甲
辰陞本部四川司署員外郎時妖僧繼曉以祕

術得幸權璫梁方陰爲之援發內帑銀數十萬
兩蓋寺舉朝無敢言者公因論陝西荒政遂及
二人之罪大畧謂繼曉本一憸邪無賴先以邪
術欺誑　楚府事敗逃匿潛住京師多方夤緣
誤蒙　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
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帑銀數十萬兩
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
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　國祚益昌

民命益永邊境益寧曾不知以有用之財供無
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襄
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
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臣見國
事日非天下日促福不可求而禍且至矣又言
梁方傾覆陰很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
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數年之間假以進貢
買辦爲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乃復

薦進繼曉陰求盖寺虛耗內財飛語外人謂其
極意不肯爲是破
陛下逼脅只得屈從夫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
已今梁方欲文已姦而以過歸
陛下卽此一事已不容誅矣臣謂不斬繼曉不
足以弭他日之禍不治梁方之罪不足以消天
下之怨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巷小夫
亦皆痛心饑民之死欲食梁方繼曉之肉卒之
不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以爲言之則
禍止於臣之一身不言則
陛下終於不悟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惜
一身之禍而卒爲
陛下陳之疏上留中不出者數日公自分必死
料理家事待罪於直房俄付　詔獄加刑公對
益厲官校亦爲感涕後府張經歷璥上疏論救
弃下獄貴降遠方公得姚州判官敝施宗州知
州自是直聲振海內有刑曹御史後府黃門之

日人爭傳疏草讀之又擬之鳴鳳有繪圖贊於
都門所至士民求識面爲快三原王端毅公在
留都上疏申救甚力會乙巳元日星變
憲廟感悟叙復南部丁未
孝宗登極臣寮交薦超擢公雲南按察司副使
滇俗雜夷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元
世祖時賜袈裟鉢器水火珠諸物故在歲時士
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
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伺

之果雹卽止已而無所見遂焚之得金一千二
百六十兩悉輸之官嗣是連二歲無雹田亦比
登上人乃不爲惑所毀若麗江塔若大理獵神
廟若蒙化四榔諸淫祠凡三百六十餘區時所
在學校頹敝悉撤其材新之趙州故無城居民
數苦寇掠而地貧費無從出公爲區畫得盜鏹
贓鏹四千餘兩斥而用之民得不擾而城亦遂
完民追思爲立生祠千崖土官奪印讐殺公諭
以至誠遂感泣印出竟不煩兵由是芒市孟密

緬甸八百諸夷咸慴威信瀧川夷兒加儒巾立
學敎之在滇三年勤於撫綏雖溪山險惡瘴毒
深僻之處皆親歷其地所至平反冤獄黜陟官
吏深求民隱而興除之若按佘祥岳山釋佘文
材張忠等尤爲章灼鎮守太監王舉卒公白撫
按檢其遺財得金一萬八千以聞內臣庇其類
多不悅會有例京堂官各舉所知尚書劉公璋
都御史童公軒交薦童公云文章可以華國而
爲學益勤政事可以澤人而憂民益切忠貞不
佞神明可鑒其衷廉正不回氷玉無加其操守
交推本司按察使壬子調繁湖廣按察使僚望
弘才風儀整肅官吏斂戢不敢犯內臣以公幹
至者頗帶鹽給民取厚直公令兩平交易及還
例有厚餽公弗與由是益取忌更兩臬幾六年
癸丑吏部奏爲榆林巡撫都御史甲寅奏爲江
西陝西左右布政使皆不報會境內雨雪災異
公上疏陳言時政大畧謂貴州借調官軍措運
撫餉軍苦戰鬬民疲輓輸又德安安陸蓋造

王府及增修　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命
不堪乞循　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瑠
璃及白石雕欄著爲定例又言直隸河南山陝
江浙川貴皆大雪雨雹皆由政刑失中外戚驕
恣小人禍君子夷狄窺中華之應時張氏方貴
橫故疏及之尋又上疏引疾乞休疏上不待報
徑歸有　旨准暫回原籍養病故事外官無養
病者蓋異數云時公年甫四十有五巡按御史
朱文奏公年力未衰可用不報既而南北科道
交章論薦最後叢蘭以星變薦公與劉大夏宜
一時人望不宜久廢有　旨起用乙未起爲
東右布政使辭不起又二年起爲南京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兼理操江時火篩犯邊
南北有警公不得已起至南京再疏乞歸不許
時南京江備頗弛公隨事經理多所緒正正身
率物與張簡肅公并名清約都人士化之陝西
地震水涌公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考之前
古漢和帝永元二年則宮闈之應安帝建康元

年則內侍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則柄臣之應
光武時武谿蠻反晉成帝時蘇峻亂宋仁宗時
元昊不庭方今北虜陸梁久聚河套兵禍之結
已兆於斯萬一制勝無常可憂非細臣觀近時
用費日奢科差日重人民日貧頗無固志如荊
州瑞州九江等處烏合强徒輕竊名號殺官
軍則不但北虜可憂而已又言漢宣帝本始年
閒地震詔問經學賢良方正之士無敢端言
所以然者其後宋儒胡氏謂地道妻民奔時省

見如此當時若有明言使宣帝戒懼□□□□
氏之禍無由成矣夫宣帝賢君也霍光有輔
之功有房闥之親小心恭慎賢臣也謂帝而不
念光家謂光之家而有禍耶事不可料政亦類
此則所謂宮闈內侍柄臣者臣望
陛下靜思而善處之他如齋醮之設褻天黷神
不惟無福寔足召災南京蘇州織造花樣太巧
丈尺太長松江大紅布太倉洗白布太細古人
謂之服妖費財勞人災或由此至於役占當清

冗食當汰工作當止供應當省賞賜當節急務
當戒佞幸當遠賢人君子當親害
陛下所宜留情盡已以回天變者也又書華封
人之祝曰多男子詩歌文王后妃之美曰則百
斯男今中外人心日顒
陛下子孫振振昌有支庶而難於言臣亦展轉
久之恐終不言則有負
陛下負　祖宗負中外之望謝方石見之曰字
少意長近時章疏此爲第一又疏乞□□□□

端國本大畧謂　皇太子年踰幼學□□□□
正決於此而多處　宮中少就外傅古人之教
恐未宜然夫教所以愛之擇正人所以教之也
并爲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光祿少卿
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俱堪輔導在
南京屢推戶禮等部侍郎皆不果亦屢疏乞休
且舉曹時中等自代皆不允壬戌江西盜起言
者以守臣不職所致宜遣大臣巡視　璽書以
公素有風力才望不畏强禦稟奏以便宜從事公

至榜示盜許自新躬抵其巢新昌賊首王武率
衆出迎擒四十餘賊自效其他有名賊首出片
紙責令巨姓悉擒之餘黨解散勘覆知府李復
貞王塘不職吳敘已改任猶追論之副使李滋
暴狠虐傲且恃所親在要路恣肆不法人莫敢
問公令致仕去其他貪酷之吏多望風解去既
而前都御史韓邦問巽輭不振有　詔勒回遂
以公代之公上疏引嫌辭避不允於是更定
求處稅糧均徭役百凡政務一新又□□□□

義謂義倉義學義塚也大意謂王政□□□□
復性送死而已然官府事況難以徧施鄉曲情
親易以時叩預備有倉未足應朝夕之求郡縣
有學不能周鄉閭之化近關澤不足使鄉村
下聚各歸其土今立三義示爾齊民胥勸互成
以裨我官政人多樂從者寧庶人貪譎忮害本
府祿米每石納銀三兩公量時值而優給之使
納一兩二錢著為令其他官校害人侵牟民利
悉裁抑不令得肆其奏易府殿琉璃瓦公上疏

極言其非大略言先年　寧府移封之時悉至
親其時府殿不用琉璃蓋是賢王崇儉法古獨
示質樸垂憲於今傳且數世歷百餘年一旦無
故而改之豈孝子順孫承順其先之意況習性
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
不流　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
有事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以毀蔑前人法制寔
未見其可未言乞斷大義特垂善處毋涉吳王
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時逆濠雖橫未有逆

萌或以為過後卒如公言人服先見云適歷州
縣察覽風俗禁治奢猾修葺周元公狄梁公二
陸及曾南豐諸祠墓序費廉祠萬餘區甫八月
諸弊盡革廢政一新而毋黃夫人訃至號慟幾
絕即奔還守制
武宗初政巡按御史宗彝及南北科道交章論
薦有　旨起用吏部屢奏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及南北直隸巡撫南北兵刑部侍郎皆報罷江
西士民羣訴之吏部必欲得公廵撫右副都御

史巡撫江西公上疏力辭寧庶人懼公復來密
賂逆瑾特允致仕尋丁艱莊公憂瑾擅權盡逆
縉紳被禍公憂之嘗草急除大逆以舒大患疏
未上忽中批致仕都御史林某鋪馬取來用俄
改巡撫湖廣又改四川其時藍鄢之寇方劇庚
午二月　璽書到五日即行至夔適苗賊刼巫
山公撫而散之既乃陳師鞠旅建旌旗頒軍令
十事曰心欲齊曰將欲良曰兵欲精曰藝欲閑
曰器欲利曰令欲嚴曰士欲飽曰賞欲公曰罰

欲當曰恤欲厚將致賊而撫之初駐兵達縣舉
行社長社正之法言布　聖恩化盜爲民諭諭
賊壘兼以撫勦二策時賊號四十萬分四十八
營立總小甲甲統一首稱老人公至通江忽報
賊將攻保巴郎取道救巴猝遇賊於華壠公單
輿直抵其營宣　朝廷德意示以禍福賊稽首
伏地公厲聲曰吾今撫汝賊羅拜而謝約日請
降既而淫雨谿溢賊失期殘[illegible]分黨出刼鹽
廷瑞廖惠謀據保寧鄢本恕謀據漢中又小支

一百三十人流刼神廟岡時土兵未集官兵怯
懦不前公取將領杜琮等十人命斬以狥已而
貸之許立功自贖於是何宗者先登官兵倂力
擒斬盡之俄大雨通江城被衝公溪有變預發
兵四支備之廖賊果來刼縣官兵因追殺七十
九人擒二人公聞賊不燒糧必再至催兵前進
賊果再來斬賊首九人餘兵繼進擒斬八百餘
人跌死五百九十餘人淹死如之通江連戰俱
捷各賊披靡殺死人馬重疊溪澗俱滿水流十

里爲紅斬獲賊首廖麻子麻六兒饒老人李老
人生擒廖惠王仲甫擒斬首級三千三百五十
餘得馬騾一千三百餘頭匹器械無算捷聞
降勑獎勵有素負忠義攄誠効力之褒移駐得
漢城爲草廰棘門以翕張有衆因促兵追過大
小巴山分兵蹴之于星子于住河亅麻柳于齊
眉于高觀山于神廟岡于三十六盤每伐皆捷
至繡難嶺兵奮勇過河衝破賊陣追北二十餘
里至脩溪又直衝賊梁賊衆大敗前後擒斬一

千三百餘人收回被虜六百餘人奪獲騾馬八千頭匹得其僞印及衣械甚多功垂成而江津賊復起蓋播州宣慰楊愛與宣撫楊友構殺而瀘州故盜曹甫因聚衆謀據江津公聞報馳赴辛未元日乘賊醉無備乃夜半蓐食啣枚而往圍而燒之遂斬曹濬曹洵曹玉等前後斬獲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燒死九百餘人收回被虜七百二十人時胡盧熟番及渾水祈山等大姓番乘機爲變公皆撫平之藍鄢餘寇復熾公提兵追勦擒斬四千餘人賊勢窮蹙撫然猶狐疑討緩我師總制尚書洪公誘其渠帥四十八人執之捷聞　降勅獎勵晉公右都御史賜以銀幣公辭陞賞不允繼又疏乞賊平容徑回致仕忌者謂盜已衰易爲於疏後批允致仕江津餘賊方四等收合數萬人來攻江津提兵追擊大敗賊於大埡擒斬跌殺約萬餘捷聞復有銀幣之賜初楊友者與楊愛爭襲已革宣撫之職至是以萬金賂瑾求復公言官職不可復亂階不可

啓奏上人爲公危瑾敗乃得無事時瑾雖誅而張永繼用事公復上疏請
上還內宮擇取宗室養于別宮收用　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脩復舊攻并繳
上前請誅瑾疏又言瑾雖死權柄猶在宦豎且本朝王振之後保無振也而有吉祥祥之後保無祥也而有劉瑾安知後無復瑾者其意隱然有所指詞旨剴切大忤左右用事者先是軍中奏功多爲中外權要冒報公一切不許自是諸捷　恩典寖薄賊未盡平即與致仕朝論大駭科道保留不果公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范御史永鑾爲立石紀功癸酉甲戌連推南北掌院事及兵部尚書皆不果己卯寧庶人反科道復薦公有先見之明慮事之遠亦不用辛巳公年七十
今上在藩邸久熟公名入繼大統首　降勅召公云朝廷更化之初方將圖任舊臣輔成新政茲特起用可即日馳驛來京以副簡用至意既

乃以　先朝任用匪人工部弊孔煩多尤不可
以理乃以公爲工部尚書公具疏辭荷　溫旨
卿老成舊德譽望素隆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宜
亟來供職以副眷注至意吏部還差官催促九
月復與喬宇并推吏部尚書
上用宇壬午正月始就道上輯成論以備議禮
疏至濟寧再上辭疏有　旨朕方延竚以伺豈
可稱疾固辭尋改刑部尚書公再上疏辭大畧
謂前者召爲工部未赴又改刑部前辭今受似
涉擇官有　旨不允促令入覲又上覲大臣疏
大畧言
太祖
太宗　列聖以來皆親近儒臣與相可否以臻
至治且言自古人君未有不親君子而成治者
正德之間羣邪鼓煽蔑我朝綱壞我治體喪我
士氣枯竭民財人心已離天命幾去幸賴　聖
神入承大統釐革一詔夷夏騰歡而數月之間
天人之心似若稍異意者感格之道未至乎傳
曰爲君難
陛下勿謂善始之易尤當計善終之難也又言
新政之革所謂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
之臣或利入官財產或開預事蹊徑不知一革
變財諸革盡變未宜以一人之私而壞天下之
公也蓋時近倖稍稍有用事者故疏及之蹟上
溫旨褒美廼以五月四日入京朝見
上注視久之班行皆改竦以觀諸老動色相慶
命侍經筵會暑傳罷公上疏言聖學緝熙禹湯
分陰傳說告高宗終始典于學且古之學者教
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況經筵聽講頗不爲
勞文華清燕亦不謂熱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
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又爲進學之會于時寺
觀齋醮漸廣上闢異端疏畿輔差多民困富室
蓋役陵戶免役公奏處陵戶以定事體內臣家
人私買番貨行勘未報一日忽內批貨物給主
公請究請托及營救之人有　旨照舊入官少
監王玘等盜內府銀幣以鉅萬計送司禮監發

落公謂宜下有司明正其罪司禮監奏補匠役
公謂開端啓釁階亂之始決不可從大同軍士
因羣譟打毁衙門公謂漸不可長宜正首惡之
誅太監崔文寵擅一時其私人李陽鳳以科斂
匠作財物及御史劾奏崔文霈㮣夫錢事下刑
部崔文夤緣内降差校尉取李陽鳳等付鎭撫
司問理公據法執奏不遣有 旨還送鎭撫司
問理公又奏言奉 詔則廢法守法則違 詔
然法者 祖宗布大信於天下 詔者一時之
權宜臣寧違 詔不敢廢法
上怒責以違旨回話公謂崔文以脫罪之私敢
干内降紀綱大紊此途一開禍亂何極臣力欲
回天跡若違 詔罪當萬死於是言者羣疏文
罪
上雖不罪公而李陽鳳迄改錦衣獄公乃上疏
乞致仕決不可留矣公立朝僅十四月以暮年
遭際誓竭忠悃以仰裨 新政然尤以保終完
名爲念故入京權寓朝房屢疏乞休輒 溫旨

諭留有曰卿才行老成職司邦禁竭盡公勤宜
照舊供職有曰卿清忠大節著在 先朝每有
論奏朕多嘉納如何固欲求去有曰卿以累朝
耆舊隨事納忠多所匡救乃累求休致鴻臚寺
便往諭朕意宜亟起供職以副眷懷又特免朝
參在部調理公强出謝又辭不允至是疏入上
情詞益懇切
上不得已從之加 太子太保寫勑馳驛還鄉
有司月給食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歲時
以禮存問公又辭致仕 渥恩不允時束裝已
具猶入賀 聖節廼行癸未八月十三日 陛
辭 賜勑酒饌寶鏹 勑若曰卿禀忠義之資
負剛大之氣而能充以問學發之文章初在郎
署爲小官即抗疏犯顔指斥奸僧沮建寺之役
左倅遠州旋復召用敭歷藩臬賢聲益彰擢任
都臺出撫重鎭在江西拒逆濠無厭之請在川
蜀遏大盜方張之勢皆忘身犯難不恤艱險而
屢乞閒退恬於利祿持正抗直始終一節士論

高之朕入紹大統簡任耆舊亟起卿入掌邦禁
與圖治化卿愼重法守屢進讜言朕心嘉悅方
切委任而乃引疾求去祈請甚堅重違雅尚特
賜俞允載加穹秩以示優崇爰給舟車送還鄉
里仍命有司歳時以禮存問月給食米三石歳
撥人夫四名應用於戲完名全節古今所難卿
於是蓋無愧矣今歸其頤養天和茂膺壽祉以
高年名德並古耆英益增我國家之重豈非挨
之所望於卿者哉故勅士夫祖餞於都門外輿
馬輻輳道路爭嘆息其賢論者以數十年來大
臣以禮進退無瑕隙可議者公一人耳閱三月
抵家甫雖仕國然未有躋極品者麟袍玉帶鄉
人榮之逾年甲申遘末疾具疏預辭身後 卹
典且及時政數事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
魯鐸脩撰呂柟宜用輔德不報今年丁亥公年
七十有六三月二十二日得疾草遺奏勸
上以勤學親賢任人圖政保養 聖躬皇儲蕃
衍及再辭 卹典四月初六日五鼓呼子達授
遺言曰吾葬雲莊所費不過四五十金毋煩官
府科派又曰 聖躬曰太子者再自是絕口不
及他是夜二鼓卒公未卒前二月有星墜于城
南隅卒前一夕屋後通衢有井霧氣下上如龍
形俄而雨下如注若公者豈非川嶽英靈之會
歟公自湖泉歸屢起屢休官皆不及滿考居閒
不忘憂國聞進一善人舉一善政則喜其不然
蹙額不怡若痌瘝乃身者遇歳旱率先請禱賑
廉告災若消弭寇患皆指授所司預爲之計或
不便於民輒以直告鄉人有曲直不能平者得
公一言無不愧感以去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
取隸全不費公廩蕭然若寒素家居自製角巾
野服徜徉山水間一時人士翕然效之客至輒
留設核數品酒數行而止深厭末俗汰侈直欲
以身爲鄉邦表率至於義所當舉又畧無靳惜
鄉族姻舊貧不自存者歲給以粟殮與衣殯與
棺婚嫁與財率以爲常期功之親尤篤御家甚
嚴事父母曲盡誠孝喪祭一循家禮鞠莊公所

遺推與諸弟一弟無子家獨裕公捨子以姪後
人尤難之上世墳塋出貲脩復而九牧爲費尤
鉅邵州忠烈祠擇地重建費數百金割田以供
族祀鄉先賢如蔡忠惠林艾軒皆言於官爲脩
祠立後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海內名流聞風
嚮往及門接引有恩凡後進之賢莫不虛懷延
納引與俱升若陳侍御時周黄郎中伯固極力
奬與卒成大名旣沒爲治後事經紀其家乞布
政宜約劉孝子閔爲請田鄭節婦爲續食其在
官所禮賢勵俗日惟不給謫官若方給事中向
奏御史縉李進士文祥令大山馬太守公梧山皆
處以賓禮性嗜學旣老且病猶日手一編夜御
燈火閱細字文追韓柳上遡秦漢本之六經而
理趣精純非聖之書絕口不談蓋其踐履之學
得自家傳以上遡瓜山復齋遠有端緒一時學
者奇領袖焉裹糧負笈至自千里詩學唐晚參
黄山谷陳無已咀嚼有餘味肅文體爲之一變
四方購者樸沓于門禮幣多卻有見素詩集見

素文集梓行于世岳迂陋謭辱公知最久方將
追隨杖屨後以畢餘年而公不可作矣嗚呼痛哉
達輯公事行累數十紙參以所記年譜不能殫
述而掇其大者如此公孝仁端亮以清約勵躬
以至誠動物以文章命世以直言敢諫結主知
寢逆藩之謀平西蜀之難望重　四朝名聞中
外謙撝自下斂焉若無世以爲闕邪如韓昌黎
先憂如范文正忠純如司馬君實廓清如張忠
定而其好賢樂善之□□進易退之節雖歐陽
文忠錢宣靖不是過□□交游多名公鉅儒必
有能揄揚盛美勒之金石而　諸史入冊不朽之
詞無足傳信聊用酬知爾矣公配方氏出名族
内治斬斬有法累封夫人子達南京吏部郎中
娶翁進士嚴女適郡庠生娶陳知州河女女適
李同知伯通之子承恩皆方出週娶鄭同知紀
女側室汪出孫男及南及人及祖及士　女十人
墓在尊賢里其葬以某年月日謹狀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行狀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致仕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竹田林公行狀

嘉靖五年二月初七日南京工部尚書致仕竹田林公以疾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七其子國子生玉汝走僕至莆告□□具公履歷事蹟請爲行狀嗚呼岳爲鄉晚□□嘗爲屬吏往在江[illegible]爲逆濠所搆禍叵測公時在 公年力拯之暨還南部特取道于江挈子妻孥同歸所謂生死肉骨其有德於我甚厚狀其敢辭公諱廷選字舜舉竹田號也世爲福之長樂縣人晉招遠將軍祿之後元季有諱萬原者生子昊生贅于築堤樊氏生二子曰異良曰光榮因從樊姓光榮生汝號巖耕巖耕生宗禮號梅隱俱贈右都御史公祖若考母鄭氏累贈夫人以景泰元年十月十五日生公于築堤公少穎異耆學選補郡庠弟子員學益力梅隱公病亟以先世譜圖授之意公必顯屬以復姓成化丁酉舉于鄉明年禮部會試第乙榜公雅志欲就教職養母所司偶遺公姓名公訴之主者僻之曰子自是甲科器玆偶遺殆天意乎公亦悟歸益肆力于學辛丑舉進士授蘇州府推官郡劇訟繁□[illegible]去理每爲死獄求生有婦誤殺毋黨者前官以坐其夫陸士能久繫未 夢人語之曰爾事必遇林尚書乃白其得公辯其獄公之復姓歷官皆預兆焉屬縣有鄧珙者累主詞訟株連百數人勘官更數輩不能決三原王端毅公爲巡撫委公覈至其地訊鞫參伍悉得其情列狀上報王公訝其速覈覆于庭無不欽服始大加奬嘆蘇人至有青天之謠乘通判悅作賦以紀之弘治改元戊申聞母鄭夫人憂既而吏部以急缺風憲行取辛亥服闋始赴部選山東道理刑壬子實授浙江道監察御史癸丑疏得復姓是巡

按廣西時夷寇犯永安府江道梗亟兼程至謀
諸總鎮大臣討平之捷奏
孝宗詔加俸一級賜銀幣焉劾罷不職武臣貪
墨郡守凡數人還　朝考三年最得封贈父母
及妻丙辰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己未轉副使奉
勑整飭溫處兵備公在浙最久事無劇易處之
裕如往來士夫稱譽籍籍前後巡按御史交章
薦達南京十三道御史會舉天下賢能方面知
府十七人公預焉乙丑轉廣東按察使廣俗健
訟前官多巧比文致其辜公平法以處之人無
寃告正德戊辰轉江西右布政使己巳轉左浙
江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晉都察院右都御史總
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公歷官其地素知地方
險易土酋順逆夷獠巢穴遠近在廣五年以地
方多寇連歲用兵倉卒應變懸合機宜至惓惓
以嗜殺爲戒前後擒斬賊級二萬三千有奇撫
而復業者甚衆薦受　勑諭奬勵者八金幣之
賜者五公自以官高地重連進五疏乞休俱荷
溫旨慰留有曰林某處置軍務方有成效有曰
卿歷中外多效賢勞有曰林某才望素著不
准休致壬申公乃上三年績例得　誥命進階
資政大夫　贈祖父父俱右都御史祖母母妻
俱夫人癸酉復因病乞休甲戌又乞俱不得允
尋陞南京工部尚書先是有甘露降于故里之
台石山閣三月果大拜公復疏乞休徑還家俟
報
武宗察其誠懇特　賜勑允致仕其　制詞有
曰性資清愼才識高明撫瘡痍而疲民按堵治
軍旅而巨寇咸鋤顧委任之方隆乃累章而求
退特賜允俞以遂高尚令有司月給食米一石
歲撥人夫二名應用嗚呼始終之際古今所難
惟卿久歷宦途人無訾議功成身退不失其時
誠有未易得者蓋是時公年僅六十五同時若
太宰林泉山司徒林成齋都憲王新齋有以耆
德歸休稱爲閩中衣冠盛事所司爲立三尚書
坊于通衢今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行狀

明 旌表孝廉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

如賓陳君行狀

吾莆自林艾軒先生倡明道學一脉相承如綫然上之鶩進取者率視之爲迂談問知所從事又多矯飾無其實甚至首尾衝決反爲孽目之所指咲因噎廢食而盡疑道學之不足信亦過矣若吾友如賓陳君時周眞所謂共人哉君諱茂烈貫浙江瑞安縣人聚族大川爲著姓

高皇帝初君之曾大父諱伯洪者從湯大夫定閩中以功陞興化衛右所總旗護印管軍卒子慶四嗣慶四卒子善祥嗣是爲君父贈文林郎吉安府推官母張氏封太孺人君幼有至性能勵志自立年十四喪父繼役晝入公署協書文案夜歸讀書其祖母黃氏憐其羸瘦數止之乃韜燈默誦遂通舉子業年十八喟然嘆曰吾學

聖人者莫若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於是作省克錄以自考葬父於九華山麓親負石爲墳間日一至墓所越二年三日一至三年五七日一至至則拜號而返成化丙午授徒臬司憲副胡榮素以古學名與君語大奇之曰吾昔從學廣東見白沙陳公亦始聞道學精切又問及孝子劉子賢之爲人君自是遠慕白沙而與子賢相友是年中鄉試十三名會試連黜或諷以家貧宜就祿君曰士各有志也入太學試第一四方士及門者甚衆登弘治丙辰第三甲進士奉使廣東所司例欲與贐君謝曰吾窮時嘗授徒兩臬司茍以媢道取之立可致贏豈待今日乎遂至白沙脩弟子禮問以誠敬理氣一切疑詞奧義陳公亦爲之傾盡亡倦擢以靜一勉之選吉安府推官吉俗喜訟一詞所逮多至數百人往往有累死者君出令曰告者不出則詞不行逮者有干則至無則免不濫刑

不久繫至誠懇惻人不忍欺或時散遣則如期
而至其時吉守張本以鋤强植弱爲治然或失
之疎君无慎密民歌之曰要無冤對陳言有蔵
佩者迫於債負以田數畝託寺僧以養母誣人
一馬逃去債主馬主告分其田君判曰蔵佩既
有存田養母之心必無竄身棄母之事且其母
年高不可奪其所養民感服而止有方姓者娶
妾方娠妻悍不能容逼嫁之果生子女父死歸
嗣其業族人爭之君取其家女對驗之狀貌無
異乎者始服有寡婦某氏豪家利其有而誣訟
之君斷令婦守志且爲庇護其家□[illegible]敎
淪紀有出於法比之外者臺臣屢薦吏部考其
政爲天下第一　召入爲御史御史居法從多
事矜飾君獨衣淡素借人一牝馬乘之恪慎共
職務持風紀時大臣有縱子受賕言官交章劾
之貪緣不去君申糾其罪遂致仕崔志端起道
士遷爲尚書君再疏論之言極剴切輒報罷君
乃以母老乞終養或阻以貧君曰老母餘齡甘
旨日給所不足者吾身耳吾奚恤遂歸所居無
艦事增構蓽戶門巷蕭然田歲入甚薄養母外
與家人共蔬食畜一蒼頭採薪給爨出則挾一
傘自隨臥榻不備布帷器用楄樸或謂其身處
膏澤不能自潤君曰視吾往日如何吾足矣吾
足矣交際餽遺一毫不苟受授未嘗干人人亦
無敢干之者自聞白沙靜一之訓盡日危坐千
室以靜觀天地萬物之運考古今　賢之言行
氣象以及古今治亂成敗之迹有契於心輒筆
之爲靜思錄錄多格言皆體驗身心而獨得蓋
白沙卒與張廷實析東往來論辯　吾人曰儒
者有向上功夫詩文土苴耳故謝絶不爲間不
得已酬應必據理立論不爲漫語
孝廟上賓繼以逆瑾擅政時事大異每得邸報
憂憤不自勝時林見素亦家居密草一疏請誅
瑾獨與君商議欲進求無一人可齎上相對飲
泣而已未幾吏部廉君母老終養清苦自甘足
稱卒康奏改晉江縣學教諭用資祿以養親推

文行以敎人君具疏辭免御史舒晟福建左布政使陳珂連以孝廉薦吏部議照侍郎潘禮事例月給食米　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君又具疏辭　制曰朝廷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家貧親老特給月米以資養贍不准辭君尤不自安欲再辭士大夫力止之乃受君自少飭勵晩年造養尤深靖恭醇粹表裏無間其與人不爲崖異□□者自然愧悔鄕國以爲儀範風聲廣被遠方士有負笈而至者及是再被　殊恩海内縉紳無不想聞其風采詩歌簡札頌美嚮至君方□□少毋老之祠爲愛太孺人年耄失其常度極意承順躬調湯藥跬步不輟離歸寡妹以悅其心君連產八女僅一存見素曰吾子繼吾彭惠安也宜以女妻其孫輔遂以歸之晩產男顒星顒錫歎勳城邑繼殤亡去年春君節縮月米之入牛營基域于城西之書林山去家二里許入夏得目眚服涼劑過多氣益憊臥疾旬月適不幸太孺人

棄世君強起號哭寢地疾益甚一日晨起對客語洋洋不亂飯至覺足痺就枕而逝正德丙子十二月十六日距生天順己卯六月二十三日壽五十八卒之日天氣慘淡士類悲慟丁至閭閻稚耗婦人女子亦爲之咨嗟不能已鎮守内臣三司郡邑及藩封率奔走致賻奠蓋君平生不待蓋棺始定而獨悲其身後之寥落也先是君諳瑞安謁祖取族弟之子遠揚□書敎之至是免素命告先祠立遠揚爲後凡殮具皆見素預爲之余與方松厓助其凡役君平生尊事見素始終賴其力云以卒之明年丁□□□□□叅太孺人及君君之前配贈孺人鄭氏窆烏虛其室爲今配封孺人蔣氏副室俞林壽藏顒星顒錫別小窆於右方府衛列君事狀御史王君應鵬具以上聞　詔賜坊牌表厥宅里附入鄕賢祠春秋致祭且量優給其家君官秩七品未應　卹典此復　殊恩也可謂始終衆榮矣遠揚持君手錄泣請予狀嗚呼知君莫如予也君

之學識志行不容縷指而世以孝廉稱之特其大者耳故掇其大者書之擲筆推案潸然淚下

友人山齋鄭岳撰

明 詔授莆田縣儒學訓導貞孝劉君士賢行狀

劉氏世居城左君大父傅祖始徙黃石原道家焉傅祖生守宗晚未有息禱於仙夢語之曰孝哉閔子騫已而生君因以閔名君果以孝聞蓋亦異云君生有至性三歲喪父即能匍匐隨母

來孺人號泣孺人居貧守志遣君從于婿今貴長史英許紀善廷齊學通經典大義孺人每訓之曰自吾為而家婦聞爾祖以孝謹稱于鄉祖母李氏嘗刲股以療親疾爾父言之必流涕爾曾庸無效之乎君感奮自立遂絕意科舉之學求古聖賢提身訓家之法率而行之大旨于堂曰片言思孝非君子毫髮徇私是小人衹力養母家雖貧甘毳必致定省溫凊疾病不解帶母或恚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必得命乃起每痛

父早喪不及養父及祖母二喪權厝他所以情事未伸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歸則號泣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里士鄭廷剛憐之與地族人貴仁助十金以葬歲時祭祀必齊沐虔來男婦貢獻一如家禮閨門嚴肅鄉人式焉嘗謂文公小學要在敬身張橫渠教人必以禮為學基本在是故撿柙尤慎繩行矩趨造次不苟流俗姍笑一不以屑意或疑其僞曰我非僞或病其迂曰我誠迂然之於幽而要之於久始大

服爾於坐則衆為肅行於途則衆為起士大夫造其廬必脩容而後進私相語必曰子賢先生或呼為劉孝子云始司徒鄭公紀以史職在告延君入山中考論禮典歲致穀四十斛以資孝養提學周公孟中屢致餽羅公璟令郡守王侯[illegible]貳守朱侯海建社學城中延君以教子弟迎其母就養給閒田五十畝以充學費遇旱禱雨及丁祭齋宿輒以君俱王侯嘗曰對劉子賢使人躁妄自消其敬禮之如此未幾母卒號慟頓

絕旣葬廬于墓側三年衰絰蔬素哀毀骨立値
烈風壞民舍君廬特完旣辭學田環堵壁立寠
飧或不繼終日欽欽危坐兒啼女號處之裕如
也見素林公俊起留臺疏于　朝曰劉良恭愼
純粹學行高古詞藻雖不逮其爲人而德守道
風人自難及宜徵侍　青宮講讀不報御史宗
公彝校莆廉君貧甚仍給以前所辭學田三十
畝且疏薦之有孝友恭愼言行不苟之語吏部
下所司覈實起用君力辭郡守陳侯效又薦君
動遵古禮行著鄉曲孝親一念上通于天乞旌
表錄用　詔特授本府莆田縣儒學訓導以榮
之自是海內名益重遠方士有及門質禮者廣
信王郡守瑭遣人致幣圖其像以歸前後行部
大吏率降拜鈞禮問致餽遺則以供母及葺先
祠分給弟妹無餘伯母貧而寡迎養終身爽弟
閒問始合食弟婦有求異者君效繆彤自撾晚
歲口衆不能支始散就食配陳氏以失愛於母
出之外家君時年三十二遂不別娶後以陳無
依從二子迎歸終身不共寢食子長大繼次大
齊俱娶于林大齊早卒女一適吳文薦孫男六
自新自警自立自融自治自開皆質訥力田力
穡君生正統丁卯十月二十六日卯時至正德
丙子年七十夏五月得病日亟問後事曰稱家
可矣二十八日辰時命兒扶起端坐而瞑黃長
史與地官體行爲視殮訃聞士大夫咸嗟惋不
置君號良軒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說宗子
法五倫啓蒙洪範九疇說孝經刊誤訂正鄉飲
酒禮養正模範惟禮記類編未成書見素與陳
如賓茂烈泊岳同往吊是冬如賓亦卒二君名
行相次皆莆問氣而相繼淪謝古道其不可復
矣悲夫見素旣爲達巡按胡公文靜出贖金率
郡守馮侯馴縣令雷侯應龍爲治墳以次年正
月初二日丑時葬于谷清里西山之原且命余
爲狀而爲之銘嗚呼君約身苦行敦尚倫紀上
追古人張湛之矜嚴好禮徐仲車之不忍加足
于石元魯山不近女色君殆兼之矣漢獨行唐

孝友俱有傳君之行固宜列之史官垂之不朽
余故據其事爲狀以傳信焉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墓誌銘

明戶部郎中浴江陳士遠墓誌銘

戶部郎中陳君士遠諱騰鸞世居黃岡曾祖克讓徙江口故號浴江祖徽祚父允迪贈承德郎戶部主事母方氏贈安人生君兄弟五人君行敘五江口自勝國以來人材絕少江海會流靈秀磅礴鬱積而始發於君生有異質書過目輒能牢記初治舉子業輒能脫凢格有奇語正德丙子舉試名第七梓其文庚辰會試辛巳 廷試第二甲名第七授戶部主事監視芻餉出納不苟晉署員外郎中釐革蠹弊務以利人嘉靖丁亥五月八日以病卒于京邸享年四十有八朝之公卿大夫士咸盡傷之君無他嗜好獨嗜書訂經質史旁及百家諸子奇辭隱帙靡不獵涉其爲文沉鬱奧美至奇逾處殆不可句其後

骫詭左氏班馬漸趨古雅成一家言余起廢至
京見素林公繼至咸以文委君余脩莆陽文獻
君爲沃擇惟精尚書九峰孫公鳳山秦公咸器
其能使天假之年極所如往掞精振藻因當爲
吾莆增價顧奪之速何耶嘗讀賈誼鵩賦息夫
躬絶命詞廼知古詞人多窮且不壽獨君哉其
爲人坦易言詞率直好面斥人過故多取忌毀
然實無他腸遇事視若草草而界畛甚嚴如河
西務九江榷稅皆利權所在部堂丞委俱力辭
卒之日囊無粒金部長僚知之爲給二十金交
游率致賻始克治木殮遂賣屋償責尚多逋負
比櫬歸家徒四壁嗚呼傷哉先娶鄭氏贈安人
繼許氏封安人皆先卒側室徐氏子男四功劭
皆衛庠生能紹家學勸勉女一孫男一峻功劭
以貧故久不克葬兹卜地于待賓里東山之陽
將以明年甲午正月初九日窆焉持郎中方世
佩所述事狀拜且泣曰先子文學志操嘗爲公
知不肖懼無以掩諸幽也顧丐之志余曰浴江
平生知友如王時行林以吉郭直夫鄭啓範皆
善文抑何取於老朽功劭曰固諸公意也余每
危君之不克葬兹聞諸公助麥舟而一子極力
圖之始克襄事又奚忍弗銘廼叙而銘之曰孰
豐厥稟孰梲厥成極其所至藝苑蜚英中道夭
閼孰究幽冥厥嗣烝烝尚克賁于佳城

封太淑人林母方氏墓誌銘

太淑人方姓太父行人柳東公諱澥廉退執禮
父和叔公由鄉薦爲石城教諭卒無子太淑人
生四歲而孤母朱氏矢志鞠之性幼慧且習柔
家訓識度逈出女流柳東公特奇愛之曰是女
不以與凡子林大姓且聞贈侍郎槐庭公少有
異質遂以歸之林家無厚業太淑人躬執爨昧
旦即起盥櫛與婢使雜作攻苦茹淡有恬情所
不堪者槐庭公中年棄舉業陶情詩酒不問家
有無公私百需成於太淑人手任之既舉一男
四女男即兵部右侍郎富也娶張氏婦能共甘
苦早棄世太淑人念之至今語必出涕繼娶翁

娶柳及連歸諸女于士族而先奩不損尺寸人咸難之侍郎始登第官評事忤逆瑾謫官又勒致仕阽危叵測大懼爲太淑人戚顙怡然曰仕途利鈍非自我爲之又奚尤瑾誅起廢歷郡守方面至今官太淑人不以爲喜猶私治產親竈突侍郎跪請曰婦可代勞何自苦乃爾太淑人艴然曰爾林由吾曾太姑鄭安人辛苦立家至今數世食其利吾敢以驕惰遽墜其家法邪其素性嚴憚率類是家衆承事惟謹晩益降詞色爲和娓娓道其貧時拮据狀且習見柳東公居家禮法及門高第歷舉爲諸孫及孫婦訓念石城公之祀市祭田若干畝付方氏子孫掌之歲時燕會闔門千餘指女眷充溢堂奧太淑人頎然出其上舉止凝重衆視之若神凡受餉遺必厚酬村嫗以物售每翔以直且飲食之匱乏乞貸鐲惠無或悋疎戚貴賤屬心焉平生强健鮮疾晩得痰証每發昏憒痰已即起飲啜如常嘉靖癸巳五月三日早起猶步屧遍歷諸堂室飯至咽數口投箸而絕享年八十盖收其全福云

先是侍郎在兩廣念母老䝉懇連疏乞致仕歸養忤 旨落職歸未週歲而太淑人果卒足明不欺孝遇 詔叙復 郵典未下盖有竢也太淑人以歲辛卯 覃恩加封號孫萬仞例待廕叙入太學曾孫兆金登鄉舉今歲甲午孫萬潮繼登萬峰兆恩俱錄學籍萬峰而下萬殊萬言凡五孫兆恩而下兆君兆憲兆誥兆禎兆麟凡七曾孫孫女二曾孫女四玄孫女二孫曾諸婦俱出宦門其福澤流衍將百世賴之寧獨衆榮無憾已哉槐庭公先葬石門將合葬啓封弗利廼改兆于右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合二柩窆焉以萬潮壻于我具狀丐銘廼叙而銘之曰

鍾之異維家之祥儷之良維 國之光振振來昆世永昌持盈萃祉莫與京吁嗟女士兮令則亡石門改兆兮雙玉偕藏

明贈承德郎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質菴

王君墓誌銘

王世居沙堤稱著姓元季有諱發者遭兵燹蕩
析隨母吳依舅氏耕原以居遂冒吳姓歷五世
至御史公諱玉榮暨今知府鳳靈皆以吳著仕
籍鳳靈爲刑部主事始奏復王姓今爲耕原王
氏君諱瑄字玉和號質菴御史季弟鳳靈父也
厥考諱止敬以御史初官太常博士贈博士母
林氏封太孺人質菴少從御史治舉子業通大
義以考博士蚤逝伯兄玉伯挾貲遊湖湘十餘
年不返家遂落口衆食寡公私百責叢委竭力
營治拮据撑拄以衣食内外婚嫁其子女以毋
貽太孺人憂俾御史得以專志于學及舉進士
宦轍往來煩費質菴皆密爲之備俾得篤志于
官又念太孺人思伯不置迺裹足走湖湘間關
三年竟迎伯以歸視時貿稍積贏餘則以脩葺
先世祠墓置塾延師以教諸子姓中年太孺人
憫其勞悴命兄弟分異均給所遺田宅且聽各
私其有質營也獨不肯私既異二年兄弟有欲得
厥田者慨然易之御史欲廣宅割所分旱數溢
與之伯氏子失愛見逐并其妻孥畜之皆近世
所難者自御史顯宦未嘗藉聲勢攻瀆於官棱
轢其鄉人聞人善稱慕不置而惠卹其貧嘗有
所親貸白金二十兩持去旋歸告曰適所式者
喪之途矣質菴曰既喪之途將若之何竟不復
索晚舉七丈夫子鳳靈最末少始生以星曆卜
之曰是兒必貴質菴以正德己巳二月二十六
日卒越八年丙子鳳靈與兄鳳儀同舉鄉薦明
年鳳靈舉進士 襄陽年纔三十文
才吏幹表出流輩余每□□之及得吾宗彥提
學御史洛書所爲質菴行狀迺嘆曰是固有自
哉夫善於身而發於其子天之道終定如是爲
善者其勸爾矣鳳靈以主事遇 恩例贈質菴
如其官母林氏安人封生母戴氏太安人其諸
兄鳳翔鳳遣鳳偕鳳儀皆早世鳳儀爲亭外學
正亦卒今在惟鳳澤聽選官孫男大受衛庠生
天勳二貫邑庠生大節凡五房之寡幼衣食婚
喪皆鳳靈乎賴其家又素貧既得襄陽奉 毋戴

就養逾年卒歸窆葬事卜祔質菴墓不吉卜改吉乃別治一壙于報恩山之原博士公墓右以嘉靖戊子十二月十七日啓質菴林母墓遷二柩與戴合窆質菴先葬未有銘今宜銘銘曰孝弟于人兮道在邇競利傷恩兮俗頹靡幹蠱用譽兮因心則友世若質菴兮其庶矣葆光弗耀兮多委祉惟天祐善兮篤生令子覃恩未艾兮貴允泉改葬勒銘兮徵于野史

明中憲大夫□□□□司副使蘭皋陳公墓誌銘

嘉靖乙酉余謝事歸蘭皋陳公亟枉顧語甚驩余故居蒲坂去公錦墩纔二里許余方開渠築室公辱相其成操舟往來相樂也越二年丁亥正月二十四日公遘微疾卒余匍匐往吊悲慨噫昔失此老友蓋公年長余同舉鄉薦仕官出入同時交莫逆也公初討偕中禮部乙榜為直隸獻縣儒學教諭其地材素乏乃嚴立條教以身率之拔其穎異加課督焉由是科第繼起郡長貳皆遣子就學待以賓禮六載例得會試學弘治己未進士授直隸南樂知縣先時歲荒民流公為招徠立券貸溫戶種子令民耕作二年亡者悉歸與民示信竊盜獲者穴狗竇出入且許親屬保領能改惡即復其常由是人恥為盜雖遺物於道亦不敢私歲辛酉郡兩霤壬戌郡蝗緣南樂獨免巡按御史遣官覈實條其政蹟殊異上旌癸亥徵入百姓遮留解其鞾懸置于樓立名宦祠祊於□□由戶部主事轉刑部員外郎郎中時逆瑾□□柄遷者發巨盜獄具欲以賂釋公持不可以直被逮幾不免正德庚午陞山西布政司左參議旬宣所至繩治强梗王府侵冒民田事下推勘奪歸之民撫按交章論薦乙亥轉雲南按察司副使飭剔奸蠹憲度脩明嘗掌提學道事考較惟允然靡於嫉惡卒不免於不悅己者之中傷庚辰始解官歸歸八年卒年七十三矣公軀貌豐偉顧盼有威即之則樂易欵密性簡重充以學識居官絕機弃巧

娼以養交倖進居家不問生產性躭書至老不倦詩文沉鬱有味隱然爲鄉之望焉配封宜人張氏相安儉素教子孫有法撫孤姪而婚配之在南樂民有獲窖錢者爭輸之官宜人曰天以賜民官何利焉卒畀之民先公五年卒壽七十子男二長肅先卒次懿女二長適李長史仁之子一復次適許長史仁之子淳孫和懿以下俱弟子員曾孫玄錫師錫陳居錦璥族久以蕃讀書登第則自公之兄翰林庶吉士邦瑞公始其治尚書有師法一時學者宗之公與從父兄浙江布政使公仁俱從父業聯舉進士一門稱盛曾祖孟岳祖從吉考贈刑部員外郎諱克嗣妣俞氏贈宜人以公貴也公諱邦器字五器別其號蘭皐云公嘗於白杜嶺祖墳之後手營新墳葬配張宜人矣懿卜以今年戊子十二月十五日壬午奉公窆焉以御史朱君必東狀請銘誼不得辭乃敘而銘之銘曰于嗟蘭皐倏爾徂壹公本蘭跡巳孤宦轍所至有美譽菟裘歸老[illegible]

庠儲杜門却掃日勑書後生耆德式其廬老成典刑日以疎我銘其墓語非諛

明 淮府左長史進階中憲大夫貞白林公暨淑配封宜人吳氏墓誌銘

弘治初莆儒碩官于國子者數人若監丞林公子道學正陳公子佩暨吾中表兄林公世稈皆以宿學古行表律後進一時太學稱盛余脩莆陽文獻彔已敘述茲林公之葬也孫森等具狀請銘於余前掌典刑公不可作矣公諱稔既入官以秤名林其先有宋進士諱龍者卜居黃石琳井孫壽者遷書街公今從五塘曾祖仲頎公祖原脩公皆邑庠達士也考諱亮贈奉政大夫妣宋氏司諫雍公女考蚤卒舅奪母志公幼有志識泣不從遂依叔氏以居稍長厲志力學登成化乙酉鄉薦己丑中乙榜拜博羅學諭日與諸生講解相眞意懇懃視諸生如子諸生亦父視之出其型範若張都憲律曾侍御稼終身佩服弗忘歷九載部使者交薦諸生請留不可

遇邦與立生祠于學宮題其柱曰先生眞白
後學仰清風因更號眞白云吏部試優等例得
遷有司公懇辭太宰尹公面嘆其高資轉江西
饒州教授其教如博邑諸生脩脯有無厚薄卒
不以介意而賙貧助喪義無所靳九載考績諸
生就學宮立去思碑　淮康王親爲製文刻之
遷國子助教六館生多從講業天部書考行淑
教勤超擢　淮府左長史實異格也　淮康王
素重其賢虛心倚毗特內臣有跋扈者公劾罪
之　康王薨世子未立　朝廷勅公輔攝處分
國事羣小譖張奏訐公鎮以靜卒以無事嗣王
具奏輔導勤勞蒙　特恩進階中憲大夫錫以
誥詞曰輔相盡臣持之力講經多啓沃之功追
贈敃考奉政大夫　淮府左長史封淑配宜人
吳氏公尋以老乞歸所居闤闠月靜坐一室人
莫窺其面吉月歲節一謁宗祠會族衆而已覺
不跡城府蓋公寡嗜欲薄世味敦愼好禮在官
所五皷必興盛暑不廢冠裳人未嘗見其袒跣

莫起者痛父早卒念叔氏撫教恩事之如父其
世所遺業惟聽叔命分置以俸資上七品散官
爲叔榮既而謂母于無絶道拘於制不得伸而
猶曲致其孝焉諸伯叔兄弟不能葬者十二喪
悉出資爲助葬墓在穀城之麓施及姻舊咸恩
之余昔爲湖廣僉憲奉吾母祿養道經饒郡公
懇留暫住藩署數日且曰吾幼時受愛於姑今
俱老矣話必稱名進酒必長跽召一鍛工以銀
器將以致贈爲工者侵盜幾半僕與之究競公
聞之以雞米遺工去戒其僕曰若既露其惡詎
復任之是絶其藝矣余目擊其事爲之嘆息其
存心誠厚類是生平於人無忿競不口人過或
有欺侮者亦不之較有古君子長者風焉所治
經學甚醇嘗同考順天主考浙江多得士吳宜
人與公相敬如賓公樂客遇至輒留宜人常洗
腆以俟其慈祥好施悉先公意爲之卒之日簪
珥衣被俱散之盡其在淮藩也宮中姬嬪尊爲
女師郡主笄及下嫁必請宜人掌行其禮于一

諱繼善字乾卿邑庠生抱負甚偉以宿疾不竟
所志惜哉娶陳大尹則孔女善治家勤婦道公
以正德乙亥十二月二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七
嘉靖壬午歲乾卿與陳氏婦繼卒獨宜人壽最
高享年九十嘉靖丁亥九月十六日以疾卒女
三長適吳外翰孜之子伯和次適李大尹元之
子子齊三適贈主事黃守居之子待逄孫男三
孟森郡庠生娶楊教授文命女仲彬邑庠生娶
黃大尹汝顯女季一栻郡庠生娶周大尹澄女
曾孫三𤍠烽燦墓在安樂里嶺前下以今年丙
申正月十七日奉柩厝焉並乾卿陳氏婦以從
之銘曰大樸既散淳風日漓反璞以真典刑在
茲古貌古心動不踰禮歷教兩庠入助國學二
三其德師道不孤人曰醇儒式是模範迨相
皇藩請共朝夕主少國疑横流屹立　帝念勞
勩錫以金緋令德保終請老以歸温温宜人克
相内治嬀德孚賢聿稱女士蔚嶺之原有封若
堂爰及子婦二世偕藏揚德揚休用垂無極嘅
比有道庶無媿色

雷母鄭孺人墓誌銘

嘉靖十五年四月朔七日吾郡推古和雷侯禮
母孺人鄭氏卒于官邸甫諸生素受侯敎令如
于入助其喪役凡殮襚悉用布無繒綺之飾諸
生出以語余嘆曰昔寇萊公爲樞密直學士賞
賜金帛盈積其乳母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
一帛以爲襚不可得詎知有今日萊公聞之大
慟其事殆與今類余於是善侯守官貧且知孺
人之能安於貧也既數日侯令諸生侍林郎中
志道所述行狀請銘於庠余尚忍弗銘乎哉按
狀豐城之雷始於令煥其事具載張華博物志
煥既得劍名曾孫曰鐔志瑞也自晉傳緒久益
熾至延平郡守誠智生啓陽啓陽生遂冲娶揭
氏是生邦鑑號强恕齋者禮父也始邦鑑卜婚
鄭氏本南巷右族處士統女自年十三時母陳
病劇每夕稽顙北辰請以身代因茹素三年祈
母壽其幼性如是既歸于雷事揭氏姑盡誠孝

姑嘗病痢孺人扶抱條穢衣不解帶連數夕爲
常姑賴以無苦一日聞寇至衆皆逸孺人獨守
姑不忍離既舉瑚璉又感異夢舉禮方在襁抱
李氏子祜禔幼孤孺人均乳之至湩竭寧以餅
啖禮以是祜禔成母孺人强恕翁少業儒再試
弗偶遨遊湖湘間孺人獨攻苦茹淡以娶瑚婦
丁璉婦揭而歸女于劉廷獻黃瀞又爲禮聘李
氏誡曰待汝學成名迺娶戊子禮果登鄉薦卒
業南雍孺人揭李氏婦就婚未幾李卒壬辰禮

登進士孺人爲續娶張氏婦與俱迨節推 命
丁遂偕之官居無何强恕翁亦來就養敬和待
如賓相安澹泊期勉率厥子成遠業侯每出鞫
爲扃重門絕不與外人接旦夕以省刑洗冤爲
訓侯奉以周旋惟謹持法詳平接士大夫質愿木
斯暇即與諸生講解經義翁與孺人聞而樂之
侯每承檄理劇于他郡在省城聞母病歸視未
浹旬遂卒享年六十八 澄清濠元寶其孫也孺
人自至官邸常嬰疾雖困牀褥一錢寸縷猶手

檢制蓋務儉以助廉云郡人咸誦母賢而又
惜侯去也余忍弗銘銘曰古有崔母官無羸資
稱好消息亦有雋母獄無枉詞喜進飲食吁嗟
孺人式克似之壹儀秩秩守官廉平祿養未豐
大故奄及郡人哀之誄以銘辭式昭無極

古和公歷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
尚書致仕孺人從累贈一品夫人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墓誌銘

明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毅齋林公

墓誌銘

莆世族稱姑青林氏宋有回年公者嗜義樂施
嘗勑紅泉義學延族子艾軒講授伊洛之學四
方學徒至者贓館穀之平居廣陰筭以惠利人
人至于今子孫獨盛其錫類象賢去毅齋者適
其十二世孫也諱與字汝惇行純五曾大父稔
贈會州衛經歷太父毅累官揚州府同知進階
朝列大夫父憲領鄉薦為秀水訓導母黃氏生
母姚氏產公于秀庠長娶叅政黃公譽女林與
黃世授業璧經至公尤精舉成化丁酉鄉薦名
第十梓其文甲辰會試乙榜授冠縣教諭丁母
黃氏憂服除改西安教諭其地材素乏公嚴立
條教用與諸生講解風雨寒暑不少輟自是科
目繼起提學吳公伯通稱為浙師儒第一司寇
彭惠安公每舉為司教者式兩京廣西連聘校
文所至稱得人擢鄖陽府學教授鄖陽新設郡
治材尤乏公擇其年少質敏者悉令改經親為
講解如西安時贊儀盡卻或捐俸以資其貧士
習為變有曾得綵者遂以書經魁湖省連登甲
第而人文漸闢矣主考廣藩謁陳白沙張東所
廷實亦來會談論理奧累日迺別白沙喜謂人
曰自□□□□□在林汝惇天資近道可遠到
也撫□□□□□清薦為宜我知縣宜城縣
小當孔道公儒者素未臨民或難之至則百廢
俱舉若素習於吏然治為諸邑最撫巡藩臬交
薦權順天府通判三載書稱最得推　恩贈父
如已官母黃贈安人姚封太安人配黃安人尋
擢都察院經歷各道御史爭圖便差公持資序
不曲副多致憾嫉踰年轉中軍都督府經歷遂
擢廣西按察司僉事甫蒞任聞姚太安人訃服
除改山東奉　勑提督北直隸屯田兼管糧草

嚴限督徵　京畿事涉權貴不少假疏乞休不
許正德庚辰吏以年及例與致仕又五年為
嘉靖乙酉壽滿七十六月二十日以疾卒遠近
聞而悲之蓋公歷中外幾四十年於先世田
廬未嘗增拓既致仕家居隘甚屋西稍葺數椽
曰西翠小堂日坐其中稽經討史罕與人接於
世故分毫泊如也充養內腴貌溫而言確詩文
清雋近時鄉名輩有古意可範俗者如公邈不
可得之悲夫子應文郡庠生側室朱程朱遺緒

永、永壽、永鰲女長適黃刑部文器
適黃僉憲世英之子國子生觀次適方貳守恒
謙之子鄉進士從鯤俱黃安人出又次適方方
伯文玉之子國子生直側室梁出瀛從鯤俱夭
一女守節無玷蓋得之家教云黃安人先卒葬
于楊山至是應文卜以嘉靖丁亥十二月二十
九日未時奉公柩合窆先期具事狀請銘予曰
公與素翁同宗且受知最深其銘宜翁為之曰
翁病辭以屬公亦先君意也廼序而銘之曰親

官之能徵厥施視官之守徵厥遺始職一校陞
臬司歷官三紀守故留瑩然運業絶瑕疵聿求
古人其庶幾我銘其藏無愧辭

明前文林郎潮陽縣知縣友泉宋公墓誌

銘

宋氏自節推諱銑者自晉江徙居莆之後埭族
久以大　國朝沐陽訓導公諱勸國子助教贈
禮部主事公諱汝勤仍父子儒職以學行稱主
事生立齋公諱端儀博極羣籍遠孫出娶吳孫

究其指歸作考亭淵源錄其他許述
捐為頃儒官終廣東提學僉事廣人祀于仰高
祠是為公父妣封安人黃氏慈而能訓故公德
器夙成弘治乙卯鄉試名第一卒業太學銓授
廣東潮陽縣知縣潮俗豐侈大姓喜武斷持陰
罪相構陷公至朔望矢于神絶苞苴請托開諭
以至誠解仇脩睦小大咸懷往時民糧差役偏
重公總一邑丁糧通融均派民得以紓凡可以
省費裕民者悉心為之而尤汲汲於正風俗造

就人才會兩科供事場屋多所薦達因而成名
者甚衆有鄉宦陳洸者橫甚因請托不行嫉公
嗾監司羅織以重罪指使劇賊曾鈀頭誣以贓
賊終不忍加污民有李戴琥連氏者甘受捶死
以直公寃故其事卒得白公久繫無聊嘗作訴
寃錄會洸居言路肆排善類搖國是臺臣有得
公訴寃錄者封以上聞 詔遣官往訊得其實
洸負緣奏辯逮公下 詔獄廷鞫洸所奏公事
無一驗竟奪職爲民初公去潮郡[illegible]

下者百千人致薪米以賙其乏公再經潮民須
洞出迎爭致金幣爲贈却不受廼合所却金建
生祠于北衢聯石爲巨碑以翰林編修王君思
時爲官鄰封知其詳爲之記里巷刻小碑以
十數又於東山穹石大刻清慎仁愛宋公去思
洸惡之毀祠與碑洸死衆復脩祠重刻碑時節
致水土物候問生慶死唁雖古循吏不能過然
公亦坐是忤豪右幾罹大禍瀕九死不悔方被
逮時所親送至郊環泣公慷慨言曰 聖明在

上生還有日何遽生哭人爲也一咲而別及逮
者錦衣衛千戶常忠廉公居官貧絲毫無所取
且善視之許其子曰敏從當是時權勢赫焰禍
回測卒賴公議扶持不然身家俱碎矣公既幸
脫禍時與鄉耆舊林翁孚可輩爲逸老會取樂
山水間其於世故泊如也家雖世宦無厚蓄訓
導助敎祠田薄公割私田以助構專祠以祀立
齋凡倡脩大宗祠割地租以充祠費脩始祖節
推評事公墓而弁及先世諸墓割田租以祭盖

悉心致孝於其先而施及姻族舊故率厚無薄
其所遺於諸子者衣食僅僅而已立齋公在廣
得士心其門徒繼官吾閩公絶不干以私嘗曰
低首下心爲兒孫計吾耻之其宅心靜定言有
物而行有恒庶幾前輩之風焉名嵩字元翰以
字行更字良翰號友泉配黃氏衍人司副乾亨
公女端靜善持家側室沐氏陳氏凡三男四女
長曰敏郡庠生娶林長史希𣈆女繼娶沐次曰
徽娶黃主事文器孫女次曰敦娶林貳守克[illegible]

女先卒女長適方鄉貢思久之孫惟忠次適余子詹事府錄事泓次適方尚書簡肅之孫郡庠生夢升次適吳憲副約中之孫紹宗孫男四人大勗大昌大景太亘女六人嘉靖丙申公年七十一矣秋間忽遘疾八月初三日卒於乎傷哉公葬於文賦里梅庵山營治二壙至是曰斂結砌完固卜以今年己亥正月四日奉公窆焉虛其左爲黃氏壽藏同社友林翁以求述行狀余姻且友也爲之銘曰惟宋家學世擬河汾行及

立齋益鄉有聞公受型範德器融渾首解省闈卒業成均柄授則優薄試一邑式徽往轍矢心舉職爬梳宿垢狂狡帖息撫摩以仁大小悅懌險人弗利巧事羅織百折艱屯終覿天日祠毀載飾碑毀載立惟潮於公永垂血食考德論世我銘斯石

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吳公墓誌銘

嘉靖十二年臨淵吳公年七十矣公素彊健條遘疾彌留亟召諸會友屬處分後事少間作詩訣別其落句云而今 採藥武夷去流水桃花春鳥聲又詩別其弟取殮衣閱之凡喪葬事皆預授意以行十一月朔日遂卒嗚呼死生大變也公處之超脫不亂如是其素所造養足徵矣公諱希由字約中號臨淵唐莆田知錄公良之後世居可塘後徙泄口俗仍舊名墓兆實泄口云公自其少時從鄭司訓體健學于城中愛其名物爰自蜀歸遂卜居城右然泄口族黨在焉迺與二弟希瞻希平恢拓舊宅往來居之示無忘

也始由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決滯擿伏有聲丁内艱服除擢署員外郎尋晉郎中聲績益振出僉浙江按察司事後改提督兩浙及南直隸蘇松等處水利屯田兼督捕盜賊前後凡三秩 璽書以行職務繁劇矢彈勞勩濬淤築隄化荒爲沃民相率立石紀績都憲俞公特奏旌之復屯田舊額而釐其宿蠹會劉賊渡江公以兵屬總制陸公卒成擒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備兵威茂其地犬牙番夷時梗險肆掠爲

愚公至宣布威信增堡峙糧謹其間諜番不敢
犯會巡撫馬公用兵征勦竟以道險失利凡有
事于軍者皆逮罪公以不乏軍興獲免然公歷
事
兩朝宦情已厭適巡按有與公不協者遂
上疏致仕而歸巡撫許公移書留之不可僚吏
有持金追贐者公矢之曰予所受若贐者覆予
舟其人慚而退既抵家杜門養望與林翠庭暨
余數人爲逸老會凡莆山川諸名勝處遊迹殆
遍繪圖賦詩詎今六七載而公遽溘然先逝矣

於戲悲夫曾祖中允祖光禮父文英贈承德郎
南京刑部主事後以僉事階加贈奉政大夫母
劉氏封太安人贈宜人公未冠而奉政公卒撫
教二弟甚恩而二弟卒賴以有立脩祖墓增祭
田葬族之不能葬者千喪姻族故舊授館給粲
遇旱捐粟濟饑朱郡守家書公名于義芳亭以
示勸遇人曲盡恍欵不虞人欺余嘗戲謂公某
嘗紿公以某事某事信有諸公咲曰吾未嘗欺
人而人每余欺何邪其渾涵之量長厚之風篤

實之操猶不失前輩風度而今不可作矣娶陳
氏封宜人教諭徽叙女子長綾舉鄉試娶余繼
林俱先卒次紳亦舉鄉試娶方布政介卿女綾
無子公曰大宗不可絕也迺擇從姪之子紹宗
後綾割家產之半與之無少顧靳是亦常情所
難紹宗娶宋大尹良翰女女三長適鄭教諭貴
貞之子珊次適翁少衆世用之孫格次適黃郡
守粥甫之子日孜孫男三策三聘公嘗手営基
域于溶頭山之麓啓封不吉紳等復改卜焉已

亥始葬于城南之鳳山謀以十一月初九日奉
公柩窆焉先期奉其族家光祿卿紹曾氏狀請
銘嗚呼是尚忍弗銘乎哉銘曰叔風斯頹亡羊
若岐琢雕返朴典刑在茲瀦流成淵既沛厥施
揚飈激石斂而寂而結壽俊兮娛風熈溘朝露
兮日已晞翳考德于千祀兮劖此珉詞

明封承德郎戶部主事長樂鄭君墓誌銘

鄭本姬姓五季初有諱棡者自河南光州入閩
居長樂長樂之有鄭始此傳十七世至封君諱

明允字孔信以字行別號海峰其曾大父保大父永昭父伯容妣任氏任之喪封君方九齡哀毀如成人稍長與兄州守孔明並治舉子業名寖寖屈其流輩已而以父老輟業幹蠱俾兄得顓學州守領鄉薦語人曰弟實任勞成我父疾亟封君憂惶嘗糞祈代哀毀幾絕其教諸兒愼擇師凡登降拜揖糞灑下及凡研繫襦之棄皆斬斬授以成法見者不問知其爲某家子族子姓肅肅然進止歲時祭會爲誦先世遺事家

豈不忘孤髮無疎近度力賑給於窶窶亦然諸鄉人期云云卽非己所便必力副曰無失然諾也性喜賓客雅爲賢達器重大司空林公廷選恭王公有恬皆稱老友鄭少谷善夫亦曰見海峰使人檢遏不見上虞潘君府尹長樂日就封君諮所以振舉風教者行之賓之鄉飲屢不赴其行誼孚於人如是配卓氏贈安人先七年卒繼林氏子男三長應領鄉薦次寅邑庠生卒季憲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值　恩例封如其官

恩命改刑部女二適陳某陳某孫男二謨邑庠生易孫女二封君生天順戊寅卒以嘉靖乙酉五月二十二日視生期先一日享年六十八墓在石龜山之下卓安人葬焉憲聞訃奔歸卜將以君合窆持倫太史以訓所述事狀泣而乞余銘余素昧君而識憲也況粹力學歷二部有稱可以知遺教矣是宜銘銘曰坎爲澤以時施維家是範維鄉是儀維其子之遺　寵光日遠蚳刑在玆爲厚石龜盤鬱于塚累累揭此銘章

明文林郎直隸威縣知縣西軒林君墓誌銘

己亥予謝事歸進謁母家館予中表弟西軒所其時水南士夫仕而休者至十數人日延緣爲集以爲樂屈指未十年爵所與遊者淪謝殆盡而西軒以嘉靖壬辰四月十七日卒自是予水南之跡遂踈時一興慨焉今年乙未西軒之子洪將圖葬事泣請銘於予予尚忍銘吾西軒

也識西軒諱嵩字朝高姓林氏吾母淑人從姪
也曾祖季禮祖原時父學勤母姑青朱氏早卒
學勤公質直拙治生晚年家益貧西軒稍長知
無世業凡恃遂苦志力學晝吟夜誦矻矻不少
休以儒士就府縣試從學試輒首其列科場屢
蹟正德庚午始以詩經中鄉試第十二名林氏
自宋進士諱龍者始居水南之琳井後遷書街
稱詩禮舊家至長史世科公始登賢書以學行
聞于時至是始軒繼起門戶益以振並仕武
教諭待諸生與易勤於訓迪隣邑聞其經學不
遠數百來從多所成就將九載陞廣平府成縣
知縣成雖隷畿輔然簡僻頗易治西軒才優爲
之賦役訟理爲畿縣最按部之使喜薦密西軒
度不能曲意取容途解組歸時水南書院新成
西軒卜居院旁而與前十數人者朔望爲會登
降周旋衣冠濟楚而西軒姿貌偉特豐下美髯
髭風神開朗遇事迎解人亦樂與之親於居後
闢一室照閣乎爽移度花石日邀賓朋爲娛老
計居無何而大故及之年僅六十人咸爲之惜
云配孺人戴氏先卒男深滿俱夭泓邑庠生娶
楊長史國本女淮側室陳氏出嫺吳知縣洲女
西軒先治墳於湖嶺葬厥父母既又改葬二親
于今湖嶺之前以配戴氏男濡祔於左矣茲西
軒當祔右卜以是冬十二月二十八日窆焉虛
一竁爲側室曹氏壽藏焉之銘曰既揭而起之
復從而圯之孰操其機而張弛之窗渺稔而
測其造化之終始嶺術卜兆川流山峙慶澤乱
延式徵茲紀

明奉議大夫廣西桂林府同知致仕潛

黃君墓誌銘

松溪黃君濂甫既謝桂林同知府事歸涵江間
以事入城府輒偕張大尹文相枉顧余南郭草
堂余或遊郡北諸山二君必持榼留款往來相
好也比余起廢道出涵江府祖餞及歸復過予
忠烈之祠其時覺潛溪貌稍衰神釆異昔心竊
之又二年君以疾卒時嘉靖六年丁亥八月二

已也享年六十有九其子恭陽州判官桂華奔
訃歸華圖襄事介姻友國子監丞西洲林子后
請余請銘余以老非任筆硯再辭桂華曰先子
遺命必欲得公銘以塋西洲曰公不忘舊好幸
惠徼而銘之以姚郎中蒙齋在養所為行狀進
按狀君諱守濂字濂甫因號澄溪其世居涵江
唐崇文館校書璞公之裔曾祖孟舉祖孚仲考
恒仁俱以隱德世其家至君始以書經中弘台
壬子鄉試第十二名明年禮部會試乙榜授者

安州訓導歲課諸生日與講解風雪弗少廢
績登擢知雅寧縣值淮北荐饑多方賑貸人多
得全活宿徐二州漕涸舟膠撫臣委君疏導君
曰是豈人力所能濟哉乃籲天夜禱雨大注
舟行無滯役夫歡呼解散　榮府之國道邳撫
按以邳守弗任委君供應百需取辦無缺以能
擢廣州知州横當孔道戍兵雜處漢土官兵征
調及安南貢使往來旁午隨宜接應民不告擾
僑悦謚列于名宦再轉桂林府同知隸省下武

任冗劇遊接有不悅君者君嘆曰古人謂之宜
去吾可不見幾乎遂告致仕歸脫然無繫懷意
君嘗委世故與人交有禮而識鑒尤精雅素之
材君擇其穎異力加振作送有高瑣者登第為
雅破荒廣西文場以外簾閱一卷曰是宜為解
首及拆卷乃席楷也果協士論居鄉泛愛鄉往
名達先輩陳公繼之以死難無後學衆白之郡
改龍津社為忠烈祠以祀宋郡守以聖妃宮為
壽澤書院君力贊其役皆為屈殺之助兄之子

桂芳桂林納孤收恤如子遺命桂芳剏田田五
十石房一區與之桂華及弟　靖江王府典膳
桂秀女適李道泰者俱元配顧氏出桂叢女適
陳華賢者繼室趙氏出孫男三須因須一須喬
女四曾孫男女各一墓在興教里西庵山允三
寔君塋中左顧右為趙壽藏塋年月日為嘉靖
八年己丑十二月廿有二日銘曰粵維涵江瀕
海一壘士多業儒以進或顯或偃蹇以弗宣吁
嗟澄溪既貴且壽啓世孔延豈所畜者宏不固

俗以遷故獨享其全徵信後人我銘斯阡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墓表

處士張君墓表

嘉靖五年丙戌二月二日南坡處士張君惟正卒于家其冢子文鎬方試南宮中式越三月廷試第進士試都察院政五月十七日始聞訃用司就道哀毀幾絕旣抵家亟圖葬事以是年冬十二月十二日窆焉其墓在縣北五里許彪地即君所取號曰南坡者君嘗手營其麓葬其配陳氏茲君之葬也文鎬請于方都憲松厓銘之額未有表碣復於余請泣且言曰二公鄉之望也吾先君得惠徽以垂不朽不肖孤亦得以少逭罪責余謝不可迺受狀而讀之君諱基字惟正世居縣郭蜚鳳山下鄉人稱曰縣張蓋仙之著姓也肇居于唐招討副使公濟入 國朝有諱錢者爲儀禮序班諱洪者國子上舍君之

高曾王父也祖琳早卒祖母王氏以貞節旌于門父炯號水月母周氏生君兄弟三人君其季世家故裕至水月時詘舉羸卒之日舊産多棄而取貸者蝟集母孺人深以為憂君跪曰是毋傷慮兒能任之廼棄舉業治家政綜理節縮動有矩法以嚴御家衆不憚勤瘁久之家漸振棄者復而貸者酬操其餘以拓居第以新祠宇舉三世之喪而安厝之不令二兄均任其費正德己卯寇入縣居第蕩焚君又獨出貲完構而文鎬適以是秋舉鄉薦人以君積孝義宜受其報晚得末疾尚人事於屋西構祠置祭田於南坡置墓田凡為燕翼謀者莫不備舉娶吉士林汝雨所述行狀謂君能光前裕後信不誣矣况有子文鎬駸駸嚮用其顯揚于他日者固未艾也文鎬二弟文鎡著錄邑庠文鏌方就學皆秀發五女皆嫁士族孫學登學浩其詳具墓誌余惟剝而復盛極當治天道與人事毎毎相乘若張之中微賴君復振所謂幹蠱用譽碩果不食者徵之今尤信余故表其事以為世式

明旌表孝廉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如賓陳先生墓表

先生諱茂列字時周浙之瑞安人曾祖伯洪功授興化衛總旗世其籍先生少孤且貧親負土葬父事祖母及母曲盡誠愛既得祿迎養母母益老棄而歸養人謂之孝舉進士節推吉安入為御史盡瘁舉職有水蘗聲廬舍服食如寒畯人謂之廉始治舉業即慕古顏曾氏為省克錄書所獨得者為靜思錄又嘗面受陳公甫靜一之訓玩心淵微動不逾禮世稱孝廉殆未足以盡之

天子聞其賢食以晉江學祿辭特給月米以資孝養辭不獲始受及卒表厥宅里祠鄉賢優給其家蓋異數也年五十八無子以族子遠揚後既葬方伯伍公符郡守馮侯馴郡丞李侯縉節推傅侯朝縣尹雷侯應龍立石表墓其友山齋鄭岳括狀中語刻之使觀者式焉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贊

頤晦像述贊

頤晦林子汝儀系出唐九牧端州刺史葦公二十三世孫中都留守司經歷古惇公季子也卜居于小西湖曲環植花竹構亭臨池上日操琹賦詩悠如也既又曰是未能遠去塵囂迺爲溪閣于木蘭址渠古樹輪囷奇石磊磈開軒臨流日操琹賦詩悠如也稽經訂史旁引百家衆流於古今理亂人情物理之得失輿圖山川形勝無不究竟而各適於用既又曰是未能去智離形而累於物也迺危坐一龕取子朱子讀書錄中調息箴及諸道書而讀之以脩精靜養爲事然亦不數數爲之也居家以司馬溫公雜儀從事閨門內外斬斬僮使什物飲餟皆有矩度以士業付其子而觀其成涇渭內寘而詞氣欵合未甞失色於人人亦未有以非意干之者海內名流多以氣味相與每從其族丈見素公遊時嵓壑之日攬所未聞學益精詣詩有頤晦集梓行若干卷大司徒遂公貢諸弟考功達序其端謂其詩有盛唐人風韻讀之者令人心醉焉余與翠庭嘗與仕而休者數人倣古結社頤晦以屡招獨以布衣預焉古所謂逸民獨行之士若頤晦者非邪霞袍高帽古貌脩髯瞻其像可以知其人矣贊曰古者士兼於鄉起巖穴而登卿相者有矣漢去古未遠三公察舉公車徵召有孝弟力田賢良文學經明行脩之類亦往往得人而用之自科舉之制興而諸科遂廢士雖有異能足以經世澤物竟阨於不得施若頤晦者使階一命之寄其所建立豈愧科甲之士乎惜哉雖然即其所蘊亦足以暴於世而垂之不朽矣

黃郡丞如雍巾服像贊

頎然玉立容之舒也瑩然丹渥色之愉也候色

而言占足以趨儼然禮度之不踰也堆床袍笏君家故物而葛巾野服亦奚慕乎山澤之癯家學淵源文軌道樞惕然而深省思振先烈其獨不懼與其四如與

王美璞像贊

敎不問贄袞自守廬人集于菀我棨于梣故自謂曰東愚儼乎其容之肅温乎其色之愉衣巾楚楚舉止于于望而知其爲讀書考禮之儒

陳敦和行樂贊

貌偉而豐神清而靜家與得元方之傳世澤衍太丘之盛奚蠖屈而未伸豈遲速而有命左琴右書優游嘯詠維石之奇維竹之勁諦觀物理會乎情性

劉子賢像贊

先生未嘗以貌假人疾且革所親挾畫史來視先生背面而寢曰非吾志也今觀是圖果得先生之貌乎不得其貌况於先生之心乎愚嘗考其世纂其言述其行庶幾傳先生之神於百世之後

贊宗衡冠帶

藻繪文章璧水流香榜標賢儁立幟科場聰明天植技藝兼長堪輿得秘衆史亦良是謂不世奇才有儒者氣象以故 天朝褒異錫之冠裳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祭文

祭尚書林竹田公文

昔正德間吾閩諸老同時謝政若太宰泉山林公司徒成齋林公都憲新齋王公與我竹田林公皆以耆德請老家居出入聯輿時節燕會人望之若羣仙然泉山坦夷愛人㦯齋約身勵行新齋英偉敏達公處於其間宅心篤厚勤已務施大槩泉山溫慎自將不露圭角大槩成齋而材識精練較之新齋疑又過之要其所就各能成章爲閩一時人物之盛十餘年來泉山諸老相繼淪謝獨公靈光巋然今又已矣　國亡耆舊鄉失典刑其誰不悲如岳迂陋謬被深知逆濠搆禍力拯于危去秋一見肝膈相語悽然感懷已覺淩枯詎意淹留遂成永別嗚呼古人炙雞絮酒千里赴喪茲隔數舍不能匍匐往哭塚慨知己之報尚圖文字紀述以埀不朽惟公其歆之

又祭竹田公出殯文

維年月日南京工部尚書贈　太子少保竹田林公　賜葬妙峰山之原岳以道阻病羈不能往助執紼遣子泓致薄奠而告以詞曰惟公德性沖融宦業炫赫盛滿弗居歸休林壑推厥波餘惠及三族鄉國蓍龜於公焉卜筮耋考終神遊寥廓　帝念舊臣勞勛宜錄贈官祭葬恩數聯翩哀榮始終寔收完名我猥受知恩同骨肉北望輿柩心往跡蹐東向遣奠輸此衷曲

祭旌忠祠文

正德己卯夏六月十四日寧藩逆賊宸濠叛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即日同死忠而皆遜南京戶部主事馬思聰布政司參議黃宏以械繫囚卒方先後卒祠祀四公稱曰旌忠云

逆濠畜亂蓋已有年威劫守臣毒流江壖我罹其殃幸全首領永清再淌益驕以逞自古亂賊忠正爲仇一朝發難勢不但休孫公許公甘心就戮惟黃及馬義亦不辱生而幸免死而完節

不朽者存於今爲烈惟　皇軫念首　詔褒録
尚書都憲　邱典瀆溽念惟叨公並宜血食少
祭主政恩當次及我猥起廢復撫是邦瞻拜遺
像目瞬心降議飾新祠用稱　明詔兹告虔
撫膺一吊

祭時雨叔祖及其子以正叔文

維公之德實殖而豐楷範鄉閭嶷然朴茂長者
之風爰暨公子聰慧爽闓厄於數奇飛不盡翰
而能勤嗣公志以拓公閒值之功壺山之南壽
水之東凡稱壽俊而享有盛福者必首壽乎公
天不憖遺公遽捐舘而公之子亦飄泊殷墟不
越歲而逝櫬于堂善門寡祜典刑日亡豎獲筮
吉爰肇斧封岳秀在宗戚泣視公窆有涕汪洋
崇有于俎載酒于觴臨風一奠文以告衷

祭吳臨淵憲副文

嗚呼同社七人公今逝矣撫跡傷懷其何能已
公資樸茂公性寬慈毋我負人寧人我欺蚤掇
巍科翅翮郎署執法臬臺建牙邊戍盡瘁效績
蓋亦有年丘園繫念拂衣來旋廼拉吾儕歷尋
幽勝衣巾古雅優游觴咏斯文淸誼篤老彌貞
雎陽洛濱庶幾昔人公方稀年一疾遂劇追既
彌留作詩永訣採藥武夷遺世登仙死生超脫
夫豈偶然老成忠厚典刑日遠叔風斯頹如木
撤棟眞率社覩永矢弗諼兹辰會哭薄奠告虔

祭大理丞李壺塘文

惟公系出有唐制幹之裔奕葉流光厥聲世纘
公有異禀俊爽踔厲構辭庚策芥拾科第由寺
桐鄉朱邑高跂入爲御史作驄遠避廼總憲臺
廼丞棘寺羣僚拱手漢廷老吏人各有能文學
政治公實兼之蓄未盡試翠壺白塘菟裘終計
招我朋儕歌遊勝地晚忽嬰疾苦於蹊盤年幾
及稀遽爾長逝慨念平生俯仰一世會哭寢門
潸然出涕

祭壻黃君壽文

吾與若翁同舉于鄉同官于部志莫逆也方若
初生吾女在孕誓言結昏成佳匹也若翁不幸

中道殞絶吾爲若憂未成立也習性沉靜儉朴寡言吾爲若喜無縱佚也連産皆女一男不育吾謂若少俟他日也吾昔起廢相從省下大誼諄諄誨以密也別始逾年書報若亡般憂無端朝復夕也兩世一身終鮮兄弟姑嫜相依何慘戚也謂有遺腹或存一脉旣又生女望如失也吾囑吾女誓志弗孳撫教嗣子永血食也萬里寄奠緘筆涕零若尚有知鑒予臆也

祭同年陳珍之文

公爲諸生已負奇氣公己公車職已負建才大器晩成果射甲科遂擢御史會汰僧田率裁禀禀持斧入蜀 詔取妖僧公疏止之土番犯境公毅平之閹寺侵權公槩清之乃出藩泉兩賑浙貧輿論尸公重茲鎭御馬政頹弛公至一新騋駃蕃息台秩旦榮一朝遘疾忽然倦罷不肖與公叨在年末欲承風旨公已近襯式薦陳詞英爽如昔嗚呼哀哉尚享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書

報閣老蔣敬所公書

聖主眷念策立元功大加封拜此近代所未有也我
太祖開基定制與漢唐宋不同文臣不許封公侯是以楊文敏金文靖楊文貞皆有非常之功僅止加官兼俸蔭子而已臣未嘗受封拜也制勅之下擧朝仰企以觀諸元老所以處此者謂必力辭則 朝廷謂大臣體國不邺其家益敬信而倚毗之矣宦寺勳戚謂儒臣自重不可羅以寵祿益嚴憚而屈服之矣中外臣僚亦咸謂宰執讓功自消其干進速化之念矣其係於國體士風豈細故哉 壬戌郡城陷全書無存僅乜中之警語云

寄謝林竹田書 二

梟不幸遭此奇禍親故背馳公獨惓惓救卹兼

致厚貺自以爲莫大之惠矣詎意復枉兹行脫
某于危舉家百十指皆得生還田里者皆公賜
也途中跋涉委曲周視骨肉至情亦不過是不
知何以得此於公固當子孫世世追念於無窮
也小兒泓旣迓省城遂以二十一日發舟兹過
鉛山幸入閩境途暑因往武夷一憩歷覽名勝
情趣悠然恐家中懸望遣泓先歸遂至省城叩
謝府中相待始末泓能道之統祈垂炤不備
某生還故里士夫親舊咸相慰唁且謂此舉非
公斡旋安能有是公一舉手而士類咸受其賜
矣豈特不肖一身一家之惠哉所喜老母暮齡
尚爾康健奉歡膝下以終天年實天假之也知
幸知幸乞休前疏此時想已得報後疏曾發行
否台候近復何如天氣漸涼人事稍閒精力當
能復舊强健乞身古人所貴而始終完名尤爲
盛節某禍變之餘百念俱灰貌玩山水時從見
素諸公游了此餘生足矣自抵家卽欲遣人奉
候起居人事冗奪因循至今愧罪愧罪頃子覲

期已近且聞其房蓊故不遣之來併希鈞照

啓廖雲卿郡伯

索居寡便久缺奉問緬惟宦况淸嘉爲慰曹士
習日不如前而氣運亦否一二年間三京堂皆
去位其他妙年英晷相繼歸卧今列在朝著者
僅三四人耳前無是也如何如何執事頃學淸
操久處遐荒未見一轉遷又如何如何想氷蘗
襟懷亦不以喧寂爲意也萧来賢操存堅確終
其身可保者執事與陳方貧而已某遷來益覺
衰落不堪撥策眷屬幸亦粗遣令姪世篤甚能
儉約立家世行勤學才亦可進想亦欲聞也餘
草草不克悉

與族祖

某在任將滿四年兹當進表比上且圖考滿之
便愧無他才能朝夕謹守淸苦恐遺廢點董爲
祖宗門户之羞待傑回當能備悉薄有綿花少
許將遠情耳

與宋良翰大尹

恭審科場畢事得免北行甚善甚善跋涉風寒殆不易堪況又有巨費邪清名籍籍播於嶺表根家聲而副物望亦姬舊所共榮也公道終不負人願自愛願自愛

與方思道憲副

在衢與寒谷預議託族子士望先容奉屈一會急足未至而辱使先臨詞旨淳復及披閱諸作如入武庫應接不暇自是一種風情絕粒烟火者也特恨無能面領至教仰嘆仰嘆卜集并近作漫往雷門布鼓聊博一笑

柬陳時周侍御 三

昔人有言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而家貧親老則有爲祿仕者往時林公長深出於自陳而且遠適其鄉若兄杜門埽軌無求於人而恩數自天尤爲難得適算足以勵俗地近可以養母何樂如之某始至江西訟牒紛然恐綿劣不堪如何如何前示家兄序文甚精當所謂詳而有體者也某始讀之不覺流涕蓋有感於往事也末後數語謹當與兄共勉之

近得家信附錄寄兄乞歸之疏讀之惓然殆所謂流出肺腑者也古人以善養不以祿養兄得之矣某亦報劉日短之時兼以家姊舍妹相繼喪逝情不可堪而一官羈縻如何如何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兄之篤行安貧處人所難而吾鄉名公先輩之風賴以不墜其爲士俗之助多矣某嚮往不逮竊亦不敢自棄時幸有以教之瑣瑣不備

周長教來恭審尊體漸愈太孺人康健如昨足慰足慰充閭尚未有消息未免復爲兄慮近者江西有一術者能談貴造方此三年決然有子術者之言多誕而無意之談則爲可信天命人事固當久而定也偶聞王方伯明醫雜著所論血病不宜服人參黃耆以皆氣藥氣盛則血益衰兄之病正坐血耗耳參耆似不宜服只以四勿爲主此書不知亦曾見否家兄收有刻本可取觀也昔呂獻可疏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

用術乖方其言蓋有所託今之疾亦甚矣而醫
者豈特乖方而已奈何奈何便中謹[illegible]通問無
任懇懇伏惟珍備不宣

寄竹田司空

數月來缺於奉狀豈勝瞻仰去冬小兒畢姻繼
以先世荒隴重加脩砌人事匆冗遂爾疎闊然
此心未嘗一日不繫戀於左右也亦久不承台
札不知出處何如縱所陳疏亦嘗得 旨否尊
體近來想益康裕兩廣事情想已處分無足以
煩尊慮矣凡此皆切切所欲聞者也黃伯望自
赴廣不得手書莫知事已如何奄延尚未得歸
而吏部更調竟亦不爲之所今爲伯望計者只
宜決策休致耳臨楮悵悵不盡所欲言人還伏
惟示教

復于成

承手札及疏稿具悉立志不草草且欲退處一
步甚善然自來無此例巖翁初聞蹙然不喜區
區與素翁亦怏怏不欲爲呈也盛价以有命必
欲進竟亦立案徼士夫聞之亦力阻第初政未
久而風聲已能動人如是幸甚慰大抵治劇須
簡而舉其尤要者若一一勞心務求件件如意
日不暇給且人之精力有限安得不困且病哉
凡事且循舊規不可過激郡中公用只引錢一
項別復去之則束手縛脚一事做不得豈不後
悔聞同官亦有難處者此固他山之石也盛价
回畧此布悃素翁及鄉之知舊皆此致意不具

受知公卿而下咸知
器重甚仕且勞固不失儒家味也甚慰甚慰令
伯年彌高精神未衰屹然爲鄉者彥昕生學加
進館中合試多在首列殆不易得遠承書儀及
示各起奏札知敘復始末但未見一字行至本
省部中之議何如同事胡憲長亦未見處置先
母服未闋又值此時大是難出似隽退閒足矣
繼聞又有薦者虞伍二繡衣之疏未見全文便
聞乞錄示瑣瑣幸惟照諒

與邵提學

聽奉未卽無任引領輒有冒干伏乞垂聽舍親林憲副莆後進有志節者其所自待也良厚直少戇若疎耳近聞周玉巖督過其家是蓋憲體宜然而羣言籍籍咸謂因憲副疎戇而致罪也僕竊謂不然玉巖於莆有父母舊恩於當今爲第一流人物在憲副所當敬事而終身焉亦何所致罪況大人君子曠度宏量於人何所不容縱有小過亦當包涵而覆育之又況怒及其家耶以此知必不然然莆俗近亦薄苟有宿怨於其家者皆窺伺意向而指害之恐玉巖至是亦難處矣何如何如衣冠之辱亦所宜念也夫子得罪於父母因諸姑伯叔而解之執事非憲副所恃而爲之解乎幸委曲一言不勝惓惓至望

東竹田

嚮承寄賸黃伏讀具見　朝廷優禮大臣始終之義而公平生忠勤備載　天語足以垂之後世士君子登仕途完名膺　寵如公古今豈多得哉且與冢宰司徒二公鼎峙閩中尤爲鄉邦一時之盛仰羨仰羨竊擬獻圖因陳敎賢偶恙頗久未能下筆近瘥又適　勑至不免人事紛擾玆方爲之見素之文諸公之詩業且就矣稽慢之咎無任悚仄伏惟照貸不宣

報竹田

寥千兵來備道晉拜左右辱承優待過其涯分感愧無量且審地方意外之擾悚息悚息幸藉天之福掩捕渠魁餘黨詘伏不然其禍可勝言哉省城一搖四方響應矣所委族譜序文謹依原稿稍加脩飾自作小跋於後愧稱陋不足以傳遠耳三代而後無世卿世大夫故大宗之法廢今士夫家所得行者小宗而已然不立一始祖則不能合族原稿所議嚴耕公爲別子梅隱公爲繼別恐於禮不合某意且祀萬原公百世之後固當以公爲不遷之祖矣故於跋尾及之蘭階佳兆如何似聞上舍公子卽欲上京某與素翁私論今在官者尚欲乞歸終養公僅一子

聽其遠去恐於情義似有未安未許可止取行止須求南監寄一名速歸省侍如何恃愛敢冒直突併祈照察

與方都憲書畧

信之所憚者公也族之所恃者亦公也公即不言含且憚之況爲之力主者乎向伯固在上清公婁道其非豈自非之而又蹈之者哉殆不然也且令先公使千金以口舌折强虜今帖帖於夷狄之鬼之後其能安之乎恐非所以□□□公也即見如此惟裁之何如

復林子成 二

前數日稍聞尊翁之訃方切悲悼恨不能匍匐往弔深愧古人之報知已也忽承价至得教益始知疾革時日且以行狀見委此豈敢辭第恐文字鄙猥不能紀述勛德誌銘素翁雖在病中亦勉爲之即欲遣人走致薄奠姑候文字脫稿一併齎上所惠盛儀誼不可受追憶尊翁恩厚愧無以圖報況區區鄙文耶素會、用此意价遠布悃惟照在不具

承委行狀拙筆不足以盡載尊翁勛德聊攄所述系而書之中亦參以平生所知未免掛陋素翁之銘則固足傳也幣一端香一炷祭文一軸尊人齋奉靈筵庸伸哀感之私區區之情殊未能忘也如何如何輒復有告尊翁平生辛苦創立所以貽後者家事固宜從容善處以全尊翁令名此鄙事之孝也區區所視惟在於是幸惟留念

東王時行兵憲

當於令親處獲覩手札備悉官下動靜及出師勞績甚慰似聞贛州莠刈太慘兩廣之寇如蔓草然今亦除去來春又長一番徒費兵粮而爲冒功者地耳撫禦得宜不然設奇以撲其首惡可已如何如何宋良翰居官畏慎地劇人頑此間訣道朱公責以苛禮頗懷惟怒適以詿誤照提恐有文致之辜渠當考滿未得行所遭如此歸志已決家故貉母老子幼且鑿前耳如吳如

張俱至傾敗不如蚤退之爲高也生與松厓已爲作書達之總督楊公乞放之歸執事幸爲禹言於該道處解釋毋致牽絆幸甚聞子約亦爲刁惡所陷贓至六百計其家貲不能償三之一當道亦太深矣林下亦爲之憂故附及之餘情萬萬切不能悉

又

行急承賻唁感愧感愧爲官謀不爲家謀備悉雅志而才力足以張之意不待書考當□□□

是矣閏月林廷玉朝正回道不肖拙才□□□俞吉伎倆若此時候如此籌之士夫莫適進止執事何以教之　聖駕北旋海內稍慰千乘萬騎公私並耗矣宋潮陽事勢已減十之七八多謝多謝莆士夫亦咸動色相慰況其家乎大巡恐難再辭總督公倘念年家更爲未減俾以布衣歸第足矣此於情法似亦無妨然尤望旋幹之力也鄭少參極荷致力崔都閫深於非所照恤均乞致謝私鄉事亦少能道之不敢瑣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泫　編梓

說

崑字子仰說

諸孫崑筮日將冠來致叔氏之命曰崑性樸朴委志鄉俗學竟無成今年幾弱冠矣猶有童心幸字而訓之俾循省策勵以無墜門戶重遺先祖父之啓予曰諾按崑合崙爲一山可□□□

漢張騫使大宛窮河源而崑崙實未□□□閃摩尼謂之崑崙而河有二源東北流至葱嶺而合天下大勢西北多山水循山而下崑崙在西北最高處謂之天柱其高萬一千里背夷而面華天下之山皆祖之方士家謂人首爲崑崙亦借其高而言之耳詩曰高山仰止又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泰山固崑崙之支山也字崑曰子仰可乎夫山之峻嶒峻絕昂霄入雲吾視之以高邁自奮山之廣厚鎮靜橫亘古今吾視之

以弘毅自立支阜而蜿蜒陂陀而聯續若祁而伏也若拱而揖也吾視之以孝弟恭遜守其分之常而不敢肆視其草木之產寶藏之興足以資民用吾可不務生植畜聚而舍所事以嬉乎此皆自山發也抑平地一簣吾自往之豈徒引領以淮青積翠之間已耶崑再拜曰謹受教矣崑之弟崙亦可因而預敎之乎余曰可字崙以于瞻義同于仰俟其冠以是命之毋待贅書也請以定而復叔氏之命

稼坂黃氏四子字說

稼坂黃氏著姓也其先自橫山遷稼坂以詩禮世其家吾姑氏歸焉傳再世至桂行慶九者中衰矣也慶九祖行六人今傳者四人父行二人今傳者慶九一人而已慶九今生四子矣盛衰相乘理數必然要未卽能成立而寖寖向盛矣慶九長子曰雲臺筮日將冠幷其季春臺烏臺靈臺請字爲訓且曰是固吾祖母一脉之遺也不然豈敢輕瀆余惟光武中興英賢翊運于帝追念其功圖形雲臺焉字雲臺曰思勳老氏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陰陽交通萬物咸亨登高望之生意滿睫焉字春臺曰思登烏臺者御史府也漢朱博爲御史府中列栢烏集其上當時以爲瑞字以思瑞可矣靈臺者文王所作也方其經始庶民子來不日成之文王之政恬冐西土而民心於順如是字以思順可矣幸際 明時無所用武圖一世民物於春臺中何其盛也然吠能思切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烏爲□烏昔人以比曾參文王之時□□□若夫雲臺之上雖無文王猶興是王四子者自勉而已各致其思相觀而善以毋忘故家詩禮之澤黃之盛自玆始矣

鄭山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莆田山齋鄭岳 撰

曾孫 炫編梓

雜文

感知清頌

正德八年某以迂戇積忤禍叵測同時寮舊懼將及己依違避就鬪怵於勢陷於利落阱下石附和以成文某方坐牢無所於告一惟委命於天而已竹田林公自嶺南聞之力爲申救至煩不已且遺十金爲供貲明年擢大司空留都及度嶺而西至洪面晉寧藩釋某家累同歸于閩凡其所以救卹周防之者殆無遺力某公鄉後進寀爲屬吏非有私厚於公方其危難顛沛之中親與交莫然公獨繫戀救卹之如此豈易得者哉昔郭令公納官以貰李白王佑以百口保符彥卿史冊傳爲盛事其後子孫貴顯累世或位至三公論者以爲佑賢庇善之報公所存無愧二公平生敭歷中外所以護養士氣保全善類又豈特區區一人而已耶以此卜公之植德委祉以貽來世者蓋駸駸乎未可量也某既釋罪歸田圖報無階謹製頌語賡詠成帙幸藉是編之傳俾酬知已於萬一云

跋陳古崖詩選

汝闡因刻是集欲附以誌銘等作予曰不類廼變然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予曰詩本性情讀是詩見之矣且近世誌銘類多諛詞人不之信無已則郡乘之列傳乎其文約其事覈且非一家之言也廼刻二傳

族祖清公墓誌銘跋

右族祖清公墓誌銘得之桃源洞口董山民家掘地出之宗人御史洛書力致歸我以吾脩墢物也其石埋頗壅刻字小宛宛可讀誌中所載世次甚明有可以正家譜之缺誤者如云露公梁陳時人唐觀察常衮推尊鄉先師表贈太府卿諸家之譜皆無之此必別有所據又謂致政偕公生儋公遷金坂塗坂卽蒲坂也儋公官南

臺侍御吾家舊祠神主題云始祖南臺侍御二十二冲遠公其曾傳義遜契亦云蒲坂鄭氏南臺二十二侍御之後而家譜乃没其官是以新祠題主以譜爲據又譜云楷公生二子信僐僐公生衍衍公生致一致一公生冲遠公今誌直以楷公生脩公夫以都統瑄公宋藝祖時人副使得南公以景炎丙子葬于石門洞則宋末人矣宋歷年三百約以世數不應一十四世今以楷公生脩公僅一十一世且脩與信僐字皆從人而僐字冲遠比義甚合舉此數端先後契勘譜之誤明矣夫疑以傳疑非有的據不敢輕改惟此誌石埋伏百四五十年去之五六十里一旦於荒山古隴中得之且免毀棄缺裂之禍使得有案據上正數十世沿襲之誤其所關繫豈細哉抑亦精神一脉有所感召固非偶然而出也於是改題神主脩正譜牒置此石於祠壁而誌其顛末以詔後人

題孝節雙芳卷

自大道隱而世崇詭異故劉向稱通儒其傳孝子節婦盡千餘年董董如許又多奇絶而鮮純篤豈其遺者多與抑亦特取難者以示勸與然奇者或詭於道而純篤者非可以勉而能也竝前鄭君子會業儒純孝室張氏士族女也苦節厲行乎浹鄉邦無異議焉弁薦之祥斷指之義蓋咏歌之者非一其子世光繪爲圖題曰孝節雙芳請予弁諸首予惟子會之孝徵於物又爲親而喪其軀張氏斷指以示信又領貲以殮諸姑皆孝之近於異者也然孝子之事親口體有親而不知有己子會之孝知有親而已身固弗論也婦之節也不死其夫而已張氏斷指以殉而不敢以家故薄其諸姑妹也是無以有己而推君子之命而已故守身以事親子會之孝未盡焉而必剔身以繼享孤與死蓋張氏能兼盡之也然使天假之年子會得出而用世則以身徇國死生以之必其人也張氏之子弗克自樹則順夫之命適足以替其家而已是又有天焉

以主乎其間吾闔世光之子讀書過目輒成誦則天又必昌之以廣子會之傳而侈張氏之事於無窮顧其所再與者在純篤而不在奇絶故特發衆論所未及而賞之如此

陳林墳山紀事

祖有墳山一所坐陳林落前元時葬我八世祖七十八朝奉公暨八世叔祖八十二朝奉公墳墓二所在上宄時立有祭祖元季多故祖多出售他姓我高祖大七公以僅存祭祖二十四石與長房曾孫大五公我第三房曾孫貴一公實二公貴三公輪收祭掃至今不廢其山原係長房報戶永樂元年長房大五公已故絶貴一公收回本山五畝七分入戶納糧隨葬德十公及貴一公在上至天順六年貴三公之孫時雨公復就大五公妻林二娘戶內收回山八畝二分入戶納糧成化等年續葬貴三公時雨公以下墳墓四所在上近因各房子孫執稱祖山有分時往砍伐松木時雨公之孫舜卿靜卿等慮仁傷殘風水屢行禁阻且欲因納糧認爲己山以此紛紛爭論不平今以事理議斷其山原葬朝奉公墳墓經今二百餘年矣今見在四房皆朝奉公派下子孫墳旣同祖則山爲衆山也明矣且貴一公時雨公二次所收俱是本山不係私買別姓或別房人物業不然豈無文契可證及查成化八年本府丈量條段內載本山四至實該三十二畝九分明開業主鄭淑清鄭時雨鄭時德三人姓名淑清公則貴二公之孫也其爲衆山又復何疑若以丈量畝數論之每房該八畝有零若以報戶納糧論之僅一十四畝貴一公貴三公二房先後葬墳六所合除所報山一十四畝與伊載墳外餘山盡合歸衆但自玆以後再不許各房子孫於本山砌墳各墳切近松木俱要存留遮蔭風水其離墳無礙山所松木每三年一次衆賣與人落秋銀兩入祠公用如有私砍者每一根罰銀一錢示衆毋挾私見變亂舊規毋貪小利破壞大體上以延祖宗覆庇

之澤下以全宗族敦睦之風茲特詳述顛末覺
今或約付各房收執存照且備錄于烝嘗簿及
族譜以示子孫永宜遵守如敢違悖執此鳴官
究治族弟輝卿八十二朝奉公八世孫也自其
高祖貴四公與我四房輪收烝嘗祖致祭祠墓
至其祖賢弼公將祭田分去一畝五分遂不預
祭其父宜獻又將所分祭田典與族衆故今只
作四房輪收然而祠堂墓山尚應有分今議冬
至致祭七十八朝奉公墓就請八十二朝奉公
裔食[illegible][illegible]於祠於墓俱當預其祭福因附記於
此

族祠祭祀

蕭右族必有祠祠必有祭祭之豐約視田之所
入稍存餘利以優族人禮義興焉吾鄉族祠自
吾九世祖副使公始立祭田計租六十石元季
政繁大半入他姓吾高祖大七公以僅存田租
二十四大石照舊輪收祭掃今扣小石三十三
石一斗族衆皆欲盡賣之賴吾母太淑人阻之

遂傳至今歲久　一祭副使公及朝奉公墓中元
舊規醮後改爲祭矣正月八日遠士百十三公
忌祭就掃墓四月初三日供僧初五日妣林氏
忌祭獨於始祖先祖合祭顧缺焉程伊川謂冬
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晚疑其僭然今族
祠既立始祖神位不得不倣程子之意而行之
也禮謂厥初生民爲始祖吾祠肇祀始遷南湖
太守卿公爲始祖始遷桃源別史公始遷蒲坂
侍御公皆頭之先祖副使公處□□□□□□
田並不肯辨先世遺慶幸而有□□□□□□
固未賠延以田租十四石三斗入祠用補立春
之祭兄鳴撥租五石五斗以充冬至之祭嗚呼
私田易售祭田獨得久存以其主之者衆也我
後子孫苟有人心不得擬賣祭田以滅先祀之
祀不孝之大者也族之賢者必能執之以告於
官縱有戶役宜照丁糧俱辦其或脩祠脩墓義
不可已則許抽租或折祭爲之子孫仕宦若富
而好義續增少少猶有望也今將房分田段租

頒弁祭祀月日物儀式酌豐約立爲定規以
與各房從事云

世祠祭田紀節

莆世族祭田遠自唐宋傳至今尚存以族衆相
維不得私售若私田不過數世輒爲他人有矣
以是知祭田最重上以延宗祀下以遺子孫可
爲經久之圖吾起家艱難鏡觀是事雖私□之
多必欲增立祭田吾官中外三十年來祿□□
□計租一百五十餘石今世祠□□□乘積□
□租二十石及祖遺麥且租通□□□□□□
奇以取石泉院坑租四十九石五斗爲墓田□
孫應當軍戶役者給租二十石應當民戶□一石
給租一十石各與日食餘皆爲祠田總名曰祭
田祠墓二田分年遞收歲有贏餘率取十之二
別貯本倉至次年三四月易銀入公匱以備他
族規例長男生彌月日入銀一兩長男婚而廟
見者入銀二兩次男以下各減十之半貧則衆議
量減入公匱所□主祀者司其數富而知義者□
其財凡以備□□墓及一切公費子孫能讀書
選入學者助銀一兩預秋試者助銀一兩預春
試者助銀五兩男女適時不能嫁娶孤子節婦無
所依及喪不能葬者俱量爲資給其子孫仕宦
及積有厚產者量力買租入祠充祭田糧差伯
仲二房均辦向後本房子孫毋以立田自我規
規藉口致傷和氣甚至侵奪變賣別房子孫□
毋以收租納糧視爲共分物業希圖侵沒近□
□宗不肖子孫指以戶役□與□□□□□
□珍絕祀與不孝之大二者也吾□□□□□
衆協力阻執告之官治罪然此特舉其大危□
尊祖睦族因時處宜固望賢子孫推廣而潤□
之姑將祭田段落畝數開列如左

鄭汝學壙誌

汝學生於成化癸巳四月二十八日卒於嘉靖
丁亥三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有五辛卯歲其
子孝夫□□克襄葬事獲地於維新里牛眠岡之
陽未山丑向即六以營墳否悔覩筮者曰吉□

為金來野之之□□□□尚承九四之動可也二
以有家其祉而仕於王朝者既定穴葬未有日
又筮貞大壯者大事言也葡者富此以定也且
乾金為龍震木為用日宜木震受之坎水木樹
生必壬寅也果壬寅窆為是歲十二月念
世諱明德字汝學別號直菴生平篤義好禮勤
本厚植曠儀雅度於人不少疑里有注直者□
訴而解又輕財樂施無所吝借貸歸贈之□□
□□以奉先世不能恭□□□□□□□

者□家有及子姪輩見□□□□□□□□
宏利欲有所創作以恢裕世業竟賫志以歿
也謂之何哉卒之日人皆為之悼惜疾將革家
咸請治命公瞑目答曰吾有後吾有後夫復何
言遂終于正寢嗚呼夫以愛親敬兄睦族□
慎終追遠擬己益人皆人所難者而卑年止此
其有後也宜哉翔視其墓而無往不吉則宜其
言之徵也不其信然矣乎配黃氏子男二長郁
賢天次亨　女一□□　□遂孫男一諏□□

字宜和□□志字□□皆隱德弗耀出□□□
於莊公後門　定宋漁仲大需裔云

先□爲公鼓□□小西左軾忤逆
中著 家難録云 詠起廷臣使西陲梓正
行紀已謝本兵歸梓南還錄皆山齋唫稿
寔大父詹録公蹟終養時所録還出都憲
林二山先生而正郎柯石莊翁亦嘗評之
剞是亡 作與夫未梓尚強半 云文司馬公
手編曰漫稿曰淨稿曰續稿曰奏議俱未
登木公倦逝矣後王參知筆峰先生編校
全稿得詩七百首有 記百篇碑銘傳贊書

疏彙凡二百有畸云疏七十二章名曰山
齋先生文集壬戌之變盡遺矣燹然索之
省中舊刻本循有西行南還唫稿問訪之
文獻世族采諸宇內圖志參以炫號維所
記憶僅得詩與文若干篇藏山名世十存
能二三存惜哉
務廟初政請仇言議禮俱 優詔贈謚乃先
公不施與同邑尚書林見素公郴州待郎
何燕泉公並□□ 幼典斯何以故哉稽今

遺稿梓亡□□□內當有知公而請於
朝豈查闕一一邮典已邪溉壬戌迄今三十
年矣字亡 早殫精蒐輯倘不亟梓後至盡
藏無傳是歲家嚴見背因讀禮服命兒壁
手録讐校編次凡二十四卷仍曰山齋先
生文集自愧跧伏蒲衛二毛漸長無尺寸
以揚前烈家且貧矣曷繇畢先志哉遜爲
白田得若干金還召梓人給之直顧其費
頗鉅不自揣分而獨成之嗚呼公忠貞懿

伐炳著
三朝固不待文以傳然因文考世亦每 又而
益顯我後之人庸忍弗傳乎莆陽文獻舊
有專刻顧力詘不能重梓尚有待焉莆陽
志累則併其本而亡之悠悠彼蒼何所逃
罪如其補遺以俟來哲悲夫
萬曆辛 今十一月朔不肖曾孫炫志刻

邊華泉集八卷集稿六卷

（明）邊貢撰

明刻本

華泉集十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邊貢撰。貢字庭實，華泉其號也，歷城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集凡詩八卷，文六卷。魯中立海岳靈秀集曰：華泉之作雖不逮何李，然平淡和粹，孝廟以前海岱之才無其倫比。胡應麟詩藪曰：世人獨推李何為當代第一。余以為空同關中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亮節俊語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文句而乏意外之趣，獨邊華泉興象飄逸，而語尤清圓，故當共推此人。陳子龍明詩選則曰：尚書才情甚富，能於沈穩處見其流麗，聲價在昌穀之下，君采之上。今考其詩，才力雄健不及李夢陽、何景明，善於用長；意境清遠不及徐禎卿、薛蕙，善於用短。而夷猶於諸人之間，以不戰為勝，無憑陵一世之名，而時過事移，日久論定，亦不甚受後人之排擊。二人所論，當以子龍為持平矣。昔薛蕙於嚴嵩為同年，頗相倡和，及嵩柄國，蕙卽謝絕往還，併削去舊作，不留一字，至今為論者所稱。是集乃以送嵩之作列為壓卷，不免見疑於清議。然詩集為貢歿之後其里人劉天民所編，時當嘉靖戊戌，正嵩權熾盛之日，或天民無識，趨附時局以為榮，非貢本志歟。其文集亦大名魏允孚所續刊，自明以來談藝家置而不論。今核其品格，實遠遜有韻之詞。蓋才有偏長，物不兩大，附詩以行，視為琬琰之藉可矣。

重刻華泉先生全集序

名郡魏允孚撰

余讀華泉先生集蓋有世道之感焉昔者孔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文勝之敝人至以先進為野人此其已溺而不可返孔子豈不知之而猶力為之辨曰吾從先進云云聖人固以為文質彬彬吾志誠在斯焉已且安知斯人之果不吾從也哉

明當

孝廟之世

皇運熙宏人文朴茂學古之士並軫而翔關西則李獻吉汝南則何仲默吳中則徐昌穀歷下則邊庭實庭實先生字也獻吉之詞雄仲默之詞逸昌穀之詞蒼先生之詞溫然粹然即人自為家究之緣情示志體物敘倫動軌自然不殊也雖其人已往聞嘗諷其詞猶足以想見其人與夫當時政治風俗之盛今之學士大夫文非左國遷固雄向則亡稱詩非丕植明遠靈運甫白則亡稱然其氣飄忽迅激驟而睹之色驚稍扣之泊泊乎無餘味焉何者數先生一于鏤古人之精而世學士大夫猶未免掇古人之華也鏤精者盛世之文掇華者季世之文今之文吾何敢以季世待之然其視盛世何如哉故曰余讀華泉先生集而有世道之感焉先生集舊有本歲久而蝕又遺所為文不載余理濟之明年從先生仲子搜得數十篇因敘入集中為重鋟之匪徒不朽于先生之詞且俾論世者有所考見庶幾慨然而興先進之思云

邊華泉集卷之一

四言古體

顯陵五章送嚴介溪宗伯

於穆　獻考廠哲維則宅茲郢方以蒞王國篤生我后膺
符受曆奕世丕承下土是式
滔滔江漢翼軫之墟我后龍翔奄正中區誕基駿命聿紹
鴻圖赫赫明明肇闡徽謨
帝念孝思繼序不忘位號既崇復我天常有嚴新　廟祠
禴烝嘗是典是彝誕告多方
乃命司空伐石京師欝欝我陵大建厥規載經載營仟

卜塋立極考度備物多儀
帝屬其文經綸七曜貞觀崇封勒我純孝億萬斯年揚孫
是詔天人肅肅衛茲隧道

隰栩壽林母也

隰則有栩原則有杻顯允林侯母德具壽母壽維何七袠
是望母德維何媲古敬姜
殷殷其雷在山之陽侯政有聲聞于東方匪維東方四國
是揚母心則閒母體則康
體之康矣髮之黃矣我侯燕喜家之慶矣於百斯年錫稚
之無疆矣

二章章八句一章章六句

朝涉篇

朝涉美孝子也陳大夫仕為御史贈其親感而悲
焉風人美之故作是詩

朝涉洪流夕步江皋凱風吹衣游子心勞
岸則有藻江則有魚我釣我採為之中厨
昔我生存以獻以舞今也則亡敢離斯俎
繄予五嶽欲登延三詠不逮存哀哉斯堪
上京遊遠下塚叩首空空游子行役已久
曖曖暮光有斯仍揚永懷二人曷也可忘

六章章四句

圃田詩有序

洪隱君者歷下人也有用世之才而不樂于仕仕
且及曰吾弗仕也既居山東習治圃焉予之不見
者十年矣日往來于懷思一見之而竟不得也今
年春有客自山中來至京師至京師未久也乃歸
山中曰洪子之懷子也甚甚于吾子之懷之也吾
歸矣子盍有言乎予曰有是哉洪子之為㣲文誚
我也則莘矣作圃田詩以美之

圃有竹兮竹四分仡我碩貫連連兮

圃之中兮有田可宮我搆斯宗維栢維桐曷以弗永終

圃之周兮翼翼盈我疇兮疇有秋兮曷其求兮

一章章三句二章章五句三章章四句

泉之濱哀隱士也

泉之濱兮白石磷兮以飲以濯育吾真兮

泉之滸兮錫之士兮載濟載渠旣之溥兮

人之隱矣泉之匱矣瞻言跂兮衆之謂兮

三章章四句

山之陽送朱子宜歸省 三章

山之陽兮有春者䏶草之華矣將子言歸

山有泉兮洑灕其流子之歸矣非與我晤遊

子之歸矣居乎言毋何以贈子曰有春酒

五言古體

次韻題豫齋翁

適意無多言一笑成究爾我心寒沙月君心古潭水莫作

江上波隨風夜中起

送別台峰

皎皎中庭月照此離客顏月沉會有升客去何當還釆釆

園中瓜纍纍不可攀草木本無知枝蔓相鈎環如何倦遊

子岐路長間關散如蓬逐風聚如雲在山聚散本莫期毋

嗟溥溥

茗嶼

滑滑澌氣白芠芠衣冠聚誰開高與盤太尉體光貯緬猶

世則公樂茲清茗嶼

盤谷

佳氣何蟠盤松栢叢林埜上有太宗祠崇棣華綮鄂燦自

一人身分此千萬絡

宗會廟

廟貌儼生存妥靈綏後禄水木有本源十輻同一轂四百

餘年來因之序昭穆

時思堂

滄涼海月曙堂下森蘭玉願言永孝思俎豆差繁縟歲歲

爲蒸嘗采蘋清澗曲

環翠樓

樓前塚纍纍隴上麥青青烏務開逖岫海霞明空庭夜伴

松聲作悽其不忍聽

延月軒

松上有海鶴松下有泉石軒中几格明軒外狐兎跡延覽

興遐情半窓山月白

望雲亭

厳沸此檻泉脉自龍湫來飛出兩白龍劃然丹壁開倚空
望長雲從天賁風雷

世祀田

朝耕高奥田莫耕高奥田粢盛戒清酤伏臘擊肥鮮哀我
古人意以此奉周旋

觀蘇門山圖

昔予祗皇役弭節蘇門山展眺孫登祠蒲萊松非闌凄風
振林木颼颼流區寰如聆長嘯音來彼白雲間又如見青
簑囊琴弄潺湲緬懷沉冥志上與沮溺班一別期再遊欲
往途路艱臨圖起遐想延佇久忘還

再遊石門洞

蒼然郭東山百丈棨青碧石門忽中斷窈窕開仙宅逞窺
日月深郤轉煙霧隔中天屹樓居星斗掛几席芳巖駭綺
繡巖巘開蒼壁山鬼不避人驚猿嘯窺客披榛上孤亭奇
觀壯心魄窮崖倚天懸湫水半空射高流橫難珮直下乘
足帛分作四山喧散爲千頃渾初冬天未寒楓聯映嵐赫
重來意彌眷獨往任所適信美愜心期胡爲老行役終然
晩塵網高舉凌風翮

送王内使敬夫歸省以尊甫詩煙花開赤焰眞鵲鄉甫省爲韻

歸驂慕鄉土欲止不可能朝發華陰祠日夕過灞陵風林
故經雨山店明春燈忽憶舊時路別來如更增蕭蛸級階
牙遊子行到家鄰里登墻頭顧望紛且譁堂前列車馬堂
上生光華何以爲親壽宮衣明繡花草堂近終南采藥自
供[illegible]九弟各相勉行歌咏南陔親心日以悅親顏日以開
門時語家慶笑指庭中槐春灘水烟青春岸杏花亦宛轉
沙上經依依記行跡濯纓清淺流還尋舊苔石過溪了不
識落雁識歸路客分酒物熟香滿古門店水晴樹童穿
林復經[illegible]夜宿清夢東花筆生彩焰好是南山雲相尋索
心夕發思何所在乃在伊川汕針月照庭深後風動芳芷
悠悠抱几念脉脉成前昔尺練難直持衣求尺鑑君陂

水多魚我湖山有鵲一飛與一游各自相娛樂同遊京輦
下十載與如昨昨夜問君行朝來宮[illegible]君去也天馬高
蹋不可路我心寧亡羊多岐賴君[illegible]山一官別轄輶何
時到成放木瓜篇瓊琚愧相報[illegible]南窗月黑燈不明
遥夜魚近夢深交有遐情鳴琴窗幽泉話舊絃亦清曲罷
不成寐高林啼鵲[illegible]西送君行行古坡陰長亭短亭
路千里萬里心春綠變山草連連同與岑歸林湫烟光彷
佛聞車音

送陳文鳴

樑樑深澗松冬夏不改青濯濯江柳花隨波化流萍羨彼

五陵客終朝宴芳腥三楚多秀士皓首窮六經誰爲尺一
書薦之升王廷
達人狗高義立志不苟同長嘯六合表傲睨一世中君看
今日顏不及昨日紅乘進各努力揚休樹德風頹年儻相
值跨鶴蓬萊東
吹何遜落日泛江贈魚司馬之作奉送劉美之
相投巳盡簪相贈還留帶昨暮長安西今朝苑城外誰言
車馬地復得須臾會令君心暫悅去君心轉切秋岐叢寒
草隱隱烟不絶歸鴈影聯翩隊葉聲騷屑端居尚興感况
乃萬里別桂舸泝江湘何時到蠻洞蠻水夜悠悠月明登

郡樓幽蘭紫茝渚紫蘅香滿洲應歌楚人詞坐惜助名浮
美之席上限韻送別二首
惻惻重惻惻當歌忽成咽客車催雙輪欲挽不可得華燈
絜宵焰殷勤照行色月轉庭樹光風定鵝欄黑誰能理宋
絲爲鼓長相憶
悠悠清川波矯矯風林翼翼飛逸難止波去何時息憐君
萬里行莽莽天南北雁紛有抵操涉無近力不見寒松
枝歲晚青更直
賦得將有事於西疇送王中丞致仕
燃春鶯蠶始土脉動淵泉時雨霄既零浮陽藹平阡風興

飾耒耜驅牛登廣原朝茲獻畝力感彼農父言稽事依東
作天時易流征南郊有逸夫日晏高枕眠四體尚不勤何
以窮歲年
送王叔武使河南使道省覲二首
黃河三尺雪冰厚不可解使君白馬來上日雲見風來蕭蕭
梁園竹秀色遙相待鄒生與枚叟借問今安在日暮登吹
臺參情向千載
天涯明農堂脩稱耀暉彩堂前春草綠堂上春雲鬱遊子
日下還官衣試新綵夕膳餚鮮鱗晨羞薦芳醴何以祝親
壽如山福如海

章氏園餞別升之分得木字
中園飛雨過逍遙散瑕矚青雲蔭華棲迴飈散芬馥百卉
何葳蕤芳菲鮮如沐駕言贈遠人柔柔滿中綠邂逅來終
極陽景沉西陸蹄驕嘶長林翔禽鳴高木感物多所思寒
裳以躑躅躑躅不可留何以慰衷曲
送王益
朔辭雙闕下暮抵三河宿古戍早鴻稀荒城寒草綠上官
山吏拜行縣村童逐丹丹松間亭何人伴幽獨
秋郊別意爲汝南孟翁補作二首
驅車循廣術言返故鄉縣晨光一何綺熹微散秋甸

山中夤盈露華法因之感遊寓物倏倏已變宮商骨肉
情遠重桑梓戀
桑梓在何許藹藹汝南村綠叢帶長薄清川映柴門言別
上春時當秋始來還禾黍一已穫膴膴見高原落日樵牧
歸凉風散雞豚登堂見鄰叟呼兒具盤飧依依丘中情款
洽醉後言即爾足為樂安用乘華軒

別劉子二章

文車駕玄牡迨還度層阿伊人秉朝憲結綬辭承華飛龍
御宸極期運亨以嘉甘霖雨九天皇澤被幽遐願念因陋
子棄素誠可嗟寧忘華苟不渝臧奧豈在多行矣布天惠庶

以和邦家
昔我二三子弱冠登皇朝並跡協蘭芳聯翮摶華鱗朔北
長楊死日夕憇平皋逝矣終遐月緬緲以道遙願子遊隣
江劉侯踰上郊嘉好一乖別馳光倏飄颻臨川睇玄雲結
思如迴潮

次韻贈李子行之如陳

迢迢阻歡宴戚戚傷離居離居結中懷鬱鬱不舒若人
矣無度貞抱冲以虛朝為同朝客夕為隔林墟林墟積秋
霖流潦不可除四野晦蒼蒼行行安所如驅馬臨大道躊
顧空踟躇

奉送大司馬華容劉公致仕二首

藹藹東山雲飛彼山下堂乘時揚皇澤從龍彌八荒八荒
遂且邈下上以翱翔龍逝靡新湖陰雲歸故山陽何以慰蒸
庶私衷獨彷徨
草堂何所有有蘭復有芝采采山之側飛仙相與期寄傲
雲霞間可望不可追抗手謝城市去去從此辭徒遺高世
風永繫來哲思

為楊子賦別母詩

青驪鍛華轂宛轉度秋坂母氏遠別離客子心繾綣行行
采芳蘭綠陔復循晥山風夕飄颻吹我車上幰車行不可

返母去日以遠何以保黃髮對子加食飯

追送宗之憲副不及

臥痾起恒晏出戶客已行征車揚素塵窈窕踰層城行行
遵故轍阡術縱以橫坐空不見君悠悠傷我情清川迥白
日可以鑒中誠

送沈仁甫歸省二章

騰夕臨廣郊歡宴良須臾之子駕言返高蓋鬱踟躇不惜
形影瀾所悲歲月踰三江曠綿邈悠悠限東隅蒸途慎所
須願保千金軀
品服燁有輝班裳以錫之桑梓誠可戀道路安足辭蒼蒼

詔音昔爰以隆孝思徘徊膝下歡婉孌及良時脩齡秩有
祝永與南山期

元夕致仁宅詠燈送別

佳辰逼元夕宴語春雪餘朵燈一何豔流光照離筵燈燼
可復燃筵解難重挈盈盈江上心感念成欷歔相看已不
極相憶當何如

贈王文熈五首

陽鳥流歸音空堂春風早居人結綺夢行子就長道雞鳴
東方白恭駕何草草歎息衰冠詩縈紆愛滿中抱
綿綿城東門綣綣行子轍郊原茂時卉林薄鳴春鳥登高

眺連岡川途邈且脩俯睇川上波泛泛鳧與鷗一爲離群
感淚下不能收
昔予徃恒山倉卒不我辭揭從恒山至槃經何縈紆荼室
照朱火衰衣蹟喪儀一讀一長號再讀聲轉悲咄嗟荼苦
心逝者寧見知
逝者爲何人寔惟子先公徃昔蒞吾土藹藹多仁風士人
至今思凝君考與宗梁木一朝毀傷哉吾道窮對子攬長
涕誰謂出無從
平居恨迢遠卜舍依我廬如何別我去三載天一隅留之
狀無因欲往路崎嶇形影隔參商托彼雲中書不如竹

暫得話踟躕

再送文熈二首

夜久河漢橫春堂別燈黯風淒鳥初動露重花猶歛明發
不在茲重關爲誰掩
離言不可聽離恷不可書一月比三秋茲言良詎虛江深
雲木遠去去將焉如

送縣令代劉永寧作

南邦有佳士淳樸君子風登朝十年餘畢綬猶在躬維昔
治齊日化與由也同監司匪定名誰式賞其功再命蒞恒
山來心晲彌篤子惻勸令尹有政不可旹驅車薊門外把

酒燕市曲大道坦且夷一試千里足

贈何邦彥

花林靄宵雨柔碧光離離美人駕行車迤邐雙輪遲輪遲
無終極親愛從此辭何以結綢繆玉瓶金罍卮浮雲歸長
路奄忽天一涯窮谷多狼豺水墊䖝與螭客子戒遠道行
行欲安之
行行欲安之肅肅持邦刑藉藉于公與我我高漢廷君心
如列宿照野何晶熒又如日在空皎皎懸丹扃吴令固囹
子惻惻歸沉冥

別能字三章

驅馬陟前阪惆悵送子歸良晤未及終車徒忽已違陰風
蔽天地砂礫慘陽暉麥雀不自群衆禽相與飛五里一反
顧十里一徘徊徘徊不可見淚下沾我衣
車徒去漸遠言駐澧水陽婉孌謂二親春暉照高堂堂下
班馬鳴英氣何揚揚暮昔復朝昔爲樂良未央嗟彼將役
寧關途遠翱翔
翱翔須領海路衢悠以長車前進隼旟車後擁干將擊獸
須擊虎刈蒲無及芳丈夫志萬里遐遠安足傷顒顒霄漢
姿皎皎冰蘖腸勖哉保終始貽我親故望

別湯子五章

關途鬱迢遞卉草青已發驂馬何騑騑向風鳴不歇廣隰
流春霏層峦翳圓月迢迢去不忍引領望京關
京關覯難覯萋萋蒼樹林沉沉天宇夕靄靄浮雲陰丈夫
萬里志烈士千古心凰鳥久不鳴誰哉繼其音
彈子匣中琴寫我心曲悲我悲良自諳子琴知者誰不惜
去日早但恨來日遲何當假羽翼送子川之湄
驅車井陘谷揚旆汾水流翱翔覽四極蒼遼陟丘遐諏
歷岩巇幽訪浹原疇勖哉利爾涉風滿來行舟
喬木多勁柯直流無反波哲人秉孤操孰云光可和嗟彼
黃雀吟感此卿雲歌悠悠向原隰悅悅將如何

吳將軍巡關圖

胡馬歲南牧漢軍勞北防軍情與主將冷煖須共嘗朝出
潮河川暮過古北口邊烽傳羽箭朔氣嚴刁斗月下黑山
晴分明見列營霜欺征袖薄石報猶蹄鳴三軍晏然睡我
亦倚吾枕天子不可驚長懷亞夫寢

清白傳家卷爲劉安之題

清如渭川水白如太白山邈爾清白人遙在山水間至清
不可渚至白不可涅傳子復傳孫一心如一轍山同今古
色水同今古流清白苟不變山水同悠悠

題白巖畫松圖

古松何童童獨立難可群歲暮倚冰壑偃蹇凌蒼雲脩標
有遠陰直幹無曲文匠氏苟不遺寧避斧與斤

題揚氏所藏畫

翩翩水禽飛灼灼水花亂柔艷雜幽聲紛紛滿芳甸悠悠
畫中意淼淼天機新彷彿曾遊處江南二月春

題畫

空江夕烟斂日色沙上明輕漣漾蘭楫娟娟秋風生白雲
滿曾阿林光帶高城姬文去已遠詎辨重綸情

題放鶴圖集陶句

野外罕人事靈府長獨閒登陟千里餘晨夕看山川山川

一何曠亭亭月將圓雲衢有奇翼一盼周九天但使願
遲廿以辭華軒念之動中懷放意樂餘年吁嗟身後名百
世誰當傳

答顧華玉見懷之作

離腸如車輪萬轉不計程只尺阻言讌何殊在山城閑曾
事稽纂文墨紛相縈不見馬上人空聞馬蹄聲攬衣步幽
閨脉脉牽遲情屋上春鳩啼樹杪浮雲行坐惜韶景翳江
皐芳杜生

贈徐子

丹桑何纍纍朝日曜其光上有同林鳥飛飛鳴且翔行子

遠于役携手登河梁舊京渺安之江永衢路長戚戚里中
語依依川上情駕言往相逐無舟何以航飛雖去則已但
使心無忘

贈友

春陽初獻歲芳樹日以青送遠及近郊何由申我情我情
方鬱紆君駕不可停睇彼飛鴻翼聯翩共遐征奕奕雲中
河爛爛川上星中願渺難逐佇立以屏營

醉中呈時大親丈

憶昔別丈人倏忽八九春往年雖暫逢契濶無由伸寒冬
陰氣固微陽照廣津送送不及遠千里空勞神今來勞草

特言作上國賓青袍耀垂楊移家住京塵吾親適試吏相
過闕晨昏見母復見姑此樂難具陳佳辰展良讌味寡情
則真相顧各躊躇何以序情親醉別匆草草揮手天涯人

逆旅舍中會同年杜子廷獻因懷其弟廷瞭省元淒
然增感

月缺還復盈木枯還復榮如何泉下客一死無重生芳筵
列時彥棲棲見遺孔昔同賓薦來雙璧價連城今焉失佳
鴈徘徊哀且鳴存亡一興感叩床盡沾纓孤墳背山郭宿
草萋以縈死者亦何知戀茲骨肉情長歌欲相慰彌使心
怦怦

維洛美劉子也劉子仕洛爲大夫作室以奉其母君
子名之曰榮養風人美之故作是詩焉

維洛有榮堂宛與伊闕京會構何崔峩仰剷浮太清青雲
結懸牖丹霞麗飛甍雞鳴事甘旨爰以隆孝情定省日在
玆致美良匪盈嗟嗟宦遊子百世以爲榮
榮名本天爵匪直耀圭組之子仕京洛膏澤被遐土膏澤
被遐土皇鑒亦孔昭烜烜循吏稱洋洋流漢朝寔維慰母
心居處良逍遙
逍遙復容與降陟在斯堂萱草維杜衡維生前後相循基
撫嬰孺登俎把華觴俯聊洛川流顧瞻嵩與邙優哉樂相

歲千春壽未央

奉贈少司徒華容王公致仕

大谷霧長霖迥宸媚山澤流潦豈不廣孰云泥吾輗朝謝司農卿夕為岳陽客皇眷良在茲行止各有適有適非盤旋奮言反初役解彼府中綬歸我湖上宅葺宇依清遊蹤山甘玄石幽棲謝生慮靜便終日夕矯矯雲際鴻誰能制其翮

贈閻允中

郊月隱寒樹喔喔霜雞鳴翩翩隨陽鳥悠悠懷遠征客車殞晨發迢遞躋層城清川帶長薄綠疏莫以緊江路泉南馳行于萊脩程金陵帝王宅仕麗風遺名吳蜀佫崿屹奇丘齊峥嵘虛軒一迴眺千載有餘情

伯川子仕為地官大夫能其官且有顯陟矣乃一旦思其母夫人解印綬去予知其必有以也取六義之比賦有兔詩二章以美之

有兔何爰爰宅我中谷阿中谷一何邃山石鬱其峩脩篁藥清風秋翰揚其羹于綠復于是為樂將如何月明流夕光零露白湛湛餐食野田草困息山石陰物性有固然衍生良以深不見虞人置肅肅施中林

答石峯見懷之作

大當西南河漢東北傾零零露華白皛皛天宇晴微風入金陰焰爍時復明丹木日已黃秋氣日已清念子理素琴古調多離聲嗷嗷失侶鴈沉沉隨波萍會合固有期此際難為情

寥井梧桐凋疏有秋夜凉巷言懷美人展轉何能寐纖月掛西牖微明照我房皎皎瓊樹姿綽約如在傍近離已不堪況乃途路長誰其繫予思慰我心彷徨

寄弟賦

憶爾別我時日照河邊柳痛哭別我去上馬猶回首知爾愛我心不休足與手徘徊望行塵佇立沙上久

弱弟復多病相思傷我神爾須為孝子吾已惧慈親膝下三春夢湖南萬里身最昏甘旨暇休對說燈塵

戲簡王臨安同年

候子房渼渼送子龍陂橋出城不相見征蓋倏已遥百金買江魚千金買春酒期子會宜城飄忽過潼口追子漢江曲望子峴山頭子有室家好豈知途路愁暮投城外寺子爾樂高屋安得與子同長歌對銀燭子程勿早發吾駕亦于留風塵吾南北一別動經秋

右探鄒公由齊入閩齊人有華泉子者與公友也抱病不獲出餞作詩以遺之

懊惱復懊惱雞鳴一何早病夫掩關卧遊子飢長道娟

窓中月照見窓下草室邇人遂遐離憂坐堪老

黃鸝鳴樹顛嚶嚶求友聲佳人遠言邁虛我幽思情思情

何緜緜緜緜復縈縈出門望軒蓋道阻不可征悲鷁山風

浮舶舶川雲平鴻鴈方北飛誰歟違中誠

華軺耀朱旆究傳陵春山朝辭鄒魯鄉暮過梁宋間嗟我

南邦化夢寐開心顏丈夫四方志車馬胡暫閒綣綣東人

懷何時復來還

榮恩介壽詩爲陳矩菴中丞廼翁作

中年謝簪組將以遺世榮晩歲沐崇恩封誥來承明金章

既煇霍鳳冠亦崢嶸升拜天子光閭里咸震驚悠哉願揚

志爰畢遊子情

白雲何飄飄覆彼白下門遊子限江郭登望窮朝昏執云

三品崇能報罔極恩休光燭遐士富澤被元元庶以立脩

譽永播乾與坤

乾坤蕩無極客子日行邁永懷將父吟陟岵發潸慨開登

楚丘望長川皓如帶高樹鳴玄蟬秋風起江介煙中樹如

薺隱隱見吳會

吳會有高樓上切星與斗北牖臨玄湖南窓對鍾阜樓上

一老翁皤皤垂白首服食皆烟霞圖書且是賓友雖爲[illegible]

又何異商山叟誰歌難老篇願以祝眉壽

貞壽詩

水上雙鴛鴦一失無再偶良人棄妾去白髮閨中守竹老

有古節松老無柔枝莪莪青山石萬古色不移誰爲貞壽

歌請君歌此詞

賦鶴翎壽江翁

白羽白且鮮製如秋月圓青雲相與媚皓雪避其妍出入

仙翁手逍遥以蹁躚招彼蓬山侶乘風下芝田萬壽同所

歸飛飛凌紫烟

劉先生迎養二親乞詩爲壽以人生七十古來稀七

字爲韻

人生有良願莫如翁媼健生兒無令名雖壽安足榮七歲

燕山道重來見秋草十月到官衙辦肥霜菊華古稱遠遊

苦今知遠遊樂來去何翩翩雲中度雙鶴稀年且慶稀勿

輕萊子衣

西臺遺恨爲吳克學御史作

吳耽當沉暉南山正巍巍孤子天涯心邈與哀鴈飛鴈飛

各有止孤子心無依念彼堂上親喬年鄰古稀經時客梁

宋苦恨溫凊違何知變故來縞服更麻衣整駕返初轅洒

淚臨江圻人去秋堂空淒風吹總幃嗟嗟宦遊苦不似前

時歸

稽勲馮子佩歸治祖墓

油油上谷路颯颯秋風起落日客子歸寒烟滿墟里墟里夕烽明臨堂哀淚横無復報劉日空陳李密情携兒拜衮錘自關山中土坎坎徹下泉雙棺閉幽戶幽戶不重開向山高築臺他時華表上應見鶴飛來

城東尼寺哭妹三首

佛居峻且玄中有嘉樹林鸞鳳隕其芳柔葉委繁陰陽詎能幾朱夏奄相臨一爲生死哀感我涕盈襟

生爲同胞親死爲異域魂魂升不知反親斷有餘恩列几陳蒼飯芳醪湛空尊陰風吹薄帷慘慘白日昏緋幰復何見惻愴難具論

平生處閨闥不識門與逵狐魂蕩幽逸廣野將依舊國踰山河反墊路遠遲寥寥禪宇空畢與芳序移死去長已矣徒令生者悲

次東卿韻輓北村秋官

昔我師事公以我爲友長安車馬地相從十年久如何永潛翳冥卧西山畝敢謂涕無從離離滿衣袖喔喔雞亂啼皎皎月在墻立馬古城下長歌盡餘觴嗚嗚霄濱姿今返冥漠鄉公昔較我藝弱冠舉于鄕公子復青年揷花冠群芳浩蕩雲中翮接羽相翱翔思公不可見斷絶我中腸我才疎以拙應答多後時長懷隴頭吟負公十景詩公令賦隴樹生新枝何意述德篇翻爲斷腸詞昔公謝病居坐卧釋子林藥物雖見親書帙猶在傍中宵激昂志江漢和與長哀哀七尺墳漠漠春無荒

經西湖

星闌叙倚夜馳路亘且長玄湖貫其北流水何湯湯素冬寒氣交原野下微霜衆芳各以萎鴻鴈哀南翔俯視清川波仰看明月光凉風吹我衣俛首思故鄕故鄕不可返攬轡止彷徨

天壽山行

石門夜旦啓馳路亘且長青山白雲合四顧鬱茫茫巔藻秀空翻森稷亦蒼場哲王敦孝理陵邑重秋嘗予本草野士謬職參奉常敢云俎豆閑亦已閱星霜縈廻度墟曲宛轉歷岩岡蒸嵐侵我肌零露沾衣裳沾裳詎足惜鴻私難可忘

入鑵石口四首

濯足秋澗水水寒清見沙凌兢不可渡碎石如狼牙童子欣暮晴笑指東峰霞

穿林復渡河佳興未能盡每當路窮處更著柯官引山女

何處來石上洗秋菌
西登罐石口鳥道不盈尺連山樹如繡雲中日將夕不聞
樵采音但見虎行跡
睥睨接崇嶺白處生浮嵐上有百尺厓下有千尺潭爾非
參龍子那敢窮幽探

庭草

清露下庭草蘭釭照虛牖幽人已復醉吏酌寧中酒燈昏
高城拆深巷鳴雞狗夜久不成眠倚閑看北斗

西軒詩爲 襄垣府將軍作

剡光麗朱邸夕雨明綠芳陽休一何裕韻眺臨西堂西堂

鬱以邃杳杳塵務絕右圖復左史回翔書藝哲究轉膝上
琴窈窕郢中吟吟以詠我懷琴以宜我心淮南雅黃屋梁
王闕東苑侈縱匪不娛終以自棄意不可以侈縱不
可延奚矣王孫德永茲黃髮年

七言古詩

分韻得岳字送邢侍御出按秦中

幽谷關頭雞喔喔驄馬凌秋向西岳岳前石子何犖确繡
衣侍者斧在握冠上神羊栽一角西抵龍荒北幽朔百二
河山眼中邈渭水清清涇水濁須君激揚無憚數

贈陸文質歸雲間

橋西落日橋東虹碧烟點點秋正中九峰仙客泛槎去鶴
鬃亂髯吹晚風槎頭乞藥人如市共說神方能起死海上
傳來語不虛青蛇本是龍宮子月光星影動銀灣河鼓天
孫指顧間長安亦有君平肆莫遣雲濤隔歲還

題崔時明所藏畫鶴圖

崔侯手持雙鶴圖索我爲作雙鶴篇尚堂展玩羽翮動碧
落青冥如眼前冊青爾何人天機入幽眇斷霞殷殷江日
晚雙鶴如人立松杪跂者自跂鳴者鳴華亭迢迢緱山杳
死轉如思珠樹林蒼茫誰識九皋心吳王郭裏秋塵滿漢
帝壇前春草深西山下望不可見東溟金龜已難尋吾想

冊青人前身恐茲物華表歸來氣紆鬱五里徘徊月中宿
不然形神安彷彿程侯程侯霄漢姿三春作郡楚江湄休
令怨唳分行去化翮升雲會有時

贈張氏汝吉汝誠兄弟

魯川何迢迢太行亦蒼蒼行人躍馬出門去何異飛鶴東
西翔愛君此行飲君酒君家弟兄古未有夕郎清迥雁鶚
姿秋曹盤礴霜霆手朝論同歸攬轡年家聲況是埋輪後
青春衣繡下中巷山東山西花欲開休嗟羽翮經年別早
喜陽和及草萊

送歌湖赴湖南提學

征旗帶落日出門君已違晉城不隔夢夜庭倉滿橋疇涉
橋邊山簇簇故人郤在城南宿誰令相見轉多情翻恨遲
行不如速江漢風烟遲早春關山雨雪封邊壘臨岐莫動
殊方感千亦東西南北人

遊三巖洞

括蒼山叢紛阻脩我來處處歸冥搜南明雙夜始著地探
奇又作三巖遊三巖三洞神仙府重門窈窕煙霞古山界
終天護秘文巨靈何代煩神斧鸞驂鶴駕不可尋飛蘿懸
蔦自陰陰揮杯獨酌巖中水一片清冰澄我心丹丘碧海
尋常是嘆息終年在城市便擬稽生著絕交長向山中訪

集卷之一　三五

松子

題高竹畫竹

武陵豪士仙中人清和瀟灑無纖塵平生富貴不足道筆
挽造化回陽春披圖可妙最堪惜老息森嚴露形迹飄波
亭外寂無人五雲山氣凌秋碧山氣凌秋物海天凝雲扶
霧快騰寒崖巖峭壁幾千仞此士直欲窮其巔從來能事
不受逼酌裏蘭亭難再得東君此惱何自來千金貿刻連
城壁枝幹依稀葉葉同天機妙解却難工就中一片飛白
雨斕然琢玉寒玲瓏寒予最好瀟湘景見畫令人發深省
曲處疑聞奏籟生深中似覺陰風冷半隱珠影和醉眠斑

管恭寒詩思牽乘興吟吸鷓鴣露文綃細簇玻璃煙却思
鄉國頻相見自謂相求當不厭嗚呼豪士不可追何時爲
掃秋又淡絹

送董生歸四明

昔年見子黃浦上叉手向人持禮讓石麟天馬驚殊相今
年見子披雲樓珠樹凌空劍倚秋乘槎歸作廣寒遊杏花
香裏攜桃李草色羅袍碧於潑明年此地重相見

送秦用中文學

玉真堂下三間屋屋後有松前有竹廣文先生雙鬢禿長
對青燈夜深讀有時不巾亦不服獨跨瘦驢攜短仗五老

集卷之一　三六

峰前看秋深有時芒鞋步江澳月落詩成江鬼哭石底流
泉手親掬歸來煮茗窗下宿清夢蘧蘧謝梁肉鳥聲喧枕
猿掛木紅日三竿睡初熟食罷曉鬟歌苜蓿爲剪溪雲
封尺牘長安故人勞遠目

送錢士宏監稅杭州

城頭旭光翻早鴉水部使者驅行車行車攸攸向何處杭
到行曹先到家行曹去家餘百里攜李西來岸如砥吳岫
寞連越岫雲西湖水接東湖水鄂王廟前春草青蘇公堤
上花冥冥炎州逐客應相別想見鶴原萬里情

孺子宅送程南昌

豫章城南高士眠豫章太守揖當縣漢廷使者召不起
室蓬門江水邊江水悠悠朝市改故園荒涼宅安在墟里
蓬蒿繞夕烟荒田誰爲羞春游使君五馬雙朱輪露冕來
春意氣新下車先問南州客恐有當時下榻人

醉中贈王少尹

陽城少尹才且賢佐邑三載名流傳相逢盡道若升天惡
少豪徒不敢前松庭人靜春草芊邑中老幼高枕眠政成
奏績來日邊聲光赫赫誰能先家家字兒之呼少連大書上考
朝廷宣長安雪梅開早年手挾尺檄別我還城郭寒燈開
夕筵銀河掛窗山月偏欲醉不醉心茫然天明一笑上馬
去他日重逢亦蕭懸

贈尚子

意氣憑凌一當百關西儒生五陵客少年學古復學劍老
大蹉跎雙鬢白門下諸生半賜緋閨中小婦猶炊麥布衣
東來謁天子春日醉臥長安陌陌頭花落夕紛紛瑣闥如
天隔紫雲浩歌翩然却歸去眼底誰是平原君

壽許太宰

明公昔秉御史驄鐵冠直過東山東海底鯨鯢失巢穴聲
聞狐兔無留跡明公今爲尚書最手握星樞正天紀詔草
親勞主上裁潏輸特爲蒼生起白首煎持將相權中朝五
福綏人全威加羽漢三千里身繫安危四十年明明袞衣
誰能補籍籍人稱仲山甫不獨芝蘭滿徑庭盡看桃李填
門户桃李陰陰壽域開帝坦西畔接蓬萊朝回欲致長生
祝一笑對南山歌有臺

鈍聽竹山人

江雨夜合涼雲秋江翁騎龍上天遊玉棺沉沉土門閉江
翁只在江頭地江頭苦竹風葉老下有巾車往來道相逢
啼殺楚人淚濺斑花愁不掃斑花自濕人自哀江翁一
去何時來烟波寞寞渺千里空托招魂賦湘水

劉將軍轅門夜宴圖

營門花發春酒香濃點駝酥炙黃羊美人胡歌健兒舞蠻
風啼風月當午高旗光幔絲吹騰觥波擲擲梁塵墜主人
醉眠客不醒擁兵枕戈戍煙靜

邊華泉集卷之一

騷體

山有雲贈閒翁也閒翁家於漆水之上既壽且康其子僉憲君宦遊山東以不得恒侍左右爲恨客有爲之作望雲圖者野史氏聞而感焉迺援琴而歌曰

山有雲兮皓其光兮以飛以揚兮覆我翁之堂兮我堂兮日
開我翁兮在山雲朝出游兮暮來還視我翁兮寔居其前
嗟嗟山之巍兮雲則永棲我翁之樂兮千祀其無涯

薛封君輓歌三章

滄寥兮江門公之逝兮鹿豕群弁公兮何居兮泉爲幽誰與公兮遨遊

泉爲何有兮厚土綿綿上蒔松柏兮下奠泗淵公宵處兮晝關幬洞神理兮幔千年

弦誦兮杓膺公澌兮四鄉綠桂兮青崎有廢兮公廟孟來兮慰我人懷兮

賈太史母太安人輓辭

中寢閒寂兮夕風以雨靈溥陰沉兮每生於蕪棘人返兮戀戀香慈顏兮莫予覩歷庭宇以周望循闈扉而撫楹堂肯之故護繽雜遝兮落英擷芳荃以爲旨貴往以棨靈幰寨其至止恒進拜兮彷徨彬欒兮掮㑽文

宮兮山之阿送母氏兮永歸重曰茫茫厚土門淵兮白曜迴光燭幽玄兮陟彼峻屺聆流雲兮神理超遠秋風盈兮嗟予寡舅變彼邇兮窮祀前勞而情終慕兮

野泉詞爲郡守高子洲作 楊以述隙如京

野之水兮悠悠子不樂兮遠遊子遠遊兮要津悵予獨兮水之濱水濱兮躑躅泉瀰瀰兮波綠願從子兮九重花蘇雨兮隨飛龍龍飛兮在天宵下土兮吾泉與子歸兮泉之野以逍遙兮冬夏

樂府

君馬黃贈祝仁甫

君馬黃我馬蒼兩馬相逐君馬良君馬來自函關道我馬空山食秋草憶昔兩馬初學行長安少者神色驚骨調黃未足論衛丘驊牝虎馳名豈料長成人少顧十年不天閑路逸群翻惹太僕嫌騰躍正中眾官怒以兹流落在風塵南走荊梁西入秦自傷萬里汗流血誰道五花身垂首不須憐我馬君馬亦在鹽車下垂足由來控者驕嘶自合知音寡吁嗟君馬天下無且向沙場暫秣來司馬今伯樂肯使君王空按圖

杜賓

曠飲調飲臣肯慈飲酒生微風天風凜凜予卯不

始終爵亡言存千古無窮

紀叔姬

國亡君亡吾將何歸父母邦魯先君墟酅歸不于魯而酅是依焉乎賢哉其紀叔姬乎

石祁子

冠珮則兆吾弗敢知吾所知者吉凶異儀或兆或不偶邪非偶大哉禮云臣子常守

四友亭詩有序

序曰鎮江之墟有亭峙焉左松右竹前梅後栢許氏四兄弟之所居而友之者也松友伯焉竹友仲

焉梅友叔焉栢友季焉是全其所取而異體一情者矣昔晉姜氏以同被爲懷田家以感荊再合薄俗敦焉古今人豈異也路遠莫致尚風雅想友徵歟好聲爲四詩雖莫助於友于要亦無忝懸琹云耳

伯氏曰我所友兮在岨崍直幹矯矯排風雷千秋萬歲倚崔嵬美人贈我雲錦青何以報之松下苓朝飡暮餌通仙靈駕青牛兮凌紫庭

仲氏曰我所友兮在淇奧苦節娟娟緊幽獨千秋萬歲無剪扑美人贈我綠錦諾何以報之竹上茹朝飡暮餌康且寧駕青鸞兮凌紫虛

叔氏曰我所友兮在孤山繁英爍爍開氷顏千秋萬歲倚清寒美人贈我素錦縞何以報之梅白華朝飡暮餌神精和駕青鸞兮凌紫霞

季氏曰我所友兮在新甫銅柯寒寒霜皮古千秋萬歲辭斤斧美人贈我翠錦裙何以報之栢子仁朝飡暮餌容色新駕白虬兮凌紫雲

迎神

陟高巖兮望九疑玄雲溢兮靈御馳裸二女兮驂文螭飛廉至兮搴翠旂沉湘兮無波泝陽兮際霞風伯兮前導旋捨兮後羅山有木兮木有松榛香華兮心忡忡椒酒兮羅鼓送神之降兮風颯颯將愉享兮居山之宮

送神

重華兮降歆湘君兮並臨來聯翩兮共御歸容與兮同心攸滌保兮陳辭鼓南風兮瑤音蒼梧眺兮極浦洞庭波兮風雨蛟龍蜿兮晝吟鸞鵠下兮群舞睇靈光兮不見切予心兮愁苦垂巍巍兮餘澤爲霖雨兮下土瞻有嚴兮遺像顯嗣續兮終古

唐夫人操爲都玄敬祖母作

白揚翩翩兮翳于墓門哲良人之不從兮孤㷀與存瞻彼中林兮豺虎縱橫我室我安兮我孤我將嗟嗟孤有成兮

我目則瞑兮

門有車馬客爲顧侍御題翁賦

門有車馬客云來自吳下相逢問丈人草服在中野中野
何所有有園亦有疇青槐蔭君堂丈杏爲君棲棲上置書
史下繫雙桂舟園中古松樹甘露降油油居人被其惠行
者藉其庥阿兒冠豸冠阿弟登龍頭出入鄉黨間光塵滿
道周峴山各嵳峩湖水繞下流丈人樂相樂延年方未休

都義士

母存兒亦存敢以身許人母死兒可死兒志良以伸我宇
舅葺我桑舅植我室我家維舅力我生有兒舅無子舅肴
急難我當死于嗟乎國士之義義與秋雲高聶政荆軻俱
爾曹

李將軍

李將軍七尺身丈八矛生來骨相當封侯錦袍白馬如流
電一歲長安一相見不掃胡塵向朔庭空隨漢月歸鄉縣
李將軍雄且英山東塞北咸知名嗣忠堂前世澤遠且讀
父書謁母羡君不見長楊羽騎如雲飛天子勤邊方好兵

周司徒

周司徒真丈夫直氣稜稜霄漢俱致君不作堯舜主拂衣
歸卧山中廬山中卧今幾載鶴貌童顔聲在十書五跡
招不回九重虛席空相待北來詗利西羌胡爭問司徒今
有無乃知繫國輕重者不獨廟堂公與孤周司徒真丈夫

芝山操有序

芝山也者丹徒許子之自號也空同李子爲賦之
辭有招隱之意焉夫許子者今秉憲以齊政簡書
在躬其奚以及此也而商顔之歌其心哉於是
齊人有華泉子者乃援琴而反招之作芝山操焉

其詞曰

山之芝兮紫英遐不見兮我怦怦逝將歸兮以擷以烹以
以芼予親之羹一解 適脩眉兮吅翁日遊戲兮山之中朝予
望之兮夕夢其下盍反轡兮吾馬二解 子之轡兮言反顧周
道兮云遠眂之雁家兮皇不有儲嗟嗟子兮曷寧其居三解

雙清操有序

承菴子觀風東土秉憲齊政歐聲孔彰鞏思蒞林
雁典弗究爰述三解寄悰七弦目曰雙清操焉

堂有栢陰陰兮皂纛在上昭臨兮 栢之陽維我之堂我
緻我揚兮我人弗臧 雲斯川矣月斯淵矣匪淵匪川維
我游之天矣

次杜工部秋雨嘆韻東希尹

徃起山廚濕煙白堆盤忽見紅蟹鮮狂夫對此興不淺兮

值床頭無酒錢簷雨霏霏春聲急達頭獨倚闌干憂美人
可望不可攀閒誦枯魚過河泣
遲委蘺菊寒繽紛半紫半黃花似雲若令此物混桃李雖
有貞固何由分華陽老人頭半黑坐對幽芳三嘆息丕半
元亮今不逢莫向西風論價值
吁嗟屋漏不可數四壁頹牆少完堵自緣物候近重陽性
底滿城終日雨城南山寺風且寒欲往只愁行路難休枕
高歌夜不寐床頭酒盡旬日乾

桐江水爲王推官贈別

桐江水深幾許司刑來使旌舉夾岸垂青陽豺狼化田鼠
桐江水不可泳以游司刑擊簡楫駭浪成安流司刑匣中
三尺鐵隱隱星光淬鵜血鼠移巢窟龍失其波桐江桐江
奈樂何

車遲遲送錢伯川監稅河西

一車兩雕輪究轉行不已悠悠河西路去去百餘里孟冬
北風冽河水寒不流朝發城東門暮至河水頭誰言近別
易近別心更苦只尺不相看天涯在庭户君行西河上幾
日河柳春攀條柔柔芳意寄同心人

洛陽道送劉少府

沃野萋萋柔桑翩翩春鳥翔使車天上來白屋回青陽青陽

爲雨露不爲氷與霜氷霜易流鑠雨露恩逾長誰能泥朱
幰水庇嵩洛堂

車遲遲爲前人賦

車遲遲風起沙蓬卷離腸逐雙輪輪轉腸亦轉雙輪轉
臨大河雪花如席氷若峩盟津渡頭燈火亂洛陽城邊冠
蓋多車遲遲載君行載君返赤鳳啣書下紫雲回期莫待
春華晚

賦得萬里橋送客

萬里橋邊樹如薺蜀使入吳眞萬里臨岐記取丞相語萬
里之行此其始英雄一往人代易錦水湯湯鎮如昔遺陣
空思雲鳥形脩梁已荒車馬跡句宣使者家在吳入蜀今
爲蜀大夫登橋攬轡一回首慷慨能輕萬里途

運夫謠送方文玉督運

運船户來何暮江上旱風多春濤不可渡運船户來何暮
裹河有閘外有灘閘高折纜愁轉般夜妨盜鼠日妨漏糧
册分明算升斗官家但恨倉廩貧不知淮南人食人官家
但知征戍苦力盡誰憐運船户運船户爾勿哀司農使者
天邊來

送劉約中之金陵

自君之出矣途長夢亦遙南風何日起吹轉木蘭柁白

君去兮長望石頭山山高望不極目送碧雲遥君到石城
應看石城樹樹杪百尺臺見儼行樂處

濟寧劉使君提刑晉陽過新鄉之墟其友人曰華泉子者適游蘇門傷其别而不得見也於是賦車遥遥以招之

車遥遥向何許去君只尺地不得一相語憶昨與君遊太梁署寒拂蓋流廳黄回頭轉眛復幾日草木零落飛嚴霜山中獨行歲華晚烟留月緣誰能返泥客長懷阮嗣宗仙翁邦吊羅公遠聞君五月登嘯臺何郎許子相徘徊酒酣清歌眺白日萬里飈浪長風來人生得此亦自樂何用苦

教纓冕縛不見昔時賢達人强半遺跡在在車遥遥將奈何太行積雪寒嵯峨贈君七尺紫藤杖非復開樽安樂窩

臨高臺為謝内史題觀日圖時内史將省母歸餘姚

臨高臺望三山曜靈出海光以爛浴咸池登扶桑羲和總綏六龍服箱同精白雲合流采黄金堂金堂客子及秋返雲合臺花凌霄芳臨高臺心不及極朝懷親夕懷闕都到江南望江北

題畫

散髮兮江阿曳青節兮裳薜蘿風飀飀兮鳴琴倚文石兮濯以沙石兮何有有蒲兮與荷既芳兮流目矢心兮靡佗世人群兮言絶慨新聲兮孔多

題王廷簡像

玄其衣纁其裳瓊琚玉玖鳴鏘鏘端而容肅而止儀冠峩峩若山峙主群祀禮百神精明之德通天人上郡城邊無吠狗駮馬胡兒望風走李廣汾陽是其儔于嗟若人古良守

題金谷園圖賦待綠珠怨

誰言妾命薄結髮承主恩誰謂妾身輕寵冠金谷園中桃李千萬樹對妾妍華避無處徘徊歌舞曲未終門外戰

鼓聲逄逄當時只倚紅顔貴豈料紅顔爲身累主家高樓人與齊妾身不惜委黄泥他生願作啣泥燕長傍樓中梁棟棲

築橋怨

橋之梁人痛哭橋之崩人不行不行猶自可痛哭悲殺我虬髯猿衙蟒服尊誰其坐者魚朝恩磚廠供磚石窩石役夫一丁錢七百五州十縣走登登前後兩年方告畢沙河橋千歲牢渴死道上人旱殺田中苗願天不雨水勿高馬蹄踏踏橋土裂中有役夫膏與血

斷絃引

隱琴掛幽壁玉軫朱絲絃美人不復來春月生秋圓臨除
拭金徽絃絕軫難續昨日白頭吟今朝斷腸曲軫是美人
繫絃是美人調人亡琴亦亡獨坐悲長宵

題豐內翰愛鳧樓

春鳧呼其侶拍拍戲芳渚一鳧忽驚人群鳧共高舉回翔
集城下點點散如雨愛鳧古人今幾秋夕陽江上空高樓
憑闌獨送千里目平沙莽莽寒煙綠

兩節婦爲毛給事用成作

姑曰婦嗟爾芳齡始二九綠髮紅顏何可守婦曰姑上有
姑下有鶵姑不舅月吾寧忍負夫婦姑相向中庭立抱鶵
撫鶵額天泣天乎不剪毛氏宗曰其自春井自汲鶵生三

鶵宗日彊更有小鶵如鳳凰毰羽翩翩被五采遠聲白筆
癸巖廊癸巖廊心獨苦回望湞南兩丘土君不見貞女墓
上木青青高入雲路人號指毛家墳

五雜組戲三平董兒

五雜組袖中綃往復還金翠翹不得已且逍遙
五雜組佩瓊玫往復還捧觴婦不得已且開酒
五雜組錦繡帷往復還城外岐不得已換行媒
五雜組床上裯往復還使者愁不得已正綢繆
五雜組富家庭往復還河上船不得已買花錢

將歸篇聞希尹有東歸之念作此招之

對面有乖絕千里長相思登高望來車入門賦將歸驚風
何飄飄獸走莽間啼群鳥各有趨他鄉難獨依獨依令人
感悠悠浮雲馳悠悠尚可道霜露隕百草

廬墓哀爲楊名父作

廬墓哀廬墓哀墓上有花親手栽春風一番花一開親魂
去矣何時來魂不來兒不反空林月落猿聲斷淚花着樹
花已空傷心何處吹葭管

銀甚臺爲韓通政賦

銀甚臺蒿開路落日春草青蒼山起寒霧蒿開路銀甚臺

臺前嵯峩石碑古下有雙棺閉泉戶夫爲正議妻淑人四
封三品俱皇恩先銀青後金紫生兒願得銀甚臺銀臺功
業何可知請向墓前看制辭

病婦行爲惲功甫悼亡

妾嫁郎纔十五辛苦爲郎立門戶舅喪未了復姑喪十載
斗衣一環堵爲書物下郎有名寒冬携妾來京城可憐弱
質犯霜雪春花一夜成秋零左攬兒右牽女淚濕枕花紅
淒淒背燈語招魂須故衣埋骨須故鄉郎恩豈云薄妾命
自不長解錢繫兒褓留市梨和棗孩叙穿女裳留作嫁時
粧兒女勿啼郎勿哭喪車不反泉臺轂

嗟克明爲設僉事惟勤䢖翁作

孰謂弟無子兄子爲後與子同孰謂天有知三子天以殲無後嗣在躬嗟而克明爲子克子兄兄兄吳人至今傳爲吏公且平嗟而克明塟以一命服祭以五鼎享有子官庠支出典邦國刑鈇冠白筆紆銀青過冢上塚泣所生以三尺孫嗣宗祊謂天無知天竟有知嗟克明

歸人哀爲南海張進士作

歸人哀哀不極雙墓纍纍五年側親顏欲見不可得夢裏相看畫中情養兒謂古得兒力晝錦歸來掃荊棘百金貫酒千金庖散作空山老鴉食歸人哀哀不極

接樹嘆爲方來人䢖翁作

朝汲水暮伐土山人接栗山中間白頭翁嬉戲且傷那能更待渠實嘗春風花開秋結果玉盤跪進黃金顆氷魚凍笋古有之誰道蒼蒼不關我我園之樹今十圍雙親何在塚纍纍山人見之雙淚垂

侍本學二親輓歌

夫荷戈妻辟纑渡江北來戍京都京都主將多錦䘿夕膜朝衙馳復驅恨不爲君西擊胡四十二載空良圖大兒官至執金吾小兒廷評究獄無諸孫亭亭俱丈夫與來一一之酒百觚長歌激烈聲鳴鳴源溪冬寒木不枯笑將白[illegible]

黃壚翁生有閒翁不孤

歌行

席上贈子立內兄

瑤梛氀氀黃鳥過城隅早芳媚雲波登高宛然鄉[illegible]靈倒盡難成酡欲留不留將奈何韶華荏苒空蹉跎携手來陌上烟光忽已夕眼前相對不盡懽别後封書復何益君不見鳳雛短翮棲高桐驥子草伏山岳空有君不合在君穴上死年年春杏杏紅杏杏紅點春衣明年此日應相見千里家園亦皆歸

白巖公墮馬次杜韻奉呈

我本使君幕中客慣趨府庭侍雙戟兩睛拂曉時一過齒齒後痕開鮮石使君何所作白羽揮揮膝七尺使君何所好湘縹在床琴在壁邇來使君偶墮馬十日不踏長安陌芳英落盡春已晚影倒青林日光射君不見少陵老翁亦傷足猶對驊騮歌瓊玉又不見漢庭司農不受辱自比轅駒悲局促人生須作壯士豪安能蟲蟲等胥僕城西有山如少室城南有村如杜曲映水岩雲鎖翠微隔花山鳥啼蒼竹君須乘與我須馬磁罌滿載春缸綠酒酣拔劒共起舞詩崇病魔齋[illegible]哉

贈東山謝萬戶

萬戶侯夫八子臨川四境供休休萬人督千鍾粟臨川四
境供鼓腹壯有立老有歸英巨峯前春草肥白頭高眠草
堂下前植青松後梧檟臨安路與臨川通共道將軍多祖
風有姪如玄子如琰不獨米山別號同

守郭老先生進階三品寄賀長句

銅賞治城花晚折長于挪避近相逢太史君守郭子也逍遥郊
憶程番守程番老翁垂八齡頭顱半白雙瞳青山遠步
肘忘返中酒高眠日少醒昔在先朝嚴庚午授荊自愧分
銅虎翁壽幾交六句一我齒恰當三十五忘年結好心綢
繆峽月巴猿雨八秋吊古同尋庾亮宅懷鄉並倚仲宣樓

那知世事多遷變倏忽還如零雨散余紫翁方丹國恩褒
麻我適遭家難家難迍邅涕淚餘傳經重駕法堂開陽
夜火黃精飯汴水春風錦字書問翁北歸今幾載可念江
陵舊僚寀太史遷報故里過里中爭賀新衙改新衙故里
樹新坊白日門庭綵繡光岳峯蒼翠河流曲暮若優游共
短長

賦得江上草贈燕泉何子南歸

江上草何青青使君歸來朝戴星問君君不言挽君君不
停千丈風帆疾於矢蒼梧風涕竹花紫雲中之君呼不來
空餘淚滿瀟湘水

請君細鼓南薰調日對虞皇發長嘯

賦得泰伯祠送龍致仁僉事

萬乘尊如浮雲髮可斷身可文弟有難孫有札百代清
風見家法牲牢腯黍稷香帛烟裊裊簫吹揚使君祭掃廟門
掩陰風颯颯靈旗颭

送錢伯川歸錫山

曉上黃金臺夕登潭柘山白雲何油油下覆鳳門闕憂君
此行為君羨白頭阿母今相見我身欲飛無兩翼杳杳風
塵隔鐵甸君家堂前二古松枝柯偃蹇如虬龍南窗恰對
梅花塢西牖全當天井峯伯川之水舊姓吳川上山形列

畫圖昔稱讓國今稱孝乃有地曹錢大夫大夫今為返哺
烏登堂壽親親不孤棄官就養人所無誰言大夫已矣乎
古來廊廟須江湖

送周公度下第

征駕嚴晚裝行行及春陽離心曠幽邈如彼江路長江路
長雲漠漠東樓歡笑一迴首十載尚情鎮如昨先生負奇
氣賀伏何磊落平生自許梁棟材國門未棄黃金臺激衷
長劍憐無色可憐五上空歸來空歸來勿憂君不見齊
無鹽今日椒房貴昨日採桑女又不見商傳說朝辭版築
暮霖雨人生窮達會有時世間俗子安得知

送陳嘉言經畧赴陝
前年使長江南今年使長城下使君自有開濟謀不在舟
航即鞍馬馬行萬里道君抱萬里心二月春草短雲愁沙
積陰長城路通咸秦古來轉餉多名臣後有李唐前有漢
君不見蕭何與劉晏
送沈仁甫歸省
瓜洲渡三江路客子將母心湯湯水東赴水東赴送客江
上還前年奉觴衣白鷺今年奉觴衣白鵬子階日以崇母
心日以樂樂在乎反多豈論官與爵君不見蔡京兆傳
不疑母子聲名天下知

送少傅劉先生祭掃歸鈞陽
夕霖清上郊朝日麗層漢傾都車馬出載路行人看元宰
辭掖庭翱翔下東觀東觀遙迤復道長涼風飄轉揚袞
天曹舊識尚書晨復秘閣新加學士華秘閣天曹俱要路一
代人才真有數御史中丞次第遷總戎司馬從容步諤諤
危言震百僚巖巖師表重三朝啓心不負天王托破膽猶聞
北虜讋書錦歸來故鄉縣宋臺梁館經行遍帶錫從教父
老分上珍獨向丘園薦三秋霜露石麟寒四世封章帝澤
寬休對青山賦招隱早看黃詔促回鞍
送高大參升方伯入閩
昔我分符作荊守我公坐鎮黃河口繫馬殷王廟左槐開
旌衛女堤邊拂公今參佐臨我邦我亦抱痾眠芸窗溪樹
陰陰白日靜干旌時到木蘭艭回思十二年相見歲華倏
忽驚流電路岐迴復餘萬程宇宙陰晴經幾變憶公安得
常見公古貌依稀現夢中但看邸報知遷轉那記官階卑
與崇餞賓雜遝喧徒御斜月蒼涼郭門曙獨鶴孤琴一盃
飄我公遠向閩山去人生乖違苦若恆大舟淺水固難勝
扶搖直上自此始公不見天池六月南飛鵬
送楊邃菴督馬關西
狼星拂天西方來飛勅叩關關夜開當關空列貔虎士伏

櫪不見麒麟精朝戰關頭暮關下瘏瘡大半徒行者前書
入報 宵旰憂撫髀翻思大宛馬中丞主馬朝命新威靈
動地驚故人長城迢迢亘西北萬里可當公一身秦苑草
青秦木苜蓿坰衛丘那足比我公息馬兼息民民保田廬
馬生子天廐在野寒在槽馬子日肥民不勞三軍校閱錦
雲亂萬蹄蹴踏沙場高將軍騎出天驕遁玉門烽靜班超
覬我願公歸登上台他日用賢如用駿
送趙華鎮之東安
趙侯別我何所適華髮遠爲淮甸客鎮日相逢只獨醒主
人笑君太拘迫簿書叢案山嵯峨一入官曹事卽多[illegible]

韶光最堪惜恨看春樹葉婆娑

趙南渚席上送秦鳳山分體得栢梁

我家東海君東吳一日相逢遊上都官居並結城南衢會面不問晨與晡登山臨水時一呼白馬青衫光照途見者謂是游俠徒豈知義氣卑王盧中宵坐感頭白烏朝辭闕庭暮江湖雲泥忽如鴻與鳧夕陽下樹秋嶽孤廻風策策鳴脩蘆于嗟離心不可圖何特歸來江上艫

分題得鵲山湖送維正李憲副之山東

齊門東沙逕平雲森森湖窈窕待君來麥秋曉挪陰陰晝舟遠痕蒲跡行逗遛香南浦煙光接西城堰北山雲鳥聚對面潺湲華不注山前綠稼隔茅茨舊是齊儀釣遊處横挽越水滸飛踏青芙蓉華陽洞口跨白鹿醉吹玉笛呼眠龍長鑱野老逐李邕錦袍仙人隨赤松石壁土花秋薜靡古蹤悠悠鎮如此要留洒翰洗蛙蟬雨林夜黑啼山鬼

送盛賢官歸吳中

昔我遊東吳訪君閶門郭石井泉邊曉開酌興來同上春雨亭醉裏不知江月落扁舟一篙別幾見蘋蘿春我縮曲臺綬君垂釣臺綸霞潭霜波愁外渺虎丘雲樹夢中親四年不得一書札只問江頭來往人昨朝覲面鳳池曲鶴骨稜稜猶在日料君應恐驚世人角帶烏巾强隨俗世人久矣下名喧傳盧扁今再生藥丸到處往席起大門小戶爭扳迎東樓一夜鄉心發忽着荷衣向人別憎君歸計何太忙水上風煙觸炎熱玉芝瑤草滿山家往日應多來日賒願留丹訣與知己晚歲相尋凌紫霞

送陳邦瑞侍御巡按山東兼過山西省親

鐵驄蹭墮嶺關樹蒼長河白淺波雲光散中使者踏曉去驕馬張錢金鏘香齊山青青晉山紫兩地彩躚看柱史王程不放片時閒準昔剛風薦千里山郊候人如羽立獰色郵郎報兩急屈使枝明海岳突神羊影射狐狸泣曲臺官子離然新回歲符袍名後庭拜君東行勿草草張樞已謝滂公老

送侯良弼之湯陰

亂指使君來鐵驄鄴南古道行秋風居人不解明府號爭看印章垂緒銅使君登座衙鼓發齊吏趨蹌來走謁止是陽春一片心誰教化作琴堂月月明照見冰絲影流水聲高聞四境兒郎記中條罷講時山雲夜覆花岑黃口小兒把刀筆抹黑批丹誇法律豈知漢吏推明經不在區區三尺刑

送同年少宰汪閒齋考績北上

鳳闕開胭霞龍樓啼曙鴉春風上春月吹滿上林花上林

花色明如繡亞相考功新入奏遅從花外駐公車更向花間聽禁漏禁漏丁丁雜珮環朱衣玉貌動宸顏銓司藻鑑懸秋水憲府威名重泰山廊廟雍容需袞職徵迎不用皇華敕元知北斗近三台早見東人歌九罭都下攜兒遊懷丙辰回頭二十九回春看花借問當時侶白髮重逢今幾人

送都憲梅田顏公赴召北上

元精鍾海嶽動業樹乾坤位極南曹長階遷北院尊晴雲開水寺旭日映江門江門水寺張高宴旭日晴雲麗京甸大府爭誇藻鑑名烏臺共識冰霜向涼風八月桂始花碧樹飄霜凝散霞槭前白鷺能窺隱冠上神羊慣觸邪神羊

白鷺廣千里川后澄波淨如几百度風行草野間群僚色動班行裏郎憶武皇臨御初公居光祿禮堂予含香近切奎三象東紡親陪第七車二十年華速流電逕甚金陵重相見寒労甘投林下棲笠池豈分江阜餞中興天子新犧邦須公開濟啓明堂大臣憂樂先天下記取希文記岳陽

壽蒼左丞

異才生間世釐業播乾坤權總西臺長官登少傅尊青雲連甲第白日映高門高門甲第開華宴白日青雲麗芳甸縹緲鸞書海上來蹁躚鶴駮圖中見涼秋九月天宇空紫衛合沓飄香風黃封錫命來中使玉帶稱觴列上公上公中使分先後共指南山祝眉壽七十遐齡古已稀三千賀客今誰有南山何物比嶙峋雪髮霜髯舞七尺身他日麒麟須畫像此時龍馬是精神予本東州牧羊子姓名曾入山公啓軌盃叨將木坐光升歌敢亞群仙隊明公持法法不私恭眇多在淮陰時漢廷赫赫名臣傳異代同倫張釋之

貞母行為楊普叔母夫人壽

同牢未幸中道相棄捐阿母當日心蘭室如黃泉兒生不見父但見山頭土向母索父啼母心良獨苦脫耳易書寄雛養嬰綫三十霜兒也成今名成今名事元后封章來貴林下風冠我我翔白首右珮瑤琀左瑱玖天與喬齡

報貞母不愁安識少師門今有後

光祿丞為趙天挺乃翁壽

光祿丞白髮何毵毵壯遊江北老去歸江南江南水鄉地可住復可常釣魚以為羹汲泉為酒漿晚日張瓊筵有客白其馬諸孫統膝傍遊子拜庭下光祿丞福如岡壽如陵壁西十月梅花白不用登舟唱采菱

席上次韻劉鎮遠希召南雍劍客歌為八十翁阮毅夫賦

虎頭突兀爲有高將軍將軍真古豪家已有精忠貫白日匣看逸志凌青霄少年帶劍方娥眉朝獵登山夕臨水結交

意氣無兩北海侶遊朋來遠過出門白馬驕如龍飛蒼六
受徒御驕心輕項羽四夫勇身許蕭何萬世功平生好詩
有詩癖時向江邊尋古跡誰論北海孔文舉未數東山謝
安石帳底高眠强敵愁共說將軍無與儔淮陰壯士甯才
略會稽老子多陰謀中年華髮忽成衰歎惜流光逝遠去
辟穀眞成陸地仙學易上究先天數子歌孫舞秋日歎城
郭㮤兮江有瀾他時漢水襄山道應見青牛西出關

畫松歌壽白巖太宰

今辰何辰到巖谷太宰堂中見喬木颼颼重麐風雨來空
冥四座烟雲逐羽蓋賓客俱改容細辨始知爲畫松霜柯

雪幹槎牙起碧宵青雖究轉封星除夜留飛麐麏彷彿蛟
龍在東壁培植深疑造化偏推移頗訝神功奪天生鉅材
非偶然上摩霄雲下重淵尸閟南山到平陸更有東海變
桑田桑田平陸眞俄頃古貌蒼蒼歲華永天上休誇種白
楡日邊謾說栽紅杏中興天子建明堂宰也執珪登廟廊
松乎松乎合與宰爲伍萬載千秋充棟梁

張夏道中遇雨短歌示同行希尹諸子

南山北山雨如注寒風颼颼吹山樹中河水發行子愁裝
裝欲渡且復休黑霧蒼雲蔽村舍只尺誰能辨牛馬
出門百里行路難我今胡爲在中野

三月行

往年三月春多旱農夫望雨空愁嘆今年三月雨太多農
夫轉愁傷早禾却憶先皇御宸極陰陽和調人足食嗚乃
只解歌太平百姓何曾知帝力嗚呼鼎湖飛龍去不返丘
風十雨何由得

題王二採蓮同次壁上沈石田韻

行遊露下蒹葭冷野鶯沙鳧夜相並東山月出一丈高岸
樹垂垂見蹤影雞鳴浦口漁伴稀自採紅蓮溪上歸

題石田畫二首爲楊仲深作

夕陽半落群峰高古林蕭迷猿正號欲招同人眺野色安

得揚州何水曹近州蒼蒼遠烟白此時獨作村西客君不
見石子岡頭亂碑深麋鹿成群誰相識
平生不識石田子往往相逢畫圖裏世傳百本無一真抹
首塗紫俱門人秋堂對此雙眼豁倏然置我溪與壑君不
聞畫家貴意不貴工只在冥冥漠漠中

爲王工部大用題菜園

采采雨間葉青青陌上春欲知蹴㴱力試問園中人紛紛
鍾鼎徒醉卧飽食誠不謂用青手能傳使君意使君有園
十畝强時因採摘露沾裳短籬不許鄰雞入嘉味還同過
客嘗後來勿斲園中土留取清風千葉長

題貞潔卷

貞比高陵栢潔比陰堅氷緬彼考槃客相思勞寤興至潔不可污至貞不可變兩世同一心百年能幾見栢有後秋葉氷有中夏寒貞潔苟弗渝炎雪何能干

題孔水部廷瑞雙鶴圖

峩峩中庭石傍此寒歲花離離錯錦繡五色明朝霞雙翮何處來相對聲嗜嗟似爲主人報水曹恩寵加水曹往近荆門歸千里洪流歸彈壓𪧐排不數賈讓功決淪甘遵神禹法玄圭早晚當告成天王近日已知名崇階峻級懸相待豈用區區靈鳥聲

題白岩竹

竹枝裊裊根卓卓質堅不受苔蘚剥是誰向壁掃繁素古色蒼顏秋濯濯彷彿猶自煙水區萬里湘潭上新鉤又纔身坐風雨窟老蛟盤拏突頭角醉呼虞帝歌南風蒼梧雲深翠華邈

題章郡守瓊林醉歸圖

宮楊婿朝旭滿水鳴春湍別殿黃金尾横橋白玉闌借問此何地無乃東長安長安陌頭二三月杏蕚離離綴紺雪伊誰種此千萬株長待儒生與攀折

孝皇龍飛十五春親策進士三百人是時嘉州有章子々姓燁燁驚朝紳白馬青袍速流電日中醉下瓊林宴吁嗟此日畫裏看猶似當年陌頭見陌頭畫裏兩模糊可道今吾非故吾南臺罷起郎官草東郡聊分刺使符皎月寒氷清徹在靈霄隨處是亨途

椿庭深壽圖詩

白頭江湖出門足跡不到東西村倏忽移家向千里遠遊邸謝君王恩錢唐夜舸衝潮發栢署啼烏曉方歇升堂見子復見孫綵服如雲映秋月江魚竹筍稱觴暇時坐看與過城下蘇公堤上聞采蓮歌千祠前看走馬問君北歸今幾春予欲東槎西問津渡河先訪封君宅携酒來攀庭際椿

題楊四山卷

蒼蒼崔嵬翠嶽截業阿祖當年手親墾有得必毀必成大道往復天心明我開我堂酌我酒鶺鴒風光映庭牖朝對圖書夕賓友楊家子孫千世守

題劉道行祖母拾禾教子冊

朝拾田中禾暮爨釜下薪止願兒力學不愁家業貧兒生有兒先入官可隨萬里居長安帝與封章不肯受却待成名報吾母江風吹船南入巴阿孫奉使兒還家拜墳呼母母不語淚濕秋山空黍花

題周道士采苓卷

夫椒山中多老松白雲隱隱盤蒼龍山人荷鑱采苓去往往仙人松下逢仙人本是山人作山人向來滿功課句麗勾吳幾萬里杏花陰裏春風大君不見蕭江古井凝綠華乳嬰緣上聲咝咝長秋道士不入口放魚女兒升絳霞

題工部李侍郞給餉還朝卷

旄頭熖射榆塞紅穹廬夜徙狼山東邊頭十堡九堡空虎咿髑髏狐嘯風箭書入奏龍改色天兵嘽嘽下西北旌纛卷空空宇黑冬官老臣奉丹敕百萬餱糧紛前芳揮羽鳴金揭河積翔方血雲紀火赤勃勃殘胡走無迹歸來謁帝甘泉宮手執芸籌書一通當廷不數擧旗功嗚呼老臣閒濟忠曉日沙堤散朝宴黃金廐馬輝相炫道傍觀者誰不羨韓公范老今重見

題李客部冊爲其母受勑焚黃作

峩峩隴門碑蕭蕭墓田草春卿哭母處淚盡秋山道秋山雲黃日脚斜玄堂寂寂爲土花祀筵俎豆雜五鼎玉文鸞紙明江霞月弦張宇登歲矢二十星霜一彈指欲問春卿哭母心潺湲日夜龍溪水水流不復返母去何時回金沙閣珠翠碧犬揚青灰斷機壁空蛛網罩擣衣石冷啼鴣歌還家何物最堪傷白髮中庭坐明月

萱花圖送劉汝忠歸省

萱草花何裊裊春風入堂背遊子在遠道白頭慈親相對看日暮還成被花惱花未落子登堂白頭一笑千憂忘

海樵吟

海樵老翁居海島自言不及山樵好山樵伐木歸作薪隆冬滿室回陽春海樵網得珊瑚樹竈底欲燃燃不去目將空腹對家人敢向山樵論飽飫中興天子元會辰大闢閶闔羅九賓勑使四方求寶貨海樵尚食山樵餓

牽夫謠

上水逆風牽百丈官舸真同上天上後箬前呼與皁齊努力覺牽誰致汝人喜牽夫歌牽歌不知此中來怨多何日黃流幾黃土牽夫得免奔波苦

竹坡子辭爲徐侍御作

坡之竹兮龍蔥于攬轡兮在公子在公兮居雖違塞于獨兮坡之陽陽坡兮延佇竹裊裊兮含雨顧秩質兮爲蕭和鳴鳳兮儀鳴韶帝闕兮峻深與子歸來兮坡陰守虛靜兮抱貞素聽容與兮遲暮

愛日樓爲錢水部作

錫山之樓水曹所搆下瞰伯川上臨斗宿層楣切霄飛拱麗甍龍鱗雲碧瓦齊峻梯蜒蜿垂冊覽俯視窮四極仰

觀峻太虛雕楹列琪樹天窻秘靈書三光無冬春和氣通
華胥不覩奇譎迹誰明此樓是仙居樓中之母健且康脩
眉如髮雙瞳方雲冠我倒影煙袂飄空香真遊瑩含元精
坐樓中央蘭孫玉息獻斝稱觴碧斑麟炮紫凰進文棗傾
瑤漿淋漓颯沓羅列趨鏘蹡拓拔歌陵岡一日願作千歲
長千歲長萬歲久樓長新母長壽

弘治辛酉夏五月省元杜廷陳氏卧病旅邸予往問
焉至則死矣逾四年其兄廷獻會予京師言及泣數
行下且謂不可無詩以哭其弟也追憶往事爲補此
篇

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哀哀復哀哀人歸長夜臺桐爲
棺兮席爲含寒巷蕭條日光下孤兒五歲初學行向人啼
父不成聲訪君來哭君去鄉路迢迢隔暝烟渺瀰水萊山渺
何處

輓秦國聲迺翁

天井峯頭暮煙紫少微星落山翁死山前新墓土未乾若
門題著封君字封君任時山水光雖群寒鶴何日藏一身
獨作鄉社表見者呼爲王彥方自從仙遊去不返江波寂
寂江花晚釣竿三尺掛垂揚野逕無人竹門掩有生曾有
死全歸誠獨難名歸隱逸傳銜稱大夫官佳兒擢時與尒
衣其中鸞凰華燭幽隧紫誥雙龍盤封君九原心亦安嗚
呼封君九原心亦安

節義歌爲方少參大器作

寶金奕行子號還予以金不受綠與宅良人殂舅姑老環
堵麻衣不識門前道于嗟乎墓中人雖死死不孤諸郎致
身文且武恩光下照幽泉土妻也貞姬夫義夫列傳有名
光烈祖誰道今人不如古

朱子阜輓詞

約食墩前起新阡鄉人共說朱郎孝朱郎能孝復能仁賑
有盜賊皆良民直擬貞心化强暴豈料勢窮翻殺身君
不見錢塘潮汨羅水同是乾坤忠義鬼春草碧色紅綠波
魂招不來將奈何

錢國子水南輓歌

君不見李世勣姊病親煑粥粥火燎鬚鬢爲禿又不見
閔子騫大雪被蘆裘一言悟父母復留水南茂才具二美
白首窮經辟雍裏凍霧穿蘆霞豹藏春雷不見江龍起孝
思之樓江水傍四時禴祀烝且嘗豈惟急難等原隰還誇
遜雍同王商白雞夢醒丹旌濕精合玄猶終夜泣憑將都
士輓歌辭裒作它年聘君集

陳司寇輓詩

野白秋草黃頹陽下枯嶺誰歌蒿里曲悽緒紛難整嘉
起新墳素旗飄斷雲龍下節蕭蕭衣鄉咽尚書不歸復聲絕
復聲絕邪可招山空石麟死松栢寒蕭蕭

王封君輓詩

兒在客父在床平生顏色不得一相見雖有湯藥何由得
父在殯兒在野生前不受豸史封空見龍光賁泉下[illegible]
山頭高築墳花煙漠漠秋青春請看阡畔行啼者半是當
年懷惠人

過華泉集卷之二　終

五言律詩

吳節婦

風雨屋蕭然孤燈四十年家聲越國後心事紀姬前行入
先皇錄名垂太史篇溪清石不轉寒影照娟娟

送周判官

一官成晚歲共惜子雲才驅馬閶門路北風聲正哀山形
橫塞起邊色映空來感慨登臨處殘陽照古臺

送張進士孔昭赴南刑部

春風揚子渡江上雪初消草色連三月山名記六朝白雲
官舍近紅日帝鄉遙欲寄西來信秦淮有落潮

送鄭微之還濟南

晝錦人爭羨居官不離鄉地親王子貴衙對佛山長珂馬
春情遠稱觴午夢香相思有南雁瑤草寄新芳

送康狀元乃叔上舍生還武功

武功山路湫雨去雲蜿蜒里布儒生服郵車使者銜上堂
脩典冊登隴拜松杉記取龍頭事鄉人問阿咸

[redacted]

久客便醒卧逢君一舉杯后山元苦節同父舊多才雨映
三更燭春飄二月梅重來話相訪好記鳳凰臺

二

往往風雩下行歌太雅篇青春逢此地白髮感流年岸柳村村合江花處處妍到官多暇日一訪謝公泉

和張內翰見寄韻

爾向家山去休歌蜀道難乘車真得意戲綵足承懽劍閣留詩草亭溪把釣竿玉堂回首處夢繞五雲端

憑呂梁惠詩率爾酬贈兼謝藥草之惠

高情馮水部相見示新篇鍾磬聲清朗瓊琚落九天色流胡岸荇香襲梵阜烟更謝金光草扶予衰病年

臨清舟中寄鮁三泉

水國逢君寄秋花傷客船河流動顏色鄉土接風煙天地青尊外光陰素髮前吾愁隨日長叨祿漫多年

送曾世亨兵備赴蜀

九秋三峽道萬里一舟孤夜渡劍門月波光搖灩澦詩論青冢恨思返綠林誦殘晚東來使梅花肯寄無

夜中不寐登樓有懷

遠漏連疎柝山空夜寂寥地看鄉土隔書寄美人遙海氣含春色江雲入斗杓灤源橋上柳應有拂闌條

送黃北川赴京

黃子黃門客青春上國行風塵遙入望邊塞獨關情倚日雙龍闕看雲五鳳城懷中有短疏知欲請長纓

夜訪朱應辰

啓閤懸燈坐霜天夜轉幽居然剡溪興何異竹林遊水落江鴻去城孤海月流重逢好相憶紅蓼白門秋

寄弟松江周翁

不見南溪老蒼茫二十秋浦雲空北望江水自東流已化遼陽鶴猶疑海畔鷗存亡一掬淚何日灑林丘

解印後病中書懷二首留別南都諸同遊

紡放青山去恩同碧海深靜居諧始願孤往契冥心已破槐南夢何須澤畔吟我泉多水竹蒼翠想森森

二

一別齊川路兩年今始歸久知麋鹿侶遙待薜蘿衣洞古龍還在林深鳥不飛入山城府隔從此跡應稀

過呂梁

解纜洪流樹侵星過呂梁風雲猶　帝里山水即吾鄉硯拂秋嵐濕衣沾曉露凉長年欣暑退伊軋棹歌長

澤國新秋變玄雲起北濱衣冠逢水部風雨謝山靈雅[illegible]堪留滯清詞足典刑夕舟兼曉榻談笑憶滄汀

送王分司因過白塔寺飲

九日登高興三秋悵別情重攜一尊酒此地共君傾[illegible]

浮雲暗山咿落日明還將紅樹色遲送海東行

登南明山

石磴抱雲迴高高積翠開蒼藤皆古殿碧樹隱仙壇鐘鼓三天下風烟萬壑來不知千載後誰憶此啣杯

二

地僻無人賞靈山逈獨看石梁橫險絶龕洞倚高寒靜已忘塵世狂猶繫冗官長歌送西日野色上虛闌

南都送道士

自君辭白下靈悟入玄冥始信虛無外元來別有經乾坤寄水火離坎走雷霆冗冗眼前事真如江上萍

春雪

怪爾陽春日淒淒古雪寒情知飛絮假還當落梅看向日偏縈戶隨風故繞闌同雲暮千里吟坐憶長安

分賦春雨得時字

爲愛西堂雨黃昏坐不辭撲濛移榻處池漲捲簾時瑞紀豐年頌題分水部詩客車何日返孤長故山芝

九日

白日寒城暮清秋畫角哀地偏妨采菊鄉遠怕登臺鴻雁天邊去風雲塞上來故交零落盡巵酒向誰開

次陳靜齋九日二首

山水留佳賞登臨夙有期却憐重九月空讀汴臺詩卧雨情無那停雲思欲凝夜深還秉燭閒對菊花枝

九日逢連雨賓朋舉貰邀賞孤黃菊盞虛想綠雲簫蟋蟀聲逾近梧桐葉盡飄喜聞歸不遠旌節佚來朝

九日登吹臺次毛侍御韻

對酒重陽雨登樓萬里心異花開晚節群木秀寒林鼓角連天暮風雲接塞陰王師捷何日傾耳北來音

春暮

骨肉俱零落還家不似歸自傷真塊處誰遣更花飛雨擢春苗病風摧旅雁稀飄飄木蘭楫吾欲泛東沂

顧衙清源中秋罹雨宵分言寄短章寄懷

隔歲鄉關月中秋想一看真愁白髮顯翻隱碧雲端桂影沉烟濕金波咲浦寒雞鳴興不淺吟酌細凭闌

正月七日飲敖水部分司歸即事

結搒依江岸傳觴感歲華偶同人日酒翻滯使星槎水凍仍餘雪林寒且未花醉歸燒短燭高枕聽昏鴉

寶應元夕飲朱升之舍

望望平安驛春行路不遐故人還此地芳序且元宵水近潮通閣燈寒月過橋計程拚取醉佳賞更須招

供事　長陵

沮豆薦春芳東陵晝漏長偃松盤古樹靈草秀虛梁日月
皇輿遠江河聖曆昌因山昭儉德千載頌文皇

望陵二首

拱倚東峯下西陵望鬱然玄宮深閟日玉座迥浮烟風雨
清明候乾坤正德年攀龍無處所空有淚潺湲
憶在先朝日曾沾侍從恩鸞輿歸寂寞鳳質儼生存夕日
昏阡樹春風長澗蘩祠官如可乞長奉泰陵園

過[redacted]壽陵故址 景帝臨馭時自建尋毀之

玉體今何所遺墟夕靄凝寶衣銷野燐碧石委溝藤成戾
崩年謚恭仁葬後稱千秋同一致不獨漢唐陵

西陵訪王給事汝溫不遇 時汝溫督工泰陵

狂夫多野性春到每思家却訪山中客還迷水際花薄雲
陰古殿鳴鳥聚連沙迤邐回谿晚西陵月正斜

遊玄福宮

福地盤青甸香臺倚紺雲材分龍藏寶功就羽林軍洞客
脩丹籙山靈護教文願資玄教力千載翊明君

泰陵供事述感五章

陵基三年遺重來七月期山河不改色霜露只增悲世想
欽明德人傳顧命辭九齡如帝與端可致雍熙
恭己班虞舜求賢越武丁心猶在遐徼夢已隔泉扃永作

千秋別虛傳七日醒夕廬齋沐所彷彿見遺形
象設徒虛備龍遊竟不還勳華留率土精爽寄空山石錮
金泉閟雲樓翠殿開寢園如種竹應有淚成斑
皇寢居庸近山深地轉饒雄關三鎮鎖幽府百靈朝堡堠
烽全息屯兵甲半銷帝心遑可識終古絕天驕
午夜祠鍾發千官集廣埏遂看除禫服那復見宸裾長隧
通玄壤明樓瞰紫虛松阡回望裏風雨泣漣如

下陵二首

鑾行踰千里夜黒四嚴陪不辨雲霞色惟聞鐘磬音塹鴉
翻列火山烈嚮空林欲下西陵路前溝水正深
窈窕山逕僻喧喧徒御歸馬逆危石往燈入古林稀樹密
全妨蓋雲寒半濕衣紅門知不遠秋角聽依微

望孝宗陵

泰陵今在日突起茂阡西宮殿青霄逈松杉白日淒坤墟
衍帝宅山壽與天齊泰稷明年祀重來路不迷

郊壇夜歩

晚步凌高榭春空月正明星辰臨漢宇樓觀俯泰京靜夜
松飈響豐年穀日晴同心隔城市相望轉盈盈

候駕

遙聞傳吹聲仙仗下通明地轉蒼龍道天臨白玉京瑞光

同遠近雲物半陰晴隱隱行宮啓重闉虎豹盈
承閫
詔迎
聖母大妃還宮
兆啓封邦日圖開繼統春漢南王化遠天下母儀新侍㣲
隨　宮春留行聚國人嗣　皇敦孝理瞻望黼衣頻
濟水朝京甸燕閭鎮海流　九重迎　聖母千里會諸侯
日月開黃道河山列素秋禮文同邑蹕元不為宸遊
上陵
卧病長夏晚出門秋草生聊因上陵日一寄看山情野水

侵平道寒雲覆古城聖君方用武群盜敢縱橫
五月七日陪李劉二侍御遊宴尹亭
不到北湖久重來蓮葉青水香還落照山色自孤亭竹隱
尚書榻窓懸柱史星回舟忽已晚波上月冥冥
沙河
放馬野田草路迴登古原雞鳴桑下屋牛卧雨中村薄日
浮山影長橋下水痕煌煌中使出東帛向陵園
九月望日同大陽有臺二使君泛湖出郭二首
野眺隣幽曠移舟出水關上卿雙蓋過漁父一簑閒隨葉
紛飄座迴汀曲抱山芳尊對搖落不醉可須還

帳火射波光中流兒女墻觀樓增突兀雲月遥微茫岸接
青山近舟寒綷蓋香興酣忘夜久歌吹逸林塘
村舍
村舍孤烟起山中朝雨寒丁夫荷鋤去稚子出門看早稼
登場圃秋瓜蔓井闌居然羨閒逸趨府欲辭官
泛湖
此日秋風起移舟向浦煙客心隨地遠人語隔花白古寺
林外孤亭落照前十年塵土夢回首一茫然
山行
兩山開一逕杳杳入雲煙仄磴攜人下危岑野衲禪斷渚

愁返照歸馬識斜川井邑干戈後凋零異昔年
御帳坪次王伯安韻
白日天門近青山御帳空亭荒從眺望樹古自春風過鳥
曾雲上鳴泉萬壑中翠華春不返惆悵昔人蹤
題清樂亭
老木隱江亭幽居對錦城榻懸雨積雪墻度浣溪鷗地僻
人稀到心閒夢亦清窮通身外事何必問君平
重陽後三日登雨花臺
一片金陵月蒼茫對酒看水雲霏冉冉江日隱團團何早
鄉堪聽遷謫未可食凭軒望鄉國西北近長安

與平庵林參史泛湖北抵華不注山夜從陸歸二首

浮舟出近郭落日半溪陰水潤蒹葭淨山空烟霧深盧觥
不盡興絲竹有餘音獨恨黃花少猶煩隔浦尋

黃昏過別業却此借山僧客窗聊云息鄉愁轉更增水光
浮夜月林影散秋燈隔苑聞寒犬高軒醉懶乘

後三日登龍洞山二首

海嶠烟霞滿[illegible]積陰紆苔穿石滑黃葉綴巖深[illegible]
鹿麋從冷冷泉澗響高人去住此精舍杳難尋

寺古猶存佛山深少見僧遲徊意不極去住感偏增樹隱
青林居龕明白石燈山峰吾欲上未有轍堪乘

董泉集卷三　十

宋駙馬園亭訪東石談子遇雨

却訪故人處遲來公主園濕雲蒸錦樹鳴雨濕華軒檻近
浮鷗接庭深乳雀馴將求卜居意相對已忘言

贈周文都

君乘別駕車南征千里餘子爲燕市客歲杪意何如日隱
川原暮江涵雲木虛新春見瑣鴈如有秩陵書

寄華山人

山人歸薜蘿迢遞兩年過道遠情無那秋來興若何隔斷
收早稻江日曝寒蓑不見雲中鶴空傳招隱歌

贈何子元二首

飲馬長城窟秋風隴水鳴旌旗連朔氣笳吹咽邊[illegible]
胡霜白龍沙漢月明共嗟班定遠身是一書生

萬里窮邊使三秋出井陘金鞍裝寶絡班管代青萍吏識
終軍貌人瞻博望星歸來市駿馬持節報明廷

行子

行子到京舍故人消息傳釣魚吹臺下築室黃河邊揮翠
餘千帙傾囊有一錢古來賢達者往往在林泉

彥卿垂示谿署述懷之作次韻奉答

寂寂荒園午庭虛不下簾墨池經雨潤廚火隔宵燈壁溜
侵湘簟窗風動[illegible]花[illegible]汲水童子睡初甜

董泉集卷之　二

官閒仍地僻賓從少經過睡起看山立詩成對竹哦小塘
螢影亂深樹鳥聲多坐數秋期近雙星欲渡河

過雙泉寺馬丈明別業懷寄

却過雙泉寺因懷馬舍人托交空有日爲別動經旬古澤
蓼花亂高原禾黍新秋風吹獨馬望斷一傷神

山中懷白巖二首

聞馬長安道翻陪我凡秋那知還轉地翻動別離愁光祿
詩名遠容臺禮數優空山中夕夢長繞鳳凰樓

昔來山陵使曾同虞殯吟聲翻滄海變龍去鼎湖深紫極
條雲地清霄望月沉蒼蒼松栢裏懷往益沾襟

懷昌穀大理二首

孺子南州彥詞華早擅場共憐廷尉府秖益薄書忙寶鍵秋鷄鳴盤車困驌驦何時一艇去與爾泛滄浪

齊房隱薜蘿野外少人過向月復誰語看山空自歌城孤戍火亂地迥北風多惆悵離居夕相思柰爾何

白巖將赴北山供祀奉呈

賦客貪岩壑登臨思渺然出城看落日驅馬入秋烟蘚綴陵門冷蘋香寢廟邊別來曾見說重補華山篇

張侍御過訪不值謝答

有客騎驄馬徘徊戀友生虛煩過茅屋費已隔山城野僻逢書滿園荒蟋蟀鳴空村中夕夢相憶倍含情

雪後君亭小集有懷張侍御仲齊

樽酒故相約燕遊翻不同亭深寒雪在橋斷夕煙通白日行歌裏青山別恨中夜闌車馬寂愁聽竹林風

君亭夜集

憶共尚書飲蘭舟漾渚風芙蓉開月下簫管入雲中鶴哭煙沙遠螢流水閣通重來值搖落無復往時同

晃晃冰上月稜稜沙際風寒星動木杪遠火露煙中城郭千峰對園林一水通興移還野酌留賞夜深同

將赴靈巖午憩黃山店示同遊諸子

感時愁不極出野興仍高若有當紅藥園林過碧桃水行沙路軟雲臥石床牢更喜山翁朴忘形對爾曹

出黃山村遇崔子聞郡守章鄉奉得至靈巖喜而有作

路轉黃山店人逢崔茂才傳呼專伯出五馬欲車來野水村村響君芳樹樹開浪遊雙伎向沽酒破蒼苔

由張夏村赴新庄途同遊諸子

落日過張夏晉餞接新庄欲牟將犢下沙鶴避人翔石逕盤青靄柴門閉綠楊同遊忽不見孤眺轉蒼茫

新庄山館即事次張侍御仲齊韻

野館千峯對登臨日戲陽山川氣紆鬱天地色凄凉木下三秋穫羌傳一月埠古村兵燹後搖落見荒墟

出新村望靈巖寺

楷地靈山表來遊春已深[illegible]知有里道虛抱十年心野樹猶含色鳴禽欲發音[illegible]烟霧繞青岑

遵賢亭有懷白泉王子昭並與余同遊泰山而余先王子歸也

樹杪遊雲白風前落絮輕行[illegible]上[illegible]陪蒼極客駕聊一息仙蹤不可明懷人望未歲邐邐暮煙橫

春日臥病寄劉子希尹王子孟宣

我濟富山水人稱名士鄉兩生俱俊傑吾道豈荒凉紫禁
煙花地青雲翰墨場應須得髙步書札報滄浪
老病東山客青春意颯然秪因愁不去翻與醉相牽草撥
懷公幹登樓憶仲宣幾時蓮葉東重放北湖船

段村候成之僉憲

客子復迎客黄昏行古林短墻登吠犬列火動栖禽對雪
三年夢維舟半夜心他時重相見佳話比山陰

東何内使粹夫

憶爾曾金馬子官亦瑣闈驚風一以振落羽遂分飛東郡
身仍屈西河信每稀傳經與抗疏心事兩相違

移榻

卧榻使幽賞虚廊接暝移樹雲低繞棟暫雨下通池病閒
琴稍停心勞硯獨知商歌激流楚惆悵北山期

贈蕭醫士

髡鬚嘆華髮出門卿路遥客裝侵暮雨歸楫渡春潮草綠
河陰細鶯啼苑外嬌荷鋤行采藥還似亦城樵

贈方山鄭子二首

江東有狂士結屋本深山爲客風塵外馳聲梁楚間才聆
擲風語忽作釣鰲還予亦悠悠者相逢愧爾閒
好酒耻儒素談兵薄虜塵深憐宋中客宛似晉時人到處
不諧俗一生長任真因君感交態多少白頭新

贈伍文定太守移吉安

輦洛移官日荆襄過里年郡符分舊虎江樹聽新蟬河内
人虛借關東政久傳行經五柳宅一爲吊先賢

元旦

上日寅賓雨中宵旦未休薄遊雙劍在薪宦一身留養鶴
憐初志剸龍悔壯謀著書聊假日元不坐窮愁

寄無錫管尹

吾安管明府理民如昔賢靜看申浦月清飲慧山泉惠化
表三異和聲流五絃春風阻携手相憶思悠然

答松月伍中丞見寄

開閣俯江城懷人獨繫情碧雲空舊色黄鳥又新聲劒在
終相合舟開且自横鳳凰臺上月孤負一春晴

舟泊清江有懷交遊諸公二首

未暖金陵席還趨玉陛行漢儀欣再覩虞秩愧惟清雨雪
江南曲關山歲暮程臨分約歸俟春服早須成
日射江流紫烟沙凍欲開騰從梅蕋破春傍雪濤同北斗
瞻星入東風應律催鴻鷺隔朝若不共上元杯

東朱柱史子宜

有美中臺彦聞名自國都豈知多難日識面在江湖地入

王戢遠星分客棹孤霜威倘可借一爲保前途

齋居同月岩夜坐

寂寂枇廳晩端居感歲時雪消山色在寒退井痕知白戰
懷蘇老清齋伴子期坐來情轉逸華月照方池

賀承菴侍史省親還績溪

上疏天門北驅車海嶠東去留真自得心迹許誰同詩入
杜陵室官追桓典風壽筵家慶好花對白頭翁

汶上寄王工部舜夫二首

真擬湖邊會言從汶上過歲時鳴鳥變岐路轉蓬多樹色
連泉嶽川流匯北河相思阻歡覯聯望恨如何

苹不逢顏色真愁吐肺肝祇因哭子瘦豈是別家難雨麥
虛宥秀風梅實抱酸病懷兼逆旅誰與一盤桓

寄陳石峯中丞

一別梁園雨五看秋草疎君爲烏府客我向白門居髮短
風塵裏心長老病餘江流日東下何處覓雙魚

出郭將訪希李郡伯懼暮而返却寄

駕言江口出郊至水西還遠道空回首重門欲上關斷雲
低白鴈斜日近青山欲採皇華贈仙舟不可攀

和答胡可泉郡伯

籍籍胡安慶新聲滿舊都詎知金馬客翻領玉麟符溪
壤經丈登樓即畫圖昔賢憂樂地元只在江湖

溪翁

未識溪翁面中宵夢已先關山非逆旅舟楫是登仙鴈語
驚霜別鶯啼侯谷遷烟波夕渺渺留恨滿江田

贈李都閫

好武將軍術能文吏愛君具助江左業名閥西關散帙
臨秋木校書過夕照長懷醉別處貞味過溪雲

奉答王載卿方伯

荊益南山發荷恭北渚船勝遊無節序佳句有雲烟列郡
謳歌外流離覓眺前故鄉誰地主回首憶當年

寫懷

欲逃中可卷舒止止江船夜卧對松月行披水烟住期
渺天未良覿阻尊前相問各華髮逢悲青鏡年

再贈載卿

宵坐廠水游沙鄉繫行船記取綵縫月莫負芳浦烟鄉關
白里外世事一尊前記取相逢地清河禁食年

戲贈張守公鶴

錦水留工部任城卧謫仙古人多逆旅地主幾揮毫歲月
青楓外鄉關白鴈前知章與嚴武君不愧當年

聞青石翟子駐節河口喜而有贈二十

長安相別處陌上草凄凄碧水春風外青山晚月西君車
停海嶠吾衲繫沙堤豈料漳河飲同聞絡緯啼
外補人俱惜崇遷且汴臺不因盤錯試誰辨鏌鋣才赤日
開山霧黃河殷地雷淩秋泛槎去知向斗邊回

東王美卿萬戶

見說君家園新開夜合花暝雲含洞石姿雨淨溪沙想像
王郎劍逢徊漢使槎一尊虛舊約惆悵坐昏鴉

旅寓清源有懷故鄉親友

而過楚松午雲陰覆閣長柳烟迎日嘒芹燕落泥香碧水
通官舍青山接故鄉懷人不可見歸思轉蒼茫

贈宋醫

旄藥漳河口高齡髮未華地疑京兆市人即宋清家石壁
垂金草丹爐䊺玉花願傳玄牝訣交臂入青霞

雨中臥病谷來許以詩來問答之

爾本游揚侶吾慙程氏門遂憐雪盈尺何似雨翻盆久病
抛書卷長齋閉酒尊草堂霞色晚好過一相論

重陽吟二守過訪留酌

九日逢知己開尊傍水涯壯懷餘白首幽賞有黃花日隱
郊臺暮雲連浦樹斜未須論去住乘興即爲家

徐園夜坐有懷

遲肴將軍府青青竹滿園坐看臺上月吟憶水西軒螢火
流煙度蚊雷接暮喧美人漳浦臥何日奉清言

贈環峰王總戎西征

開府馳聲舊轅門授鉞頻日華承盖轉江色映袍新去作
郎山雨來經蜀道春軍中人盡說籌策妙如神

答羅兗州

我抱文園渴君淹曲阜城中年俱抱屈異地各懸情永夜
秋蟾色新秋旅雁聲況聞吳楚變漢帝且南征

寄胡文甫

不見胡文甫七回明月圓家林且如此官海益堪憐碧柳

春堤馬紅綠游水船往來餘百里同醉是何年

午日臥病有懷張王二子

枝邇仍舊闕愁病且端陽白髮能相妬清尊漫自香壁蕊
獎文好溪迴入舟妨苦憶青驄客盈盈水一方

贈鄭少尹

我正雪中臥君從天上還節高元自若才大可能閒浙㴩
聽踈竹蒼茫對遠山夜深拚一醉休當剡溪灣

贈劉希容

藉藉鄉京兆還家尚黑頭無心戀簪組有子紹箕裘月夜
樓中坐花時郭外遊不堪相訪地醒眼話離愁

懷王生

世業君平久狂疎老更添絕人吾豈好嗜酒子應嫌何恭

翠出水榴花紅入[illegible]晚當西牖坐山日映書籤

夜訪德[illegible]未住

坡陀古堤上[illegible]來傷獨遊相違豈在遠一見已無由水宿

厭棲泊暮行多懔憂瓊枝不可即腸斷衛川流

寄徐[illegible]甫

城東徐[illegible]子不見已三年鴻雁幾時至音書誰與傳釣魚

寒澗曲江易古林過迹相府中榻懸因高士懸

過汴呈獻吾

別年京郭居空望故人書五月梁園道來乘長史車川流

赴海去臨日漾沙虛欲訪漁樵徑蓬蒿不可除

夜泊漢陽却望武昌有懷郏庵

對岸是武昌郭清宵回望頻離心繫舟遠旅夢泝江新積水

明疑畫浮烟藹似春樓空黃鶴杳延佇獨勞神

白泉王子居山相近

閒眺野趣吾亦愛村居白屋情偏好蒼山畫不如桑麻

通雲徑雞犬接烟墟歲晚青藜在相過且讀書

同王白泉步過北村訪孫胡二子

火日同門客山居晚共依孤村一相訪深樹鳥聲稀果

以靜坂荊扉不違蒼蒼平野際遙望暝烟歸

谷子訪予別業

谷生憐我獨相訪到山家碧水孤村抱垂楊一逕斜野人

供白酒稚子飯胡麻坐愛殘陽裏庭槐吐細花

懷三屏子

北郭雨吳賓東山雲霧青三屏不我對九榔自吾亭短髮

嗟同病長歌笑獨醒臨溪俯身世百載一浮萍

送都玄敬二首

才高憐晚達十載尚為郎書貫黃金盡愁生白髮長夏曾

分武庫秋殿別文昌木脫霜皐冷何人共采芳

駐馬別君處秋陰當暮生林柯無靜葉江雁有歸聲綠水

閶門道青山建業城未能同理楫延佇獨含情

送陸子引

世業撥雲後聲光博望前使星連禹服卿月麗吳天岸迥

山回桃泥香燕拂船壯遊應不負隨處有詩篇

送唐仁夫

象郡指龍洲天南海北頭島夷隨使節山鬼避行舟暮采

秋蘋蕡鄉看晝錦遊歸期定何日瑤草思悠悠

送施克和

樓敞壁燈懸歸心夜不眠袖中懷楚玉江口泛吳船興寄

風人外名收國士前秋來消息好知向鹿鳴傳
送劉氏叔姪赴舉
雙馬飲溪流溪邊雨乍收方趨棘闈戰不比竹林遊種學
傳三世家聲動九州太行山上月幾日桂花秋
送徐德章兼寄抗世卿吏部
迢遞延陵路新乘使者車國風收外史廟琥布中書海色
宵征裹薇花午夢餘相逢杭吏部歸楫問何如
送范掾尉仁和
入仕得親懽舟行且問安青山越州路黃綬漢時官暑服
裁江練晨餐薦渚蘭六橋三塔景公暇幾回看
送劉博之參政南陽二首
劇北才能會聲華早見收道高傳吏部詩好入隨州別宴
當梅雨官程過麥秋江湖憂正切休上望京樓
津橋南渡頭落日片帆收冠蓋新方嶽河山古豫州樹深
燕市晚雲冷爵臺秋兩地分千里懷人各倚樓
送黃端州
春水泛桃花飄飄海上槎官崇先領郡親老一還家不抱
溪雲聚烟含嶺樹斜夜深登望處北斗是京華
送王秉衡歸省
津樹隱春艭林花集暮江天涯歸客遠堂上老親雙捧日

心常切看雲夢未降閒來書諫誰與坐山窓
送曹元孝監河之徐州二首
水部移舟楫歸津問所須離心漢宮柳幽夢楚坊無鴈過
雲重複花爽地一隅吟詩坐東閣誰與賦冰壺
不閣延春望洪舠送消須斷虹荒津徒戲馬臺無碧樹
淮江激含烟接海隅三山不可見休更問蓬壺
再寄其子毅之
相逢空繾綣相別太匆匆一去青門消息回生綠蕪文章
傳海內消息阻天隅歲晚登高憶勞歌缺唾壺
藏六軒夜別宋卿
到寺鐘初寂高城夕漏遲閒雲昏冉冉庭雨濕絲絲留客
燈前席懷人海上詩樹鵑啼不斷歲杪悲相離
贈周子庚使遼左
翩翩鳴玉珂千里渡遼河爾本詩書客寧聞鼓吹歌立朝
同汲黯出使比蕭何異域貂裘敝霜風塞上多
簡別□文光同年
朔野北風起沙蓬飛不休端居人行客明發動歸舟古堞
鳴禽暮層臺落木秋重來不相見離夢繞依愁
送華文逵
早雞鳴樹頭歸棹渡江秋孝子旬里建從君傳已俯淚痕

餘子柚身世一弓裘不學龍門客逢人說遠遊

送董汝淳太守之楚雄二首

詩人重出守萬里一朱轓苦節留三郡英聲振五言山深
夜郎道花亂武陵源月下勞相憶清秋幾處猿
井鬼上台星地濮雲問路時嶺瞳秋瘴濕江遠暮帆遲竹箐
迎津吏蠻衣拜島夷課耕還吊古應到孔明祠

別顧華玉同年四首

問訊金陵客南歸近有期禹行沾雨慢蟬響入秋遲水稻
供慈膳江綃製壽帷閒居賦成後曾見幾人爲
落日長干渡西風短棹過故人歸後少秋草草中多謝墅
荒碑碣吳宮闕綺羅趍庭休幹外臨眺意如何
官署依鄉土幽求滿素心窗臨逸少帖墻掛宓生琹種藥
閑春徑看雲坐晚林避名名轉出休愛碧山深
達人貴垢遠流品自應殊驗擬分天廐鷩巢托肯梧蒼淇
勾漏尹阮籍步兵廚未識圖南志相逢氣者書

送秦用中邑博得鹽字

殘瀋滴出宗彝雜杯雨夜添儒官歸鄭老詩客去高蟾調燮
囊琹古光溼匣劒銛昔賢身未達多少在魚鹽

茍令尹之興寧

萬里惠州去旅情應獨傷春雲午嶺暗秋草羅池荒古跡
豪詠老清吟和李綱遺憐螢聚落從此識甘棠

贈別三首

相逢不忍別相送思悠悠風雨一宵話關山千里愁暮潮
通極浦寒樹逐行舟短髮年年白重看是幾秋
早登群牛辭林晚蟾初羅吟入秋鄉國夢歸老故人心道在
蹊潁祿官清尚有琴城隅分手處惆悵水雲深
獨抒文字卯遲泛木蘭舟古驛尋京口寒城過石頭誦聲
分館夜吟思採覽秋欲問前朝迹青山是蔣州

送孫志同經略岩庸二首

寶劍青驄馬秋高出塞行田公新受律武子舊傳兵鼓角
邊雲慘旌旗海日明穹廬莫猶從中國有長城
馬出燕關道人如定遠侯眼空胡虜氣心繫廟堂憂絕塞
老烟暮荒山白草秋軍都城下過懷古一登樓

送朱文表

關河積雨晴千里一舟行虎房同展覽山川故國情古碑
哥盼子芳草識聊城想見登臨處遥心覽八瀛

送楊生

相見十年外相尋千里餘青衿子老大白髮我何如涕淚
丘園草風塵故舊書別情那可憶雲月晚窗虛

送王載卿

萬里雲霄使三秋澤國船氷霜消領旄旌蓋麗江烟國愁徵求衷民風奏記前獨憐詩杜給一別又經年

送李僉憲維之北上

桓興乘驄日相如卧病春傷心一盃酒回首十年人雪暗關山色風飄驛路塵郭西慵出餞愁見柳條新

送王君寵主潼津驛

潼津佳勝地驛舍近潼關立馬看河水開圖對華山客懷登覽際官守送迎間倘見三秦友傳予鬢已斑

送劉文振宰驛華山兼寄汝公太守

我抱遊秦志君今先我行一杯同出廓千里獨含情雨入

新豐晚雲移少華晴寄言桑郡守天子近知名

邊華泉集卷之三

邊華泉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送李司務思善二首

可憐皇華使相逢九日過地偏秋鴈少天迥暮雲多北渚青旗舫南山白玉坰未能同一醉離別思如何

蘇門形勝地徃歲憶經過書院青山近仙潭翠鯉多月中琴右樹雪裏並遊珂六載重攜手清尊奈爾何

送殷近夫謝病歸壽張二首

論交方恨晚爲別更匆匆風雨深期阻山川幽恨同杏田淄水北草閣汶陽東鄉路元相近清宵有夢通

並居城下陌經歲往來疎薄宦惟多病窮愁有著書春山懷紫蕨夕浦悵紅蕖去去仙蹤渺何人伴索居

送徐穆章乃翁

春看燕市花秋返晉陵槎水樹侵沙濶江樹隱驛斜夢依南國近書寄北關賒坐惜薇郎著遥心附海霞

送于時宜

行子對新月臨堂酣且歌客衣寒未減鄉夢日應多魚餅封春草淮川渺夕波芳音托回鴈迢遞奈情何

留別王生

天際陰風起浮雲似馬行飄揚亦何意離別秪關情古岸

垂楊合長河暮色清何時畫舸背樽酒說平生

送王演之二首

送遠臨河淚蒼蒼夕景微雲山望不極書札到應稀磧暗風沙起春長旅鴈歸秦關百二阻何處換征衣

驅車度殘路歸路及春深杳杳還家夢悠悠去國心青山臨古渡白日下豐林憔悴途窮久應爲澤畔吟

送矩菴中丞

荆楚連年旱今冬雨雪頻膏融厚土徹綠遍早禾新烽火千山息謳歌萬室春中丞調燮手爭道捷如神

別伯玉

君行不見相臥病對春風世事浮沉外交親感慨中古臺燕郭暮流水晉祠空他日歌招隱青山有桂叢

送友

千里黃岡道蕭蕭霜草繁有驪將客子白日過鄉園木困春先到雲程風獨騫行看彝倫化流澤被元元

贈別寗子

風度真和典勤勞更伏波明珠騰謗巧駿馬避人多白日就長道清秋凌大河非關燕趙別相送一悲歌

送劉希尹入商邑省親

朝夕憂親顏驅車西出關青雲深魏闕白日照恒山麥秀城池古人居井邑閒秋風翁枕暇壁水遲君還

送伯川子歸吳二首

東門嘶馬去幽志幾人同間寢歸吳苑含香別漢宮關山雙寶缺江海一秋蓬欲覓南州信時看西北風

舊國江村外清川繞舍流空聞賦招隱不得泛同舟醉踏膠山寺花明突日樓遙憐相憶處落葉薊門秋

送陶良伯使留府

天馬玉花驄新來天廐中言經汝陽道却過魯王宮岱嶽浮雲外蓬萊滄海東飄飄鸞鶴侶仙駕與誰同

送楊純夫

天府須新籍昆陵返故居三春辭北闕幾日過南徐岸柳陰陰接汀花冉冉疎江流日東下何處不雙魚

送趙體仁侍御改官

問子今何適時危路且艱豺狼潛未及驄馬去難攀暝野雲藏日秋林木接灣病夫門不出心度萬重山

七夕夜雨送父回家感而有作

感懷逢七夕況是別翁時天上夫妻會人間父子離夢疑青鳥下心逐白雲馳幾陣芭蕉雨蕭然鬢欲絲

送張仲彝侍御還京二首

上國埋偷後東山攬轡初世方驚豸角吾已識龍顱古行

衮衮漢濤氷照玉壺千秋桓典驚驅逐有人無
繡斧明霜日川原指顧中才員堪作雨名不愧觀風救免
移山窟玄孫騰棘叢城隅一片石他日比羊公

送張廣漢中丞觀軍留都二首

聞說狼山下江波帶血流中原初息戰諸將各封侯草綠
西興渡雲生北固樓經過吊陳迹春日暫停舟
二月金陵道中丞擁節還日光搖組甲春色映江關國壯
軍容整時平武畧閒坐看龍虎氣長繞鳳凰山

送陳國元内弟赴京師卒業

千里携書劔觀光入上京外親無我厚宅相有君成細雨
官河驛春楊客路平承家仲氏在休戀倚門情

送韓石泉赴德州充運

細雨空城暮游雲散薄陰落花春晚色芳草病餘心事接
官書近秋生　國計深林中與水吹誰伴獨行吟

留別榮子

相憶恨長道相逢驚白頭又爲千里別還作幾年愁積
天涯少節名世上浮不堪風雨夜孤館對新秋

留別張西盤大參二首

苦戀三秋別還爲十日留江湖宋玉感風雨杜陵秋蓬葉
鳴沙岸寒雲抱驛樓河梁阻携手誰與話同舟

滿酌且辭醉未行先憶君山城橋見菊關樹不開雲地入
河源淼天連塞日曛那堪北來雁偏向別時聞

贈張生下第還金齒三章

逆旅嗟同病相逢罷舉杯別期驚歲月壯志感風雷路險
三湘隔心遙一雁催可憐蘇季子還着敝裘回
北風吹獨騎萬里向西南沅水三秋雨偏橋十月嵐鮮召
懷蜀相花箋夢江淹好把山中屋重題押孤庵
閩道棲遅地莒香澗戸幽嶺損相昱暮山月自春秋詩貴
稱三絕閩書留九流秪應松阮輩與爾得同游

送王子兵備江西二首

獲隱辭幽谷新章出漢關瑤山留宮得芳草忽相違簡拔
皇心注升沉士論歸傅聞拜恩日猶着賞功衣
並拂匡廬過帆飛彭澤深三秋持斧日萬里渡江心虎豹
潛移窟牛羊廣出林秪應臺柏下端坐聽鳴禽

送翟給事廷獻冊封周世子還朝兼赴邑省覲三
首

冊命臨中土恩華接上台雪明朱闕麗風引翠簾開漢使
鳴環入王孫霽晃來星槎勝婀娜欣傍早春迴
登高逢歲晚把酒悵多違塔日霜迎靜爐花雪且肥家從
東海適天向北辰歸可道親心悅宮袍是舞衣

諫名劉栖楚詞人陸務觀古存應不慮盟在可須哭賦公
名天下封草夜閑稿成須寄我歸向魯門看

送楊斎顏省墓還閩兼柬泰長史

劍紫喧鼓吹春日過鄉閭夢繞松楸遠心傷雨露餘里門
妨羅馬宮錦煥飛魚若見秦淮海雁傳寄別書

送楊文紳司訓玉田

東郭漁陽路南風幾日程客邊春草色僧寺晚鐘聲山說
盛龍狀州傳種玉名關西舊衣鉢留取付諸生

送王景暘長史還　周府

駟馬董風裏中州路不賒雨深梁苑竹春老汴宮花親榻
分羨王進賦禮嘉五雲廻首地不似賈長沙

六

送楊伯玉平南歸

孤舟風雨涼江客下江鄉歲月吟邊晚烟霞夢裏長釣溪
開解石書架拂芸香霜落南坡吟何人共采芳

送周司業祭掃還臨海二首

客夢驚霜露鄉程入澥寅地連霞嶠赤天接海門潮浪
見新門碑苔蝕舊銘秋墟滿狐兎何處繫思亭
亦闌橋上路千載一青衫家說編脩里人驚樂正街聽泉
過萬竹看月步雙岩寂寞成均地春風早掛帆

送匡敬夫按貴州

歲晚神京別何時到鬼方雪迷山驛冷雲接海關長去住
新驄馬封題舊皁囊遙懷征戰地幾處有耕桑

送趙叔鳴監稅德州二首

蕭瑟征馬嘶送客過前溪故里別來久家書空復題青山
南北道平楚衛河堤屯夜幽尋處應知夢不迷
東赴海陵含移家別帝鄉政繁輸轉地官古度支郎問客
椿旌近迴舟髮岸香秋來客愁少風景似維揚

送董景民

著雨晚初晴山泉落澗清一杯燕市酒千載渭陽情隴月
坐遙夢江花伴獨行亂蟬無盡緒爭向別時鳴

七

東阿留別無涯孟子

逆旅相逢地春殘花事稀同憐在遠道且復換征衣碧草
迷村暗青山四郭圍欲旋歸去馬還逐使君歸

送鄭雲齋秋官歸閩中

識向沉憂裏重逢旅病間應緣著書癖且作泛舟還雨色
含青樹江流繞碧山東門一尊酒咫尺杳難攀

送客

忙衛湖南使風江晚繫舟遙經十載別剛得寸時留秦月
明寒浦蒼山隱暮流水鷗嗟未及雙泛寥離愁

越艇鄉豸史憑留別限韻

聽雨罷彈棊奢羨生遠思遙應白門柳飄蕩綠烟絲旋
江花唉歸心海燕知倚酣方戀別休誦渭城詩

別周子賢僉憲

身是外臺佐心璠中秘書杜陵元自許桓典或能如夢結
三湘外神交十載餘同舟忽判袂愁絕廣川墟

送吳學正之留都武學

振鐸敷文教遷階待武庠講筵環胄子官舍接簷墻樹陰
臺城古江連石埭長相期共臨眺嘉候及重陽

送別菊泉胡子

吳峰下木杪送子一醉辛白日川原淨高秋鼓角振來者

南苑雪歸檻上都春慵聽陽烏發嗷嗷者不聞

廣川舟中與東橋酬別次韻三首

汴上一爲別漂搖十二秋那期衛川渚得並李膺舟月映
青山出波濤碧樹流接宵歡延曙不爲酒簪留
共脫風前帽還披月下襟乾坤萬里別江海十年心越鳥
枝難共湘魚帛易沉相逢畏相失延滯綠溪陰
愧我薰蕕質倚君瓊樹姿遙憐共飄泊且復唉棲遲秀句
推先達高言戒獨危江籬照寒月秋谷有深期

臥疾東別孫性甫二首

杳杳關河客盈盈一水間那因各抱病遂阻共開顏雨入
古房細雲移碧樹間含情送遠矚時見暝鴉還
舊典司番禮新乘郡守車問名俱不忝遷秩定何如父老
看行孟君王想諫書徵賢會有詔早晚下宸居

張秋官元德席上留別

春日江陵大烟花萬里途山川留故郢舟楫帶三吳樹影
湘流轉猿聲峽月孤郡樓登望夕天北是皇都

送曾世亭兵備赴蜀

聞道霜臺使親承岳牧恩山川增氣色草木籍生存拂暑
辭東郡先秋過楚門江皐有芳杜作意待王孫

鸚鵡

珍鳥來滄海金籠避綠衣若遺鴉並嫌每與燕同飛整翮
身仍阻能言意且違何當即開鎖放爾隴山歸

東坡爲李戶部貢卿賦

漵塢漲花發新春旅燕懸醉吟朝雨後醒坐夕陽前摩詰
才堪比（右丞輞川有辛夷塢）隨州句可憐（劉長卿有花塢夕陽遲之句）山禽傍精
舍來往正翩翩

雪菴

大雪乾坤閉開窗且靜觀偶然同邵子不是學袁安數在
梅花得春從太極看憑將書前易一問灞橋鞍

昌平館

天公嫌花暮傷歸復旅遊芳尊不相對華館坐悠悠月細
光遲晦山空響似秋老親更短髮計日向西州

公館即事呈彥卿

赤日下庭角白雲生晝陰偶因吏喧屛轉覺道情深樹陰
依鄰借鳥聲隔水尋迴蹊淹薄暝相逢在同心

李月輝方丈二首

雞犬不聞音仙家巷陌深洞簫吹赤玉丹竈化黃金庭迥
秋花寂堦寒夕雨沉願傳方外秘勿使歲華侵
秋林積雨晦晏坐失朝曛地似通勾漏人疑是少君依依
歸洞鶴冉冉度窓雲頻恐重來日花源杳不分

雨中憩雙泉寺

野寺臨官路山門俯近郊闍虗鍾梵寂院靜群雞恣容雨
沉蛛網閒雲擁鶴巢故人詩在壁惆悵隔衡茅李子强題詩

十六日再至寺

十日重來此登臨興轉幽老僧京石耳留客坐山頭陰洞
生雲霧陽坡散馬牛翻嗟出城晚不值菊花秋

靜海寺

窈窕城連寺巑岏石抱亭洞虗雲氣白崖斷草痕青寶廻
封宸翰珠花絡藏經迴翔不覺晚歸馬傍春星

倫上人院晚坐次白湖韻

迴廊禪房寂松鈎一逕遮梵筵青瑣飛香露碧山茶鶴靜
欲寒水僧閒數落花詩人類迂僻乘興即爲家

九日登千佛山寺五首

南山空翠裏野老俛登臨城郭千年迹雲霄萬里心夕陰
凝積水風葉下長林短髮新來白黃花不可簪
亭午客先集憐予遲出城吏當青塔候僧下碧山迎來譜
傳新勢騷壇講舊盟洞泉秋不冷好共濯塵纓
石壁青含雨松臺迥入烟悶隨天上客閒訪洞中仙菊采
芬芳盃詩留酩酊篇重逢倘萬一携手話玆年
窈窈寺門敞蒼蒼山徑微風輕不落帽雲近忽凝衣背嶺

冉楓直垂岩紫菊肥晚途喧葆吹輿醉出林霏
半巖風且急衝雨下山難醉後還騎馬狂來不正冠陰陰
南郭暝滄滄暮秋寒預想茅簷際迎門稚子懽

十月六日遊千佛山寺

亭午登山寺淹留夕未歸涼風起高樹落葉滿僧衣城郭
寒烟聚樓臺暮景微京華十年客愁絕貫心違

入寺

共邀黃鶴侶來問野狐禪日出山中寺風鳴樹裏泉落花
空色相啼鳥伴幽玄莫叩輪迴事吾生自有緣

出寺

雞鳴春日曉鍾落上方幽樹濕雲猶住山空翠欲流酒杯隨客去詩草付僧收塵夢君栖子塵蹤不可留

壽孫萬戶母

歲歲稱觴參將軍此舊庭玉函開寵誥紗幔叩遺經[illegible]宜男草啓延婺女星白頭真入畫長對曉山青

壽程良用父

雅尚陶洪景風流顧辟彊名傳天北極家住水中央晚日明花宴春雲護草堂舞郎歸節美衣繡出明光

壽丈孔暘

壽域開梁苑韶華遍豔辰月臨春館靜花簇夜筵新鶴信傳西母鸞箋樂上賓輕憐多病客高枕獨懷人

何國瑞壽五月十五日

勝地三茅北嘉辰九夏中壽尊浮海月樵唱落天風席近紅榴豔庭深絳桂叢筵憐爛柯者仙籍會相通

題泰園庵爲張翁甲牧壽卷二首

江門開起坐白髮照秋山花擁宜人珮蘭分稚子班天恩來鎖闥星信報銀灣笑看東林鶴傳書海上還

池館山中舊風光畫裏新潤松同雨露江草自冬春犬吠當林塢花明隔水濱逢疑姓秦者莫是武陵人

壽康對山母

亞卿隨香車西園春酒餘壽多從入老身健欲凌虛紫鳳雲中誥青鸞海上書近臣無色養何必賦閒居

壽高給事琛翁

老境真熙洽山中白日長鶴巢松樹古花近壽筵香几杖榮朝典笙歌樂歲康即君占瑣貴歸路滿恩光

挽馮鶴泉翁

錫山春日暮閒說坐鄉賢處士探高躅風流愧本田名高懸榻後事定益棺前隴上清明月年年哭杜鵑

王憲司挽章

柱史聲名久相如詞賦稀世方驄馬避身已茂陵歸白露

凋原草流塵集繐帷傷心庭下鶴時向月中飛

楊介夫喪母

楚客抱沉哀孤舟天際回恩餘五鼎[illegible]九泉基古壁機絲斷殘燈繐帳開慈魂猶戀子夜夜夢中來

輓董天粹母

板輿遊樂地經晉復經燕豈料言歸日翻成永別年堂虛春草合機冷夜燈懸欲問三遷事慈容隔九泉

輓謝都憲二首

太守驄車日中丞擁節年化行江郡美名在蜀人傳淚灑雅州壑殷王惜濟川臨門哭不表何處立狄祠

人間七十載地下幾千秋無復青山到真同逝水流亂雲
籠閣迥宿鳥殯宮幽欲采蘋花奠蘭江遠帝州

輓張思紹乃翁

歸老身猶健游仙夢已侵鹽司官譽在鄉服主恩深迢遞
岩山路淒涼嘉樹陰秋風渡瀘水客子正愁心

劉惟馨二親哀冊二首

徂謝感流光悲涼十四霜儀中無諫草身後有封章遺愛
傳巴里清風滿蜀鄉鳳凰原上木愁色月蒼蒼

袒卽駟馬榮毛義悅親情詎料終天別惟爭一日程機堂
繐帷捲隧戶漆燈明欲識歸人恨江猿夜夜聲

輓海釣翁

山海關頭月春來幾度圓杖藜無起日華表有歸年寂歷
遠遊道淒涼孤憤篇朱雲不可見留檻漢庭前

蕭醫士挽詞

術妙軒岐上年垂耄耋間烟霞成癖性松栢是容顏濟物
心常在游仙夢不還錢塘江口月長照玉泉山

輓王憲副父母二首

露白秋郊迥風高宰木淒深嗟墓門道猶有聘君題隱跡
龐公並詩名類野齊孝魂招不返應只在遼西

白首來官舍冊旌返舊山有懷空色養無日見生還寂寞
谷回碧機堂書捲闌天涯有遊子腸斷舞衣斑

題王臣指揮母挽冊

特牢懷母慶堂屋對南山香斷瓊爐冷機空絡緯閒暮花
愁衆色春酒夢中顏一掬長淮淚隨波去不還

輓同年程御史良用次見素韻二首

有志經邦國無憂及子孫淒涼柱下史慷慨諫書垣鬢色
生離白聲還死別吞空山一杯酒何日奠忠魂

新安新廟起聞子入鄉賢古墓青山外秋風老淚前乾坤
英爽聚日月大名縣誰續少陵語載歌驄馬篇

哭兒羽

阿羽生存日人呼聖小兒虛疑渥洼種實有鳳麟姿學步
先遵禮能言即賦詩悼渠憐子夏休訝入官遲

湖上憶亡兒羽

往歲春湖曲嘗攜稚子遊花迎玉眉笑雲傍綵衣流隔水
聆穿竹看魚數探舟傷心獨來日烟月暮含愁

登王丈墓

落落王夫子消沉歲月深墓田餘數畝書屋有孤琴掛劍
千秋恨通家百世心慕山荒草際登拜一沾襟

亡弟賦歸葬述哀

別汝已六載那期重撫棺壯心原不死遺骨久應寒石室

靈儀在銘旌粉字殘一爲同氣感雙淚夕汍瀾

上王氏妹墓

王即呼不起吾妹亦泉臺白日山頭下悲風樹裏來有親
差可慰無子更堪哀歲歲荒墳上何人奠一杯

仲冬望日先隴述哀

矻矻銜石鳥悄悄拔月烏寃雪雙血淚天地此身孤雪野
無愁遠風揚看淚枯一盃殘臘酒知到九原無

良村暮歸經羅侍御墓緬懷知舊惻然興哀兼呈同
志二首

雲日蒼茫合東郊暮雪時古臺斜落影青嶂迥含姿澤靜

龍蛇遠山寒雁鶩飢親交半丘墓愁誦七哀詩
野色攤歸軒遲遲登古原田烏啄荒雪山鳥下黃昏近郭
寒收市荒祠靜掩門吾行有佳賞思與故人論

過王碩軒墓

鬱鬱將軍墓蒼蒼松檜林斷猿千古夢歸鶴九原心地勝
河流抱門閑草色侵承家有兒子文史富纓簪

幽寂

幽寂卧蓬戶凄凉懷舊吟鶯啼非故國草色亂春心十年
黃塵暮陰風碧海深嗷嗷北來雁二月有歸音

對月感懷

惆悵東籬下西風酒一壺物隨秋漸老人與月同孤幻夢
疑蕉鹿塵蹤笑網蛛寒蛩不解意唧唧嚮青蕪

送王廷珎分教東明

春日東明去西齋教鐸分禮隨鄭老座經授伏生文水煖
魚騰藻泥融燕啄芹有懷如我及看雨賦停雲

方獻夫讀書山寺

聞君讀書處孤榻寄禪林日抱左氏癖昔爲梁甫吟開窓
千嶂出隔巷一燈深獨有花龕月照盈鑑君心

兩宿姚村二首

舊隴東城外新墳更在東川原相近接靈爽合潛通碧草

生秋石青楊起夜風茂陵山下路來往恨無窮
野逕來人絶村居夜寂寥臚燈方閃閃庭雨更瀟瀟墓土
空親柔精魂不可招百年孤子恨天地與同銷

聞三平菊酒初熟詩以調之

愛酒苦無酒避狂翻路狂聞君新釀熟色勝菊花黃月夜
樓陰靜霜天海氣凉何當騎馬去飽挹甕頭香

故山道中二首

此山青可愛岩嶂繞雲松暫息野中駕彌耽塵外蹤石橋
今古在香客往來逢落日谷風起依稀聞暝鐘
柴籬凌風轉飄飄度石梁田家始餔食村店已斜陽紅憶

山椒熟青嶙龍芬長郊行亦何事能遣世情忘

辛巳元日止酒

草閣逢元日悠悠一病身碧山虛對雪青柳自含春罷接
層蘇盃長拋漉酒巾相過凡漁父應笑獨醒人

望雨

倚杖柴門底雲峰引興長睁從從賭色聽雨過簷共柱礎
虛含潤盆荷實抱香空簷百尺溜何日聽浪浪

憂旱二首

欲叩蒼天訴悠悠照且玄樹焦真可爨井渴故須穿君漢
空秋水鍾山靜曉烟 九重寬血詔何日下萊田

亢陽厚土裂盆盎事莫蘇無旱猶久為悟彷歲貞悟吾未沾
三伏雨敢說九秋租疏重雲霓望蒼生待一蘇

坐雨

路柔蒸短夜聚雨下清朝不救中田麥猶沾晚蔵苗度簷
繞淅淅浮檻更濛濛咫尺孫端舍衝泥未可招

八日喜晴

海門晴日吐春水半來添喜入三農望歡歸五穀占野簷
隔秀木江草映虛簾我病生嬾酒深杯且一拈

過坡川周子莊

借問平陽守泉莊今若何樹稀鳴鳥散花亂早蜂多酒沾

封管無溪曾門薛離婁容世交子忘淡一相過一

正月十七日先夫人壽辰

此日吾親壽常年樂事多夜堂歌窈窕春綵戲婆娑永恨
重泉隔深驚六載過風前酹卮酒腸斷楚川波

過王生廬墓

春日東郊午上言過孝子廬草衣惟短杖上壁有藏書蛛網
常侵戶鴉鳴雨溜渠閔祠有只尺此德定何如

問信

問信陳州盜將軍有捷書真成杭上肉豈慮釜中魚殺氣
來連穎烽烟北近徐拊招淮口撫將發故時諸

盜賊

盜賊還夯突傳聞過白洋關河苦迢遞雲月復蒼茫買釜
回江舸居人說野航雞鳴戒同伴或恐犯晨光

過姚村舊業村有先君子遺牒

里巷紛仍在鄰翁半不存午雞喧井落寒犬臥衙門側守
天光入巍阡霧色昏百年桑梓地回首一傷魂

忽報二首

忽報揚開府新傳羽檄過未須憂赤縣且復守黃河去馬
定有疾米舟遂不多飄蓬慨生理終日傍干戈
豈料朝天使翻為避地人去留難與決傳報恐非真碧對

花爭護清江水自春廟堂嘉靖日州郡轉風塵

龍洞山雜咏二首

寺繞層峯入溪通曲澗開八年千里夢七日兩迴來古壁流烟色荒蹊曐草萊登高賦搖落惆悵未生才

出郭始朝飯入山聞曉鍾自憐衰病久敢恨僕夫慵竒看群岫開尊對兩松誰能回白日眼眺且從容

丁字口比

海口潮初落片帆秋正悲斜陽飛鳥度微雨斷雲含戀闕心馳北留人風自南一聲漁篴響驚鴈起江潭

鄂渚

鄂渚維舟楫登高覽洞庭地連秋水白天入暮山青望闕瞻星斗懷人感鶺鴒漁簫向夕起嗚咽不堪聽

暮行

野色蒼茫合宵征問路頻馬蹄經驛舍燈火度溪新鄉國今何許家書動隔春遠村燈燭處簫鼓賽田神

逐客

逐客去已遠相思空爾哀不聞宣室召徒抱賈生才野竹侵書幔山禽進酒盃梁園親識滿今雨幾人來

野風

野風吹荻葦寂寂楚江秋水氣寒侵幌濤聲夜撼舟古今

雙往鳥天地一沙鷗欲作懷湘賦官程不可留

泛江

泝舟成小酌半醉倚蓬窗烽火偏西接關山直北寒渚花春漠漠江日暮團團誰識荊南守思鄉欲掛冠

歸自北村

欵欵野中話依依川上情雨昏沙徑色風起暮林聲臨水僕夫望呼童子名柴門雲遠火洞策興偏清

過北渚庄二首

野店長渠繞郊扉晝不開芳堂蔭榆柳沙路上苺苔白鳥捎飛疾玄禪夕奏哀主人城市裏經歲幾曾來

渚老有高趣未衰先棄官心猶壯夫勇身且布衣寒雪裏中宵坐燈前細字看不知東海上何月起垂竿

再過北川別業

負郭稻千頃青青逕入雲兒孫不解守賓客自爭分刻曲舟簫泛山陽笛忍聞傷心碧堤柳猶映白鷗群

題白泉王子壁

吟興復不淺村中無酒家園實深映竹墟日半籠花石初啼黃鳥浴泉流白沙晝眠兼夕坐非爲惜年華

卜山居城有作

久定華山約今來始卜居夢遊曾數到心賞復何如圖共

玉高楸[illegible]永抱[illegible]碧從玆替與綵當有絶[illegible]書

過湘王故宮

舊日湘王府淒涼百歲多堞荒秋草上樓倚夕雲過[illegible]
穿孤兎深宮散綺羅同行有詞客閑詠采蓮歌

過故山人園

園圃不[illegible]隔山人此舊居亭家華非往昔空漠[illegible]何如古木
巢寒鳥殘陽下蘼蕪傷心醉遊處猶有碣閒書

家奚騶馬騾奴所辭手傷之賦短律二篇書呈川
志期有以慰我也

閣本能言鳥籠栖誤此生衆方憐彩翠夫吾思聽明月下

離群思花間喚婢聲居然成往迹留架在前楹
轉架栽身捷臨窓命食嬌愁來眞可擬魂去竟難招蘇井
流音寂風增落羽飄醉翁元好籟為爾立淸宵

石橋驛南觀漲

夜雨山水發奔濤盈澗流石梁嗟已斷何處覓方舟來路
緣禾坂餘暉伏綠疇登高西北望隱隱見昭丘

由魚料驛登岸赴荊門

驅馬麗陽界荊門途不賒平田飛野雉積水亂鳴蛙
西山暝江路北斗斜荒村逢故老停盖問桑麻

自漢江泛舟[illegible]宿[illegible]過風雨大作

[illegible]河川行憂畏多轉憐時役苦無奈旅程何霧黑
深[illegible]鬪雲腥岸虎過黃昏投古驛從此順風波

自峴山趨赴襄城不及門遂宿漢江驛

黃昏峴山曲征馬倦蹄攀雨過蒼林外蟲鳴廢井間驚塵
成聚落深巷隔塵寰古驛懸燈候重門未上關

登仲宣樓次韻陳矩菴中丞

岧嶢南郡樓到郡此重遊鳥沒雲中樹天浮海上漚旌旗
連戍色鼓角動邊愁萬里看西北蒼茫見帝州
江郡敞雲樓東南據上遊日華浮野雪霞彩散川漚俯仰
悲千古登臨起四愁王師神且武何日靖西州

答西橋大復二君

丙子之歲客游兩河厚劉何二君賦句惠寄秉辰
仲春屏煩抱痾林居值雨愉覩前瀚悵焉起懷黄
韻二章爰申情抱云爾風樟音旨豈曰同抗

憶在中州日曾傳上苑歌暮雲千里隔春草四季過漢殿
仍金馬秦關旦玉珂報草慚獨晚才力謝羊何
懶性貞成癖哀吟不當歌田園自開闢城市少經過雨卧
山迴悅春行柳拂珂馬周頭漸白無日見常何

贈劉介夫舉人歸金鄉限韻作

雲日晝冥冥幽人過草亭客衣寒映水歸騎晚侵星雨外

山寺秀靄前柳上青醉翁多晏起行李暫須停

疊韻字韻再別李菴

釣魚特作美載酒出山城晚雨陽關恨春風故國情慕悵予獨戴彩美君行坐聽碧林外蕭蕭歸馬鳴

送客

知君意不淺追送獨綢繆文字真吾契河山且故州水雲虛發日風樹碧含秋微頂傳詩任誰將片石留

七言律詩

送帝太守朝　覲

十載鄉山路不平年來吾亦慕長生春回麥隴兒膺化月出花田無犬驚湖上野夫眞浪迹濟前良守合垂名古亭相別攜手日暮風烟合遠情

送王涞江

燈火虛堂綠醬魚月明烏鵲繞棲枝直愁遠道無書札不信殘冬有別離江甸綵舟迎旱燕關山驛馬戀芳岐情多木有塘埋照醉折風物傍雪離

登天津拱北樓

古今形勝天津地晚暮登臨春事幽冠冕八方通禹貢河山千里控神州風連碣石烟沙黯日倒扶桑海色流老病獨懸戎馬涕倚身疑在岳陽樓

寄亭溪

梧桐影井陰陰葉蟋蟀鳴增細細音中夜有懷孤月迥九天無夢五雲深貞慚衆首逢時會敢負平生許國心立馬送君還憶遠似聞巫峽氣蕭森

昭君出塞圖

帝遣才人出漢宮遠投殊域為和戎琵琶晚映蛾眉月

策寒吹粉面風終夜苦心懸北斗隔年歸信託南鴻胡難
倦倚聊成寐猶在長門女伴中

雪中次錢江樓憲副

雨歲高堂輟問安每逢新臘恨漫漫身如野鶴眞無倚心
似江梅苦抱酸衣綠細留春草怨總燈深掩雪風寒他年
奉檄堪垂涕毛義從來不爲官
起居深借鷦巢安著作從教醬瓿漫渫暮歲華多客感清
脩家世本儒酸春潜水市晴烟碧雪抱山城午日寒且欲
醉眠歌習隱不須章表乞辭官

再次錢江樓

布被黎床雪卧安草堂幽迥夜漫漫有懷眞愛故山好多
興不辭村酒酸衝曉覲朴梅恰放趁晴行徑石猶寒長鏡
短褐無人識白髮清朝老諫官

久雨喜晴

已判宜貧過此年忽從中夜覩青天雲移北觜星河近月
上東林樹影圓遊興不愁村逕滑貧心多爲諸花牽朝來
擬蠟登山屐見說西峰有謫仙

雪中

醉眼看餘寒復疎曉風吹散亂如初一尊相對興不淺詩
鶴伴吟行且餘橋滑可須嬴塞度泥深同感落鴻書江行

斷柳俱含凍六管憑誰借一噓

禱雨

久祈甘雨集靈宮赫赫驕陽勢轉雄月馭漫曾離畢宿雷
車空自繞仙壇巡簷卜濕肯看礎望極占雲夜倚闌訏膺
似聞天鑒邇古來王者必求端

除日次蒲汀李正字韻

建業新春入故年異鄉懷抱各悽然三千道路滄江外五
十光陰客髮前名重正須推北斗夢成應更續南錢雪西
只今驚遠地守歲同歌伐木篇

元日次蒲汀二首

生紀初迎日再元海風吹霧起晴暾五辛遥阻荒墳薦萬
里空傷久客魂蹄水稱芳争鳥出林幽羽故喧啼鄉園
昔卜中宵夢擬游囊封乞王恩
栢烟松火萬家同柳徑楊堤入暖風九陌管絃存舊俗六
朝山水見遺宮交親隔舍追隨裏歲序驚心感慨中且喜
嬾頭浮綠蟻不須囊底覔青銅

人日喜晴次蒲汀韻

人日舊京與自歡鍾山龍氣鬱開祥腐儒推枕病忽去野
老占年懼欲狂即起戶簾通紫氣擬章閒宮樹轉黃鸝多
杜甫緣何事觧道他鄉勝故鄉

次蒲汀二首

春朝飛雪舞風迴燬日中宵起迅雷臘後不教滕六出蟄前那遣阿香來深江滿汲遺鹽種厚地潛蒸律管灰借問化機誰轉斡只應天府近三台

石城虎踞九關開鍾阜龍盤亦壯哉地保金湯分表裏氣通雲漢切昭回鎬京本是文王土太乙休誇武帝臺頭白詞臣竊供奉兩京清秩去還來

端午

棹船不近打魚磯簫鼓中流聽者稀遙想紫宸頒制蠱真韓清禁賜宮衣池亭映日搖開錦城郭龍烟柳蕩旂傳有

湘江年少過關嬈艇吊屈平歸

人日有懷白巖侍郎

去年人日題詩處鄭氏茅堂春可憐出谷早鶯啼恰恰映風寒竹倚娟娟隨鑾詎入青雲上群珮同歸素月前此日寂寥餐旅食坐看庭雪撫流年

正月十五

城上旌旗閃夕光城邊戈甲儼龍驤郊門月上游塵靜輦路春回細草長千古再逢周禮樂十年曾奉舜衣裳行宮

中秋值雨

只尺天俱遠愁見林鴉接翅翔

冉冉游雲護玦闕朧朧團月映江飛停杯已負經年約倚檻空思萬里輝花雨廣寒真亦假夢登天柱是邪非臨風謾有乘槎興欲訪銀河舊織機

東村冬日同劉王諸子步歸

沙潛空原返照開扶藜村逕暮徘徊霜苗迸土纖纖出風葉辭林宛宛迴扶病可須重載酒住家何必更登臺青鞋布襪滄波岸白石歌殘意轉哀

至日恭聞　車駕入都志喜二首

八駿長驅萬里翔四方周覽一心勞星杓夜夜隨黃幄雲蓋時時護赭袍朔野舊聞擒虜月洪都今見破宸濠何人

議賞功居首王殿承恩醉碧桃

至日連年帝遠征今年至日喜還京登歌想像聆周雅振旅傳呼列漢旌皇祚永占千歲曆聖聰明照萬方情靈臺舊職今誰掌不用書雲紀太平

立春日

多病逢春每懶拈艸堂高枕病垂簾故人恰送魚酒至野老不愁年歲添冉冉雪雲虛照水暉暉晴日乍經簷卸盃自笑還成醉吏隱誰能得兩兼

元日次濼江中丞

伏枕驚看歲又新臥聽街市響蹄輪樽無白酒元因病

有青山不當貧向晚雲霞偏奔色得看楊柳故爭春閉門
可是甘肥遯懶效東西南北人

再次滁江

玉座香烟護袞衣綵雲飛處是星畿中朝地接千官擁北
斗星懸萬國依波煖御溝春浩蕩日臨宮樹曉雲微自憐
朱紱淹鄉上不拜青陽入禁扉

春日王監察天宇過訪留酌二首

豸冠春訪薜蘿衣晴日池臺燕子飛心為感時偏耿耿話
因談舊轉依依閒過別院題青竹却望南山指翠微欲問
野夫棲隱處九槐溪上一柴扉
笑我貪書日苦辛愛君風采是埋輪青驄獨繫垂楊晚白
屋長甘舊業貧千里海邦開雨窣萬家山郭轉陰[illegible]懸
却傍黃昏路蘿月纖纖喜近人

寒食郊行

來家曈前春可憐空日遲日起晴烟柳枝娜娜翠猶弱花
蕊菲菲紅且妍荒隴歲時還俎豆短墻兒女正鞦韆青年
竹馬歡遊地華髮經過思惘然

午日

五月五日正陽辰四十六年衰病身天上風雲同際會水
邊魚鳥自相親嘯歌獨得酒朋共疏散偏遭官長嗔聽起

竹林溫雅頌綠浦青艾晚棲人

中秋述懷

銀漢星稀玉宇秋夜深乘醉倚東樓天香不見雲中下樣
影空傳海上浮狂有篇章酬歲月懶無書信答交遊孤衾
欹枕蟾光冷獨送西南萬里眸

九月八日漫成

蕭蕭秋逕晚霜餘寂寂風簾向月疎濁酒旋沽還對客小
樓翻蓋且藏書雲邊露白鴻猶去棟裏巢空燕不居欲向
寒花問生事寓誰收卷為誰舒

奉次畢司空與客對奕謝答張侍御惠酒之作是日

司空招予出城不及赴

灌木陰陰曲繞塘水風如雨細生凉緋衣家醞攜來至太
傅園棋興轉長簷鵲脫移文石靜荷擎秋泛露華香欄杆
欲步王棋武惆悵仙蹤隔苑墻

清明日劉黎二子携酒過訪

美人常若費招尋咫尺門庭萬里心手簡忽隨雙鯉至肩
輿先造百花深霞迴苑樹明春柳雨過橋山出暮岑對酒
似聞清簡琵一歌三嘆有遺音
官舍勞君載酒尋病多無奈蹈芳心孤亭歲久青松老曲
徑春殘碧草深友義昔曾稱管鮑詩名今豈下高岑黃鸝

燕如知喜並雙飛接好音

歲除祫祭以病不與奉答同寅白岩見懷之作

木榻香寒篝火融畢牌殘日隱房櫳天涯風俗追隨裏歲暮陰陽感慨中井幹不消經夜雪堦萱猶發故年叢端居最憶東朝士俎豆從容未可同

冬至長陵即事

中峰嵽嵲下朔陽復峰層崖啓曙光觀閣照迥森象魏河山表裏貢金湯陵門月映千年樹殿風飄五夜香下至祠臣竊供奉擬書雲物紀靈祥

九日雨中登樓

八月黃河擬泛槎為憐重九一倚車登樓恰對空煙兩行徑稀逢采采花蒼樹破雲秋寺廻碧山當檻暮城斜鄉國客路俱愁寂傳語遊人漫憶家

元旦

歲首江南久客身官情寥落道情深極知佳麗非吾土且喜逢迎有故人城上雪痕經臘在水邊梅蕊覷年新呼童早蠟登山屐莫負陶家漉酒巾

癸未元日泊龍江關

海日蒼茫隱石城正朝雲物半陰晴暮年歲到無覩故鄉國青來有甲兵青柳白梅俱在眼渚鷗沙燕亦含情同人夢家醒相對坐待春朝百感生

二月一日候朝是日予祖母壽辰

燈火春城漏下遲海雁寒透五更時鶯遷上谷聲初轉花開東風信未知仕漢恩深慚壯業報劉心遠滯還期天街冠冕趨端午南極光連北斗垂

萬壽節

袞衣凌風啓曙烟翠華含日俯晴川遙憐外閣稱觴地恰是西江獻捷年寶錫共懽恩似海凱歌齊祝壽同天微臣亦有迎鑾曲願奉君王玉几前

郊祀齋居

春樹扶疎夜色輕坐深齋沐軫遙情上清真氣通三界太乙祥烟接兩京雲裏珮環鳴閣道水邊星斗照臺城江湖魏闕瞻依切飲草甘泉賦未成

獨火琴張伴獨居月華遙上閣簷初懷人忽夢春塘草備食聊烹寒菜蔬南牧犬羊時有報北來鴻雁久無書玉笙聲裏爐烟細慵聽仙官說步虛

一

少宗伯趙頫菴

肖署行雲接禁廬戒嚴齋沐共端居簫韶恍惚聞仙樂夢寐依稀奉爲車台斗上公眷玉珮閣風仙子碧霞裾六年痛靖明禋禮合有淮陰太史書淮陰人

宗齋閟五更天起立梅花細雨邊自保一心惟對越敢
云三禮是精專。形骸已覺非前度風景猶疑似去年啼徹
荒雞清不寐更呼童子爇爐烟

齋居

琳宮仙梵栢森森祝聖欣同海內心萬里廟堂懸念切十
年侍從感恩深閒愁似雨蹤還密世事無端古又今却憶
講筵供奉日已知迂拙負綸音

郊興

禮臺玄默戒宵眠職在寅清典訓傳深院烏驚風起樹九
衢塵靜月當天箭沉宮漏泠泠水霜映鑪香細細烟孤坐

擁衾聊復寐夢魂依約翠華邊

中元陪祀孝陵

千騎環合萬兵分陵邑秋回碧草深香度石壇雲晻靄鐘
流山殿氣陰森乾坤聖祖經營力霜露文孫感怆心惆悵
禮臺供奉客黑頭今已二毛侵

入壇馬上

樓頭鐘散曙煙微城上旗翻曉日輝雙馬共依南陌度群
鴉爭入上陽飛耤郊蕆成先農事甲帳屯雲護帝畿三載
太常無寸補敢言身跡與心違

齋居候駕

園在圜繞萬松青石磴縈紆憶舊經乘月試觀仙陛樂侍
風遙聽御車鈴力堪供奉丁年健心到齋明午夜醒欲效
杜陵歌大禮書成誰爲達皇扃

寄秦鳳山少司徒

静依高閣撫年芳萬里霜雲接塞長南郭雨晴山自碧北
風骨剩翁猶黃菊將老病千明主幾對琴樽憶侍郎莫枉
尚情賦招隱水東籬落未全荒

春寄白巖太宰

一抛簪組別朝行四見青春日載陽敵少更無歸蜀舊心
閒惟有省山忙增閣過雨娟娟秀庭栢凌雲矯矯長龍氣

夜來西貫斗冶人遥識是干將

春日有懷空同李子

窗中數往故人書北上蹉跎信轉疎四海酒盃形影外十
年詩草夢魂餘藏身笑我同方朔作賦憐君過子虛春入
吹臺芳草徧塔雲樓月近何如

寇中丞北撫宣府

紫州烽火入雲中慷敵知君久在戎追北遠勞燕將出靖
和行趣漢時同天從上谷分邊界人自東山識謝公環重
廟堂承遠意御戎元不重奇功

守邊猶得近邦畿亞相權兼大將威烏府月閒關月皎戟

門秋靜虜塵稀。採兵入塞無傳箭勑使臨戎有賜衣門近
六龍巡幸所至今常見五雲飛

答曇山希尹

吏曹清雅復誰如三載淮陰遠謫居豈謂風蓬歎流轉久
從曹漢掾遷除手平實有歸田賦公幹虛傳卧病書桑月
共憐霜燕起悲鳴猶是落絃餘

答滄汀問病

曲瘦眞應鶴瘦如傍人虛擬好常居走廷風葉從搖落繞
楊霜英候歸除日下紫雲從有夢海東黃鶴久無音玉堂
知舊同勞問五十三年老病餘

春日寄南曹故人

白門楊柳石橋邊尚憶金陵吏隱年獨夜有懷通夢寐五
嶺迴皆隔風烟鳳凰臺古江聲繞鳷鵲樓高月自懸省寺
古人元不少南音誰附北鴻傳

寄岳丈胡公

雲卧東山鬢已斑。夢魂稀入紫宸朝誰言駟馬如高枕未
許黃封勝濁醪移艇日陪漁父伴杖藜時趁野人招。滄浪
歌罷康衢謡。白眼青天興轉豪。

石橋驛逢詹進士赴京

六年雲卧別京畿萬里重來舊侶稀紫陌已無塵可拂玄
都惟有燕交飛尋芳上苑花迎珮待漏東朝月滿衣鄉夫
尚留司馬跡駟車他日看榮歸

贈毛東塘

家住氣蓋三千宗。牧部春回幾萬家。風采獨教天下想文
章倚村士林誇耶溪飲興芙蓉掉閬嶠詩情荔子花雁帳
舊游驚物換梁臺新柳欲藏雅

八月八日太常例不省儀五鼓起坐有懷成均諸公

爽氣侵簾夜轉森懷人空抱雨中心漏沉壺水形樓迥燭
映軒增碧草深自分巢由須黜我共傳堯舜是當今鳳凰
池上明良曲林下應聞大雅音

病中贈東塘先生歸

驛亭春柳暗陰陰送客聊為黃鵠吟歲月秖堪驚聚散路
岐何必問升沉風行西下論兵地日鑒東周品士心醒眼
未關消滴酒病懷誰緒海同深

秋官劉美之使還居接待院出訪

行盡梁河與汴山秋南出幕未還極知風采元無比莫
惟馳驅不暫閒城繞亂蛙青草路寺臨流水夕陽灣詩壇
舊幟高千尺一榻清風喜重攀。

王舍人招予不至坐客聯句見從馬上

晚來扶醉過城西路出迴塘復渡溪座上多情重折簡社

中詩好預分題青穿石逕苦新破緑轉沙堤柳欲迷瘦馬
未前心已到却從何處覔霜蹄

奉荅白岩諸公見懐聯句

驛鳥催歸出寺門長安風色已黄昏林塘只隔水西靄溪
徑故妨花外尊星列瑣垣占聚欄月斜銀浦怯迴轅猶
咫尺懐人地海北天南未可論

奉贈儲榮娃太僕閱馬山東二首

能陛香烟曉曳紳雞聲催發使車頻維揚城郭鄉心遠魯
衛山川客路新天下可應無駿骨鞭頭猶見説烽塵風霜
處處逢搖落誰識行襜別有春

簡命爭誇出使榮誰矇深坐梵堂清同儕官客胡爲主却
春山僧亦與盟荒何曉鍾淮海夢秒秋烟樹薊門行何皆
相憶不相見鴈月梅花二月鶯

坐上奉贈白岩少卿

淮陰廟前沙路微井陘口下行人歸丘園別後青松老關
塞經過舊壘稀駿羽騎聯春仙隱隱山城落夕霏却顧
太行應嘆息十年空望白雲飛

贈殷文濟

幾日逢君即送君客堂危酒不成醺途遥共説須加飯
起誰敎却避輦驚月帶烏還繞樹向風離馬亦嘶群同

落落京華少寄我昔書莫厭勤

九月十四日夜訪馬尚實文明不值

門巷陰陰暮雀飛北城燈火望熹微可憐明月映疎柳東
壽秋風吹客衣寒露始零鴻漸少重陽却過菊猶稀子長
素有登臨興何處淹留樂未歸

獻占留別

初春郊甸積雲消客子出門岐路長征車杳杳去不息關
柳青青愁未央却望泰山懐故道即歸梁苑亦他鄉十年
京洛交遊地日夕風烟思渺茫

寄劉銅仁

地闊天長奈爾何春風門巷少經過遥憐白髮星星短無
那風塵日日多懐舊獨吟平子賦感時偏憶少陵歌江村
細雨蘆花長是處扁舟有釣簑

月下贈孫生

月出東城光皎然踏歌歸去馬翩翩風塵醉別三秋暮鄉
土交情十載前俠氣早聞探虎穴壯心時爲舞龍泉長安
九陌烟花地無事飄零又一年

寄懐吾吳東昌元亨

與如張翰在尊鱸愁似三閭盈大夫桑梓旋開無父遥
魂稀到帝王都病登山閣思黄鵠淚灑丘園掃緑蕪群

不休戍馬亂猷聽州郡說飛芻

十月十三日高粵會石峰陳提學同賦

北海南雲適淑荒偏情鄉思共悠長連床喜見風流在同榜猶傳姓字香栢署高秋驚燕雀山城薄暮下牛羊如何不醉還成別孤負霜天月滿墻

別後有懷石峰

憶昨相逢賦曷魚古槐涼月小堂虛通家更許諸郎見得句先敎子弟書却討此行千里外定知重會幾年餘同官我亦司文敎事淡愁懷迥不如

除夕卧病東堂同李子

天涯卧病當除夕河上逢人感昔遊歲月浮生雙鳥翼風塵逐道一張衰君還豈爲鱸魚膾我出直何寧夜舟梅莊柳條俱動色幾將携杖並登樓

贈春山李侍御

往歲曆衣出宋中黃巾流亂太行東天王命下軍符急御史兵來賊壘空吾策自同諸葛亮諫書人比息夫躬可憐回首過逢地萬井春烟裊暮風

丁丑元夕宴一齋殿下所先以事歸玉華楊先生㕘賦詩見憶仰答并酬謝一齋

樓外樓會夜不驚樓中上月露多情庭花欲放先春色几

琹座含大古聲興是剡溪催返棹句非東野故逃盟燈衢醉拂流塵轉轉憶王孫殿閣清

贈王汝立推府之安慶

奕世聲華袍襲王宋兩朝科第接家聲吾閣獨守虞廷典賈誼同歸漢史評伊父周長史也藩閣暮雲同望地郡堂秋月坐吟情深名喜入觀風州不待三年政已成

商水得許廷綸詩奉報二首

浮雲蹤跡溪與疇瘴轉因家難得身閒應憐白髮應難報頗怪青雲興獨慳在楚有時看射虎伏秋隨處約登山屯蟠舞隱真庭擬两北王師尚未班

日射豕途涼接游客車何處可投閒愁中幾度年年別病裏無華字字慳長憶許公煎許子却逢商水隊商山同朝故地分明記白玉堂東第二班

贈臨潼陳敎諭

白首談經獨可嘉學宮桃李燦香花十年鎮日共藜藿萬里何曾問室家河句客裝衡雪冷國門賢路入雲賒臨分木有瓊琚報愧爾殷勤贈木瓜

人日答何李二子見懷之作

來道烟花十二樓大梁歌吹古名州當年尚憶愁中過此日那教病裏遊司馬調高貞莫和謫仙情重君爲酬青燈

今恭堂晚卧歎年華似水流

何子元參政遷秩太僕走賀二首

京洛煌煌尺五天姓名今喜萬人傳中州節鉞分藩地西極風塵出塞年新職似同還典午舊遊爭說是登仙[illegible]孫別意真堪畫誰起江門泛石田

東風環珮從朝天苦恨離盃阻共傳一卧即今看累月並遊真復是何年閒情謾憶朝中舊多病難逢海上仙芳草碧山俱不惡擬從春日賦歸田

東李朝信同年

古驛炎荒遠謫來晚從臺省見飛騰關梁貫並西門豹擊

水虛疑北海鵬二月壽筵便舉栢十年官舍一清冰昨來詹尹傳消息聞說先生自此升

臨潁與賈學士夜坐

齊雨簾櫳暮色澄病來肢體坐難勝十年塵土餘雙鬢舊事庭惟付一燈却對渚雲聽禁柝轉憐江水說金陵玉堂本是清寒地可道官街只似冰

自感一首

春堂華燭照端居自感行藏冷笑予南郡一麾聊復爾舊京三轉欲何如年華強半稀聞道月俸無多苦積書爭以驂鸞向雲海馭風長曳紫霞裾

寄朱士光御史

建業風聲到並先路謹規聽野人傳朝端斧鉞埋輪後江表溪山攬轡前搏擊故同鷹鶚下詠游時向薜蘿穿清尊不對芳春酒翹首三茅憶洞天

寄別士光

祖父元在識荊先堂符瓊瑶托雁傳終日暮雲看海上幾時春酒醉花前江橫碧水盈盈隔柳亂黃鸝故故穿感別恨時應不少一封期入九重天

再次燕泉

總道來期已後時似緣見少却稱奇使蜂媒蝶休相訝國

色天香且自知春雨微通巫峽夢許昌白常同巫伏散恐便云云朝雲嫣入義山詞李內翰曰欲書花府寄朝雲翻新總筆留真賞未有秦門紫玉巵玉巵輪點載賞牡丹出五色玉巵隨花色酌客故云

贈劉廉憲赴觀

柳將春雨施燕鄉早遂秋風入上陽萬里山川真歷覽十年車馬亦匆忙鳥臺舊識冰霜面紫極重瞻日月光多少道院在丘壑擬從封事借明揚

寄白巖太宰

北覲儕行近吐毫奇徽端爲息塵勞閒身比鶴飛還健詩句如棋看更高消日有書雖石刻采芳無處不江皋新代

五柳閑三徑未許黃花只姓陶

寄南宗伯白巖

神仙官府説南鑾聞道春曹事更稀庭轉晝陰移樹影印
封秋雨上苔衣臺城柳暗宮前路別墅棋殘石上圖台斗
位懸朋輩少與誰同賞復同歸

簡石溪殷子

飛步雲霄二十年早歸鄉里共稱賢浸尋白壁長抬琴壑
冷黃金不到樂跨馬日尋安石墅閉門時注子雲玄懷君
夜對層城立月色江聲兩悄然

并州得汝溫王中丞吉甫書寄一首兼呈近懐

鄉西發旗送行軍壘上經年始得書入陝夢魂遥不阻守
邊方畧近何如朱衣却傍風塵際白髮都從涕淚餘來使
隔江難問訊暮雲春草正愁予

沛縣舟中柬戴方伯子良

城隅有客眺連岡城下維舟笑我忙欲駕行輿仍隔水忽
看花樹已斜陽烟郊黯淡新亭柳石壁陰森古殿涼未與
坐闌猶不淺况隨高步接春觴

寄寧侯文鳴中丞不至却寄

遠傳開府駐任城北上樓船趂日行梅信勝隨千里使羽
書春散雨河兵青凍麥役沙吐綫綫晴空鴈浦生三夜
月明虛鎖纜倚蓬西望不勝情

寄弟賦

一別三年悅遠睽萍踪無定任東西望窮鄉國暮雲合夢
入野塘春草萋堂上可能揚子對膝前應解老萊啼詩書
足蹈還須蹈莫更頻頻索棗梨

郊壇齋居有懐簡風山月岩

陀天行軒陛幾衝高吟何處美人借撫郊又蜀花昔成列
曉雲勞壇夜傣伐木有聲鶯在谷抱琴無韻月明齊行宮
例從親曾數指城西小舊僚

過方文玉為賦振旅詩

旌蓋風歸霄日光凱歌聲入楚雲長全功自古難平蜀元
老而今又姓方四野盡銷新戰壘百城還覩舊耕桑書生
筆硯尋常事幾見勳名勒太常

寄呈東臺外舅

一別丈人今二年往來空有尺書傳關山望極孫雲鳥滯
漢同心白日懸碣石風烟通北海江陵城郭枕西川相思
未卜相逢處岸草江花亦可憐

沈石史歸興

敢將勛業比錙休巳把行藏付許由秋度碧雲悲嶺鴈書
眠寒水羨沙鷗憂聞數到邵東寺望遠時登江上樓欲訪

庭闈問消息南風何日送歸舟

同年侍御羅瑞卿將到京先以詩寄答之

日夕懷君剛入夢曉來傳報喜還驚雲山悵別多岐路萍海論交幾弟兄花外驛樓明鳥錦草邊城巷沸蛙笙東門咫尺新晴地不厭衝泥匹馬迎

何子元移住楊州巷

第宅三年已四遷賃鄰錯盡貫文錢極知萍梗皆身外且遂風花過眼前伏枕夜過騎鶴夢散衙秋斷有山緣相從欲問城東社聞說郎曹本是仙

寄王青門太守

不見青門王右丞渚雲江草思難勝經旬漸覺人逞遠入夏頻愁氣鬱蒸山郡吏祇朝閣印水鄉兒女夜船燈炎風朔雪多驚雁北信南書亦可憑

紅心驛坐雨有懷臨淮吳茂宰

山店蒼茫風雨晨驛樓鳴鼓駐行賓盤渦似有蛟龍闘入舍翻疑鳥雀馴心是子牟還魏闕迹非公幹且漳濱孤吟却憶吳明府逆旅相逢意頗真

寄壽陽山人

有足不臨城府邊有身不到狹邪筵陶朱故托泛舟興康樂長吟登嶠篇開對蜀花開壽酒靜看椿樹數流年何時

一起江門臥訪我金陵水月前

寄華文遠

江空月白秋千里不見山人跨鶴來梅樹長懷隴頭信菊花虛負甕中杯清川碧石三吳道老雁長雲九日臺却對晚年傷落莫淒然遠懷抱幾時開

寄正齋俞參參

仲春風日送華人側望歸人路不迷千里絲烟新撫哺兩都青瑣獨封題雞䳄有翮中猶鍛桃李無言下自蹊沙觸一尊遙自把春書遠寄魯門西

除夕述懷奉類菴宗伯

漸辭融風起凍霞五更晴霽麗年華空香鳥篆爐存火苑色回青柳放芽辭谷早鶯同命侶過江春雁各思家物情人事端居外頗念吾生亦有涯

午日觀競渡

共駭群龍水上遊不知元是木蘭舟雲旗獵獵翻青漢雷鼓嘈嘈殷碧流屈子怨魂終古在楚鄉遺俗至今留江亭暇日堪高會醉諷離騷不解愁

遜華泉集卷之五 終

邊華泉集卷之六

七言律詩

和東崖翁家訓四章爲整菴相公作

封事休將入帝宸致身安得自由身書迴故里家無恙望
重文曰國有鈞金馬久閒黃閣老碧山常對白頭親深媿
問寢趨朝夢半在昏鍾半柝晨
宛洛分携五見冬豈知還轉得相逢藩垣子不慚京兆禮
樂書深愧秩宗寒安水西開芙蓉幕帆江上對青峯朝正
切感當元會十載重聞鳳闕鍾
千里正愁歸遠道一燈深喜借餘光不緣驄馬成相近豈

得豺狼跡自藏橋市水雲兼上下斗城星宿接低昂南都
浪說神仙府不道神仙夜亦忙
金陵二水三山地白筆冬懸海日光駿骨久知天下少豹
文虛擬霧中藏蘭臺望重桓公雅藝苑名過趙子昂何馬
共推才力健漫將官守較閒忙

見素林公坐上喜雨

蕭蕭靈雨夜垂空露泡葵心映燭紅忽報水侵庭礎外不
知花盡漏聲中雲雷自識經綸象造化同歸燮理功我欲
登堂問昭感如公真見古人風

毛給舍宅詩舊限韻

與衆聲搖楚歌聲別恨迢迢若未平花少共憐春色晚風
多猶覺茶寒生十年奔走青山故萬里歸來白髮明倚醉
不須談往事且聞殘句坐深更

戲東黃允升太常

清河水西黃太常五年身不到巖廊誅茅小築泡居閣臨
水新開沚易名已許伊人隨杖屨更招知己作壺觴金陵
遠客初停節借問新詩幾首香

九月朔與憲副公召飲以脫病不赴奉侍几席相邀
改期已而石汀翁夫人病先生至謀酬命觴且厚有果
之賜感念良將謝對無緣口呈奉侍一笑

病思何知酒思狂閉門高臥雨浪浪自曾恰許移芳宴獨
馬先傳繫綠楊窗外天聲翻急雨燭邊花影媚重陽知君
似少金華醞不遣清尊到客堂

坐上贈朱升之

皙維沙舸艤蘭皋爲訪金陵舊吏曹南雁獨衝淮甸雪北
風遥送海門濤開尊夜情俱洽賦入陽春調轉高起舞
對君還照影笑看吾髮已刁騷

以詩招遠游瑯邪病不能赴答謝

夢想瑯邪擬卜居入山閒過一春餘直緣病骨時相挽可
是高懷迥不如鳴雨似聞深樹鳥躍波行見碧溪魚蒲州

雅調廬陵記壁上誰今敢再書

汪東峰小園即事

退食悠然抱遠思西園柱笏看山時春留別塢花明樹雨過閒塘水到離官況不違丘壑想才名兼得廟堂知愛君憂樂關天下長對蒼生撚兩眉

贈都督馬惟淵

斬將搴旗屢屢勳冠軍名姓昔曾聞功超出塞先投筆郎殺氣壇丘好文海泛直窮敵屢登山驅深入虎狼群年來上馬披重鎧要縛單于獻聖君

寄閒齋汪少宰

望迷烟樹俯春皐人在金陵隔吏曹將折岸花愁遠道欲乘江舸畏驚濤星辰地接台垣近海岳名垂館院高公暇南都應有賦不須重和郢平騷

寄呂思泉大僕

永陽司馬碧山居幾度詩來重起予節杖日隨東郭鍛綠虎騎寫在軍書梅花滿存官先葉歸郡才高世共睽吳萃遠歸憑問何況還消息近何如

寄俞正齋大參

建業春殘風雨淒憑山東望海雲迷函中尺素封長恨尖裊芳洲撫昔題臨檻恰當鸞鶴樹步園無奈草盈蹊江門只隔三朝路何日扁舟過水西

和杏穀齋劉鴻臚見懷之作

水安山行隔歲期冶城春日正遲遲深探已辦千尋練遠望常懸萬里思久愧攜瑤與故早從民部接芳詞舊京林苑多嘉樹擬看遷鶯得上枝

奉答知山光祿春寺晚歸之作

際晚聞君已出城晚來消息未分明草閒漫自誇清潤討到真如食大烹壺王細穿春草綠雨籠高據恭雲平度壁燭火森森柱可惜無人坐五更

答陳江王大理

棘堂春靜日端居緣念玄情入太初茂叔故居留得草公儀安用拔園蔬極知台閣身須到豈獨邊關事可書江口暮潮天際月試從消長看盈虛

贈伍松月

憶昔荊南遠卜居相逢曾及雁來初山堂習隱秋看桂郡閣留憔夜剪蔬天末往來千里道篋中悲喜十年書懷春只似江城月長願清光照紫虛

寄大梁章太守

六千里外關山道十二年中風雨愁書信不隨湖雁過夢魂遙逐蜀江流纖纖凍柳含烟翠冉冉春窗向日浮多病

有懷貪逺望強扶藜杖一登樓

樾岡中丞發舟後有作相示荅之

中丞入奏揚帆日乳燕鳴鳩月正三楓陛暁星看斗北杏
花春雨別江南詩多到處堪題石舊過何人敢並驂苦別
登臺遠相望暮雲斜照酒初酣

贈石溪殷子

掛冠心跡與誰明海濶天遥萬里行巖畔直松傷早伐伏
前朝馬戒先鳴國恩可報身方徤家債初償事少豢莫把
五湖鼓范蠡古今豪傑本同情

金陵早春奉懷白巖翁次致政志喜之韻

晉山迢遞隔吳鄉碧樹千重鴈幾行江上再逢新歲月簾
中時撿舊篇章名叨啓事心常愧迹阻門庭夢不忘已恨
兩京成遠別可堪蹤跡更殊方

聞白巖致仕後起居

掛冠西入水雲鄉笑別東朝鴛鷺行身對碧山無客主議
存清廟有封章精神合與三光應簪紱何曾四海忘朋安
鶺鴒原上章秪應流恨憶元方

得白巖惠書

山童傳信到江鄉滿紙雲烟墨數行西洛受詩裴相國南
宮何羨米元章四朝黃髮身仍徤五嶽冊梯興未忘觀物

素諳玄化理不須重問九還方

夏日端居奉懷

往歲從龍謁帝鄉步隨仙仗對分行雲中東笏陪郊時月
裏鳴琚出建章老去江湖頭易白別來山斗思難忘芙蓉
採得無因寄愁絶盈盈水一方

七夕懷南垣劉司空

欲問南垣草暮湖柳烟蘆月望迢遥磯頭錦鯉真難寄天
外寅鴻可易招菡萏出波還並蒂女牛經歲亦成橋懷人
已恨違山遠何處凉風引玉簫

寄遼宗室光澤王次來韻

離荆一十五回春屢想猶煩及遠人愁見碧雲天際合轉
憐華髮鏡中新秋堂鼓吹揮毫夜雪苑旌旗校獵辰回憶
舊遊情萬結滄鱗江鴈若爲申

賦俞大參正齋二宜園次二泉韻

小園開處弟迎兄兄未歸來弟早營堪入畫圖傳洛社不
須風雨賦彭城江鴻海鴈冥冥色棣萼荆花宛宛情一出
偶今成白首始憐身外是虚名

知山吏君園梅始開邀客過賞時乃子將赴春試因
及之次韻

萬蕾含胎爾獨先玉膚瓊蕋照高天臨風時有暗香度未

雪早將春思臺深厚共知培養力芳菲誰秉鈞生權花神
夜報郎君信來歲登瀛冠列仙

答殷石溪雪中見寄二首

瑤華新自石溪來燭底緘封手自開銀海散花方獨眩玉
山當坐忽先頹遶橋市近多春鯉傍枕瓶香有臘醅晴日
杖藜堪共酌細看臺竹與江梅

白晝春雲接地陰黃昏春雪積簷深洛中遊憶袁生臥瀟
上真懷孟老吟江麥秀期欣可卜臘梅開興恐難禁石溪
漁父能憂世一曲滄浪萬古心

暮蕭汀北寧卜隣

紫霞西畔白門東雞犬相聞巷陌同家遠正須君作侶病
多無奈歲成翁池光向月虛含凍柳意歸春弱怯風珍重
雪泥鴻爪迹翻飛回首五雲中

壽春劉子希尹言念故鄉有拂衣之興奉問

恨別君今懷舊山感時予亦念鄉關天涯岐路幾回首歲
暮風塵多苦顏方朔久躁金馬詔季鷹終為玉鱸還江城
紫翠群峯霽望極春雲杳靄間

寄希尹再和前韻

紫霞蒼靄護春山郡閣清虛書掩關百里不愁滄縣足九
重時夢犯龍顏心傷異域濃花吐目送中林倦羽還歸使
過江憑訊信有人相憶水雲間

寄杏子立董兄

斗米休更問新銜衆齊非才久自諳遊彼謾誇探虎穴
竿何用狎龍潭終知畏季三宜默且但稽康七不堪傳語
故交虛北望已看華髮住江南

太僕諸僚長以見懷聯句寄示奉簡

滁陽亭館秣陵槎百里山城隔浦沙心遠自知江不限目
窮誰遣樹重遮松間齋月宵行圃竹裏清風晚散衙仙吏
兩鄉俱不忝此中惟恨少琅琊

晚坐

碧梛陰沉覆古槎黃昏時月月籠沙漁梁曲曲深相護賈
舶鱗鱗過不遮燈影夕懸城外塔水痕晴落岸邊街前灣
子夜歌聲弱風景依稀似若邪

殷石溪遷居二首

溪翁小隱城隅地窈窕松窗對竹林習靜不知紅日晚擁
名真似碧山深臨池野鶴陪孤立破雪江花笑苦吟從
似鳳臺畔路扶藜應許數相尋

鑑湖欲乞賀知章洛社何如司馬光耆舊即今新續傳
人隨處可為鄉沙溪綠遶春風細木榭青籠夜月長吏
樹林洲畔石崖突相對倚冰霜

和白巖二首

濟上秋風兩棹開故人傳報上公來滄江虹月先占象賢
匣龍泉故引盃吏部久懸山岳望仙槎應拂斗牛迴自憐
衰病還鄉客未得從容杖屨陪

蓬窓誰遣一尊開報道隣船送酒來治滴久闕多病手勸
酬虛負合懽盃生餘秉燭更相照話接鳴雞未擬回一別
忽今驚十載水鄉何得幸深陪

再次劉希君寄答

音屢遂結翠微間綠蘚陰陰草徑斑敢謂圖書存此計秖
應猿鶴笑塵顏褈瀕臥病愁公幹隴表思歸憶子山窮忝
秋宗三閱歲素飡真愧一身閒

印岡羅郡伯枉臨惠示新篇答謝次韻

徑草芊芊溪日長幽居僻在水中央恰對孤雲悲故國忽
傳千騎擁東方開筵宛值藤蘿月携手同懷菊蕊行取醉
夜深還秉燭笑看頹鬢各蒼蒼

劉子希尹王子孟宣許携家醞相過草堂酒暮不至

杜子登高以嘲次韻

落日孤城秋可哀碧溪縈帶紫山迴安隨土俗登高去豈
得隣翁送酒來叢菊破霜開小苑片雲將雨過層臺藤蘿
石上娟娟月誰共黃昏坐一盃

是夜草堂小集呈坐客

五更城角弄秋哀萬里江鴻避塞迴可但逢時嘆摧落卽
從拋印賦歸來情多貫戀風前帽病起虛看雨後臺華髮
幾人今在幾夜深休負菊花杯

夜會有作呈希尹孟宣二子

幾附雞另嘆秋違夜榻那期此坐同隣木凍花疎月對
爲孤不靜舍風尊前節序嗟衰病底親交客裏中休將
少年會不醉楚夫今是白頭翁

九月二十四日遣興奉寄太常諸僚

往歲氷衙鵷來常慈宸光龍異班行針廊綠帶朱衣月合

殿氣霞珠香天語獨聞當北面岳神分祀待東方如今
病臥秋山裏白髮青燈感夜長

再次辛字韻

遠拋卮酒避芳辛靜對烟空月半輪門掩綠苔甘自逸案
堆黃卷不全貧非才敢竊明時位多病秋看故里春詩侶
約朋俱出飲也應回憶係遊人

夢台峰同登山閣示我以舊題風雨石崖青之句賦
而足之台峰將巡南郡

日下城隅佳麗守使君於盃昔曾經吳宮晉野悲人代虎
踞龍蟠識地形新步水烟湖柳碧舊題風雨石崖青海外

漁子春相憶夜猜江天認法星

　閘合峰舟過清源不遂瞻奉短詩寄懷

隔歲關河賓信違美人千里惜分岐伯茟宴愧祁奚舉仲
父庭承鮑叔知春到木亭花發處月明山館雁來時擬折
邊遠青驄還西望長吟有所思

　賀劉希尹生子

碧林春暖鳳將雛滄海宵明蚌出珠前度共占佳夢協徵
來堪作小名呼舉錢色映雕盤果遂矢香連畫壁弧我亦
有兒還似子會看同學著潛夫

　新庄道中即事次韋抑菴郡守韻

水隨芳草恆尋幽路過山亭興未據情入暮春多感慨地
逢名士亦風流川長漸覺三花遠雨足因占二麥收南望
嶺峯蒼翠裏到時深恐白雲留

　送汪監司子宿之江西

彭蠡江山畫不如到時應及素秋初千峯落日帆檣外萬
井寒烟甲冑餘瑣闥星辰迎帝座水鄉甘旨近親除孝廉
門第清無比翻愧羊公壁有魚

　送汪少宰開齋進賀北上二首

皇居穆穆九關開有客乘槎萬里來宮月夜明鵷鵲觀江
雲秋曉鳳凰臺金魚待漏還過籍赤舄凌空不染苔珍重

麥丘三祝意寧閒休當祖道杯

　送侯溪崔司成致仕歸安陽

盧龍山畔菊花明一片歸帆五西輕風入暮林稀靜葉月
明江雁帶離聲尊前舞袖娛親志柚裏封章報主情六館
有人爭請關殿從天子乞陽城

　送介溪嚴太史考功北上

玉亭岐路玉堂通太史文章五色虹萬里不論金馬外三
年真在碧山中心如藻鑑明秋月夢逐蘭舟泝曉風我病
稍閑消酒別逆期對一尊同

　奉梅山李司馬送別士重文學之都昌王府文學者

　司馬第也

碧殿朱門地不寒楚山斯水足游觀尊開醴酒時應餞
出江魚日可食作賦豈勞傷賈誼獻書休擬學嚴安草亭
身世羲皇上一榻清風竹萬竿
郡王文學渡江年早帽青山雪滿顛賓館有時來曳子靜
筵終日對先賢樹遮竿續臨風聽花外舟來滴露研三峽
五湖通一水寧閑休憶浣溪船

　李將佩釜上留別

簡葉荷花香滿庭坐來炎雨霽空宜羲開高樓一星出酒
對故人雙眼青沙柳陰森如待折候蟲凄斷若為聽開從

聚散看身世天際浮雲水上萍

送丁考功秉憲之關中

鶯花如錦豸袍新建節西行及好春周禮職方分二陝漢都形勝說三秦天浮紫氣函關動雨洗青蓮華岳在蒙恩還應有神助詩成先寄故鄉人

送羅尹赴博羅司成冰玉公之後也

海國逍遙野興深羅浮山下坐鳴琴看雲細和東坡句揮日常懸北闕心三合樹高應蔽芾六如亭在且登臨西江水玉家聲遠側耳南風聽好音

毛東塘李宗同韻贈別張惟信内翰兼呈老懷二首

遠里偶逢驅駟日通家難比識荆初青年羨子風雲逐白首慚予筆硯疎玉壘錦江秋獨往漢關秦塞意何如黃扉本是絲綸地莫向亭溪學釣魚

青楓閣下承恩後江葉霜前把袂初兩地別離鄉國幾年齊問故交疎仙臺望遠君相得學海飛聲我不如華髮盈簪欲歸去久思蓴菜與鱸魚

留別外藩諸友

浹辰風雨共秋闌坐對朝霏復夕霏萬馬要令收駿骨一鐙時得借餘輝樓中醉酒高情在江上乘仙後約非却到荆南候歸鴈竹看雲錦出天機

留別諸友聯句二首

舟子招招催渡開多情臨別更遲徊虛煩竹馬城邊候賞泛星槎海上迴南郡秋風悲鼓角武昌明月見樓臺懷人夜聽黃鵠寄江口雲帆日往來

荆郢相望一水間早秋爲別仲秋還乾坤去住真如寄車馬驅馳不暫閒白帝城頭烽火急黃牛峽裏戰旗殷江陵舊是藩侯地爾道東來第一關

羊公祠留別憲之元之二都護二首

秋風繫馬意如何三月羌祠雨度過落日大江元自永青山片石爲誰磨秋邊丙極兵戈滿思入前朝感慨多却望鹿門懷昔隱無師與統烟蘿

巨艦鱗鱗牽渡頭赤旗閃閃耀江流深憐鄂渚將軍號也入襄陽稚子歌劉晏不窮關内餉子房能運幄中籌同功異代何終極明月崖我漢水悠時元之督運提納憲之爲總制參贊故云

劉希尹吏部送祝仁甫考績

棠樹陰陰夾岸長仗旌歸繞灞川旁遙占紫氣懷開令却望紅雲指帝鄉過里暫看停駟馬入朝還擬詠星郎春風盡旨含香地玉珮逍遙綵綬光

送王本一如遂陽

芳君無奈別情何五日生朝客裏過心逐暮雲迴漢陂

隨春柳渡遼河重關復鎖狼烟接絕漠平沙鼠穴多應有
太篇吟出塞不須停馬問干戈

送陳靜齋南歸

之楔流年少定蹤此歸何地不相逢客帆未掛三江月鄉
夢先過五老峯山水久應懷六一廟堂終擬召夔龍極知
離合關交誼莫恨臨岐別思濃

送詹應韶改順天府丞

兩京京兆俱畿輔南接三吳北控燕聞報共欣遷特地社
行蕉得艷陽天鳳凰臺青草春烟裏龍陛紅雲曉日前最是
都人識桓典向來驄馬殿翩翩

送張南山致政

拂衣歸卧碧山岑白髮蕭蕭欲滿簪卜劍漢明主恩望
遠燕樹老臣心曾雲鳥度江城遠五月花香水閣涼感慨
臨風一長嘯漫云贈鶴送餘音

送鄒黃山考滿北上

駿聲華譽滿留都社稷蒼生望不孤入座早登南執法三
年真考大司徒風傳摛句歸波息石固當城鼠穴無心是
子年身范老遠從廊廟憶江湖

留別貞菴

陰陰汀樹起秋烟冉冉漢花接暮天歸鳥獨銜淮甸雨離
人剛上汝陽船病餘藥物存芝朮老去心情托簡編它日
會傳稀隱賦緘封應寄渡江年

留別東園

公子名園恰對城水亭宜雨更宜晴樓臺日倒池塘影絲
竹風傳巷陌聲三月久忘玄酒味百年知負碧山盟白門
朋舊紛如許後會應懷歷下生

送高濟亭

郊林風葉傍淮飛寺閣霜烟映日微越水親勞五馬去蜀
江遲阻片帆歸謝公興在群山役杜母恩留寸草暉海上
倘逢黃鶴侶雲中須寄紫霞衣

送華戶曹

萬卷曾看秘閣書兩畿遷駕地曹車才通國計人俱羨名
在詞林衆不如潞水夕波明畫檻淮山春草映華裾忘年
郤話論交晚執手臨岐思有餘

聖旦寓南太常作

冶城風雨送秋森萬壽嵩呼五夜心帝座仰瞻天共遠主
恩遥荷海同深容臺禮樂虞南北建業江山自古今龍輦
鳳旌回首地似聞韶濩奏餘音

送沈玄齋考績北上

揚子江頭春雨晴春卿春日覲春明上台星斗三年別南

國山川萬里晴金奏秖須歸頌雅玉衛差可配賡清送新
有頭應覩達見說天王識履聲

送劉繼志下第東還

幾宵燈火醉眠遲回首孤帆隔夢思鯨海浪寒秋晚泊鳳
城花老怨春遲科名會許魁三甲人物真誰記一時歸華
江亭東郭路不堪重寫贈行詩

送張原載黃門給授職還鄉二首

病入烟霞十載深出山何意轉相侵公車晚結郎紗緊
暑春消李子金池草夢回傳好句曉鬧歌罷起遊心西堂
別酒還今夕消滴無煩報淺斟

瀧瀧江旭散林鴉曷曷江風捲秋紗燕郭晚春歸處路楚
山明月到時家仙遊自說投竿好吏隱誰憐去國賒夜
陟岡應有夢紫堂青瑣隔天涯

送王灤江

向來青瑣陪雙入此日烏臺羨獨行三品峻階都執法十
年知己老門生烟開灞岸春先到月照秦山雪正晴攀餞
却愁心不醉郭門楊柳囀啼鶯

送黃伯固進萬壽表如京

鳳紀初開萬壽辰龍箋遙集九州臣固憐建業王還客獨
是先朝死諫臣天拱闕庭周道遠日臨旌旆漢儀新彩擁

拜舞露恩地已隔三延黼座春

送胡中丞伯衍進賀上尊號表如京

羽旗雲蓋拂雲長鳳闕龍函入帝鄉星近紫垣歸執法日
明丹扆坐垂裳元年繼統天無外大孝尊親國有章朝下
九衢人辟易尚看驄馬識威光

送梅軒蔣司徒致仕歸湘源二首

司徒綬到古稀年便着荷衣上釣船隱處無妨無自樂此
生名壽是雙全湘源旅夢青楓外建業歸心白雁前留取
送行車馬數後時收入畫圖傳

奕奕家聲遠近知士林誰不仰連枝三台八座同昇地綠

野青山獨往時草制即煩親弟手賜環真荷哲王私江湖
廊廟俱傷別萬里秋風兩鬢絲

送吳白樓

清風亭上春風座兩月剛隨杖屨遊豈謂除書下南國遂
教行色近中秋三朝禮樂歸清廟一代詞華仰白樓珎重
吳皇前席意故鄉山水莫淹留

奉送石門龍學士典文北上

鳴鹿宵聆賓宴歌講臣秋考帝鄉科文歸永樂真相匹道
比歐陽不啻過千里地靈江右占一時人傑榜中多兩
有夢身先到金殿東頭白玉坡

崔山道中留別親故

殘春移舸入冬還北關南都去住間歸夢不離官寺月賞
心猶戀故鄉山深憐老病元相倚敢道淹留且自閑扶醉
別君西郭路共看華髮感朱顏

奉送以傳谿菴翁節制三秦

帝夢非熊起舊邦側思賢佐隱京江三邊羽檄來金殿五
色龍函到石淙翁舊號范老甲兵胸有萬李侯才氣世無雙
歸戎制勝尋常事早見邊城築受降

三十年來四入關士人迎拜想開顏風雷晚送蛟龍雨藜
藿春藏虎豹山已遣北門歸鎖鑰更從西海弄潺湲塞塞

蜀相千年後伊呂誰當伯仲間

東園餞別杏東郭學士

王孫華館即蓬萊為惜春殘作意來池上晚花開錦繡水
邊斜日動樓臺綸巾醉閣山亭樹蠟屐行穿石徑無苔
美人將遠別竹輿臨發更徘徊

再送杏東考功北上便道省覲

祖筵晴日照離觴客思江流共渺茫西去直看家不遠北
遊虛擬棹相將璧池花發燕桃李阿閣巢成待鳳凰五色
麟分庭下綵入朝重補舜衣裳

送都憲南屏高公赴鎮

邊承北闕絲綸詔近出南曹法從班龍劍倚空衝夜斗豸
袍迎日動春山國儲民業經營際淮水江流保障間千里
舳艫看利涉東南旌旆即須還

莫愁湖春餞松月謝僩二都憲仍次前韻

多病春來久索居祖筵花擁出郊初湖中遠興依沙鳥雨
外清尊慰野蔬名姓會看當宁識勳猷應付史官書登朝
且上安邊疏還學文園賦子虛

送滁江江大理北上

秦府兆分陝旗旅撫鎮平反兩地稱治老威名留紫塞于
公陰德在金陵尚憶迎對三山月苦節清標照碧空冰入奏

共知歸政從遠人離別獨難勝

奉送松溪徐司空考功北上

司空風節重南都一片清冰在玉壺天月同憐照肝膽雪
霜誰道上頭顱身隨驛路依帆影心逐家鄉到五湖聞說
有書先乞老不知當宁肯從無

送松溪司空致政東歸

故鄉今日是真還入里逢應訝動顏岐路苦辛年歲晚廟
堂勳業鬢毛間閒看飛鳥投深樹靜愛秋雲捲碧山傳語
綽然亭下柳元中丞張養浩舊宅在濟城西北八里名其柳莊綽然亭舊枝新葉許
誰攀

送錢序舟醫官歸京口次韻
跨鶴來從碧海東水樓風雨一尊同誰言彭祖無千歲自
信淮王有八公醫國父傳三世業活人時奏十全功中年
頗覺朱顏少願把金丹托便鴻
送松月伍中丞致仕還松滋
中丞鄉土接荊州門對青山俯碧流名織古來須勇退興
尚今去且閒遊寒松獨傴陶潛徑皎月長隨范蠡舟尚劍
酒酣休暫援斗間龍氣正橫秋
送荊州守劉翁之任用前韻
滁陽參牧幾經春佐郡還看牧楚人沙柳色迷熊軾暗渚

花香浥鷺袍新雲連峽樹通西蜀月出江梅見北辰公暇
有懷堪吊古好傾樊祿負春中
送汪生下第還歙
汴上春雩肯我從江東秋試忽君逢期出榜先題姓豈
料承恩不在容塵海浪跡歸失馬雨後鄉思感鳴蛩錦標
奪取三年後始信吾曾報士龍
送乃子恭甫入京次知山韻
待詔初臨鸚鵡岐別家休切鯉庭思青萍寶鋏研初發白
玉黃金價早知建業秋風鳴鹿宴曲江春雨化龍時仲舒
賈誼俱豪傑廷對何人是爾師

送陳太僕歸莆中
端居不愛滁山色萬里椿庭夢想勞南國亞卿新秩美北
都司馬舊名高燈蓮雪映傳書鶴綵服春明獻歲桃携得
釀泉供壽斝興來應比醉翁豪
送鍾給事奉使廣西便道省覲
五色宮袍照驛槐驍驊青鎖暮金臺庭闈夢遠無舟到諫
議情多有跳來仙旆遠從荒服過慶筵重對海門開否船
山下黄符雨添取恩波入壽盃
送太文學之安仁
三載京華幾勝游兩中蕭寺月中洲天空鴻鴈影初歇水

冷芙蓉香不流琴到伯牙堪砥指句逢東野合低頭無端
忽坐江潭去短棹孤蓬萬里秋
送趙主簿萩東同年呂稽勳仲仁
泖溪渺渺錫山蒼南去天涯客路長霜下海門潮漸落雨
深江甸橘初黃城池舊識延陵郡風俗猶傳太伯鄉郤見
吏曹憑寄語一年秋色負重陽
贈別東塘毛侍御北還
驄馬翩翩振英聲白簡秋稜下玉京風動嵩行秋氣爽月
明伊洛曉塵清神羊影過千人避驄馬聲長萬里輕若
病多鄉思切碧梧山下擬歸耕

四月念日翠峯先生坐上留別

綢繆初罷月中琴客主同懸去住心已喜石杯凉近燭更憐刁斗亂鳴砧華星爛綴三更露碧樹陰開四月霖長憶此尊遊此坐玉珂他日會重尋

齊河館中阻雨與二三君子宿別

暖暖青燈夜向深卧聽春雨話鄉音木荒田野猶征粟寒入關山未擣砧江海十年離別夢道途千里去留心平明且向孤城立擬看長風破積陰

滿風廊雨横復斜雖有屏障何由遮風勢盤盤撼庭木雨聲淅淅飄落花古人逆旅豈貧賤遊子長年達室家呼僕吟燈照行李戲書却悔同張華

送鄭文範才文諭温州鄭推

萬松深護理官衙嵐翠陰中閱歲華策馬暫拋官府事登樓常眺海門霞六朝秀句憐庾樂四海名山説木春落落晨星雲霧裏斗牛何日待仙槎

次王内史留別韻

畫錦歸來樂事恬海雲西指客尋添頻信覺詩春好寄酒兼妨入夜淹山寺尹與閑來駕玉堂花架夢中簽新詩處處稱三絶虛遣王郎羡謝擔

送蔣有孚歸瓊州省覲兼拜掃先壠却赴江州監税

北風吹浪擁先槎行盡風霾到海涯萬里飛龍天上闕五年歸雁夢中家瓊枝翠結秋墳草鐵樹香生夜宴花回首潯陽旌節地不同司馬聽琵琶

送華山人歸無錫聯句次韻

碧林斜日照歸鞍馬上人如畫裏仙江館夢魂淮甸雨梁鄉樓隠惠山泉書成寄友重題字詩到逢僧不問緣聞説隠君生計好五湖烟浪一漁船

送史徽賢司訓撫寧

客車秋晚過漁陽山海關前開講堂貫道獻書心耿耿鄭虔閑處谿苔中苜蓿明朝日池上芙蓉夜雨聞説此鄉多俊彦應傳衣鉢到門墻

送杭世恩水部分韻得花字

鳳節飛臣早移家河上曾來晚泛車携鶴未須誇鼓枻載詩聊復似張華霜寒古戍聞邊雁日射平皐見海沙絶愛何遜詩句好不緣東閣看梅花

贈別羅子文同年次韻

白馬青衫杏苑東昔遊曾記往年同不愁花盡三春雨長恨遊飄萬里風短札幾回傳嶺外片帆何日到閩中南樓素月懐人處夜夜憑闌向遠空

文侍御宗巖出按中州次韻

森森河流百尺寬樓船飛渡曉風寒西臺御史桓公雅南
國詩人陸務觀春入汴堤青草合雲開嵩岳碧峯攢臨岐
未有琅玕贈報我無勞雙玉盤
送楊晉叔少卿歸省次韻
珮聲搖月曉烟昏賓鐙親承玉陛恩斷杵春暉懷孟母繞
堤秋草送王孫安平牒綵古逾遠文敏風流今尚存閶峪
雪飛鄉酒熟十年心事與誰論
送省菴劉太守赴銅仁次韻
萬里南臨瘴海春倦遊心事苦吟身舟中翠羽移家遠杭
上紅雲夢闕頻津吏挾書隨路見洞猺抛弩拜行塵花開

花落年年事莫問玄都觀裏人
送秦國重郡博
涿鹿山前問涿州華陽臺下水悠悠名高北斗傳新教恩
入東吳感舊遊三館月明壇杏晚兩堦雲影市槐秋深家
儒術稱楊振聞說登朝已白頭
送陳子居
客子南征寒臘初朝恩驚絳網羅除雲山獨馬供愁思雪
路何人問謫居陽羅驛荒空壘峙武牢關在古林疎北[illegible]
封壤中州接來歲徵賢有傳車
送吳少參樊貞梨雲軒賦

雖安逍遥不出城梵堂燈火坐冬晴風園玉殞寒生暈水
咽銅龍夜有聲兩月瑣闈慚晚步十年詞苑托高情相思
莫更尋瑶草漢曲春田杜若生
白巖席上奉于蕃侍御留别之作
臘月驅車晉苑東春風相見帝城中自憐岐路經年别誰
遣繁花此會同白日心期終不忝清川離思治難窮舊遊
長憶松陵道水接長橋月滿空
送顏明府之聊城
上春行縣出東畤桑葉初齊乳鳩道左壺漿迎父老雲
中冠蓋識君侯魯連箭滅遺書在微子城荒故堞留攬轡

可應空弔古土風先爲理宸旒
送胡貿軒還京
遯老門墻舊識君别來踪跡但相聞冠裳初報九年績坡
路忽爲千里分門對碧江開曉照棹隨黃鶴下秋雲經過
待隱園中屋白酒飄香菊正芬
送柴廷相少尹之無錫
北客南行路幾何宦情鄉思渺烟波舟中暮雪經吳苑江
上春衣試越羅懷遠漫愁山閣迥課耕應愛水田多十年
舊事悲重省休對青松賦女蘿
送張令赴舉次韻

八月邀遊天子堂翩翩雛鳳羽毛蒼遥從北斗看南郡
過庭陽下緬陽絲巽堪為採花使青藜應待校書川誰知
萬里懷親意愁見孤雲日暮翔

送張本貞赴常熟尉

尺步秋風曉放船岸頭人說是登仙官居地接三江口國
士名收十載前行縣每將玄鶴伴散衙時對古松眠憑君
為報錢工部寄我東湖綵項編

送都玄敬二首次韻

秋江浩浩夕波寒秋岸離離木葉丹南北路岐頻駐馬古
今懷抱幾憑闌平蕪日下黃雲大喬木國人歸白鴈殘謝傅

東山意無限別來誰與共盤桓
古驛征軺盡舫燈客途風景向秋深悵望涼月縱推尙枕
上微鐘過廣陵草滿蕪城山寂寂雨晴江寺塔層層十年
舊跡空回首幾度追陪夢裏登

送史少參

天闕新恩五月優地曹清望十年收騏驎不受妄官鎖梁
棟元須匠氏求巫峽春雲通遠夢蜀江秋浪慨家遊錦官
城外祠堂下應采蘋花薦武侯

席上送穆子衍得字

爨火妻微穿廣庭鐘聲杳靄滿城殊方客子三更夢何
國佳人萬里情夜雨樓中聞雁別秋風江上看潮生兩都
詞賦流傳美不似湘潭弔屈平

湖亭夜別柴吳二紀功述懷二首

十年舊跡姿錦地此日逢君感昔遊舞筆曉隨龍虎仗鳴
珂春入鳳凰樓倉皇出牧臨江郡貧病歸來守故丘溪水
野烟俱寂寞夜深相送不勝愁
客子別愁何處醒吾家園裏竹青青水深不辨堰雨聲[illegible]
出更登湖上亭鄉土幸看收戰伐野夫何以報朝廷華山
亦與燕然似欲洗磨崖勒舊銘

送貞菴中丞巡視江防次韻

際曉風帆駛片針客懷江水共無涯極知文事能兼武最
喜儒臣經不鞭父老市會看刀買犢詩壇應見筆生花何人
得似相如節今先驅擁使槎

郡司空宅夜宴留別

楚江叢薄百花明巫峽岩晃萬里情用武空懷蜀丞相牧
民那憶晉書生山過赤壁磯猶在路轉黃州水更清長憶
春風別離地畫堂燈火夜三更

送閻帥馬東溪武舉

凜敵曾勞夜枕戈談兵休問計如何箭輕百步能穿柳葉
掃千軍不換鵝曉殿策名登白虎春街扶醉轉銅駝封侯

記取承恩日武皋龍飛第四科

贈莊邑傅還鄒平

一官欣得孔門登品秩休論第幾層壇杏午陰看鳥下市槐秋晚對山凭鳴鍾講道求多士跨馬尋詩問老僧閒過苑公書院裏拜瞻應拂座塵凝

送韋太守朝覲如京師次鄒先生韻

北斗離離接上台帝京人說是蓬萊雲門樂奏千秋引竹葉春生萬壽杯虎節暫隨鳴珮入熊轓應載賜金來漢家公輔多循吏誰道公無汲黯才

送郭二守述職如京師

荊南封土接中州路入京華客思幽萬國守臣同獻職九重天子正垂旒通明殿迥春風早閶闔門開霽日浮去去共知當顯擢也應回首仲宣樓

早春登鳳凰臺次韻靜齋

李白何年更此遊荒臺依舊枕江流因歌老鳳懷佳句重向金陵弔古丘梅萼柳條俱啟苑日華雲色但芳洲狂夫未有消狂計野立郊吟處處愁

登鳳凰臺呈同遊諸公次李太白韻

苑中芳草玉珂遊苑外白雲晴日流多病未能拋短杖有懷搠怯上高丘垂楊晚映秦淮水杜若春生謝朓洲鳳鳥不來阿閣迥酒闌空抱古今愁

寄濼江楜菴再用前韻

晉墅吳山次第遊古來江左擅風流三春忽漫交三月一醉真誰共一丘花隱碧虛穿別圃雨驚鳧鴈起寒洲盧龍有約成虛定徙倚懷人恭轉愁

登報恩寺塔次聯句韻

寶塔參開日影南偶瞻龍象一停驂含元氣滿三千界金利光搖五百龕[illegible]閒風隨遠步濛濛花雨散微酣上乘別有通玄理豈獨僧家不解參

元世祖廟次王應詔韻

斷碑深倚廟門斜往事傷心付一嗟春草長沙仍牧馬晚風疎樹偶棲鴉居陵漢代雖無主北幕南庭自有家欲弔會遺何處取飛塵如雨亂鳴蛙

水關東北泛舟晚達希尹別業

隱隱輕雷動水西水東殘日抱晴霓女牆倒颭紅旗影長埜斜連綠稻畦張相池臺煙漠漠閔公祠墓草萋萋迴舟不盡登臨感却倚涼風過別溪

教場晚酌次登字韻

百丈舟梯向曉登將臺高處碧雲層旌旗照水關相對碑晚凌賓醉一凭天外忽聞歸樹鳥月中遙見入山僧深憐

散帙投壺地夜搨秋杉白露凝

登明遠樓同濼江定齋戊卿

群公豪爽徊陳登醉卧高樓第一層海岳共迴千里眺乾坤遥入四關凭城懸暮景初開雁寺出寒山不見僧恍惚洞仙騎羽鶴紫簫吹斷綠雲凝

同藩臬諸公北郭泛舟疊前韻

水邊蒹葉冷含秋城外山光晚映樓霜露忽催時物改乾坤如共此身浮深村暖晚憐荒業〔華山之側小庄在焉〕飛蓋飄飄侶貰潛明日擬登華不注醉看東海豁雙眸

遊龍洞山厚濼江定齋承菴聯句見懷荅謝二首

愛山無奈野情何路入西嚴興轉多千丈碧潭通窈窕四圍青壁抱嵯峨驕清不射將軍虎地迥難求道士鵝却對嶺牛歌白石醉翻朱袖拂雲和

踏烟衝霧不知寒繞徧山厓復水干峯擁夕陽迢駐馬石懸高洞仰凭闌疎鐘隔磵深堪聽老菊垂花亦可餐傳語北臺三節使擬拚明日盡餘懽

宴鄭氏園亭四首

未須韋杜家家到一出城門便不同折簡敢爲難致客披襟先受不訾風中年畏病長辭酒他日重遊定作翁聞有袁家紫開過尚餘春色繞芳叢

觸熱遲遲一駐驂望中烟火傍山嵐春回花徑殘紅少雨過林亭遠翠涵此日圖書還客底故人尊俎又城南水雲涼籠留連地時聽黃鸝聲兩三

通家子已見高情且復招陪杖屨行書法臨池王右史風流騎馬謝宣城可容佳景無佳句未識此人空此情聽我酒酣詠東武爲君倒盡郎官情

一雨長安洗俗塵無端幽意逐吟身偶陪天上神仙侶也領城南自在春頗愛籠纖宜晚色欲移壺榼醉花神此情此景君須記明日滄江有遠人

再至居庸二首

塞口重關慨客聞殺烟嵐雨鎖絪縕雄呑巨海山形斷秀壓中原地脉分鎖鑰還須寇丞相長城不用李將軍倚窓時送東南目雙客蓬萊五色雲

山雲冉冉石垂垂公暇焚香晩對宜窺牖亂峯青似戟穴城孤澗白於絲人家高下緣蹊見風氣寒暄入塞知憑語抱關休偃仰雲中日夜羽書馳

蔣山次韻

病起尋芳郭外遊漢人祠廟蔣山頭千盤鳥道緣雲轉五色龍江抱日流隔浦迥看帆窅窅步林時聽鹿呦呦松阡積雨莎如鏃不有桃花宛是秋

游龍洞山次王定齋韻二首

鳥路縈迴洞壑深出塵風景愜招尋山圍下界青天廻日照中岩翠栢森浮世可須論去住病身元不厭登臨釣磯無恙綸竿整悵望仙潭玉鯉沉

洞門黃葉鎖秋深野客來遊悵古今恍惚漫傳龍跡在虛明真似佛光臨蒼空日月流元化白晝雲雷起太陰恠黑下山蘿逕遠殿鐘今飄送餘音

登鏡光閣次韻白巖

朱闌逕對夕山蒼寶樹平臨綺陌長冉冉雲霞自多態鬧鬧牛馬爲誰忙宮桃日下玄蟬靜渚岸風廻野稻香不用登高更懷土即看朝市有滄浪

登嶽次劉希尹韻四首

岱宗山秀百靈屯壁立烟霄萬古存幽府化機盤地軸上清真氣接天門霞標日觀青松麗春透龍池碧水温薄暮振衣峯頂石蓬萊東眺海雲昏

北上天門日未斜剛風吹我度谽谺仙人洞古留丹灶玉女祠高拱碧霞深澗千年猶凍雪陰崖四月始桃花泰封漢禪俱年落細讀穹碑感歲華

玉皇祠畔一凭闌絕頂風高夏亦寒北去塵沙通瀚海西來天地是長安青雲迥隔三千界白日平臨十八盤似有飛仙度幽壑鳳笙聲裊珮珊珊

巖巒崔嵬雲霧升泰山靈秀古今稱百千萬地豈重有三十八年才一登具闕深春來供客松崖落月下樵僧中天夕磬冷冷發知在烟霄第幾層

和毛監察秋日登明遠樓作

古今河岳興文地晴霽登臨壯此樓沙海碧雲偏趁日桂林清露欲驚秋玉衡冰鑑堪誰並紫燕龍媒正爾求解道草茅先許國幾人能抱范公憂

題陳氏水閣次韻二首

臺閣臨溪一舫如主人長日坐觀魚情知鯖晃非真樂豈必江湖是隱居山影落杯浮白際水香侵硯草玄餘春深即有移家約莫笑狂夫此意虛

吟倚高樓傍檻西碧窗回覽夕陽低雲消芳渚鷗爭泛春到垂楊鳥自啼商舸近橋帆影亂女墻如帶草痕齊停杯不盡興亡感六代豪華水一溪

正月晦日遊徐氏西園晚過杏花村遂登鳳臺次韻

芳時嘉侶共招尋眺遠憑高快賞心城畔古丘封碧草水邊遲日媚青林遙山雨霽千峯出近郭烟浮萬井沉向晚欲歸還小立關關幽鳥送春音

蒲汀二首

岳祿名園酒且隨興高翻怕主人知繁花臨岸水虛照叢
竹倚巖風倒吹懶慢不妨終日坐登臨如有隔年期春塘
見説鱸魚美欲把長竿理釣絲

登雨花臺

春日登臺覽舊邦東南形勝果無雙川從楚蜀斜千濶海山
起燕雲直跨江回首望鄉歌屢奏側身懷古思難降風花
散落真如雨不見高僧擁法幢

登直沽城樓

宦遊數覽東南勝西北乾坤見此樓冠晃八方通驛道河
山千里控神州風連碣石雲秋黯日倒扶桑海夕流老病
獨懸戎馬弟銜身疑入洞庭舟

書事

六軍南下九秋特江冦平來廟筭奇不信上人傳捷駕似
聞天語部班師閭閻稼穡真須問水陸兵戈恐未寧東海
細臣瞻臣斗北極終夜幾曾移

悵望道中

十月郊原草木空旅懷家難百憂中長河滚滚荒山渡落
日蕭蕭大樹風才報捷書收劍外早聞群盗起關東孤臣
泣血孤兒涕遠道呑聲酒未窮

汝州道中書懷

北堂慈母六旬餘我別何人問起居老去夢魂惟故國病
來甘旨有闕虧春不容線懷東野夜杵鳴機媿子與庭信
宦遊燕邑發一年回首半征車

內黄道中

黄池岸邊風起沙江陵行客正思家即愁朱紱淹歸計况
對青林感物華南郡永懷丞相栢東門誰種故侯瓜荒臺
古苑經過地落日時聞奏鼓笳

宜城道中書事

路出荊門不斷山西通巴塞北秦關四方群盗何時息五
月征夫且未閑羊祜塚荒碑七尺武侯祠古屋三間蒼涼
盡日江村午愁絕東流去不還

自瀆口入襄陽道中值雨復霽

逼逞村舍起孤烟暖暖斜光落暮川行處祇疑身入畫別
來應有夢相牽沙邊古柳雙棲鷺石上輕蓑一釣船鵠府
不愁江路黑碧山蘿月已娟娟

午日渡江 壬午夏亦以是日渡江

黃風滿荻大江波客擢經年感再過端午又逢新節序秣
陵猶是舊山河臺空紫鳳流音遠木抱青龍王氣多慙愧
秩宗遷轉地未聞三禮髮雙皤

七月四日泛湖次碁春佛寺韻

湖上扁舟寺裏登水雲如浪白層層横橋積雨斜仍斷卧
石臨溪淨可凭却過竹林忘問主欲尋蓮社恨無僧酒酣
更向城南眺落日滿山烟翠凝

河西遊王世賢園林

不到中園今十載重來猶及暮春初嬌鶯乳燕元相得碧
擲紅桃亦不疎情洽已看三作主路長誰為數傳書無端
又是江陵別落日登臺思有餘

湖上同張行人韋太守泛舟

水際雲霞蒸暮天雨中舟楫似登仙尋幽興遠徐徐棹懐
古詩成細細編詞客喜逢張説在郡侯無得李邕賢葵野
勝有鷄池黑閑就湖亭石上研

題吳白樓借屋卷

草園亭樹竹園卷十載具成故事談忽漫得來元不偶總
然稱借亦何慙詩篇舊已傳都下畫筆今須倩僧南陳編修沂之字却過昔遊尋往迹月中門巷餞留驂

題曹僉憲時範曲林倡和卷次遂菴韻

曲林門巷繞溪斜近接三門洞水涯豈必山中稱相府白
雁雲外有仙家斧斤不到陰森樹池館長開爛熳花最愛
隱居生計好筆床詩卷領年華

題張桐鄉遺愛卷次屠尚書韻

一從明府出岩廊租吏三年不下鄉日出野田閒
移江館見鳧翔徼遷路入秦京遠撫字名歸漢吏良遺愛
古人誰得似羊公碑與召公棠

二月下澣寺署牡丹盛開一本六柯為朶九十有七

同東五清寺長

五松亭外牡丹叢忽漫開花二月中潜養白旛歸閬苑
催然乃借春風承閑雨葉深垂紺映水霞姿淺帶紅仙種
似知矜絕代特教題品付宗工

詠東園黄牡丹二首

露圃霞石蝟春光結侶看春坐夕陽天上謫仙逢李白世
間名品見姚黄千簇金鞭深含態細幕輕籠過透香後會
恐遲花謝去携尊明日過林塘

青山司馬興偏豪洛水先生意獨勞正想故園看畫譜忽
驚仙彩傍春醪中央色染金衣薄上品名齊玉價高移席
坐吟還立賞幕林鴉散起松濤

山館坐雨

野霧山霏接棟浮層巒重幕颭如秋四簷急雨鳴且亂萬
里長風吹不休鄉國幾時來短札家人何處泊孤舟朝來
對鏡休相訝定有霜華上黑頭

舟次寶應聞轉官太僕之報述懐

遠傳新命下江皐切喜閑官領騎曹宸翰未由隨日取客舟先免泝風濤山圍四塞城池古月出千峯紫䕺高朗效昔賢安吏隱醉翁亭上讀離騷

偶成

故鄕纔別轉思歸無奈東風幾客衣歲月忽驚愁鬢改湖山猶覺賞心非春殘小院啼黃鳥雨過閒堦長綠衣圖書可占棲隱志遍來常掛子陵磯

金陵春日有懷孟有源兼憶七友大復子

往在東山賦索居碣來南國轉愁予風前玉樹時雖見袖裏瑤華日漸踈京洛舊傳東野句茂陵新出長卿書交游意氣闕生死代木歌殘恨有餘

初雪有懷

江南子月稀逢雪子月今年雪可書近借曉光分客牖遠通春信到山居舍沙細草纖纖出破臘踈梅宛宛舒却憶海濱垂白叟幾時乘興訪吾廬

病起偶成

卧病秋殘筋力微步園初試越羅衣鏡中白髮矜衰老江上青山笑未歸陽鳥又侵霜菊至陰霞常接早城飛遙憐豳邑朝臣死北望燕雲信轉稀

辛巳書事七首

居庸碣石控胡門玉几由來北極尊閶闔道遙通海岱天河隱見出崑崙千閭遥識三階列日下從知九軌存冀北上郊非浪事萬年珪璧保文孫

泰峙松栢五雲高再見周康握赤刀南斗龍文占王氣中原馳道擁旌旄要荒不亂貽謀遠磐石相維締搆牢弘治名臣天數在元功應數舊曹

龍食庚庚發啓光龍顔日角映扶桑九朝琬琰陳東序萬國山河領職方繩道祥麟傳寶籙更看天派湧銀潢軒虞落落漁釣韓矯首滄濱望八荒

漢水東流夢渾開雲旅龍氣劃爭迴襄城七聖翔空下少室三花拂駕來河伯貢圖森地軸上公玉冊自中台千秋

萬歲應思沛悵慕歌風擬築臺

明光甲帳下金墀中史呈軺降紫泥三殿絲綸垂象麗九霄日月覆盆低雲扶寶鼎呈風穆天統璣衡舜政齊更有求賢溫語切龍光長指釣磻溪

內使傳宣總揷貂虎賁聯絡遞乘軺爾曹肉食渾無賴天下軍輸半已凋朔雪皇風歸紫極銅駝金馬帶青霄萬年曆服超三五努力夔龍納帝堯

曉仗彤雲拂羽旗大行重引漢官儀紫衣簪筆鈎陳迥白虎談經刻漏遲讀道春王傳正朔似聞天樂奏咸池南大

落寞江湖遠北斗時依藿食私

書寢

冶城山下水雲居落木驚心書寢餘多病一秋稀出戶故交經月少通書琴聲自識鍾儀苦禮法同嫌阮籍疎且欲乘流問蓬島海門風浪近何如

病中

卧病荊南逢暮春水雲江日俱鮮新可憐楊柳色已暗無奈流鶯聲太頻懷土仲宣空有賦傷時杜老益沾巾黃牛西接連天嶺烽火猶驚報虜塵

書郡中懷用前韻

白分銅虎出邦畿江漢蒼茫舊侶稀家慶久違三釜養朝恩猶有十年衣劍南烽火頻傳箭河北干戈未解圍恨殺仲宣樓大迥一回登望一思歸

蝎傷右足詩以寫懷

足蝎常懷子美愁下堂今抱子春憂浮生禍福深難料卒歲行藏可待萁香抱水荷花自晚響回風葉樹先秋不瑕起坐還中夜却傍銀河望女牛

和馬尚賓文明讀杜秋興有感之作

杜陵寂寞幾經時遺興空留卷裏詩早覺冰霜成歲晚可憐松菊後秋衰春城樓閣千年思蜀道烟花萬里悲異代那知亦同感古臺寒日雨絲絲

中元祭先墓

野黍離離隨日懸故山行處轉淒然燕關楚澤三千里春露秋霜十四年挪子敢忘丘墓想王生真廢蓼莪篇清川錦樹俱悲思腸斷孤村急暮蟬

九月八日奉謁先壠述感

坡隨行[illegible]兄尚作[illegible]城[illegible]浮精衛不消填海恨鶺鴒長抱在原悲荒山涕淚三年道落木風霜九月秋腸斷[illegible]田多[illegible]別來誰與何鄉儕

遊華嚴寺二首

身近禪門家近棲散心隨處酒堪攜端居頗覺閑於鳥痛飲何妨醉似泥禪坐老僧窺[illegible]閣宦遊行子入林迷迂夫欲別還三笑錯認西河是虎溪

行李蕭蕭石徑斜遠遊襄楚過章華多才豈料長安市直道翻乘漢水槎白帝夜猿仍月樹黃陵秋雁且霜笳知君萬里懷鄉處背坐秋風指菊花

石溪殷子約遊永寧寺不果

寺古巖[illegible]不[illegible]杖藜蕭洒散愁心三山影落花龕迥五月寒生碧殿深臘久老僧長入定雨餘新竹自成林憐予亦有追隨願覺路蒼茫未可尋

三月三日陪滿泉諸公登千佛山寺

故山還與故人登石磴岧嶢梵閣層南郭正當春眺出北闉遥對暮雲凭含風翠壁懸千佛落日青林見一僧車馬載馳燈火亂坐㰦歸路夕光凝

八月二十日遊千佛寺二首

夕陽衰草路登登兩過秋山爽氣層松殿可因參佛到鮮橋那屬覓詩凭且拚酩酊陪仙侶莫把輪廻叩老僧北望古城蒼翠裏萬家樓館炊烟凝

晚秋何似暮春登復嶂迴巒翠且層若有宿行可來寺門無兩坐堪凭情知幻境誰非客悅記前身我是僧閑上法臺翻貝葉天花不見土花凝

登白雲山絕頂題栖林寺壁

絕頂烟霞湧佛宮看與自轉路繞通群山下瞰惟蒼翠嶂高懸有烈風趺坐可憐禪榻穩豪吟那放酒尊空欲從地上搜靈異束括名山更幾重

歸寺

荒荒野逕蒼苔滑淺淺僧房白竹斜書坐不知誰是主暮歸聊以此爲家幾聲寺角吹山雨十里朱門鎖苑花行止也知無定着寒雲枯木楚天涯

清凉寺次韻

許日看與不到山重來猶聽鳥關關川原隱映斜光外陰廟參差王氣間風妥暮花依座濕雨催春竹過林斑白雲深處無雞狗轉覺僧家歲月閑

盧龍觀次韻

颭颭長風吹茂林江聲噴浪答潮音天迴四野青霞爛日射重巖紫氣深鄉土實懸莊舄念闕庭虛抱子牟心名山不到今三載倚杖春殘且一臨

夜過印寺望鏡光閣不遂登眺感而有作

月明西湖行遲微夜久不覺露沾衣遥憐黄菊向誰好獨繞淮揚騎馬歸寺門杳杳鍾初定林木蒼蒼鴉亂飛閣上主僧今寂寞後時蹤跡轉應稀

遊林慮山黄花寺

黄花峪臨千萬山招提更在萬山間窓園白合冬逾靜門徑紅椒晝不關迎日岫烟生鳥鳥咽冰岩瀑下潺湲苗可用維吾馬巳判東峰上月還

遊清凉寺二首次貞菴四丞韻

春寒嵗事虛疏晚二月荒寒樹已花碧上古今空月露消中天地湧雲沙青山跪聽千門擲紫殿晴開五色霞身在帝鄉還戀主祇緣西北是京華

竹深泉響不聞鐘古殿虛廊聚客驄高步豈須論世外賞

心原只在山中花明苑碧春方麗虎踞龍盤地且雄借問
曲江攀杏侶幾人華髮戀遊同

岳母王太夫人壽六十

太君年紀六更旬母德芬芳孟氏鄰封級早看登二品壽
筵長喜對三春雲移北海青㠀近雨入東臺碧草新我亦
半生稱半子獻觴無地遠傷神

劉繼志壽週翁 翁嘗為半牌丞

種種頭顱過八旬草堂風月自怡親溪邊白鳥閒中興雨
後青山醉裏神老矣漫憐田氏客美哉重見畝丘人華川
梅柳香名在笑教兒曹浪潔身

劉安遥想是前身落落東山復幾人青漢月明鴻閃碧
松雲冷鶴精神稚孫曉課呈時藝遊子春衫拜慶親壽酒
未央家慶在秪應從此更千旬

壽同年少宰朱玉峰五十

玉堂天府逈無塵江藕山桃獻壽新不信麒麟應祥瑞正
須龍馬配精神春秋五十今壬午禮樂三千舊丙辰宰
幸隨珠履後獨慚張詠榜中人

壽東湖錢水部八十次韻

青門二十年前路白髮長歌歸去來詩比放翁萬首酒
同張旭且三杯柴關竹塢通樵徑水鷺沙鷗狎釣臺壽算

中秋近華景壽筭常對月明開

壽同年黄先仁乃翁

垂絲紫綬高服戲彩郎君身作衣弘農封疑心早遂王
陽回取願無違專希悅岸江鷗美稻熟秋田石蟹肥七十
漫言今少見二人林下古來稀

壽胡齋王封君

竹園規壓久藏珍水愚山情老更真丈會故同居洛里武
陵何必遇秦人魚竿隨時分膀身新封掛身壽域
曉開城市遠只因無地着紅塵

壽同年郝侍御乾兆六十

楚黍山下樹園村共識先朝柱史門衣上主恩餘舞鳥木
邊家計有雞豚初憐忤貴巢歸宮暖喜生兒且見孫惆悵
同袍不同國壽筵何日對芳罇

壽馬都督

幕府晴開壽域新雪華江色動先春南征舊節閒金虎北
覲新袍炫玉麟白望不慙名尚父孔明奚但策如神靈椿
老幹千年秀苑似特堂報主身

壽石溪

石翁放峯青溪岸瘦骨嶙峋照水寒樂在秪緣清可濯壽
高應得静相看乾坤百歲長為主霄漢中年早棄官長對

此溪還此石不須蓬海路飛鸞

壽周北渚

草堂琴鶴伴孤清睡足西窓夢不驚短髮未須愁杜甫獨醪元自識淵明青松翠竹盤桓地北海南山頌禱情長憶壽筵歌吹喬夜深燈火亂春城

陳鈞溪參政生日

四月二日天氣新鈞溪老人元降辰摶海大鵬開羽翼入雲龍馬試精神窓中藏色堪稱壽閣外薇香且殿春無忝慶筵還別酒北山歌縱賦靈椿

盛封君壽詩侖寓茲彰心也縣揚人

興蜀冰銜柱史袍此生恩遇幾人遭天臨北斗清光近地入東山壽域高雲母屏虛流瑞雪梅花香暖傍仙桃廣陵歸棹同春發別夢誰憐客子勞

壽陳封君同年文鳴之父

一枝脩竹雨芒鞋踏遍汀沙與石崖幽興不隨華髮勝遊真與素心諧舟中白髮坡仙夢樓上青山宛老懷遥憶壽筵秋色好桂花香裏醉高齋

壽蘭泉

麻姑春酒報初成壽宴新開夜雨晴紅杏園林花正好綠楊池館地偏清翩翩海鶴雲中下隱隱舟爐竹外明爲是名隸注仙錄懶教踪跡傍神京閑燈筵際結花新禁鼓樓中送點頻對酒千堪稱壽客揮毫吾且愧詩人南山北海千年頌碧柳紅桃二月春聞道入山行採藥欲隨仙步恐無因

舒通判勉詩七十卒于官

桃雉初夢鏡匙蟠回首西山落照殘別駕漫傳京兆寔序生真過古稀難都門送客三千乘楚水歸航十八灘猿狖丹旌江雨濕幾人垂淚望中看

送景前溪司業埜

風西岡頭飛素旌鳳西岡下起新塋空餘二水三山色不盡千秋萬古情國士苦難逢賈誼館人猶自說陽城蒼凉寒日松阡下腸斷孤猿鳥鳥聲

哭同年五清劉先生二首

殘聽鄰遂起悲歌舊屋依然怯再過紫歎不開司馬入蒼生其奈謝公何庭花宛宛開新蘂公不發數門亭署對丹關否圃拓陰陰發故柯亭署書風亭公手植四柱惆悵禮豪行樂處清風蕭颯暮寒多

公心元自我心同我病真還爲哭公言笑忽看宜漠外夢魂如在別離中青藜夜燃歸劉向絳帳春寒失馬融西望錦城天萬里峽猿江草恨無窮

雨過夢惠禪房亡姬殯所有感

嬌兒頑劣如生馬出語驚人近老成汝死忽看青歲改吾衰長嘆白頭盈春寺瞑雲雙尸掩夜窓寒雨一燈明萌舟旅襯何時發北望鄉關淚滿纓

除夕哭祖母三首

千里重闈能倚門此生寧復侍晨昏貽謀遠爲兒孫計罔極真同父母恩壹土北堂空被雪鬢沉東海忽無垠數回欲辦屠蘇酒誰向泉臺致一尊

抱孫曾許繼兮裘百樂恩深歲月悠嘉樹綠陰三畝宅紫芸香業萬書樓歸耕尚想誇重慶死別那知是遠遊却對畫闌如夢東海仙何日更添籌

深畫寒宵泣未催東茅燃火候晨鐘春暉寸草天涯夢白髮青裙書裏容家廟又增新主一寢堂應撤舊闈重悔來闕闔陳情晚不是儒冠解誤儂

何子元祖僉事公輓詩次楊柳塘韻

劍化空江鶴唳亭主人長寐幾時醒平原不降真卿雨箕尾先成傅說星嘉樹綠陰餘舊業近郊玄壤閟新銘鄉祠俎豆精靈在歲歲秋風黍稷馨

哭同年范副使淵兼悼亡友徐博士禎卿同空同李子作

五年奔走別朝班涕淚長因侶潛在楚早傷徐孺子遊梁今哭范君山孤魂夜繞青楓闕徐旅殯春移玉壘關（范卒于蜀）兩地荒墳吊何日夢迷岐路只空還

戲石溪哭子之作

閑居久臥憐生子乞淚淋漓只五稽情逐雨花春落寞隨江水夜潮漫艤前逐鳥竿猶在紙上塗鴉墨未乾應對阿翁何從問常爲聲衰況更殘

前身應有再來時請看東園十歲兒（凡十歲）木衰難絕望共知無益尚將思維能夢擬重符非談虎詩魁獨後期早晚共携收淚淵懇君懷抱破君疑

周仲禮二親輓詩

雙鶴何年下碧松寢門幽寂杳仙蹤山中誄議無書上地下恩光有詔封髮錦巧裁焚廢服崔冠重待畫時容天涯容子秋來恨庭葉蕭蕭草露濃

同年范君山絕筆之作次韻

采芳南國早應休夢多猶存杜若洲不見旅旌天外返空餘詩草世間收靈君實抱湘流恨子美虛懷蜀道遊惆悵桂陽山下冢斷猿哀鶴領春秋

春迎遺詔述哀

遂聞哀詔出燕關弌帝仙遊去不還孤座自應歸祖廟

觴誰與奉慈顏六龍晚駕宮門寂八駿春嘶御廐閑風裊
亂花雲日慘秖疑身世夢魂間

舟中

江烟江霧擁江澧漫領長風入短袍倦裏一盃聊放浪病
餘雙鬢轉刁騷惟應好事成非易耐爾今人論大高自詭
脊笋三百輩總然無較亦應逃

坐中

城頭小堞風烟古海上荒更鼓角遲潮落潮生看夜月春
留春去有花枝子卿心事秖須乳太史文章蠷覔移豪傑
也應無別調坐中意氣忽成詩

追和元馬伯常學士無題韻四首

茘子從知貢越江于今錦樹幾幢幢漢姬燕去釵雖合葉
令鳬來舃自雙露重桂香閑滿院日長花影冷捉窻不應
又浣西谿曲何限行雲學水淙

微微碧草亦生光金[redacted]何知夜自香一遣濃春閑蝶粉幾
看新月上鴉黃簫疑雲外過王子珮似風前著女郎欲理
殘機多少恨先愁寒到寄衣裳

玄洲一向不通潮忍病還期度石橋□頊風微蘋自靜紫
臺天近路何遥商絃調絕饒纖指舞袖歌遲陋細腰寄
大都容易散不如隨鳳教吹簫

何事愁生鬓脚垂嫌他不是折肱醫素紈香簇方捎日青
綾銀床欲汲時風定宮花香自遠月明階樹影空移憑誰
為報瑶池信好把黃金贖玉卮

紀會二首

歳日行春早散衙忽陪驄馬到君家雪殘不用兒童掃星
聚還應太史誇僻性喜看庭近竹老年徒夢筆生花歩林
却動鄉園感每見枝頭反哺鴉

訪舊吞城白日斜相逢詞客盡名家論文聚首知非約憂
國同心可是誇庭栢故留驄馬歩檻風欲動海棠花徘徊
不盡驚鴻意杳杳回驂接暝鴉

奇尹謎詩戲答次韻

桑霞□凝秋翁同招尋何敢望東風梅消花雪春方露鯉
出冰河信始通終夜絳雲飛夢裏幾時明月墮懷中西州
道路誰能識篤訪當年賣卜翁

雨後讀三國志

積雨偏能感四愁濁醪真可散千憂自憐好客過文舉敢
望生兒如仲謀花塢靜看朱檻暮草堂閑對碧山秋萬卷
架底黃昏月且抱青緗學飯牛

八月四日定齋侍御過我小軒索觀古刻左傳及聖
教序諸帖留詠次韻答之

舸屋親勞杜史登巖痕新破石苔留跡蘚不偏看山捲幽
几運留聽雨凭先左傳癖成憐晉客右軍書在感唐僧停盃
劍論懷千古坐對流雲思轉凝

八月既望會飲東園次聯句韻二首

吟倚巖花句亦香坐臨山石意先凉自憐久抱烟霞疾敢
擬深陪翰墨場江木暮喧收雨靜禁樓寒色鎖烟長秋池
水落芙蓉謝懶對清尊賦采芳

露毫濃染畫花香風樹微生白苧凉狂愛雨吟憑曲檻醉
疑秋戰試文場山前碧㮰垂垂細石上青蘿宛宛長頒帖
王孫大多事鎮教園景四時芳

和泛池三首

窈窕廻塘西郭邊濯纓人上采蓮船鳥鳴花放一尊酒雲
白山青萬里天畫錦堂前真宰相蓬萊頂上舊神仙極知
匡輔平生力骨鯁原來不是偏

闢結茅亭傍水邊幾時同泛釣魚船酒留詩手東南美霽
月光風上下天白雪可須推郢調黃州真蹇竅仙休嫌
小隱鄰城市心遠由來地自偏

輟耕常在水雲邊困即橫肱飽放船蕭灑羽衣來白鶴醉
中簾幙是青天歸湖泛老真忘世辟穀留侯假學仙為問
芙蕖最深處幾回吟對月華偏

宿石橋驛自荊州奔喪回

冷雨淒風十月天亂峯孤館入蒼烟門前不改還鄉路壁
上猶題出守年溪水平添荒堰沒石橋橫斷古槎連麻衣
草坐蕭蕭暮一度懷親一泫然

西征詩為洪尚書作

中興天子笑呼遊日總制尚書破賊秋俘虜未旋雲鳥陣提
兵遊風捲西南道路通三峽老羆權聲動九州千古
汗青訓似得仲淹威業子房謀

奉同南坦司空通濟橋觀月

美人東去忽經秋坐惜苕溪動別愁問信幾回湖外舸看
山何處水邊樓遥憐短髮風塵暗可耐長江日夜流俯仰
少年心萬里夢魂曾伴史遷遊

與仰止對奕限韻

望極川流日向東碧波搖漾落花紅未論岐路三春苦且
喜扁舟一笑同世事盡拋棊局外旅懷兼付酒盃中憑君
莫守惺惺法沙岸狂飈力正雄

十年曾讀爛柯文幾叩玄機思入雲水戰忽看春及暮火
攻嘗到夜初分深憐詭道時乘我不分贏籌日在君欲記
興亡付沉醉浹辰多病謝芳樽

問史判乞奕子

出洞經年敵手稀袖携仙譜日邊歸枰留謝墅花陰靜地
隔商山草徑微啼樹雨鳩俄垂立入簾風燕故斜飛端居
苦憶王樵侶永晝雙開客寺扉

四月二日對雨

首夏山堂雷雨深濕雲驕霧逼簷陰爭飛紫燕噴相及貪
長青莎自禁烽火不時傳外警樓船終日倚東臨何人
更奏文園賦晚暮遲徊折寸心

觀桃次韻

影落西池第幾灣種分原自海中間後天合比仙翁歲向
日真同火女顏已遣石關承靚麗更教宮柳伴精閑野夫

春見周南化生詠桃夭帶月還

壽藏

碧山深處卜佳城六槓親栽萬古情雞下後身陶隱士畫
中知已趙臺卿鄰翁過訪分泉飲童子迎歸拄杖行應笑
紛紛學仙侶藥爐辛苦望長生

送客登樓

名樓還對遠山開不是尋常避暑來座上風流渾笑語城
中幽勝幾池臺鳴蜩嘒嘒還青柳返照盈盈且綠苔共說
廟堂虛席待別筵休惜共深杯
上客離筵未易開請期先上假山來林收宿雨迎芳苑木

抱晴雲映古臺雅望即須歸紫閣行蹤聊爾寄蒼舟中
好著千秋鑑一獻君王萬壽杯

冬日冬去年如翦翦白梅黃又碧桃秦隴暮雲牽夢遠楚
江寒月弄湖高舟中萬里憐孤跡山水平生托醉毫遲憶
石頭回建業古臺難度長飯色

一辭東海釣魚磯五見疎林木葉飛滄浦去留非嗜寒字
山詞賦木思歸秋深苑圃黃花在寒入關山白草菲忽有
錦鱗傳尺素樽憐江表故人稀

偶將基會作離筵琴竹紅梅雪後天客抱紙知尋勝琴官
背何必論遲遠極知東道心相狎頻愛西郊地自偏謝
曲池看不厭小山尊俎興無邊

與君爵仲宜樓短句長歌笑裡收清讌偶同吳苑夕碧
雲猶似楚江秋乾坤華髮年年改岐路青山處處幽君入
帝鄉歸合早老夫行矣狎浮丘

雁去曾教遲我書逢君恰值雁來初官崇自愧寰

懶人疑案牘踈對月有詩懷李白感時多病恨相如年來
行路真非易岸有豺狼水鱷魚

[redacted]

五馬翩翩百里來念君長憶賈生才雖歪正苦中年對祖
燕還同上客開夜市柝聲連畫角月爐香篆剩殘灰明朝
更約湖亭賞看我披裘上釣臺

[redacted]

醉裏浩歌天馬來空群誰不羨君才勝驟國市千夫避蹴
踏沙場萬里開駿骨自應天廐食壯心寧爲圉人灰長鳴
却過燕山道惆悵黃金舊日臺

和野亭韻

錦袍玉帶賦歸䢖竹杖芒鞋伴一翁風月乾坤隨處是江
湖廊廟此心同閑招海鶴憎前舞笑看晨霞水際紅爭向
盛時誇勇退不知身在急流中

世業相承士與農共將耕讀伴而翁風塵脫灑功名外出
處分明道義同月底酒觴和露白腸邊雞菊冒霜紅開歌
獨樂園中句欲把陳留當洛中

曾笑樊遲學老農宦遊回首亦成翁風雲龍虎真奇遇民
物乾坤本大同萬里雲開山色秀九天塵淨日光紅阿衡
舊業如相問都在彌綸宇宙中

送李菴

勁節清風壯此行三泰歸路及秋晴摩雲宿嶺瞻朱旗繞控
虜城高玉劒橫中使遠爭裴相宅外夷時問令公名未邉
林下經行地笑對黃花賦濯纓

壽賈封君

綠野新開學士堂碧山雲霧接蒼茫靈椿獨秀千冬雪老
鳳長栖萬仞岡首與郡侯爲地主只教兒子報君王貪書
我亦同歸尹遲恭親達李伯陽

[redacted]

仰瞻何啻斗山如謝宗無因問起居雲海漫期安石隱橋
門俄已拜新除增來白髮緣躭句消盡黃金爲買書重會

笑談恭謁少旅情元慊綴談餘

[redacted]

鵑啼芳樹血痕鮮轉首東風又一年何日琴尊聯復關獨
時池館故依然張翰興托鱸魚外賈誼悲纏鵩鳥前同榜
弟兄仍地主幾看江月淚雙懸

[redacted]

越山迢遞接吳宮問俗尋幽在在同烏府法家推漢史洪
都先哲仰周公風濤不起三江靜雨澤潛滋五穀豐却恐
來綵遂茅氏紫霞何處覓仙蹤

九日三首次杏東韻

青鏡流年素髮催碧山何日是歸來情知暮景駸駸到忽見秋花粲粲開遠客正深懷土念腐儒元乏濟川才登高有興無筋力悵望西南百丈臺

又

江城薄暮多陰晦雲日荒凉驟復開門掩綠苔頻上鎖逕荒黃菊懶傳杯看山故有陶家興作賦元非楚客才跡絶久拚人棄置不驚親舊少書來

又

庭陰兒稚亦堪怡況値黃花爛熳期池上晩晴收凍蟹檻邊秋扇罷戎葵山亭月白眠長少水樹風清坐屢移昨夜有人東國去已教先辦買山資

[redacted]

成周方岳漢郎官過里親承母氏懽南國路諠聞召伯西都還識見阿丹山花照席秋仍吐海月浮觴夜不寒藥籠尚留熊膽在未忘勤苦舊時丸

[redacted]

牙旌獵獵轉春晴畫舸搖搖江上行胡虜久紓天子策韜鈐還識老臣名地從千里封秋塞人自三邊仰夏卿爲報匈奴莫南從邇來中國有長城

奉次環山樓之作

古堂荒樹晩過逢載酒同澆磊砢胸墻外水通溪一曲簷西雲接樹千重青山自合君爲主白髮那知我亦翁別後有文移建業謾嘲仙史抗塵容

自述

新年處處常爲客志在匡時那問家民病且慙無日減主恩何敢向人誇閑來憤世心如火老去臨文眼欲花春睡忽醒扶杖起夕陽天外數歸鵶

春來病起寄懷希尹

院靜無塵春日斜藥爐茶鼎寄生涯閑思楊伯空懷遠病對芳辰轉憶家簷畔落泥還燕子檻邊飛絮且楊花何時郤掛冠歸去一放江門萬里槎

謁文山祠

丞相英靈消未消絳帷煙火颯寒飈乾坤浩蕩身難寄道路間關夢且遥花外子規燕市月水邊精衛浙江潮祠堂亦有西湖樹不遣南枝向北朝

郊齋有作呈北寺舊僚長二首

石城鍾鼓散鵾鵶坐對松雲放早衙瑶草色通西苑路玉簫聲度上清家江涵碧殿春同麗雲霽鍾山日轉華此景北都應未有品題還向故人誇

往歲春郊侍紫庭步從龍袞夜祈靈芝房窈窕行宮轉羽
衛驂驔法駕停風落殿鍾流遠近霧隨壇燎上空冥端居
想像南江表佇立時看北斗星

又

六尺長身一瘦筇天涯隨處寄行蹤牛岡舊卧留雙穴龍
脈新分定幾峯葑舍敢來天子問布衣還許上公封獨憐
叔亮千年冢漠漠青莎鳥跡重

又

萬里投荒未死身賈生今是老成人五經不盡青燈夜一
簡空餘綵筆春何事天公偏厄道無情河伯枉稱神平生

知己如君少莫惟臨風淚滿巾

又

浮雲天際望悠然嶺徼歸來又六年一癖已成吟更苦五
窮不去守逾堅周家風月襟懷裏范老江湖涕淚前却悵
別知無一字也應遺恨向重泉

又

百年豪氣未消磨北騎南航苦更多戀闕有懷隨口出乞
祠無計奈身何山連巴蜀雲留瘴春入瀟湘水漫波最是
遊魂招不得隔江愁聽楚人歌

坐聽寒鼓二更餘一榻仝勝兩地書愁到幾時憐我解逝
從今日爲君除雪泥滿地淹行李雲島如天阻卜居莫枉
明朝欲投轄江湖回首雁應疎

送曹水部

天泥離袂惜秋分客枕無端別夢勤算酒一宵同聽雨扁
舟何處獨看雲鶯花日遠旗亭樹魚菜春香水國芹南北
相望四千里出門回首是思君

佐從北部入南臺我別南曹向北來夷館漫爲還轉地法
垣深倚激揚才峰從過雪青青出桃李逢春宛宛開公暇

有詩堪寫興後湖新水正如苔

邊華泉集卷之六 終

五言絶句

十六夜

春城煙火靜華月滿天街陌上歸來晚香塵有墮釵

中元見月 甲子歲

坐愛清光好更深不下樓不因逢閏月今夜是中秋

董啓之按滇過鄞省母夫人焚黄于父墓作離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十章贈之

亟挪拂征鞍雨中行路難河梁一分手山疊水漫漫

歲月交心久江潭別路長手中雙白璧持贈比干將

離心似明月皎皎在方寸但令光不違道遠何足恨

北堂天未晚遊子歸來早堂前一夜風閒適宜男草

白髮對青苓日高江院深豸冠階下舞好慰梢舟心

荒壠薦秋蘋深恩詎能報嗟嗟死後封猶是生前誥

人生重鄉邦岐路苦南北簡書限王程欲仕不可得

歲歲中臺使巡行道十三要知君歷處風土接交南

萬里炎荒地經冬復歷春帝星臨柱史休祀碧雞神

繡斧肅霜威澄清志不違瘴香人拭目驚喜見聃驒

寄王昇舍人二首

不見王子猷經春復經夏有時中宵夢宛到君堂下

獨把重陽酒西風白雁回江南菊花早應傍美人開

送于利四首

送君城南橋咲折城南柳歸來依闌坐皎月當窻牖

露下夜已久清軒調玉琴凄涼湘水曲窈窕白頭吟

一別春城雨兩回秋月圓燈前不盡醉書札但空傳

離腸似連環宛轉不可絶相送淮水秋相思燕地雪

送泂侍御名中還鄉

離館背寒塘霜清野菊芳美人千里去明日是重陽

驄馬嘶駸駸蒼林陰長陌憐君楚雲外獨作秋江客

送客四首

相思若連環宛轉不可絶那知汴上逢卻是闕西別

梁苑送君處温風吹客衣盈盈春暮感不爲落紅稀

故人滿秦隴爲寄一言拜問我今若何病多慵束帶

日照昆明水雲開少華峰夢魂登覽處白髮倚青松

雜畫十一首 爲儲柴墟題

日出打魚去日斜沽酒還漁翁家不遠只隔岸西山

藹藹古城暮遲遲車馬度同爲城外人不識城中路

北風吹大雪向夕滿空山遥見山中客懸燈草屋間

雞鳴山店亦四郊風雨晨蒼茫野田際愁殺獨行人

田家春酒熟野老日相過醉別衡門外山鶯啼綠蘿

江水春春碧江門晝晝開荒村過客少獨自掃蒼苔
道上秋雨過道傍秋樹紅采樵歸樹晚吹笛月明中
閑門聽春雨閑門寂行旅借問橋上翁河水深幾許
征夫暮前侶杳鵠出幽林欲渡溪橋去山中暮雪深
鳥啼青石罔日照紅泥坂杳杳雲外鍾山僧獨歸晚
上山行采薇下山行苦飢山風夕凜凜吹笠復吹衣

畫上四首

放舟前溪水水文白如練風吹絲鳥鳥驚起沙中燕
烟霞変陂水山照暖楓林不聽舟中語誰知江上心
月色沙上澹山雲天際浮春江萬里濶獨見一漁舟
經旬不出戶忘却城南道江亭細雨過一夜生春草

題孫志同侍郎翁圖

青青山上松緣之以白雲雲山不可到圖畫只空關
山木各有林烈士各有心借問種松意悠悠江漢深

題畫

手種江頭樹成林已數秋寄言樵採客留繫木蘭舟

畫三首

近浦寒潮落平沙返照紅不嫌歸路晚家在板橋東
旭日上東峰山人睡正濃洞門無鎖鑰長是白雲封
琴罷興不盡起坐江上臺水空秋萬里不見一舟來

方日升雜畫

雛雛不離母離母聲不休如何宦途人歲歲天邊遊

右雛雛

枇杷江外果感念主恩深長憶叨供奉朝回滿袖金

右枇杷

異類人所貴能令鼠窟虛如何比牕下閒臥飽溪魚

右獅子猫

迢迢越裳國萬里獻耶僉不覩周王化誰知姬旦心

右白雉

題子立翁頭

江靜無飛鳥亭空有落花主人何所在沽酒向漁家

題貫子翁頭

廻風起船頭激浪春船內生憎木蘭撓櫓蕩日光碎

題翁面小景四首

秋樹鳥聲寂夕陽山影沉遅憐抱琴者不爲訪知音
獨坐草堂餘凉風水閑虛門前相訪者應有載來書
能釣歸來晚前溪水正深臨橋不敢渡誰識此翁心
茅堂枕江涯種竹只九箇時有清風來還同故人坐

畫竹

不染湘江淚真涵太極情百年雙老眼相對兩無聲

題林醫士畫冊

江上春湖靜舟中日似年不須生羽翼無事即神仙

中秋與愚可登眺過崇國寺分體二首

東寺復西寺朝遊遂暮遊百年塵跡裏同醉幾中秋

寒月出關山秋窓白如曙空流雲中影不照雲中戍

西園八景

朝看長白山暮看長白山山色有朝暮吾心常自閒

清川映白石游魚止復行共有臨淵羨能無結網情

月落古堤上人行春陌頭曉煙如有意長伴綠楊樓

初日照園桃盈盈散霞綺主人窓中坐顏色宛相似

共道農家事辛勤在一春靜觀田野際多少輟耕人

近浦寒煙上平沙落雁遙行人欲歸去舟子故招招

寒泉冽古井上有雙梧桐借問往來者誰知疏鑿功

城外望城中朝來氣逾爽吾心浩然者入夜還能長

泛南湖十首

聞道南湖曲芙蓉似錦張如何一夜雨空見水茫茫

水殿穿湖入風闌過雨凭微微夕陽外時見出林僧

盈盈綠水際沉沉白鷺群借問乘舟客何如王右軍

碧樹圍青殿朱垣接紺堤王孫罕游豫馳路草萋萋

風恬湖水平畫舸月中行不見漁父處但聞漁笛聲

沉沉白鷗鳥悠悠長自隨憶君何處切湖上月明時

深淺元無定行舟識水頻急流天下險最好是平津

娟娟暮風細團團秋月明決河聞不遠起我故山情

亦日亂青霞照我湖中舳來船將借問前途水深淺

睡起看雲坐玄心入杳冥吾將訪蓬島雙棹莫教停

自泉上歸登西門樓

落日照行蓋涼風吹不休未消臨水興還倚對山樓

集江湖句

白日隱寒樹徂陰萬里生歸人望烟火歲晏返柴荊

雜咏四首

黃金滿歸橐仍月行不懼道左遺愛碑賊來將不去

乳燕巢古堞流鶯度畫陶試看白馬郎金丸向逆落

東山雷殷殷南澗雨冥冥愛爾衡門下團團松蓋青

行人爭渡急江黑雨照船戢戢中林鳥夕歸深藂前

山中雜詩

下馬古寺門偶與山僧遇相對兩不言蟬聲在高樹

園果垂丹實園丁日夜看未曾供寢廟不敢獻中官

無題二首

楊柳三春暮沙場萬里餘紫騮何日返空有寄來書

庭除何所有有草復有芋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

冬至上陵途中雜咏八首

鴉啼古城上月落古城闉城外車馬道清風飄素塵

蒼蒼土門口日出逢樵叟問爾何事來山中苦無酒

沙苑平如掌青青苜蓿痕昔時放馬地今作牧牛村

朝從田父飯憩馬古林西村雞不知曙日高猶自啼

蜿蜒野田中白鷺靜如掃停鞭問征客云是居庸道

枯楊臨大堤上有鸛鴿窠春風幾日至會使綠陰多

山中風日暖藹藹似初春亂石牛羊遲時逢拾菜人

月出東陵岑照見西陵樹何事同心子山中不相遇

同台峰熊侍御看花四事

嫋嫋葉含前菲菲香近人如何向陽蕊開不向陽春

秀色紅翻坐濃陰綠遶堦覷花還拄杖衝雨不憐鞋

借問雨中好何如晴後看錦江紅濕處應記獨憑闌

室靜客稀賞地偏花更清自開還自落宛似野人情

題內兄子立扇頭

斜日清源北浮雲岱岳東故山歸路好不得與君同

七言絶句

寄李顥之

逆旅逢秋感倍深美人何處坐鳴琴南宮只隔西河水一夜相思萬里心

集杜句贈胡三良醫

此身飄泊苦西東未就丹砂愧葛洪多病所須惟藥物知君才是濟川功

卿到朝廷説老翁秋來相顧尚飄蓬釣竿欲拂珊瑚樹未掣鯨魚碧海中

長開篋笥擬心神巾拂香餘擣藥塵詞翰升堂為君掃已知仙客意相親

斷腸分手各風煙肺病幾時朝日邊同輦侍君隨君側自稱臣是酒中仙

春日雜興集杜句

二月已破三月來百年多病獨登臺支離東北風塵際懷抱何時得好開

柴門空閉鎖松筠燕子銜泥兩度春不是尚書期不顧故園猶得見殘春

未有涓埃答聖朝便應黃髮老漁樵東流江水西飛燕人事音書漫寂寥

自從官馬送還官信人有間行路難獨在陰崖結茅屋强移棲息一枝安

七月七日同侍御毛東塘渡河遇風

偶然同渡不同舟風到揚帆共逆流莫謂狂瀾無砥柱滄

行千古鎮中州
迎鑾曲二十首和劉希尹之作
南幸三吳北幸幽乾坤開闔兩神州文儒自守高皇訓武
將誰分聖主憂
金陵自古帝王都碧石清江淡畫圖五聖百年虛象儀鸞
輿曾到此間無
滾滾飛塵千里餘驛途來往日無虛皇心旦夕懷慈聖數
遣中官問起居
石頭城如銀虎盤金陵山似玉龍蟠休誇六軍停蹕久本
來江左是長安
綠柳陰中顥鵠黃路人爭說見君王只為薦新供寢廟木
落終日打魚忙
孝陵千樹參金山王氣蔥蔥碧漢間靈殿本無荒草入掃
除霜露始應還
自釆民風問老農微行不遣近官從那知天子關天象到
處雲成五色龍
羽蓋霓旌曉出遊紺霞紅日映江流雲中帝子三千闕海
上仙人十二樓
青龍山下虎蹄新玄武湖中躍錦鱗錯意吾皇好漁獵不
知端訪後車人

揚子江頭駐六師太平天子賞功時紅雲影亂黃龍艦白
日光搖繡虎旗
弓如滿月向江開箭挿寒潮捲浪迴水上黿鼉莫深避我
皇元為射蛟來
江口傳呼大駕臨順流風雨注江心風起半山群虎嘯一
來深水一龍吟
大君仁聖過非常遠似唐宗近宋皇訪道先過趙普宅哀
賢還弔魏徵喪
洲落江門煙水秋雲帆八月過揚州兩京馳道三千里夾
岸垂楊拔御溝
翩翩龍馬控琱戈白日清秋沛上過聖主守邊思猛士臨
風高詠大風歌
九月南征九月迴清源黃菊趁時開何人得似行宮蓋兩
度親承萬壽杯
瑟瑟金風鳴玉鑾路車何日到長安官河不似江濤險只
恐秋深白露寒
疊鼓凝笳入禁中似聞韶樂奏南風通明殿敞秋雲碧閶
闔樓開曉日紅
雷殷雲旌列羽旄天王開宴賞勛勞封侯未賜將軍印
馬先分戰士袍

郊祀元居首禮先史文虛擬鬪今年小臣曾讀三王[illegible]
至由來始祭天

凱歌五首

日射江流生紫氣喧喧鐃吹隔江聞江頭巨石高千尺好
勒元戎破虜勲
帳前銀甲映朱旄帳外牙旗捲日高白晝紅塵飛一騎尚
方新賜玉麟袍
虎豹鯨魚一夜擒湖南湖北動歡心論功宜並衡山峻北
德還同漢水深
秋水沉沉漾列星盤渦殷殷鬪雷霆禰舟昨夜巴陵過風
起猶聞戰血腥
鳳儀獸舞盡來王犬豕何知悖且狂高壘固巢今不見麻
汗灘下水湯湯

秋日過西內園殿

御溝東畔古松盤曾得先皇倚笑看龍馭不歸鸞吹杳石
廊圓殿鎮秋寒

雲中曲二首

六軍歌舞徤長征五色雲隨九仞旌傳語羯奴休近塞太
平　天子駐天城
萬歲聲懽四海聞大同新策破胡勲漢文可是勤邉主將

纔聞過細柳過

感事八首

天山胡虜本天驕入貢能輕道路遥底是內兵翻作亂禍
胎疑自武宗朝
一自甘州殺憲臣國家綱紀似秋塵各邉聲勢元相倚緩
急誰為死力人
代郡城中十萬家帶梁珠翠盛繁華兵殘火烈須臾事女
哭男啼亦可嗟
宣府雲中五日程朱門王子白衣行回頭却向西山哭王
眷金昆知死生
諸將邀勲各逞能邉軍反側寇還興撫哺休誇桂元帥綬
來還有祭中丞
紫荊西望白雲山腹裏雲中指顧間好降絲綸促諸將急
操兵馬備三關
城中金鼓晝連連城上高懸首級雙二十四家同日死自
今休更說招降
白日城門四不開賊奴情狀頗難猜乘時早定安邉計只
恐春深達馬來

宮詞次陳以道韻

佳麗曾矜得寵先後宮歌舞一當千那知寵極能生妬下

是青娥誤少年

次白巖韻甲申除夕五首

前山雲接後山煙可道公歸是偶然霖雨出山知有日入山親紀甲申年

北窓閒臥讀南華出處吾生信有涯五色曉雲天子宅一籬秋菊野人家

黑髮勛名鏡裏看紫宸牽強早辭官閒心自愛南山曲懶聽人歌蜀道難

落落朝廷醉眼中苦緣憂國頗年豊老臣心事如工部只有升沉迹未同

留公無計柰公何外國中朝屬望多此日同爲太行賦

時重和慶雲歌

趙文昌中乙榜雨中感懷見遺走筆和答

華髮王門晩拜官齊竿聲裏獨成嘆何人爲薦長沙傅一見文皇獻治安

十日春無一日晴客堂沽酒莫辭傾紙窓風信黎花雨惱亂歸心是此聲

撚斷吟髮字未安短歌聊爾代長嘆春風座上無邉景漫道儒官是冷官

春歸花落鳥無聲一夜閒愁帶雨傾自古浮雲本無定使將消息問陰晴

答漈江王中丞見懷之作

院臺深處綠陰屯松下碁枰竹下尊苦憶去年歡賞地碧天如水月當門

贈北山周子二首

官擾鄉山事已稀謫居猶得近王畿勸君今夜且雄飲明日出城風葉飛

華髮青袍不染塵宦程廻復主恩新縣人爭說中都宰曾向雲霄忤貴人

答台峰侍御見候三首

斜日照雨明霜臺紅花白花相映開野老愛花情太劇不須招致也能來

葵花半紅山雨來不辭沾濕看花開主人莫掃花前徑恐破青陰與緑苔

一尊花底思悠然落日空庭席屢前酒熟共憐遊此地花開誰與坐明年

寄姜廷輔

王升店前秋草生秦皇臺畔寒蟬鳴海翁欲訪無人識何處孤舟短笛橫

胡莉泉惠我丈蓟走筆謝答四首

菊花元自菊泉分見菊真如見對君安得對君還見菊短
籬斜日坐秋薰

芳菊亭亭入座新白花輝映白綸巾生來自有凌雲志肯
是孤高不近人

一枝分取到山家月映疎籬水映花欲把贈梅詩贈菊暗
香浮動影橫斜

月閏逢秋菊早芳盛開還著近重陽休憐開夜朝臨水且
看孤清晚耐霜

贈王松溪四首

月下山車往復回秋深峽路滿青苔不緣鄉飲邀賓坐肯
向城池故故來

暮春庭館見花稀黃鳥嚶嚶燕子飛堂北假山苔蘚蝕秖
應偏待主人歸

雨過茅堂秋草生霜凄榆塞候禽鳴閒來倚仗柴門外童
子騎牛短笛橫

十年離思一宵同坐歎寒鍾意不窮碧草未舒湖石畔黃
花爭艷竹籬中

次案陵韻題墨菊贈石岡

圖史春行滿客囊此中偏載晚籬香臨岐欲採寒花贈[illegible]
隔盈盈水一方

次白洲韻贈黃教授二首

賈生只合住長沙三載江陵郡寄家雲靜碧天秋日午孝
堂吟對木犀花

春日農宮花正開宮前宮後錦成堆如今南郡多桃李盡
是黃公種得來

寄洪山人二首

隱石家住白雲間不愛功名只愛閒閒說花園新更好門
前流水鎖中山

昨年山前[illegible]脫華陽宮外雨霏霏主人侵曉踏青去日
[illegible]扶醉歸

題梅贈竿山人

松[illegible]神交幾見[illegible]中還比夢聘真歲寒心事東風面人
與梅花一樣春

憫雨奉答白岩先祿

故鄉風景夢依然魚浦窓西兒䉤邊誰道不歸歸未得芙
蓉國下抱愁眠

赤日籠如火然野夫懷秋病欲顛安得海風吹霹靂九
淵呼起蟄龍眠

東潭宿子將赴潜山以恭几留贈

旅[illegible]棋社兩秋春世事年來着着新眼底相逢論成[illegible]

知當局苦心人

稱凡文楸光照雲僧堂長與對斜曛翻愁置我南公下一
度臨棋一憶君

泊河口郄寄林醫士二首

杏子成林竹護牆傍河雲物畫蒼蒼園中似是林家至過
客時聞藥草香

向年老稱多奇病吉水仙人有妙方不用相逢問名字滿
城人說是醫王

孫塤秀才以芍藥二枝見贈走筆奉謝

芍藥開時三月過京華五月見猶多雲栽露種元相異雨
驟風狂奈爾何

長安日日走塵沙春盡多時不見花蒲州公子能相送醉
倒東山處士家

贈錫撫軍

白馬香風度落絳桃穠李避妍華長安陌上歸來晚笑指
龍樓是外家

五月六日東孔倅

艾家河邊蒲葉長稱舟昨日過端陽荊南客路千餘里回
首銅臺亦故鄉

金陵逢方日升

燕市分携十七春白門相見白頭新鳳凰樓畔含香侶江
海飄零有幾人

東園徐君送藕我戲呈短句兼求碧桃

玉藕根移玉井高感君分貽謝君勞書生見慣秋江色且
向名園問碧桃

題翁寄壽春希尹

淮南花雨送春還叢桂陰陰郡閣閒自是劉安有仙骨謫
居猶近八公山

題翁寄錢畫士

睡起看圖氣未降舟青誰有筆如杠欲煩畫我茅亭下靜
數飛帆渡大江

睡起口號戲呈黎仰止

兩家兒女對船窗學語真同乳燕雙日午夢回成一笑不
知身世在清江

題翁贈俞國賓歸無錫次韻

遠携尊酒惠山來豪草情深對月杯雲際忽聽雙雁別水
邊愁見一帆開

寄呂思泉次韻

京國論交記往年城南風景夢依然春江未上看花艇秋
水空歌伐木篇

次韻梧山中丞寄別東塘侍史八首

宋臺梁館慕霜餘野色蒼茫擁使車馬首不隨南去鴈袖中元有北征書

岸繞蒹葭司水寒驕嘶驄馬藉銀鞍燕山代谷飛騰遠送別無歌行路難

行部能教陰雨晴度河還遣濁流清廟廊中有山頭石記取西江御史名

漫慷家慶感辰昏國士須臾國士論問道阿翁將阿母花間長日醉清樽

諫草書殘驛舍燃翠華衛尉恐難勝田郎莫向春明路見說君王在白登

羽蓋飄颻白日臨迴光應燭小臣心願同汲黯留中更擬相如賦上林

每逐朝客轉驚神北望長安幾側身紫禁烟花來城柳別來今已十番春

閃閃龍旗掛五更煌煌芝火照層城當年春引趨蹡地曾聽鈞天廣樂聲

東馬公順同年

三載風塵一見難每將書札報平安梁園莘是何官地春月春花却自看

顏參贊長惠川翁

蜀錦雕鞍金錯光遠隨驄馬過秦梁奉持敢作尋常看一道清風五月霜

寄何仲默

梁王臺前春草生梁王臺上烏嚶嚶美人遲在黃金屋寥子孤蘭空復情

贈長垣　宗室二首

烏語深宮白日斜彩毫濃思散春霞王孫不學雕蟲技只寫忠花與孝花

瑤室青緗萬卷餘宮中誰道日閒居家臣昨夜長安去猶問君王乞秘書

重贈吳國賓

漢江明月照歸人萬里秋風一葉身休把客衣輕浣濯此中猶有帝京塵

寄閻衛之同府二首

客來君寄一雙魚客去還君一紙書欲買扁舟向東下洞庭春浪近何如

江上逢君感昔年往來相見陸陵前那知宦跡如萍梗猶得相依一水邊

寄京師友人

同朝同寺十年情迢遞燕山隔楚城一別天涯今萬里欲從何處望春明

曾阮翁三首

躍馬橫戈老尚堪時時遊獵過龍潭遥知此日非能兆不在周南在漢南

鶴髮虬鬚八十齡白頭長對峴山青朝來虎帳看雲坐閑課諸孫讀武經

有除生毫似髮長採茶時到白雲鄉閑來莫向桃源去恐有漁人識阮郎

夜行太常官舍懷元佐二首

只尺東曹信邈然別離何似路三千松窓月色槐陰雨一夜愁心似隔年

文園消息近如何酒盞生疎藥裹多却向故山懷遯逸［illegible］肯徒古在煙蘿

答秦孟陽長史次韻

長鏡秋圓自鉏荒望入高山路渺茫不作蒙邏亭子上有人白日到羲皇

塵滿紗帷舊業荒江都雲水暮蒼茫清時不用天人策［illegible］朝㳂諧侍武皇

枕上簡獻吉二首

白入秋來日日晴看花看月每同行一夜六街風雨惡莫言天不解離情

早涼衝曉入紗帷聽雨聽風睡起遲街西只尺不相見却似河梁別後時

諸友二首

濟水源南舜井旁月明曾共坐宵長六春睽隔離江路五月相逢是帝鄉

雙鴈北來河水平兩岸秋陰蘆荻生黑頭七度曾過此不似今回感別情

淮浦歌三章爲太僕楊敏之作

淮浦泱泱淮水流月明長照浦中樓白鶴青猿好相訪主人今只在滁州

清淮𤅀荻晚蕭蕭浦口山明欲上朝七里正貪漁艇樂九重無耐鶴書招

水蓼花紅淮浦煙晚來鷗鷺下翩翩依沙宿集當門［illegible］莫是楊家問字船

俞國昌大參小松二株

［illegible］青松尺許長似看顏色有風霜何時却覩千雲［illegible］六月濃陰覆草堂

寓延津夜起天霽北望東彭太保

月明風靜雨初收一鶚橫空萬里秋四海蒼生正翹首
峰岩下莫遲留

得同年寅之管城見寄之作酬答二首

翩翩驄馬度秋涯思入風雲句意佳多病獨憐梁苑客閒
門高臥草侵堦

詩來恰值酒醒餘起步秋庭病忽除喚婦不須愁夜黑老
夫今日得明珠

東王灘江

病裏懷人掩客窗尚聞仙舸在龍江觀音閣下梅花木對
雨何時倒玉缸

次韻寄王先生四首

屋東琴書屋外田繞庭松樹古藤纏何時卻遂東山約閒
伴先生樂暮年

綠陰回首代紅英客舍流光只可驚病起偶宵書得倩獨
將尊酒向誰傾

博得荊南五袴歌一錢囊底奈貧何匣中猶有龍泉在閒
就巴江不上磨

一麾江郡領塵官何似山中菽水歡梁楚板輿平似砥
君休說路行難

口號呈閻麗二少府

貞翁樓前夜泊舟蘆花楓葉似江州樂天本是多情客臥
聽歌聲起別愁

內弟文甫至清河一見而別題詩贈之

逆旅相逢意惘然四年裏夢一燈前即教乍見還分手猶
勝山陰雪夜船

謝東園送菊

海棠菊絕秋色加名園分得歲寒花誰知建業騷人館不
羨潯陽處士家

寄謝齋少宰四首次白巖韻

兩江兩路泝流風城郭山林道路通我獨自為真宰會衹
應隨儉後塵

蹤跡曾無蓬白玉珂水亭山寺賞吟多相看已恨絲華變
奈各江遠別何

登臨隨處見題名想像當年載酒行山翠不遮牛首寺江
流長抱石頭城

竹門瀟洒對江開中有高亭稱快哉為問亭中二仙客幾
時騎鶴上蓬萊

瑞卿留別以答

揚舲無奈客心何暑雨平添潞水波草閣驛亭談笑別碧
山回首暮雲多

題白頭翁鳥圖送友人歸蜀省覲
短棹長江下蜀州家中風景畫中收蒲芽出水荷錢小一
笑相看兩白頭
唐仁夫出使廣西四首
碧衣黃簡照青春寵宴傳呼出尚珍辭罷閤門來上馬道
傍羅列拜番臣
棲鸞風景入春多競吹蠻中故里過兩岸綠楊陰不斷隔
江知是柳州河
手捧鸞書下九天恩光初到葛門前山川不改孤兒悵風
木蕭蕭似往年

十年知己一緋袍萬里南雲望爾勞待得明年好春日拄
丹花裹侯旌旌
送錢水部致仕次抗秋官韻
虎頭將軍劉夢奇成都待詔功名遲春風草草拂衣去投
老相尋知幾時
冥鴻杳杳碧天秋虞人網羅空復求翱翔青寒江渚渺當
時虛擬稻粱謀
青門掛冠春欲暮白首放歌江上歸野老相逢話朝市龍
飛天子正垂衣
老丁田園歸來已將功業付兒曹庭中手種梧桐樹他
日朝陽看鳳毛
連葉田田溪日照竹竿裊裊白鷗群水南即是長洲苑香
蹈歌聲穿暮雲
東觀非號風雨寒十年通籍綰銀青栖栖不向故山去兀
兀窮愁何以醒
泰州石經半埋土蘚剝苔封誰爲開憑君覓取吳中本江
上雲帆日往來
送顧侍御出守馬湖五首
蠻兒南征火井西東過瀘水北泥溪借問鄉愁何處切千
山明月子規啼

五馬騎嘶錦水隈雙旌遥指劍門開巴童吹笛蠻兒舞重
見文翁鎮蜀來
五月瀘州荔葉黃武侯祠下水如湯行人莫惡南中熱自
有參天古柏長
古昔人稀秋草深碧松蒼檜接陰森尚樓永日彈琴暇海
北天南萬里心
漢家夾路止睢荊相望龍湖路幾何聞說夜郎天更遠浮
陽亭白亦經過
送潘伯振守漢中三首
石棧淩雲鳥路賒漢中城府枕三巴風林落葉猿聲滿

得行人不憶家
白馬河邊春日晴黃牛山下百花明家家耒耜居民出太
守來時親課耕
全州戶曹張鳳翔埋玉空山宿草長天上故人驅五馬經
過流涕問孤孀

送蘇通判四首

天涯相見地曹郎郡閣清尊夜語長休向燈前易成別江
頭春水正茫茫
曾並長安逐馬蹄謫居同過楚雲西他年縱有看花句休
向玄都觀裏題
去歲秋風別省闈木犀花落雨霏霏那知此月江陵郡春
草連天送客歸
春風江閣喜同遊苦恨逢君不少留東去巴陵三日路幾
時同上岳陽樓

送張元亮二首

知君元在識君先水國相逢亦偶然何日一尊還送別楚
雲春樹暗江天
冉冉將雲覆短簷霏霏寒露度重簾爵樣正苦逢春別行
李何妨入夜淹

送林贊賢醫士歸臨清四首

送君灤源淡水濱岸桃堤柳似鮮新黃鸝聲中白日晚又
是鄉園一度春
林花欲開春草生村煙淡淡午雞鳴君行落魄似阮籍休
嘆路岐縱復橫
臘月驅車東郡來元宵今始雪中回臨清郭外成林否盡
是州人為爾栽
雞聲喔喔宵近庭出戶忽聞春雨腥西江高士別我去日
出煙消山更青

送賈廷臣司訓二首

行李瀟條石徑荒賈生東去路茫茫虛能不是長沙地莫
把吾皇比漢皇
單耳溪邊秋草深裂坡山北樹陰陰西風匹馬吊孤竹一
曲商歌千古心

送毛東塘侍御北還後懷寄八首

杯上一相逢一載餘五雲回首送輜車河梁別意真堪盡行
李蕭滿錢卷書
霜雲千里朔風寒家錦貂裘獨據鞍大厦如今要梁棟憑
君歸報得材難
夜來風雨曉來晴萬里無塵海岳清白日共看驄馬色青
天不負使君名

漫談時事共傷神白首丹心許國身歸覲正逢長至節六
陰行且見陽春

榮親報國皆吾事孝子忠臣只此心聞説致身同養志贊
分朝市與山林

客窓風雨對寒燈午夜懷人思不勝梁苑宋臺秋色裏也
應回首憶同登

別來公署易黃昏心曲憑誰與細論宦海風波無定處相
逢何日對芳樽

夢回欹枕夜三更烟樹微茫隔衛城獨向屋梁驚落月不
堪還聽鴈來聲

衛輝阻雨奉別辛菴彭太保

宦情時事劇秋雲話到傷心不忍聞別夢迢迢從明月漢
關秦塞遠隨君

別楊萬戶

半生湖海識君遲可奈相逢是別期倚舟獨泛秋溪水採
得芙蓉欲贈誰

送呂二守西征二首

六月戎船上遡流書生彈鋏取封侯夜來羽檄江邊過聞
説西戎破劍州

巫峽瞿塘十丈波大軍盤井火雲多賊巢散滿空山裏汝
日居民有幾何

客懷六首

萬山深護一書樓六載居夷哭孔丘浮海未酬當日志北
歸還買洞庭舟

薰風江上棣花開醉倚蘭橈首重迴孤影却隨南鴈去又
書還附北鴻來

水榭方開即大耕土風遙識楚江程汀花冉冉鳧鷖色岸
柳陰陰布谷聲

射絲端爲別兄脩魂夢真如道路何濵海萬峰秋病少楚
江千里月明多

遠從江左入湖南姜被初分思豈堪開弄長公年紀數白
頭今已六旬三

望遠時從郭外遊好登江閣與山樓烟開碧樹通吳苑日
落黃雲接楚丘

送雷州趙太守四首

蘇公樓前海日晴伏波祠畔瘴煙清荔枝垂實攏榔暗太
守來時雙鶴迎

詩人出守兄孝常萬古心期一辦香若道雷州非樂土請
君時到十賢堂

海邦雲霧晝霏霏榕樹林中孔雀飛驛騎忽傳天使到

重觀賜玉環
我在江陵望帝鄉登樓時恨楚天長憐君更隔三千里悵
樹湖煙共渺茫
題竹梅
黄梅綠竹兩寥寥一段清光惜浪拋看遍乾坤空老眼幾
人解耐歲寒交
秋海棠五首
海棠盈盈開素秋雨晴斜日上簾鈎幽芳不與春風約幾
樹朱闌俱暮愁
海棠開日近重陽秋蝶翩翩過短墻題品要知觀物眼只
須風骨不須香
海棠花開秋雨霏休將遲暮怨芳菲東園桃李盈千樹昨
日穠華今日稀
庭下秋棠開紫綿映風含雨淨娟娟羽人自解丹丘術種
得花來亦是仙
梧桐葉凋金井闌芭蕉風雨怨秋殘海棠十月猶含蕊故
伴青松當歲寒
向曹伯通乞白菊
節過重陽菊已殘倚霜欹露不勝寒山堂正少黃金蕊試
看君家白玉團

王使君諭處覓猫 時王有母之喪
雪白狸奴尾勝金曾娛白髮戲花陰急須分乞鄰姬養莫
遣空摧孝子心
倫上人遺杏戲荅
帶葉生英顆顆新竹籃初發齒生津清酸本是儒家味不
道山僧亦戲人
晚雪
梅花枝上報初春灤水源頭憶故人天宇自清心自白不
知何處有紅塵
和蔣儒士韻題便面
江樹青山歇晚秋草堂幽僻對寒流故人遠赴關西去明
月蘆花繫釣舟
題張秀才釣魚便面
鱸魚釣得上綸鈎歸去應須與婦謀携取一尊同客醉江
風山月更何憂
次正齋韻題石岡圖
白石岡頭榆柳新蒼蒼茅屋掩深春山翁不注楊雲易怪
底門無問字人
三友圖為蔡石岡題
歲寒池館暮相依雪共心期月共輝南北宦遊三十載碧

山回首故人稀

題扇

綠慘紅驚春色闌杉間黃鳥任綿蠻知機自合高飛去莫
遣繒羅絆羽翰

以兔圖贈王生熏附短句

我來贈君玉兔圖我去留君雙瑤盧月殿秋風桂花發一
枝能斫寄來無

題陸子引畫

水謝山林向夕幽笛聲遙在木蘭舟江空處處多明月不
用相尋秉燭遊

題萱圖

繞膝曾玄認不真北堂風景日長春堂前滿種宜男草一
度花開一度新

題美人時為湖廣察謝政家居寄此遍慰

月宮秋冷桂團團歲歲花開只自攀共在人間說天上不
知天上憶人間

題廷相兄扇頭

萬里乾坤兄此亭四圍山色繞闌青何當著我亭中坐閑
校神農本草經

毛驃騎扇頭

玄菟城外草連天鴨綠江頭春可憐將軍飲馬臨江水笑
指扶桑在日邊

題行商卷

小結幽亭倚大江萬竿深處聽飛瀧橫琴試鼓湘妃怨彷
佛鳴珂過北窗

題家園風景圖二首

茗水遶山清更深萬株盧橘間桑林青楓樹裏三間屋十
載常懸萬里心

萬竹深深一逕斜草堂門巷接江沙主人遊宦不歸去時
有白鷗來釣槎

題萱堂

華髮當年倚笑看北堂春色映朱闌披圖彷彿慈顏在零
落霜風夜雨寒

題天鵝海青圖

雲暗胡天雪滿衣驚鵝聲亂海青飛李陵臺下陰山北正
是單于夜打圍

題金憲長舜舉蓉溪書屋圖四首

蓉溪主人溪上來來時旗訪去都臺共道溪花似溪主暫
時搖落又還開

溪水溪花相映鮮溪風時拂棗頭絃輕鷗白鷺知人意雙

去鬟來精舍邊
錦江東會蜀江流上築遠依江上洲十里錦雲千頃碧此
中風物最宜秋
秋溪明月夜經過兩岸芙蓉照綠波溪上主人元好靜巴
童休唱下渝歌
題翁次仲仁韻
月落江空萬里秋一聲長嘯古灘頭漁郎此意何人解水
底蛟龍水上鷗
題呂叔通翁次行若韻
江草芊綿江雨霏上孤孤艇泛潮歸寂寂江亭搖落暮
雲田首鴈行稀
題吳隱士守墨詩冊
十畝山田一舍幽草窓閒臥白雲秋行人若問墨溪主不
是當年柳柳州
題林東石迺允松關圖
明時不作大夫官假盖空山老歲寒試問玄都舊桃樹幾
回花實幾凋殘
題戴錦衣翁
演漾湖水抱村斜湖上扁舟載晚霞怪底看圖塵[illegible]
中風景似儂家

題靖遠侯畫蒻翁頭
百戰功高舊破戎侯門却似布衣窮傲霜枝葉凌雲幹畫
裏分明國士風
題介溪嚴侍讀畫菊
風莖紛披霜葉清畫圖秋色映淵明持盃只愛東籬賞未
識金門大隱情
題林下一人卷三首
御寇留遺報主心野雲孤鶴伴閒吟時人若欲知名姓須
向凌煙閣上尋
西府頻看策舊勳此山常恐負移文如何九五飛龍日閒
待無心出岫雲
卧龍山下結茆新乞得匡時木老身此日此眷直猶守天
涯多少未歸人
題史元之總戎都門別意卷
十五年前別常州早看風節動儒流濮陽此日新開府
不數先朝定遠侯
教工部子發水亭次韻二首
鳧鶩流雲水閣寒浴鳧飛鷺滿江干風潮莫向愁中聽
竹逕留醉裏肴
幽徑田廊接圃深竹窓松戶晚陰陰幽花不阻三春夢前

月長懸萬里心

登仲宣樓

蜀吳舟楫檻前經萬里鄉心杳不偏莫問興亡異時事滿
川斜日下空庭

觀城歌七首

朱旗繡斧兩昭回南郡城池亦壯哉明月樓中堪坐嘯闌
山何處有塵埃

睥睨連雲十二樓西南形勝數荊州已教峴首饒奇絕更
遣巴江作帶流

江日瞳瞳散曉鴉湖田漠漠隔桑麻中丞本是陽春脚散
得東風與萬家

城郭週廻十里通遥從城上見城中不知多少王孫第盡
戶樓臺一半紅

古堞逶迤抱學門城南城北萬家村行人共指豊年兆萬
東青青見麥痕

大北門西擲甲山山頭古廟草班班中丞駐馬看遺像認
得將軍舊姓關

百雉城頭小隊行下闉閭里動歡聲防邊不在多戎馬只
有人心是甲兵

題賈園四首

漲水橋西一畝宮小窓香度碧荷風老夫野性無[illegible]
欲移家向此中

門巷沉沉草逕紆綠槐深護野人居鳥聲不斷日亭午時
有小童來捕魚

樹繞園亭水遶池西溪風物最宜詩即教痛飲成泥醉莫
遣空懷別後思

薜荔菰蒲傍水涯剗刻白石映青鞋今年欲此消長夏合
借君堂作我齋

舟行近滄州

白雲渺渺水悠悠兩岸蘆花復釣舟年少自知官繞在尋
常不敢問滄州

湖上雜興四首

雲水迢遙一處節江湖天放一漁舟虛煩倚樹看黃帽耐
可乘槎泛碧流

漾漾輕舟繫古堤沉沉波影照烏紗多情敢喜臺中客乘
興能看水際花

水岸風迴晚更涼菰蒲零亂拂衣裳兩舟莫到花深處恐
破波心片月光

萬竹陰陰暑氣微主人迎客敞山扉翻愁使節傳呼近驚
起舟前白露飛

昌平廢縣

會同迴眺獨行行日落春山烟霧生山下荒城隱叢薄路
人云是古昌平

山行即事二首

山迥春深滿綠苔景陵東去轉縈迴忽逢樵父驚相問言
自黄花鎮裏來

陵署春青生午煙山渠滮滮響春泉白頭宮監松林下聞
說英皇北狩年

草場

牧馬場邊苜蓿香田龍宮外樹蒼蒼當年駿骨今何處曾
被金鞍侍武皇

柳塘雜興四首

汲水澆花柳貫魚草堂巢燕暮春餘要知閒適誅茅處不
爲濃陰好讀書

御溝東畔柳成林御水盈盈十里陰白馬青衫橋上客春
來多少故園心

琴臺書榭綠陰深杖屨時時隔水尋閒過永明湖上看幾
家桃李得成陰

墻煙漠漠水迢迢搖蕩春風幾萬條不傍御園歌舞地只
愁宮女妬纖腰

泰山回馬嶺

回馬嶺前春月西澗花岩樹鬱萋萋上方鍾落不知處惟
見白雲岩畔棲

貞女祠

長城在秦那在齊齊山古祠春草萋千載哭夫能變俗至
今猶說杞梁妻

鹿門山

龐公舊隱鹿門山近在襄城漢水間石洞草荒無路入夕
陽時見鳥飛還

習池

習家池上草萋萋流水成渠稻作畦山簡不來遊客散居
人猶唱白銅鞮

峴山

大樹蕭蕭白日寒羊公祠下獨凭欄尋常一種青山石長
使行人灑淚看

望岳亭爲王生作時其父戍雲中

東岳名高四海間此山之外更無山何時倚杖青雲上與
爾朝登復暮攀

望岳亭臨河水隈碧窓遥對孔林開誰知仰止平生意不
爲[illegible]氣象來

岱宗西與太行臨嵐翠霏微曉不分底是靈州狄判史下
看岩嶂只看雲

汴上題吳國賓

沙海原南古戰場曲池荒畎落堤長相逢折得芙蕖贈莫
向西風笑冷香

大堤

大堤女兒花見羞大堤楊柳映青樓金壺滿注樊城酒醉
殺狂夫不解愁

梨雲軒獨坐有懷

睡起傍房日未斜興來隨處即爲家美人不見幽期渺閒

對蒼黃數落花

棟塘歌

棟塘老人塘上遊颯颯西風吹素秋記得看花三四月滿
塘紅紫映波流

姚園次亭溪韻

竹塢柴關破曉開石池花徑轉縈迴春深漫有尋芳興老
近慚非作賦才

散步

零零宵露濕春堤楊柳風清曉月低童子莫愁江路滑三
夫扶老有青藜

觀風望雲

雲浮劍閣夜英英白馬江邊踏月行傳語啼猿莫相近恐
教遊子不勝情

飲菊泉二首

雨色烟花入牖斜城中風景似山家橫琴不奏朱絃調對
菊惟看白玉花

十月霜庭菊正肥亭亭寒影抱山扉埜夫本是淵明侶可
惜淹留夜不歸

或曰雖有寓意然非善言故改作

紅芳瘦盡綠陰肥幽鳥拔頭自在棲一日天風吹羽翮上

林便作好聲啼

漸人自逐囊父覩返雜感其事爲賦

蓉衣零落鬓毛斑迢遞沙場負骨還三尺古碑千載恨曹
娥江上水潺潺

避喧二首

興在桃源山水間幅巾藜杖每忘還沙田雨濕青牛臥石
洞花深白鹿閒

北窗無人春睡安時聞春樹鳥關關老翁元是避喧者又
欲移家向別山

五月五日以扇奉寄二親侑以小詩二首

又遙瞻親舍白雲下長日登樓思有餘代谷燕山空說近
時不見一封書
薰風簾幙燕翩翩庭際榴花火欲然睡起忽生千里思慈
顏一別又三年
示弟賦
鵰門秋高多烈風烟沙極目見雲中憐君弓馬年來慣不
數翩翩塞上雄
捕秋歌
紅石岡頭夜雨晴湖田水滿接堤平行人欲問年豐儉試
向田中聽鼓聲

促梅次韻
庭下梅花開未開帝孫邀月久停杯終知不入繁華賞
還笑歌取次催
曉起口號
春眠不奈鳥聲催起立花園傍古槐帷底幽尋苦無力夢
中曾上故山來
聞董汝卿喪內二首
草堂雙燕壘新巢坐感琴絲理斷膠麥飯一盂香一瓣此
情何處哭芳郊
好學平生說仲舒絳帷常坐五更餘春來睡足三竿日應
是無人喚讀書
寫懷
白髮蕭蕭五十春宦途猶作未歸人何時杖屨柴門路風
景依然遠俗塵
吳竹齋重藥品
六月漳河艤客舟小窓閑卧白雲秋憐君鍊藥如康子不
療山翁四海憂
田家
柳經柴扉水護門不依鄰舍自爲村何緣却近山陵道日
夕時聞車馬喧

薛汝成乞蓮栽
薛家池中千葉蓮出波今已疊青錢分栽不爲看花色要
向山窓聽雨眠
竹店舖候尚生不至
行盡荒山更涉溪故人聞說在城西空庭日午車馬寂惟
有鵓鳩深樹啼
游仙詞四章壽楊母次劉五清韻
翡翠衣裳雲母軿往來常在碧霄行老君臺上凌風過王
母池邊看月生
一千靈光萬古心笑看烏兎兩升沉已遣壽斯同[illegible]

期仙骨比黄金
冉冉霓旌覆羽仙雙雙玄鶴舞芳筵服看庭樹真瓊樹不
數藍田是玉田
江流山色繞金堂管領年華入壽觴仙家自與人間別千
歲都來一刻長

壽歌三章爲松鶴翁作

松島山堂紅日開天風吹鶴下瑶臺傳書爲問西王母别
後蟠桃熟幾迴
西園十月菊花黄花底流泉水亦香汲水採花宵釀酒曉
筵傾入萬年觴
八旬遐齒三齡統四海升平見七朝穎上深隨巢父隱渭
南還有太公釣

五言排律

留别董三舜次韻

晩照長雲合春帆細雨開别離子近苦飛夢子頻來石路
春南境風花白下臺十年今去國千里獨憐才會有荷裳
寄應煩想像裁

遊仙巖

黄帝昔好道相傳駐此山至今鍊藥處猶見五雲還丹井
霞空聚清池水自潺鳳笛歸寂寞龍駕絶追攀聯劫留仙
跡何年落佛關香花周法界鍾鼓隔人寰瀑響千巖漲
庭萬象開排空雲木古夾道翠泉環澗鹿銜人返山花照
酒殷寺荒翻雅淡僧老更蕭閑問法空群妄探奇始一班
未能燕吏隱回首愧塵顔

白巖太守寄示新作兼有並刀之貺奉謝一首

忽報王孫使新從相府旋下堦忘病足開牘鮮愁眠碧巖
仙人宇黄初大雅篇空巖泣神鬼白日走雲烟策杖東峰
外有碑北岳前依微穿雪嶺想像俯春泉客路千餘里離
心兩隔年倦遊甘散拙高舉謝聯翩水國身猶寄山堂夢
繞牽愧非清廟器虚枉佩刀傳

贈張御史九齡

故居移杏園新寵沐楓宸天馬飛黄日雲龍際會辰華陀
初入貌扁鵲舊鳴春術妙乾坤秘功存社稷臣東闈迎寶
錫西第擁朱輪家是華宗國人呼有脚春翻嗟縫掖士章
句老風塵

遊仙詞贈李羽士擬初唐四字體

碧落新移牒玄津晩駕槎天臨北斗地人住上清家樹古
金壇靜花深玉洞斜靈砂飛絳雪仙醴注青霞鐵鎖音書
密函關道路遐月明蒼鶴羽風度紫[illegible]童
閒海變沙堤寒禮星後開坐讀南華

賦得白鷺洲送柴侍御中丞

路轉長干渡洲傳白鷺名滄波雲不息綠草夜秦隨隱

一田抱圍圍堰日明錦沙沉碧壘墻堞隱叢城滿杏前堂

下浦深青虎行漁人帶網迹商女路歌聲休離千年恨

華六代情經過夕臨眺誰共客舟橫

送金中丞赴延綏

上都防胡切中丞入陝邊旌旗明曉角鏡吹轉春橋二月

花新綴三川雪正消北門來冠準西極使班超國伎和戎

利人傳破膽謠按圖收地險堅壁阻天橋禮樂欽儒將經

綸翊聖朝長城一身是誰敢窺嫖姚

送許中丞德新赴甘肅

誓布山東化還爲隴右行中丞新受勑賊子舊知名玉露

承冠劍金飆捲旆旌神羊心自直孤隼勢初橫地接祈連

岩星羅昌損營未須懷破斧先君號長城草映邊雲白沙

流漢月明陝人歌召伯關吏識終生許國知公志通家是

我情離筵忽隔水秋葉轉盈盈

送唐京兆送母還邵陽

奉詔還將母南歸樂未涯日明吳苑樹風引邵陵槎萬里

筵瞻闕三湘近接家望灘懷孔雀臨洞識桃花壽祝山

水書傳碧海遐趙張前吏範曾府從人誇去值彩盤老萊

看竹馬斜郡憐春別苦飛絮滿江沙

送別白樓先生次郭司業韻

曉驛傳中貴來曾陪上卿樂推吳季札經許鄭康成車馬

秋江出鄉邦雪錦行論文機始結惜別益初傾拜首夔龍

閣承恩五鳳城御堦聽履舄獲振寮待持衡制作登三殿聲

華振八瀛新班依禁花轉雪山輕右銀看常健水衡列

自浦賓行輿瑩向雪精明

繡斧西征爲何輔之御史作

蜀道霜飛秋風振旅還功成萬里外捷報五雲間電掃

妖氛滅川流戰血殷陝兵隨指顧蕃部懔威顏曉坐轅門

靜宵登劍閣開用心懸海日繡斧照江關伏馬瞿唐峽封

刀麥子山班超相與後芳駕幾人攀

題芳洲書屋爲俞大參作

凡流林居勝清江繞舍流元方登墳闕小謝隱滄洲築倚

辰占艇梧飄茂識秋煙霞互吞吐鷗鷺接飛浮日有高軒

過時同靜者遊壓扉山秋冷棋對竹窗幽實發通三昧牙

籤富九丘側聞能尚志應不受封侯微省牽魂夢更稍阻

嘗酬詎諳方岳寄深切廟廊憂

聽吳子談吳中事

吳子近南遊龍江復虎丘三分形勝地六代帝王州望青

晴臨嶠聽潮夜泛舟寶珠商女得靈劍海人求去日靡無
緑歸來萬苔秋連宵話奇賞吾興亦雲浮

長短句

送顧華玉席上分體得三五七言

送歸客送歸客東城復西苑碧草萋萋別路長蒼山歷歷
愁心遠愁心遠征駕不可留去年送歸陌上雪今年送歸
江上秋江上秋江雨霽返照入林光翳翳家在齊川未得
歸年年送客來沙際送歸客請客聽我歌我如水中鳬君
如江上波波流去不息鳬飛無遠與廻橋轉岸君已遲薄
暮徘廻此何極

燒荒

風怒號振城尾案章白朔雲橫漢兵出火掃蕩朔野祝融
馳炎帝下騰赤龍走朱馬雲濤沸星雨洒黃沙一望千里
通飑颮晝啼巢穴空胡奴臨水不敢過將軍歸來閉關坐

吳將軍課子

大兒龍小兒虎碌碌犬與豚眼中何足數將軍同佩騎帳
下斑衣舞天河東傾月西落蘭宵夜射雁珠簾旋桃烏烏
棲復驚弦誦聲高應金柝將有法兵有機吁嗟易聞不易
知長平一坑萬人死君不見耶耶子

題風木遺哀卷

苦為席塊為枕憔悴孤兒墓田寢墓田樹聲蕭蕭寒濤操
空風葉飄樹不止風不息孤兒欲化田中石

題趙訓夫海屋添籌卷

海上屋幾千尺麗日起扶桑鱗鱗翳翳煙霧碧仙籌刻玉雲花
湛海塵一飛籌一點借問仙翁壽幾何十屋仙籌芝蓋籃
仙翁家住海中村平原公子宋王孫相逢欲訪桑田事幾
窅何年下海門

光復堂詩

嶺嶠光復堂湯湯歲寒溪故家世業傳江西他園豈無木
連是祖手植他地豈無土重光祖手闢物生各有主天道
終好還嵐光映朝牖不改門前山堂有趾溪有沃我溪不
竭堂永峙

六言

送客

舟橫斷岸日斜鴈度空山落霞欲採芙蓉贈遠秋江何處
天涯

湖上二首

一溪流水秋碧兩岸垂楊晝陰絕愛王家池館酒旗低拂
波心
田田蓮葉湖北寂寂孤亭水南恐有人來摘子樹中小結

小菴

靳庄鋪坐雨次沈休翁韻

村南村北雲山亭外亭中煙景東岩過客重來蘿逕蕭雨瀟瀟鳥啼千樹萬樹雲起前山後山門外青春向晚雨中遊客西還

黃山店趙山家人

西山寺幽落日東嶺尚宿歸雲雨過荒村向暮柴門流水沄沄瓠葉翻翻雨驟竹枝裊裊風斜忽見綠煙花發猶疑春在山家

流鶯百囀深樹巢燕雙飛短簷過客不愁所藉主人只似陶潛煙中白鳥雙度草際黃牛獨還山寺暮鍾何處隨風落人間

蔡石岡寄粃梨

綴樹同梅止渴登筵比蕪生津却憶帝壚曉賜曾分衣白山人淮北榮南接境凍姿霜色含秋如得此君萬顆豈論千戶封侯

不緣摘取商洛定自傳分秣陵笑殺山妻鄙俗女排優火相蒸

武帝巡遊不返文園渴病難除誰致內林一顆且成封禪之書

送范侍御蘇山北上四首

準旗低拂垂柳驄馬嬌嘶落花碣石春風萬里盧溝曉月千家

生憎白日春去無奈黃鸝晝啼欲採芙蓉贈遠北湖蓮葉初齊

鄉關江湖身世先憂後樂心情本是仲泥孫子推來蕭夏知名

君山已歸地下燕泉却在天南落落故人如此蕭蕭短髮何堪

六言近體

贈錢世恩

向風征馬頻嘶獨客行吟古堤百里文星斗下三年水邨河西送心浦樹煙渺短夢城烏曙啼記取今宵醉別雪窗燈火淒淒

謝華泉集卷之七

箴

霽厓箴有序

少參白先生素秉直氣其在地曹故多所違白之忤當道出判永平已而同知登州事其在登也見山之崖積雪皓如曰是其類我矣因以爲號旣未幾提刑河北又未幾而參佐湖南其直氣猶在地曹特益勵也其春坦無似固嘗私淑先生而先生之心亦其所素知慮其遺閔於群小也故作是箴以獻且自警焉

峻彼曾厓有皚其霽峙于海邦于截于絜其絜伊何如練斯張其截伊何極于昊蒼有嚴君子旣正旣固心之樂之載瞻孔慕寤興反側天啟是懷比操于霽倫行于厓厓旣截只霽旣絜只人之望之孰不懾只孰不懾只厭維嫉途先民有言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汚不見是圖豈其然乎

省菴箴

秋官郎中文登劉君美之以省菴名其室乞箴于少司寇豫章李公亦警也弘治甲子冬有銅仁之命挈其稿以隨曰吾將朝于斯夕于斯雖之蠻貊不可棄也邦人太常博士恭代爲之箴其詞曰

身之不省其過斯永省之不戒其患乃大毋易毋煩曰省吾言克慎克正曰省吾行匪惰匪衆以心爲堂堂乎堂乎吾與爾偕行

銘

泉硯銘

我石汝琢我泉汝鉻無闕其源我心汝銘畜之池盈放之川行我詞汝徵

朱硯銘

堅白者石圓方者池中涵者丹我其用之

頌

四封錄頌

維淵孕珠維川蘊珍維嶽有瀋生此四臣維此四臣旣才旣良維國是臣維邦家之光維選維旦曰官度支錢穀維司出内是宜維珍維鑑廷尉是職兩都平反無縱無抑　天子汝嘉錫典乃降叶呼工反一之云多矧維四封四封叶火煒煒貴爾黃髮龍章鳳題萃于旬月於赫　明恩受吉之人亦有言維輟視旆彼美四臣無競維烈揚清芬永勵臣節

贊

順菴先生像贊

裕乎其情胱乎其誠無泥無觭罔隨罔逆不揭揭以示高
不激激以競名常道是安皎然玉瑩有徽斯真來者景行
顒若厥占有乎大亨伊誰不曰彼中立者其碩叢之先生
也耶

土簣贊

臣曠調飲臣賁意飲酒生微波天風凜凜乎卯不樂薦臣
始終爵亡言存千古無窮

石祁子贊

冠珮則兆吾弗敢知吾所知者吉凶異儀或兆或不偶都
非偶大哉禮云臣子常守

紀升姬贊

國亡君亡吾將何歸父母邦魯先君廟鄰歸不于魯而鄰
是依烏乎賢哉其紀升姬乎

詩餘

酬江月 贈宋二尹廷相

山城雨過望青郊迢遞碧山連屬岸旭林霏紫還帶回首
曼看僮僕白石橋邊蒼松澗底冉冉雲相逐野猿狐鶴晚
來聊伴幽獨 幾度夢到江南畫船簫鼓夜傍蘆花宿烏
帽錦衣呼喝處猶似當年拘束布衲綸巾芒鞋藜杖從此
還無辱閒觀塵世幾人能此知足

鷓鴣天 答崔生德益

相見真能慰渴心坐同枯槁得春霖停舟共試橋中戲步
月聊爲河上吟汀草碧渚花沉起揮焦尾奏商音一從京
國分携後囊橐閒來直到今

滿江紅 壽王總戎

文武全才人盡說洛陽留守四十載始終臣節堪垂不朽
月斧平分蟾窟桂霜旌晚掛營門柳拘絲綸何處効知音
山中友 宜政殺談天口扼胡嶺摩挺手到如今都付野
花村酒韁馬不教金勒控雞豚未許凡禽偶問先生得似
古人誰東都叟

千秋歲 送華文光歸省

端陽前後正是歸時候微雨過溪山秀招搖蘭棹艤剝啄
柴門扣江鄉春陰陰月木閒清晝 堂上人依舊好事偏
相湊前歲景今年又狂歌風入松笑指雲生岫東海上嵩
書遠報雙親壽

踏莎行 題畫

露濕春莎草生芳甸漁舟逝邇依山轉斜光明滅照村墟
綠槐深護幽人院 小搦鳴雞古梁巢燕柴門不鎖溪喬
徧問渠莫是武陵源一溪流水桃花亂

賞菊花次韻送別吳白樓

亭上雨來人欲去爲怕離聲不近芭蕉樹苔草□□□
處願生雙翼雖飛許爲雙棲情那可賦風柳如烟萬縷綠
千縷白鴈數嗷江館暮醉中愁見吳山路

泉集卷之八

本

言邊患封事一首

具官某謹題爲急處邊患事近該大同鎮守等官太
監陸誾等題稱虜賊復寇等因奉
聖旨這所報達賊四散入境搶掠數多全不見官軍防禦
緣由兵部便看了來説欽此欽遵除抄行外臣看得一
本之內五日之間共計五十七次事勢異常誠有如
聖慮之所及者臣惟將士無功責在主兵今日之事不暇
遠舉請以太監苗逵保國公朱暉右都御史史琳節
次奏報之詞論之其捷音本内開稱官軍對敵討出
萬全賊鋒大剉邊境寧謐爲萬萬年無疆之休矣今
旋師一月而大同四野化爲賊場臣不知所謂萬全
之計無疆之休者何在也其旋軍本内開稱議留總
兵等官吳江等十餘員於大同各路分布周密防備
戰守苗逵等復回宣府節制隨宜調度今虜賊入如
蹈無人之境臣不知防備戰守隨宜調度者何在也
及查前項聲息本内有殺人者有傷人者有搶人者
有摽掠頭畜者有搶奪田禾者有四散駐劄拆毀邊
墻者總而記之四十餘處而往來出沒者不與焉然

此特所知者耳其知而不報報而不盡者又不知其
有幾也臣愚竊料彼先因小捷誇張過實故為虛詞
以遮飾耳若果將領分布周密虜賊何由而入耶臣
又查得先次吳江劉祥部下千戶戴賢等所獲賊首
二顆苗逵等即稱係彼議調夾攻勦殺之數夫官旗
之績既可以坐收則地方之患當誰任其咎耶況賞
罰者主兵之大權賞罰不明號令不行苗逵等一獲
微功各領家人子姪苗霸史鶴朱天麟報捷希寵其
軍門之賞罰臣不悉知以是觀之無怪乎將士之解
體也伏望

陛下上計社稷下憫生靈特勑多官會議將苗逵等取回
治其欺妄失事之罪以懲後人別推內外文武大臣
素有敵望者數員列名上請簡命三員前往二鎮以
代其事惟復將領京營人馬就擇彼處堪任將官管
領尅期勦殺務在成功則雖失之于前猶可收之于
後也若在今日寫
勑明日切責臣恐秋高馬肥虜勢益熾人民漸空城堡
難守意外之患豈惟不敢言而亦不忍言矣此事并
該戶科右給事中張弘至具題于時
聖意將從其請臣之愚昧亦嘗論之已而因有捷報未

賜旋行臣蓄憂于心不敢再瀆今大同殘破果至如此
蓋被髮纓冠往救垂涕泣而道之秋也故不敢輙避
譬愆復以上陳惟
陛下少留聽焉則社稷幸甚生靈幸甚緣係急處邊患事
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疏

乞終養致仕疏

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臣邊某謹
奏為乞

恩致仕以便養母事臣見年四十二歲山東濟南府歷城
縣人由進士歷陞今職臣父止生臣并臣弟賦二人
正德六年臣父病故後二年臣弟又復病故臣與臣
弟俱未生有子女臣上有老母不止臣身內無所托
後無所承零丁孤單宦心銷減但臣年力未衰不敢
遽甘丘壑以此奉母就官強勉供職豈期臣體綿命
薄到官數日痔瘡遂發久臥床褥備嘗痛苦醫更十
餘藥百劑病雖小愈根竟未除又兼考校生徒坐必
盡日前病遇勞則發遇發則眠去年科舉取試士子
暑日濕風雨靡停積勞成痊積虛成損臣痰火

遂致併作怔忡肢運寢食兩妨臣母見臣孤身多病
亦遂憂畏成疾臣欲日在膝下奉究母懷則有瘝官
廢事之誚臣欲咸歷境內盡心王事則有倚門噬指
之嗟臣之進退實為兩難兢惕所迫前病愈深春徂
夏交病形轉劇尅期考巡屢發屢止是臣上無以報
國下無以娛母是惕日竊祿而久妨賢路也臣竊謂
匪躬之爻昧四牡之詠以為回車九坂不若奉檄動
色蓋子有以忠為孝親有以離為樂者臣今所遭實
出其變離不足以揚名顯親病不能以移孝為忠則
何益矣況臣踰強無子宗祀如綫勢至孤危如蒙矜
憫乞
勅該部放臣致仕歸里調理前病奉侍老母以終餘齡
則未死之年皆感
恩之日也為此轉其人謹具奏
聞

患病乞休疏

南京刑部右侍郎臣邊　謹
奏為自陳患病自劾不職乞
恩休致事臣東鄙野人粗習章句濫竽科第歷轉今官於
嘉靖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陛辭南行途中因感風寒舊患痰火胃痛偶爾大作六
訪醫服藥不效只得兼程便道抵家節請
德府候缺良醫胡嗣廉登州府蓬萊縣醫士毛翔議方
調治此因為急於赴任過用涼劑以致元氣大傷脾
胃虛損飲食日減病勢日增腰足酸軟頭目虛眩四
月以來水瀉不止五月以來轉成痢疾臥床日久未
能起步臣思一身之秒諸疾交攻未老先衰浸成殘
痼方欲具本
奏乞致仕五月二十五日准吏部咨文該吏科給事中
劉世揚等具
題為催促南京法司堂官赴任脩舉攻務事節該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南京法司係是問刑緊要衙門近日推
補堂上官員往往便道抵家不行作急赴任以致推
鞫無統獄囚淹滯奸生有負委托且不查究邊某著
吏部行文催促上緊赴任等因欽此備咨到臣臣惟
言官論列區畫周詳可謂深事宜仰
上心者矣荷蒙
聖德包容不即加誅止令該部移文催促真如古人所謂
舍罪責功者
明君之舉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頂身粉骨何以為報

臣今五十四歲入仕三十四年虛受
國恩涓埃未補
陛下龍飛之始拔臣草野之中七年之間五遷華秩何才
何能堪以收録重以
明命赫嚴恩汪濊正臣鞠躬盡瘁竭力圖報之秋也但
以刑部者邦禁之地侍郎者贊佐之官即使洞知法
典明習條章之人尚有差忽如臣將昏而多病必至
償事以干誅伏望
睿鑒俯賜垂憐憫恤特
勅該部查照近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琛等災異
自陳放回事例容臣致仕俾得專意調養以延殘喘
則臣雖沒齒敢忘天地之至仁哉臣觸犯
威嚴不勝恐怖待罪之至緣係自陳患病自劾不職乞
恩休致事理為此具本專令義男某抱齎謹具奏
聞

序

同年會別詩序

弘治乙卯秋八月山東之士之舉于其鄉者七十有
五人焉曰張子行恕其最長者也既宴鹿鳴已語于
衆曰士之同舉也四海之廣有兄弟之義焉是惡可
無講也矧吾黨之士同茲土也耶乃始卜會于濟城
西僧舍中航學有容少長秩秩虞然其為樂也丙辰
會試禮部再會于京師逆旅舍中其能在者[illegible]也少
長秩秩也虞然之樂猶之在濟城也[illegible]戊
乙丑又會而是七十五人者之中有[illegible]者
為衛參軍者為學職為御史者為[illegible]人者
出處遷變錯然莫齊而其為樂則[illegible]不異[illegible]也
戊辰春三月其舉人就選于吏部者十有二[illegible]皆
美才也而顧皆領縣馬吟旬持檄將仕于四方凡[illegible]
同年之在京師者九人[illegible]殺以會別于逆旅舍中
且辛爵張子行恕又以語衆曰吾黨之愛也猶兄弟
然然故是友朋也語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今
諸君仕矣可直虞然為樂已耶願為之詩以寓其志
然毋忘于彼也于是衆皆賦詩而以其最少者一人
序而送之送者某子某某地人今為某地令尹序之
者某官某地某人也

雲衢履歷後序

雲衢履歷圖者掌太常寺事禮部尚書正菴崔公之
所自為也公嘗以告予曰吾少孱且病奉老氏教[illegible]
將終身焉而幸通仕籍事四朝今且老矣每念[illegible]

所以生之成之食之者恐其老而遂忘之也爰自童
子以至于今衰其事之可紀者二十四條圖且名之
而疏其事于下其圖屬乎親者六屬乎師者一屬乎
君者十有七他不與焉吾將朝乎斯夕乎斯觀乎吾親
則不忘身之生觀乎吾師則不忘身之成觀乎吾君
則不忘食之所自又將教吾之宗人與吾之為弟子
者孝以事其親忠以事其君全恩義以事其師也然
是圖也白洲公題之石齋公序之予其謂何予揖而
進曰卓矣哉公之見也夫民生有三事之如一自上
世以來未之有改焉而忠孝恩義云者乃孔氏之所

以為教也公不居老氏而自附於孔門卓矣哉公之
見也且老氏者孔子蓋嘗與之遊而問禮焉則其道
固相近而公篤于是三者之倫亦可謂善學老氏而
不囿于其教者矣宜二公之有取也予不敏退書所
對于末簡以記歲月若公履歷之詳見于自叙者茲
不贅云

登樓拱壽圖詩序

登樓賦者我巡撫大都憲矩菴先生之所作也何名
手拱壽志孝也曷志曰先生之仕四方也以別其太
人公幾年矣是故董學於山東參佐於江西而俯[illegible]
于湖南登高望遠則莫不有思焉而亦莫不有所志
焉至是巡撫之
命下則先生祿益崇爵益尊而所謂思者日益深矣乃
於庚午之冬十一月某日南巡至於岳陽至之明日
宴惟大人公懸弧之辰其邦之賢曰中丞挪先生者
知先生篤於孝固不能無思也設供張具紙筆觴先
生於其樓而登焉是日同雲布虛雪霰交下先生攬
洞庭眺吳會聚酒酹江百拜稽首真若承大人之顏
而親介其壽也于是登樓之賦作焉越明日放舟泝
江而西巡於江陵客有以君山圖獻者發而眡之又

若指授登樓之事而爲之者也于是藩府諸王曰
長垣曰光澤曰肅寧以及我巡按先生咸異其事
爲之歌以咏之而以序屬賈貝不敏又弗文也樂先
生有以悅大人之心樂大人公有以享先生之報樂
諸王公之有以善頌而善禱也謹再拜而志之

榮恩介壽詩序

正德庚午冬我矩菴先生巡撫湖陽則既爲登樓之
賦以壽其大人公矣比至荊而適有
詔至既開讀則我
皇上上徽號

兩宮推恩臣下凡兩京未及考三載績者其親之階得與予同於是大人公之階由天官郎進而之中丞矣莉之　藩王自長垣光澤而下聚而言曰維是中丞號德且文用惠于楚之人而其大人則又躬受其封而口食其祿也此不爲異數耶于是繪圖爲冊大書其卷之端曰榮恩介壽又各爲之詩以歌之時我巡按清戎二執法先生者各以事至楚則皆曰是盛美也不可以弗傳也乃相繼而歌之繼而藩臬諸公有與者有不與者聞之則皆曰維先生撫茲土也憂衆人之憂今茲之榮恩而介壽也是先生之樂亦吾

衆人之樂也則相繼而歌之下至縉紳士以及于吏民商工則歌之雖里言巷謠不盡以獻而樂先生之樂者固百口一詞也於戲盛矣維貢之先大人公昔官南都于先生有一日之雅而貢之出守又得爲屬郡吏幸莫大焉故不敢竊自鄙遠以其開之題分爲四韻爲短詩四章以歌之蓋貢之受愛於先生也有年而傾嚮于坐右者亦親且久知先生之所以壽于大人公不獨于名位之間而已也故於篇中少見意焉不然則是僭矣

送虞部郎中唐仁夫序

予往歲爲黃門郎給事兵科監十庫之入凡十庫之藏者得縱觀焉其金玉錢沙石丹鉛齒角革羽之物與楩楠豫章桐柏之材弓矢甲冑刀劍戈矛盾之器種種山如也訖而問之則伊戚之與居蠛蠓之與朋[illegible]梟之網壓維焉其貴者竊堅者脆利者鈍而光者[illegible]矣而予其中凡所謂金若玉者拭之瑩然扣之鏘然也予有感焉[illegible]也沙也石也丹鉛也齒角革羽毛也楩楠豫章桐柏也弓矢甲冑刀劍戈矛盾也其始進未嘗不精且良也而久之不試則從而變焉若其所遭然有也今不幸然獨司藏者之咎也其爲[illegible]則

固亦有弗良者也士之仕也何異于是孝子家教子學簡拔于有司而進之于
天子之庭固以爲精且良其華焉者爲鏞爲琰爲璞爲果爲　國之武器以禦侮于四疆其不幸而伊戚之與居蠛蠓之與親文鼠梟之網壓羅焉者不少矣求其不竊不脆不鈍不晦者幾人也予有感焉唐子仁夫自進士拜官行人司副轉爲司正凡十二年于茲矣再轉而爲南京虞部郎中虞部之掌者山林川澤之禁鳥獸之賦而所謂金玉沙石丹鉛齒角革羽毛之物楩楠豫章桐柏之材弓矢甲冑刀劍戈矛盾之器

皆其所有事也于其行予有感焉故以是言之夫仁夫者是固能貞其體者也詩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仁夫之謂歟

送皋齋先生序

皋齋先生既拜胙城訓導行有日聞語某曰吾弗偶于世栖栖至今命也吾居鄉五十年鄉之人且不吾知他又何求也吾行且遠去子矣子奈之何先生娶于貢之姑恒子祗貢而貢祗先生亦若父然夫安能已於言也先生少貧直不苟屈然貧也而安於貧先大父奇之故以婚媾先生治尚書能通其隱又能傳

之人人以不昏昏也在學宮嘗與其同舍生四人者飲一人醉暮偕寢學宮時天大寒御火中夜火灼醉者之履烟焞焞滿舍至使人氣不得達也先生覺而起梳置水中反以水沃火火弗得延比旦醉者醒求履弗得顧見在水中乃大怒詈曰吾醉也而昧也而非死也而何至火灼履弗覺也是必四人者之為之也償吾值則已否則訟先生卒與三人者償其直弗言也踰三年醉者將仕如京師別于先生先生曰子且仕矣昔學宮之醉也吾拯若焚而又償若履也子弗知也子仕矣苟若是民有弗究者乎醉者驚愧以謝

曰長者長者故凡鄉之人率以先生質直不屈為朋而不知其中有容如此而其達于政又如此也胙之風俗古稱重義鄉學彬彬有文得先生為之師吾知後之數良師良弟子云者必自胙始而先生且有聞矣豈終弗偶者邪朝之諸大夫鄉之士舊與先生與因貢以識先生者皆欲有以贈先生謂貢猶子也宜有以言嗚呼貢固不能已于言也

送董蘭序

縣之有令也昉于周官而其有丞也自秦始也丞之下有尉有主簿主簿尉雜起秦漢間然皆有分職而丞則式于令者舉縣之事蓋無所不當問也

國家財賦之辦倚于江南而馬政寄之江北故丞之設在北者多典馬而在南者多司糧丞有分職則自

國朝始也太學生董君孔猗者故涿鹿人既選衆[illegible]于予見其體充充也而其容斂焉若有戒心者問其官曰丞也問其地曰蘇之吳江也問其職曰司其糧者也又磬折以請曰蘭得附于名公之門而有瓜葛也寔惟有榮焉是往也亦惟弗職以辱名公是懼願有以誨蘭蘭將佩焉予應之曰今之仕者之為仕也得大縣以為喜其得江南也則尤喜也夫縣大則

而江南則民富其書之也將以利之也若曰才可以有為而以其地足以施布之者上也民多而賦亦就以不勞其躬者中也利其有而取之者下也則未有不敗焉者也蘇州為府甲天下而吳江又有屬縣之大者孔猗之往也宜大喜而乃恩焉其容歛焉若有戒心焉則吾知其必有成已孔猗才儁而器宏端雅藻飾足宜于民家業裕不利其有又年甫强仕其進而之通顯也有餘地則吾知其必有成也已孔猗勉哉

送柴少尹還無錫序

少尹初仕無錫也予嘗為丞說贈之丞之說無他辭蓋所以處其民與令尹之道也少尹仕無錫至所錫之令尹甚安之以語人必曰吾良佐貳良佐貳今年五月受太守召督運來京師錫之諸大夫仕京師者則又亟稱之曰是吾良有司也吾鄉人莫不言也於戲若少尹可謂不予負已常州故江南大府其統縣凡五輸運之粟歲凡若干萬而錫又最大且繁少尹之来也寔兼其四縣之運而總之乃不勞而事集也于是司徒公進之于庭而嘉賞之以勵其衆曰是錫之丞也是能總其他縣之運者也而又不勞而事集也是可式也今夫尹安之也諸大夫亟稱之也司徒進之庭而嘉賞之以勵于衆也是三者之譽也得其一人以為難而少尹何以有是耶曰勤而靜順而道恵而慤而已矣順非道則諛恵非慤則僞勤非靜則瑣瑣者事弗集僞者人弗孚諛者君子弗說也少尹反是是以有三者之譽也雖然則既有譽矣而弗終猶勿有也請問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故勤也順也恵也少尹之所能也而弗恒則慤者變而僞靜者變而瑣而順者變而諛也可無懇乎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仕是行矣

送揚氏子入武學序

宗人府儀賓楊侯天德之子曰承業者敏而習于文甚銳也正德丁卯年十七出而就鄉試試于御史御史奇之是他日之英也列之上列已而試弗偶踰二年侯命之入武學見司馬大夫司馬大夫試其文則又奇之曰是他日之英也從之卜日以入入之前一日乃偕其伯兄承祖者来謁予承祖者予姨兄錦衣衛千戶天章君之子先承業一年入武學蓋亦嘗見奇于司馬大夫者也請于予曰惟予二子之父也與叔氏為兄弟則猶骨肉然叔氏視予二子則猶子也夫然則何

以教我使旦暮勵乎予曰然微是請予且將有以告
也則問之曰武學之業也我何曰有二文事也武備
也文以文武以射曰射有道乎曰有曰習之乎曰習
之曰射何上曰中的為上曰何謂的曰鵠為的曰何
以中曰內志正也外體直也持弓矢審且固也曰然
則內志不正也外體不直也持弓矢不審且固也其
亦有中者乎曰未有能中者也即有之則觀者譁然
以譁曰幸也非正也予曰然子之習于文亦猶是矣
夫文亦有的焉曰道也者文之的也六經者道之的
也斷于理以正其志放于文以直其體察之史以驗

之傳之諸子以貫之夫如是有不審固者乎有不百
發百中者乎即弗中則觀者將曰非正也命也王
軻氏之言曰羿之教人射必至于彀學者亦必至于
彀又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二子之所嘗誦也可
無法乎夫二子者固上之人之所悅而奇之者也吾
見子之中于的也雖然中不中無患也患無失其道
而已矣于是二子出戶充然相對以嘻俯而拜仰而
謝曰敬聞命矣

送劉子歸斛陽山中序

正德庚午七月斛陽山人來通判荆州至則病于癥
凡起者步皆需于人也居數日以其病之狀請于布
政分司布政分司曰是視事未久也柰之何去下其
狀不受明日以請于按察分司按察分司曰是尚未
衰可以有為也柰之何去下其狀亦不受又明日山
人庭謁免冠請盡力于是二分司知其志不可放也
乃以其狀各上于其長其長以上于中丞御史中丞
御史上于天官天官上于
天子天子見之是為辛未正月命既下而山人之病脫然
去矣乃即日束裝歸歸之日荆之縉紳士與府僚佐
以及于荆之吏民皆莫不嘆其賢而惜其去之早

也乃相與設供張祖道于城之北郊曰華泉子者府
之長吏也爵而問之曰異哉斛陽人之為病也胡為
于仕而劇耶胡為乎去其仕而愈耶[illegible]則[illegible]體則
摩歷艱生是矣無異少矣然而固以病去異哉斛陽
之為病也客有攜觴而進者曰子謂斛陽人為真病
者乎哉是吾嘗聞之矣其少也好山水之觀麻衣是
偕木石是鄰視聲利淡然無與于中以故壯也而仕
嘗尹于介休又倅于鍾離矣又進而守于中山而佐
于邵陵矣去來南北者十有八年雖往往[illegible]
然為其心之思歸固如瘦人之夢不忘于[illegible]以病

于後今其歸也入其函谷之關曰是吾秦之邦也語其華之陰與灞之涘曰是吾秦之山與水也又指其斛陽之簏曰是吾少時之所居而遊耕而讀之所也有不洋洋而喜者乎夫人有思弗遂斯心弗紓心弗紓斯氣鬱氣鬱斯病思而遂則喜喜則其心暢其心暢則其氣宣以達其氣宣以達則所謂病者脫然遠矣斛陽人非真病者也華泉子曰世之仕也躬磬折黃䤋而俯行跛曳而越闕病于蹁跙喘呻以臨案牘若是者非真病也乎試問之則曰吾非病也夫病也而以為非病也與非病也而以為病也之二者其僞均矣而其人之賢不肖何如耶于是諸客者各以大斗酌而飲華泉子曰歸請華之郡衆以為仕者勸又酌而飲斛陽人曰歸矣歸矣處之榮多乎仕之辱矣斛陽人忽姓名忠蒲城人成化丁酉舉人荊州知府邊貢華泉子也

別唐子詩序

唐子秉壬戌進士乙丑拜秋官郎秋官郎號稱劇曾唐子居嘗會客賦詩奕棋談笑以終日也人曰是有餘力也戊辰唐子以秋官員外郎出為㮋城令令之以郎官為者無弗戚戚也甚者恚而寢弗能飲食唐子得命則會客賦詩奕棋談笑以終日也人又曰是有養者也不然何以若是裕也踰旬唐子具車馬將辭闕以行京師之與唐子遊者數人皆觴餞唐子而太常丞華泉子其與焉問之曰令也者邑之主也夫既為邑之主則凡邑之人之饑之寒與疾若苦無所弗責也子則能會客賦詩奕棋以談笑終日也耶唐子引滿而酌以復華泉子曰是何其不知我也是何其不知我也于是數人者盡醉而別各為之詩以贈唐子而以某也序之

河南鄉試録序

監察御史毛伯溫奉

命之按河南也歲在正德丙子會河南鄉試爾期至則嚴事肅官教士程物咸集咸允及試庶寮職分內外惟貞綵鵠徽摩範防咸則畫慶貲甚無弗慎者其筆文乎是司亦日夜嚮闕心爛目赤息矢是思是將逮無右副都御史李充嗣振飭激類士勅焉與前御史袁宗儒先事飭務諧明有徵而提學副使邊貢鑒士惟式故士入者無弗材者也是故試也有不公受者矣無私焉萌者也故勝無潦草之書學無混遺之卷取無不協之次刊無舛程之文始而無罔同之議終

而罔獻也而人人究焉若有獲于心者是故以試也稱獲人焉録也稱獲文焉心也稱獲公焉而諸司第者弗敢自謂其然也録成其序之曰夫試者科舉之謂也歷代求士孰非茲由而儒者則曰自媒者汚自售者賤夫棘圍而邏防檢其巾衣鈐縫糊名書易謄投凡此者士奚以應上之求而求之者亦奚使士此爲哉然纔聘輪徵之徒固亦有引經飾詐曲學附人者矣而光偉峻超之業如宋王李韓范諸人則又往往自科目中出故知儒言者非言心者也程朱二公教人初不使之舉業廢也第曰勿令奪志耳然朱公

實亦科目中出斯不可以觀學乎哉夫天下有不可易之勢亦有不可易之學自選舉之法亡而科舉之制興于是上不得不科目設而求而士亦不得不科目應而出是謂不可易之勢研經以求心因文以彰學措功考業罔戲初志是謂不可易之學故曰易勢非時易學非士今

仁聖之朝治融化濡文禮陶士設科資之不可謂非時矣非經不業切務則文斥浮屏華鏤雕靡尚士不可謂非學矣資之于鄉偕計吏而上又不可謂非其應而出矣夫學出而必行者也士自今求初志如程朱教哉抑以科目爲筌蹄將遂充魚乎計也夫志士尚友逝則景其鄉先夫河南宋所都也實王李韓范諸人立業之地然二程倡心學又實起于洛伊士出將其之以行其學乎抑飾詐曲學者倫也且夫獲士者文焉耳不敢謂獲非士者獲公焉耳士他日誠易此學諸事試事者將文焉公焉委矣士何以自委哉於乎慎哉慎哉是試也御馬監太監孫清以鎮守至工部右侍郎趙璜以治河至監察御史袁澤以清軍至刑部郎中馬文以録刑至工部員外張正蒙唐昇以考工至行人孫貞以東禮至而河南諸司贊試于外

者則右布政使胡玥按察使陳奎左參政楊志學右參政王震副使文皓韓俊左參議宋晃右參議石昭僉事何正王銓李鉞韓應聞欽而諸在内者録有姓名茲不書云

孫生送行卷後序

贈行詩一卷凡若干篇蓋朝之諸大夫爲孫生作也生故鄢平人年十六入太學能脩其業有聲譽籍籍縉紳間故諸大夫皆内交焉太學五年入譯館爲譯館生又能脩其業有聲籍籍也居六年業成而將仕乃一旦翻然曰吾久在外吾親老孰爲養者不歸吾

無以子為也即日上書

皇帝闕下

上憫其情而允之遂束裝歸諸大夫相告曰吾屬在

朝所內交者亦衆矣然少年而脩其業有聲譽藉藉如孫生者幾人也即有能脩其業有聲譽藉藉如孫生者然將仕矣而又能思其親遂一旦去者幾人也是惡可以弗有言也此詩之所以作也詩之作蓋在弘治丁巳春又十一年為正德戊辰生來京師會予逆旅中出其卷以相示已而憮然曰鄉也吾得諸大夫之詩也以為吾親榮吾未嘗以去左右今吾親墓木以拱而卷中之人有去者有死者有仕於四方者而亦老矣而在朝者幾人也言既欷歔以泣而感其意為之辭以志之然又恨諸大夫之不及見其終身慕也

邊華泉集稿卷之一終

邊華泉集稿卷之二

序

謝盛德章序代田尚書作

古之賢醫之以其業鳴世者代不乏人也然而宋清之名獨洋洋在人口而凡天下之庸夫孺兒稱善醫者必曰扁鵲扁鵲云者何哉豈非以子長子厚之文為之也夫越人之術神矣至其論病則曰輕身重財不治也由是言之非好利者歟清之市藥焚券不責報報者益廣且厚其治人固無異術也而人亦不泯焉然則術之神者固足多而輕利之人亦未可少也若今盛子則兼之矣可無傳乎四年秋八月予中子穗病下血煩憒不飲食與寢京師業醫者以十數環視莫措曰是瘵已不可以復起矣浹辰病且殆諸鄰人走䟡馬曰胡售者盛道盛子至脉之笑曰無患也患在脾胃藥之得熟寢再藥之思飲與食煩憒日益脫去血止不復下不踰月起矣予具金幣往酬焉盛子麾之曰不願也願得公之文以錫之燁燁幸托以傳則公之所以報燁者甚厚也嗚呼方穗之病也執予手而泣曰兒不可起也醫亦曰不可起也予行年六十有四矣境向暮前年而老妻亡去年而長子中

而穗又病且殆當是時予之心何如也而盛子起之
予之所以德盛子者豈其微哉乃不惟不厚責報也
而且麾焉然則盛子之賢奚但異于今之醫也而願
以文責予予不文不足以繼太史公柳子之筆以永
盛子之傳然而盛子之所以無乎二家者則固不泯
泯矣盛子名燁姑蘇人其先世嘗有為御醫者受知
宣廟君子以為能世其業云

壽朱母六十序

三年春二月癸亥為别山朱子之母老壽之辰君子
稱焉何稱乎朱母從子也何壽之喜君曰非是母不

生是子也故喜之爾其壽喜之奈何曰朱子御史也官
于　朝將乞養焉母也聞之告諸朱子之父碧梧曰
公不恒云乎熟羶香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
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
孝也已衣欲養豈止之碧梧止朱子朱子　悅然歎
焉弗果乞出稽淮南北之戎不踰年害寢而制興時
歲侵人相食矣朱子請于
朝力數若中包胥之告急於秦庭然者
天王憫焉發倉廩以賑淮南北之民飲食必祝曰天苟有
意于此上也必使我御史久欲時必使我御史之親
康以壽罔攸懷故君子以朱子不隳其職為孝以
夫人不泥其愛為賢無異稱焉已而
天王召御史曰良矣御史衣予嘉爾績矣于袞有闕身
予補之哉御史歸道出滁陽太僕江遽于貢謂其父
江子錫牛子鳳吳子挺劉子樽曰樂哉美乎其朱之
母乎耶夫御史者郎官也進而上之曰大夫焉曰御
焉曰公孤焉有餘地矣六十者下壽也進而上之曰
耆焉曰耄焉曰期頤焉有餘日矣母之年有餘日則
可矣求欣予子之位有餘地則可以大厭膺矣一名
一壽而但已也可無頌乎于是江子賦岷江牛子賦

漢江吳子賦大別劉子賦南極遂于賦山之陽之篇
命工者歌以餞焉觴於瑯琊之麓朱子賦北山之章
再拜而謝曰衣也歸可以壽吾母于堂下矣

送彭子奉母還蜀序

鶴泉彭子舉進士之明年拜吏科給事中來南都居
無何以昌言激
上怒褫祿者數矣海內之士相識也與弗識也罔不稱之
曰彭直諫云當是時也彭子之先君奉議公沒若干
年矣會大禮事進階奉政大夫而其母陳夫人者就
養于官有宜人之封焉乃宜人思其鄉欲亟歸彭子

請曰以身侍臣之顏也
上允之一命下之日曰北川黄子小涇顧子者彭子一同
官也偕野史氏往賀焉彭子盥沐立春几於庭向
闕拜曰大哉恩乎是吾
君之賜也起而登堂拜宜人曰榮哉遇乎是吾母之賜也
降趨而出進二子而拜曰樂哉歸乎是吾友之賜也
野史氏疑焉問彭子曰子拜賜于庭何也曰某也馭
夫也于天之威震殛是虞乃優焉舍焉與之假往焉
又虛位也而待之還焉非
天王之仁聖有是乎哉故曰是吾

君之賜也大哉恩矣又問之曰子拜賜于堂何也彭子曰
子不覩于今之典乎具慶者與焉偏侍者與焉永感
者感感矣非夫人之遐福也而先君有是哉故曰是
吾母之賜也榮哉遇矣野史氏曰子之拜二子者則
謂之何對曰同寅協恭聖謨存焉古人身雖外心罔
不在王室也吾三子實相勉焉二子者在吾何憂乎
哉故曰是吾友之賜也樂哉歸矣野史氏揖彭子而
拜之曰子言三也而三善備焉敢不敬乎由前之言
是曰知報由中之言是曰隆愛由後之言是曰推賢
推賢者公隆愛者孝知報者忠夫忠也孝也公也天
下之大善也而
君也母也友也天下之大倫也子三言而三善備焉敢不
敬拜

壽慶屋舟翁序

儒者之臨事也有經有權焉以權者通其變以經者
守其常而已矣是故常可能變為難非變之難通之
難也變而不失其常斯善矣惟醫亦然南人之言孔
子善焉非常于君藥不瞑眩厥疾弗瘳非變乎知
二者能守也又能通也天下或寡矣若京口屋舟翁
斯其人哉屋舟翁者姓錢氏名玉字宗玉別號屋舟

今少傅遂菴楊公感也弘治庚申間公居北都官奉
常予從游焉知翁名踰二紀矣乃嘉靖甲申夏予來
南都即病腫肢掌痛更數醫弗已也予復作書以告
公公戚然問語翁曰門士也責往謁乎翁至診焉即
啓囊出藥脉數甚否且變矣不可以守經也為之吐
焉下焉已又汗焉不越旬而予起然則翁也非所謂
善通其變者乎乙酉翁壽七十春二月壽期屆矣當
是時也西北邊有大警持久靡平詔起少傅楊公總
制兵事刻期以往往之日壽之旦也少傅公以慶焉
公世家之詳醫學之弘與壽考之道罔有遺矣其

之學士大夫尹德亨輩要予以言予復何言哉獨竊有深感焉夫不為良相必為良醫翁固弗斯忝也而世有用兵如用藥者非少傅公孰其當之公文武並兼經權相濟儒者之能事畢矣有醫若翁俾司醫叔諸人而傳焉則惠之所臨豈不廣也乃秘焉韜焉蘊藏一鄉無其知之者寡乎哉無其忌之者多乎哉予竊有深感焉少傅語翁曰醫國者上醫事亟治裝行且有舉之者矣大倉公長桼君幸勿多讓是月二十八日某人書

賀御史譚君三載考績序

木叢譚君興國州人也為武陟令者三年徵拜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為御史者三年考其績於御史大夫與天官卿御史大夫天官卿合辭書上考將獻於
天子其同官者澶西王君時濟孟君葉徵予文以賀焉予往在正德丁丑間視學中州有來自武陟者述譚牧民之狀予曰是循良之政也必有去思又述譚君馭吏之狀予曰是剛大之才也他日必為御史今
上改元之年之夏予承乏奉常則君已御史久矣盍相以相知也凡五六年而始見焉既相見則君乃[illegible]豪慨人也有大志才明遂發事到即了然於[illegible]以盡巡西城又巡上江豪族犇跡論者謂其風裁威望一時鮮倫蓋雖小試不足以盡其才譬之昆吾湛盧剸以一堅鈍乃立見不必虎豹犀象而後然也則夫天官卿與御史大夫之上考也其孰曰非宜哉夫天下之事言之者弗得行諫官事也行之弗得言宰相是也御史兼之予於君有賀矣是故百僚之臧否得言焉四方之利病得言焉庶政之得失得言焉不徒言而激之揚之興之革之次第畢舉所謂才之不足以盡焉者將于是乎盡也顧丕績垂休聲寧止防一江視一城之可以稱述也哉予昔料君之牧民曰必有去思今武陟四鄉塑像而享祀之者八祠而又聞君之過其地也老幼男女爭以趨泣以拜如赤子得慈母于久失之餘斯豈聲音笑貌之能為也不亦中耶又嘗料君之馭吏矣曰必為御史而今果然不奇中耶乃心獨喜自負以為知人且自信其料于後者必如前之料于今者之能中也雖然且有告焉古之君子之受知於人也必求以副之而罔厭終焉考其知人又必德望隆厚斯足以重所知之人薄如予也庸如予也而求副于君不已望焉顧君之所以自立者有不假人以見而予也因得以冒知人之知耳

君其往哉予同官曰何栢齋者太史公也嘗紀君武陟之政播諸中州予不佞尚願為君請傳以繼[illegible]之後不知可不可也君其往哉

贈王君惠序

君惠名天祿安東衛萬戶侯某之子也甫弱冠來游京師如湛盧出匣霜硎差差如火齊在盤光焰霍霍京師之人逆者目旋聽者耳驚皆以此奇之然亦以此疑之也一日以鄉士之故來見予於奉常邸舍與之坐而語焉有不終食知其為國士矣又一日客裝戎服遇諸都亭予驚問其以君惠曰天祿繼先蔭將歸安東蓋自是別矣遂與下馬坐亭上命執筆者解佩刀貿十酒來為君惠酌酒且酣視君惠之容充然而其口隱然也予愕焉以問不對再酌再問君惠曰天祿見時強志盛氣竊大而見奇讀史家書見賈誼求試屬國請擊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使越欲得長纓羈其王而致之闕下常竊慕之乃今薊關以西雲中以北士未解甲餉不稅駕思欲當一校之隊突刃觸鋒乘危躡險一效須臾之捷以快其平生願而未之得也金紫照庭牙纛就列恭酣絲竹眺獵川原荷上位忝重祿榮其軀以豐其體視天祿之心何如哉予以謂取善于人以淑其身君惠之志大矣[illegible]有吳廷尉而誼之名始得聞于朝為之君者無武帝之賢恐終軍亦不得以成其美也以予君惠萬里之行基于此矣君惠歸而益深其所養以待之雖自貴且重不以效軍之長過然他日

天子有問于國君惠之廷尉也君惠喜而起揖且謝曰行矣行矣時惠季弟之婦翁鄭聘君和者追送至亭間予二人言謂不可無紀也遂書以為贈

送張允升序

彪者欲不脫屐刖者行不洗足內之不足故也內不足故外物能動之否則千金之寶視如泥沙車馬文繡充楹照庭而目無留盼矣雖稼名第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有欣戚于其間而自爲辱其身可也傳稱孔子其已于陳蔡亦有吾道非乎之嘆播書有而喜吾以為此好事者之談非君子事也觀其言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夫道在我命在天行廢在命何以欣戚為哉此戰國好名者之者之為非毋固必之意也吾固知非君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不曰孔子吾師也至考其行則又[illegible]于者幾希矣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illegible]不

行者衆也始予幼時見允升于鄉序間衆群取以貢無困色目識而心奇之後予試吏水部使江南過家而再見焉雖戰藝屢北之餘挺拔倬烈不少挫折如鄉序之見之也未幾予官奉常允升亦領薦卒業于成均胥政于内監升名于天官而將仕焉居三載如過家之見之也今之人有得杯羹以自慶失一錢而面亦不食者非不欲强飭其情内之不足雖欲僞爲而不能也家食之于賓興賓興之于入官亦已殊矣然抑之而不悲庸之而不喜允爲君子之士也吾固知足于内者也合于孔子之道知而信信而能行之者也

壽支廷璽序

昔齊桓公伐孤竹還而迷用管仲計簡老馬縱其韁而隨之遂得道夫以跡騰蹴踏一日千里成功行陣之間老馬不能也至于迷險夾辨岐路則馬之壯有力者弗與焉無他諳故也惟將亦然搴旗斬虜慣出乎少勇之人而審勢識機乃在于老成之士秦穆公之襲鄭也不聽百里奚之諫取敗于殽始皇伐荆之役輕任李信倒戈于城父方二君之始意未嘗不以奚爲淺知而笑翦之老怯也然茅津之誓頻陽之謝則固以顏汗肉慚然以自見而心服其神矣易曰師貞丈人吉詎不信哉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支公廷璽自百戶起家出入
三朝以至今日折衝禦侮勞勳茂著年八十健武如少壯人内典　禁兵外督營務親甲冑冒風雨不以一日少休蓋庶幾所謂丈人者而報上之心未已也太史公與公同事既嘉其久且諳又喜其壽與所親繪圖賦詩以慶謂貢儒生也宜序而視之夫以公門第之顯
恩澤之隆賓從之華子孫之衆福祉之光詩圖備矣敢踰以馬而進之矣勇之事若未有以爲公祝者是乃所以大祝之也公其無曰儒生之言瀆以迂哉

順晦林子詩集序

客有問於林子者曰孰使子身之晦也非行之獨乎曰然又問之曰孰使子名之顯也非詩之工乎林子謝不敢當已而曰固所好也客又問曰晦子之名顯子之身奚若林子不應則又問曰名且顯而身曰晦已奈何林子笑曰終且晦何病焉有傳斯語於野史氏者且曰是莆之高士也野史氏以問石峰陳子陳子曰然誠有之其人也中退如也外儼如也其守[illegible]

如其少也業舉子文詩如矣一再試不偶輒棄去徜
徉歌吟于山水之間其詩也鏗乎其聲而澹乎其味
也有孟襄陽之風焉幽情遐致閒遠蕭散有魏仲先
之風焉行且來矣今年秋林子果携其少子者逆余
陵委禽陳子之門明日偕訪于野史氏出其稿示焉
野史氏讀之曰信哉其閒且遠也蕭且散也其致逸
其情幽其味沃然澹而其聲鏗然和也考其人蓋有
陳子言所未之盡者野史氏心醉焉謂林子曰儗人
者必以其倫尚友者必同其志陳子儗子於浩然仲
先倫乎否耶之二子者兩逸人耳同在宋者有欽若氏

焉同在唐者有林甫氏焉皆赫赫高位者也子擇所
安易地而友於此乎於彼乎林子拂袖而起行且歌
曰腐鼠餓鳶彼勢若權我章我篇廣樂鈞天夆玉而
璞不瓦而全明日林子復訪于野史氏止而飲之酒
且謂之曰嗟哉林子子之工亦至矣雖然子之晦亦
久矣抑古有言詩能窮人子不求晦之脫而顧安之
養之子之晦何時已耶然則晦子之身者即顯子之
名者也奚止一獨行哉子曷安焉林子名嘉績溪儀
其字顧晦其號見素公之猶子也君子以為恬雅爽
曠不愧其世業云刻其詩者嘉興守蕭君若愚若峰

子門人也

贈福建右方伯鄒公序

正德癸酉春正月甲申山東左參政鄒公時鳴以吏
部薦為福建右布政使
命下而遂行行之日曰錫山秦公者公之同年也又同
官於濟於是合藩臬諸公詩以送之而以序委予予
昔在戊辰己巳間為太常丞而公為戶科都給事中
都給事中之與太常丞者班序相連也數望見顏色
焉以晚進不敢親獨時時與周給事子庚者私瞰公
曰淵哉若人其抱弘以深其質凝以遠也是公輔之

器也未幾公為保定知府予往見焉退而又謂周子
庚曰淵哉若人測之而益深也窮之而益遠也是其
為郡也必有聞也居無何予亦出守不見公者踰年
獨聞之道路之人言曰保定守賢甚他郡無能及之
也其至郡也民安之其在郡也民歌之其去郡也民
留之而其既去也民思之不忘保定守賢甚他郡何
能及之也再踰年予以家難歸則公已參政久矣予
再見焉退而思曰給事之官上與
天子可否事而下與宰執相賓主他人處之易矜且溢而
郡守者有書簿之勞有趨拜之辱部寺之吏或恥居

既而況于以都給事而行也然進之而叅政則辭勞而逸辭厚而榮可喜矣而公且休休焉于于焉一視之無所與焉其賢於人何如也繼而有
命夫誰曰不宜哉且叅政佐職也視
命為不專郡守專矣或齟齬于上吏不得盡給事得言之而不得行之之權視
命何如也公往矣嚳之岷山之江道瀘踰巴越涪萬歷灔澦委委盤盤東注于夔峽又東出于夷陵其洶涌淼漫澎湃之勢恒抑遏不得肆又東至于江陵又東至于漢陽而後抑者舒遏者平沛然而東之于海矣古語曰不止不渟不蓄不流非公之謂與公荊人也子又為荊守皆知江者故請以江喻書以贈公又將別書以遺子庶幾他日公政之成位之崇幸再見焉必以予言為有徵也

贈章與克省兄歸嘉州序

居者之安也出百里以為遠也自河北盆興則東西村之相望而弗敢過也乃章子與克者自嘉州以其大人公訥菴封君之命道夔峽越荊峴浮襄歷鄧浹宋衛曹薛之郊以達于濟南冒風露之苦犯白刃之險以省其伯氏者我郡侯先生也先生自戊午卒業京師壬戌舉進士官留都來守濟南蓋不見其韶若餘十五年乃下車恒圉圉焉若有求然而弗之獲也若有望然而弗之及也乃與克一旦至則相與歡焉連榻共被凡封君動若息與其母劉宜人之所以偕壽而延娛者靡弗言也則變而圉圉者為怡怡也為愉愉也而郡侯之隱憂一旦去矣居三月與克歸我濟南學士大夫相與餞于城西之圃則謂之曰賢哉章子其來也以伯氏而其歸也以封君也伯氏慰矣封君其有間焉曰伯氏之吏也則謂之何於是章子者慨然莫之對也華泉子曰范氏曰德篤民曰賊士歎不云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伯氏之謂矣比出野聞百姓歌曰賊來勿走我有章守雖有蝗蟲猶有稻眷夫道克者我郡侯之守也章子歸而歌以侑封君之觴有弗忻然者吾弗信也諸學士大夫聞之咸曰是可以慰封君也已矣于是書之以贈章子焉

贈商氏二子序

商氏二子者同生子也傳稱同生子為孿子曰孿子之相似惟其母知之乃商氏二子者之相似也雖其母亦弗能知也是其所以為同者乃甚異也人見其

同者之甚異也則相與期之曰二子者將靡適弗有同也乃既長而其業異焉其伯氏則從掾也而治刑書也其仲氏則治尚書而為學官弟子也正德壬申學官弟子試上列有餼廩之入其掾也則亦登仕籍有冠服之加焉人見其冠服之加也餼廩之入也則皆曰是升名之漸也而又同焉則是二子者終其身將靡適弗有同也則相與喜焉又相與賀焉而告予曰二子者其生同也其貌同也其升名之漸又同也而業異焉他日者之就也其亦將有同乎否也予曰固也其終同也夫曰掾曰弟子云者其名爾也而所

謂刑書與尚書者固相通也尚書以具治天下之道刑書以具治天下之法法與道無二焉其理同也
國朝用人無方　祖宗以來由掾而致八座固有之矣而股肱之任台輔之地則學官弟子者滔滔是也吾見二子之終同也即不同而名與爵者有崇卑焉然而道足以為化也法足以為政也則亦不害其為同也吾見二子之終同也語載八士曰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夫八士者之傳也以其賢以其同生不以其名與爵之同也二子勉之其亦無負于同生者而後可也二子者伯曰經仲曰書經曰子正書曰子中子中者予友也予喜其升名之漸將有以贈之乃其同舍生李君輩則相與徵文焉予因不能他有所告于二子也二子勉之

慶壽詩序

慶壽詩者濟南諸士夫之所作也然則焉所作壽張母而作也張母居青城其子為尹青城進我濟南又出百里外諸士夫不其子之識也焉壽其母耶曰是其邑之人賈子者之為之也賈子居濟南交于士夫諸士夫無不善賈子者賈子者之言曰我青城有賢尹能惠于民我民戴我張侯繼繼焉吾赤子之戀戀

母也乃其母彭夫人既賢且康又臨于九袠侯之心寔樂焉夫侯之樂我青城人之所同我青城人之樂固恂之所同也敢再拜請以言壽於是諸士夫之詩作焉君子是以知張尹之為尹也施政之樂也得衆之深也賈子之仁也其懷惠也能勿私也諸士夫之賢也其稱人也能弗諛也語曰樂多賢友賈子有焉樂道人之善諸士夫有焉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張子有焉夫如是亦足以傳也已矣於是作慶壽詩序

壽都御史劉公序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友山劉公致其仕之五年壽公
七十七月二十一日其誕辰也前四日
欽差鎮守山東總兵官劉公來謂貢曰予之在部伍也寔
無所能焉而公獎進之以示于衆曰是
國之干城也今日予有是是則公之賜也子為我壽之
可乎貢對曰唯唯明日
欽差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公來謂貢曰予之在弟子員
也寔無所能焉而公獎進之以示于衆曰是
國之梁棟也今予也有是是則公之賜也子為我壽之
可乎貢對曰唯唯又明日
欽差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公來謂貢曰劉公
之于予也則鄉人焉雖然亦予之鄉人也今茲之壽
不可以無賀也予願子之文以壽之若何予是貢作
而言曰公之在遼陽之與雲中也霜露之所蒙焉風
霾之所侵焉勞心殫慮髮且就種種矣今之居於家
也得無樂乎昔者邊儲匱竭虜衆而侮之狼煙突如
羽檄交横當是時
九重東北顧之憂何如也而公以一身任焉其經畫幹轉
之機殷當安攘之功公固已收之矣雖進之而為列
卿也何愧焉然且聞之古之大臣以知人為貴公拔

劉于部伍識李於弟子員中雖進之而為兵部可也
又進之而吏部亦可也乃不惟不可又從而聽其歸
焉是果何為者耶方公之歸也浩然如釋重負一身
之外浩然無所為謂之曰不樂焉不可也然又聞之
功高而不償未滿而先退與德盛而不報之三者有
一焉皆壽之道也况兼而有之耶公之歸也結廬明
湖之濱據山東之勝日以觀夫天地陰陽之運煙雲
草木之變消息盈虛之數而思昔之在遼陽之與雲
中也如走太行如涉巫峽險阻備歷而一旦歸焉與
家人閭里歡笑以遊是烏可無樂耶夫樂斯安安斯
壽矣然則公之所饗如明湖東山可也貢不敏獲從
大夫之後而適歸于鄉幸公之登斯壽且有斯樂也
敢因三公者之命而書之以畢私願且以為公慶焉
若乃公覆歷之詳勛業之盛所以重中國而風四夷
者固人人知之矣

贈山西左方伯胡公序

襄陽胡子仕梁為右轄者一年晋山西左於是梁左
轄南鏈童子憲察豫章陳子望藩臬寮友賀焉當是
時石峰陳子府城汪子平谷王子華泉邊子渠陽蔡
子皆及席之客也觴行華泉子問焉曰藩臬者之缺

也天官卿薦之奚必具二人名客有對者曰弗尊我又重選也華泉子曰藩臬者之選也孰有重于左轄者乎天官卿薦之奚乃一人爾也是奚謂弗專也客曰職均爾也華泉子曰夫左轄者豈右者倫我竊聞之志者立政者也權者行志者也時者達權者也左轄備焉奚謂均客曰胡子嘗為邑宰矣溧人懷之何弗政也嘗為給舍矣天下之弊靡勿言也何弗權也嘗為藩佐矣威行而惠流窮業和焉何弗時也三者備矣華泉子曰夫宰有司府焉厥志靡伸政弗立矣佐有長吏焉厥權靡綜志弗行矣給事言焉行之者存乎人也厥時靡秉權弗達矣而左轄也者時我秉也權我綜也志我伸也三者備焉彼右轄者則猶藩佐云耳故曰左轄者非右者倫也童子陳于越坐聞之謂華泉子曰斯不可以贈胡子已乎華泉子曰未也夫時者難值而易變也權者難恃而易移也政者難成而易隳也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斯近之我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在此往矣是恒志之道也於是胡子晝而起浮白以酌華泉子曰敬聞教敬聞教請如故事命寮官衆子書之以左右焉庶人知斯席也者不徒言笑宴好已也

涉封君挽詩序

序曰挽詩也者古虞殯之歌也後之人咸祖焉其變也如誄又如懷古之詩其悲也如詠物之詩斯極矣今之挽詩是詠物之詩之流也夫人之生也而吾交焉死也而吾見焉而歌以殯之夫是以其音也哀而其言有情也故如誄焉未交其生也未見其死也而其人美焉過于其里而吊諸其墓而賦焉讀之者可以觀聞之者可以興也則懷古之詩焉其生也未交也其死也未見也未過其里未吊其墓也美惡朦焉徒據其需之者之文而賦之其言弗情也其音弗哀也其讀之者弗可觀也其聞之者弗可興也嗟乎是詠物而已矣今之為挽詩者類焉故曰是詠物之詩之流也是故虞殯之歌之不傳也久矣其變也亦極矣不得已而思其次焉誄可也又其次焉則懷古亦可也廣陵涉仲翁氏嘗以其子之貴封監察御史又以其子為按察副使也嘗就養遊于梁梁之為宣政為提刑為單師為學士大夫者咸見焉當是時翁之年已七十有八矣久而思其鄉乃歸歸一年而卒凡梁之見翁者咸賦焉畀其子歌以殯翁其言情其音哀也君子曰為此詩者其幾于古乎夫見其生也

不必見其死交于子也則不交于父且其事母之孝事凡之弟教子之誼居鄉之仁見於命辭者四美昭焉與需之者異也可無興乎因適于過其里而吊諸其墓者矣

序輓送王献可西歸

秦王子仕于梁有母之喪既歛梁諸大夫吊焉王子披髮徒跣拜稽顙而哭曰天乎罪在不肖乃弗之極以禍于母安人母安人奚罪也夫諸君子乃胡肯不肖也而臨誨也敢不拜辱厥明諸大夫贈玄三纁二王子靳然衣焉降而受委于殯東拜大稽顙曰哀哉敢重辱諸君子臨然有襚焉是受其貺以及之親者雖然哀吊備矣是知生之義也敢不拜德送之日帑精緇帶素飾以為幢而行諸大夫咸引焉衆而曰孝哉王子可謂知禮矣夫虞殯有歌焉古之道也臧子不賦蓼莪哉學不賦風木乎晉文子不賦南山有栽乎於乎斯古之道也諸大夫繼焉紼者歌焉出諸鄰門之野渢渢乎若有望而弗之見瀏焉若求而罔得焉王子倚杖而泣稽顙而辭曰仁哉夫子於母安人者至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諸君之謂乎誨也敢不重拜

邊華泉集稿卷之二 終

邊華泉集稿卷之三

書

復少司空趙廷實治河書

便者至辱書帕之臨寵異多矣又辱詢及河渠事意勤勤也語閭閭也嗟乎以下大夫不可得之顏色而假之於晚進之腐夫是明公屈己下賢之鴻美矣而貢也何人也敢當此哉雖然業承問不敢不以對也夫河自周定王時南徙以來水失故道兗豫諸國瀕沮洳之苦亦已久矣今欲不與之爭利而順其性如古聖人之為詞未殫而人將囂然以笑其迂也而增悍茲塵繕完故堤又耻其勞費無已而數有害焉此漢人之中策不得已而不可不講者也明公曰秦仙鎮草廟店之二渠者欲疏導以殺之此豈非漢人之中策歟史載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豈非秦仙鎮草廟店之二渠歟嗟乎此戰國前故道也而明公亟詢焉此其見故不遠哉夫欲治河而不濬其委不殺其衝求水之無怒不可得也欲濬其委欲殺其衝而不于上流治之求水之怒分焉亦不可得也而今之上流者將止于前所謂二渠者歟抑不止也夫不止于是猶有可言

如止於二渠則鑿其淺疏其壅而已矣平時治堤歲
且萬計以增埤益廉之用為鑿淺疏壅之圖其勞與
費固亦不相懸也而奚憚此哉明公又曰山東瀕河
患歷七八歲閱三四人莫之治也仁覆之惠如春焉
夫豫之地猶魯之地也而魯之民猶豫之民也彼坐
室井窺方魚鱉之與居而此以胼胝為恩愚者知其
必不然矣惟明公裁之渡河而周覽焉而我中丞肅
老先生衷許兩大巡以及臧孫陳三宜政如明公所
示以為故舊云者奚違開濟皆憲省之選也答度之
下豈無所以副獨智之應成高世之功者哉而貢也

腐夫也又甿進何足以語此敬因使者之反命也敢
謬對焉惟明公裁之幸甚

復張孝伯憲副書

貢踈鈍無似叨祿名邦侈然于學士大夫之上者豈
非明公之賜之也耶貢之授荊也以久居閒曹不識
吏事荷明公優容之教育之汲引之懇懇剌剌即父
師之於子弟不啻過矣此恩此德何如其圖報之而
令嚮三公子俯就例貢乃甚不難為之事也而又重
之以明公之命耶貢之播告於諸有司學官也其一
曰童子入學不得越境告擾違者有責蓋以為退之
多不若進之少耳其二曰凡學校廩膳三增廣三申
請定奪蓋地近則調取考定地遠則懸缺以俟為諸
士進脩之圖耳其三曰凡本道所批詞狀於教條
乎干事體者即係詐偽必須申呈待報方許施行蓋
欲一諸有司學官之心且以堅貢之志耳今不能守
無乃與前約背乎夫背前約而許其越境以告且收
附焉業已有愧于諸有司學官已矣乃又不試于公
不校于眾而遂以踏與廩者加之此將何顏以臨于
諸生之上也矧中州邊官顯人不為不眾一開此途
則附者將執以求增而增者將執以求廩一有不遂

必將指名而告於人曰吾無吏部翰林以為之兄無
憲使以為之父也吾安敢望彼哉夫貢病夫耳即使
其譏焉怒焉劾而逐焉是分也而吏部翰林兩執事
者近[illegible]業炎炎然如日之升焉乃以幼弟之故為
人[illegible]豈利于百金之賞哉竊恐明公愛少子而敝
于此也[illegible]盡展轉凡三日焉與之以附學而聽其援
例[illegible]等級所拘似若不能為明公財物之省焉者然
[illegible]而免浮論恐所得者或在此而不在彼也惟
[illegible]公[illegible]為幸甚

復[illegible]年魏中丞書

承道使者來示音敎憂及西事是子年之心矣抑[illegible]
兄有祖之風焉敢不敬乎西事議河南京班軍五千
名於洛中駐劄候調乃發未知畢竟如何大抵閣內
之請夏曹之議皆以歸虜口傳將有大舉故爲之先
計耳又承示及張氏二生入學一事聆孝伯先生以
其季子來試其文可賞也即不得援例亦作養可成
者第欲進增廩之階以兼省嘗以洛對不敢奉聽焉
今玆二生固猶孩提耳破與對咸未之知比之其季
子何如也邠之赤子與兄之子之不同此豈待知者
而後知耶前時厚華翰諭及諸親友童子恃愛僕方

尊命令收二生奚獨靳于鄢陵者耶若論其極即吾
兄之子亦須以文試之蓋恐貽譏于衆人爲同年之
累耳然弟之意謂養士之道孰可號焉亦孰可親焉
視其文而已矣苟文焉號亦親矣其不文焉親亦號
矣唯里塾必群試而仕路或散收斯二者之分也然
散收者非必親蓋以其期會之難逢群試者非必號
蓋以其鄉土之恒在初局嘗慈心也耶弟不佞承乏
貴土學既不足以率多士然與之約而又不能守焉
雖兄之謬愛過與其亦將以曲赦之乎否也使者旋
敬此反白想一覽之餘大笑而擲之已矣不盡

答黃文選書

厚示書以古之人交友之道相責勤勤懇懇反復不
置拜讀豈勝慚悚孤不肖盂浪人也不識事又在幽
憂之中居荒僻之野伍木石友麋豕豈惟無所見聞
即有之亦復何能有裨於執事也執事盛德高致虛
已納善凡今鄉道之士孰不願言于左右者顧復遠
求規益于千里之外耶矧盂浪如不肖孤不識事如
不肖孤無所聞見如不肖孤且不棄焉非盛德高致
虛已納善何能若是也人皆有言曰選部者人才之
司命夫所謂司命者豈非以其能進之能退之也耶

進退之目有四曰拔廉去貪奬恬退抑奔競而已矣
夫廉者多不理于口而恬退者多不見知於人奔競
者多浮譽而貪者時賂權貴以求免此舉世知之舉
世言之者也知之矣皆諉之曰是選部事也是其司
人才之進退者也而弗行焉是選部者之責也執事
所居之位每患不得其人得其人矣或者太宰弗相
知之知之弗相同也猶可諉也以今遂翁爲之太宰
執事爲之選部是千載一時矣審之真行之決固野
人之所翹首焉者也幽憂之中承敎自嘿惟炤察之
不宣

上王虎谷書

辱憲車下臨鄙鄉鄙鄉幸甚而恭也竊聞之下隱之通戶禁之弛也廨道之塞私門之枉也蓋吏畏而民便之矣鄙人寔有私忭然三月不敢以奉書稱賀者避新令也顧有情事不敢不白於左右惟執事鑒察焉先冢宰恭簡尹公之父為泉州君泉州君生三子長曰昂次為恭簡又次曰昌昌者是字無子恭簡生侍講侍講生中書君昂昂生鸞鸞生潭潭娶鄙人之姑生三子曰光大光表光明是光表視中書君為從叔祖鄙人為外內兄弟也三子少孤不聞于教光表嘗在

學充弟子員以目病在告不意其又不立而致陷于刑辟也蓋中書君仕于京其佃僕有陰私者是子往往欲發之僕甚銜而莫之與抗其鄰之子諸遊食者謂之曰僕且惡矣乃相率而從其所欲為僕將及其前月之銜也執而訟于公下之主衛僕又假中書君庶母陸之命屬主衛主衛者甚苦之將以盜論其母莫與解也走京師見中書君母子哭甚哀中書君母子亦哀之故以書白執事夫以光表之不立鄙人寔賊之雖隕沒無恤也顧在中書君視之遡同居乎幼是欲也實比之匪人亦正其擅財之罪而已矣以為

盜者不亦重乎則不惟為寒門辱雖中書母子亦不忍也雖恭簡公父子之在九泉亦不欲其子孫有是名也伏惟執事鑒察焉亡祖治中嘗受愛于尊甫相公而鄙人得侍教者十年于茲雖不及數奉執事之周旋然執事之所以謬愛鄙人蓋嘗屢聞于白岩之口矣率爾敢布腹心亦惟是之故不宣

荅同年羅侍御書

伻來承示誨劇感劇感比其歸欲附報書以不知館所而彼又不再至遂不得附報書彼反命必將曰往而莫之值也索而莫之應也是二者有一焉求執事無

怒不可得也書所諭嘗詢之適者頃俟守致政去宰求以代之所司有語及執事者而宰有難色則不惟見之色也而且有言焉夫以執事之才且賢朝之人莫不知也何獨至于宰而疑之是必有故矣且宰于執事則父之執也執事之于宰則是其子之同年而同年之子也是三者皆世講之好也宜其先衆人而知執事之才且賢也今乃不然予故曰是必有故也夫所謂故者我知之矣凡人之不見取于上者有三曰有譖而棄之者忌而抑之有銜而惡之執事與宰有前好必不銜宰君子也必不忌無乃譖之者衆耶

其譖之者有二曰非銜必忌也忌之譖焉其辭巧以
誣銜之譖者其辭深以隱貢聞執事之清戎也法嚴
而明人無遁情則下吏之銜而不免也又聞執事甚
重于公實公實之來於北數以執事之才且賢言于
朝則同官之忌所不免也嗚呼市虎成于三人曾參
之母亦且投杼焉况執事於筭別已十年而又居數
千里之外耶然則無怪乎其有疑也古之人有言曰
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執事固無俟乎自脩
者然亦曰毋深辯而已矣譬之群犬爭吠于庭愈拏
則愈吠投杖而去之頃且息矣入春病冗交遣處寒

問訊附便草草不盡所懷希鑒亮

答周北渚書

昔人有夜寢者覺而聞壁間有聲聽之纚纚然旋也
叱之則對曰我者乃符也問之曰胡不于戶外曰外
有鬼又有人暮行失道過叢祠天雨且黑狐長鳴不
休野燐熒熒散亂左右因大恐疾趨後有追之者曰
幸我待幸我待抵郭中當以符報若其人以其爲鬼
且厲已也恐其近愈益疾趨追者益近囬眡之頃然
羽人也問之曰予天師耳是二事者甚相類聞之者
莫不笑之也其笑之者蓋曰所貴于符者以其[illegible]以
辟鬼也而天師者又符之所自出者也今不惟不能
辟鬼而反辟于鬼是烏用符與天師者爲我鄙人從
大夫後十有餘年有父不能以養而使糊其口于爲
門三年矣雖政不及于古之人然未敢以病民而外
不免于監司之辱內不免五百之罰鄙人之力蓋可
知矣京師之士人有以賈名者其門如市也予往叩
焉出見之僅能步屣然羸也予甚笑之蓋秀有已不
治而能治人者也大兒至子適病瘍在告朝籍之不
通者一月矣不敢以出即出亦羸瘠耳天師耳辟于
鬼之符耳于執事事何能爲故大兒之歸也草草布

意若執事之評悉頗末彼自能道之矣不宣

與臧中丞端周書

昔者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終始數百言大要不過
曰旌別淑慝而已繼之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森洸
粹之謂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然則今之坊牌也者
豈非表厥宅里者我夫周書所旌特淑者云耳今之
曰貢士曰進士曰蕃臬官人淑之淑者也故爲之牌
坊焉表而彰之俾愚者觀焉古之道也仰之董子家
玉田故有牌坊今圯且敝有年矣夫其圯且敝既已
有年豈非保釐者之責我董子子明公鄉人也倏

也由貢而進由進而潛泉是淑之淑者也而玉田在
讖甸爲東郊通明公有保釐之責而又有學公之賢
吾知玉田之人有所覩矣敢以爲賀不宜

復劉五清太史書

荆南之别屈指數年于兹豈惟執事拳拳下懷鄙人
鄙人之心亦未嘗一日不在執事側也使來于梧山
老先生所見之恭審文候清佳甚慰及見疏草又燎
深切感嘆中間致怨數端之説尤盡事情可謂言曲
而中者矣今天下藩臬率相謂曰錢穀者人所趨刑
獄者人所避視學之職清高貴重莫與爲伍豈難處

知有如是我貢蹊異人也數端之患無不合者列其
道而處如執事耶信矣抑兹疏也進不如止其説有
三執事之後信之于人人非謗可損一也懲人覩之
則有求者爲我許也無求者謂我誣也以益怨以譁
二也假手者之權要不有言則已矣使有言也則兹
疏不足折何者數其事而未嘗指其人故也三也故
曰進不如止者此也會石峰同年筆計之所見不異
故敢忌來使俾反之漸中静以俟焉假手者之權要
苟有言亦明指而徐折之未晩也語曰同病者憐同
憂此[illegible]鄙人不肖無以望執事然幸同官且同志而

又在同揚之末故不敢視執事爲越人焉惟亮之恕
之幸甚

寄鑑軒先生書

昔者弟五倫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其子有疾
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恒自語人以爲私貢之私今
適不幸而有類于倫也惟先生察之先生自去春東
歸及今旦歲半矣凡先生之起居動止未嘗不悉于
耳也又未嘗不紛嘗于心以自慰也而竟無盈尺之
啓通于左右者無他愧之也何以愧負于先生之門
也始先生講道東樓之下誦孔子之言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蓋視予猶回也乃先生
解組貢不能從以歸而依依斗禄以苟昕夕是果何
爲者我貢故曰負愧于先生之門也皇甫規以不與
黨人爲耻上書自訟而貢也未能効之豈直固弗若
耶徒以二親在代思貽其憂猶頫班行耳居恒欝欝
如有所失言之可悲每鄉人還忠一倫問展紙輙復
棄去知寒温之常談不足塵也貢之志比于第五倫
蓋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者也惟先生察之

寄盛斯徵方伯書

魚丘驛驛丞陳習者石峰于同母弟也獲罪侍[illegible]

公臺下危厲莫辭石峰子始受之己聞執事在則又
為之喜而且慰何則包荒之象公旦所取已甚之事
厄父不為知執事必有以處之侍御必有以貸之也
蓋侍御之子曰家士者去秋大比嘗見拔于石峰此
童公之所明言侍御之所明知者也即使其拔也以
其文然于家士不可不謂知已也矣夫士為知已者
死雖古之言家士引之為謝答焉彼禍我子我禍彼
弟斯報施之道乎非也矧所獲之罪寃載鬼之疑蓋
始也由揭帖而研審之事以生終也由研審而刁詐
之風以起刁詐不遂訐告乃行嗚呼悲夫一夫之贓

至于五百則鞭撻之苦需求之繁非一日矣昔奚忍
而今始發乎一夫如此衆夫可知彼魚血者既稱大
驛則非一夫矣奚衆忍而不忍乎非刁詐而何也且
瑠任東省驛丞中動慎有聲事多倚辦有能文之譽
有發奸之才衆口稱焉使其賄致而勢要之則一公
二公可也安能掩其群目三月五月可也安能至于
四年今誠受若罔陋若計據証數而必于取盈則彼
有鬻子女貨器服以償之耳鬻貨之不繼則又將分
乃兄之篋削乃兄之俸末已也何者有手足之愛則
必同榮辱榮辱之情同則憂與患共之矣豈有組維

其兄談笑而道之者耶今石峰子語人曰吾愧甚吾
愧甚吾不能養吾弟而使糊其口于卑官又不能蔭
庇之覆露之坐視其罹梏桎陷穽而不能克拯也吾
何以為兄也言已泣數行下嗚乎悲夫石峰子手足
之愛不濟也執事之于石峰友也異形而同心者也
聞斯言也亦動色乎否邪況石峰子者于侍御有僚
采之誼于其子有師生之恩使或聞之必不忍厄其
弟于險難矣昔者曾婦垂泣于亡簪楚君反轅于遺
履前史賛之夫簪履微物耳豈其人宴且嗇一至是
哉蓋久處之故不忍相遺也執事幸哀憐之見侍御

或一言焉使其謝秩以去則是屋方燎而遇雨也厥
惠不淺矣若乃收羅衣于峻原完毀壁于烈焰則是
二公者大造之仁也僕不敢請亦非石峰子之所敢
望幸哀憐之不宣

上臧中丞瑞周書

平谷之西郭民居輻如蓋邑之貨歷也而外無郭所
從來遠久矣寇至則驅羊馬載錢帛繫子女若曠墟
然以去去則又火其屋室與其器之不能携者罔所
懼職弗除之設也監司者議保障嘗檄于夫長督居
民郭焉而民弗率貧者曰即寇至吾一身易匿耳稽

之者又弗力卒罔成功嗟乎天王以肱股之地畀之
監司固捍禦是寄也誠于此時擇一良爲吏如大梁
西郭狀督之郡奚不可者即不可則于民舍之徼
其閈閎固其鍵鑰如河內之列邑亦庶幾焉夫河內
大梁寔明公子民之郡宜化之藩也豈忘之哉彥蔡
王子家于此竊閔憂之頟白之明公恐議者不察將
遂以爲爲巳也托之鄙人鄙人闇不通于大計然側
嘗聞之矣昔日靜郭君請城薛閔王之左右曰不可
嬰之城薛也以爲巳也而非爲齊也民弗卑者巳乎
靖郭君曰嘻甚矣左右之朦也夫齊之有薛猶室之

有樊垣也而隣于楚一日楚兵至王無薛亦無齊矣
閔王曰善卒下令許之城平谷者監司之齊西郭之
郛平谷之薛也而明公之明且斷顧豈下問于我頟
無疑焉則非獨彥聲之大幸也

謝野亭劉相公書代作

某聞之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此古人臣之道也而今進退惟憂者舍執事其誰
我執事之去相位居山林者凡六七年于玆耳不聞
天下之事口不道天下之政足不獲禁庭而身不曳
朝紳凡當世之可否不關于休戚也久矣邇者天不

福庇中土旱魃爲虐赤地千里民卒流亡
皇上簡命守臣仲濟民之義竊惟執事計曰而田廬身家
奚何有于自贍也乃慷焉出百金爲民救焉於乎事
何與焉蓋執事之盛德盛心不能一日不憂在朝廷
憂在天下于此有以覘見之矣況今日之舉義舉也
宗卿元老之家固一方民庶之所取則彼懷藏而深
匿者慕義而興聞風而起實自執事倡之豈以身之
進退爲念者哉某濫守一方不能宣暢德澤上回天
心下撫庶姓仰執事憂時之心竊有慶焉敬托守道
之官布腹心于左右以伸謝悃惟照察之不宣

啓羅整菴太宰書

邇者白樓吳老先生簡在
帝心進二宗伯部檄遠至行李啚途伏以別必有餞必
有詩詩必有序禮也亦例也竊計相公之于白樓同
年同官志乎道契而又盈百司之長于其行也文以
贈之必有不俟下官之啓請而後興思者也敢擬故
事再拜以聞倘不靳燕許之筆而軫念穎仲之情幸
賜片言以冠于群公之首則豈惟下官輩之光感而
巳哉其白樓寔有榮焉謹具菲儀隨啓瀆進仰希塵
鑒幸幸

上礪庵毛相公書

秋暑熾盛恭想天佑元老台候萬福在理有必然者不待詢之于道路也況醫還得示書教一通拜讀怳然破疑散帚復增九鼎之重知明公之于下官所以嘘引而全成之者情至厚而惠至大也感頌德音何有窮已貢伏自念在汴四載坐身病母哀之故竊食曠職取譏清議為鄉里羞荷明公周芘之曲獲之得逃避于幽默之與為幸多矣敢不自量而復有他望哉所以憂居之中三閱寒暑未敢數通名姓于台席之下者雖自揣之心亦自愧之甚也近者釋衰之餘恐恐強顏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謝罪于左右邀摩俯含恩禮有加豈非推念先君子地下之愛以及其子哉蓋不遺故舊君子之用心而不棄小才又宰執之恒度矣遠離道範數載于茲豈不欲侍春風之坐親霽月之光也哉顧貢之于家也有不可離之勢有不能離之情而又當不敢離之時是以遲徊瞻戀未之能决焉耳夫以父執而在相位斯千載一時矣有可乘之勢無難遏之情今固如斯是病風喪心者之不為矣而貢也不喪心也不病風也况乎借祿餬口以官為家又中世士大夫之所不能免者敢欺人欺世而曰吾將希恬退之迹蹈高尚之武耶委曲之私不敢徑達敬托希引口一宣焉惟鈞聽之下少賜裁察則受愛多矣不宣

與王漢陂啓

不覩道範者十有五年不奉教旨者亦十年于茲矣瞻仰馳溯之私惟此心自知之亦惟可自言之耳筆之簡牘不幾于飾說乎雖然亮吾兄之于鄙人固將有同焉者矣灤江來首詢起居知納萬福又得奉讀新製一序二詩恍如坐我春雨之亭而與對山笑歌晤語于草野林下也馳溯奈何瞻仰奈何鄙人渡江以來水土閑習濕病連作抱槃林守學退景增日引二雛嬉戲亭畔書蠹硯涸直成素人殊無足為故舊報者可愁也又可憫矣屈指舊好亡幾何矣異域殊水隔山阻何時接膝宣此離懷臨紙憫然惟有咏嘆不盡

復邃庵楊相公書

光世詩文草計十有二冊癸未夏藍君王父寔托鄙人以脩葺之一則坐其叢雜無序脉絡難尋二則坐貢先懶多病意緒荒落暇日披檢輒多中輟藏之巾笥且兩年矣頃邃巖教極力整理若理亂絲之汴

結也各依體製整爲六卷名曰戶曹張佼陵作紀爲
戊戌附呈台囑其所謂叢雜無序脉絡難尋之者
則姑置之俟能者詳定焉非淺薄之力之所能及也
夫以學如光世才如光世不幸貧且夭如光世死將
三十年乃其遺文尚湮沒而未顯此非其友之罪耶
責也于是蓋有不得而辭者矣外附上臥軸一卷爲
南中仕者奉和高嶺之作而無隨荒劣如貢者亦强
附焉寔不敢自外于門墻也來使陸行百不能致穢
履一副奉充登陟之用幷附令器公子者知必時奉
我公以周旋耳已而聞之南垣所上曰吾有履焉敎

齋所上曰吾有履焉乃知傳禮者譌也此之謂也
幸破台顔一笑

寄徐竹坡書

半生之仰一載之會愛我恩踰師弟子矣欽情懷德
孤不肖敢有忘我拪執事之北也適與子文有五夕
之談既過于勞復傷于酒平時痰眩之疾頃爾發作
身壯熱如火蒸兩目視處亦光閃爍頭遊心怔耳轟
轟聞旋磨聲矣繞歷去即如墜深窖中瞰驚以醒醒
即汗濕衣被如是者凡五夕焉是以不能拜于基餞
于郊以仰感謝所以報之者至淺矣罪可言我罪可
言我蓋不肖之于子文也少同師長同年而又往來
有文字之好一旦邂逅于久別之餘誠有不能自已
焉者雖子文亦自不覺其留連之久也此情雖托谷
生而達致恐言之不能悉耳執事其亦亮察之乎否
耶旬日以來尚在床褥且住敝城時事洶洶意緒棼
亂如浪萍風絮殊不能堪人便敢以腹心上布惟執
事矜而恕之萬萃萬感然得德州所惠手敎則無任
慰藉矣

與王白泉書

自吾子馬首既東之後居恒齎齎如失左右手也孤

則以爲去新歲不遠見吾子亦不遠矣何也以臨別
之約信如四時云耳已而新歲至止子竟不至止其
齎齎也如失左右手也愈益甚于吾子之初別也奈
何奈何東人至聞道體康嘉旅懷泮渙深慰懸想又
聞鏡臺之妃東床之眠雀屏之好有昔人所不能兼
者嘆羨無已嘆羨無已此中二尊人萬福消息日得
之于正夫之口佳兒豪遊之志既償佳婦歸寧之願
且遂右所謂雖有離憂其志樂者非吾子之尊人也
我趨庭之步倚門之思幸勿回戀恐拂天和也入春
省下物寒數日不解卧草滿途可憫可惻孤竊嘆曰

至和者陽春也至信者四時也四時且不信矣矧人
乎哉

又

令弟傳玉語下取經書文字及會試錄諸書殊不信
爲其數有四不暇一也不待二也不必三也不曾四
也[illegible][illegible]飫心珠翠炫日晝便發嘯之遊夕伴過從之
[illegible][illegible]有餘功到筆硯邪故曰不暇取也詞追雅頌義
契孔顏出胸中之緒餘淑館下之諸子是子之所優
爲者耳故曰不待取也縹帙山堆牙籤鱗次考六經
而周秩稽列史而並存又武氏之梁上物矣故曰不

必取也印雖匪德子實謬收家信動千萬一曰曹生獲
二三策豈無數字以及我哉故曰不曾取也不信之
故有此四端是以入書室而還徊對使者而[illegible]將
撫掌而中止云耳惟摘錄一書吾子物也即于不索
亦當[illegible]還蓋恐久假不歸且得罪于孟子已矣况吾
子哉若所取之命果出子口願附便復一言焉知門
下門安之人無虛日也不盡

與元山府司馬書

貢久違道範深切仰瞻前冬除戟前臨舊都下官適
有違筵之後搵趍之頭徒拘於中而旦夕之間即成
阻越悵惋深矣繼緣多病過里因循歸棹後期驟入歲
晚兼城南來聲將詩益以畢始顧不圖部牒適臨悵
爲改路遷延奈何到官之後盜賊盈野流離載途鴻
鵠之餓殍城市之丐夫枕籍者廩食可悲痛由耳聞
者至之東南之災江北爲甚由目擊者言之江北之
災滁州爲甚醉翁之亭瑯琊之寺相去咫尺入山兩
浹旬尚未能一駐足也時與勢可知矣且公宇坐茶
城外無所於保胥徒火家之類晨朝衙坐田風報巡
尚爲防守之人夕暮被執劫掠居民者即半在其中
矣豈不大可寒心也哉昔稱樂土今爲畏鄉奈何奈

何值茲窘迫方圖控告寺吏西旋蒙御教翰兼之文
綺翠拜恭領懇感交并興顧此答謝并具菲幣新書用
展下忱伏乞
台照不賜塵序萬荷荷

與劉南坦戲述

午睡初醒回想禁中觀雨之樂宛然在夢至三十三
年來一奇事也松皋老兄出之太早頗成悵恨山陰
返棹不獨王子猷哉兀坐東堂啜桂茶二盃餘困未
解露頂坦腹仍復高臥是時也庭潦近增行雲落影
紅葵碧草與珠蕪相映九衢塵土之中有此三品隱

士尚敢謂淹滯邪方取五柳先生傳朗誦細繹而吾家小工部者携木盾一隻新孢數片忽來盖屋已而登床摩足挽鬚索桃索杏雖舐犢情深嗔喝未忍然清興則太沮矣恐未可敵顧雨之樂也因遣僕子致壽春之禮漫爾及此共發一笑幸有以復我焉不盡

復陳仲虛啓

狄子者武人也讀文移不識句讀傳一幕以爲美矣豈知樵談之愛又豈知老泉子之愛耶使予應之則爲暗技使君應之則爲掠美斯二者皆非矣故來教不敢造次奉馬狄子者未嘗不予馬識也今不予取而假手于君亦大可詫駭矣此予之于來教所以不敢造次奉馬者也幸爲我報狄子曰樵談之所貴者位其位也事其事也將不審勢又不審敵斯蘇門之罪人矣又焉用二書者爲哉君曰君用之則敬當馳上矣

與俞大參啓

日者視宇赴司不意途中爲周守要留沾醉而入且聞之從者言執事亦復治具鄙人竊恐不勝杯酌故踉蹌趨出歸即眊然睡矣乃辱以所治之具寵頒惠賜既寤聞之不覺失笑謂室人曰吾不醉歸若華安

得饜此酒肉雖然此願者之賜也東郭之惘可以免矣丁胙之頒時亦在卧室人詫云鹿足化爲羊足大可異也予曰諸侯之庭鹿可爲馬則野人之舍羊不可以爲鹿也乎我因大笑復睡去遂稽裁荅之文會連日小兒疾熱交作延醫議藥夜以繼晨又未[illegible]謝神惠于堂廡之下萬罪萬罪亦上故人寄我山茶莫數兩因想執事藥中嘗缺此品敢用奉獻以申芹曝之私統冀笑擲幸甚

華泉集稿卷之三終

誌銘

明奉直大夫前軍都督府經歷毛公墓誌銘

公諱琦字季溫其先姓王氏臨汾人也

國初諱臯者始從臨汾來居禹城娶毛氏婿而生子禎毛氏婦病且死語禎曰爾能嗣爾外王父使勿絕者將瞑目焉於是禎又隨母氏姓而遂為禹城人矣禎仕為河間衛經歷贈文林郎又贈奉直大夫配桂氏贈孺人又贈宜人是為公之父母其贈也皆以公貴也公生二十有八年而始舉於鄉舉於鄉者凡二十年而授後軍都督府都事階文林郎為郎者又八年乃陞前軍都督府經歷階奉直大夫為大夫者纔五年則致仕歸矣歸十有七年而卒卒之日為正德癸酉二月丙戌距其生正德戊午四月乙卯蓋七十有六也配同邑劉氏女封宜人先公一年生又先公五年卒得壽七十有二其塟也則合也於城西之原其日則公之卒之年九月之乙酉也邊生曰余嘗竊聞之公為兒時甞能畫地為字以教其儕舍兒其長也則又能以其經教鄉人其鄉之人之以書傳鳴者皆其弟子也宜有以自異也公退然若無能焉其為舉

人則會試者屢也皆不售焉其抑也亦極也而公不曰有司者之過也曰有命焉此其賢何如耶壬於其仕也其上官者則皆武人也公事之弗陵焉亦弗隨焉其擧則居庸之與山海關也有過焉者得府帖而後啓焉又關也廣也雲貴之遠也襲蔭之牒於是焉諸也公一切剗剔吏偽無遺焉有恩德於人焉嗚呼其亦能已弘治乙卯

詔選民家子弟尚公主而公之子九思君在首列當是時四方之豪貴之求也騈如也有中貴人者語人曰毛氏子俶儻倘吾能軒輊之即弗賄必弗庸也人以語公公曰非吾事亦非吾子志也不為動既又求一見焉公曰辱身以求富吾不能為也卒不身中貴人中貴人怒乃卒擯棄公之子如其說弗庸始公子之在選也有貴官者見而異之會既擯棄即自往許婿焉公辭曰吾下吏也不敢求繫援也乃又觸貴官怒竟以遂歸人曰甚矣哉毛公之戇也自貽戚矣公笑曰是安知余哉乃後甲子鄉試而九思君竟取高第其進也蓋炎炎然如旭也傳曰知子莫如父非公之謂耶然余又聞劉宜人之歸公也數年無所出謀于姑置庶室焉公聞而亟止焉後生九成又生九思又生

諸女子謂天道無知耶而九思君則又甚賢於公之
生也克事之喪也克執之塟也克舉之行也克狀之
其狀之事也核其文古也類太史公焉可以傳無疑
也故余於志也畧焉然則公與宜人之永也其在于
矣銘曰
胡爾弗愜于仕弗捷雖則弗捷駿發則學弗敢弗勤
戚弗爾祿壽弃發路匪爾則弗爾嗣業業紹爾世業
胡爾弗愜

明贈文林郎黄城知縣姜公合葬墓誌銘

公姓姜諱福聚字以諱行其先高密人也王父明遠
始遷濱州王升店居焉娶解氏生考友才友才娶任
氏生公兄弟凡七人而公行三公故在諸子中有威
儀也又耿耿有介行不妄言笑里中人無不敬憚公
者然公顏慈恩不刻害見小民艱貧放之排紛解公
埋之曰吾以報其勞也於是里中人知公長者爭要
結之有事愁往聽處分公少日嘗視田行柳浦中見
卧者就問之弗言第以手指口公審其暍戚然曰傷
哉人也徒步走數十里取水救之卧者起再拜辭去
不問其姓名其不責報如此乃後為賈於京師閒挾
病棄其貨走歸家日夜涕泣蓬垢請禱以身代及父

病亦如之公為善不止此蓋其天性然矣乃父母歿
則盡以財貨散讓諸兄弟而已獨廉取之兄弟歿又
分業諸子姪使有成立諸子姪皆感恩至于今思公
無不泣下也公生永樂辛丑四月二十五日卒於弘
治辛亥三月四日年七十有一娶霑化劉氏女早卒
無所出再娶王氏王氏者同郡王英女也有容德脩
女紅又能事舅姑舅姑皆愛喜之不曰有子曰吾有
婦焉以事姜公者又有禮焉是不可謂克配者也生
男子三人長曰佐仲曰特季曰越越長而死特入粟
為義官佐業儒乃姜公卒五年丙辰舉進士為黄城
知縣
勅贈公曰文林郎如其官贈劉氏封王氏皆曰太孺人矣
知縣
召入為御史會
恩例公及兩孺人者特改封焉而御史乃又以直道忤貴
人謫安東矣貴人死佐乃起為太倉知州而王孺人
卒其卒也以正德辛未三月七日計宣德己酉十二
月十日至是八十有三年也孺人有女子二人皆適
大族然又有孫男子七人孫女子四人而又有曾孫
男子者三人也還生曰余聞之濱父老言姜公有純

行盖隱君子也而王孺人則大賢方佐在蔡城迎孺
入養出有車馬奴婢甚貫顯矣當是時孺人二姪者
綸為給事中綬為御史赫然初著門第莫京焉孺人
昇人惴惴弗以有此其賢異且優於婦人而已也
冝其子孫之衆多且賢而又壽也鄉諺有之曰執種
弗穫歸祠爾穡勠吾弟蕃歸祠爾昆公夫婦之謂矣
孺人卒之明年九月甲申太倉君將塟其城北之塋
而合塟焉以狀乞邃生銘邃生之祖太倉君者舉同
鄉也又同舉進士為之銘曰
父斯積也母斯廸也壽斯華斯昌顯成世秩爾承斯

寘寘者之錫也

潘副使墓誌銘

正德庚午冬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潘公朝覲如京
師居京師接侍寺遘寒疾七月而卒是為十二月十
有一日矣京師人士聞之者莫不流涕也盖賢其行
李囊不盈十金焉其後事則皆其鄉邑令胡椿汪穎
者之經紀之也踰明年二月公之喪歸自京師過江
西江西之士哭之者莫不失聲也又踰月始塟于江
陵江陵公故郡也公故郡冝有宅以殯公以昔故未
嘗有殯于村舍則蓬屋蕭然敝矣於是江陵之人無
老幼賢不肖過其門者莫不徘徊嗟悼泣下沾襟也
又數月其子光祖始克舉塟事是為辛未冬十月矣
塟之前一月光祖以其客畢儒士之狀來請予銘予
與公相仕京師相識也且相友也又吏于公之土其
何可辭則為之志曰憲副公者諱子秀字人傑潘氏
其姓也生而靜淵塟蒿為童子學自記千餘言鄉長
老目之曰是子秀如其名也及長性復沉毅治易經
得易經之隱發之於文槩靜而精微自學宮同塟以
上無弗異之者則皆稱曰是人之傑也可不爲其學
也成化丙午湖廣鄉試中式弘治癸丑禮部會試中

式賜進士出身甲寅授職方司主事職方主事缺其
官調文選司主事文選主事又缺其官進陞員外郎
盖未幾以母李安人之喪去又未幾而遭其大人之
喪矣喪畢改武庫司員外郎武庫主外缺其官如其
在文選職方也進陞武選司郎中尋擢今官而中道
止矣嗚呼公歷官終始凡十八年出入吏兵兩部今
所謂兩部者天下之要樞而所歷之司又皆兩部
者之要樞也而卒之日家無以為居殮無以為具然
即是可以知公之在官矣公之仕京也雖歷華要而
服食澹如予鄉周進士導居與公鄰嘗顧謂予曰與

潘子居二年不聞其內人聲也嗚呼是可以觀公之
教于家矣狀稱公孝于父母其問寢之勤也視膳之
周也執喪之哀而侍疾之憂也又稱公孔弟之友也
朋友之厚也是固其章章者可見者著其間者細者
而其餘者咸由是喻矣嗚呼若公者可不謂之彬彬
君子者耶迺其生天賦[illegible]未壽纔四十有八而其仕
又若是止矣嗚呼公之于天抑所謂不得其恒者耶
是則莫可喻也按潘氏由公而上曰志澄者任江西
太和主簿以公貴封承德郎吏部文選司主事[illegible]為
公之大人曰必文曰太忠曰伯勝者皆不仕是公之

高祖曾祖祖也由公而下以光祖榮祖為子以戶部
郎中劉悅女為長子婦以儒生王臣鎮官馬伯儒萬
志高為四女子丈夫而其子若女者皆公配張安人
出也安人江陵官族女鄉里以為端懿淑慎[illegible]出
德云銘曰
於[illegible]之淵如發之川如曷任弗勝曷嫮弗嬪[illegible]崇
江西是崇既端其政亦美其風彼宜者握嗟孰求之
有斐人斯乃弗承之永畀之原厥業斯厚民[illegible]孔哀
萬祀弗朽

張勳衛妻游氏墓誌銘

正德戊辰春正月某日錦衣衛勳衛張崙妻游氏卒
卒二十有六日而塋葬之前十日勳衛君來乞予銘
蓋君之繼母尹為吾鄉太保吏部尚書恭簡公之孫
前翰林侍講舜臣之女而予仲姑實婦尹氏故勳衛
君視予猶尹氏分行也銘豈可辭游氏其先世家淮
陽祖傑為錦衣衛正千戶父泰為駙馬都尉母為隆
慶大長公主年十六歸勳衛君勳衛君故梁人皇明
開國功臣河間忠武王之玄孫靖難武臣定興忠烈
王之曾孫今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之冢孫也父
欽娶錦衣衛指揮使孫瓚女是生勳衛君君生七年

而喪母又七年而孤又八年而冠始卜游氏而委禽
焉方是時兩家門閥赫然京師也游出無侈容入無
怠行張氏無少長咸宜之曰吾得主婦矣歸二年遭
繼祖姑許夫人之喪喪一日而生子遂以哭泣成疾
究轉牀褥間卒止弗作猶哭泣不已越四十日而竟
卒卒之日索子置懷中摩拊煦煦者久之已而不言
呼之亦不應急救之死矣生弘治庚戌九月二十六
日至是十有九歲也子名興為之銘曰
廣濟之西有邃其岡土沃而臧塋淑娛兮其永藏祔
于元姑兮亦孔之傷

孺人張氏墓誌銘

志曰孺人張氏者諱某故家歷城人也父某仕為灤州判官以子某貴封戶科給事中母某氏封孺人凡生子一女三而孺人其中女也孺人生六年而聘于劉氏聘十有四年而歸歸三十年而卒卒之日為正德戊辰十一月晦日距其生天順己卯三月某日壽五十而已矣夫曰某弘治壬子舉人今為高邑知縣云知縣父某故嘗為肇縣丞丞祿薄也然乃故清苦而其配姚氏者慈惠善施以是其致仕返也則含薾然也方是時孺人以隨其大人公居灤州知縣君則

往娶焉禮既成孺人長跪白其大人曰兒歸矣舅姑老無白在堂寔縣朝暮望不歸無以為子與媍也兒歸矣乃卒與知縣君歸事縣丞夫媍自卮酒言笑以上惟恐勿逐其懽心也則寔但有于己者勿自私也君有間里中人稍益聞之則相告以訓曰劉氏媍可謂善事其舅姑已矣癸丑知縣君有母之喪甲子有父之喪孺人相之治喪事豈不踰禮不以委妹婢不見齒者六年里中人又嘖嘖嘆曰劉氏媍可謂善喪矣夫孺人之於其夫也自家食以至于有官也則孰非其相之之力也乃知縣君甫至縣而孺人病矣其來也則昇之至則起起而又病然不半歲而竟不起矣嗚呼是可哀已始孺人之少也灤州公固之曰慧而重必貴也吾又不以輕許人及其見知縣君也則又大奇之曰非是子莫可貴吾女者嗚呼貴矣而不竟其享也是其可哀也已矣孺人卒之明年己巳其子舉人俊民者自高邑與其妻挈其少妹歸孺人之喪于歷城先事又自狀其母之行事使使如京師來請銘焉予少受學于孺人弟給事之門則孺人之賢聞之素矣而俊民之妻出陳氏實予季姑女子與俊民固兄弟也是惡可以辭為之銘曰

配也于灤隆也于灤往也與之轅以還幽幽新宮固其安兆之來歸毋忘于舊山

吳處士墓誌銘

鄒平象胥氏曰孫子景燁者客廣陵主於吳子鎧家吳子鎧有父之喪八閱月猶殯也因象胥氏如歷城謁野史公而請銘焉野史公之於象胥氏者友也不可辭也則問之曰主人之父也其諱云何曰璉也曰何字曰字廷器又問其職曰以入粟為散官也問其壽曰七十有六問其先焉曰斌也其父也劉也其母英也其大父楨也其曾大父也問其後焉曰鎧也

紳也歆也鏶也銳也其子曲而相也其孫也郭子珎
也陳子英也詹子鉞也黃子璋也馬子翔也其五女
子者之夫也問其四馬曰王也其嫡也子三馬章子
三馬鍚也其庶也子女四馬甞少於王所生也問其
鄉曰登之蓬萊人也戍於遼得代歸焉賁於楊其[illegible]
矣其殖衍也其庭驟然豈天胡然固也遂家焉問其
衆曰翼翼然也秩秩然也無[illegible]言問其行曰[illegible]
也于于然也有長者之風焉問其忌曰正統戊午十
一月二十六日為生而其卒也則正德癸酉六月之
六日也問其葬焉曰在都之西北大儀之鄉問其葬
[illegible]
日則曰猶[illegible]之故鄉也野史公曰吾有言不知其子
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吾於鎧有徵焉處士之交
非其方弗與其乃越于里而圖不朽焉而[illegible]氏入
能口狀其主之父老生若兄也然則鎧也者其[illegible]
之賢子矣可銘也銘曰
維[illegible]維閭[illegible]維馬氏之保斯巧積君維登之
[illegible]維于具廬度武校艇無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墓誌銘
志曰[illegible]者名治邦其字也[illegible]

下人稱之曰西岡魏子癸酉之秋舉鄉試第十六名
於是人稱之曰魏舉人云魏子為舉人者六年再試
禮部每試人誦其文咸曰是山東佳士也當必取上
第無疑顧坎坷不得[illegible]卒業太學歸歷城甫四月死
矣其為正德戊寅九月十有七日距其生弘治戊申
四月十有一日得年三十有一而已悲哉死之日貧
甚無以具棺殮也郡大夫高子洲勒馬衛大夫毛文
卿勒馬邑大夫池文化勒馬鄉之人之為學士大夫
者勒馬下至閭里親戚有識者勒馬越十有一日[illegible]
於西岡之原從先兆也魏子之先本燕人曰曾祖顧
[illegible]
者樹功
文皇朝官濟南衛右所正千戶祖震繼之父安母劉生魏
子兄弟五人而魏子居二餘四人者渙澄清浦也妻
于氏生一女幾十齡耳野史氏曰予于魏子者之死
也而信天道之難忱焉人言魏子事寡母以孝稱交
朋友以義稱予陷死刑白其冤不可得竟奔走憤懟
以死而使之無後天道果可忱哉銘曰
嗟魏子竟止此生孰尸死孰使竟止此嗟魏子
義民鄭君合葬墓誌銘
志曰此墓塋義民鄭君者也鄭君者歷城人墓在城

東南二里所運渠之北與閔子墓對盖鄭氏此門
處上子英始遷鄭君葬五世矣子英生處士可賢可
賢生處士祥祥生處士鐸鐸生鄭君鄭君生正統戊
午八月十四日卒弘治己未七月五日年六十二歲
配于氏生正統庚申正月六日卒正德戊寅十一月
二十二日年七十九歲
恭安王典膳男郭氏王氏其婦滿洛南主簿張辭
其女國子監生大綸黃池驛丞大綱里社學生大紀
其孫男楷蘭崇其孫女適京衛驛其曾孫男寔
曾孫女也己卯十月二十八日典膳君率婦子戚鄉
邑之合以葬焉先事來乞銘適予逸予曰嗟孝哉
不知典膳矣忍不銘鄭君哉鄭君名璞字蘊璧號
有長者風見重于翁于翁者于祥也語人曰有求壻
久矣無如鄭氏子賢鄭氏子長者也故于翁女歸鄭
君當是時鄭君業衰微矣不敢于翁于翁女彌益敬
慎執婦道事祖姑氏事姑氏不咸得歡心二姑者語
人曰于翁女賢也日主賢子孫曰鄭氏兄于翁女也
而後生典膳君典膳君生三月而處士鐸死于虎痛
絶七日始甦嗚呼豈不賢哉豈不賢哉鄭君既得賢
內佐則業日益昌而鄭君者故又好施與也里中人

亦所娶死弗葬者悁仰鄭君子又能佐鄭君施與
之使娶使葬無吝容歲凶餓夫群然拼瓢延頸於門
日給粥不厭故里人為之謠曰吹我者渠東郭之鳳
耶活我者渠東園之翁耶嗚呼即是可以知鄭君已
矣而成化癸巳之歲凶也出粟若干石以食餓民弘
治壬子歲又凶出粟若干石以食餓民於是監司書
颺于 朝而
天子詔曰其以鄭璞為義民爾矣冠若服比貴人焉君弗
悅語人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海上矣君子曰非
鄭君之志也銘曰
東有岡柯嶸如峙如鄭墳在西斧如堂如厥中坎如
對峙儼如

湖廣右參議懲軒張夫子合葬墓誌銘

正德己卯秋九月己酉我懲軒夫子卒殯于堂踰年
矣辛巳春正月戊寅王夫人卒于延壽以是年夏五
月庚申為墓於城西南十里許馬家莊之祖原合以
葬焉是役門人邊貢北向稽首哭而言曰嗟慟哉傷
乎此先師之墓也予小子忍銘之哉又志之哉已而
曰何敢不志何敢不銘是先師之命也矧有天民状
乎天民者夫子仲姊之子吏部主事劉君也其言之

其語情有足徵焉者是故泣數泣授其授而志曰夫
子也者姓張氏名良翰字曰夢徵其先信都人也高
祖思義避元亂居歷城曾祖士謙祖禮世安子隱之
進仕為直隸滁州判官
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母董氏　封孺人以夫子也夫
子生四歲能背誦五七言詩六歲能書大字七歲通
舉子業十六歲入鄉試場其入試也自持一卷請御
史視焉請焉而家人未之知也御史見其文語人曰
是山東英俊矣後必有聲未冠由滁州入京師受業
太史王公敎之門太宰尹公見其文以語從子婿工

十五

部主事[illegible]曰拙者擇第巧者擇婚是吾訪有之乎主
事悟以女妻焉女即王夫人也夫人性婉婉能以事
父母者事其舅姑舅姑之視夫人亦若女然由是
夫子得以專力就學於外名日翹然著矣成化丙午
遂舉於鄉弘治癸丑舉於禮部
敬皇帝親策之
賜進士出身觀政吏部一日太宰耿公問鄉子進士夫
子立對數十百言其大要有三曰上疏補世務者
濟民下者畢君大事盡言於
帝曰是可以為諫官已矣於是

詔以夫子為戶科給事中夫子曰是時也
帝憂勤勵精于政重諫官每見夫子在班行嶷重不苟取
眉而髮頰直黑面而又素習知其名也心奇之逗注
目焉未幾
勑視光祿寺及諸內藏無容私中消主之者遠避之侯傳
禁中不與他諫官伍即他諫官有章奏入
禁中者未啓封
帝輒以問曰大張給事覩邪張給事者謂夫子也其為
主上所知如此丙辰
勑勘廣東獄事至浙江以病歸丁巳病已復起已未夫子

十六

有母之喪辛酉大夫夫人喪骨毀幾立幾不能生王夫
人寔左右之以免癸亥喪已復起甲子
勑視延綏遼儲有邊守臣飽金之事西邊之人至今頌之
乙丑陞兵科右給事中是陞禮科左給事中而
先帝上賓矣獨存矣丙寅
勑視宣府[illegible]未反
命者出[illegible]尹官[illegible]丁卯春三月之
詔也凡官者又十年而歲在丁丑以太宰陸公薦起為
湖廣布政使司右參議提督太嶽諸山宮觀兼撫襄
鄖諸府流民居一年坐與中涓者不合致仕以歸歸

十有二日耳而卒也距其生天順壬午冬十一月甲寅得年五十有八而已夫人得年少夫子者一歲顧皆未及于下壽也傷哉傷哉是時夫人一子一女女秀適王士臣子即延壽

德府長史司典簿以山西按察司副使徐君暹女爲妻少一子延慶别出邊氏少女畢别出王氏則以聘王田縣丞君永貴之子王宦者也邊生曰易不云乎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張夫子之謂乎方逆瑾竊政厥勢盤盤炎炎逆者焦觸者碎矣入黨之舉夫子倡焉竟亦肯嬰其僇而道靡以伸也嗚呼傷哉語曰直

幹易折方輪難行夫子以之矣晚暮見黴與病而出何爲哉何爲哉然進不愛身退有餘樂非内主者之賢其又奚以成茲美也夫子夫人可謂協德者矣敢稽首再拜而爲之銘曰

履也者其貞乎恒也者其成乎困也者其亨乎泰焉夫子與夫人也嗚呼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槐亭王公墓誌銘

正德丙子冬十一月十有九日槐亭王封君卒于家距其生正統己未九月十有六日年七十有八矣子全仕至福建按察司使　朝覲如京師卒于丹遷蓋

先封君二十五日而封君未之知也傷哉當是時聞石峰子陳琳齊華泉子邊貢之二人者之與按察友也同仕于梁聞訃悲焉已而按察君之子守廉將以卒之明年二月舉先事扶杖如梁城泣而請銘於是陳子謂邊子曰嗟乎按察君之與予二人者友也予與之同仕于齊又同仕于浙按察君與予厚予請銘之請予銘封君若何於是邊子爲之志曰王封君者諱相字國柱許昌臨潁人也三世祖忠仕元爲行軍斷事斷事生合州知州磨磨生冀判官[illegible]生封君封君生十五歲業舉子業即諸老生咸避匿矣無何

母李夫人病即棄去舉子業歸事母夫人而與其配邢安人者治農圃焉圃故有亭封君顧時時登之讀經與史又於亭之四圍徧植槐樹居數年陰密而葉繁人問之曰此吾家故事也問其故笑而不荅已而曰夫亭吾亭也槐吾槐也君第呼我曰槐亭子而已奚以問其故爲自是封君以槐亭號里中矣里中諸富豪故好鬬也又好相欺詐故多訟封君遇訟者輒以佛氏善惡果報之事恐之訟者輒叩首解去自是諸富豪遇封君輒相指曰息爭佛來矣故里中又號封君爲息爭佛邑大夫聞而訪焉問之曰佛氏報也

誠有之乎對曰無夫民愚耳知利害不知是非不如
是罔有從已邑大夫退而嘻曰孰謂槐亭子爲農圃
者哉自是毋鄉飲必以正賓禮禮封君固非直爲其
子之貴也子之貴嘗爲工部主事階承德郎乃後封
君亦受　勑封主事階承德郎又嘗爲按察僉事服
獬豸服乃後封君亦受　詔服獬豸服至榮顯矣然
封君往來親友家恒布衣野巾如未封時即遠出徒
步行不乘輿若馬所居屋蓬茅蕭蕭如村舍然予試
士過焉而往拜焉蓋親見之也嗚呼大盈若沖大成
若缺若槐亭者豈非闇然君子者哉而其子顧若是

止也往所謂故事云者信耶非耶按狀封君凡六子
邢安人生按察君由按察而下曰玉曰遜曰棻曰休
曰言五人者爲繼室潘安人出按察君之子由守謙
而下有守誠守謨者二人曰守訓守謙守誨又三人
則諸子子也凡六孫焉乃又有晉若高究若趙仲騎
若劉易而又有曾孫若耕也者翻如班如林如雲如
夫又安知其後不有爲三公者也華泉子曰予讀史
記之文而有感焉使太史公不生遷斯後世靡有聞
已乃予於封君也生以金之狀嘗壽之詩死又以王
之狀爲之銘若志固爲其狀朴直無虛誇可傳也銘

曰
予曰鬼伯胡爾我迫嗟嗟父兮白父曰鬼伯胡爾我
迫嗟嗟予行後繫厚者土黄者泉此日何日年何年
而相見焉額城之南塚連連嗟哉此哀終彼天

行狀

先代州府君行狀

曾祖考一誠不仕妣趙氏祖考文質不仕贈奉政大
夫應天府治中妣萬氏贈太宜人考寧仕至奉政大
夫應天府治中妣王氏封宜人
狀曰邊氏故淮陰人諱朝用府君者我先君高祖也

至正之亂徙歷城遂家歷城冒王氏姓者三世矣乃
至我大父奉政公而始復邊氏云奉政公配宜人王
氏是生先君先君有二兄皆夭死獨先君存又少多
疾也故父母憐愛之然先君性靈異弗以憐愛故有
所弛乃脫乳學記誦即善記誦八九歲即所記誦書
諸老生弗如也既長爲學官弟子受禮記學時文即
善時文學小書即又善書一時爲學官弟子者亡不
出先君下也然數試乃數不第而學官弟子者凡十
六年而當成化丙午是年舉鄉試第九人其後又數會
試然乃又數不第顧數試太學四方之舉人試太學

者咸推服先君矣為舉人又二十年而當正德丙寅
始入選試吏部吏部列置第一矣乃授山西代州知州為
知州者三年則致仕歸歸二年所病乃不起是為辛
未六月乙未距其生景泰庚午四月巳卯春秋時六
十二也恫乎傷哉始聞之先大母王宜人言奉政公
為舉人時甚拮据矣嘗歷事居京師逆旅疾忽日不
知人人或傳其疾至家家中人獨先大母及先君以
事曾大母萬太宜人耳太宜人聞之乃下堂而啼謼
曰天禍于夫禍于疾九日不知人即腐知生死也家
貧又亡壯男子即往視是孰可使者乎乃先君立庭
下即應聲曰兒可往請使兒行當此時兩宜人者易
其少且以其為戲也即陽許之明旦先君雞鳴起長
跪白太宜人請治行太宜人乃大慟啼泣曰孺子自
婚膝下足不逾里門孰吾聞京師者遠千里也孺子
豈有能耶孺子不能孺子留先君曰夫甘羅生十二
為秦上卿使燕趙下三十餘城兒故不佞與之同齒
矣太君其試兒何遽謂亡能耶夫至親者母與子也
子與父也大人客千里未知死生兒不行是弗子也
太君憐念兒不使兒行是厚于孫而薄子也為弗母
皆弗可也請使兒行言已伏地泣於是曾大母太母
益又慟乃婦姑相向啼且泣不能已也卒附里人張
老者俱之行至京師則奉政公業已愈矣夫十有二
可謂少也走千里以視父可謂孝也是非其至性然
邪乃後先君嘗卒業太學則奉政公疾也則遂左右
奉政公疾不卒業太學當入選則王宜人老矣乃又
遂侍王宜人老不入選以故于二親者之終也咸無
行遺憾焉然自是獨恩日擲便悶盡一日不食然乃
在郡遇王太宜人食輒悲泣曰天乎奚吾親之弗逮也夫五
十而慕孺子於□見之乃先君在郡時幾六十矣
長□□至孝耶其始至郡也郡鄉村多豪□□□強播
二□服役也先君召父老與之言君子野人之分上下
之□□役布告諸鄉村豪家於是諸鄉村豪家咸服從
空□□役帖帖矣又見郡中獄多繫囚以問吏吏曰此
其人皆頑慢者不以時入賦不可釋釋則亡不擒父
子入林岩以拒官府先君按其籍則皆亡餘夫者乃
榜其吏曰夫此以子然之窮而務留擒即折且循猶
勿有以給也顧乃摩鉗鈦之則猶以朴召大也愈不
幾也乃釋諸繫者問與之限列使入賦於是諸繫囚
以首觸地曰父母父母皆踴躍以歸及限列賦繼纚
來入矣是其為治也豈獨專聲色鞭笞者耶先君又

不喜毒河北任郡中謁者來
太守郊迎出百里蒲伏拜員琴矣前驅至則以千金
壽始君厚也先君曰吾民窮團賦不能入柰何有千
金也寧辱我亡害我民卒不與中謁者金又值御史
行縣邑時中官璀辟候卑矣御史者故秦人而又其
肺腑也乃先君庭詬辱人語降色求賄金焉先君謾
非之爲禮不敬又不與御史金卒以是忤御史坐謬
劾免官歸乃御史以賄敗諸免官者咸上書復其官
乃先君不欲復其官倦馳驚矣乃日共具召族人故
舊賓客飲酒賦詠相屬樂酣則鈞鈞睡矣醒即輒又

飲飲又輒醉如是者以爲常不更問家事也此其度
可以委瑣剌促者道邪然予又聞郡大夫舉鄉飲將
以上賓禮致先君人或誚讓之曰大鄉飲者所以章
賢也此其人以劾免柰何其賢之郡大夫曰噫是乃
邊公所以爲賢者也夫逆璀擅權厭粲轟騰山推海
激火烈以恐猲宇內郡國之吏之不戰讋者咸叅夫
是測故畏之也然邊公既忤中謁者又忤御史以谿
不熟夫豈不自愛邪是乃邊公所以爲賢者也於是
卒以上賓禮致先君而先君一再往焉且自是病矣
先君倘美有容儀善口辯能汲人之善願乃好面折

人人面折之輒亦善受也故亡不憚喜焉又伉寡言
自負也不爲著縮態即急家以緩急赴輒亡碍慮言
趨之即死不留怨過其門亡不臨泣也故鄉人頌焉
故嘗居喪祭矣善執文公禮浚其身亡或渝乃鄉人
皆化之亦執文公禮又嘗歸吾妹于王氏不論財乃
鄉人又皆化之亦嫁女不論財即有論財者與喪祭
弗執禮者咸惴惴焉恐先君之知也故時人爲之語
曰寧受縣官撻毋爲老生鄙盖指先君矣先君名節
字時中別號介菴嘗自謂曰吾慕蘇子卿之爲人幸
他日舉進士必以漢卿易吾字於戲悲夫乃卒不登

信其志也然亦可以覘先君已矣先君配吾母董孺
人白首亡媵妾乃孺人溫靜篤儀亦敬事先君也故
相待若賓焉孺人以弘治戊午不肖孤爲博士封孺
人故先君稱之必曰董孺人矣凡育子君女得三人
焉女子一名劉既嫁而寡尋又死惟子二子在乃先
君卒時不肖孤挈胡氏婦守荆州不及見見之者仲
子賦與其妻趙氏在側也又所生孫男女皆殤折靡
有存也此其冥漠者魂魄私恨寧有窮已邪不肖孤
曰邊氏之先世有厚積焉然至我奉政公而始發之
若作堂室奉政公其累基者也而構子事先君承之

者子二子也荀卿有言譬之若山木枝葉必溯本
不肖敢不俛焉夫先君行業可誦說施于後世者豈
若是已也予懼其近支曼故弗詳焉謹述其槩者著
之于篇以附于學士大夫以求論譔其先君之名固
不沒矣夫予欲覽者之彷彿也故亡敢諱焉又甚荒
迷也故弗備焉伏爲哉擇之畧其言讀之以意則甚
幸矣惟執事圖焉胡氏婦陝西按察司副使經女封
孺人趙氏婦陝西按察司僉事璧女女適王氏子庭
秀先君同榜舉人呂齡子爲濟南府學生員又先娶
崇氏處士鳳女卒贈孺人

先夫人董氏行狀

正德丁丑後十二月壬申先夫人棄代于外不肖孤
創且眩不勝喪幾殆者數矣越明年春二月始奉
夫人喪歸濟南祔于先代州府君之墓於是覽涕姑
哀序次其世行謁蜀大史公門以銘請曰先夫人者
諱金歷城董家女也父曰翀仕爲永濟驛驛丞以義
氣重里中里中人咸尊敬之不敢名號曰董公董公
與先公治中交甚驩也又甚愛先府君故許昏焉蓋
是時府君方三四歲即頭角嶄然露矣一日先公大
置酒會客府君戲立近董公董公即自抱府君坐膝

上曰呼我男府君應聲連呼曰男男又教曰我呼爾
爲甥爾應之府君又連聲應之曰唯唯每呼若應董
公顧先公輙大笑滿坐皆笑如是者三於是坐客盡
起舉酒賀兩公曰天定矣乃遂結兩公衫之襟割以
佩刀矢之曰今而後有不同心者有如此襟於是坐
客大笑舉酒復賀兩公盡醉乃罷散去夫人之母趙
夫人聞之怒董公曰嘻而女多老不售耶何自輕許
與人董公笑曰是非爾所知也吾言豈醉而可食者
哉乃卒許先府君以歸夫人夫人歸府君時年十七
耳曾大母萬太君與大母王宜人無弗愛夫人者也
始廟見先公亡數百金求之不得太君曰得新婦賢
奚翅千金乃遂名夫人曰金當是時也太君老喪明
矣性峻急善怒即盥沐飲啜皆須人扶舁之即他婦
扶舁之弗善也必以夫人至如烹調事出夫人手者
太君必喜且多食曰是可吾口是可吾口即他婦烹
調之給出夫人手太君必厲聲曰吾無舌與鼻耶不
擲即大罵矣其得祖姑意如此乃後先公病以及王
宜人病夫人猶洞洞焉日事烹調飲啜盥沐一如奉
萬太君弗敢以他人代也故先府君敬董焉然所以
事府君者則另有異於舅姑者也獨弗跪且拜耳非

其婉嫕篤慈出於天性者能若是耶初王宜人生府君止一子已又取其弟之子珹自子之夫人呼珹曰吾叔也又為之娶婦夫人呼其婦曰吾娣也同居十五年無誶言及先公卒府君未仕家計中衰珹求去有私畜數百金或以嫉夫人可發之夫人曰金可去吾姑之心不可傷也嗚呼夫人蓋嫁三小姑矣不惜財人謂夫人愛小姑不惜財由珹之事觀之可以識已然夫人性固儉也雖中帬廁牏無不經六七澣者雖數澣破碎不可服亦不棄夠如紋綺夫人弗尚也往受孺人封有命服矣稍恩即封閉不再服有[illegible]

廢事不肖孤請服之夫人笑曰孺人卑七品耳俟[illegible]大封我乃服之嗚呼豈識然哉乃後府君為知州例進宜人不肖孤有令官例進恭人皆不及封而夫人卒矣顧言猶在耳也痛乎天哉不肖孤曰夫人之卒也豈傷心焉先府君觴觴時吾弟顒然壯夫也遺言曰我未有孫焉以為恨乃府君歿一年而吾弟死矣夫人思之未嘗不泣下沾襟也及來亦言及之泣[illegible]日泣啜曰壽觴上進兒泣必曰昔爾父之壯也痛不令爾大父母見也以為憾然爾大母猶見爾舉進士又見爾弟由今視之吾遠不逮吾姑矣言已即又啜

啜泣數行下嗚呼豈不傷哉蓋未幾而夫人病矣夫人病謂不肖孤曰吾夜者夢後庭榴始華頃之垂巨實如盎我往將摘焉爾父在側亟名我茲吉乎凶耶今爾妻華有身而吾病吾恐不及見爾子也是天乎是天乎蓋自是憤矣既憤氣上出如炊甑不絕又斂斂如百里外雷聲日始甦既甦猶瞪目顧不肖孤曰天乎天乎吾達氏老寡婦也何戀於世顧念爾無羽翼吾無以下報爾父及爾大父母于九原耳已又執不肖孤手呼曰天天一子者良苦矣已又連呼曰苦苦遂不復言踰四日乃卒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夫人卒七十有七日不肖孤乃生子告之柩前命曰羽志夫人之命也然夫人已弗省矣嗚呼可痛已矣夫人生景泰癸酉正月乙亥少府君三歲其卒之年年六十有五也傷哉

[illegible]卷四終

祭文

始自荊州奔喪告文

嗚呼吾父委棄二孤五閱月于茲矣兒始得自荊州反哭于靈所終天之慟尚忍言哉去歲四月吾父於臨清兒跽請偕行而吾父弗許則以道遠之故與川䟦之警也今歲五月書來來迎又阻于河北之擾吏僕徒返兒心用傷然教兒以訓解示兒以詩翰字畫兒如情言和易是爲六月十有七日拜捐竊以自慰孰知兒得報之辰乃吾父易簀之際也往吾父以

兒耽嗜詞章意每不喜凡所自製成弗示及兒得示竊以自喜嗚呼孰知爲吾父之絕筆也耶逆旅之別兒奉觴涕下如麼吾父雖厲色斥兒然俯視吾父之涕固自不能收矣向風長號回轄嗚呼兒竊私畏之往歲有行無若是之悲也兒在荊南延首北望思而泣泣而思恒以不及見顏色爲慮兒又私畏之嗚呼乃今竟不及見顏色爾矣終天之慟尚忍言哉兒生三十六歲于茲矣六歲而侍吾祖來政於南都十四而歸二十一而繫身仕版中更十有五年雖吾父數至都下然聚不逾旬別則累歲總而要之蓋自有生以來計聚者半別者半也兒在荊南實擬今秋圖乞終養昔言之頭曠於是乎補家世之職行於是乎徵兒之心所欲陳於吾父之前者豈一二而已也而乃遂委棄以去而又無一詞以遺我豈吾父垂不吉之教耶無亦積沉痛於中懷而不忍發之乎使兒子無所遵述焉嗚呼已矣不可及矣復何言也昔有聚合吾父未嘗不爲兒醉今之返也門庭寂然堂宇如故而吾父之聲欬邈焉杳矣卬棺告至吾父有知其復起而卒此一爵否耶幽明茫茫一慟肝裂嗚呼已矣謹告

祖奠先府君文

新壙告成靈車逝御吾父將棄我母舍我二孤而長去矣終天之痛何可言哉嗚呼吾父有弘博之才而終於舉人有開濟之識而止於五品有仁壽之德而躓於六旬此他人爲吾父之所不平也而况爲之兒子者耶嗚呼應門之行三載馳驅鬢髮雖然面未瘦瘠嘗泣別於都門矣吾父罷官貢亦出守逆旅骨肉笑談杯酒又嘗瞻侍於臨清矣顏枯者再鬢皤者華壽考之徵百歲未涯孰謂吾父遽舍我而去耶嗚呼舟中之言皎月在空子請父行父不子從父曰子

行戎開玉程越明年春視爾于荆子往于荆父無不
濟南北相望六千其里去春之季齎車載迎父門子
來實勞子情謂父優游戀此桑梓哀我抱痾乃竟不
起嗚呼孰知吾父遽舍我而去耶子歸自荆父殯于
室母也姈娦弟也踊躃音容渺漠庭宇荒凉寒燈照
帷曉日無光嗚呼吾父育我二孤恩德惟均而父之
終也貢曾不及奉牀席試湯藥以左右於一日是吾
父之於子有粉軀莫報之恩而子之於父有擢髮難
名之罪也一身萬死將何贖我繼今以往惟當帥弟
事母終子之身無有携貳凡家門之事一托之弟而

貢也服役于公若或仗吾父之陰芘厥績用成得以
沐天子之休命俾吾父之名托而有傳庶幾滌愆敢
以謁靈魂於地下也嗚呼厥明之晨言起窀穸吾父
將舍我母棄我二孤而長去矣爰酌卮酒以伸哀告
終天之痛何可言哉尚饗

遷墓告代州府君文

維宋大儒曰程伊川垂訓是垂五患維先維五患者
道路伊首耕犁啟之百代是守我塋既隘西枕田疇
我父維昭位祖之西既邇耕犁亦侵道路改卜新塋
維此之故新塋何指云晉之東茂山峩峩往城征帀

明發之旦辰良日吉爰礪石工建此幽室嗚呼我父
棄養兒仕于排道古罔叩悠悠死生維茲改卜寔重
之舉請命靈筵杳不聞語我思晦翁厥賢靡過考葬
崇安母葬嘉禾維我先君夙孝夙敬葬弗從兆斯疚
斯悔人亦有言木本水源豈兒狂悖敢忘厥恩新塋
之田既曠既膴㫖將後期歸我列祖崇肴在登醑酒
亦澄臨堂告虔五內分崩謹告

代胡東臺祭外舅姑文

古稱半子維女之夫維我受德子弗之齡古稱冰玉
維翁與壻自舅育我斯伉斯儷古稱尚尚曰醲穆公
維舅維姑寔符寔同既豐其家亦厚其族人嗜其群
我嗜其獨口壽曰康延考其終同室同穴矢言則從
於戲舅氏之沒我使于燕豈不懷歸王事鞅掌姑氏
之沒我仕于西太行嵯峨東望雲迷病弗侍疾殮弗
侍寢悠悠我懷有恨空飲絮酒辦香爰薦我哀二靈
昭昭惠然其來尚饗

祭吳廷贊大尹父文

惟靈至性天成懿德允備秀鍾帝里學擅天官進獲
大夫退沾休寵九齡斯近五福惟兼生順死安在公
何憾專惟令子寔牧我民如春之仁如冰之操

無忝百僚俱興奉靈北旋祖道在即慈母之去亦子
皇攀留莫從號泣如雨敬陳明水爰薦哀悰尚饗

祭曹編脩母文

維正德二載夏四月乙未潁川賈內史之母曹夫人考終于家洟辰家人以訃至內史篤孝顛隕幾絕再踰月將返于長次大常寺丞某素交內史瞻送悽惻于是具帛為禮以告于夫人之靈曰先民有言無生不死無盈不毀惟有令名雖死猶生始內史之歸也將畢養是圖夫人戒之曰吾以爾死養爾勿以吾廢忠也及內史之來也身在朝列戚戚焉未嘗一日

捨夫人之左右矣其不及見焉竟爾然也嗚呼悲我然竊聞之婦人之美不外見也俟夫與子而已今五尺童子莫不知陶母之賢與德曜之高者以侃鴻為之夫而侃為之子也內史之修學于朝而為天子文學之臣時議比之瑚璉明鍾而天下由是慕封君之風者相望也夫人之心尚奚憾哉嗚呼如夫人者可以不死矣尚饗

祭陳處士文

吁維明靈以勤儉開厥家用底于裕維嗣昆式克肖懋德咸用昌于厥家五福用備鄉閭州黨罔弗敬從天乃集吊大命顛隮用弗終厥壽鄉閭州黨亦往弗咨于維嗣息締厥世好乃弗覯于婚媾爰用寓傷愛潔牲以告維實寔弗爽其用降監于茲

祭楨錦衣母文

昔雋不疑錄囚徙多所平反其母聞之喜或無所出則母怒為之不食其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其賢及讀歐陽子瀧岡阡表乃知脩之賢同其母之教也伏惟夫人之夫與子皆錦衣掌禁刑而于貴有加焉夫人之賢弗外章也繼基有志太史氏寔聞之悉則夫人之所以教其子者亦何媿于二賢之母也昔人嘗歐

陽子之母者其亡曰孟軻大賢母之教也有子如軻母不死矣嗚呼夫人之子比于二賢夫又何憾焉尚饗

祭田夫人文

惟靈毓德名閥貞懿夙成含冲履信蘭芬玉瑩作配君子率由四教閫壺攝仁六行允蹈既蕃徽息亦享宗祧于禋斯關于誠扎昭君子在官有嬀其華薦陟卿階曰惟中相嗚塤箎離象服煒煌朝奉兩宮休哉列光天畀濃吉則百斯杜人之詠之黃髮兒齒執云上德下壽弗臻載寧載疾淪徂淶辰亟襲封褒錫陳
皇與生榮死哀同咎並美凡茲僚佐式仰徽音爰薦

芳吉靈鑒且歆尚饗

祭董舅氏文

維弘治年月日外甥太常寺博士邊貢謹具香紙之儀寄奠于元舅董府君靈筵而告之以言曰貢之未出於母貢母之身出於外祖外祖沒貢不及見有舅氏在則猶外祖也貢仕而別母者六年而見舅氏於都下則猶見母也今亦沒矣能無慟耶舅之性忠厚才頗具介宜顯達而位止縣官孝于親慈于子友于昆弟和于鄉黨州閭宜壽以期克踰下壽而止自舅氏視之則固恬如晏如今矣永終知舅氏者當不能無感於窮冥也吾外兄形秀才克光然足以華族裕家未竟之年意其在是惟舅氏之疾與垂貢甫來候一問且退之而徒心于千里之外慟可言哉嗚呼來門奉觴言猶在耳詎知一別遂爾永違雖書屢其已消諒精爽之難昧舅氏能歆此遣意否耶尚饗

祭尹冢宰文

嗚呼先生毓氣分士與金才才難之嘆自昔已前聞矣太行以南大江以北論形勝者必稱會是歸海岱之秀產我先生百年一旦而鍾乎公身貢嘗竊評之盖百代之英而王佐之才也公爲童子即岐嶷擢時譽弱冠而舉于鄉褎然居首擢第春官入翰苑以文名于四方求之古人則有如賈生韓愈者矣其在諫院也正色立朝剛毅靡屈引忠賢如不及遇回佞之黨至奮臂以擊之天威赫然執簡傍立一時奏對且前且却或至再三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退而莫不咨嗟歎服以爲難求之古人則有如包孝肅劉元城者矣由銀臺入天曹以中正之心濟以機警內外選案茫併其才雖書牘錯落盈案而發擿奸巧明照若神至令嘖嘖不輟談者之口求之古人則有如山濤范雲者矣其致仕以歸也雖身在山林而心馳廊廟朝報之至聞一政不便于民者輒不悅數日然見退一小人進一君子必喜而不寐曰是社稷之福也是社稷之福也古之人進不忘退而憂國盖有如杜祁韓琦者矣嗚呼之數才者生非一鄉出不同世英風儁聞各炳書史而公以一身兼之可不謂之難乎使其未去以竟厥施伊傅周召有不得以專其美矣惜夫衆忌群猜不使公一日以安其位之爲快也嗚呼悲哉公之在野國之有楨公之云亡大厦以傾海波其寘岳雲熒熒公神在天誰繼其武嗚呼悲哉尚饗

祭周子庭文

嗟我于庭秷而不穡葉而不葯有蔚斯榦乃不千次
矧維父兄泝泱到泉凡我年家誰不泣然子之尊公
曰少司馬勳在王室名播天下予之哲兄曰秋官郎
惟明惟允刑譽四揚譽劾之繼維子之望心丁自予
扶搏而上爰遘斯疾竟爾沉綿豈予願然寔懸于天
天司下人培淑覆德今也罔徵遂至此極克予其祭
溫乎其中蔚乎其章而不其遂嗟我于庭來也孰主
往也孰尸竟止於斯胡寧不悲尚饗

祭魏尙默夫人黃氏文

維婦之職事舅與姑匪維舅姑曰猶有夫維婦之賢
曰正而固匪維正固曰先不妬靈相夫子克苑克隨
於夫且然舅姑可知靈視諸嬪如鞠如育於妾且然
矧在姻族黽勉周旋垂三十年胡得於人不得於天
維天鑒之有德斯壽靈反其理孰之云究維子教子
爲夫子朋南宮之科昔也並登欣戚之共同人之有
凡事則然況失其偶壽言贅之漢泉沼芹維靈姓名
靈之舊聞尚饗

祭王母許安人文

維靈毓德名門貞懿夙成令聞中饋信蘭芬玉瑩作配
君子卑由四教閫憲播仁六行允蹈既有元嗣亦子

宗祧于謝斯嚴于誠孔昭君子在官爰淑多士曰績
用成乃傳王子元嗣赫赫天部有聲哉躐哉起良[illegible]
允平既封既養偕貴偕壽晚枯寔豈孰儷其偶七齡
斯越二豎廼親乃弃君子仙遊八根嗟嗟元嗣爲斯
衰毀返柩于西匪杖弗起凡我庶僚元嗣同官執紼
靡徒遐心則傷有腊其牲有泚其酒靈之洋洋陟降
左右尚饗

祭都御史公先生文 勉仁

持公抱廉執匪廢官膳室屋竊弗愧則難糾慾觸邪
執匪執法始柔吐剛佐勢則壓於斯二者人罔克全
公之履之若大路然愈久愈貞哉躐載起靡悔靡愛
斃而後已季春之交節鉞始南威加列城廉頑走貪
孰云季秋寬駕北返冊旌揚揚巨紼斯輓人謂先生
晉文于徒體不勝衣氣凌萬夫又謂先生如蜀諸葛
事煩食少天降之割其等巡守茲土聞訃軫情悼公
之死慕公之生爰潔我牲載酹我酒爲天下悲公也
知否尚饗

祭李空同妻左宜人文 代梧山李公作

鴻偶孟光宜偶少君際二女之柔嘉附哲夫而有聞
彼弘農之楊姬登闡史之清芬匪托身於榔子雖信

美其孰云彼梁與鮑固獨行之士耳而宗元之贍炙
人口直詞藻之芳薰惟夫人之夫子道崇學邃契
絕群神交賈誼駕軼劉賁抱孤忠以抗節排衆議之
紛紛世之人丸其退隱若鳶鴻翮如可望而不可即
而與其再起則將爭步庚覩又若翔鳳之下空雲初
二子者其高下何如也於夫人之沒結觴有詩銘墓
有文百世之下見夫人之諱者必謂曰此空同李夫
之配過鈞山之麓者必指曰此宜人左氏之墳若孰
壽而孰短孰知者之能分昔者其與夫子同官江右
愛喩手足而老婦之於夫人也有娣姒之好有問遺

之勤側聞哀訃心焉孔悲剩中河之明水擷南澗之
清芹望城隅而脩奠華鑒止於高君尚饗

祭馬封君文 僉事應祥之父

維公生有隱行曰介曰淳陳留老父河濱丈人乃生
哲子既文既武蔵則迅霆化其時雨繼子大夫昔稚
銓司公也就養至止京師維我諸人或面或否欽德
仰風若飲醇酒大夫在汴公也在鄉悠悠白雲隱岵
是望大夫曰歸問寢堂下
天子勿與詔旋其馬維我諸人咸悅以喜于昔聞者今當
見之孟春之交使者西來大夫有擻御悲茹哀維我
諸人載惜載怛曰此絕孝情孰可奪乃辦我鄉乃縮
我茅臨風寓辭以代楚招尚饗

祭外舅東臺公文

維正德年月日浙江右布政使東臺胡先生終於濟
南越明年丙子春喪歸寢州當是時也河南按察副
使逸貴也者先生甥也繫於官守不獲臨柩以拜服
總以哭挽紼以送而悲哀靡以伸也於是縮茅束帛
遣其弟賢告奠于先生之靈而繼之以言曰嗚呼外
舅死乎真邪非邪甲戌之秋舅氏別我齊川之上頎
髯長身神完而體固也而竟止於此顧又以疽死邪

世傳發疽者必暴多怒必嗜酒必厚味必服金石藥
而我舅氏不嗜酒也不厚味也不暴多怒也又不服
金石藥不宜疽也而顧以此死邪又待福善而禍淫
者天也嗚呼今之人庸者懦者狂者悖者貪且很者
貴上而雷下者豈少也然多白頭不死據高位享豊
祿焉我舅氏於茲數者有一二乎否也而方伯之官
五十之壽竟止於此而又以疽死然則所謂天者與
世之傳者果足信邪且以顔回之賢而貧且夭死伯牛
之賢而蒙惡疾自古屈伸之數倒施而逆降者何可
勝道也至於今人則于其心不于其年于[illegible]

其爵我舅氏即止於此以疽死然而度支之績併於京師經畧之才著於關陝平反之澤流於汾晉之郊較之白頭不死據高位享豐祿無一善可稱述者此奚啻熊與魚哉嗚呼舅氏吾又何悲也所可悲者一歲之前舅哭吾父之墓送吾弟之死於濟東門之外孰知一歲之後而貢也與婦哭舅氏於梁園也耶嗚呼痛矣已矣不可及矣文甫弟來傳舅氏之遺命以擴志屬空同以行狀屬貢嗚呼是幽冥之托也何敢卒負靈之洋洋其昭鑒之尚饗

祭錢封君文

於乎人有恒憂積書者未必能讀而公之生也則友聖賢飫經史以鳴道於詞場教子者未必能成而公之子也則登甲科職臺史以肅振乎朝綱抱德者未必能壽而公之壽也則踰七齡介百福又暇豫而康彊之三者之難致也人得一以為幸公視之以為常載膺封典于家有光蓋庶幾乎生榮死哀垂式于鄉邦者矣所惜者子之位月以顯名日以昌宦遊河洛將車迎而就祿乃奄忽以云亡貢等同官令子聞訃悽傷遡靈風而遙奠慘白日之迴光亮英爽之如在庶俯鑒於空觴尚饗

祭高運同朝用文

維年月日高陵高朝用先生喪過大梁布政司參政王震按察司副使邊貢二人者之於先生友也於是具雞酒之奠而使弔於先生之靈座曰嗚呼吾不解庸流足多謎往常疑之今則破矣先生器惟國楨梁本王佐維烈維機屏騁雁惰弗可怵以勢弗可賤以貨等貴由於呼吸得璞玉其如哇鍛曰大厦之一木寔允克於承何若乃監税則豪右屏跡典庾則僕馬俱餓治郡則不攜家室轉運則允盈程課斯固先生之餘事耳而亦豈足為先生賀也嗚呼先生有過目成

誦之質而不以哲聞有片言折獄之明而不以能播老屈人下動遭抑挫若豈時造物者之深惑也哉嗚呼先生已矣不可作矣維震與先生有同年之好惟貢與先生有同寅之和探道析理莫究蘊禍餞靈駕於泰關寄一哀於楚些先生其有知乎否耶怳儼爾乎如坐嗚呼尚饗

祭張給事中父文

嗚呼榮乎封君之有生於世也嗚呼哀乎封君之於是而斃也封君少時嘗讓千夫長於猶子矣已而避舍以居不階尺土卒致千金之富此非古人所謂傑

者哉既貴其姪又貴其子學崇行孤抗言馳聲為公
有司為大諫議珍食頒封最於厥身古之豪傑或莫
之能致也不已榮乎今四方多事烽燧靡寧夫子撼
轅思匡寧之佐使封君不死諫議在朝則宵旰之憂
必有釋也是天下之所同嗟而悲悼焉者不已哀乎
夫人孰無生生而弗榮榮弗足以稱亦孰無死死而弗
哀哀弗足以弔若封君者可以祀于此世已矣而貴乎
也者守上之官也束幣錫香致茲薄奠封君其歆
之否乎尚饗

祭馬侍御母王孺人文

嗟惟夫人秉貞之純履行之仁坤德之良含章括囊
直大以方矣毋稚年淨泗沈瀾水將弗食宜室宜姑
甘旨是圖閨範是叶以儉以勤以相夫君既裕且啟
訓有義程厥子用成以有令名維茲數端或得其偏
人曰已難夫人備之鄉黨是師以莫不咨人固有言
相木有根相水有源夫人厥君縕華抱芬敦古貴文
誨于夫人孝經詩論大義是曉昇樂于泰載徭于車
以歸厥家人亦有言杞梓維阡宅後維先維我君卿
赫赫厥聲有國之禎有聽弓衣耳目是司
帝曰汝為使于東方海波不揚封豕遁藏人又有言德維

壽原善乃福門夫人在堂粥食茲芳命數煒煌謂爾
斯齡撫爾雲仍隆基是承賀壽方裁訃音倏來遠邇
興哀維我庶寮君卿是交誼比同胞絮酒束牲侑以
菜盛爰告我誠夕日蒲川寒雲在天夫人鑒焉尚饗

祖奠亡弟庭賓文

於乎吾與爾為兄弟二十七年今一旦已矣其何以
為情耶吾去家而服官賴爾以寄門戶之託吾離鄉
而事君賴爾以供甘旨之奉今一旦違我而去爾則
忍矣老母在堂哀心如割使我入無所依出無所倚
其何以為情耶明旦遷柩將殯爾於先府君墓側吾
弟有知其必痛此千古之別矣尚饗

遜華泉集稿卷之五終

雜著

俟軒解

正德甲戌仲冬之月華泉子將如梁道過黃池之津有舟無人下上渡左隨水風而飄焉迫視之則一老父枕竿藉蓑臥於其中華泉子呼而問曰子豈無漁者乎於是老父整冠跪而言曰是也華泉子曰子[illegible]爾輪網具焉篙櫓完焉然則胡爲乎弗爾業也而憩於是焉老父笑曰夫水泉涸矣吾篙櫓雖完將安放流澌集矣吾輪網雖具將安施竊聞之知者善待時

聖人之用固有時而藏焉彼涸者必有盈也集者必渙也而吾何爭焉華泉子不能詰歸而卧諸舟中因憶過魚丘之日玉光陳子嘗以俟軒求解邇推枕而起曰是可以復陳子已矣遂援筆而書之

縣令丞簿史題名碑記

武鄉吳侯令陽信以最稱收令與丞與簿若史者之姓名若干人列之碑而樹之於其聽政堂之東時正德辛巳夏四月之望也頃之村父老十數輩長眉曳筇杖聚觀之按其名而數焉至某也則瞿焉曰是某也真父母也吾祖也吾父也嘗事焉吾賦稅外無私徵焉吾舉室休休焉吾兒時尚及見也今安得斯人者來焉爲父母焉言已則又惻焉歔焉啜啜焉泣焉咄而思焉爪其姓名弗忍移焉恍焉若聆厥欬焉盖與坐斯人於縣堂而跪且拜焉者無以異也又數之至某也曰某也某也則衆也漠焉若弗聞焉又數之至某也某也則曰是某也三老役焉某也者廷掾役焉亦載名於斯也目以哭焉又數之至某也則出口唾焉曰是吏而盜者也已又瞋焉怒焉以杖擊焉吾將劃其名或以告野史氏野史氏喟焉曰嘻惡用是碑也乎哉又惡用記乎哉夫父老者之言斯盡矣雖然不可

以不記也亦不可以不碑也使後之爲令與丞與簿若使者過而視焉將問之父老曰某循者乎某良者乎寬者思也某尋而常者乎寬者唉也某酷者也貪者也爲若怒焉者乎又思之曰後之父老之指吾名也將瞋焉乎唾焉乎漠焉而已乎蓋問對之頃有感發焉嚬蹙之際有懲創焉是侯之功也已侯名琦字汝器丁丑進士其心也直以恒其守也正以固其政也仁以明有父母之道焉徵最以去爭固知後之父老之覩斯碑者將爪其姓名而思焉泣焉欷且慨焉爲之廟祀以春秋焉蓋不止恍焉若坐其人於縣堂

而號且拜焉而已也

東山春興卷引

東山春興卷者邉生貢爲其師月菴先生而作也月菴先生姓陳氏和州人居於金陵成化末邉生從王父遊金陵嘗受學焉當是時邉生方九歲在諸生中年最少也先生顧獨深器生命之曰小子貢慎爾容端爾中吾須爾成焉邉生受教惟謹居二所年而別正德庚午邉生自太學來出爲荆州牧先生聞之曳杖而歎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有文王之化焉而吾徒守之吾道南矣吾其往

觀乎於是舟行踰夏口道蜀寇侵楚路孔棘不至而返踰一年邉生以家難歸於濟南先生聞之曳杖而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是吾心之所景行者也而吾徒適又至止吾道其東乎吾往觀之是時先生八十有二齡矣携三尺童跨蹇驢道出徐兖止邉生之舍休焉而邉生方與其友人登所謂泰山者未歸也踰七日歸見先生邉生頓首泣下叙勞苦悵想狀且說山中之聚與刹叢形勢甚詳先生曰嘻吾休矣吾行有二得焉見子一也南東山水在吾目中二也吾由是休矣邉生跽而請曰弟子不類違先生之教者二十七年于茲于先生之道未有聞焉豈足以辱先生之思也惟先生與在山水請身几杖以從若何先生笑而應曰小子貢勿復道我道蓋是也留月餘先生歸與邉生游者若干人咸曰先生蓋有道者也乃各爲詩若詞以贈而以題命邉生邉生曰先生之南爲壬申之九月也而其東也爲癸酉之三月於是敬題其卷爲東山春興云

題海市卷後

華泉子曰余自童生時讀蘇子海市詩而竊慕焉顧未嘗一至海上寤寐思服者二十年于茲矣乃今讀是卷而心休焉曰是可以弗觀已矣然不能無感焉則爲之言曰夫有天地即有海有海即有市有市即有見之者矣而數千歲弗傳焉其故何也過之而弗覯覯之而弗紀與弗見者一也而一顯于宋盛傳于今豈非海市之遇也哉然是卷也侍御君記之諸大夫則賦詠之夫記之者見之者也賦詠之者非必人人而見之也而若或見之者無他焉徵諸記而已矣天下之人之慕海市如余者豈少哉吾恐讀是卷而心休焉者將不獨余也柳柳州曰美不自美因人而章蘭亭不遇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吁豈

獨一蘭亭也哉

題章二姪行卷

古之人有言曰愛其人者及其屋上之烏夫烏微物也愛其人猶且及之而况于其人之子也哉其人弗可與也則何子之賢也韓愈子之文也而弗能以益其父與子也况于其弟耶章子行于當序以贈之乃非治牘若者又各爲之詩以歌之而弗已也嗚呼是可以觀章子之爲人可以觀我郡侯之爲政可以觀濟南學士大夫之爲心矣

題增脩章丘縣志後

弘治壬子陳子以楊子爲章丘志正德癸酉呂子修焉其邑之人曰劉子者告邊子曰楊子之爲志也其言曰山也水也與地之産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焉爾也惟吏之善者之出其來也無窮焉欲紀咸而益之故虛焉以俟斯楊子之志亦陸子之志也而呂子脩焉可無紀乎邊子曰作之非難述之惟難呂子之謂矣夫由呂子以上至於陸子也餘二十祀焉其尹也幾人也奚至於呂子而始脩之也若有俟焉是呂子之賢也劉子曰呂子之賢也不止是蓋能使我民富而有禮又崇吾城深吾隍盜至而民戰斯不可無傳也於是邊子乃喟然曰揆法有言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嗚呼若呂子者可以祀矣故爲之述此焉劉子名繹呂子者名秉彝晉州人也

刻岑詩成題其後

殷璠評嘉州詩曰語逸體俊意每造奇而嚴滄浪則云岑詩悲壯讀之令人感慨味斯言也予未嘗不掩卷嘆焉而台峰子叙之亟稱其近於李杜斯可謂知言者矣夫俊也逸也是太白之長也若奇焉而又悲且壯焉非子美孰能當之子美嘗曰岑生多新詩又曰篇終接混茫又曰沈鮑得同行味斯言也意未嘗

不斂衽於嘉州也二子之言不有徵乎哉今讀其集如所謂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斯悲壯而奇矣又如長風吹白草野火燒枯桑之句不俊且逸也乎哉夫俊也逸也奇也悲也壯也五者李杜弗能兼也而岑詩近焉斯不可以刻而傳之也乎哉故曰台峰子如言者矣叙成之明日華泉子題

今雨軒記

今雨軒者楊子高尹之所居也何名乎今雨紀美也何美乎楊子嘗尹崑山矣移乎高平又移乎常熟常熟與崑接壤也崑人聞之者咸往歸焉洗子輔者兩

見揚子揚子觴之酒而嘻曰器也俾寔無愛于嵬葬
何以辱嵬人之來也爵角爲泥滓之非戰乎昔者甫
也戊旅于春賓客燕之如遺跡也戊豐之來也傷
舊兩焉今者宜以今兩名吾之軒庶以詔于後之人
也于是諸大夫聞而誦之曰是一物也而二美具焉
遺愛一也不忘德二也孔子有言曰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嵬人有焉周公曰申勇近民民少
歸之揃乎之謂矣

題空同書翰後

曾公聖於書者也子美聖於詩者也李子兼之可謂

豪傑之士已矣今之學者之爲詩若書莫不曰乃所
願則學李子也及其成也弗顏弗杜則顏曰非我也
天也嗟乎詩有宗焉曰三百篇書有祖焉曰鍾焉
跡斯李子之學矣今之學者求顏杜於李子無乃已
疏乎古之人有言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斯李子之
謂矣正德丁丑冬十一月朔旦華泉子邊某題

書傳文堂冊後

古之君子之於文也非徒務其博而已也彼固有所
取焉也傳曰文以載道又曰文者貫道之器則是君
子之取於文者固將以求道也是故天子有天子之

道諸侯有諸侯之道卿大夫有卿大夫之道今之所
謂宗室古之所謂同姓諸侯也漢封廣陵王之冊曰
悉惠乃順則惠與順固諸侯之道矣
高皇帝垂訓於宗室命名之章其繫遼藩者曰憲術儀尊
儒則尊儒之訓固遼藩之所宜世守焉者而光澤止
菴又宗室之美也其建堂以儲秘書則
先皇帝錫之以嘉名而命儒臣書額以示寵甚白治宮堂
以居二郡若以不煩於民也則今上嘉悅之賜勅褒
諭且曰且見體國卹民至意於戲若王之爲諸侯可
謂能盡其道者矣夫非順則不能體國非惠則不能

卹民非崇儒則固不能博於文以不畔於道也而王
咸有焉是雖天質之粹人品之高其稽古之力固可
誣也乎哉王之於文可謂非徒務其博者矣抑愚竊
有感焉史稱河間積書與漢朝等當時不聞嘉寵之
詔曹子建忠懿真亮無愧大雅而至乃忌之視今日
何如耶於戲若王之遭逢固可以有所感矣

題史元之所藏沈休翁高鐵溪詩卷

兵法有奇有正詩法亦然而知者寡矣休翁鐵溪固
詩家之登壇者也由今觀之雖高得其奇而沈得其
正世之論詩者多厭正而喜奇喜奇則難矣正固不

易逆也奇非正則多失正非奇則萎然不振其病均耳守之以正而時出其奇非老將孰能當之元之總戎固熟於兵法者也間以其餘力發之於詩與唐諸將其敵不敗雖焉故因贈二公之詩輙及於此且以求益總戎尚有以復我也哉

親交贈言引

象山李子以刑部郎中出知陳州事在戊辰六月越七月十有二日其外伯舅前峰白巖兩喬先生者置酒于其家餞別李子時在坐之客爲南濠都子玄敬雲閣陸子子淵及予凡六人也又七日李子既行其屋乃卜城西尚鄉氏之圃居焉圃有山泉松竹花石烟雲之勝居九日兩喬先生者速予出餞則凡坐之客皆在也而南濠不與焉兩會凡得詩若干篇詩有聯句者有分韻者有次韻者爲選爲律爲絕句其體不一然親者道其所親而其所交者亦各道其交無弗盡也李子命之書既成卷又附其同官者同志者之詩若干篇于後以請名于白巖白巖爲之題曰親交贈言已顧指其卷之端謂予曰李子之交于人也與人之交于李子孰有如子者乎非子其宜引此乎不敏又弗文也而弗敢以辭遂爲志之

郭子藩別詩引

三年冬十二月御史郭君自南都來獻績于天官天官以其績上于天子天子嘉之制上考以歸且歸曰白巖喬子者御史同門友也具酒食召嘗所來往者數人以會別御史而予亦與焉數人者固御史之所親愛者也于是爲聯句以贈之凡若干篇御史曰是不可無卷也則爲之詩以留別數人數人者相繼爲和又若干篇書以遺御史志好也是夕平基李子以直宿省中先去故起句爲多已而詞附洽甚客請然與至輙書故多寡先後不次也未成者二篇明日以附前峰喬子足之蓋前峰有小疾不與坐也予與御史偕舉進士焉同年友益親且愛故述其略如此若乃數人者之名氏爵里則附見於所聯句之下與其次韻者之後云

王遂字說

遂渤海人也性質直不事華靡少嘗見予于太學別去不見者六年矣予懼室之弟曰胡文甫者遂之外兄也今年夏以事來京師館于予所間以遂之字問于予予爲之字曰用達以復于遂曰夫遂何始也曰始于周何始于周也曰周禮遂人氏之事曰夫間有遂

是也然則何以爲曰所以達水也一夫之田百畞其
畞凡公室之所需與其家之父母昆弟以及其子若
孫未有不仰焉者也然非遂則溝而無所于洩也溝
而無所于洩也而田用棄矣故爲之遂者必平其躬
必虛其中必委紆其形是何也中非虛則水必壅躬
非平則水必溥形非委紆則水之性莫以遂本未
有能違焉者也故爲之遂者必用達而後可也遂既
理以變矣其上有母下有諸弟後且有子若孫凡家
之人與公室之所須者皆之田然非遂則曷所仰也
故平其躬者直也虛其中者寬也委紆其形者恭也

孔子曰恭則不侮寬則得衆傳曰直則人信之三者
備而君子之道幾矣則未有不達焉者也遂兼其旨
不通於詩書以語故未必達然所居近鄉遂治田之
道知之固矣其姑之夫曰東臯先生者外舅也持是
說以叩庶幾有喻矣乎

丞說贈紫子

紫子既仕爲無錫丞持檄往別華泉子華泉子止而
飲之酒問之曰子聞丞之道乎曰未也曰衣服在躬
而不知其名爲罔而況于官乎何以爲政曰輔也聞
之丞貳于令者一邑之事宜無所不當問曰若是子

且得然矣令邑之長也令曰甲丞曰乙令曰可丞曰
否令必曰是侵吾官侵則憤憤則爭爭則怨怨則咎
曰若是則惟令之從乎曰惟令之從何以丞爲耶先
王之建官也置之長尊之也貳佐之也亦以防專也
故惟令之從何以丞爲耶紫子懼曰若是奈何華泉
子曰其剛柔之際乎在易之文二與四同功而異位
然二多譽而四恒多懼以近五也是故令譬則五也
簿與尉猶二也丞則四也侵之則過剛順之則過柔
安得無咎子誠以感之正以輔之貞以守之遜以居
之其道必大亨即大亨非我也故曰剛柔之際也紫

子春而起洗爵以謝華泉子曰微子之教吾幾不免
於是紫子齊人嘗歸妹于華泉子有兄弟之義也故
其言約以規

弟賦庭賓字說

予生六歲而未有名少司空泰和張達時爲應天丞
與大父治中府君爲僚友也始以貢命予予既冠而
交游字之曰來庭鄉先達太保尹公少之易以庭賓
于是交游者因遂以庭賓呼之矣予弟之生少予十
有一年生踰月而大父府君自金陵歸大人公亦歸
自京師家慶之多傳抱呼笑以爲樂也遂相顧而大

毋没又三年而從大人公遊于應門又四年而歸于予時賦之年蓋二十有四矣而顧未有字也今年春予自太常丞出守江陵過臨青而會焉間以爲請予因字以庭實而告之曰賦之可實也有三焉而弟知之乎否也夫有田則有賦苟門未有無賦之田也田無賦則倉廩下虛倉廩虛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雖有象犀珠貝金璧將焉用之是國之所實者賦也予宦遊不得恒侍大人公母夫人之下溫凊之禮脩髓之奉惟弟是倚焉則吾邊氏之庭所實者非賦而誰也是家之寶也弟生雖於有營力能曳十石之弓

而又習於馬今西方有事天子將習其將出而當一校之隊樹功疆圉爲國屏庇則又邊庭之寶也是賦之能也非予之所及也夫是三者其名殊也其義殊也而其道一也顧名思義以求盡其道惟予弟勉之而已傳曰子生三月父命以名又曰男子二十冠而字於戲子之名不宜出於人弟之字不宜出於我也而又爲之文以析其義焉者禮之權也予弟勉之式以斯言請於大人公大人公又有所以啓之者矣

祈雨文

嗚呼災異之來厥有咎徵欽若惟謹沴氣叢來自冬月不雨至於正月黔黎焦悴憂恐弗勝今二月已盡野無青草則奚望年之可登也乃吏於上者愆戾隱歷者躬之負未知所懲夫何職沐我禱祀之[illegible]深鮮降玄風夔騰白者黃霾蔽旋若崩道路之散歛者將不知其何以爲食而從庶司群吏引望終日秋爲之騐惕而憔然嗚呼天之不雨爲殃民者而經也今不揣其所以致然民則何罪反以雲棄而弗寫之哀矜其等職叨民上夜深夙興控訴無所謹遣再升牲 神明之錫臾念庶民命其終有所得請

告

祈雨告文

曰爰自去秋雨雪少降以至于今上焦麥枯百姓鮮食穀價沸騰乃茲春以來寒而白日無色黃霾蔽空河之北則樹葉草根將剝盡甚至有掘死人于塋冢而食之者於河之南則老稚相率乞食於途甚至有父子夫婦不能以相保者矣菜色盈目言之痛心某等宜政于斯而吁禱于斯反咎責將歸焉無地即發倉廩賑窮人人而濟之紛撫流移則措者四郊皆是也用是齋沐竭誠率我官屬父老敢請禱于

千下嗚呼　神之所血食在民之存亡在年穀年穀之豐
凶在暘與雨而雨暘之𧊒弗𧊒降弗降則
神之職矣伏異輔幹化機鼓雷霆而奮之以風雨以甦民
命若其寧之職與不職非下姓之罪也惟
明神昭別而禍福之其何救辭謹
告

謝雨文

維

神受職　九天權嵏下土曰民物糸發化機迺者亢陽
爲灾庶穀殄瘁上下憂損拯救無方禱祠洊伸時雨

乃降焦枯未沃生意已回卒歲可期秋成有賴敢陳
明薦仰答　神休伏冀
威靈俯垂矜憐大施甘澍丕濟黔黎尚　饗

治河告文

曰適者洪流泛溢勢齧提隄堰河之南岸日圮月侵其
等闕溝洫之漸淤懼城郭之相近及農時之始暇遵
王制以興工是卜令辰下椿捲埽潔牲陳醴以祈厥成
嗚呼脩之者人之功佑之者神之職其尊受
朝廷之重托因顧節民力而省民財組
配海嶽之　顯封亦必捍大菑而禦大患也必明閒擧

興國之謹　告

祭河文

維

神配鎮北嶽受　國顯封湯湯洪流萬水是宗瀰周越泉
爰逹于海潤田澤疇濟物千載其按部茲境往來一
年反　命宿期臨流告虔既張我帆載擊我楫
神其相之以利我涉尚　饗

裘赤棠光贊 并序

裘赤棠光圖者
皇明逐藩宗室止菴光澤王受封之始而其叔祖誠菴衡

陽王手以賜之者也王之先君惠王既已親爲之題
以發其義矣由是縉人墨士之筵于此與仕于四方
而過于此聞者亡弗見之則亦亡弗歌之者迄後二
十年其由太常丞出守荆土而見于王王出其圖而
示之且命之言其不敢爲天子之守吏樂其土之有
賢王也取六義之比謹拜首而爲之贊曰
有冊者棣植于荆阿照臨江漢如爛斷霞霑之溉之
雨露孔多既昌其幹亦蕃其葩於萬千年王國之華

白泉于㝱居圖贊

有白者衣有素者冠有戚者榮棘人欒欒飄飄野風

吹吹葛帶永言孝思發我潛慨

陳處士畫像贊

心慈而性淳服禮而蹈仁惠周乎里閈名越乎等倫
茲是者不可畫以畫也婷貌而頎身質清而氣神其
言也諄諄其動也誾誾若是者又非畫之所能畫也
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
山間松下琴儔鶴鄰茲人者其今之所謂處士而古
之所謂逸民者歟

紀夢 為空同將象號作

夏日午睡夢一青衣小鬟叩軒泣曰妾空同山之靈
也主君新寵移於大陽無罪而棄妾請于二日歸之

若何予告之曰久廢而惡生人之情也離騷而抱負
女之經也爾不見夫素平者乎逆之二十年一日歸
馬夫誰為之媒也爾毋泣行召爾矣青衣既去鸚鵡
呼婢於窗外曰將食來將食來遂寤而起

邊華泉集卷之六終

竹澗先生文集八卷奏議四卷

（明）潘希曾撰

附錄一卷

明嘉靖二十年黄省曾刻本（四庫底本）

竹澗集八卷竹澗奏議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潘希曾撰。希曾字仲魯、金華人。宏治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集爲嘉靖末長洲黃省曾所校。首載詩四卷、次雜文四卷、次奏議四卷、而以墓誌小傳之類附錄於末。核其卷數、與千頃堂書目所載相符、蓋猶舊本也。希曾官兵科給事中時、奏奪太監汪直義男官爵。復因災異陳八事、皆直指近倖、無所避忌。及奉使湖廣貴州、計處邊儲、又以不賂劉瑾、矯旨下獄、拷訊除名。瑾誅、起官、復抗疏爭太素殿天鵝房諸役、俱著直聲。今觀集中章奏、語皆剴切真摯、不爲粉飾、而深中事理、不愧其名。其平時雖不以文章著、而直抒胸臆、沛然有餘、亦其剛正之氣有不可掩遏者歟。又希曾治河、績最著。小傳稱其別有治河錄、今已不傳。然集中條議修築諸疏、措置規模、猶見一二。是尤切於實用之文、足以資後來考證者矣。

竹澗潘先生文集序

兵右侍贈尚書金華潘公戶
澗集古今詩奏議文賦序記銘狀說
引書跋總若干卷其冢嗣僉憲君念
手澤之存不忍忘散託吳郡黃省曾
氏校刻以傳一日以成帙授余曰敢
勤一言庶觀者有考焉余受而讀之
其咏歌之文感物暢懷諭志托興麗
則矣數奏之文獻可替否辨是與
非直以斷矣酬應雜著之文因言撰
準理命詞確以則矣確以則可以
直以斷可以攄麗以雅可以風炳
烺烺各極體要公之文其美哉洋
者乎夫古之君子之於文也矢之
于辭之謂訓典履之于躬之謂德行
措之天下之謂事業如以辭而已者

藝也公夙藴內美以文章取高第讀
書中秘迨給事黄門即首逆瑾之鋒
少沮挫其經綸之學剛大之氣固
昭信中外既而晉陟卿寺歷都臺
司空本兵柄凡其黼黻庶政靡柔
斑斑可紀其間若平寇之功治河
之績尤稱偉暢故至今賴之其文之
節義政事者如此是豈可徒求
[illegible]辭章篇什間已也公之文閎中而
肆外也非耶余雖未及面公說者謂
公孝友質直簡靜純慤靡所不學居
常甚和易至臨大事決大疑有不可
眩而奪者則知養盛氣完公之文焉
有自矣氣以輔志志以惇履履以經
政政以成文文以名世斯公之大凡
也觀者論世其尚有考于斯焉

嘉靖辛丑孟秋既望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江西按察司副

使奉

勑提督學校前監察御史東郡蘇祐

拜序

又序

嘉靖丁亥夏五月己丑河决豐沛閒上

下數百里漕渠淤塞

國賦民生日且岌岌矣先是董河之臣

蚤夜思庸自效議開新河大發人徒數

萬多至敗績

天子憂之下集廷議特命工部右侍郎

番公惠燾職以往公至達觀河决之處

術悉利害列狀以

聞詔可而公即事莅揣度高卑諭董緩

急經始支河以分上流延屬舊漕堤以防

横决而河南北以通漕復大利越明年

告厥成功

召改兵部右侍郎晉尚書俸級又明年而

文録始出凡公敷奏之章講求之政播

告之脩靡不具載而祭祝有辭叙述有

說各以類見原其本末則皆以水治水
而已公不與焉昔司馬遷氏作河渠書
叙禹導河之績歷龍門砥柱之險以及
會歸于海分播合同莫非自然之利而
漢人以下穿渠塞決隄高壅痺互相勝
負以日與河爭河愈不治瓠子之役發
卒數萬從官負薪卒之築宮宣房導河
北行復禹舊迹而梁楚之菑復殄古今

成敗之跡可監也公具有本之學有獨
運之智平居端默不喜眩露
國有大政叩之則議論英發若懸河然
用輒顯效以是知公之蘊蓄博淳泓其
伏而未見者蓋多矣豈獨治河云爾哉
壬辰春公殁公冢嗣徵自南京刑部主
事來京介其妹壻程太史松谿來告曰
先君之錄願執事者有述此先君意也

予念公始舉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
余後十九年而踵公後壓嘗見公之能
樂大災樹勳當世以不負所學為館閣
光遂載筆而歸之公名希曾字仲魯號
竹澗浙之金華人贈兵部尚書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文林郎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會典江陰張袞撰

竹澗先生文集卷一

古今詩一百十七首

池上卽事

避石斜開徑臨池小作堂竹陰隨杖履荷氣襲衣裳
迥覺紅塵隔寧知白日忙一觴還一詠此樂詎能忘

送劉掌教中和山西校文

月窟秋香近山程暑雨收諸生瞻使節內府待賢書
鑑出驪黃外心傳衣鉢餘晉陽稱自古多士近何如

病中偶述

閉戶東風又一春竹陰庭院靜無塵花枝開好能撩
我燕子來頻不避人與酒絕交偏寂寞作詩爲計有
病餘筋力難爲禮拄杖人前自亦嗔

早春聞鳥

庭樹朝來好鳥鳴似聞相喚不知名神機妙處應須
玩昨夜春宵迸一聲

喜雨

亢陽當年天欲赤霹靂隨地坤隅坼樓頭颯然風雨
來席捲萬瓦飛黃埃初如絲紛忽如決河翻海立蛟
龍怒一洗炎熱淸入懷頓令枯槁回顏色東阜青
荒南畝足我稻黍鳥相和鳴花竹秀以舒吁嗟物我
將無同炎凉燥濕苦樂之感相流通向來困憊一旦
起渴心灌漑生歡喜乃知茫茫大造非小兒陰陽
奪故應爾雨餘更愛碧天碧月華滿院凉於水

題仲兄書齋

生志在當世者藏脩□結青山补茅半畝屋數
椽月戶風簷共瀟灑閑門却掃門更深抱膝時作南
陽吟緗帙堆窓白披覽古琴掛壁誰知音愛花不與
花爭地紅白盈堦關明娟拂天脩竹起秋聲捲露芭
蕉滿晴翠半我終日忘我疲況是兄弟相怡怡淸談
小笑恣幽賞不數對牀風雨時笑談未了林月出欲
去還留興逾逸及此淸光夜未央題詩素壁傳他日

樗林散人爲題處士賦

散木生無用散人何可□□來廣莫野看到逍遙時
朝市甘拋棄煙霞足□□高風千載上誰謝考槃詩

甲子除夜

邪可守聊生小□實椒酒春先到梅花興未闌
明忽滿幾刻夜將殘奈運回天地淸愁謾自寬

涯上哭大行皇帝 歲乙丑

遺詔初聞下九天攀號無及淚潸然憂勤已播二三
統怙冒方深十八年龍去忽驚龍變化樂終□□鳳
蹁蹮典謨萬世神功在雨露蒼生獨可憐

聽舟漫興

崇暑逾三伏新凉生五更臥便衾布薄坐覺帽紗輕
樹擁孤村秀霞橫極浦明官舟兩月路今日渴心淸

訪王主政秉彝不值仍小休

下馬敲門門正關主人晨出雨未還二年見我兒童
喜一鳥啼春院幕開竹所徑來元不俗劍溪乘興
容膝斜陽滿地看幽盡更待花梢月一彎

送董內翰文玉歸娶

鄉闈識我同升日，蹌死逢君及第時。青鏡朱顏年獨
妙，蟾宮仙侶喜相期。班衣若錦光生國，玉樹臨風潤
照楣。此去西湖梅正發，好憑征客寄南枝。

湘東鳥生隨兄山海關俄歸省覲贈此

關海連宵雨，湘江萬里雲。離情與歸思，春絮正紛紛。

經筵侍班

便殿春和開講筵，叨陪法從五雲邊。迎風縹緲爐煙
細，映日徘徊寶扇圓。鷄舌含香承　旨近，雉膏推食
荷　恩偏。緝熙聖學微臣願，供奉朝朝力未愆。

小齋遣興

終然香枕畔書，小齋無事日長初。冥心似欲迷莊
蝶，目猶堪校魯魚。役役浮生聊自遣，悠悠終古竟
何如。重門在告經旬閑，一任傍人笑索居。

送魯內翰振之使安南

妙選出瀛洲，乾坤此勝遊。節辭金殿曉，詔下珥江秋。
日月開　王政，文章炳　帝猷。過門江漢路，戲綵一
停舟。

賦秋海棠次馬中舍文明韻

自是東風第一流，不隨桃李弄春柔。駐顏誰與傳丹
訣，傾國天留艷素秋。清極傳霜肌不粟，睡來侵月影
還幽。沉香亭畔如曾見，莫道楊妃得與儔。

送陳經府廷臧之河間

少年文采動時髦，此去功名信所遭。千里不須嗟

嗟一宦聊復試牛刀。行經易水秋風冷，吟對瀛臺海
月高。兩地相望俱是客，緬思鄉社共松醪。

丁卯春苦雪次陶掌科世和韻

頑陰春不退，急雪日爭飛。竟夕明通牖，乘風暗入幃。
不成宜麥瑞，空做却蝗威。漫擁衾安戶，偏沾東郭衣。
燮調吾道拙，斟酌此心違。挾纊何當喜，重裘幸免譏。
耽詩應益瘦，多病故難肥。擬訂梅花約，山陰訪釣磯。

書懷次李內翰宗易韻

兩月東風凍未除，手皴非乏豹為袪。江鄉舊社思淨
蟻，賓館流年愧食魚。夢逐盧生成底事，方抄陸氏有
新書。瀛洲仙侶勞相念，幾度詩來伏枕餘。

岸柳二首

岸柳綠絲絲，惹風不斷吹。昨來誰此別，留得折殘枝。
湖上綠煙絲，迎風不自持。別離無意管，繫關好腰肢。

安山閑與薛掌科子純陳侍御廷祿酌柳下

柳岸追涼偶共來，一罇分坐綠陰隈。歌聲欲徹雲中
去，眼裡直從天際回。客路光陰三日阻，詩家花鳥二
公栽。安山此集成佳會，莫訝河枯閘未開。

南旺夜酌呈薛掌科

月色波光滿畫船，一罇相對且留連。與君萬里歸來
日，却憶今宵作去年。

夜抵沛縣懷沽頭章水部以道

孤舟盡日柳邊撐，尚隔煙波十里程。蓬底一燈聽雨
又，枕邊三鼓盼天明。笑談可待還當別，身世無涯

白鷺先飯詩筒報消息問江幽湖恐先成

曉發清河

破曉發艇春和風不驚推送煙樹濕漫漿浪花明
野色入淮迴河流帶濟清江湖萬里去獨抱古人情

京口即事

行盡東風愛日長京江風日似錢塘望知酒肺心先
醉吟對花枝句亦香浪裏金山妨短夜雲邊鐵甕倚
危檣長安到此三千里更擬揚舲過楚湘

過匡山書懷

一別長安路五千幾回雲裏望青天山從絶頂朝朝起
馬水向高源夜放船蒲艾漸香臨午日風霜艷歷任
流三本來帶得煙霞疾歌入滄浪意悄然

湖上叟

夕陽湖上叟短褐意悠哉放犢看兒戲捕魚攜婦來
茅簷和土覆竹牖傍雲開萬里懷鄉客行歌首重回

南昌道中

客子去何適鷓鴣斷復啼陰晴五月半天地大江西
水遠湘流合山重嶺嶠迷向來張矢意不敢憚航梯

客夜獨酌

羈客有長夜出門無故人多情千里月送此一杯春
大夢難醒世虛舟不定身頹然倚筆底猶自憶垂綸

夏夜

夏夜苦貯濁散步青山岡領略閒無人明月流清光
繫舟楊柳根移琳松桂傍默默坐獨把卿衣夜未央
叫止敞星身寬衣徙彷徨不寐聽蟋蟀草虫鳴暗傷
蜨虫豈足惟蚯蛇未可望銀河淡欲没露下寒沾裳
且復歸我舟濯足臨滄浪

題袁州分司壁

楓陰桁影几屏間倒映池盆石假山深院無塵人罕
到蒼苔有跡鳥初還薰風幸解吾民慍客子那來此
日閒向晚詩成誰和者粉墻崩處墨斑斑

萍鄉馬上

山銜斜日雜餘霞匹馬迢遙歷翠微雨過不知三伏
盡風來那得一塵飛春殘水碓香粳熟灌足溪田老
牛肥物色滿前吟未已又逢横笛牧童歸

泊湘東

燈暑侵陵陽未蘇短蓬閒倚欲長吁不聞更漏憐村
舍漸轉星河見夜徂萬里瀟湘梧葉落百年天地野
航孤思尊盡有秋風興未十歸途是日論詩舊館

湘潭慶寺

野寺捫蘿入荒涼歲月深偶尋遇晉處一洗入禪心
共坐僧閒話眠聽鳥細吟出門仍躍棹落日半川陰

長沙秋日

六月長沙早見秋涼風吹雨暮颼颼不憂卑濕能爲
患稍喜炎蒸欲解讎賈傅祠荒傷薜荔屈原沙冷叶
鉤輈兩來未覺江湖遠對此令人動別愁

長沙分司竹桂橘三植皆南州高品感而有作

三首

小竿蒼玉何年植瀟洒當軒伴寂寥終日看來人不
足有時倚處碎微銷影垂月下湘君佩聲因風前秀
女鐙殘□□園池上見不知身在五湖遥
終□□森傷崢嶸樹好秋□從月窟移仙
種獨把□□敢與芳玉露凝枝叢淺碧金丹點蕊破
細黃□□□□□□指于今已十霜
書生江橘秋堂浥露含風亦自香行處尋常供獨
玩霜前三白莫輕嘗風流雅稱離騷傾品味珍收本
草方寄語湘壘須愛護待充庖貢入明光

山行柬劉侍御克溫

兩日山行罷詠詩不知詩句□相隨曉鴻摩月悲鳴
處秋葉吟風欲語時萬里羊腸留客況百年犬□敵
吾私聯鑣幸有劉公幹倡和時時妙色絲

龍陽道中

山城百里道多半在岩□幽濕含雲氣崖香長燦竹
野田荒作路古木仆為橋日暮西風急吟□抱葉□

早行 二

早行乘月曉乘風殘暑無煩苦若翁萬□□
底一秋光景亂山中是安北望雲何極□□
不通獨有寸心世百鍊乾坤隨處是惸慄

澧州次李俞憲士修韻二首

下馬西風髮有沙便同尊酒話通家春風二十一
夢幾見錦官城外花□□□□□□
母堂今樹隔江天目斷西山□□□□相逢傷久

別秋燈挑盡雨連綿

登澧州譙樓□劉侍御

十日秋陰乍放晴夕隨驄馬出孤城林霏滴翠時
濕花氣浮香遠送迎頓陌正宜聯響語好山都作
詩行村田處處逢收穫不用銜盃意已傾

石門道中

烟石□□深匝四山紫騮馱我書闌闠不妨終歲長為
客纔到吟詩便屬間況海角書無夢想空雲鳥道有
跡□折衝久愧□尼□致誶行邊漸入蠻

石門縣

路由石□門中綠樹村山繞當城郭風俗自乾坤
水接桃源派人通洞□言□廚供石鲫□為□菊花樽

慈利縣 古寺山地

百里慈陽地□巖半不毛天垂南斗盡山擁北辰高
種粟推便火耕崖□價□雖拋□猶在□過秋高

九谿道中二首

秋思正凄迷千山入九谿路危頻下馬□□過不問雞
荒樹疑人立荒禽作惟啼孤烟生遠□隱隱動昏鼙
青雲萬疊山山下水潺潺詰屈路難出崔嵬星可攀
勞哉千里驥入此九谿盤坦坦□□□□長驅何日還

茅花嶺

群山絕頂茅花嶺俯瞰蠻谿勢轉巖下馬□□當路
食時雲霞生□高尖□出眼空人世露□青雲近

詹安得畫師摩詰何潸然傷去來傷

野牛關

行關過野牛舉目使人愁桂樹猿通臂傷人蛇兩頭
青天一線影翠壁四時秋決決寒泉洞還通江漢流

宿九谿安福所

青山官舍雨蹤蹤掃地焚香客到初秋意蕭條一年
春土風荒陋九夷病扶持病骨多將藥愛惜清宵祇
讀書忽憶故園兄弟樂不知黃菊近何如

大庸山中大霧

霏微山霧不成雨蔽斷朝陽如許陰初似半空橫一
練旋來俄頃失千林逢人莫辨惟聞語飲酒誰多豈
易禁身在蠻鄉頭自白不能開口祇沈吟

未定乘小艇東下

小艇下狂瀾征途[illegible]清秋一夜雨亂石百重灘
山向船頭合天如井底觀寒猿自啼伴羈思苦相干

登荊州城

城頭突兀仲宣樓城下長江日夜流吳蜀東西如指
掌關河百二此襟喉從來用武英雄地不盡悲歌客
子秋獨倚危欄還眺望去龍山風日指悠悠

既右書屋為長垣王賦

江漢千年地風流一代豪身居千乘貴心慕古人高
書擁充牛斗[illegible]知為樂不厭讀書勞
種藥生朱草栽花吐碧桃秋風動新煎秋意良蕭騷
往事難同調斯園國有遺倚闌時一詠與客共游遨

駙予水麟趾詞華覩鳳毛作詩傳盛事安得思如陶

幽蘭

幽蘭在空谷值此秋氣悲風霜不知惜蕭艾爭相欺
空外經國香無復弗見知所性良獨靜默默含貞姿
客從遠方來塵眼驚見之欲佩不忍紉三嗅徒嗟咨

百里荒在夷陵西

荒山百里程險惡不堪行向使曾到應令寬亦驚
有蹊皆虎跡無樹不猿聲草與人肩並雲隨馬足生
千尋排壁牆一點遠空明不雨泥常濘多年木自傾
復危時側足望遠獨含情安得吳剛斧崎嶇路爾平

山行即事

山深少行跡猿鶴自爲群老樹封蒼蘚長藤挂白雲
人烟寒不起日色午難分跋涉雖艱苦翛然遠世紛

巴夷

巴夷依洞險茶漆足營生不解通名字祖知聽使令
狠心終叵測鳥語自相驚未暇圖王會編詩記遠

入施州雜詠六首

匹馬空山日易移裹糧篝火傍崖炊誰言野食無供
張鳥作笙簫樹作帷
好峯如削透林端面面生雲翠作團安得池盆寬十
畝貯來庭院倚闌干
如烟如霧暗空林濕不沾衣冷沁襟忽見斜陽一回
照始知身下白雲岑
山頭日出山腰雨不到山頭不見晴上下青山一千

聖陰晴晃惜未須籌
一派清泠數曲來高蒲白石淺瀾洄風光不落流觴
手捧得芙蓉幾杯
李白風流在夜郎治翁繼至有輝光自今泰我來今
日漫把新詩和宋唐

曉發大田

曉色滿征衣行人在翠微一不緣幽徑引詎敢亂山圍
露重林梢滴雲輕水面飛大涯知近遠但望夜郎歸

施州通天洞

洞門開倚白雲開洞裏殘碑半為苔蘚縈自然超塵
界渺茫何處有茫茫微通天人念何極泉声人間接
不同萬里停驂一題新試題前賢書記會來

晨霜

晨霜忽被野萬木合涼姿曙色日初映寒風長吹
昨來三日霧消散今何之難于疑霜卻未復疑斯特
玄冥主冬令青女出以期百物有逢者亦應吾私
陰陽異所用天心豈推移木有結春者足為播拙
至理諒斯在天人豈

巫峽

下峽初驚灩澦過巫船巫岫鬱嵯峨荒哀猿往餘雲
雨欸乃聲高出漩渦三蜀規模誰在百年感慨杜
陵多酒醒日暮長安遠愁聽漁翁竹枝歌

泊黃陵

岸頭烟色暗寒樵東下黃陵水似掀出峽江聲城畔
急傍巖漁火兩中孫泰灰未冷嘆楚漢鼎難安
恨只惆悵千年如昨日夜深閑坐覽吟鬢

聞成世英發解

桂花消息月中傳邊客初聞喜欲顛鳴世文章真不
朽橫秋鵰鶚任高騫朱陳況是曾同學章杜從來不
乏賢昨夜金門早朝夢分明聯佩五雲邊

過熊羆嶺

衡陽又過熊羆嶺益北誰傳雁書廊關心趨走
地年華同首別離初橫野市春寒淺竹映村夕
照虛十里曆溪天漸暝磨崖碑畔暫躊躇

永州道中

南北來五嶺連南來北斷續雲邊未知遊子歸何
日又見梅花送一年行路雨晴多負笠居人冬晚不
衣綿異蛇見說無人捕官政于今可勝前

次韻陳憲副歸田

人間宦海幾桑田穩泛滄浪舊釣船冠掛神羊餘正
直身將仙鶴去聯翩季鷹感慨秋來早元亮歸休醉
欲眠最是閒中多日月相逢不敢問流年

贈陳千戶致仕

少年投筆偉功成頻悟邯鄲夢黃粱何似伏波誇矍
鑠却教薏苡誤平生

武岡道中

山翠重重路不開馬疲僕瘁短簷催侵尋今歲詩今
少艇近逢梅首重回遊徹不妨佳節上笑談曾樹折

衝來每懷宦牒無優暇慚負芸窗有帙堆

臘月二十五日立春途中作

涉世艱關懶著鞭催人節物若推遷冬歸不待一年盡春到仍爭五日先綵仗土牛何處擊青絲纖手若爲傳陰崖窮谷還生意惟願東風攪化權

靖州守歲

今歲今宵更幾何梅花爆竹兩蹉跎百千萬事與時去三十二年從此過公館無人燈燼落邊城達曙鼓聲多紛紛怕逐春來夢細瀹香茶遣睡魔

戊辰元日靖州作

旅食南陲忽自驚光陰拋擲又新正五更初下瞻天拜三殿還思導駕行簫鼓人家春似海桃符門戶日

初晴天時人事應同泰塞拙何因答聖明

春日馬上口占

輕陰開而不成晴寒暖相持意未平馬上逢春難把玩花邊著眼自分明爭教歸去能如鳩不覺蹉跎至聽鶯愧爾野人生計好綠蓑黃犢傍門耕

偏橋

匹馬偏橋路悠悠向夕曛水清窺底石山容踏層雲險地苗居半封疆楚已分數聲花畔鳥猶似故園聞

鎮遠道中

春愁無處避啼鴂風雨正淒極漏天石齒齧人行[illegible]得馬蹄施鐵蹈將守[illegible]此又熟山險戍卒[illegible]榮連誰是千令[illegible]同樽

辰漢與劉侍御夜酌

辰溪夕春杯且共握拳初摘嫩木耳旋烹[illegible]射丹沙窟風迴白石磯如何不取醉明日杏花飛

竹裏

竹裏桃花開杏花青山深處野人家名場利路都無夢閒與東風領物華

漁父

漠漠春江細雨來江頭漁父唱歌回青林穿去無蹤迹生怕逢人肉眼猜

益陽羅大參追餞留詩爲別

馬蹄芳草不生塵十里橋亭一笑親稍稍落花春欲老悠悠浮世事還新樽前有酒仍高興林下如公羨吉人日暮野航歸渡穩小孫扶上杖藜身

湘東即事

湘江春雨不曾晴江上農人作隊耕竅馬蕭蕭何事者却來聽盡鷓鴣聲

湖上漫興

水際光風動林間積雨收湖平天共渺洲淺樹全浮世態妨青眼春愁妬黑頭偶然佳景會不恨未歸舟

詔獄聽李獻吉言夢

聽子滿秋夢醒予久病懷逍遙何日是恍忽有天台壁燈明滅巡簷柝往來浮生元可笑此際不須悲

詔獄聞蟬

積雨圜扉晝不明忽驚嘒響聞新晴無求飲汝已難

多事爲誰鳴不平風露一秋何處好乾坤餘景
時清故國心事秋來劇空愧浮名累此生

詔獄次韻李獻吉覩雲生寫懷

濟濟長空雲晝生白衣蒼狗忽縱橫當窗伏枕不成
睡仰古俯今何限情嚴瀨幾時吾浪迹華山有地子
迷名路河秋水藍於畫會約仙舟且晩行

詔獄和李獻吉題扇

山青不改色水流不改聲吁嗟寂寞鄉有此悠遠情
蚊蚋萬起滅今古同甍甍何如林居子超然了平生

述懷五首

聖主寬恩放諫官路岐從此向平安迂踈自合山林
老犬馬從知補報難千古有懷成孟浪一家堪慶是
萬藥北窗高卧吾生足淸閒人間日幾竿
遭逢何以效涓埃直道終然與禍媒萬死形骸非我
有再生日月是天開山中事業還吾卷掌上經綸付
酒杯身在水雲心在國尚隨漁釣詠康哉
秋雨不斷天冥冥逐臣卧病幾時醒空慚去燕猶知
社浪說刳龜爲有靈生白又虛莊叟室草玄何意子
雲亭雙溪風月平生地準擬相逢眼更青
萬古相尋一夢間棹頭林下了無閑情懷舊雨同今
雨蹤跡南山又北山磬敎已投誰未傳交衙拘製等
寬閒赤松丹井依然在欲覓仙人問大還
久歎踈慵與世違偏知今日是東歸烟霞合我秋此
鄉天地從人公與與何心肯緣何一應無路到

漁磯山中故有藏脩地前輩風流敢廢幾

雲津雲院爲劉掌教中和賦

大江西匯古龍洲洲上雲津何處求抱膝幾人曾偃
蹇遁書萬卷足風流邦家無雨尋常事嘉定文章三
百秋宋嘉定間進士曾歷作記珍重雲仍肯堂構藜光夜夜燭天
浮

舟行

野曠晩風徐孤帆信所如賈生流涕後屈子卜居初
地身差健詩書計未踈蕭然歲將暮松竹憶吾廬

河西阻風

河西一望特疊浪白差差野艇因風阻孤臣去國遲
貧餘書卷在病想藥方奇兀坐蓬窗月蕭條蘆雁移

舟中戲述

高枕懶推篷暉暉隙日紅未分天早晏那辨岸西東
風浪何爲者乾坤阿堵中漁歌催我起聲聲送郵筒

晩泊

長河凍鱗起斷岸晩舟維靜愛鴉棲定閒嗔月上遲
固窮終省事多病始知醫短筍誰家子多情過我吹

柁上作

忽忽憂都覺沉沉夜未央孤砧晴搗月殘角冷吹霜
酒醒相如渴詩成杜甫狂帝城驚漸遠所喜近江
鄉

日暮

日暮北風狂捲沙乾坤落落心吾嗟猶餘對

海未覺頭顱逼歲華腸到九回空自斷肱雖三折不
須嗟一簞粗糲終朝飽賸有青門百畝瓜

歸途得家兄書

千里書來日三江歲晏時開緘知別恨渴見數歸期
不盡原鴒意虛煩塞馬疑水雲耕釣處從此得追隨

揚子江晚眺

關津到揚子眼界亦奇哉海月潮推上江天浪拍開
山浮兩螺髻舟泛一蝦杯十載頻南北閒吟有此回

歸意

雲今日光薄冬殘歸意忙過江隨釣艇見竹認山房
雁足書曾寄羊腸險亦嘗未須[illegible][illegible]倚隨遇是行藏

木落青山冷江空白日斜孤舟方去國萬里更懷家
俗大時溫酒敲冰自煮茶夏畦吾久病小笑索梅花

毘陵道中

澤國風光別殘冬天氣柔水平喚渡舟山近擁簾幽
律句呼兒寫閒尊與婦酬青林掛紅日留我一停舟

江上漫興

江上寒梅香已浮梅邊脩竹翠仍幽獨將書畫米家
物來泛湖天范蠡舟半世風波渾昨夢明時出處豈
私憂故園兄弟新醅熟擬及春盤共勸酬

奉寄戚寃副先生

八十將登鬢未華近來強健更堪誇春遊不杜鳩頭
杖夜坐猶煮蟹眼茶林下相從知有日客邊開說意

無涯郎君已解傳階笏看到曾玄事不賒

戊辰冬至丹陽作

乾坤佳節客中臨感慨雖多喜亦深曉日已回南至
界凍雲應散谿方陰五湖風月一杯酒雙闕烟霄萬
里心添線光陰長幾許漫教閒裏課清吟

至後二日枕上作

冬至切交夜正長短篷寒寂此何鄉不眠苦被詩魔
攪多病難禁酒怨狂獨大寥家村隔水驚鴻咽泅月
如霜經年不作趨朝夢猶憐馬上忙

遊虎丘寺

紅塵久厭登山屐綠水今朝載酒船塔頂風凄催客
飲佛前燈暗照僧禪烟霞滿目聊延佇名姓逢人莫
漫傳生石不須重試劍倚天千尺在吟邊

竹澗先生文集卷一

竹磵先生文集卷二

古今詩一百十六首

次韻寄項司引聘之

故人過我竹間廬襟抱重開十載餘親老共榮毛義
檄官清仍載鄭侯書瀟湘景好何妨遠鄒魯風回定
不虛去矣一氊堪臥起等閒塵土莫驅車

送萬太守李崇致仕

秋色南來鴈影隨使君歸興浩難追離情且盡當筵
酒世事徐看羅局棊召伯甘棠終戀戀賓家仙桂更
奇奇清風千古西江水濯取長纓趣自知

同年章道充過訪奉贈

深山何意故人來石徑苔荒掃不開正憶看花曾赴
讌休辭對菊且銜杯江湖未有忘憂地廊廟惟應濟
世才一笑出門仍遠別暮雲翹首重徘徊

滌齋為陳掌教賦

千年心學託盤銘醉夢紛紛獨喚醒自與聖賢相滌
沃了無塵土繫壺河濱洗耳風斯下澤畔彈冠肯
不經猶愧煩襟消未盡願因一滌試清泠

春日即事

林下光陰味轉長春來物我兩相忘烟波戲浸魚知
暖花徑銜泥燕竊香白日一壺陶令醉青山雙屐阮
孚狂荷鋤隣叟歸來晩見說農桑事漸忙

杖藜

夢破餘醒[illegible]心春闌綠掃迹市塵紅

鳥勝絲竹栽花亦有功未須論管樂祗今臥隆中

抱拙

抱拙從人笑投閑得自由學仙時叩齒延客誤科頭
竹院涼琳曉芸窗茗椀秋齋時無一事聊共麴生謀

山寓

日色滿花枝山窗睡起遲鬢經秋易脫身未老先衰
是陶潛醉惟應鮑叔知閑中亦多事客至與圍棋

送郭大參于漢致仕

江上秋風作驛寒扁舟歸欲下灘一千里外莫
辭三十年來岳牧官去國尚嫌名太縈到家應喜
物安論文未卜重逢日極目浮雲正渺漫

送趙太守叔鳴入覲

飲盡無何又別筵行塵望斷似登仙九重日月三
陽近萬里朝宗五馬先有喜十天應聽咫尺無聊民
瘼賴旬宣江湖放浪仍迂拙惆悵無由遠陪祝萬年

山中六言二首

山日欲落未落梅花一枝兩枝悵望幽人不見碧溪
流去多時
敗葉漫山不掃孤雲在岫方閑采藥仙人何處黃冠
獨鶴飛還

次韻溫內翰民懷夜坐見寄

神院隔塵境微涼生暮天翁懷詩後逸投我意勤拳
鄭孝風聲動覺花神月與傳想應今夜處清極不成眠

再次前韻答溫內翰

[illegible]相別三歲臥江天水果珍菱角山殽飽蔗拳
負携酒問討愧向人傳長樂鍾初聽終宵欠穩眠

送陳生孟之

京國相逢地秋風話別天携書窗蚓蚪伏劍寶龍泉
名久賢關著身初故里還慚吾一日長望子九霄騫
海岱增奇氣風雲入壯年此行休草草得處勝師傳

陳節婦輓詞

芳名留死後苦節在生前不負共姜誓仍齊孟母賢
人憐同穴計天與未亡年旌詔殷勤意綱常萬古傳

送鍾太守邦臣之廣州

十年粉署足清譽作郡初分海上藩風土最便鄉國
近循良端使漢廷聞荔支日暖能車穩椰子風清[illegible]
寢虛度嶺梅花春更早一枝消息定何如

送張都憲總制陝西

出入三朝位望崇文歌文武發元戎西陲共仰韓范
計回紇猶驚郭令公祖鉞承恩明曉日先驅旗旆[illegible]
秋風一九重宵旰蒼生意須賴全收不戰功

寒夜不寐

朔風無賴撓清眠敗壁殘燈共客憐[illegible]在窗天[illegible]
曙更聲到枕夜如年重依[illegible]別鶴鄉情
釣船幽夢不成[illegible]然

喜仲實兄[illegible]

十年江海廣文氈[illegible]
席青氊不改舊吟[illegible]

覓卸李星槎假良使一寧非昨話圖隣[illegible]
虞步先以之

送潘僉憲玉卿之山東

賦咏著名帶七花攬轡都門意氣豪十載瓊林曾共
宴兩州喬木同家官聯烏府名方重路出牛山景
更嘉見說黃池多鶴舞洗塵甘雨喜隨車

次韻簡趙李二內翰

三年不入未央宮侍從誰期此日同仙島往還[illegible]
水鵬程搏擊有剛風子昂筆陣千人廢太白騷壇一
世雄閒掃蘿裯濱杜韻酒錢三百掛青銅

同館會分韻

相見群稱物交情何歡洽論文玉堂夜聯鑣試承[illegible]
宴商十載來餘韻在可憐人生本無期世路多險夷
乖意今日會盤棋樹蘇伊秋菊馥當筵把玩笑[illegible]
努力及良辰斗酒同一卯花枝枯後榮頭白堪再[illegible]
良會今何夕秋風酒客衣翻疑別是夢不覺醉忘歸
露下黃花瘦樽前紫蟹肥高歌無別調列炬有餘輝
省漢諸公在風波往事非亦知吾道拙敢與世情違
歲月驚虛擲歡娛幸未稀金蘭存道義四海永相依

次李序菴退朝韻

天上樓臺五鳳攢回頭咫尺俯長安太平宇宙[illegible]
象儀晏冰霜苦不寒日過午門初放仗雲連甲第盡
峨冠空談仁義何裨補慚愧重來備諫官

次韻趙太史爾錫[illegible]寄

蕭條空齋夜燈燼花葉燦然故人忽詩來尺素寄我栽
取詩就燈窺讀之百五多散鏘然珠玉鳴爛若盤珠轉
縝懷瓊瑤報面目良有覩想當孤詠時焚香坐清宵
深憂渺江湖信斷衡陽雁兵戈久未息嘯興當一面
空負濟世奇迴腸不成斷聊欲自發舒託寓復沖淡
一哉非浪言三復再不厭起舞唾壺缺顧影巾紗岸
空囊羞至貧貸皆不可辦燈花信有徵錢財奚足算

除夕次李序菴韻

過眼流年又涉虛了知天地等蘧廬後來壯齒三存
夢前此閒愁一夕除未許風塵蒼肉食忽驚梅柳憶
山居燈前强和陽春曲擬掃空囊任草書

遣悶

三十六年吾已過一百五日今又來柳梢椒頭綠於
染馬首塵埃紅作堆上長未攜諸葛隻傍枝書寧有于
雲才悠悠如此亦何益空擬東風笑口開

次韻林主侍御蕭寺行臺松

蒼松帶老色偃蹇禁華天落日散翠盖疎風瀉清泉
迥無塵俗累杳與雲氣連歲寒千載意留論有遺編
君家舊槐庭此樹宜光前

梁家莊阻風次韻答張內翰元明

小兒造化雖驕縱晴變幻略相當順風千里忽一
阻達觀不用回秋腸美人埃我河南渚青眼柰此黃
塵妨須臾風定塵亦息凌雲萬里同翱翔

慶壽圖爲郭處士賦

竹有高節梅有香歲寒之操… 德梅與
竹先生效壽松俱長春風吹筵酒波綠畫圖輝映人
如丁鶴來飽啖千年今… 笑梅花朗杖竹

福州控海樓尚市舶安上作

萬里登臨一繫舟八閩形勝此危樓水通溟渤…
譯山入雲霄壯上游題句只疑南斗近倚欄…夕
陽留巨人與劇誰能盡舉白頻勞向客浮

題鍾太守邦傑…詩初勝黃卷

家學一經在天香傳桂業…幾軸符虎又
專城炎海晴無瘴陽春政有成漢家循吏傳黃霸早
馳名

廣州海珠寺

距海環山寺叢林枕石堤混涵天上下升墜日東西
到恨浮槎晚歸嗟去路迷津迷久深泊愧有定僧棲

廣州小金山

樂山何必高山高徒峻峭樂水何必深水深或崩騰
嶺南小金山一水碧洞繁杏人何代寺空階蝕潮痕
地絕往來少林幽鳥弄音登眺凌虛空恍在揚子心
還疑清淺流盈盈到蓬瀛

三洲巖

尋遊遍端溪心目曠烟水忽覩三洲巖歸然俯清泚
艤舟往從之天風送高舉巖深洞口暗既入殊可怪
玲瓏若神剜虛明自天啓石門陳廣樂雲液凝鍾乳
安知神仙流羽化不自此玄鶴久未歸落日空徙倚

梧州呂仙亭次韻酬薛僉憲子純

鬱鬱蒼梧山高高呂仙臺山川故無恙仙人去不回空餘千歲松根深茯苓埋當時鶴不見白雲空成堆故人拉我遊一笑萬里來茲辰屬歲暮騁望徒徘徊宇宙難可窮人生亦勞哉謝君斗酒意臨風渺予懷

夜泊藤縣次韻酬湛內翰

泛舟蒼梧來又泊藤江口去國萬餘里遥夜瞻北斗冉冉歲月逝厭厭病忽臨丑銀河正清淺經緯燦星宿低頭闃無人圖書陳左右殘燈耿明滅爐烟細當牖正爾不能寐晏來欲皓首迢迢江湖心匪爲行役久望眼不可極雲山互糾糾中道欲何依賴茲同心友珠玉時見投繆戾亦予咎駑馬逐驊騮竭力常恐後

潯州東津驛書感

泝回左江湄至止東津驛游子懷往事惻愴淚沾臆昔在景泰中猺獠肆孔棘我祖奮布英提兵此駐節疆場賴敉寧蛇豕就俘馘王事誠辛勤智略隱中夕去今六十載相傳猶仰德嗟予小子孫寡昧何所識王命使南交幸茲尋遺迹天涯歲云暮寒風吹獨立

横州道中見日光誌喜

蒼梧南來一千里扁舟牽挽窮山水瘴烟瘴雨洶波旬長晝晷冥冥艇午巳僕夫泥塗競作衣寒裘飯不療飢黯條行李潤生醭寂寞炊烟黯無輝愁予兀坐孤篷下忽覩陽光射雲罅千林生色風爲開貢嬰色幻媸昏夜人言此方風土乖冬雨苦久晴頻住乍晴不堪還作熱鬱蒸癘氣生陰厓我望青天再下拜太陽高照元無外蔽爾遐荒特可憐覆盆何礙乾坤大

横州馬伏波祠

烏蠻灘上伏波祠萬里南來跡一危意氣不妨成貝錦功名終許勒宗彝雲連卓樹疑精爽地雜華夷仰護持屈指雲臺舊時將幾人廟食尚天涯

獨卧

獨卧蓬窗晚滄浪聞嘯歇窮年行路遠歸夢入春多綠樹蠻村合紅霞瘴雨過相忘祇鷗鳥泛泛共烟波

除日木津道中得風

扁舟江上久沿洄十幅蒲帆頃刻開除日弄將孤闘去好風先向隔年來分香夜泊梅花岸帶曉時傾栢葉杯早晚咨諏王事畢五雲回首即蓬萊

癸酉元日

自涉名途十二年年年元日不同天九重日馭三回侍萬里星軺兩度旋衰苦營勞烏借力艱危僅脫虎垂涎逆理之言悠悠往事成春夢謾把今春付醉眠

新年作

歲事循更始東風鮮微和郊原變物色桃李燁巳花游子行萬里睠之感慨多感慨故有懷舊書可奈何尺素託雙鯉淪沒愁長波嘯嘯隨陽鴈遲予同爾徂

淩山驛次湛內翰韻四首

陰雨忽開霽江雲散晚霞日升林影動一徑見山家

光鑑澄江春水深漁翁坐聽網鄰婦作聲音

風日春來好江村藹衆芳簷晴嬉婦子隴夕下牛羊

南簷行將盡荒村僅自存蕭條村裏驛日午不開門

人日

新歲易為感遐荒獨自行雨晴人日好天遠使星明

望闕輕陰轉思鄉芳草生無情江上鴈肅肅背予征

病中遣懷

經旬抱微疾閉閤向天涯夜雨長汀草春風關野花

無功終謝藥有夢只還家漫學長生術朝來憶日華

南寧太平之間巖石奇絕累日玩之不厭

兩涯迴石壁恍玩竟忘疲混沌何人鑿玲瓏一世奇

纍纍異象物隱隱蓄藏詩絕頂雲昏處惟應仙鶴知

龍州仙巖次湛內翰韻

烟霞盡平野孤巖敞幽扉仙人此脫蹝千載鶴不歸

而我萬里來矯首空遐思東風散微雨古木迸斜暉

賓主聊盡歡一尊本無期

宿布村

泥塗日已夕卓關雨猶寒笑睡方知倦羈棲自鮮歡

泉聲迴澗底花氣藹林端往路遙何許沉沉夜欲闌

出鎮南關 [illegible]

崔嵬分茅嶺鎮南扼雄關持節始入交山路何盤盤

喬林映前旌鳴騶歷層巒綸命自天下恩光回日南

道路盛瞻拜冠帶爭駿奔語言雖假譯文物亦可觀

親茲溟海壖聲教古所暫

次安南坡壘驛

萬里安南第一程停驂此日快新晴喧林鼓吹晨分

隊擁野旌旗夜宿兵土俗衣冠猶自異春風草木有

餘榮乾坤覆載何遐邇正北紅雲是玉京

北峨歇

北峨驛前江水流百折直到蒼梧州蒼梧去海幾千

里江水朝宗勢未已桃花昨夜飄小紅大海浮去春

風同

不悽驛曉枕

鳥啼山館曙睡思共春濃香裊沉檀細花明錦繡重

旃書仍往路歲月只孤蹤稍稍荒烟外崎嶇又幾峰

小陸驛 [illegible]

下降之驛旌與隣荒山四面徒幽峒白雲常擁來往

頻長藤古木相依因蕭條谿谷少人民時有鼯鳥啼

青春我嘗御風遍八埏徒步北斗趨紫宸回頭一瞬

臨九真蹊徑詰曲難且陳[illegible]風漸遠何時淳

僕山道中次湛內翰韻四首

看花難得早春同花好休教盡意紅我欲回時重見

面恐因爛熳易隨風

不知春色幾多深是處青山鳥弄音我亦有懷難了

了天涯相伴作微吟

空谷來鳴何處騶前驅旗鼓逝如流盤旋盡日無村

郭一笑真成汗漫游

綠楊沿路絲旗垂春日悠悠何所之忽覩好山雲

再欲凌絕頂自題詩

不禮道中

我行不禮堤交路斜過半田疇稍連絡山勢亦平綏竹樹交遠村鷄鳴烟火妥士女作隊遊語笑不可辨維時王正月桃李已零亂好風自東來沆㵎道逕轉天地信廣大茲遊未知倦人間多桃源亦復不常見

壽昌河

初辭壽昌驛復渡壽昌河岸靜連蒼竹潮平漫綠波堤人喧島語海船起漁歌行盡天涯路春風亦自和

發市橋驛

細雨青林暗市橋五更燈火促星軺[illegible]出天恩重赤土分來海國遙正朔不[illegible]光日[illegible]何用

[illegible]卷之二

漢將標午[illegible]轉陰散春色遙[illegible]

發呂瑰驛至王國

山郭自爲國江春不作寒百蠻[illegible]風下[illegible]封建昭周禮威儀[illegible]漢官停驂聊信宿歸計又長安

次韻答安南國王兼辭其贐

皇家聲教古無前此日春風動海天龍節遠歸南斗外烏星長拱北辰邊藩垣義在思分土獻納才疎愧濟川臨別何煩重令幣贈百鎰黃憶他年

同渡富良江 [illegible]

富良江頭風日情已子乘春送客行一棹中流歌未畢隔江花柳已相迎

江北江南縱此辭江波瀲灩似來時春風送客無南北得鶯聲過水涯

回王呂瑰再次王韻辭其贐

久依香案玉皇前手捧綸音下九天不用橐金酬使越須知封土在安邊周爰歸去風生袖長揖分離思滿川從此相望無遠邇謳歌同各太平年

次韻酬安南國工餞別之作

萬里觀風百越春瘴烟消盡物華新車書不異成周制飛躍元同大造仁稍自滄溟輸海錯永依朱鳥貢炎神畏天事大無窮意裁入新詩寄我頻

即事二首

平[illegible]水漫綠成行正月交人已挿秧記得中原傳游[illegible]稍晴[illegible]物表[illegible]

無雪元知麥不宜家家餅餌稻爲之前村日暮菜花發錯望黃雲傍短籬

回次坡壘示伴送陪臣

甲來驛交州忽復至坡壘咫尺見南關春色不類始香風老松花繁陰變桃李不問舊路迷所嗟歲月駛歸鴻雖北徂萬里方自此依依南枝鳥爲留惜毛羽

南交紀事

往返南交道東風浹二旬諏詢雖未廣風土亦堪陳漢將標銅地堯官致日辰鄒夷此習凋謝盡遺民 [illegible] 祝髮無男女加冠別縉紳 [illegible] 黑牙喧鳥雀 [illegible] 赤脚走荊榛 [illegible] 地多[illegible]操舟恐裸身野栖莎覆屋露

積竹爲囷斷壼無年麥分秋及早春槟榔生咀嚼橘柚雜芳芊蕉實黃初熟椰漿白頗醇珍奇難得篆頭度易占鷄沉水來猶遠生金出豈頻盛陳兵爵爾絶少馬駃駃蛇虺葛筵舞螺蝦入咢珍稍依瀕海利難與大方倫文亦同王制圭仍析一帝臣方言時假譯職貢歲常覲白適飛潛性相忘攫載仁我歌聊誌異何日盡還淳

次韻答張東所廷實

出塵心迹了無縈三十年來四海名詩酒對時聊爾爾行藏於世只平平春風偶下賢人榻南國空慚使者旌牡蠣門牆鵝花徑白雲深鎖不勝情

讀宋茂名尹潘公家傳 [illegible]

胡運方興宋祚危當時誰復論華夷從容一死酬君父辛苦餘生爲本支殷室有仁堪並駕史家無傳合題詩等閒成敗都陳迹惟有芳名百世垂

送高掌教之贛州

幾年吾黨賴儀刑化雨平分贛水汀毛義宦情勞捧檄葦賢家學慣傳經故山楮葉歸時見官舍雞聲靜裏聽君路漸南子漸北飛鴻消息愈宜頻

送高掌科賴之冊封便道焚黃

五月官河雨乍通星槎東下更乘風周家典禮崇封[illegible]廣國河山帶礪同衣錦會看過故里焚黃仍得報先公秋來好是旋歸日書增封題表納忠

送令尹施天瑞之南靖

柳陌暄銷暑雨殘故人騎馬出長安三場舊識凌雲氣百里今爲應宿官丹荔黃柑知地勝天涯民力賴君寬元方若見憑傳語侍從年來愧素餐時家兄才官中

即席次徐正郎廷實韻

思君咄咄困愁城笑語重逢僕欲更歲月有痕催短鬢乾坤無用是虛名故園水竹三生夢上國煙花萬里情自是同心堪細酌坐沉槐月聽鴉鳴

送丁司訓器之赴建平

幾年場屋擅才名教鐸初持向建平燕市屢聯談舊雨潞河文鷁泛新晴通家有分垂三世遊宦無端隔兩京珍重青氈携去好講壇高擁六經橫

八月十四夜西涯閣老園亭看月奉次限韻二首

此月難同恨往年樹頭今夕喜將圓風流不是尋常地露坐分明尺五天共愛蟾光浮酒斝還教鶴影舞花筵夜闌更覺明宵近秋色催人醉帽偏

此同情景勝常年樹杪清光望欲圓風掠暮雲沉碧海露含涼氣洗青天共求妙句傳他日還許高歌徹四筵夜漏未央狂未已秋來幽事我能偏

十五夜戲效八音體疊前韻二首

金氣行秋年復年石亭秋半月還圓絲傳律呂風迴壑竹逗清寒露滿天匏罇不辭歌既醉土鼓隨意揆物筵革更叵柰光陰速木影中宵幸不偏

棄

衾[illegible]流年八[illegible]山[illegible]鏡影圓絲鬢暗驚行樂
地竹[illegible]孫木[illegible]成渡落堪豪飲士不壓埃合
卧筵[illegible]鼓蛾瑟宮漏香木犀花底興方偏

送吳御醫驗以致仕

一入都門三十年秋風歸興忽翩然久供尚藥回[illegible]
天腰膝有[illegible]白髮先陰[illegible]開後好青山杖屨
醉來便[illegible]深如許流澤應同橘井泉

林[illegible]挽詞[illegible]

天地無窮限何年返蓬萜莫[illegible]遺腹事鐵石到頭心
持此堪[illegible]留名頁古今表門貞節字愧殺白頭吟

送胡司訓之河湄

故家文獻素相聞上國秋風喜見君抔椒忽驚千里
去傳經不負一生勤祖廷漫對黃花兩離思遥雲碧
樹雲莫厭寒氈淹歲月棟梁樑桷是奇勳

大興隆寺齋居次韻簡何中舍仲默

古寺來春夕溶溶月滿亭忽聞歌[illegible]獨坐數殘星
蠟炬生花赤沉烟作縷青故人妨促席腸斷暮雲停

宿神樂觀次前韻

不到仙家久清虛尚此亭十年渾昨日一宿又明星
醒眼當誰白寒松比[illegible]青[illegible]塵境[illegible]停

早春次韻答李內翰序菴

吹面東風漸可迎春來天氣決新晴欣欣柳色[illegible]相
得脉脉河流亦有情[illegible]妨阮籍[illegible]雖君未棄
韓[illegible]久斷葉[illegible]非淹帶歲月今[illegible]重友生

次韻李宮夕夢[illegible]二首

春色今年稍較遲賞心猶自託深期綠情紅意無消
息漫和陽春一闋詞

兩日東風作意吹[illegible]柳黃淺綠回遲踈慵頗怯紅塵
陌羸馬探春獨不疲

追挽王正郎先生

洛下風流憶昔賢技藝當路正青年賢勞舊者司徒
績退隱新登太史編化去迹陳猿鶴怨讀殘書在子
孫傳千年尚[illegible]妝露氣洒淚徒勞弔九泉

追挽王憲副先生

擬賦招魂欲斷腸胃於髮[illegible]絕威光乘驄尚憶同先
子附驥偏猶得李方[illegible]翰苑才名元獨步
栢臺風裁更流芳[illegible]草年華去悵望空慚一瓣
香

次韻詠徐秋官廳事槐栢二首

西曹清[illegible]相堂陰與[illegible]情[illegible]次價細[illegible]黃臨短
檻新梢抽綠過東牆午陰[illegible]先秋桂春色何妨後
野棠日夜風清官事了羨君揮麈據胡床

天喬潜日蔽娃姸偃[illegible]特可[illegible]空谷移栽天自
別古堂分影地逾偏終於晚[illegible]不向春風競
少年勝與詩家[illegible]好與[illegible]雲烟

贈陳司訓潔之浦江

人物從來說浦陽斯文未喪有書香年來後學多狂
簡事在先生為主張賓發後貽風月好龍門昔静辟

羅長絶憐官舍憐予舍千里因君話故鄉

盆荷次韻李宮允二首

坐困炎蒸百事慵對花猶覺野情濃亭亭不盡淩波意淡淡初回暈酒容眼底西湖非幻景尊前泰華有奇峯綠漪清淺香風細愛護仍愁急雨舂

賞心吟事病來慵尚愛荷香一味濃翠蓋偶傾如故好紅粧微笑爲誰容出塵已絶三千界過雨空疑十二峯更謝主人能好客留連不覺醉高舂

壽司空陜西李公

關西自昔盛賢豪晚節如公一世高入座勳名垂竹帛七旬風月老林臯眼雲華嶽仙爲侶眉玉藍田露作膏笑看斑斕環膝下年年介壽進春醪

次韻李宮允賞蓮四首

騷壇意氣許同袍百戰如公一世豪花畔相攜容易醉又知公璉本醇醪

納涼深院憐荷靜共析荷筒當酒杯十二闌干明月轉酒酣花睡兩忘猜

酒傍芰荷香自別肉兼絲竹調還高晚來暑退堪行樂坐待銀河洗鬖毛

碧荷凝露夜凉新命酒催詩第幾巡痛飲狂歌花事了我猶忘我豈知人

望雲圖爲張掌科季升題

東華塵土紅作堆生綃咫尺青山開山頭秋氣洗天碧惟有白雲閒往來臨風引領者誰子思親淚下無

似諫議平生忠孝心依稀寫出丹青裏

送張主政用載之南京

秋風送新涼垂楊偃官道載酒城東門話別何草草嗟君瓌瑰資特達知名早覲光上國春奏賦長楊□□公府務獨理金陵棹周官重空土經濟攄遠抱□山何迢遥江流殊浩渺南北不可期使我懷□□吉崇令德永以慰交好

贈王處士

□人家住西湖曲曉集英蓉夕餐菊湖光山色怡心神七十康强面如玉一朝乘興汗漫遊遍歷齊魯窮燕幽素衣不慣緇塵涴片帆歸去天風秋

寄贈鍾處士

富川雲水草堂深想見先生抱膝吟獻玉未明和氏泣絶絃誰識伯牙心漁舟小泛沿洄滿書卷閒開睥傍竹陰□蚤首日高猶散髮更無魂夢到朝簪

送董貳守栗鄉之姑蘇

十年萍梗事堪嗟猶喜相逢鬢未華州縣豈宜清廟器詩書元自大方家黄花暫酌離亭晚鴻鴈同征去路賒回首吳江楓落後詩成須向故人誇

送杜司訓世良之豐縣

豐沛英雄入彀來春風桃李待栽培千金久負屠龍藝一笑重經戲馬臺雲暗楚天鴻鴈杳酒酣燕市菊花開分攜話及鄉邦事二十年前首重回

次韻張亞卿寓懷見寄

招涼秋飲菊開居寂用傳當軒理朱絃聊以寫我處
明月忽在袂好風如相求神交有形外曲終不待酬
輪蹄紛九逵役役無時休誰能謝來往頗厭紅塵浮
藹藹籬下菊氣味何芳柔采之返所思庶爲遐齡謀

次韻答李厓菴

搔首流年萬事新交游贏得故情眞未論車馬來今
雨直許金蘭到古人邀月酒杯頻入夜傍花棋局不
沾塵多君清腹琅玕在閒閑終須次第陳

閣老石滄楊公司空鶴山李公都憲東皐王公
一爲同年之會予以年家子與席奉次石滄公
韻二首

台星瑞世[illegible]朝來將立春風滿城開宿[illegible]已爲天
下老流芳遶幾歲寒梅題名三百元同榜入會兒孫
幾舉杯餘事也知酒盞與琴樽進日任西頭
四海遷賓有自來登堂今日綺筵開試看當遇調和
手都是先春領郡梅盛世喜成嘉會稀後生叨近旅
酬杯三山並峙眞堪範竟日酣歌玉不頹

古今詩二百卅五首

郊祀分獻四瀆壇二首 (新子)

列炬黃天簇紫壇露華星彩沍虛寒五雲望切威嚴
儀四瀆名叨莫獻官禮樂雍容三代盛精誠感格百
神歡遭逢未有涓埃報擬賦甘泉寓古難
寶鼎潤澤衍神功登祀郊壇禮數崇籩帛徹將從水
色細[illegible]籩燈高照切雲紅石龕幽邃香烟表碧殿玲
瓏樹影中對越再三分獻罷格天一德仰宸衷

半隱王先生輓 (以子純都御史受封)

半隱先生本席珍辭從三聘試經綸此身已逐忘機
鳥有子還爲瑞世麟命服再膺榮晝錦林泉終老逐
天眞伴陽春木今如許臉有高風激後人

壽蒲菴王封君八十 (子雲爲郡守)

白髮鳴紗陸地仙逍遙心跡寄林泉蟠桃有待三千
歲甲子重過二十年隱世方瞳超色界長生靈藥在
丹田老來膝下能兒戲更向黃堂啓壽筵

監都憲生祠

伏鉞收奏臘成功歸官廊金湯恩不淺俎豆報何長
古栢隆中廟甘棠召伯鄉封侯一時貴未許望宮牆

監都憲凱旋卷

旆皷動歡雷一王師出塞回鷹揚元帥勇凱奏衆斯
推露布三秦曉風清萬里埃等閒尊俎地眞有[illegible]才

太監趙憲陞南京刑侍

分陝勞開府留都詔促裝蘇公終式欽召伯孰能忘
西涛秦山重東流漢水長更懸天下望調鼎在巖廊

初遊醉翁亭次韓太卿庭方韻

久憶環滁勝登臨忽此亭席分溪石潤酒帶釀泉馨
院靜禽時語松深露晝零古人那可作聊誦壁間銘

遊琅琊寺不果次韻答曹少卿汝學

名山聞說好只尺里懷遊未果來空羨暮雲歸老
衲竟留也終聽石下泉迷庶子清難濯嶺望磨嵬碧
不開寺才無名藏貞明日追陪予心賞輸君先我已三回

雪曉次韻

朝來寒氣透重衣宜壓茅簷半掩扉院落光生花滿
樹池塘清絕玉爲磯舟横西澗無人渡簾捲豐山斷
鳥飛竟日擁爐官事簡詩成高興轉崔嵬

丙子冬至次韓信山韻

天地陽回又此辰履長餘慶仰皇宸年華滾滾波
同逝官寺寥寥山作隣凍合硯池從閣筆暖生茶竈
任添薪滁陽細酒堪消日拭眼梅花對早春

立冬日有懷京師諸友

東皇消息到江梅鼓吹郊迎曉色開五日新正渾醉
裏百年殘夢又春來他鄉緑燕隨緣看何處雲鴻寄
劄回朴得故人多徙在羣芳聯轡消金臺

人日雪

入春二日逢人日占歲宜晴苦不晴東府作

出終風吹冷竟三更年宗鷓酒渾多事蟹眼宜瀟
有聲訪戴未能餘興在明吟空對夕窻明

辭舍梅久不開戲述

山城春二一句孤牆角官梅尚未香索笑幾回扉杜
老驚詩今已負何那空憐凍蕊疑紅蠟安得南枝出
靚粧商鼎有須庭邑早故含元氣混羣芳

數日梅猶未開疊前韻

經冬相對意忘強半月東風未放香遠信不堪傳驛
使幽期如待探花郎日斜籬落貪春睡月冷黃昏怯
晚粧爲爾興懷作惱強裁詩句答年芳

次韻曹楠厓梅開見寄

爲相能陽界隔將枝尚及新正未是遲寒氣襲人朝更
破暗香牽興曉吟宜情多怕弄風前笛病起思傾月
下巵狂量一林仍冷蕊却疑春色與君私

梅始開疊前韻

梅花照眼忽枝枝冠絕中園不論遲香遠自緣冰雪
助格高偏與水雲宜臨芳合有金聲賦送酒何慚玉
夜巵湖上孤山應更好偏舟終擬遂吾私

雨中梅花盛開

山中留滯雨中開二月摧殘是晚梅横水一枝仍韻
在閉門終日忽春來眼憐今艷移時立心醉幽香倚
酒陪正恐陰雲妨月色不教疎影到亭臺

次日仍雨疊前韻

深包經春不自開侵窗風雨正凡梅香飄遞返應消

盡粉艷[illegible]吹易落來[illegible]石廣平心[illegible]在湖山和靖興
野[illegible]陰晴等鬭吾遊倦爲汝須登月下臺

次韻曹霜厓園梅爲風所苦

寄語通翁莫浪悲風狂未損好花枝芳宜送酒何愁
落香欲沾衣不惲吹乍點宫粧[illegible]小試[illegible]成[illegible]味待
深知繁華擺落未嘗絶月夕來看[illegible]作期

遊瑯琊

十里瑯琊[illegible]回路[illegible]臨清
泚石磴[illegible]刊碧[illegible]亭一[illegible]外長江[illegible]練[illegible]
浩中千年帝子曾寄槪多少遊人[illegible]回

[illegible]韻答曹霜厓

華[illegible]青[illegible]咫尺西[illegible]春[illegible]
漫談棋[illegible]空[illegible]山[illegible]開[illegible]白日[illegible]消[illegible]
簡中薄集[illegible]來天[illegible]尚[illegible]一[illegible]何

曹霜厓以詩謝茗并致佳酒次韻

春[illegible]香[illegible]頗泥人叩門詩[illegible]日加[illegible]愧無瓊玖[illegible]投
李頼有交[illegible]他飲醇[illegible]名[illegible]陽[illegible]勝分酤真[illegible]
泉新[illegible]醉裏還[illegible]月夕[illegible]此[illegible]均

即事

除上[illegible]繞城[illegible]相對轉[illegible]生花枝幾樹初經
眼風雨連宵太薄情上國[illegible]存[illegible]久絶故園心事夢
難成等閒[illegible]起春過半[illegible]池邊看晚晴

春風

花[illegible]春風[illegible]叫吹乍聞南陌忽東郊重[illegible]去[illegible]

[illegible]古木[illegible]殘[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輕[illegible]力[illegible]恨[illegible]
花梢尋當[illegible]出愁吹倒多年韶光睡裏拋

即事四首

江北江南一望中便將遲早判春風江南二月桃開
盡江北梅花正作叢
梅花很藉杏花開桂[illegible]點山[illegible]送酒[illegible]日[illegible]連底底
事不知春色暗相催
每恨逢花易別離不因雨[illegible]即風吹亦知後會明年
事南北東西未可期
故人[illegible]話平生醒後依稀本自明高閣日[illegible]消息
[illegible]垂楊一樹語[illegible]

[illegible]韻[illegible]

南郭青山[illegible]年[illegible]夢落[illegible]陽空[illegible]伯[illegible]新
恩命[illegible]入歐公[illegible]江湖天[illegible]興[illegible]花[illegible]
雨[illegible]月[illegible]人[illegible]坐消[illegible]幽軒幾[illegible]香

寄贈宋[illegible]短改令丹陽

[illegible]別仙班[illegible]沿陽春月又丹陽[illegible]餘地牛刀
底[illegible]才名[illegible]場夜雨十年空[illegible]暮雲千里[illegible]
[illegible]涼江頭香草[illegible]已[illegible]流[illegible]自此長

題太僕[illegible]合

官寺東頭數畝宫兩年[illegible]息足[illegible]白雲片[illegible]山
合綠木池[illegible]徑通花木不殊吾[illegible]好[illegible]古
人風天涯吏隱惟迂拙滿壁題詩不務工

攜酒過曹[illegible]月即席次韻

紗人陰雨妨乘興此日晴霞得款門醉中風月作
樂幾年離合夢中論開將象局消長晝漫逐雲聲過
小園醉倒竹根應不惡明朝重到看生孫

次韻答韓信山

短鬢逢春不耐搔倚闌聊免得茅勞詩倩我倩千篇
少樓羨君家百尺高敢謂杜陵渾漫興亦知王粲未
爲豪來朝作意同登眺柳外花邊任所遭

遣興

好詩莫苦吟好棋莫貪看苦吟徒勞嘔出心爛柯祇
爲貪棋錯詩以寫我情棋以撥我悶意匠心兵不自
梓斷喪眞淳起爭論君不見三千風月醉一生十九
岐路誰能明何如旋室坐終日一洗煩襟令神清

删義畫不啻足超然且與吾心盟

花柳吟

飛花滿路春風香柳條弄日鶯兒黃如此風日亦可
喜趁逐兒女如顛狂花香欲與蘭爭馥柳黃漸似桓
枝綠爲佩爲梁自有眞往往風流託空谷琅琊山椒
一杯酒坐我深春亦何負吁嗟此意空寂寥醉眠底紛
紛醉花柳

曹亞卿第賞梨花

梨花盈盈雪一樹照日不消半含露香氣氤氳百和
餘隔牆暗逐東風度桃夭杏艷多名園春深很精[illegible]
愁煩醒心忽到池塘路疑是江梅初返魂休將一枝
春帶雨長門掩泣誰爲主莫待落溶月半庭素娥[illegible]

東白[illegible]作出君家今日晴酌泉之泥花邊作津津
齒頰有張谷夢回猶足消餘醒

次韻信山太卿重葺竹所

竹實雲落舊苔合無復瀟湘風雨林階下鋪綑綵
箇馬君長參倚倚

次韻韓太卿春晝見寄

一官閒散共天涯忽忽春風已落花不爲綠苔憐踏
破杖藜終日話君家

冬涼二首

落紅無數長東流狂盡楊花風亦休春色老來堪愛
處綠陰[illegible]清秋
嗅[illegible]鶯聲[illegible]點跡春陰淡淡日長初曉衙放罷都無

事多讀山窗幾卷書

次韻曹霜崖清明見寄

一春多夢夢先驚明流水飛花倦客情倦擾亭荒鶴未
還登樓地僻賦何成狂風暴雨過寒食野叔山殺入
夜京黔重許詢相慰藉此心惟合向君傾

與客游玉函雅次韻

敢誇野味少人知詩客曾題牛尾貍紅玉飣盤爭放
箸[illegible]沽酒共傳卮携來江北春深日識得山中雪
霽時正自思鄉緣兩刺未能歸去是誰爲

栢子潭次霜崖韻

栢子成林俯碧潭天光澄澈鏡中涵千年勝地未遊
[illegible]招[illegible]雨[illegible]歎[illegible]或羅江山題品我

徧堦丨高皇汪矢甘宋氏去與游人作笑談

野景

野景向晚尋歸興山復村鐘聲白雲寺酒旆綠楊
澗遠流花片橋危人跡痕宵然迷處所回首憶桃源

示兒徽

望汝成人後勿之汝家門地要支持箕裘不廢真吾
子學問仍須自得師早致青雲繩祖武莫將白日付
兒嬉終身有益惟謙約好爲書紳慎勿遺

寄程甥文德後藉時且進士登

不多下足好文章珍重吾家坦腹郎志篤尚須開鵠
巻學成同上擅三場功名世濟方爲孝冰玉人看亦
有光別後自嗟心力倦猶能到目日相望

寄從子焌綱

千里題詩寄阿咸喜看蘭玉在階前力行孝弟光門
閥多讀詩書繼祖傳叔父龍鍾何足法兩曹努力繼家
聲先相攜亦有東山興俗濟天涯又兩年

遊花山

花山秀滁陽不在琅琊下
東風三月時牡丹映山檻去殘枝綠
品色驗根荄采之忽盈把對憐良朋行杯學
一笑各盡歡顧景不能捨歸興倚微醺落日滿原野

次韻酬仲仁兄見寄

滁陽歲暮積離憂尺素俄傳自泰州咫尺不同遊宦
尋常空憶香動春初采綠尋詩成夜

發

白湖卻笑故園溪上月解分清影傍邪溝

紀夢

兩年離別書仍斷三處相思夢忽通旅食不知滁泰
遠追歡如在浙江東秋來祇有茱萸插歲晚還期鴻
鴈同自小翱翔子最後而今四十欲成翁

携張庶運遊醉翁亭

兩裏登山亦自奇古亭琴寂話深危廿年離合誰能
料一餉陰晴未可期鳥喚白雲高木落僧歸青壁暮
鐘遲酒闌漫復聯鑣去明日秋風兩地思

九日孫主攻莊登高

佳節驚心值異鄉登臨聊復過山莊茱萸共卜明年
健菊蘂猶憐此日香野外行厨溪菽嫩雲端作戲舞
衣涼樊籠游倒圖南意撫掌西風醉欲狂

寄贈張主簿錢粮柬吉大尹師召

遥儉賓發鸞栖久忽覩金陵鴈信來膏澤勝遺桑梓
福轉輸仍足國家財酒酣淮浦西風冷詩到吳江落
葉催重掃縣齋應臥治長官今有魯恭才

醉翁亭次徐鴛部子正韻

滁山偶爲醉翁有終古亭堂此不朽潤泉清淺碧玉
流石刻盤挐老蛟走日色遲仰視卓午忽
已酉吁嗟翁醉何時醒更上翁亭酹翁酒

晚菊

東籬細蘂幾黄昏過却重陽開漸繁曉袂半沾和露
采吟杯初泛帶香吞娛情不淺陶潛興鄭同杜

有論短髮經秋還耐否一枝簪罷手重把

謝曹貳卿餽潤酒

門掩斜暉坐寂寥清樽分我潤泉遙不多殘菊猶堪
賞如許閒愁合得澆尊有宜情淹此日久無封事問
明朝銜杯好事論心地却恐高人不可招

采菊

采采疎籬滿把香曉囱擕得萬錢黃一杯淺泛仍和
露兩鬢斜簪半著霜陰處懸來蜂轉趁風前乾去蝶
應傷牀頭藥裹多収貯驗取仙家却老方

秋盡次韻曹貳卿見寄

一年草草又三秋吉著風寒落木稠白鴈江南多日
去黃花雨裏幾時留悲深宋玉仍羈旅夢逐莊生亦

繆悠高調忽驚蹤留起倚欄殘日長謳

次韻曹貳卿病愈見寄

斷送三秋一雨中林端策策夜鳴風流年不管人間
世往事真成塞上翁病喜沈郎猶帶孔閒教杜甫懶
郫筒東閣笑語須相過未老黃花尚幾叢

閒雨

江雨生寒夜不眠初聞淅瀝轉連綿秋心欲碎疎桐
底病思淒涼斷鴈邊風急三更城自痛[illegible]草深
四壁地逾偏酒醒燈暗還多事占得新詩第幾聯

次韻曹貳卿食蟹

舉卓嘗蟹興莫當酒杯時自傾[illegible]之足
殘甲收戈非所傷風味十分七箇底縱橫幾許沙

泥傍城皆市遠不易覓評爾從和掛瑯章

感事次曹霜崖韻二首

記得仙人教下棋飈酬玄處在先知錯教費盡紅磨
力猶有臨終悔著時
江干歲晚聚芳殘附耳經何意解歡猶得後園含翠
相往來只合共君看

枕上作

忽酒殘月夜悠悠古木空山萬籟収身似虛舟橫野
渡夢憑歆枕到丹丘天邊忽作遊經歲江上魚書動
一秋叨守閒官慚肉食擁衾無寐欲吳謳

次韻曹貳卿苦雪

閉門風雪計終朝偶為新寒[illegible]便欲訪朋千里

去寧知得伴幾時消寒深王宇愁空閣病減清樽坐
寂寥舊隱半荒歸未得多情猶謝小山招

次韻曹貳卿長至見寄

官閒瀟得作詩忙凍暮朝來又幾行江國晴天逢至
日泊杯娛客共年光雪隨風散回晴景冰帶泉澌落
野塘世事悠悠時序轉細推消息意何長

送陳濂本

潮州高士說陳生邊向深山踏雪行遊似馬遷真逸
足文同曹植有時名[illegible]琅琊故事堪重醉西
潮道音又一鴻明日歸舟俄與盡暮雲回首大江横

雙節為翰林進士庶母润姊作

谷松產祖徠不知冰雪寒祗怜中河流隨彼任波瀾

木石何足道所貴全其天人與萬物皆天性嗜能令
卓哉三婦節秉志何貞堅毋也矢靡他之子同辛艱
俄然乃形影僅存綫時旋九死乃一生育孤紹家傳
天道諒有定木亡未餘年我歌栢舟詩千載世教宣

○○南莊八景爲孫封君題八首

○○○白雲洞口

深洞廻庭鞅開雲鎖石扉采芝從此入愁濕薜蘿衣

活水源頭

地脉回滄海源頭瀉碧山滔滔長此水誰解洗塵顔

曲水流觴

久美流觴事重尋曲水潯山靈應有約歲歲好花吋

高峯飛翠

不快紅塵深高峯獨杖藜悔來衿袖冷空翠落裀綃

絶頂雙泉

山泉淸可愛絶頂日淙淙一水已奇甚飛來況復雙

小橋孤月

小橋橫斷澗扶醉往來輕日暮不歸去臨流弄月明

野寺歸僧

地偏隣古寺僧過偶相逢未了無生話深林咽暮鍾

古亭留客

千載歐翁醉遺文亦壯哉幾經亭下路留識舊階苔

贈仲仁兄次韓曹二長官韻二首

愼弟看雲處讀書人今日喜逢韓高歌白雪千金
贈增重會此十載官祖道夕唱驪別學滁南山色擁
作滁遊知洋水從容地幾度賡酬興未闌
流水何如剔意長送君西澗感年光偶同風雨連宵
話免負茱萸九日香近重陽未老生涯期後樂相隨
歸夢苦難忘醉翁亭子琅琊景他日聊詩此頗償

雪後與客登豐山

一冬垂盡日久雪乍晴時春入郊迎早光回野望奇
御風臨絶嶠乘興引深巵四座傾肝膈環滁在睫眉
謝公方縱屐鄭繁亦宜詩總是他鄉客閒團別墅棋
眞游超物外此意許心知玉立千章栢冰堅百尺池
經歌綠石磴雲冷護龍祠稍稍村烟動悠悠暝色欹
僧扃鍾罷寺鵶集日斜枝歸臥山窓月虛寒尚夢思

栢堂肅露爲京口曹少卿母賦

聖將蒼栢植秋蜜雖持多年雨露濃心苦暗期冰雪
會葉香高稱鳳雛翔昭回北極來懸籃酌盡中冷
是壽觴京口有中冷泉酒終古綱常遠此母正須重詠栢舟
章

盆紅菊

幽人風致絶塵囂偃蹇秀姿白不開醉裏不知霜露
冷放教春色上酡顔

次韻曹霜崖催梅因憶舊廨梅花

當簷無復故枝垂頗憶年時索笑奇花向隣家須發
早春來此日未爲遲是日立春詩筒往復寧多事爲護歲寒
流有所思水畔亭臺煩掾掃短節行擬覓深巵

戊寅元日二首

欣食逢元日常朝情舊班四句三又至百歲幾曾閒
幸際唐虞盛叨陪季孟閒讀書何事業說偈厚吾顔
擔宦浴淮海流年見戊寅晴占雞日好春入蟻觴新
歲月輸誰手乾坤任此身官閒城市遠寮友自相親

畫馬

龍種何人寫眞神空募意氣絶風塵略施羈靮愁難
馭欲辨驪黃恐失眞十二天閑饒有幾三千騄花驄
無倫躡雲進雷尋常看取鳴鑾曲水濱

二月於曹霜崖第觀瓶梅次韻

綺筵何處得江梅倒浸冰壺自可猜一種風流偏我
愛十分春色後時開樽前莫惜歌金縷笛裏仍愁點
翠苔苑日玩香隷岸影爲君沉醉未能回

龍泉寺詠梅次曹霜崖韻

古寺精深別有春梅邊風日意同趨行穿曲澗閒香
遠興逸孤山得句新茶碗不須供地主酒杯猶足醉
花神明朝有約臨東閣未厭陰何得和頻

何寺丞第賞梅暨前催梅韻

牆頭細蘂隔年垂開向春深亦自奇桃李行昇聊爾
爾冰霜性耐故遲遲花是貴閒中樂月夕應添別
後思笑折一枝同浸酒賞心分付晴香卮

述夢絶句二首

客邸春風吹夢長忽忽京闕又江鄉浮生盡道如春
夢却笑浮生無此忙

推枕晴窓一欠伸杏梢開到幾分春天涯歲月成難

[illegible]歎夢裏身

寄明倩馮藏守 同除韓卿外舅

宿昔驚心歲月忙人生不死是流芳頻年宦轍甘棠
在一脉書香熙叢長醇酒幾人思北海門楣有客垣
東床全歸况復稀年近高雅徒勞道路傷

再題醉翁亭

澗水經春長綠波林巒回合鳥聲多山從公去名逾
重亭有時荒記不磨仰止棲知前輩盛觀今其奈後
來何官閒幸際升平世此地尋常載酒過

夏至後苦雨四首

五月夏已至經旬風尚寒怨咨堪暑雨[illegible]更添
小市傭沽酒閒居耻素餐癘開南北路一麥貌報薄

江雨晴難得炎風勢不宜濕蒸滅久藥潤診講殘經
避漏移牀遍通明捲幔偏滁陽二年客入夏欠烟便
大漏竟何如他鄉氣候殊身常親藥餌病不借妻孥
郡介江淮僻城依草樹孤東華塵土夢回首渺川途
一雨夏將徂羈懷轉鬱紆山深變寒燠霧重失朝晡
幾御誰當挽雲師爾可誅林鳩太無賴相逐不相呼

南墩書院爲宿州守徐良節題

精廬重構傍南墩鄉里衣冠直德門四面好山流翠
近百年喬木向春繁曾聞藜杖下星象勝聆芸香待
子孫今日無心雲出岫甘霖千里逐朱幡

九日對菊憶諸兒

往年九日菊未花今年九日花儘嘉霜前笑蕊色孟

好將山下把龍山詩反局官舍自日節對汝悠悠兩
形影舉杯相酢還自酬花神醉未睡能省何處發吾
可披豁萊萸更向花前掇不奈秋風生客愁鴻行欲
斷江天闊

送何寺丞汝弘歸養

鄉邦文獻故通家京國過從幾歲華適意忽驚張翰
去承恩應作老萊誇錢塘水落帆風穩天姥雲深屐
路賒回首莫忘移孝念鶴書行促隴頭車

聞曹續死南旋小詩奉迓

故人分袂忽三秋報道南旋解我憂已負風雲騁翹
足經桑梓繫蘭舟環滁山水仍相待雉石園亭莫久
留 古栢蒼蒼費公署近添楚篇一吻吻

除夕

春入殘冬梅尚遲歲除今夕客懷知門前已見桃符
換燈下猶堪栢酒持三載地偏成斷梗九重天遠獨
傾葵生憎爆竹無心久漫遂兒嬉亦一奇

己卯元日次除夕韻

頻恢屠蘇到手遲流年輸與鬢毛知江湖寄迹舟常
繫動業驚心鏡自持進德敢歌淇水竹憂時空愧魯
園葵半生漫浪詩千首如此男兒未足奇

次韻留別曹續庄二首

幸託同官契三年一日如笑談更下榻出入每聯車
吾道終何補公才暫可儲新蒼嗟屢別莫放酒杯疏

風雨驅行色銜杯意渺如下江俄擊楫頭更倚車
能可勞相贈空囊富所儲平生久要在不爲別離疏

次韻留別毛太卿二首

名德欽前輩行藏道自如共期川作楫獨羨孟僚車
伯問其堪續裴公藥善儲 分攜資論語此意未
消疏
世情波難料弦行信所如獨憐馳驛騎遙別看花車
鄙吝思常起不獻重風篇滁陽好山色回首暮煙疏

雨中大水

大水東來上平原匯百川離離波下黍泛泛樹頭船
野市迷浮鎮孤城浸宿遷流離愁此日何以御來年

過酒亭

斜溢湖奔淡細亭官舟泊水阻倚程南風一夕開帆
好臥聽船頭亂浪聲

庚辰歲同伯寶兄謁祖墓述懷

故里同過豈偶然鄰行仍及立春前鳥原舊業追嘗
日馬鬣遺封宜荐涵種秫有田堪容詩聚書兄棣任
兒傳廿年南北知何補辭老深期了宿緣

謝劉希首先生枉顧

谷口高軒來故人清燈細雨一杯親江湖戀闕三
千里館閣詩文二十春下見共驚霜鬢對談如對
夢中身干旄千仞南濱上尚憶樊蹄迹已 陳

過王亞卿別山別號

仕山堪任仍堪號名德居然復似之雲川[illegible]
望林深真有棟梁姿平分海岱形勝變幻煙霞起
亦奇未遂攀躋常仰止丹崖留墨定何時

沛縣黄河口南徙 河入沛已十年忽又北徙

大河衝沛日湯湯十載清流眩眼黃忽徙彭城終[illegible]
月舊渠枯盡欲生桑

竹澗先生文集卷三

竹澗先生文集卷四

古今詩千百十廿首

元宵戲俾使第呈席間諸君暨仲賓兄

燈火今宵看故鄉御臺梅謝鬧春光選來妙舞當筵
久翻得新腔按楚狂問侍沒勞青眼待[illegible]兄私喜白
眉良有時投紱終同社不把離愁攪醉腸[illegible]

郊行呈仲賓兄次前韻

偶尋幽事過南鄉照眼晴梅泛晚光故里不妨遊子
望中年翻覺少時狂垂綸未遂魚[illegible]綴[illegible]相隨馬
更[illegible]重半生堪屢剔強磨常綠還回腸

白閣爲[illegible]大參龔大夫題

秦[illegible]白閣號[illegible]峯後有高[illegible]此託跡王骨嘆嗟堪比
德[illegible]化[illegible]花能[illegible]開雲漢琴書潤路出松篁杖
後[illegible]壁丹崖身易遊殘回西望[illegible]典還濃

太僕[illegible]

兩年離此忽重來門巷春深次第開羅[illegible]層重茅新易
危臨池高檻舊登[illegible]笑談詩喜賓僚盛南北徒驚歲
月催燕語梁間如識主更將飛舞送餘杯

寄贈毛礪菴太卿

二年滁上漫追隨綠水青山到處詩問命遠將官未
爾歐亭頻過客情恰有才未許長閒散大邦真堪託
保釐概我重來公已去秪憑詩卷說相思

贈潘大參伯和

遙將直道作生涯磨涅無端玉不瑕暫黜更爲[illegible]

慶運遥終御帝心喜定襟懷曾笑草金帶輝煌
忽已花千載風雲今日事高歌芽拔為君謌

漫興二首

滁上羣山紫翠琢山中官府有無間吾游倦矣情誰白世事忙然鬢自斑楊柳看風村市迥芙蓉秋水寺門閑遥憐六一當年心野鳥山僧共往還

莫可秋風歎索離環滁山水古今奇六年留戀有翁醉寓亭嗟跎無我霜葉細飄紅冉冉晚禾將熟綠垂垂明朝試候南宵鴈帶得書來未可知

江浦渡江

百里到江仍問程堤上江風初靜渡船輕作穿雲港分秋影沉矣曉晴鐘阜日斜金碧炫石頭嶽上水靈平秦年王氣論能得秦淮繞一帝城

贈仲仁兄赴泰州

目斷鴒原鬢欲霜那知此會復滁陽鯉庭幼學年光逝姜被秋同夜漏長歸夢漫隨宵雁杳素餐聊取婢魚嘗明朝驛柳仍愁折淮水吳陵正渺茫

送楊太卿介赴武陵

翰苑論文忝後塵諫垣補衮復同寅重逢共訝憂年鬢一蹴堅辭報主身折柳滁亭堪此日藝蘭湘浦有餘春武陵亦係東山望倘見漁人莫問津

酬沈侍御子公

斜日行臺古柏高公餘清興獨揮毫先聲屈栽胡驄出色詞垣觀鳳毛株守頻年慚我拙萍逢此地喜

人嚴裝先説朝天近檄日行摩首重揖

雨後寄酬黃用中花園

芳園數畝舍西偏雨霽春朝散步便池水欲平新綠試花枝無語靚粧妍相將鶯燕還今日有待溪山更後賢八載游歌雙恠歷青眼尚依然

同朱侍御子仁宜東郊餞客

城頭曉色艷新晴十里還橋送客行花底四筵酬勸好柳邊飛蓋往來輕平疇麥浪翻風綠深樹鶯簧隔水清歸道不勞松下喝故應驄馬趁前程

病中酬朱侍御見寄頗懷東郊之興

鶯花清地風日晴欹枕尚憶東郊行醉裏不禁狂態劇病來轉覺閒愁輕經句無聊舉裹苦何日共話茶甌清詩篇稱謝相對賡和足詠閒中程

嘗鰣魚次汪三卿天啓韻

來程攜至巴昏黃命酒稱嘗月下嘗彭老骨多非所恨西施乳膩恐難方纖纖箸縷烹調美紅點榴花七筋香安得江頭看起網百觴咀嚼老詩狂

次韻汪三卿觀竹

杖屨風流到竹園不知春色去還存繁華掃地誰為主蒼翠臨池自長孫鶴唳時隨清籟發茶烟閒傍午陰屯偶然乘興尋萍跡戀此誰能詠謝墩

次韻汪東峯詠茶

露浥園葵夏景涼綠陰深處艷紅妝足能自衛如多智心喜常傾似向陽吟罷好憑斟點綴舞筵休羨錦

爲棠十年䰞緺同青瑣對仳還應各自勝

夏日同僚小集

衙罷公庭一事無官曹小栞自相娛槐陰落砌午無
聲棋局當軒日易晡地散未妨甘吏隱才踈何以副
時須流年又看端陽近角黍菖蒲醉不負吾

憂旱

農人辛麥秋刈穫及未雨既刈天轉晴暫飽終恐饑
盼盼五月來赤地極千里哀哉無辜民爲此旱魃苦
露禱良辛勤逗電商羊舞時雨風雷發淋漓多方也
踟蹰作渺漫龜坼漸焦痒麻菽猶可播分秧尚無水
三日雨不繼秔稻知已矣但山雲滃陽輿雲但自甘
有栢潭龍嬳化莫可擬寘寘果何意爲惠不終始
豈無溝洫利世遠孰經理亦有桔槔功惰農棄不舉
人謀或未臧天平吾何譴素食愧官守對之空汗泚

贈陸侍御勝遠

陸海才無敵瀰山盃偶傾龍蟠一表裏勅想避道傍
行襟抱三江迴冰霜六月清經邦資數馬求友願嚶
鶯弔古歐亭勝觀風范轡輕重闈西潤詠又動北轅
情閱甫方今日爲霖待老成咨諏勞使節獻納重鴻
評慍解薰風好行經梓里榮蟠坳舒肇處翹首五雲
晴

秋雨歎二首

旱來恨見秋霖遲淋漓浹月仍苦之禾焦豆萎已無
收壞屋決梁安用爲生柴價高除粟貴流離載道啼

英雄農家賤賣牛待餔欲給糇糧費
溪頭浩浩秋水生黑雲四幕雨未晴野香隨波田心
泣河鯽跛屨漁翁驚城中倉無餘積米船初通遇
江客乘湖逆浪來不時到市千錢論一石
雨中甘菊橫珠露倚汝胃遭旱魃欺孤根得潤稍舒
息嫩蕊欲展仍離披汝時未來須汝待霜白秋清想
風采餘功尚賴延年何日枝頭看蓓蕾

仲仁兄陞府教授過淋話別

九載賞宫道自尊皮裾今日又一王門官清幸覩東
平樂祿海聯供北海樽別句渰勞千里夢懷鄉空向
此時論楚天秋盡生離思腐影參差雨氣昏

長春樓爲休寧楊處士賦

休陽山水勝東南處士樓居倚蔚藍春占四時偏耐
老雲耕千畝不嫌貪門楣喜有金章客樽酒堪供玉
塵談好學郎君年更妙來書千里過江擔

壽淡菴楊閣老七十

黃閣歸來近十霜稀年方進九霞觴未應宰相山中
久已覺神仙世外長筆底絲綸猶禁署胸中兵甲在
邊方梅花時節詩兼酒江上重開綠野堂

壽王司訓八十 外舅

八十河汾度康强兒幾人瞳方仍轉碧髮短任垂銀
半子多朝貴諸郎有席珍投來菁綏久瀟洒出風塵

發南京

呉邪雨月又常帆棹一出俄驚又北行一念寅清素

對栽半生蹤拙寡將迎龍江風水開帆好風聞足
曳屐輕獨有月明回首夜石城鐘阜總離情

揚青道中夜泊

小泊空村待月行無端風浪夜還生舟人緊纜頻相
嘆鈴卒巡更忽自驚天近神京偏浩蕩水通滄海却
同榮陰晴未卜朝來事閒倚篷窗看曙明

天津值雨 時屯饑歲荒江南多盗羅鬻隣給枕粟

浦地風沙麥正苗一番甘雨忽今朝土膏新覺三春
足河潤誰誇九里遥南國救荒應有望幾州過糴轉
無聊晩來喜劇還悲切兀坐船窗看長潮

赴召將至京二首

春明一別老淋山素食空添兩鬢斑新命忽傳天
上至孤蹤猶以夢中還身依日月逢更化職忝卿參
愧押班便合彈冠向明發五雲深處覲龍顏
燕山南面潞河東彩鷁歸來更得風三輔地形春日
麗九重天色曉雲紅入城未覺琴書累過闕行
看劍佩同回首十年青瑣事不孤明主有感忠

贈柏林吳封君 吳堂□人以子拱爲都御史受封

豐城劍氣化爲龍霧雨霜辭半倚空老去成林終苦
節後來作棟亦餘功人間歲月優游地天上栽培雨
露中見說鄉閭評月旦古來徐孺可相同

送周太常壁安陸祭告

過雨離筵滑御風使節輕皇華天上遣白雲郡中覆
上國稱殷禮朝廷託老成歸報須早奢祀事

清

寄樸菴章都憲以道

二紀同年幾故人天涯蹤跡苦參辰閒愁誤遣霜侵
鬢消渴空疑月爲神西署旁臺慚不稱宏開憲府仰
經綸何時一笑重逢地酒盞詩篇取次陳

送王都憲巡撫四川

西南開俗付中丞才望如公簡帝心秋水落時川
水穩法星明處福星臨雪山增重應逾昔玉壘題詩
又到今萬里何時當報政聯班舊誼擬重尋 予昔年嘗與公同寮

復清陳先生變挽詞 先生善四工草書長子爲南史少宗伯贈尚書

復清先生清絶倫讀書不走溫柔塵中年化去夢幻
身詩豪草聖全其真吳人未亡垂八旬堪與孟母爲
芳隣雨郎成立俱爲津含笑不愧黄泉人柏府冰霜
翰苑春麒麟瑞世何振振皇家卹典來方頻松楸
千載恩光新此歌遂奠徒傷神

次韻酬謝內翰以中仍期枉顧

高齋足秋雨幽興廻難親理悟床頭易香甜甕面春
鄉評今視昔世態假疑真何夕西城月清談共可人

再次前韻酬謝內翰

秋風驚逆旅鄉思正相親所泛剡溪夜觴流曲水春
幾時尋舊約一笑道吾真大隱疑堪誘終憐紫陌人

題赤松山水圖 朱寔誾子文林讀書處

赤松山水擅吾鄉爭勝還開行求陽我頼蒼圖償夢
想君憑文字極揄揚烟横欲斷重重碧泉點春流曲

時香携向天涯漫相贈滇雲撫月兩茫茫

壽謝母太孺人

板輿迢遞海東仙｜帝里恩光照壽筵天近重陽纔二月人過七袠已三年菊花泛酒黃封好錦服趨庭綵戲便一曲南山漫相祝可酬當日柏舟篇

送葉師道分教羅源

斯文自昔共心期豈謂先生獨後時千里馬難逢伯樂百車書亦負男兒漫勞一命貧模範遠赴三山惜別離雨霽都門秋欲暮不堪携酒暫追隨

次韻李學士夢弼會同年于隆禧寺四首

遊興逐群仙秋林梵宇鮮蒲團閒獨坐涉徑偶同穿酒令難辭詩盟敢擅權分携各無語已悟上乘禪

南郭赴幽期秋風動客悲半生一夢過萬事二毛知交久負情見官閒野性宜菊花遲亦好雅賞莫教辭

僧房分半榻坐我白雲間暫脫浮生累聊娛此日閒露松垂砌濕霜蘚綴墻斑爲謝良朋引從茲得往還

二紀同年友相逢幾度新頻緣憂國改道貴任吾真歛量開今雨遊踪避俗塵重尋曲江約屈指不多人

送陳尚德分教東鄉

朔風吹燕雪長空暗欲雪孝子忽南旋銜笑過予別讀書三十年借計來上國閶闔遂九重二載紅塵陌一朝領除書分教江右邑絳帳談傳經芹泮生春色平生經濟志樂育聊自得蕭蕭都門柳悵落不堪折渺渺官河舟尚及凍前發去任兩含情予亦江南客

東浦爲汪太卿用之賦

東浦風流又到君西湖自昔遠塵氛橋通殘[illegible]尋春去寺報鐘聲隔水聞畫舫笙歌千頃月青山花鳥半窗雲題詩不盡江鄉思此樂他年肯我分

甲申冬至

一陽初動又晨鐘朝罷樞庭日正紅閒事攬人方筊滚殘冬辭我太匆匆冰霜勢重陰餘幾梅柳春遙意已通多病年來常止酒試開涓滴待東風

朝天宮看梅呈崔蕭二光祿尚寶

見說梅梢高興生況逢三友盍簪同行蓬萊官到乾坤別姑射還臨水月清信香江南腸欲斷春回冀北眼偏明一尊聊慰歸來晚帶得幽香兩袖盈

送陳太常岸歸雲南

秋風高興落丘園謝事[illegible]十年思舊學歸途三錫荷殊恩[illegible]溪支王案尋春長竹孫休漢家疏傳去祖道[illegible]日盛都門

送楊太僕敬之赴滁

送君今日去慎我舊時遊山水[illegible]勝潮通西澗幽亭問載酒野渡自橫舟驥[illegible]黃外行看伯冏收

贈南京蔡司馬入爲司徒

中外勳名三十年亭衢仍際中興天壯猷方叔初習後相傳蕭何復召還航引龍江民望繫緩聽鳳闕聖情專構材散地知何補南北追隨似有緣時予亦伯薊籍

壽萊莊溫少參先生（今予告和卸史部右侍郎加銜）
恩命惟沾八十初此身已乞廿年餘地曹舊借籌邊
旨河肖賢停泣罪車錦水一竿供晚釣菊花三徑傍
雲鋪應老去渾忘世雛鳳迴翔在一禁廬

荆溪張處士挽詞（其子大器為刑部郎中）
聞人託同郡側聞長者風結屋荆溪上讀書白雲中
至孝出天性哀感神明通折梅供靈几花發寶作叢
況復群行懿閭閻仰遺蹤義方篤庭訓桂子奮時庸
尚憶十載前尊酒親德容胡為一轉盼宿草迷堂封
我歌薤露詞濺淚揮秋空

答樸菴章都憲（諱章在廣理嘉河）
叩門誰遞故人書三復欣然伏枕餘河漕禹功方有
賴東南民力竟何如時清不覺衰年及別久那堪萬
里蹤太白樓頭聞駐節暮雲千里轉愁予

題董千里孝思卷（董寓）
昔韓文公作董生行生群下瑞在狗乳雞哺
問道其實也汪太史胡存修實錄凡以馴兔
產芝稱孝感者皆削不書獨喜蘭谿董千里
能篤於孝爲賦詩美之盖韓公意也嗟乎董
氏垂千年而孝子之見於歌頌者再焉豈易
得哉特次太史氏韻以播其事云
董生純孝者天知又見雲孫起孝思誰似呂黎世瑞
應尋常雞犬勝靈芝

督軍南贛過南安驛
過我已三回四聲留道半雜苦（宿散曉村紀驛）
出長歸時岫翠屏開川連徧信旃東浙路繞岡巒接
上台一掃塵氛天萬里清風應逐使旌來

酬高吾陳院長宗禹
嵗暮倚高閣山水興遐思翩翩南翔雁尺書忽見貽
美人湖東雲為霖方濟時善傳陽春曲三歎音有遺
顧慚駑駘質長途浪追隨尚幸託宿契肯翰敢後期

丙戌元日贛州作
城東晴旭入新年水秀山明壯古虔一閫下遠來初
作鎮樓頭高坐獨驚邊光陰太向詩書欠塵俗還兼
簿領纏漫把椒觴酬令節春風從此動江天

元宵即事簡陳院長
皎月放春晴元宵坐贛城笙絃傳闔市燈火徹參更
野曠狼烽熄鄉遙鶴怨生不逢南浦客碧草遠含情（[illegible]）

次前韻
佳期積雨晴燈月媚春城獨酌同民樂長吟任僕更
江湖一念在時序二毛生莫弄梅花笛東風易薄情

南來
南來未覺遠回首渺西江白髮生朝鏡青燈坐夜窗
乾坤心獨苦老大氣難降何日五湖路扁舟蕩槳雙

特恩堂爲陳院長題（院長[illegible]廣陵人）
謝病當年蹤跡陳豫期勿樂一罷偏新贅歸五柳先
生宅竟起東山宰相身江漢恩波元浩蕩武陵地望

止嶙峋高堂巨扁相輝處仰止感多羨鄉人

三月三日

花枝狼藉鳥綿蠻又是春風三月天露簡字訛時目
枝歡爐香細午初欣賞心何處臨流飲歸計無端對
雨眠芳青合流開村地滔滔終日不知年

即事

兩日東園不暇窺絲芽頓發老槐枝葵榴吐葉已初
夏牡丹今純更此時千古往來川上歎幾人夢身桃
遙收輕締短箋方宜我且復掀髯一詠詩

贈盛程齋年兄赴南京兼簡二三同年

官忠遙聞一月前眼穿行旆嶺南天相逢不盡平生
話後會仍皆何處緣世路悠悠雙短鬢曉星落落幾
同年金陵詩友重聚此送惜違篇句我律

次韻酬陳院長登滕王閣見寄二首

老我登高欠此樓羨公乘興及清秋 尚餘文字三王
後 不盡江湖萬里愁極浦風來催節起危
城日落實帆收捲簾遙相隨一路民風託其謠
綠波芳草恨堪論高閣新期共一尊 何處江山如此
好古來題刻至今存花隨流水存環砌鵬度寒雲度
時閣自是好遊心尚壯不知秋鬢暗霜痕

冬夜漫興二首

一燈深坐不知寒分閫天涯眾又殘 部曲夜開刁斗
靜衙門地僻簿書寬閑歸組能令勝敵謂干戈保
久安獨坐此心誰共語每[illegible]新對出[illegible]讀[illegible]朝端

嶺畔冬深亦作寒江風吹雨夜闌珊不聞鴈信來千
里空憶麟符絆一官雖少正須茶破悶病餘那用酒
為歡古槐衰柳方搖落騎復蕭蕭打畫欄

靜中漫成

白晝沉簿領不暇拈詩書愛茲冬夜永一編聊卷舒
孤燈閃青焰細字迷魯魚揩眼徒自苦掩卷一長吁
幼學不知要涉獵事文辭去道日以遠古人安可期
驅馳二紀來五十知昨非勤事乃吾職讀書固其餘
嘗聞仕優學糟粕非所須不如靜中悟默坐松窓虛

惆贛市火

深院夜寂寥漏下已二鼓遙聞市聲喧起視出庭戶
烟焰俄漲空乘風恣翔舞回祿殃我民倉卒愧為主
下令速諸司奔走督救護徹屋開火道紳士競相助
移時火幸熄焦爛良已苦吾聞天降災失政由官府
赤子却何辜啼號靡寧宇恨無妍懷力為爾更焦土

贈陳都閫汝玉

閫閫承三世發名重一時 兵書凡幾賜節鎮亦頻
移志在吾儒事功收大將旗伏波終雙鑠未老莫辭
衰

喜雪二首

越雪由來罕清長忽滿墀一年初快覩三白敢深期
日午消還聚夜深凍欲垂民饑方待哺翻恨麥秋遲
昨雪已難得今朝仍亂零遠山頭再白久客眼偏青
瘴退梅花嶺寒凝翡翠[illegible]同[illegible]日河凍[illegible]

遣興

世事竟何遇洪宵睡未能候茶聊附火抛卷懶親燈
興共青山遠年隨白髮增班超上門欄應有尺書騰

陳院長城新縣有作韓次韻

窮鄉荊棘已多年此日金湯更可憐澤及釜魚春水
活功汲刀犢夏畦便谿山頗改乾坤舊風氣還看楚
粤連容易談彊理事再間定計十年前

六韻答陳院長紀行見寄

樓船西上路倭遲雨岸江風颭畫旗民俗正勞千里
問年華休歎二毛知肇開山邑辭無賴半減田租慰
亟飢者我提兵恩按堵喜沾餘潤和新辭

羅甥文德詠雪見寄次韻四首

故園今歲雪飄洒殘臘明近侍詩相報遙憐興獨清
綴梅橫凍影壓竹起虛聲五嶺應難見千山空復情
城上北山雪留驚雙眼明年來鄉信杳夢見旅魂清
遍覆元含垢潛滋不動聲無勞添髮白猿鶴久馴情
憶昔雙溪雪通宵似月明揚臨瑤島淨人在玉壺清
渚鷺迷寒影江猿叫曉聲當時謝庭詠自足慰親情
我屋蒼苔下窓涵積雪明映書寒亦好烹茗味偏清
夜凍懸冰柱晴融滴雨聲宦遊逾二紀念此不勝情

贛州春日

歲事崢嶸春又來東郊鼓吹踏塵迴送寒已碎黃牛
土隨俗聊簪綵燕杯萬里乾坤同化日一時城市動
歡雷流年不爲汲符兩見梅花傍綵闌

退食

退食行臺日欲晡門扃翁栢一塵無鳳團煮茗閒吟
咏龍麝燃香夜坐孤萬卷憐閒從插架八州遙鎮自
披圖虛糜館穀天涯晚未有涓埃報廟謨

除夜

空堂蠟炬輝獨坐睡何遲兩歲平分夜三更欲盡時
壁殘爆竹火香入頌花詩好辦明朝起山呼祝聖
慈

丁亥元日

去年此日憶龍顏天上初違待從班浪迹至今千
里外山呼徒自五更還乾坤開泰心同壯梅柳回春
發獨斑卜歲徵病欣頌僉看鞭隨地敢辭艱

元宵即事

燈月交輝夜夜坡沸管絃栢臺深鎖鑰梅嶺接風烟
不語望三峽回頭來二年太平多氣象萬里仰堯天

詠蘭四首

蘭惠二種而蘭特少其香特勝開謝之早晚
遲速亦異予於贛之行臺並植之

山人遺我蘭百里到城邑求之千仞崖故上帶砂礫
屯盆及時栽風雨惟避之砌白日靜綠葉光凝碧
猗蘭含紫甤經冬凍不發春風幾何時碧幹爭挺拔
一幹僅一花清香乃傾國貞姿頗耐久逾月未衰落
惠本蘭之族氣味亦相似一幹五七花生香春谷際
是有閩中產葉高而稍狹誰書本草經誤以零陵擬

世人多佩蘭貴有君子德況爲王者香尺久興歎息
芳名播終古俗眼常空識高齋風日和知對余心懌

夏夜四首

夜窗無暑枕陰□湘簟閒眠獨抱琴嶺畔不知天許
遠還將北斗看卅沉

一雨猶餘幾日涼不知三伏在炎方晩來風起秋偏
早却爲蓴鱸憶故鄉

滿天風露夜將分花樹生香隔院聞獨坐此時無一
語待他日出漫云云

四壁蟲聲一院花銀河淡淡月西斜此時此景清於
水不動薰風也自嘉

○○贈陽明王公將軍兩廣 有序

○○○陽明先生大節出險大功錫封天下想望
其風采而其得之心無待於外者則雖士大
夫或莫知之也先生□居數年詔起視師
蒼梧道贛江幸奉顏□以慰闊別敬贈鄙句

一封書奏險夷輕百戰功□□礪盟世道更爲今日
起心傳獨得古人精稽山□絕雲蹤躡贛水迢遙蓋
偶傾早定南荒報天子太平調燮待阿衡

○○過濟贈仲仁兄 有序

●○○予昔督軍江右比還朝兩道濟寧子兄栢
軒先生爲滋陽王傅得兩會語晝論心而
惜分手賦此奉贈

濟上今春喜再逢蘭舟□繫話萍蹤君顏自保丹如

汶水□□偏憐雪漸濃鴻鴈去來俱漫浪壎篪唱和未
役容淸時共擬消埃報三徑終期杖屨從

濟寧逢春二首

忽忽浮生已向衰悠悠拙宦竟何裨碧山笑我紅塵
□身鏡輪非白髮逢治水可能禹迹轉漕亦復託
蕭規夢遊不覺長安遠應被春風昨夜吹

鼓樂迎春山郭東春風遙與故園通一時諸友誰常
健三洞雙溪我欲窮官事敢云無了日古人堪慕有
高風泰山咫尺須乘興會見扶桑海日紅

北山茶

春來遙憶北山茶青壁丹崖傍我家采露擷烟空夢
寐沿河涉海自年華求閒會了三生願知足何須七
碗加□□□□春深盡又看光景到□花

嘗茗

濟上初嘗玉版禪□常空見□堪□藥椒夜苗驚雷
早茶碗長供常露鮮貢到冰船知幾日聞雷金□
憶當年飽諳世味還何慕只有從來水竹緣

春日寫懷二首

半世浮名夢未醒他鄕春色眼猶青自從河濟收吏
後贏得餘閒點內經

衰病辭官本自宜慰情有一百敢言私濟州官柳沿
河綠又見春風此度吹

東園漫興

花發東園偶獨行山翁何必對□□移時天涯□□書靑雲

伊昔節功名自笑知何事蒼裏畏得老他年竹帛亦
虛垂杖藜緩步防苔滑筋力深嗟病後衰

南司馬王公以詩留別輒次韻鳳凌川舊

翰苑文章同舊價南都山水舊真仙相看轉覺雙瞳
與衡皂難同兩鬢斑酒興總非方壯日花時猶是未
歸年陽春强和愁誰寄塞雁依稀隔暮烟

初夏即事懷友人

客舍春歸不待余薰風相款竟何如綠陰到處嘗來
友來去無時燕卜居日色漸長堪睡[illegible]門多暇慣
抄書故人千里應相憶試向河頭覓鯉魚

○○壽葵源浦齋潘先生有序

○○○先生前福建憲僉瀞翁之子子英逆交也懷

不弗得放志林叡筵暮之緒付之諸子今年
秋既被一封命仲子蔡叔舜擢福建憲副推
文教焉予惟先生得之過庭者有以遺後其
不得行于時者乃於蔡叔兄弟發之可謂賢
且難矣賦韻語一章以先生壽

三十年前憶盍簪郎君相見喜股金鯉庭詩禮流風
遠萊彩趨承愛日深紫誥迴榮榮一寵錫丹崖鋪鶴
仵閒吟秋來好飲黃花酒笑[illegible]繁霜兩鬢侵

辛卯立春日即事

六喜新年見立春雪花呈瑞待茲辰梅梢半著文加
且麥隴平鋪頃刻勻吟對物華川上興飲開涓滴病
餘身二毛錯遺侵雙鬢潑謝塵緣放我真

消寧閣一名今寫懷

蜉中藥物篋中書未足功夫歲暗催日月人間寬步
殺風雲天上復相須身猶抱病慚康濟年已知非强
往趨三載白樓嘗一過辭在清寧城上不堪臨別却踟躕

得徵子書走筆答之

兒子書來勸我歸不堪衰病尚依違兩依違見書幸逢
明主真難報得謝清時曾有幾六月又頒南國芽
三春空老北山薇欲如退食委蛇地禁柳垂城轉夕
暉[illegible]下

竹澗先生文集卷四

賦詩辭記十卅五首

感雪賦

正德十二年冬環滁大雪余繫于官爲之興悽方聞鑾輿北幸彌增感戀作感雪賦其辭曰

弭予節于滁陽兮歲聿暮不吾與曰強圉赤奮若兮維律中乎大呂顓頊躡令兮使玄冥驅其先風伯憤噫兮雲師乘以垂天羌蹷發兮迺栗烈夜淅瀝而霰先集兮晝忽續紛而雨雪駕玉虬兮騁白螭騰踏銀漢兮濺氷屑夫何累旬月止復作兮紛委積而交加折脩竹以失蘀兮封枯楊而生花歸官寺兮山之麓接曠曠兮平皐阻寒氣兮空谷且余適野之棌蒼兮

雪始霽而日煜大門凍而反閉兮萬竈淒其未烟燦瓊枝兮林立堅氷壯兮彎畈儵狐兔以屏跡兮饑鷹隼而莫鶩晃六合以昭回兮斂萬籟而寂然吾方遊乎塵垢之外兮幸昭質之未虧步余馬於白水兮按余轡於瑤圃飲沆瀣兮餐玉英(央叶音)懷瑛琰兮依綵猶荷余心之皎潔兮雖迍邅其何傷嗟滁之僻兮衆有餘逖彼北裔兮僻不可居栖水峨峨兮陰山崒硎豺狼侁侁兮虎豹出沒夫人之遊兮懷不及黎民感我兮心肝肝亂日寒既冱兮歲亦暮幽獨處兮誰與歡宜今夕兮及時難望朔雲兮天漠漠感有罔兮龍有淵思夫人兮不敢言

與大守劉惟馨書

近鄉人到京傳云執事還任於僕有見慍之意謂僕於執事有後言也負執事也噫果有是不但負執事也負全蜀士夫也負吾先子也負同官也先子去國二十餘年蜀論過厚與僕有世講之好若執事固先子所知也而僕實濫竽同官既久同患難人心天理不宜薄也君子居是邦猶不非其大夫矧僕於執事耶且僕之平生執事亦知之嘗好毀人耶嘗背毀入縣一官吏耶於他人未嘗毀而獨於執事毀有無可知也世有婆孫文遘婦翁者茲固不必深辯然反覆思之亦或有由矣僕舟之過沛河也邂逅憲副高君則謂僕曰貴郡劉太守予嘗屬之吏部薦後人多譏之傳聞其某事某事奈何僕應之曰此所傳諸爾

尚曰予與渠同年也予將何以告之倉卒分舟而別今之罪或由於此則高之語意未明而執事之過疑也執事大節爲吾儕出色他日榮遷會貴鄉諸先生之同僚同年亦當自明或曾高君以此來質之亦當自明古稱賢者不相知實竊意其行激之言不意身親見之雖然未有賢而不相知者也僕之縷縷者費也執事豈終不亮其心

奉大司空南坦劉公書

辱忝僚末辱教愛多矣頻行又承餞贐無任感荷到濟寧即率郎中副使等放舟南徐以觀被淤故道入所挑新河復沿黃河東岸陸行由豐沛等縣以觀大小決口奔衝之迹乃知曹縣舊道口以下忽淤數

首實由決河西來橫衝閘道口之上并閘河
之水東入于昭陽湖以致閘水不復南流而沛縣飛
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耳沛以下即無淤
者以飛雲橋之水南流故也計沛閘漕渠只宜加
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一帶以防黄河
之衝俾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自無沙淤之患雖舊
日之淤猶有存者量加挑濬亦自無虞乃若根本之
論則在疏黄河之支流而　朝議已行之矣新河既
蒙罷挑無容置喙昨盛公所上圖本亦槩可見生愚
且拙敢不竭心力以紓　廟堂之憂俟稍有次第別
當圖上尚祈不靳指教以終雅愛不宣

答冢史馬君書

承諭築隄既長恐河專趨徐此誠爲徐方慮也然僕
嘗慮此而究其故矣黄河自汴梁經黄陵岡至于曹
縣一帶有隄自曹歷單豐沛三縣皆無隄今修長隄
蓋緣單沛間黄河決口十數道橫衝運河入昭陽湖
以奔徐州致淤運道故仍昔人所嘗議而未及行者
議行之然止築林臺以下百四十里耳林臺以上曹
單間七八十里原無缺口且去運河亦遠不須築隄
萬一黄河漲入不過如往時漫散爲害也大抵河
由溜溝與飛雲橋過趨徐河徑運河與昭陽湖亦
是趨徐俱爲徐呂二洪所束不得奔放入淮故嘗爲
徐患惟上流趙皮寨一支至宿遷小河口入淮孫家
渡一支至淮安清河口入淮可以分全河之勢而御
徐州之患但決塞十有餘年今始踰淤塞近七月九
月間黄河水漲一次高五尺一次高六尺皆得趙皮
寨分流故徐沛河不甚漲者亦或一驗也僕愚且拙
輒請教于執事望加察而示之地方之幸漕運之幸
憲節何日過濟冀得面悉也

答都憲熊公書

頃辱手教特惓惓河事感謝感謝偶便輒布一二今
年南旺當大挑已撥單縣隄夫七千餘名先挑湖而
後完隄豐沛地勢尤下其隄一面修築黄河每年有
清明水伏水秋水爲患今趙皮寨與孫家渡可備分
泒而此隄後成運河庶幾無虞但濟沛閘春泉正微
仍淤盡露左摘夫二千餘名挑濬就以所挑淤沙築
東隄外壁沙既可遠隄亦易培淮安清河口之淺今
該府用近便大役加濬此皆不可緩之役而適當歲
歉雖古有修城郭使民就食之政然河道錢糧有限
不敢多用民也僕憶去冬見諭飛雲橋口宜閘如閘
誠長慮也僕嘗沿飛雲河岸上下三百里間觀之飛
雲橋南十餘里有謝家溝又南五十里有北溜溝又
南二三里有南溜溝皆黄河趨運河出口四口並出
故飛雲似不必閘且橋兩岸高陡民居稠密亦不易
閘也但四口皆在徐呂二洪之上每水發爲決所束
徐沛受患欲除此患賴上流孫家渡趙皮寨之分泒
耳未審高明以爲何如幸不靳終教

答大司空劉公書

近日議河事者謂趨皮寨孫家渡不足以殺
河之怒而漕渠或不免復淤竊謂斯言慮患遠矣但
所爲防患者未審當何如夫黃河爲中原患非一日
矣習者不與水爭地惟順其勢而導之而其激盪變
遷雖神禹不能使九河常如故也後世或塞其決或
因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國家漕渠爲
之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弘治初河決荊隆口
以及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濬孫家渡宿遷小河
之口等處而後荊隆黃陵張秋等口可塞亦分洩
河怒之驗也況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曹縣接是
隄以禦河患亦既有年而今單豐沛爲隄亦將以衆
河患不使淤漕渠也蓋事理所可據與人力所可爲

者如是而已若曰神河匯測則固非力所及若欲剔
求遠圖則往者之開新河可爲殷鑒去歲秋水時至
湖坡爲新河兩岸所隔田廬淹沒告訴紛紛盛公乃
令閘官夏時華決岸放水此非棄百數十里之田爲
巨浸不可以爲河也初挑河至留城覺飛雲橋水來
反高中間平地數丈尚未挑通至是黃河決入二十
餘里水落而淤盛公乃令主事郭宗輝輩挑去淤沙
暫築壩以障之夫存壩無以通舟去壩則黃河倒灌
而易淤此雖棄前自數十里之田爲巨浸不可以爲
河也他若三河沙水之衝滕費沂嶧山水之漲亦皆
巧所難施而勞費不與焉是可爲遠圖乎且盛公
欲豐沛決口矣今因而加築焉嘗修沛漕東隄矣今
因而稍增焉嘗濬趨皮寨孫家渡矣今因而益濬
焉何獨至于開新河不因而成事歟蓋必有難成者
矣自其事已中止不欲多言今恐議者不察或誤
國事乃不敢不言誠含此而別有遠圖固不肯所願
聞執事爲國孜孜素厚僚誼望垂覽而見教焉
幸甚

寄都憲梅岡劉公書

謝以河事奉咨承手札垂答如領面教多感近日工
部復以三事移咨河道漕運兩衙門會議施行一曰
挑淤沙與前咨相同一曰整諸壩可以補前咨之未
備皆淮陰急務也一曰築長隄則事勢恐或未便蓋
自新莊至淮城其間閘壩十數處若築塞之則糧貢

糧運等船不通非細故也若留閘口壩口則河漲必
自口衝入非細故也況古黃河隄去河二十里近址
汴梁至山東一帶隄去河亦不下十里前年築單豐
沛長隄去河率五六里或七八里皆不敢臨岸爲隄
者惟恐河流齧岸岸崩則隄隨之今淮陰瀕河空地
若去河不遠則似不敢臨岸爲隄也此管窺過計未
知是否惟高明不靳指教則同舟共濟之賴多矣他
如扣存腳價動支監銀截留耗米借用運軍起派蘆
鳳滁和人夫皆漕撫所專想高明自有處分以齊目
國家之急僕仰體餘庭而已今具公移奉會夫歉輒
述管見如前所云皆恐高明或別有處也楮筆不盡
總希裁處回示不宣

大禮問辨

或問禮官之說｜皇上以小宗後大宗特重大宗降其小宗亦旣合禮經矣局爲議者未已也曰此天下之法也非所以定｜天子之大禮也局爲議者之說亦復引大小宗也曰兹所謂楚則失而齊亦未爲得所以重紛紛也則其說何也曰宗法爲公子卿大夫設也（大宗則子爲祖繼別爲宗朱子曰君之長子爲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illegible]）不與族人爲宗也（[illegible]）後爲繼大宗設也（[illegible]）大宗君無爲人後之禮也（[illegible]）

（以適[illegible]不可入[illegible]）誠以君主尊也不得（與）臣庶同也理也亦勢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親（[illegible]）而爲人後者有大功爲小功爲（[illegible]）故知後大宗非｜天子諸侯事也且古之後大宗者必屬乎子道者也故可以爲父子（[illegible]）仲嬰齊以弟後兄非禮也而公羊高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附會之過也魯僖公以兄繼弟非世及之常也（[illegible]）曰衎胡安國曰臣子一例以僖公爲臣謂臣猶子也則可謂爲之子恐乎可（左氏[illegible]）臣故一朝（[illegible]）近世人主繼其所後則何如曰劉歆一上道宮受命爲後從諸宗法爽乎其可也（[illegible]）子非此類也何可比而同宗法乎（[illegible]）

（[illegible]）其稱號奈何曰天叙有典人不可汨也（[illegible]）然則子之其廟次奈何曰生爲之臣死不得踰於君也（[illegible]）其昭穆奈何曰父昭子穆未之有改也或世次不相當不以親親害尊尊可也（[illegible]）信斯言也大禮共定諸曰然明乎宗法之原而不以其所同頒齊其所不同則千載不明之案可判而今日紛紛之論不崇朝可決也（[illegible]）

（[illegible]）我｜皇上之卽位承｜武宗遺詔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揆諸春秋之義克正其始矣其繼｜武宗之統以主｜宗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爲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以倫則｜武宗兄也｜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先君其爲繼｜武宗也名正而言順矣（[illegible]）（而繼其統）武宗而有繼也則｜孝宗同人宗絶也何得奪武宗而不繼何必考｜孝宗而後爲繼耶（[illegible]）（然事有常[illegible]）由此言之｜興獻帝聖考也｜與國大后聖母也名正而言順矣若夫

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者宋英宗係後仁宗程頤引
謂其父濮王當則立殊稱矧我　皇上　聖父母乎
如曰子無爵父之義固不有追王之禮乎或疑此非等無二上
之義殊不知　與獻帝本處臣道又無號併列聖
少殺又殊不敢稱本生於二上崇宗藩入繼敘并崇
且祖卯舉寔纓說與真業不同則業之君功德自巳業
之但得追崇世以服本繼統之君本功德節業
子祖故止可及父母而不得及祖聖於為之若故
了父歲如此父望似乎有爵統先王制帶父服三年
卜曰習得二月
卜曰自定等
若夫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　夫
子為百神之主尚當祭其國之無主後者況王顧不
得祭其父乎別建寢廟不敢干　宗廟之紀不亦可
乎然則子之說無亦動議者之說歟曰議之是者天
理人心之同也議之非是者子不得而同也子盍亦
上闓歟曰　皇上至孝之心既巳燭夫兩端之說矣

大禮其次第舉矣予竊重夫禮官之固執而惜其弗
加察也又處夫紛紛之論輒成聚訟而或賠患也故
為是答問者將以解學士大夫之惑而明我　皇上
至孝之心於天下也

章氏重建　御書堂記

御書堂蓋　御書而作也吾婺先正大方伯章公正
統中以廣西憲使入覲　詔賜五經四書五倫書凡
若干卷歸設有堂實藏在溪南淮村且以處子弟之
習者數十年來族姓弛公之孫緒大懼纘述弗戢
無以昭先德承　天寵爰度地於所居之後以便視
守建堂於厥地之阜以崇廉陛屹事於甲子之春明
年冬落成面陽引以受風日傍爽塏以殺水泉㳂蘇不
而碎濶不㬵而乾輪奐有美載軸秩秩若孫曾
而游歌焉處而藏修焉起敬起孝固必于斯間屬予
記之予作而歎曰可謂得我心之同然哉予大父僉
憲府君與公為同門友仕之時亦同嘗以風憲近臣
㠯　賜書又同先子憲副府君異時語不肖孤曰吾
蔡章方伯與汝祖獲　御賜書是誠至寶吾欲創樓
尊閣之而未能不肖孤服膺久矣顧力猶弗逮聞予
族弟能不深為之喜而重自愧哉抑是書大字楷寫
以明洋于每讀進陽未焦曾可疑輙闕手啓筒莊
誦細校聖賢精義與語多類以明吾知章氏子弟之
於有賴於大撤　君之賜謂之忠述祖之業謂之孝
啓子弟之學而俾有所考謂之賢一舉而三善焉不

可以無記矧先祖同拜遵後世同其守不容以不記
是記之以貽厥後乃若庭檻門廡之詳則登堂在目
而山川景物之秀麗於堂則不繫乎書者可略也

項氏先塋記

友人項聘之哀絰過余泣拜而言曰亡先處士之兆
卒獲地矣而表塋域以示久遠敢不為之處請吾子
為記之地延袤二十畝在赤松鄉去縣北十有五里
負南面北龍蟠亭據其左滄塘浸其右孤白特秀亭
亭雄峙于前者芙蓉峯也堪輿家謂芙蓉一脈自東
而南繚盤成阜中皷而成穴左一丈壇奇後蜿蜒
為案右一支曲枕澄塘之上若肉臍然上宜松竹植
之易茂左宜桂不植而產蓋然蔚然雲本國蔭望之

知其爲先塋也隴封四尺碑刻曰項處士某葬墓前爲亭亭側爲屋曰居守便祭掃也夫聞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夫之不孝不可追於生前盡心墟墓之間猶以爲吾親所歸也即於是無憾焉庶幾吾親安之也夫子嘗曰丘也不可以弗識也予益一言俾項氏子若孫永有識哉余聞伊川論葬必土色光潤草木茂盛五患不及水泉不侵而晦菴之言曰以子孫而藏祖考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吾聘之可謂達於此而能用其孝矣凡民致死其親宅窆苟且否則泥風水拘忌諱葬不以禮不可謂孝矣則孝如聘之詎非風俗轉移之機哉聘之積學謹行術用于時所爲揚名行道以致

其孝者余方拭目焉庸次其說以記之

張氏順則堂記

義烏處士之廬有堂曰順則者張君彥成所築也其地在龍陂里西去縣三十里許臨谷向巒山縈水紆爲堂三間堂之後爲室傍爲樓前爲正門凡若干楹朴素堅完脫去綺靡經始於弘治辛酉越五年而落成於是起臺植花以遊以觀引泉爲池可濯可湘蓋優而善居室者也昔陶唐之世有謠於康衢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士之名堂蓋取諸此夫謂之順者天下詗思何慮坦然由之無適不順也謂之則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帝之則我固有之也人惟逆私自以戕天理顛倒拂戾使其物則是雖中君叔世雖

乎免矣而况於帝則乎而况於順乎處士質直少文尚義而好施一言動衣冠循循以禮鄉人化之而不爭令尹嘉之而知敬子弟依循之而有所成然而名弗炬于時迹弗詭于人葆光任眞□□聖仁其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者歟昔五柳先生自謂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處士其陶唐氏之民歟處士仲子儒從予父經篤學謹行克振家聲予以是知處士而嘉其堂之不虛名也用申其義以記之

太湖分趣記

太僕少卿霜厓曹公作假山于甓城南陽號太湖分趣謂予曰始僕以御史在告自適于是別去六七載湖山情景無日不往來于懷願記其事勒諸石庶幾

他日歸歟誦斯文而愜吾心焉且俾後之人知僕所樂者也山累太湖石爲之峴起平地峯巒削出虛其中以爲洞容三數人兩傍由磴門以升小橋曲徑達于絕嶺山畔有四景亭刻東坡四景帖有賛尸亭設博奕具結栢亭一置琴碑石凡一豎嵌石刻小飛來三隸字結黄白木香亭各一排竹屏各一栢坊一左右掩映參錯于花草竹樹間面山爲書屋若干楹壁間陷置古今諸賢石刻游息宴集于斯華止凡園之景以山勝山之景以太湖之石勝故命之曰太湖分趣予惟人之情不能無所好也彼以聲色勢利取敗者固好之累而無知無欲如老氏之說則亦好高而不情古稱知樂水仁樂山其適精而無累者歟公

其遺仁知之趣者歟或曰魏城控萬里長江東際大海公生長其間眼界不小頃將使命持憲節歷數中外以極天下之大觀其胸中之太湖不啻吞若八九矣奚以分趣爲哉予曰此公之所以賢於人者而人固莫測也夫舉卷石可以知山勺水可以語海取諸近小以自託者易足之道也公以清才聽學存歷御列崇階顯秩駸駸未已乃能不以富貴移易其山林之念是又以知足爲持盈者也不賢而能之乎顧予泉石膏肓閩風感與恨未能縹舟京江以少分公之趣漫爲公記之公名儆字汝學以乙丑進士起家霜臺其別號云

雙溪潘氏宗譜記

潘氏之先出於畢公高畢公高本姬姓子季孫者食菜于潘因以爲氏焉潘氏子孫蔓延于天下宋南渡[illegible]曰贊[illegible]州君曰富潘更元之亂分散微弱而吾一門至今號儒籍焉蓋元別籍於編戶若今匠竈籍然入國朝吾高祖與二府君以人才徵曾祖呂三府君卒贈監察御史而吾祖吾父諸父昆弟皆以儒起家接迹仕路蓋自洪武以來百五十餘年于茲矣自吾高祖居城下雙溪之厓其後或居城或居鄉或居武義而城下故廬子孫猶有居者然彼此散處而隆替不齊矣予初而孤不得備聞遺德恩所以尊祖而睦族莫知所詳乃以續藏先世[illegible]族人[illegible]命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三世又遡而上譜殘系闕雖知其出於三潘而不知其孰爲當祖則斷自所知爲八府君者爲始祖嗣爲而宗而德行當時列行之稱而其名與字已不可考其稱宣教若朝奉又皆已不可曉矣於是爲之圖以長其世系爲之傳以紀其事蹟名亡則書其字字亡則書其行而宣教朝奉各仍其稱又揭凡例以宗法守而譜可觀矣古者大宗小宗之法廢而人不知本人不知本而骨肉之恩薄仁孝之道棄其猶不失宗法之意者譜系之說也而譜復廢焉雖賢者無以自考此吾所深懼也夫吾父之視吾兄弟猶吾於子也吾祖之視吾從兄弟猶吾於孫也自兄弟達于族人固一本也兄弟族人而至於相虐猶一

身而四肢自相戕也非背本歟嗚呼觀於吾譜而可以知本矣其孝弟之心可以油然生矣

滁州龍泉庵興脩記

我太祖高皇帝定天下設太僕寺于滁總攝馬政尋建廟祀馬神俾龍泉庵僧視守洪武二十三年歸併寺院勑太僕臣朱守仁等仍留兩僧自是庵爲名刹且爲太僕諸臣習儀祝聖壽之所庵在豐山西北麓南距栢子龍潭百武而近其名龍泉者蓋以此歷年茲久日就頹圮失今不圖後費益鉅侍御陽曲劉公按部至滁有司白其故會侍御武昌朱公以清戎至謂與滯補弊不可已公乃下令計財用出公帑屬經歷伍鯛用吏目劉寶董其役已而歲畢公閱

州守陳君則諭衆曰古者脩城郭使民就食役亦早備也衆懽趨之經始於癸未秋七月凡三越月而落成正殿以間計者三後堂中門間如之東西序各九門廡以外門繚以周垣惟正殿後堂廡石所之餘皆補葺以還舊觀於是伍經聚等請記其事刻諸石予惟春秋用民力雖時且義必書書役也不可以不書也祀與戎有國大事廟為禹神廟誠於祀所係且國家舊典一宜書費出于公不厲民飭舊為新俾已成勿壞二宜書因儉募力民利其食官享其成得乘時之道三宜書予承之太僕於是寮有賴焉謹書之以告來者劉公名繹字汝喬朱公名衣字子宜皆以進士起家有聲于時云

境山河記

黃河至沛縣與運河合東南百有餘里至于境山又四十里為徐州洪又六十里為呂梁洪南引江淮北達大通境山實扼其咽己丑秋八月河溢境山西徙二百步東南流二里合故河下口以其在故河外稱曰外河去山稍遠奔流直瀉視故河加闊然舟楫殊無患也既後水落湍急挽舟者患焉水益落湍益急放舟者亦患焉十月以來亂石絕河湍下射高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二四焉於是主近驗愕大懼春漕弗利曰盍闢諸則暴寒墮指賦徒穴冰鑿石曰盍濬諸則故河成陸復非外河徑直疇能以兩月之力迴彼瀾倒期迫事急乎不得已檄都水主事于恩督徐州判官項情君官大陳介鋪峙格草十二月六日興工穿故河以俟行水長七百五十步廣十步深丈有七尺截外河而遏之東兩涯下埽使漸相屬明年正月下旬中流埽未合洪濤激盪不可施功則決之故河奔放衝刷沙隨水流一夕河廣一倍三數日盡復其舊廣凡百步二月中旬截河埽成廣凡百四十步蓋假埽遏水以衝故道又乘水洩以合埽未幾沙回外河而亂石[illegible]焉經流滑滔舟行如故過而覽者不復知前日爲患之處矣是役也使夫三千給銀一千八百九十兩有奇用物稭以觔計穀槀柳梢蒲草以束計共十四萬七千五百凡七十日而工畢埽法見元史茲不復詳嗟夫滄桑陵谷信有之矣境山此河出我未之前聞也一旦爲患矣也不久而患息國家之福諸君之力也予也宦是幸焉記其事以告來者

序三

秋日寫懷詩序

詩三百篇尚矣而非必始諸此也歌非必始諸虞誥非必始諸堯之時則詩也者古今人心之形也謂詩始諸心可也是故觀乎其詩可以知其人矣古人發泄性情矣口而成抑揚短長協而成聲皆不得已而為者如後世規規焉之者自楚騷一變為漢魏古詩再變以極于唐律若蘇李鄭陶靖節少陵昌黎諸君子名節士義鬱中發外卓然名家矣學之者或不得其心其有至焉者鮮矣草窓董廷瑞先生以秋官大夫請老一日過余出其使蜀時秋日寫懷詩若干首屬引數語余三復而歎曰是雖託乎唐音何其善發性情也抑將有鬱于中如昔之君子乎何以至是也先生讀書三十年逾四十筮仕未六十即角巾林下將必有鬱焉者乎詩始諸心請質之先生

閒庵詩序

閒庵潘翁徵之隱君子也其居在婺源山谷間有田園之饒泉石之美竹樹蔭翳魚鳥上下翁樂之可以忘老日惟携琴杖藉命酒賦詩或課子弟讀古人書優游卒歲他無復事事因自號閒庵云弘治壬戌子珍玉鄉舉進士大夫士與游者咸為賦之既成帙屬序於予適有感焉余御武守五汝先生者翁從子也其心秉而靜其政平而裕余昔從游也久洎今與玉卿同年復見其有兄之風豈文獻舊邦士之生其間者類多賢耶抑家傳爾耶世之汲汲匆匆以沒齒者何限翁獨自處於閒賢於人遠矣其子若姪克世其德以效于用詎豈無以哉余聞作德心逸見大心泰逸且泰而後天下之物不足以撓吾斯閒矣是雖居官致理可也獨隱居也哉昔老莊以虛無為閒禍天下者也巢由以離遁為閒遺天下者也翁之閒適乎理趣要非異端者流而佳子姪又推之以協贊熙化視彼一於遺世者孰優耶余方慶世之太平無事而翁之庵之得以終於閒也是亦諸賦詩者意也

三覲圖稿序

武守婺源潘先生往者以名進士令湖之蘄水術例凡三入覲　朝廷凡三錫勅諭先生祗若休命既終厥功聞書膺黃成帙仍繪見賀辭三圖于首而以當時諸紳行詩附焉總題曰三覲圖稿　朝廷想像乎丹青　綸綍照回乎簡冊而大猷之春容短章之寂寥具見其感時撫事之實近以示其俾序之予見近世為縣令有能稱者一再入覲率彼徵書取顯官去之惟恐弗亟遷若久任而後遷既遷而不忘其初在行役無獨賢之歎慕君而終身焉者不其尤難哉先生清節惠政茂著蘄陽直以情性冲淡廉於取名故三載一覲覲且至于三而當路未之甚異也久之亭遷今官或將執中焉先生方懼弗稱手錄　勅文謂夕展閱蓋將推其作縣者以倅郡大其惠蘄者

哀發也其冠以圖者所以繫其戀　闕之憾而附之詩者又以歌詠其勤苦焉若先生者可謂篤於忠愛矣抑詩言志凡誦子美詩者必儕其忠也先生詩亦發乎心聲之自然是以詞氣蕭散興寄悠遠有感慨而無怨尤焉要當與知杜者論然後信余言之非今而先生之平生庶乎可識矣

送武義令劉引之入覲序

今天下司府州縣之長率三載一入覲　朝廷察其治行而勸懲加焉其事與古之述職諸功一也縣親民而屬府隸司司府之令必由縣以下方民籍書最委催科不息聽斷無虛日而送迎疲道路猾胥奸民竊伺舞弄而上之人又從而督責其府令之職甚其難矣吾婺爲江南劇郡凡領縣八其間雖號治其如武義彭城劉引之令武義之三年當入覲某偕錄請余言贈之初君受　命闕下余獲識其爲觀其器宇宏深言論慷慨有豈沛豪傑之氣非若拘拘章句儒者固已知君之才不患其難矣自下車來果能沛然處之刑簡政清催均賦足强者服慝者華聲實流布而上下安之余然後歎縣無難易視令爲難易令無難易視人品爲難易抑又自信管窺之無謬也君行將赤辭親　天顏吏部考績與天下循良吏㒺無多讓　朝廷三考陟明具有成憲亦且還君以終惠其民矣二三君子奚用悵茲別哉於其請姑道余之嘗知君者以觀其成

贈潘守固授陰陽正術序

今華潘守固拜郡之陰陽正術正術亦流官也而行縣視事不出鄉郡人皆華之士君子與游者且喜其學見用也友人陳正之屬予贈言惟聖人開物成務莫大乎陰陽理與數非二物也後世泥於術數而吾儒燮理之用漫不之省司馬遷父子論六家之指遂以儒與陰陽並列則世儒之不道陰陽陰陽家者遂不得自附於儒非一日矣堯命羲和主曆象而庶績熙舜命重黎司地天而人心正周以太史正歲年卜日馮相氏掌歲月辰日王十有八星之位保章氏辨吉凶觀妖祥降豐荒之祲象而六典始備是皆具乎吾儒之書而陰陽之爲說卒莫能外焉迺若忌諱之拘畏妖誕之降格祿命風角之禍福泯泯棼棼偏泥乖隔彼陰陽者豈端使然哉今京師欽天有監諸郡邑陰陽有學小大執事皆務得人以稱　國家稽古若天之意守固推於鄉薦於有司受秩於銓曹以歸其知厥職矣乎律有瀆神明事邪術妄言禍福之條非獨法吏之所當知也守固其嘗考之乎夫職苟思稱則雖抱關擊柝不可輕道苟可以行則固不必發策決科搢金紆紫而後爲快守固通儒喜文儒其知所從講久矣其能本之經參之律以效厥官也審矣儒者燮理之用雖未可輕語而明天人以息邪慝於一方亦深有望焉余既重陳請又盍守固不徒幸鄉人之華而將無負乎士君子之喜也乃爲之言

贈福建僉憲婺源潘公序

今　天子嗣大歷服萬邦奔走稱賀吾金華則婺源潘公以別駕至公未至旬日　天子特簡命爲閩憲僉事方玆拜表成禮將奉　物之新任凡吾鄉之仕于　朝者喜其來而榮其行胥謀所以贈或曰公讀書起家進士歷郡縣凡幾書最有文學有政事賢勞二十餘年所至不挈家才有清苦之節是以不近名而名自隨不徇人而人自知　聖王御宇首膺顯陟縉紳士罔不竦聽改觀蓋公之被遇於斯爲盛而其所樹立亦至此而有徵是則可慶也已余曰以是慶公非公所慶也士君子生天地間要自有所樹立而遇不遇所性弗存焉惟夫生于其鄉而風流習染之有自仕于其邦而興起推衍之有地則固其所深願而不可得兼者婺源朱子闕里也其山川清淑之氣磅礴而無窮故家遺俗文獻可考公毓秀其間沾溉膏馥不啻孟軻氏近聖人之居而私淑焉者矧今往按全閩又親履其講學過化之地當時武夷諸精舍與考亭諸書院而今尚無恙否其爲政規模布在同安其施諸臨漳者尤詳不識甘棠猶蔽芾否其所料簡諸書在經史閣所刊四經四子在漳郡視今世所行書亦有可參互否公於是重有感焉則所謂生於其鄉而風流習染之有自仕于其邦而興起推衍之有地兼得之矣仕優而學則古今考驗皆有定見所體若益明學優而仕則施爲依據皆有成法而用者益大昔朱子不遇於時未究其用公其將遷於今而益弘厥施矣乎夫如是亦不足慶乎或曰誠哉子之言雖有一焉公之佐吾郡于玆八年吾民之德公亦與日積一旦奪公以去而吾黨顧爲是言如吾鄉吾民何於是相顧憮然若有不能不介于懷者請書以爲公慶而并以識吾私

贈進士陳君正之按瀏陽令序

有地百里而爲之長令也令尹猶古之子男爾古者民淳事簡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所爲達於天子不過六年一述職十二年一巡狩而已故其勢易後世民僞日滋文移旁午農桑學校賦役獄訟盜賊之務去古寖遠什百而縣領於郡隸於監司風旨意向稍有異同卽不能以自遂故其勢難故事大縣非名進士不輕任及任而著政績有旌異有徵取尋進而職部臺高官膴仕自此升矣士由進士宰百里膺簡任而負期待有子男之國而處其所不易此其官豈不貴而道豈不可行哉進士陳君正之令瀏之瀏陽或曰龐士元非百里才蔣琬爲廣都衆事不治蓋才大難爲用而淸廟之器或非窮鄉下邑所宜以正之宰瀏陽交游私惜之余謂不然古之君子體具用周而無所擇於官後之君子學力弗逮而資稟用事故有能有不能矧一邑者天下之式經濟之士固宜究心者也彼卑之而不屑爲易之而不思所以爲者皆非也正之碩學邃抱有通敏才蓋知令之不可易爲

盡心厥職著他日湖南稱循吏第一必吾正之也余端稱監察御史有入自湖南者必吾正之也正之先大父憲使公文學政事有名于時先君憲副公寔同朝焉而余於正之學同業仕同時契好厚矣於其別宜不能無惜若其被命出牽盡將爲朝家得人慶爲一方得父母慶而奚以惜也正之明年當述職再逾年當被徵書官內臺所爲相過從相砥礪以協贊太平吾黨可翹足待則其別又奚以惜也於是崇酒載肉相與祖餞之且以斯言諗之正之以爲何如

送蔣廷元遊南雍序

丹陽蔣廷元應貢至京既廷試將卒業南雍同官湯君仁甫謂余曰廷元吾友也吾官游諸邦人圖贈之言以壯其行以勗其有成予知我者雖未知廷元願爲我一言廷元世儒家兼通軒岐之術或以醫顯或以儒仕凡十三四傳而姓益著廷元又蔣氏佳子弟也種學績文有志當世顧場屋數奇而不怨不怠今方游南雍友天下士以博其所見聞而要其底成立其所存可知已今世士如廷元子苟知之雖弗吾以猶將喜稱焉而顧獨吾靳哉余惟范文正公有言大丈夫不作宰相當作明醫以活天下則醫與儒非二道也儒之用調燮元化整齊庶政而民得其所醫之用護植元氣攻劫衆疾而身得其安顧其事有大小勢有廣狹而所爲利于物者豈有二乎哉古之大急於利物故不得爲宰相寧願爲明醫彼爲宰相而不足以濟世固不若爲明醫而足以濟人之爲愈也廷元之於醫余不知其得於家廷者何如而獨種學績文有志當世蓋亦舍其小者狹者以就其大者廣者至於場屋數奇不爲世用謂宜反求諸醫以姑酬其利物之心可矣乃確有定守而得失利鈍不一動其中輕數千里來貢京師又輕數千里往游南雍蓋其志若將必得其願欲而後已者余聞貧賤憂戚天所以玉其成而古人當大任往往出於勞苦拂鬱之境他日收晚成之功以弘醫國之用者安知不在廷元耶傳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又於廷元之行卜之

送進士徐君朝儀序

皇上勑禮部采輯中外事蹟修先朝實錄禮部請開有學行進士分道天下於是求康徐朝儀使池廬諸郡大夫士知朝儀者咸榮之瀕行徵余言贈之余惟君子處世必有出乎人之所難而後能權夫人之所業斯冀可榮者在我而外物之煊赫不與焉夫自成周賓興之法易後世得人莫盛於進士一科由庠序舉於鄉升於春官而後進於天子之廷率千百之什一其選既精則其才愈難而進士於是乎貴於人人孔子謂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而先王遣使臣必曰每懷靡及曰周爰咨諏蓋重德達情非有用之學鮮不辱君命者其事既難則其選不輕而使命於是乎重於人人若夫史氏之學世又號不叢之亦號不難之皆司馬遷以不驕之才足

所宿偏天下綱羅放失考論行事卓然成一家言而後之君子猶或病之然而卒無以及之者史固豈易哉朝儀學衆進士才堪史命而是行也訪求采摭周與史氏之事爲所謂必有出乎人之所難而後能遂夫人之所榮者朝儀有焉雖然難事之在人無窮而榮名之加已未可以遽足故以自强不息爲德業之尤難歟以冷閒廣學爲文纔不尤榮歟是固吾儒所爲無待於外者而朝儀所自勉也彼恒情之所榮而衆人之所難抑又其餘也朝儀余益友鄉衆同年故因大夫士之榮其行也爲之申其說而復以其至者望之

贈平原令李仲實序

遷安李仲實以鄉進士分教沂州既考最擢山東平原令同官王君汝溫一日告余而屬爲贈言余未嘗傾蓋仲實而知王君寔深君端人也取友必端故弗辭爲之言竊惟循吏之賴于民關于治理不爲輕矣始傳班史者龔黃諸守相而已再傳范史而後循陳諸令長有聞焉豈古之時爲吏者多循故難指名而先漢之時爲令者猶多循故未可一二舉耶夫親民者莫如守而於民最親者莫如令守與令未有能輕重之也顧爲守者崇以專而爲令者卑以詳惟卑也則張弛舉措恒見掣肘惟詳也則詳者覓者咎者指者智揣者心計者又往往不暇給守令之難易於斯乎有間哉平原古齊郡地夫子謂其一變至魯而變

之至道蓋自太公之教壞於管仲而今許餘習乎燕循不變今欲變而之道其難易未知視昔何如夫令不易稱也平原不易治也畀以不易稱之職而委之不易治之地一朝廷待仲實者甚不易也仲實其易之耶其將沮於其不易耶昔者劉寵令平陵民懷其仁韓韶爲嬴長賊相戒不入境嬴與平陵皆咫尺平原而二子者俱登名循吏者也今仲實職似地隣古今人豈必不相及也雖然二子未聞道也未及乎儒也儒之用不但如循吏而已也余聞仲實儒者其聞道久矣往教沂州士多化之今推以治平原斯民獨不然乎余方慶齊之俗將變而之道也他日吏民傳之與漢之循吏並俾天下後世知循吏足以安民息訟而聞道者能使民成俗也不其盛哉仲實其勗岳古

壽丨封君王翁序

大地久長之氣得之則壽故物有松柏龜鶴而人有耆老耄然物無知而人有欲物苟壽焉斯已矣人壽而壽則非富不養非貴不榮非逸不樂必兼得而無遺焉然後能足其願欲故天之於物也易爲功而於人也難爲力昔者楚丘垂老不免於貧賤季子位高金多而不終帝堯憂壽多辱憂富多事周大夫有位而嘆賢勞豈非造物無全功而事固不能盡如志耶故人之願欲壽考而享富貴逸樂而無所係者蓋古人不可得而兼矣世之君子於古人之不

者而或行焉獨非所值之至乎者也吾從外別部主
事王翁壽躋六十矣銓衡以繫官京師未遂歸寧
乃屬余言將寓歸爲壽余還鄉未久念翁往時嘗錄
壽徒步日踵漸方色若孺子雅歌投壺終日對賓客
弗倦有以知翁之壽蓋未艾也翁諸子賢而克家秉
衡以清才粹學致身 天朝用是家累千金而奇贏
會計之務一無所與跬步未始出鄉井輒封官如其
子所謂壽考而享富貴逸樂而無所係累余方爲翁
喜幸羨慕之不暇亦復何言雖然天不可必而在人
者可必聖賢或不得其常而君子惟諸其常翁天性
孝友與物無忤讀書樂善以義方成諸子古所謂鄉
先生者翁其人也則夫得全於天而足其所願欲蓋
有德集福之驗也他日遂遷上壽而子之榮養益致
其極皆理之可必者請以是壽翁并爲翁祝且用告
鄉之人俾登堂觴翁者不徒幸其得於天而深慕其
有諸已焉亦或鵠類之一助也

贈湖州太守何侯序

古者天子所與分國而治者有諸侯焉後世罷侯置
守而良二千石寔與天子共理世稱郡守古侯伯信
矣然周之胙大國不過百里其次七十或五六十今
天下百里之制皆縣也郡之制其統縣凡幾也此小
大之勢也聖人久分其道而天下化成而今之從官
者易地而治計日而遷視彼世守其國以服習其民
者果孰難易耶夫以郡守之貴與諸侯等且勢大而
肝難居子之立乎其位苟非志定而才副者孰能不
奪於富貴而使德澤加於民聲實流於人哉湖守何
侯奏續京師同官陳聲伯謂余曰侯閩人舉進士歷
官而來守吾湖且三載其度廓然以宏其貌溫然以
厚其政平易而規法不廢故民樂而安之臺臣嘗薦
于 朝天官卿茲復書最蓋不惟湖人德之而當路
亦知之眾 朝皆信之乃今旋節吾湖吾幸湖之人
獲終惠也余聞而歎曰是所謂志定而才副者非耶
何其德澤如此聲實如此不奪於富貴如此士方窮
時以勳名自期慷慨發憤直若可致洎其得志往往
汨沒於聲利而卒無以表見於世或者有立而弗建
不能用大而濟其則志才不足之過也以侯之所樹
立卓卓若此其志與才過人遠矣即使由郡國而推
之藩服由藩服而推之天下又惡有弗勝者哉古之
諸侯入爲王朝公卿漢三公擢自守相是亦今日
朝廷用人之典也聲伯忻然應聲曰吾固以是望侯
矣願屬筆爲侯贈

王氏家譜序

嗟乎世之人孰不愛其身惟目前之圖而不重其本
輕其身者也抑孰不愛其子孫規規身後之利而無
以維繫其心棄其子孫者也枝幹蔚然必植其根而
後千花萬葉於焉以榮天下未有本壞而末茂者獨
木乎哉是故祖父吾本也兄弟其枝幹子孫其花葉
也吾父之視吾兄弟猶吾於子也吾祖之[illegible]吾從兄

弟猶吾於孫也自其祖至於耳孫愈遠愈分而氣脈所貫固一本而無二世之人惟不知本也是以骨肉之親三四同途人喜無慶而戚無弔也乎居不相得而處然不相保也貴且陵賤也貧且役富也將其身之不保而欲以及其子孫不可得也家之有譜所以重本始而維繫乎族屬君子之尊愛其身與其子孫舍是無所用心矣古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使民有別而不混之立大宗小宗之法使民有所統而不離後世宗法廢而襲封與姓以淆亂其猶可見先王之遺意者惟譜系耳隋唐置譜牒於官五季以來其法寖廢士大夫之家間能存之而或旁援貴顯以爲榮無空於不可考之世、自譏則又愈失古之意而亦奚

用譜爲哉余友王秉衡曰其祖壽四翁居婺之北關子姓繁衍蔚爲吾鄉望族秉衡懼其族大而難合也則謀爲之譜王在晉宋間江東最盛浙之諸王多且苗裔秉衡皆不敢取信斷自所知壽四翁以下凡七世圖其宗系疏其字名生卒之詳而譜昭穆秩然可考嗚呼是殆有識而合於古者乎秉衡名銓舉進士歷官刑部員外嘉允宗者也而用心若此其賢於人遠矣夫爲人後而能使先世之祀有所藉以延於無窮者孝也使夫人皆興於孝天下不幾於治乎余病有意於斯觀秉衡之爲而重感焉故樂爲序之

送陳教授先生序

長沙陳先生以選部推擇教授于今任九載當奏績上京士大夫華其行而重其去也則思以言贈謹予曰先生自此升矣吾黨之小子誰與造就風俗誰與陶成吾儕里居奚所游從而咨訪於其別不可無言乎惟儒者學古通經砥礪名節因將有益於斯世斯人非徒善其身而已故用之朝廷足以尊庇用之郡邑足以承宣或者不爲世用亦必傳道授業以私諸人人是故孔聖思裁狂簡孟氏樂育英才而說者謂教澤所及顧有大於守一官效一職者 皇家化民成俗設國學以教於上設郡縣學以教于下訓有官弟子有廩非如昔之聖賢不用於世而自相授受者也其任不亦重乎其遇不亦幸乎先生以明經衆京闈兩與鄉薦事老成學行爲時推重循資而升必得太學右職

謂作人才而勵風化者當爲天下慶不當爲一邦惜也若夫游從咨訪之私固人情也予亦奚以釋諸君

南封錄序

正德七年春命以刑科右給事中奉 天子命偕翰林編修湛君若水持節往 封安南國王人賜上公服一襲采使遂行明年正月入其國授 封行禮信速而返蓋自京師至廣西之憑祥水陸萬里然後達于安南而安南之往返僅二十日耳又明年復 命 上錫宴于光祿勞行役也仰惟 皇明統一海宇九夷八蠻重譯獻琛西南海嶠諸國惟安南地乘禮義 國家待之特厚若其嗣世襲爵

以詔勑齋以冠服而將 命之使游觴侍從之
臣之臣咸焉 皇上之所以誕敷文德懷綏遠外
者何其盛哉希曾空疎寡拙謬膺是行仰仗 王
靈不煩專對從容措授而使事畢矣重惟遭際明時
目覩盛事歷萬里絕域幸不辱 命不宜泯焉無所
紀述乃取在安南所賦詩歌二十二首回京奏疏一
通手錄爲卷又以安南國王詩二首書二通陪臣詩
五首綴之卷末題曰南封錄序而弁之凡山川之廷
險風土之奇詭與夫往來交際之始末一覽可見古
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之里巷歌謠春秋以狄視
秦而卑鄭鄶譏諸詩三百篇取焉是錄也予不得以
淺俚自嫌且 國之什得附見者罔不以爲而棄
之也擇焉不

東閣翫月詩序

正德甲戌中秋前一日閣老西崖先生李公館所居
之東閣延同門人同業曾振之少卿張汝
言太史趙李宗易通政李守正王時芳宮允李
夢弼洎希曾爲翫月之會于時久雨新霽殘暑已退
夕陽涼風時至公坐諸生于左右或論文或誦
詩或觀古書名畫盱 命酒以待明月之出少選酒
漸集曛色四合獨鶴唳空冰輪皎然於林薄之上
公仰視久之忽顧謂曰嫦娥善變一分秋仲尚記
否此蓋希曾十三年前從公閣試八月十六夜賞
句也於是諸生起爲公壽因自相勸酬振之稚

晷希獨舉公去歲中秋詩作楚調歌之歌畢請用韻
紀與公顧坐客八人俾各占一字爲句首濡筆引紙
就月下書一律命屬和焉酒罷漏下三鼓矣後希曾
謁謝公又請得連夕所作乃并公招飲手柬裝爲一
卷而以諸屬和詩附焉庶用備他日故事惟公文章
勳業固已被今垂後學士大夫莫不尊信而師資焉
顧當謝政引年之日於門下士猶且不忘汲引至於
片言可采歷十餘年之久尚掛齒頰是固公之盛德
而若所爲誘掖獎進者不識當何以酬也詩曰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公之錄善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公之樂育也希曾幸託門牆所履序其
事以自識

贈御醫吳序

御醫吳晦叔先生謝事南還於是年七十矣而聰明
若後生且戒行吾鄉里之仕京師者餞于其
酒半客執爵而嘆曰賢哉先生去就若先生亦誠
賢矣乃顧謂余曰贈言之誼以屬子余惟賢者處世
身爲先用文之身必有以立用必有以及物故學術
以立身也宦業以及物也其或所遇不齊所就雖異
二者無歉焉可也是故太上則周孔之事其次以職
其次以藝賈誼稱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范
希文謂大丈夫不作宰相當作明醫活人其理同也
止直平蕩之道塞世途多艱賢者益難爲全覽其大
而要之全孰愈爲其小而終始之全也先生故業儒

光精於醫成化間被檄供太醫院事尋擢本院吏目進令官首尾凡三十年所活都人士不可勝計一門至於春過方隆而先生懇辭以老其亦知退而全身者耶其亦小試而畢其及物之志者耶夫賢者心事未易測識漢之疏之去使人歎息稱道於千載之下廉頑立懦有儒風焉則史氏之言爲之張本也先生歸矣他日知先生者或有徵於余言

贈長沙府推官項君序

余鄉項君瑞周以太學生試天官銓出倅華拜湖廣長沙府推官余贈陳大理瑪進士則君之執友且聯姻若周侍御應穖方亦若瓜葛若徐秋官陸武庫序侍御胡江夏朱□進士皆與君有場屋舊若陳李二上舍又同君者若干許成在京師初君未至時吾黨思鄉里之彥必曰瑞周思士之篤學清修出可守官而處可教俗者必曰瑞周悵悵焉惟恨其至之晩比至則倒屣迎之下榻館之恐後每公退輒集秉燭夜闌相與道故舊商古今靡不心醉形忘不啻疇昔之處鄉曲也碁承檄當之官吾黨屬余贈言余惟長沙爲湖南大郡領州縣十有二山深土曠江右川洛之民多流其間里族雜而獄訟繁視舊志所謂民朴而淳者有間矣一國家設推官以聽一郡之訟其任甚重君治長沙宜且難雖然余聞諸□□□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若信乎友若是□於□□□民何難求易稱君子以明慎用刑書稱惟刑之恤又君奏上論□名□□而推之吾知長沙無冤民矣請拭目以觀其成

滁陽贈言序

余介□□□□山抱□舟車□通唐以前未顯也自歐陽子作亭文章節義竦動一世游觀品題形勝拔出自是名人韻士往往闡風騷遊而天下知滁矣迨我一皇明定鼎徽輔尊建太僕寺總攝馬政則以其地為挑林華陽而天閑之往來冠蓋之南北月交乎滁之陽矣蓋滁之遇莫盛於今而歐陽子之遺□迹而訪者遂多於昔山川顯晦固自有時哉正德丙子希曾由諫司丞太僕吾兄栢軒先生適分教上蔡滁教諭夫□二里而各縻于官倖難會晤或託吾書或形夢寐未嘗除闕之感適丁丑秋吾兄便道過滁數年闊懷一旦傾寫爰命軟輿從僕攜酒相與登豐山入琅琊追醉翁之風流歎琅璆之清于時秋高木落風日清朗樵歌鳥哢如倡如和遊興所極不知日之既暮於是環滁之景盡在心目而友于之情亦少慰其一二獨非幸哉已而吾兄將還泰同寮諸先生咸贈以詩更倡迭和積成巨帙題曰滁陽贈言推諸先生之作鏗鏘振發今吞玉唾所以修山川之奇觀篤天倫之樂事揄揚借譽庶以加矣獨念予兄弟自幼侍先君宦四方未嘗一日相舍既而□亡各自爲途離合可勝歎哉茲□子由興懷□□贈

相約早退爲閒居之樂予將亦謝宦遊相別之日汝而退休何從之日長顧予與兄今雖未敢言私幸齒髮未艾後樂有日則茲別也安知不爲終老之聚晤而盍遊也安知不爲故園之美談耶予既屬和卷末復序此以族

五山先生吟稿序

五山先生　宮保大司馬何公吟稿也大參其子南京太僕寺丞汝弘所輯也將鋟梓俾[illegible]會序諸簡端公少有異質博涉經籍其爲詩矢口[illegible]多不屬稿即屬稿亦漫不置意或至棄其中之所存蓋纔十焉而於詩若未[illegible]然者故汝弘所[illegible]止此公起家進士[illegible]十年守令之其[illegible]風紀之職[illegible]經綸匡濟恩日孜孜澗糸留務與者[illegible]多故尤極勞瘁故其發之乎詩者皆隨事應酬一時興寄之作固不暇於鍛月鍊句紛而章繪之也卒之罕生[illegible]功杜[illegible]名竹帛而其詞之僅存而可見者又皆和平暢達有非苦吟雕鏤之士所能及焉嗚呼古之所謂大臣者類如此士豈貴於多言乎哉公吾浙人先大夫學史焉希曾頃居諫司復得論議茲又與汝弘爲同寮仰先達之風烈且嘉汝弘能傳業也乃不辭譾薄而序之云爾公居新昌之五山學者稱爲五山先生因以名稿云

潘氏家乘序

乘所以載也家乘者家之所載凡以論述其先世之後人者也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有家之事國史載焉國史亦有謂之乘者焉後世世祿廢而譜狀猶掌於官五季以來其法復廢世之君子乃家自爲乘乃天理人倫之不容已者而可以義起也惟我潘氏世居浙東遺文往事久而散漫於是竊不自揆編家乘入卷首以　累朝誥勅之典次以吾宗世系之譜而凡銘狀表傳祭挽贈送之作亦附焉顧予叢陋無以採摭未備其事雖核而文不能無闕矣竊歎之曰嗚呼此一家之書也而關繫之大不獨于一家而已也是故觀[illegible]綸綍之昭回則思篤忠貞審宗系之聯絡則思崇[illegible]文辭之紀述則思濟世美如是而孝[illegible]俗不可化者吾弗信也語有之求[illegible]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然則[illegible]豈徒爲一家之書哉潘氏之子孫尚念之哉

送思州太守俞君序

俞君一中由後軍都督府經歷擢守貴之思州且戒行今　廷臣伏　闕爭大禮　皇上震怒大臣罰俸者二十餘人百執事遣杖者二百餘人中外凜凜相視莫敢發一言君獨抗疏請恤已故宥垂亡則威福並行凡懷忠者無復以言爲諱　皇上霽威怒之於是言路復通聖人不忍人之心益明我　國家無疆之休端在於此而君之忠誠激切首批逆鱗不小慮憂乎其難哉先是某府將君某嘗謂予與兵同

里閈雅相友善以贈言見屬于時方白鎔且爲君序
之夫逞也乖君之言足以悟　主大夫士庶不深
嘉而樂道之予其可終無言乎嗟乎君子之於天下
也誠未易也才氣弗充則弱學識弗到則闇諳練弗
熟則妄弱則見義而怯闇則迷先幾而不知妄則輿
動輕率而顚踣隨之如是而欲有爲於天下誠未易
也君視予少年以長官同爲黌舍生直言勁氣素爲
儕輩敬服堅觳苦浩然不撓其才氣何如也自少喜
吟詠涉獵群籍上下古今數千百載如指諸掌以閑
易累舉不第復以蔡氏書取捷非經生專門者比其
學識何如也　郎左遷倅新喜倅惠州
延平　年間學附挽心者幾紛錯
震撼　也今日一鳴而中國體增重
士類胥賴安堵　推是道也於士郡何有哉
抑思州去京師八千里地僻而小經夷雜處君守恩
或者弗滿焉予謂行乎蠻貊尤未易也君誠不鄙夷
其民而惠綏之威鎮之文化之治之以不治焉則昔
之諳練而未及者在斯行也他日大用以有爲於天
下斯行又一助也

賀　封禮科給事中章翁序

吾金華之蘭溪處士章翁仁庵仁任禮科給事中今
年夏四月　朝廷以尊崇禮成推恩凡京官父母存
者先　封之翁乃被　封如子官配某　封孺人於
之孺人壽躋六十而翁逾年亦六十矣是歲秋九
處仁承　命冊封　來祈往返瀫水之上得稱觴爲
父母壽宦遊諸鄉人羡翁偕老而遺異數章纍事屬
予序之因處仁寓歸以賀予之再來京師也朋舊落
落如晨星得處仁與遊甚歡也處仁才氣英邁問學
博洽直言宏論有聲諫垣予蓋嘗稱願曰幸哉有子
如此比聞翁志慤行端周于孝義讀書論古今事有
卓見居鄉不刓方爲圓而閭里多求直焉諭子弟惟
禮惟義乃知處仁得於過庭者非偶然也揚子雲嘗
稱無是父無是子翁之謂也又稱無是子無是父處
仁不得辭也抑先王勞使臣恒閔其不遑將父今處
仁奉使而　聖天子之恩至渥
也則其本　聖天子之恩乎詩云
式遄其歸　王躬無衰職尤
處仁願

贈錢以時授大名節推序

進士錢君以時授大名節推或曰大名外郡也節推
刑官也重內輕外其來非一日而簿書獄訟勞弄君
子所貴之道也夫士之釋褐也或游詞林或
循忠臺諫或分職部屬近　天子之清光業職事
之優暇蓋其所也以時以正德庚辰舉南宮越四年
而來　廷對又逾年而就選視諸同年十不翼不久
也其學充其行飭其與人信其應務達緊諸同年十
不得多祿也而官之于外勞之于刑不猶棲鳳凰於
枳木策騏驥於羊腸也乎予則曰君子之仕也將以

道也荷將以行道也則內外一爾爾而…亦精如
一爾勞適奚計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
而不留獄謂刑乃君子之所愼也書云刑期于無刑
民協于中謂刑罰之精華與禮樂教化同歸也果孰
精孰粗耶矧國家任人歷試諸難內除者或外遷
外遷者或內補今台鼎股肱之臣大率皆更歷中外
之士也果孰輕孰重耶使以時才器之美書心睿克
以成明允之功不三數年且膺名命進京秩矣又
由是加勉焉崇功廣業高衘膴仕不難到矣不觀鳳
鳳起濯木而迴翔于仞之上騏驥歷羊腸而馳騁於
康莊世乎
時益能世
郎守文學政事有名久
也予與以時同里閈聯
姻婭不敢
以時游者莫不起予言
之非阿
乃以時贈

壽榮錄序

福莫先乎壽壽莫貴乎榮壽且榮夫人樂之而人子
之樂其親不啻于其身然獲者亦罕矣彼愚而賢
所以求之此壽榮錄所爲作也太常寺卿汪君用之
之母太夫人唐氏故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贈禮
部尚書寅軒公之配以用之兄弟繼武登仕累封
至太夫人歲壬午行年八十在廷公卿游用之父
子間者喜太夫人壽且榮也相與賦詩爲文以頌以
祝所謂尊母德而侈家慶者渢渢乎其盛矣用之我
叙之餘與梓以傳蓋將示其所樂于親者于無窮

試

…求歷承錫爾類其用之之謂乎用之厥事
三朝勳名茂著仰世德而作求迓天休之滋至今茲
樂事夫豈倖致而亦詎有涯哉夫孝所以事君也忠
所以顯親也太夫人有孝子我國家有忠臣也余
曾忝用之同年辱以序見屬不敢以不敏辭而樂爲
天下道也

送鳳陽令何世卿序

武義何世卿嘗從予受經玉溫金純磨析其恭其學
博而知要其文浸淫而逵其才無施不宜而不敢尋
少游鄉校果舉于有司弗售比壯應貢卒業南雍近
調選來京師
益別予者既久而其所
有得者益
修等奏授鳳陽縣令同
鄉諸士夫
府國將有以贈之夫今
之學者非
其而理孰不嚟嚟自許
也而考其設施求如漢世循良吏不可多得豈非…之
學者不足用耶抑措之用者非所學耶吾謂世卿兹
行亦自信而已矣亦無舍所學而已矣昔者子游爲
武城宰而弦歌之聲聞教人以道也成人有其兄死
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誠能動物也
子賤治單父得賢於己者五人而事之故衆悅巫馬
期戴星出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一尚賢一勤民
也夫子教子貢之宰信陽也曰治官莫若平臨財莫
如廉善子路之治蒲也曰恭敬以信矣忠信而寬矣
明察以斷矣凡此賢令之事具載孔氏之書而世卿

不學也篤信力行在此鄉而已雖然今之爲今者視古蓋難矣矧鳳陽我國家所基兵民雜處宗室群居驛使南北無虛日加以饑饉荐臻寇盜竊發呻吟之民生理未復視他縣蓋尤難矣世卿審時與勢因人情土俗爲之張弛而無失孔氏之家法焉其㦲講習之素不託諸空言而循良之績卓越乎常流矣昔人有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予於世卿茲行見之

墓銘狀碑祭文二十三首

東溪居士陳君墓碣銘

浙之義烏有曰東溪居士者其邑西楊村士子勤以墓文請予與居士同郡而勤嘗從予游故聞居士之風焉雖不敢以忘於辭居士姓陳氏諱俊字彥秀號曰東溪世爲邑之磊爲閭家其先有曰珢者任松陽教諭珢傳鋐徐州知州鋐三傳爲啓聰甫樂善好施者而且康即居士父也居士資性剛毅不事表襮猶言曰大猷爲乎無兄弟事父盡歡喪母哀而有禮處宗族無間言室久新之建居室以祔食爲祠堂目之曰此謹愿人也宗以冠帶弟受又目之曰此古府人也里閈之求息者卒恂恂片言解紛以去又目之曰此忠直人也太孝事其親仁睦其族而行義重於鄉之人一命弗沾一善莫名居士之於爲人果何如也世有所謂隱君子者其殆斯人歟其殆斯人歟卒正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五配朱氏有賢行子三人曰惟正曰勤曰惟榮皆克家勤尤性敏嗜學駸駸需居士隱德將藉以顯矣銘曰倍磊陳氏太丘之裔多賢德星恒麗湜湜東溪居士樂只源深流長施德之美仁不必壽維名之垂才不必用維後之貽楊村之原穹碑在焉百世而下可誦以徵

處士宋戒翁潘先生墓碣銘

毅泉處士義翁潘先生既卒葬邑北之原其孤以其配
胡孺人附焉正德辛未其子錡舉進士第明年先生從弟玉
卿以僉憲所爲事狀請銘於碣錡嘗從余游而玉卿與
余同年進士以是辭弗獲閱先生之屬按狀先生諱瑛字
子[illegible]義翁其別號世居邑之桃溪其先閩之三山人
宋[illegible]遷者避亂于此因家焉高祖諱循隱居行義
國初洪武初法禁嚴劫獨以謹厚全門戶曾祖諱虎[illegible]
業祖諱勤成年二十早世父諱炯資幼孤哀克
自立以子貴贈文林郎蘄水縣知縣母齊氏贈
孺人繼母胡氏封太孺人先生兄弟四人行第二
其季曰珏官至福建僉憲先以治縣有績獲贈封
父母云先生天性孝友肯堂肯構爲作[illegible]聯[illegible]
以恰兄弟學士聖堂程先生記其事平心率物不苟
[illegible]好詢人所行失得勇於克己宗族鄉黨咸愛且
敬強者愧屈同儕弱者得藉賴自立一日見餓夫臥
溝中衆委之去獨起而飲食之得不死人稱之曰義
翁先生聞而笑曰斯名誼取當顧名思義可也自是
居常器用悉書義字蓋取盤銘之意性敏警記憶尤
學廣語孟典謨訓誥皆能默誦雅好觀史客至與論
古人成敗歷歷指掌喜奬進後輩族黨賴以成者甚
衆教子弟尤勤故僉憲君暨先後登庸爲時名臣崎
方接武仕途潘氏之所以益昌大者不偶然也孺人
[illegible]峯先生八世孫慈[illegible]陽尹濟之姉勤儉孝敬協德無
[illegible]每誦[illegible]峯言曰一日當存敬行一日好心爲一
日夕人曰必聚善祝天務積陰德以貽後嗣比先生
殁矣必教子脫簪珥爲費娶于具成而後已克婦克
母先生生正統辛酉以成化丙午卒春秋四十有七
孺人生正統己未後先生十六年卒春秋六十有二
長子銓次鐘次即錡長女適高安程鳳次適富春吳
深孫男五人天潤天活天清天潮天漢孫女四人銘
曰賢哉義翁不愧其稱人則稱我我斯服膺曾斯
世皆利是趨不詭以隨由我坦途宜其家人義刑于
內宜兄宜弟義著于愛子孫多賢維以義方鄉閭化
之義聞孔彰孰利不害孰義不利賢哉義翁以克永
世

漁隱先生潘公墓誌銘

弘治乙丑七月二十一日我伯父漁隱先生卒其子
海門司訓榮之官舍扶柩歸殯寓書京師俾希曾
銘其墓希曾時居諫垣會多故未果越十三年乃克
造銘勒石追瘞墉前嗚呼痛哉先生諱瑋字用夫姓
潘氏世爲金華儒籍曾祖諱彥亨洪武中徵取人才
祖諱文華贈監察御史父諱洪官至廣西按察僉
事贈奉政大夫僉正焦尹母吳氏封孺人贈
宜人兄弟六人長諱瑰官至撫州府通判次即先生
次諱瑄次諱璜官至陝西按察副使贈中憲大夫
希曾先府君也次諱瓚次諱環先生自幼隨宦京邸
佩服庭訓兄弟自相師友諸經子史多涉獵攻詩善
屬文後從少司寇郴陽劉公游造詣益深景泰甲戌

矣未[illegible]居卒于官時長兄不在側先生奉母携弟妹
歸葬萬里以禮葬畢既免喪慨然嘆曰老母在堂吾
兄既繫于宦途不能復離膝下求仕進也諸弟勉之
於是一意承奉愉婉承順務得親之懽心甘旨饋祀
門戶一不以累其兄若弟如是者二十年母宜人以
壽終節判府君遷轉三州先府君亦已成進士官朝
行矣天順中郡縣薦先生才德辭不就後屢以鄉飲
請皆辭不赴成化乙巳訪先府君于蜀縱覽山水而
歸弘治庚申就海門之養徜徉五載辭卒先生天性
醇樸篤于孝友父母在不忍一日去左右處兄弟怡
怡無間言教子姪講授不倦與人交謙恭以和生長
宦族而能甘淡薄樂隱逸人尤難之自棄舉子業古

卷 四

文益高詩極清婉律詩歌辭筆意妙自成家晚年放
情觴詠與星齋錢先生諸耆碩爲北山詩社士大夫
求文者交於門因家雙溪之涯自號漁隱鄉人稱爲
漁隱先生而論君子者必曰漁隱漁隱所著有漁隱
稿湖蜀紀行錄若干卷先生生宣德己酉正月十八
日卒年七十有七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合窆于朱
氏安人墓在武義縣柘塢先塋之側安人邑名族南
京刑部員外郎璲之女年二十一歸先生甚宜于家
姑年高得末疾安人晝夜扶持經歲無倦容尤注意
教子家政悔吻居多成化癸卯五月二十日先卒其
生在宣德庚戌十一月四日享年五十有四男子二
人長即榮今任龍溪教諭次植側室楊氏出女子一

人適永康呂玫孫男四人燧焯焌燿孫女二人銘曰
惟潘氏居婺儒籍有聞詩書簪組是貽是承嗟我伯
父其生振振祿弗自取惟以成弟昆學不必用世莫
家以文孝友自靖儒素終身評高于鄉報在其子孫

福建按察司僉事進階中順大夫潘公墓誌銘

公諱珏字玉汝姓潘氏其先閩之三山人唐末逢辰
者上書闕下不報避亂于歙從婺源之桃溪遂家焉
厥後世有聞人譜牒具存曾祖諱虎祖諱勤成父諱
炯貲 贈文林郎蘄水縣知縣母齊氏 贈孺人繼
母胡氏 封太孺人公賦性醇篤自幼劬書十歲作
詩有驚人語十有二歲從鄉先生張文輝受尚書歷
五寒暑學成會戶以丁役而母病兄弟皆弱時署府

卷 五

事閩縣以御史左遷公持詩文謁訴閩才之遺補
邑庠生免其役天順甲申中也是年冬齊孺人卒戊子
蘄水卒蘄水物得疾爲公兄弟析産以水田若干畝
佐讀書既終喪公請於諸兄合爨肆力問學作風樹
圖以寄哀學士程篁墩先生守制休寧公以所學往
質之篁墩恨相見之晚曰君名進士也成化癸卯領
鄉薦連進士乙巳奉檄督賦南畿明年授湖廣蘄
水令公至縣閱倉粟得六百斛駭曰令爲民父母而
水旱無備奈何爰下令諸贖刑及訟紙咸入粟縣治
中門兩旁建倉貯之號阜民倉越二年大旱盡發倉
儲以賑貧乏籍下戶丁壯分隸上戶俾得傭作自給
乃擇麥爲來年計復勸分助賑以[illegible]不足是歲饑不

者自是益廣儲蓄更建倉縣治之北號聚民倉司
後積粟八萬餘石久益賴之縣之南門渡恃舟以濟
木涸易以木梁歲費百金不免覆溺之患公令二年
費為浮橋經久不病又以廟學湫隘闢而新之作興
士類每為講授成材甚衆邑故多盜公令鄉民聚居
列柵啟閉盜乃沮義官劉洪者實類盜其子亦與同
惡洪殺之事洩亟遣人分捕并獲其黨十數輩既而
司府將脫之公具獄請對卒如公按劾｜荊府致幣
于公公對使封貯官庫別以禮報之嘗使人諷公欲
婚其子公不可既又以所作書來賜公為啟事辭謝
於是｜王知公不可干矣久之｜王以罪廢公無與
焉治蘄凡十二載秩滿當去賦別思詩士民遮道共

石　湛菴　六

立去思碑李教諭復取別思詩梓傳之名甘棠集弘
治戊午遷金華同知寧如治蘄而聲譽清我尤厲右
族禾嘗倚權勢為取舍者為民誣姪夜毆叔殺之
致妄縣官治姪死罪其家冤其辯公閱成案見其致
驗屍時不云何若傷曰此必疫所討殺之也豈有
婦人裸而救鬬者乎當之人也生欲故殺罪而出其
姪迺按陳君不悅曰獄已成卒是矣何是予盾耶公
爭之陳不能奪二載考績道省太孺人于家有歸
志遷次嚴州投牒告歸郡繳郡人士相率挽留而上
官亦弗許尋就職乙丑｜武宗即位公入賀陞福建
僉憲奉｜勅督理屯田明年正德改元公上任老歸
□年奸弊豪猾侵越之從來寔于洪屯政漸復一日

臥病夜歸病不能寢食歎曰幾人不當其罪而力不
能救何以仕為乃遣人上京乞歸會時逆瑾擅權所
知恐其得禍勸上之尋以鹽法忤中貴人中貴人陰
主去公戊辰吏部書公年老致仕瑾猶怒以他事罰
米百五十石時公六十有三得謝為幸云歸數月太
孺人卒居喪執禮休沐十有五年足跡不出山惟赴
鄉飲避冠兩至縣耳優游林泉文詠為樂夜課諸孫
誦習不倦訂輯譜牒作勸善碑於道側睦族化鄉之
意老而彌篤嘉靖改元｜今上皇帝以｜尊號覃恩
進階中順大夫其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卒生正統丙
寅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七初號雪竹軒入官
曰遯菴晚更號松山人人多稱遯菴先生云所著有

石　湛菴　七

甘棠集及觀稿暇遊錄遯菴稿并諸唱和歷聯集桃
溪族譜凡若干卷公質直自信好義不好名久宦常
謂世罕知其為人平生仕宦攜家者僅四載清苦儉
素終其身可謂之古君子矣配吳氏邑名家女｜封
孺人生正統乙丑十一月十一日卒正德辛未二月
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七葬邑之齊村程家坑公平
生不內顧者以孺人賢也男子七人鐸鐙鎮欽鏜鉛
錄鎮邑庠生鍹鑰鎰妹早卒女子一人適同邑引禮
舍人胡瓏孫男十人濟滋演河沐澍沫澥津澍清溢
皆邑庠生演連舉解元進士為樂清令有聲孫女八
人曾孫男一人士懋曾孫女二人鐸等將以卒之明
年某月日奉柩合葬吳孺人墓所狀公行狀鎮妻千

平來乞銘昔公倅金華余倅以諸生受知嘗遺鐵酒從子錡受學錡後登進士而公從弟玉卿寓居與予同年故最為知公不敢以不敏辭銘曰舉世脂韋以苟富貴直道事人不卑下位俗雖不合民則我懷令邑倅郡循良之才貺奉一麾璽書命被潤臯風裁獨持權衡見尼載歌歸來幅巾深衣古貌古心為鄉人師遺靈遺集不朽之器矧子若孫厥美世濟人之不遇一時謂何天定勝人公得孔多程抗之陽有封若斧公斯合葬其永千古

封孺人劉氏墓誌銘

孺人諱祥字淑鳳姓劉氏順天府承務汝石公之配大鴻臚介菴府君之子婦父諱廷茂國子上舍毋榮氏二族皆滁之望故上舍擇婿必求如菱溪者孺人性聰慧幼習姆教稍長通書數年十六歸公逮事姑王宜人姑悅其孝夫相其賢及公舉進士官京師以姑年高不忍離留侍于家公尋以監察御史進階孺人遂有一封號已而公按廣東王宜人壽終孺人黽勉大事竭其哀誠初以不克隨宦勸公置側室視其子不異已出晚得痰疾甚危既蘇謂公曰吾旦夕且不保宜及吾存為二子計乃均分貲產無毫髮私且所出又以毋柴無後迎養十餘年迨送終焉以勤儉居富貴以恭讓處娣姒以讀書守身教子孫奉賓祭必盡禮御臧獲務使得所樂善賙貧終其身不衰凡言莫當語內則莫不稱孺人云孺人生成化丁亥四月

五日以嘉靖癸未五月九日卒得年五十有七男子二人繼芳國子生繼先庠生女子一人許嫁士族繼芳娟長也孫男四人坦庠生餘幼孫女二人卜葬於城南龍蟠山白水村之陽將以其年之十二月十日襄事公乃手狀淑行丐余銘余寓滁頗久稚與公善聞大夫士稱孺人之行如公言乃爲之銘銘曰詩詠葛覃以著婦則載歌螽斯式彰母德婉婉孺人衆美在躬以宜其家以代有終命服光華偕貴君子德音不忘貽範閭里佳兹窀穸白水之陽勒辭堅珉千載其藏

孺人李氏行狀

孺人姓李氏金華處士王先生之配進士銓之母也父諱齊觀金華名族有隱德母王氏孺人自幼端淑工女紅為父鍾愛嘗指謂母曰是女他日必能昌大其家及笄歸先生舅克厚翁一見異之曰是婦福器過人吾宗其興之孺人修舉婦職協相家政王氏之產日裕以隆初為冢婦諸叔尚幼躬為縫浣飲膳比就外傅恒竭力資給叔瑁早世以其子為後至壯倩為諱誠不令知自己出瑁遺一女與孺人女年相若且先後嫁孺人憫其失怙裝資必加厚而姑亦嘗目之曰新婦好心地如此他日有好子孫是其報也先生善教子孺人一意承之遇諸子資性教以治生讀書各有卒業弘治戊午銓舉浙江鄉試第一人明年成進士孺人每臨家廟慨然曰吾舅姑望此久矣

賢也及見莫告纂所哀若初喪其識孝尤能追遠如此居常儉約至於賓客郵族曾不少靳處姻婭得其歡御婢僕得其力撫諸姪若已出故卒之日闔族大小痛惜之不獨其所親之哀也孺人生正統丁卯九月十三日卒弘治庚申正月二十五日得年五十有四男子四人長鑰次錦次即銓次鐸爲叔瑁後女子一人適同邑周某孫男二汝謙汝嘉孫女一皆幼以卒年夏五月巳亥葬城西晝堂先塋之側壬戌之歲銓請其友人潘希曾請狀其事欽泣與道如此嗚呼婦德如孺人可無稱述使就泯沒哉吳希曾在鄉校與孺人子銓相友善嘗知孺人之爲母矣銓少俊敏士友多樂與游孺人教以尊師取友遠無益交儕輩有爲蒱戲者銓輒不敢近曰母將不悅也尤好爲子裒書聞有典籍不吝重購一日比鄰弗戒于火延爇且迫時銓適他出孺人倉卒擁取群籍一切蓋藏棄不暇顧是皆卓卓耳目所覩記者也可使無聞哉肆并述之以俟立言君子采焉

令尹呂侯去思碑

人有久而不能忘事有無所爲而不能已此德澤之孚而人心之公也義烏縣令呂侯盛去邑且三載邑之耆民陳良積輩將刻石以繫其思乃介醫官陳節之丐予文予蓋嘗識侯者而節之予友也其言曰侯建平人以進士蒞吾邑凡六載始至聲色不少勑久之民服其明胥吏若徒咸畏以服去之日攀轅泣公合既去益思之至于今不已其政則農桑學校是急抑強植弱平徭息訟取力於隙而百廢興殖財於儉而上供備約俗於正而異端詭條教有式追呼不擾用是家給人足風俗淳美當時臺臣與薦于朝兩侯不以高蹔被微譴命顧吾若弗欲棄去者蓋侯之績莫可殫述而侯之心誠不忍吾民矣吾從野人思之不置則圖所以繫其思而傳于後微吾子之文則亦無所繫而又不必信于後之人予聞而歎曰民不難感亦不易感也撫我則德虐我則怨世蓋有疾視其上者蓋有攘臂以亡其上者況乎去而思思而不忘若是耶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誰能子其民而民父母之矣又曰求言孝思孝思維則謂人子於父母思慕之不忘矣然則侯之見思固可以觀德而若等所爲惓惓茲舉固可以驗人心之公假使上出於干譽下涉於獻諛則去未必思思未必久而茲舉也未必待今日矣夫又奚取哉昔者子產遺愛孔子稱之何武去思史以爲美談愚敢竊附其義爲若等書匪惟繫一邑之思抑以示勸於將來

祭外舅太守梅澗先生文

嗚呼坦夷豁達町畦不立思公之德其古遺直作牧名州甘棠勿拜思公之政其古遺愛歸休二紀文酒自娛官不滿作惟後之貽年高七十太平遺老歸全造物爲推懷抱我先大夫公表兄弟不才受知館甥十載言念疇昔垂髫侍側撫我誨我期我成德既長

簉仕驅馳靡寧歲月幾何訃音路聞棺不獲親紼
及窆拊膺痛心撕負無地始自策勵將用報公乎愚
忤時速戾厥躬賦命自天何尤於人矢心弗渝敢隳
大懲伐酉既醉我殽亦薦陳辭叙哀神其來鑒

祭湛母太孺人文

惟𡚱德媲孟母子成鉅儒操觚翰苑鸞掞 帝閫惟
帝乃嘉 恩封是錫冠帔輝煌式章有德滑輿就養
萊綵承歡優游壽域未終天年某託交賢子獲拜北
堂睠望弗及敬奠一觴尚饗

祭盧母文

惟靈夙抱懿質長歸名門主饋貞吉壼範藻蘋禮相
夫君家道日熾偕老八旬為人中瑞厥有賢子克由

義方歷數中外端委班行禄養既娛枚輿方導俄焉
告終豈天弗弔某等鄉里後生通家末誼緘詞遠將
一觴敬酹尚饗

祭太守徐廷賓文

惟公性敏而淳行恭以和問學夙成登名甲科仕逾
一紀平生不渝明慎刑獄累遷大夫惟賢惟能 帝
心簡在擢守大邦藩垣攸賴一卧三冬竟以不起慶
門未集弔途俄啓生秉之懿孰其畀之勲業之就孰
令已而豈山川清淑之氣偶鍾人世倏散而逝難造
化亦莫知其所謂嗚呼生死旦夕影響何殊公於此
理諒已不疑顧公之遺憾若在身後中饋中之流
弟則悼夫仁者之不壽公易簀時援筆作書付姪曰

某可以後乎公之繼室名門令德有[illegible]
應惟茲得所亦可以死死而有知目終瞑矣某等鄉
里朋舊義同兄弟死長之懷猶其有既方圖與公之
相[illegible]見乎奠致誠眉宇如見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生文

嗚呼修短[illegible]物理之常惟德之懿可以流芳闡壼
之行[illegible]惟子之賢厥德可知昔者輒親侃母
皆以其子[illegible]之下雖死猶生安人篤生賢子
甲科英英清才雅識慈範具存俄一疾以溘逝亦何
憾於遐齡某等宦遊是邦辱交令子一奠之陳情弗
能已尚饗

祭憲副鶴軒成先生文

嗚呼古今人世惟壽能易然壽或不足於富貴而富
貴或不免於[illegible]之累豈造物無全功而人生難乎
其值抑多[illegible]而本乎有德之致先生登名甲科
歷官臺[illegible]金紫之榮久樂林泉之味諸子競爽
宦遊世[illegible]引之弗替是以身康心寧逍遙
九十壽然人中之瑞矧先生[illegible]苦節自勵屢
鄉抗正[illegible]風在公着[illegible]不隨惟稽惟
義此先生[illegible]可見者而[illegible]所自也某等姻且後
生猥託姻契緬懷儀刑悼茲長逝將微忱於蘋奠灑
來格之不昧尚饗

祭俞夫人文

猗歟夫人[illegible]娣致作嬪於俞尊章是孝惟勤惟[illegible]

甚覃之風子孫蟄蟄斯其同相厥夫子歷敭仕路
三紀勳名罔後內顧夫子之賢惟邦之楨晩荷簡注
掌壹 帝廷來自南服夫人爰及榮廕 誥封入朝
官被翟冠霞帔有德之章胡弗遐壽一疾溘亡某等
辱知夫子咸仰內則一奠之將不勝哀惻尚饗

沛縣飛雲橋祭大河文

惟河導自積石會歸于海潤澤厚土通利舟楫功施
博矣邇來河南支流多淤東趨沛徐遂貽運河之患
玆非神意實任事者之責也某奉 天子明命來治
河事方議疏支河以殺上流修長隄以保運道躬率
官屬閱視至飛雲橋敢竭誠致祭用祈神休惟神祐
國祐民相予成功以報天子神其鑒之尚饗

單縣祭后土文

邇年黃河橫溢運道屢淤 天子特命某來治其事
旣議疏支河于河南以利漕之衆築長隄始于單之
林埜歷豐以迄于沛將以防橫溢而保運道也玆諸
卜吉興工敢告于神惟神鑒之佑其成功尚饗

沛縣飛雲橋再祭大河文

去歲之秋 天子以河患未弭漕渠被淤特 命某
來治其事謹嘗告神疏支河于河南以分上流築長
隄于沛豐單以防傍決方今春和厥工並興而東河
舊淤亦就挑濬庶幾運道通而河患不復作也凡此
寔賴神休相其成功惟神歆之尚饗

單縣再祭后土文

以河溢漕淤頻妨 國計 天子特命某總理其
事旣疏支河于蘭陽滎澤以分其勢爰築長隄于單
豐沛以障其溢今厥功告成漕渠以寧實厚德默相
之力也敢申祭告以彰報謝惟神鑒之永祐 皇國
尚饗

滎澤縣孫家渡祭大河文

自九河不分河患頻仍 大明御宇地平天成雖間
嘗見溢亦治以寧邇年支流堙塞單豐沛下決漕渠
少焉漕運阻淤惟是孫家渡故道可尋 上命巡按
河南御史督濬其勤河伯效順忽決若傾人力因之
厥功告成某叨總河事來視滎陽至渡口與趙友寧
口二方並疏庶下流永奠而運道無虞也敢陳牲醴

用報神休惟神鑒之翊我 皇猷尚饗

山川壇祈雨文 社稷城隍同

竊自六月不雨以至于今秋陽益驕晩禾日瘁民庶
皇皇罔有攸賴匪民之辜寔吏于上者不德之致某
忝鎭南邦良切兢惕謹率群屬惟神是籲冀其早賜
甘霖我民允濟謹禱

開平忠武王廟祈雨文

王開國元勳遺澤玆土廟食有年民寔賴止今暵旱
玆甚百穀將死王其終惠我民大沛甘雨慰我百姓
咸荷靈祉謹禱

江東廟祈雨文

惟神顯靈在昔仰之烈[illegible]貴爲桑梓墟有災輒禱

閔氏之私有禱必應亦神之宜自夏迄今旱虐倡熾
民則既病神豈罔知桑林恫瘝在身爾神是祈甘澤不
靳三日爲期謹禱

靈山湖祈雨文

古者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蓋人力所不及舍神無以
致其誠某忝時之守不能爲時之霖賴爾靈山降雨
出雲庶幾相予濟此困民謹禱

竹澗先生文集卷七

雜說傳例數字改寫
劉若二字
正文也屬本

竹澗先生文集卷八

雜說論例家訓贊銘題跋四十四首

雜說二十首

七九皆奇數而九加多故九爲老陽七爲少陽而卦
之陽爻稱九六八皆偶數而八加多何故六爲老
陰八爲少陰而卦之陰爻稱六或者不得其說以
爲聖人扶陽而抑陰殊不知天地生成之數始於
一終於十自兩儀生四象觀之太陽居一而含九
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
含六此理數自然之妙非人爲也或曰何不直以
一二三四爲陰陽老少乎曰六七八九成數也

今周易乃費直易程子因之作傳如乾坤卦爻辭下
附以彖象文言猶不失四聖之序如各卦辭下附
以彖象各爻辭下附以小象錯亂殊甚曰何易十
二篇乃孔氏之舊顔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呂伯
恭定爲經二卷傳十卷其序上經一下經二上彖
傳一下彖傳二上象傳三下象傳四上繫辭傳五
下繫辭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
傳十是爲古易朱子所爲作本義者也世儒復析
本義以附程傳何也

天下事有思不貴疑然亦有當疑者乾之九四或躍
在淵无咎子曰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龍陽物也坤之上六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
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王介甫謂陰盛於陽故與

以俱稱龍溪矣
訟凶德也不愼於始不得已而訟貴能止也不能止而求終吉雖勝猶凶也子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絶訟之道也
彖傳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程子謂謙則尊光自處雖卑而不可踰朱子謂謙則居尊者德愈光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據小象卑以自牧及繫辭謙尊而光觀之程說得夫子本意
六十四卦惟謙內三爻俱吉外三爻俱利可以崇德可以濟事可以存位故君子謙之爲貴
乾坤純陰十月之卦也十月非無陽也陽甚微也故程子曰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蓋陽剝盡

於九月實漸盡於十月之小雪雖復於十一月已自小雪漸長積三十日而成一陽也邵子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陽非冬至頓生也冬至而一陽之生方成也
一陽來復於五陰之下曰復往而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以五陽夬一陰夬盡爲乾則陽極而陰生矣一陰上遇五陽曰姤往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以五陰剝一陽剝盡爲坤則陰極而陽生矣陽生則復矣陰生則姤矣一歲十二月往來於乾坤十二爻矣
蒙以養正培其本然之善也童牛之牿禁其惡於未發也蒙與童敎所先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大學曰自明明明德蓋本諸此
明夷之爲卦也內離外坤離明也坤順也晦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晦其明德不違乎其時也足以免於難也然而文王演易箕子叙疇當明夷之時而開文明之運者文王也
節之九五得中故曰甘節甘者味之中也上六過極故曰苦節苦者炎上之味也
古者疑字不宜輕改曲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吳氏幾言改禽作走殊非蓋禽獸乃飛走之通稱如易田有禽書外作禽荒皆通稱也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

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則羔亦可曰禽也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則羽亦可曰獸也
仲春鷹化爲鳩天地之仁心見矣其秋也鳩化爲鷹天地之義氣形矣先王使鳥獸魚鼈咸若仁也田獵以禮義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無與於事親也而非愛敬其親者不能也故弟子知此禮其不孝者鮮矣鄰有喪舂不相保於州相賙賞相救也而哀死之情易相心也
鄉里存此禮其不恤者鮮矣
有無其禮而善處皆以義起也將軍文子之於

衰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是已有有其禮而弗拘者有與權也童子汪踦往荷干戈以衛社稷魯人欲勿殤是已有過為之禮以成人者非足以然也公儀仲子舍適孫而立庶子其喪也檀弓免焉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其喪也子游牡麻絰焉是已伊交游牡麻絰非禮也子游曰禮也若豈以將以正禮為禮乎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楊綰拜相而郭子儀減樂黎幹省騶從夫有諸已者其動人不難也

月令之書可以考先王順時之政而不可泥也如春行慶賜秋始行戮之類道其常耳其謂事幾當速

者亦必俟時也如仲冬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卽周易先王以至日閉關也如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等事亦猶洪範之叙咎徵也柳子厚非其苟以配五行而施政令離聖人之道又謂風雨變異特瞽史之語何其泥哉是書雖出於呂不韋乃假手諸儒所為要之未純在擇焉爾矣

詩

一發五豝朱傳云豝牡豕也據爾雅牝豝恐牡字誤豕牡曰豭春秋傳盍歸吾艾豭是以豭去其勢曰豶易豶豕之牙是已

漢高起于楚沛我朝與于金陵非自南而北耶金元之亂華非自北而南耶王莽李林甫雖非北人耶吐蕃發九齡范仲淹歐陽修雖非南人耶云子明據其本朝事言且知立賢無方所言未為害理邪堯夫天津聞鵑之說蓋前知一時氣數特因物而發耳愚者遂執以為通論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譜例

姓氏之所從來遠矣時代變遷其上世多不可知吾所可知之世吾尊以為始祖可也譜圖界上下旁行上自高祖下止玄孫為五世玄孫再提為九世又再提為十三世以至於無窮圖後略疏名字事蹟為集各以其世列為異姓胃嗣者不得書同姓而失其宗派者不得通譜凡嫡長子繼始祖者族人世宗之所謂大宗也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同堂兄弟宗之

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所謂小宗也大宗百世不遷者也小宗五世則遷者也世遠族衆其勢必分續圖譜者各自其所親之高玄孫者提焉以下繫其子孫亦小宗意也而皆以吾譜冠焉則大宗可互見也譜掌於宗子支子各藏其副每歲必會族以讀之生子長孫增書之是為譜之例云

記先祖遺翰二首

右書四通我顯祖廣西僉憲府君手蹟也歲月具書中惟第三書不具歲月考之行狀 御賜五經四書五倫書在景泰辛未也三書皆得之表叔吳康卜丈是則我祖妣姪也第四書乃與長伯父無為州節判

者是卒題者陝西憲副府君暨西伯父諱瑄者將君鄉舉故書云爾其末曰清慎勤曰謙恭小心雖為節判府君一時丁寧之言寔吾家世守以為家法者也嗚呼字心畫也言心聲也思吾祖而不可得見得見其心矣片言隻字間則所以感詒謀之遠而念繩武之人者不在茲乎顧自宣德至今日九十餘年希曾生而早孤得此於淪落斷爛之餘不啻獲周鼎而其為吾家舊物尤不易得謹識之以遺後人

我續祖廣西僉憲府君沒世既久其手澤幸存者鮮矣右奏疏洎內臺諸公氏名蓋景泰初為御史時所書希曾近檢諸故篋裝次為卷傳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茲疏係立朝大節非細

善其也昔柳子厚記其先友於墓碑之陰後之君子猶得考其卓然知名者二十人矧吾祖手列一時官聯氏名名公頗多其中如鈞州馬公後至卿宰顯考憲副府君洎希曾又先後與之同朝世講之誼尤足敬也為後人者尚其知此而珍藏之

記先君奏疏後

右先君奏疏先伯父漁隱先生手錄者也疏在成化二十二年奏准至今為著令弘治一年先君以陝西憲副卒于官時先伯父尚康健猶先君功業未竟手錄遺文遺事備史氏采擇距今已三十年而先伯父捐館十有四年矣幸此疏僅存也嗚呼觀此一疏而君之建明先伯父之友愛與我 憲宗[illegible]人式閭封墓之盛節皆可見矣疏已載先府傳先伯父詩文稿亦甚富從井龍溪教諭梁方圖入梓希曾獨念此盈尺之楮其昇平眾美謹識其後俾潘氏子若孫永傳焉

恭跋 御賜先臣勅後

右先大夫手錄 憲宗皇帝所賜勅也先大夫以僉憲提學于蜀者七載日夕蒞惕恪遵 聖諭一時士風丕變人材奮興我 國家菁莪樂育之化大行弘治改元陞陝西憲副提學 孝宗皇帝復賜之勅視此勅詞一同惟地方職銜有異耳故事臣下領 勅事竣則進繳惟提學特例得不繳今二 勅皆寶藏臣家龍章奎翰增輝末世臣希曾遭逢 孝宗皇帝

追惟 兩朝上賓先臣溘逝伏覩 綸音不勝存父罔極之感謹拜手稽首而記其後

記先君遺翰後

右先君遺墨凡十帖略依歲月先後為卷時一展觀求我罔極之思禮稱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夫書謂典籍其可以傳求者也以父嘗讀焉而弗忍讀讀別本可也乃若手澤遺跡不可以他求者也苟讀於弗忍讀焉而度棄之非所以學詳裘者繼述是要可不讀也諸帖或拾之故篋或得之故所往還家視先君靜虛集有小與者有遺不載者盍集寄更刪潤而此則手稿初未定之稿與一時應酬之筆可以識豢末而告我後人

記舊譜序後

右時舉潘公譜序特許三潘之所自來而謂富不能以皆富貴不能以常貴而清者之後亦不能守其業矣考其時尚在元初去三潘之盛未甚久也而物換星移已有不勝其慨者後百年爲我　朝兵火搶攘無恠其子孫寖微而世次不辨也近時上虞潘孔修惪嗣雖不敢祖月林嘗輯清潘遺事一編自言得默成月林二公御勑於山陰宋君瑜又得宋勳臣潘公美父子行實小像於越城士人乃知子孫不能世守顧不若異姓之好事重可慨也予錄時舉公序而復書此于後俾後之人庶幾知潘氏之故而又知所警省云

記高祖詩送行序後

右序得諸故篋殘缺磨滅僅存首尾九十七字蓋宣德中我祖會寃府君掌教於淮安府之鹽城我曾祖贈御史府君嘗往省之旣歸而送行之作也若我高祖徵士府君召問　朝嘗奉使江右之事獨賴此序可見惜弗覩全文而其事之始末不可知已故家遺文雖片楮隻字子孫可輕視哉

書五賢遺像卷末寄兒紹

右五賢遺像一卷付兒紹收各像跋語乃西涯李文正公手跡公文章德業推重一世作此字時行年將六十矣而非重雅節一毫不苟如此觀者不待望儀賜聆謦欬可以想見其爲人矣後生淺輩宜常據觀以警發尚由是而有進則五賢地位亦吾分內德丈夫也吾獨非丈夫也耶紹其勉之

宗伯童公贊 名軒鄱陽人

浩乎其學之博確乎其志之卓故偶　聖逢辰則獻爲昭焯而發危歷坎非利害可奪完璧而歸挖胘自樂玆其所以爲當世名臣爲後學先覺也耶

王處士遺像贊

生彼勝國歸我　皇極百五十年遺像可則氣清形癯賦德之符布素絢漁樵爲徒讀書循理一鄉善士餘慶所鍾視其孫子

吳處士存恭像贊

身長而癯貌古而澤鄉稱善士年逾大耋僅僅治生

端木氏之貨殖孜孜濟物孫叔敖之陰德親賢而賢者與之混世而世俗取則吁嗟若人三代遺直

滁陽話別詩引

予兄栢軒先生由泰州司訓擢　魯府滋陽王傅將之任過滁話別於是兄在泰凡九載予曾以太僕寓滁亦且八載而兄因便過滁至是蓋三度矣念予與兄自幼同學未嘗一日相舍比長並仕離合不常往往託之聲詩以寫其悲歡思慕之懷則友于之情不能自已者耳嘗有周孔遺風而　宗藩仁賢吾兄此行竭誠所事以無負　朝廷簡任之意亦云慰矣第以罔與德弗勝繾綣爰賦一律爲吾兄贈而凡平日悲歡思慕之作亦附書之以識歲月他日同老林下

於山雲水月之間而相與賡和焉又將感慨今昔益敦擴寬之好云

赤松圖詩引

金華號山水佳地而赤松特勝宦遊以來常往來夢寐間頃因良工繪圖携以自隨每一披玩輒注目久之甲申秋雲南憲副朱子文先生來京以永州十三志見示公之永予之金華也山水之勝殆不相上下而予之弗文不能如公之志永以志赤松則欠事也公且行爰以圖贈而題其後公其念與我同者幸鐫山水也尚爲兹圖文之

贈葉先生詩引

予與葉師道先生自少同事筆硯而先生先大夫予

之外舅也先生劬書攻文有經世志予賴其業以自深三十年來不意論薄者偶試而才大者難爲用兹援羅源司訓非其好也亦安於命而已矣爲賦一律識別

贈鳳山秦公詩引

往歲癸未希曾爲南京太常適鳳山秦公以大司馬總留務幸獲奉顔色承謦欬以慰平生無何改官北寺方以去公左右爲恨而公尋被召爲大司徒退食之餘又幸獲請益也惟公文章德業彼今而垂後見乎群公贈送之作者殊未艾也希曾拜觀諸作敢綴一詩于後蓋公爲天下慶而私以自幸云

治河録引

戊子之秋予奉 命治河明年冬厥功告成撫按憲柄國劉公督漕過濟詢予所從事曰盍録諸㢘將來足徵乎乃俾書史録其綱要若干篇有 勑旨焉有奏議焉有文移焉有祭告之辭焉有書若記焉 勑冠諸首餘篇依月日序次於是始末可觀矣是役也尋河患通 國賦柢若 皇上德意不敢不竭其愚若夫荒度利導靈是皆本其故而不敢以智鑿云

題章賢母傳後

自古母氏稱賢率於其子之成立如所謂孟母蓋尤彰彰焉者余嘗列女傳觀孟母之所爲教亦誠難已至如謂夫死從子則稱未亡人久矣而卒成子之大賢可不謂難乎余嘗數古今人未必不相及而事之

難易有弗容槩論者及讀章賢母傳不能不重感焉母之以賢稱視孟母未知孰難然若方盛年時贊夫子以廣圖厥胤中道而喪所天又能忍死以成其側室之子皆備之不易也禮稱婦順備而後内和理内和理而後家可長久說詩者謂后妃之德不嫉忌故有樛木螽斯之福今章氏孝子順孫玉立蘭茁而先世之業日昌以大微母之賢而至是乎推母之心雖爲事君者法可也獨内則也哉擬諸孟母之所處其難易又不同矣

題李太白畫像

昔人以落月照屋梁猶疑見顔色爲李太白傳神詩予每讀杜集至此未嘗不三復想見其人一日[illegible]

丞何君汝弘見壁間畫像若道家者流諦視之衣冠偉異風神蕭洒惜綃地剝落題識無存君曰此太白本來面目也會稽東山寺舊藏此像暨王逸少謝安石靈運三像近世爲貴游摹寫易去者乃元與國初所臨其逼真考宋時所臨寺僧秘之世復罕見然皆非其舊也董內翰文玉雅與其主僧善頃借字訪之主僧具道玆事爰出本來四像於木柱中以二謝授文玉以王李授宇亦以其最久最弊不堪贋措耳予惟物恃形以存者雖金狄石人不能久而不壞區區毫素乃垂若千年之久而可覩而轉相臨摹者又將蔓延于無窮則四先生所爲景慕於人人必有不恃形而存者矣抑東山王謝桑梓其有遺像宜也不知何緣有太白像史稱白天寶初南入會稽豈當時慕而貌之耶今脫木柱之藏裝飾一新後之覩者尚有以驗杜詩之善於傳神云

跋林都憲察院題名記

院署之有題名俾可考也可考則其人其政其名位所到黜業所就有不容以揜者而勸戒彰矣大中丞長樂林公家藏此刻乃廣西察院所爲題名者也公在弘治中嘗以御史按廣西去之二十載遂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因覩列名諸姪子上下百餘年間勳名蔚然無出其右者豈公之德固不待是以傳而是刻將藉公以爲重然猶乎之不置抑以自考也忱古人不自滿假之心而公之所以過人者歟宜具位之

豈…想物鼎彝而垂竹帛不特漸名之趣而已哉衍將公僉浙憲某在諸生中受知最久敢附其說以致景仰之私

跋林都憲平蠻奏凱卷

大都憲長樂林公弘治中以御史按廣西決策運籌削平諸蠻一時能言之士相與歌誦之題其卷曰平蠻奏凱後公累遷今官奉勑巡撫兩廣遂總軍戎之務焉蓋公負中甲兵素所蓄積當時歌頌之者已卜其有今日矣孔子嘗謂有文事必有武備又謂不出樽俎而折衝千里公得之矣視彼佔畢陋儒平居誦說唐虞者倉卒不能一時退虜者豈亦吾夫子之教使之然耶三復玆卷不能不爲之太息

跋先世遺翰三首

我顯祖廣西僉憲府君景泰初爲山東道監察御史手書彈章洎　聖旨移文凡二通希曾近得之從子燧拜觀之餘敬裝爲軸歸之俾謹藏焉昔冢宰鈞陽馬公序我祖哀詞有云文升叨登景泰辛未第亦拜是官得從先生之後者數年先生正色立朝風采凜然凡院中陳大事劾大奸奏疏彈文多經先生之筆覩此則當時疏草宜不止是惜散逸無存俾我後之人惜於世德可勝痛哉燧於我祖爲曾孫定吾門繼世之宗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燧尚懋之

我伯父漁隱先生早承家學攻古文歌詩雅意泉石不求仕進放形之際詩率皆沖淡蕭散而無枯槁刻直之

湖所豪詩之病所著有應酬稿湖覆紙行録其已
龍溪教諭榮悉携之任而其孫燧復輯逸稿四篇如
右蓋手蹟也希曾伏讀仰思怳乎耳誨言而目儀範
也敬識數語以泄其悲且以嘉燧之念爾祖云

右三書我顯考陝西憲副府君手蹟也一上我祖妣
諸父一與我從兄一上我漁隱伯父當時孝友之誠
宛然可覩從兄之子燧乃能什襲久藏間以視希曾
嗚呼吾親遠矣罔極之恨曷有窮已昔人有言讀孔
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令伯陳情表
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矧在其子孫耶三復之餘
抆淚識此以授燧燧於此將必感發焉不亦吾門賢孫
子哉

跋宗譜記後

予之為譜不能上遡三潘而祖其所當祖斷自所知
八世祖者為始祖矣猶恐其無以自別而久而復混
也則因高祖始居雙溪定為雙溪潘氏宗譜夫萬派
同一源也而必祖其所知必別其始居何也親吾親
也親親而疏可推也故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
其親此理一分殊之旨也

跋聖教序後

右唐太宗作聖教序高宗作三藏聖記各有答沙門
玄奘書附其後又附玄奘所譯心經皆沙門懷仁集
晉王右軍書咸亨三年刻石今在西安府學咸亨距
今八百五十年矣此帖予家收藏相傳已百年矣
遒勁不失右軍筆意可寶也

跋定武蘭亭帖後

右定武蘭亭真本自唐太宗得右軍手跡命歐陽詢
臨摹勒石久之流落定武復失於宋之后波翻刻紛
紛而定武本多湮矣我朝宣德中東陽何公士英
為前推御史役浚井得之世復鮮知正德戊寅淮陰
胡汝器來尹東陽從何氏搨數本貽予千年名蹟一
旦快覩其五字鐫損仰字如針眼之類悉符諸家辨
證而字畫之佳視他本則不俟辨證而可知為真
定武也

跋孟英三碑後

右宋僧孟英篆千字文乾德三年刻石其十八體書
刻于乾德五年其篆偏旁字源又刻于咸平二年而
篆法之工則當時陳希夷諸人歌詩洎郭忠恕書非
溢美也三碑皆在陝西此乃弘治初先君以憲副督
學時所搨家寶也

竹澗奏議卷九

諫垣六首　卿寺四首

○○遵　詔旨以正貪緣疏　弘治十八年八月初二日

題為遵　詔旨以正貪緣事近該兵部依奉　詔條查奏傳乞冗員　陛下酌量裁革初政維新又該節奉　聖旨今後敢有仍前貪緣傳乞的著科道幷該衙門指實來說臣惟　先帝在位甚嘗裁冗濫禁貪緣　陛下篤於繼述既播諸　詔旨矣邇者兵部參奏左監丞王潤題稱已故太監汪直生前頗有微勞乞要查伊義男汪鈺汪璥原功量與官職看守故塋　節奉該奉有　憲宗皇帝聖旨著革職為民閑住及奉有　孝宗皇帝聖旨罷難又別為議擬等因奉　聖旨准他汪鈺陞錦衣衛所鎮

撫帶俸汪璥與做總旗照例食糧欽此竊惟方今錦衣衛所人員計見任管事外不知幾人帶俸幾人食糧再授汪鈺等職役豈非冗濫況彼冒功得官　先朝累經革罷忽於今日乞陞豈非貪緣王潤此舉其欺蔽非細故也臣聞名不正則言不順理既屈則辭必窮彼稱汪直微勞以欺　陛下獨不思　憲廟用舍與衆為公向革汪鈺等職豈無見而負人功乎又稱孤墳可憫以欺　陛下獨不思　先帝寶天言猶在耳顧忍改於其道乎　陛下聖心純孝通于神明初政嚴明堅如金石必不肯　憲廟以念汪直忘　先帝以憫孤墳輕於改正人皆以

徇群小之私臣竊恨王潤等巧肆貪緣朦朧奏請致令　命下衆共驚疑查得汪直先年出師得不補失而國生受蟒衣玉帶殁蒙　諭祭安葬就使有功其報已為過分即今雖殁其墳未為失所不知汪直果何大功可以祿及義男汪鈺等如何守墳必須　朝廷官職況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　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陰物理人情甚是無謂其為此舉非姦則愚臣叨備言責誠恐貪緣得計則事體漸乖將來弊風不可禁止雖知事干近倖不敢隱默規避以負　陛下伏乞　聖明加察特　勅法司將王潤等究治仍革汪鈺等職役則政體歸一而姦回之徒不敢肆其欺

蔽矣

○○災異陳言疏　正德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題為災異陳言事竊惟　君德莫重於體元天道不虛以示戒　陛下改元伊始而上天示戒非常此固天心仁愛欲　陛下省懼也然我之省懼者或不以實則天之仁愛者尤不可恃安危之兆可為寒心邇者節奉　聖旨事關朕躬的自當體行事有當興革的各該衙門逐一開具來說仰惟　聖慮正欲務實以應天轉危而為安也臣待罪言路且喜且懼謹以　聖躬所當體行者言之若隆　大孝勤　聖學節游樂遠佞倖是已以時事所當興革者言之若振因循懲玩法備虜級勵士節是已夫天地

者　陛下受命之父母　先帝與　太上皇太后
陛下生身之父母故事天之道不外於事親得親之
心斯可以得天矣伏望　陛下勤詣　靈几躬
禮　宗廟近思　先帝教育之恩遠念　祖
宗積累之德又常朝于　太皇太后　皇太后
之宮曲盡孫子之情祭聞訓告之益使愛敬之念日
夕在心乃所以隆　大孝也至於講學一事尤帝王
圖治之本可以開聰明可以養心志從容便殿之
中講論片時之會其事與視朝御膳等爾於
體未勞也頃以暑月停止　經筵日講頃乃直事游
樂不避炎日　陛下柰何舍有益而不肯為作無
益而不懼勞也臣恐不忠之人有以　先朝輟講為

《竹澗奏議》卷一　三

言殊不知　先帝穉性已成逸游滋少　陛下
年方英妙豈可借此以損　至德伏望仍開　經筵
依舊日講使日新之功有加無已乃所以勤　聖學
也他如射獵游戲往往使人心意荒惑形神勞頓甚
非所以保養　萬壽日求多福也千金之子猶坐不
垂堂　陛下以　宗廟社稷之身豈不自愛哉
良由左右前後不得正人希　寵導非迷　君誤
國此游樂固不可不節而佞倖尤不可不遠伏望明
詔中外放鷹犬絕玩戲仍　簡選內臣求其端謹者
以充侍從斥其姦巧者以為懲戒務俾游樂有節而
佞倖不得近凡此皆　聖躬所當體行之大者也
天下之患莫甚於因循因循不振則國政日弊近該

部奏　准欲行吏兵二部查革冗食及行光[illegible]
查勘內外濫費足國裕民莫急於此而乃累旬浹月
不即奉　旨舉行部寺猶然諸司何責京師如此藩
郡可知伏乞降　旨切責各令逐一查奏從宜裁省
斷在必行庶幾人心知警而因循可振也　朝廷之
患莫大於玩法玩法不懲則　主權下移近該戶
部奏　准查勘草場以補國用兩次差官奉有　成
命太監韋璫乃敢無故奏沮若謂不宜更改待各官
勘回取自　上裁未晚也若謂永樂以來地土則
國家政務隨時損益者孰非永樂以來事哉此其徇
私罔　上情罪顯然伏乞特　敕法司究治庶幾
威權不失而玩法可懲也方今[illegible]虜寇伺於三邊達

《竹澗奏議》卷一　四

夷竊發於閩廣蘇松近地海寇嘯聚江西四川時各
有警皆由處置失宜以致猖獗至此夫用力攻戰固
在將官而運籌調度多在憲職往時巡撫起自陞用
者率與邊警嘗處所及其頗積年勞漸轉內地旋擢在
京此但為人擇官非為地方任人也今西北邊設立
總制最為得計各處巡撫亦既有人合無今後參其
不堪邊寄者取回別用果有文武長才者特加久任
秩滿則加其官有功則錄其嗣倘事則治其罪除遇
丁憂致仕方許推補仍　敕廷臣秉公議處使得展
布以圖功不致苟且以避事如此而廣寇不靖臣弗
信也臣又聞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何以立
國　國家必養廉恥之士而後能得忠義之臣伏

旨｜大明律及｜欽定條例文武官犯公罪並許收
贖守衛上直軍校犯笞杖罪俱令納鈔婦人應決杖
者姦罪不去衣此我｜祖宗仁至義盡扶持四
維也且｜廷臣密邇｜清光不啻軍校賢者守身不
渥貞女近兒小有過犯多受刑辱臣竊傷之乞｜勑
法司參詳律例通行三法司鎮撫司凡常｜朝官員
過犯非係贓惡無得去衣加辱庶幾全｜君臣之大
體興禮教於無窮其於｜國家非小補也凡此皆時
務所當興革之不可緩者也臣仰荷｜聖明叨備
耳目適時多事深切憂懼用是昧死瀝誠仰禆萬一
惟｜陛下垂聽而賜行之以答天意以慰人心
宗社生民甚幸臣無任悃懼激切之至

五

求封疏｜正德九年四月十日
題爲求封事先該安南國故國王黎瀕孫黎晭及國
人奉表奏請｜封｜本部題｜准差臣等充正副
使於正德七年二月初四日領節及本｜部｜勑
諭并｜欽賜皮弁冠服一副常服一套前往本國封
黎晭爲安南國王臣等行至廣西南寧府地方移文
憑祥州令其通報本國以正德八年正月十七日入
其國黎晭差頭目黎德富等四員并通事人等至界
首關迎接臣等教以儀注令馳付所司遵行二十三
日黎晭差頭目黎儀等四員來迎又差頭目阮時雍
等三員呈送儀注中間有昧繆處臣等因指示曉諭
之令其改正二十五日黎晭率其官屬軍伍人等至

市橋站迎候｜詔勑入站行禮畢延與臣等行禮
延二十六日黎晭至富良江邊迎候｜詔勑至其府
中開讀行禮畢臣等以｜詔書付所司頒行國王黎
晭延與臣等行禮具茶酒相勞送臣等出就館當日
國王至館來訪仍率其頭目懇留｜詔書以爲鎮國
之寶臣等遵題奉｜欽依事理聽其請留二十七日
告安｜後殿宴畢臣等遂辭以明日早行當日國王
遣頭目黎膺度等二十員齎書具贐禮送正使金四
十兩銀六十兩副使金三十五兩銀五十兩生金各
二十兩扣金犀帶各一條相銀香帶各一條牙笏各
二件沉香各五斤線香各五百枚生絹各一十疋牙
梳各五副竹箸各五十把家人銀各五兩生絹各一

六

疋臣等俱辭不受二十八日國王至富良江邊具茶
酒相餞送臣等登舟仍遣頭目黎僉等伍員護送另
具書遣頭目黎鼎等二員將前項贐禮齎送至呂瑰
站臣等固辭之二十九日復遣追送前至市橋站
臣等懇辭之乃已二月初八日頭目黎僉等送至關
而回臣等看得安南國地方僻小風俗鄙陋雖背尚
詭譎而其敬事｜天朝以及使臣之禮則靡所不
至如各站遣人迎接每日三次館待所過地方刊木
修路臨回遠送不敢或替此皆｜皇上德威遠及
之所致也臣等除將原領｜詔書筒并節照例另交
外謹具題｜知
劾違例朦朧奏｜開疏｜正德十年三月十四日

題為遵例朦朧奏｜聞事照得南京工部龍江瓦屑壩二抽分竹木局每年各季分收放過竹木等項數目例該造冊具本批差吏典齎赴本科本科官於｜御前引奏送科查理我｜國家成法具載｜大明會典所以防其蔽稽出納者百數十年于玆矣正德十年三月十三日該通政使司左通政劉達等送到龍江瓦屑壩二局各奏二本俱奉｜聖旨工部知道臣等看得前項本冊不由本科引｜奏事違法例情涉朦朧所據該局大使童輝鄧宗及原差潛典曾必虎王仕乾俱合有罪及照左通政劉達等一槩｜奏送亦難辭責乞｜勅法司究治庶幾欺蔽知警而出納可稽矣

〇〇公糾劾以嚴考察疏｜（正德十年十二月十日）

題為公糾劾以嚴考察事竊惟｜朝廷考察以微庶僚必藉糾劾以明公論是以去留允當臣工罔私此我｜祖宗良法美意所以制治而保邦者也舊例六年一考京職凡五品以下令吏部會官考察其堂上官令自陳以須｜上裁至於小臣苟容大官作位又許科道劾奏｜國家重典行之有年近該吏部會考諸司沙汰不職然漏網之魁間亦有之大臣自陳取應故事｜陛下恩禮優容汎應未別夫魁惡不除何以勸善大臣不簡何以表衆臣等叨任耳目不敢緘默謹舉不才之尤衆議共醜者爲｜陛下數之某某云云此皆考察所不及淸議所不容臣等秉公照察去其可留而不得始敢具實以｜上聞也伏望｜皇上俯垂離照特施乾斷將竊某等照例罷黜庶幾姦邪不得以妨賢臣庶可期於稱職矣

〇〇愼興作以隆治功疏｜（正德十年閏四月二十七日）

題為愼興作以隆治功事竊惟聖王之圖成功者不作無益害有益其不得已而取諸民也則用其一緩其二是以民不告勞功克就緒天休爲之滋至｜國祚綿於無疆我｜祖宗｜列聖之創守與｜皇上之繼述率是道爾項者營建乾清坤寧二宮所以復｜祖宗之規正｜宸極之位垂燕翼之休誠不得已之舉非若離宮別館無益而可已者也｜陛下猶且重於用民｜俞是臣集議至再此即大禹

卑宮室文王成勿亟之心也天下臣民孰不感激願効其勞哉近該內官監奏行工部修蓋｜太素殿天鵝房船塢等處錢糧動經巨萬軍匠不下數千臣等聞知不勝驚懼隨該本部執奏欽奉｜聖旨這工程還着該衙門查理緩急來說臣等又有以見｜陛下愼重之心甚惓惓也請以今日之事理論之玆役之興有因不可夫天下之財力有限｜二宮之營建方始寬一分則得一分之濟早一日則享一日之安各處見興之役尚須促完以趨大工諸凡不急之務豈宜併作以妨大計此不可者一也况邊陲之軍儲告匱內外之冗食益繁山東河南近經兵燹[illegible]西四川木[illegible]卽今大木採及於遠方工料派遍於

天[illegible]若復別興土木誠恐民不堪命此不可者二也
近來京師風俗過奢物價騰貴豪右逞其僭踰小民
艱於生理[illegible]之[illegible]多少[illegible]初夏大雹收成觖望盜賊
生發[illegible]民窮盜起可爲寒心
節用愛人[illegible]在斯際此不可者三也古昔帝王非無
臺池以供遊觀然其作以時其遊有節故民樂其樂
天祭其德考之月令當夏毋起土功毋發大衆今時
既不宜矣況大內遊幸之處頻年營造不少必欲
繼作尤非撙節之道此不可者四也臣等職叨耳目
事當論諫苟有見聞不敢緘默伏望聖明察納
愚忠俯從衆議特降勑旨將大素殿等處免其
改作一切不急工程俱令停止仍令各該衙門查處

前項時弊於奢僭則申明禁之於盜賊則設法捕之
於冗食則斟酌裁之於軍儲則措置給之將見人心
悅而天意順不惟宮室之大工易成而國家之治
安可長保矣[illegible]

○○備用馬匹疏 正德十四年[illegible]月初二日

奏爲備用馬匹事據直隸和州申云云及據直隸滁
州申云云案查前事本寺遵奉兵部劄付已經通派
去後今據前因臣等照得滁和二州災傷委的不減
廬鳳淮楊等處其土產馬匹矮小委的不堪交併多
致[illegible]退荷蒙皇上軫念地方痛恤民隱特從該
部議擬將今年廬鳳等府江浦等縣馬匹改徵折色
又多所至萬口稱便惟滁和馬匹仍存本色[illegible]
臣[illegible]懷同仁之望仰無謙之請竊計二州應納馬匹全
數[illegible]之爲數不多自二州饑饉之民視之其微實
艱伏[illegible]欠追陪之累所係甚重伏望皇上俯矜
[illegible]情特勑該部議處合無將滁和二州本色馬匹
照廬鳳等處事例暫改折色不惟官得實用抑且
民免賠累實爲[illegible]益萬萬矣

○○自陳乞休疏 正德十六年六月初八日

奏爲自陳乞休事臣以非才叨登弘治十五年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丁母憂弘治十八年授兵科給
事中正德三年遭杖於午門前黜爲編民正德五
年劉瑾敗戮仰蒙朝廷起用歷陞工科都給事中
正德十一年[illegible]南京太僕寺少卿萬死餘生再登仕

籍論諫無益於當時尸素尚叨於今職入仕垂二十
年行年四十有六俛思親歷奚補涓埃恭遇聖
明紹統政化一新中外臣民歡欣願治若臣者[illegible]
勉策駑駘仰圖報稱奈[illegible]空疎蹇拙力不逮心況
患難以來血氣[illegible]兩腿隱痛艱於動[illegible]
若復昧於知止[illegible]明詔許臣等自[illegible]
乃敢吐露肺腸[illegible]聖明垂察[illegible]
之休致使臣得與[illegible]夫[illegible]歌太平以終餘年[illegible]
入之恩莫大之[illegible]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illegible]
之至具本專差義男潘亮親齎謹具奏聞伏候
旨

○○[illegible]

參爲均｜恩例以蘇民困事伏覩｜詔書内一欵浙
江等處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隷嘉靖元年分内除
漕運粮斛四百萬石照舊徴充起運其餘夏秋稅粮
馬草農桑人丁絲絹布匹綿花絨屯田｜皇莊莊
田子粒牧馬草場子粒租銀及甲丁二庫蠟茶銅漆
銀硃等料不分存留起運以十分爲率俱免五分以
蘇民困欽此竊照各處牧養種馬或論田地或論人
丁每年派取備用馬匹各照丁田朋納是田地以納
馬爲稅粮而人丁以納馬爲徭役較之他處丁粮名
異而實同也今嘉靖元年稅粮人丁等項俱免五分
遠近聞知懽呼感戴獨備用馬匹係該臨期｜奏討
小民未知蠲免分數不無觖望伏望｜皇上一視

同仁特｜勑該部計議合無將嘉靖元年備用馬匹
查照常年額數減半派取惟復分作二年減派亦免
五分之數則｜恩例無不均而窮民無不獲矣臣等
又思漕運粮斛照舊徴充乃取足於五分既免之外
此項馬匹若不減免是取足於十分全徴之内故｜
明詔止除漕粮其餘俱免五分爲｜恩至渥爲慮至
悉也仰惟｜聖明御宇事與虞周之治凡百貨財
悉歸公帑萬姓悅服四夷嚮風誠千載一時也爲今
之計寧使馬欠取辦於公帑無使｜恩推不均於小
民況邇來邊軍支兌漸少官馬寄養頗多總計一年
減免五分不過一萬二千餘匹｜｜皇上富有四海
澄獨新此而不斟酌｜大寳之初心哉臣等猥係職

不敢不豫言之惟｜陛下矜察天下幸甚緣係
均｜恩例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順差
典吏劉堂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照例暫處掛欠以稍減重併疏｜嘉靖元年十月初七日

奏爲乞憐災傷照例暫處掛欠以稍減重併事准本
寺寺丞吳天挺牒據直隷滁州申爲照本州地少民
貧差繁賦重兼以災傷頻仍民困已極緣本處不係
産馬地方近年備用大馬徴銀召販收買起俵到京
每至揀退回還一馬不堪換買三四次者有之一年
解俵併徴三四年未完者有之今查正德十一年仍
掛欠馬一十四匹正德十二年欠馬一十二匹正德十
五年欠馬五匹正德十六年欠馬一十九匹俱經數

次買換節遭揀退經該官貟累年住俸槩州百姓盡
至破家今當災傷之年縱使忍心追併買馬到京未
必全中不免仍有揀退之苦案查正德十一年間爲
暫處掛欠以稍減重併事該蒙南京太僕寺寺丞
奏兵部覆題内開正德十年以前其揀退不堪馬匹
選委廉幹官員變賣價銀差人解部轉發太僕寺收
貯買馬支用今本州所屬縣正德十六年以前掛欠
之數補俵不完伏乞憫念地方凶災百姓疲困轉爲
具｜奏合無照正德十一年｜奏行事例變賣銀兩
解京庶公事得完卷宗杜絶民困少蘇等因到職據
此查得前項掛欠馬匹非獨滁州一州爲然其餘淮
安等府和州等州縣亦有掛欠節經解俵退回[illegible]

未完若不移咨爲查處具 奏照例改徵折色解
補則節年拖欠未免重併等因到寺臣等照得各屬
掛欠馬匹數雖不多然重復買解再三退換之累民
實不堪況驛民折價則積年之欠易完而收銀在官
則比産之馬易買伏望 皇上俯矜下情特 勅
該部議處合無將前項馬匹查照先年事例變賣價
銀解部備役照依折色每匹納銀一十八兩領取原
批則官民兩便矣

撫臺山是 [illegible]

○○災異 [illegible] 嘉靖五年正月十一日

爲災異事據[illegible]州府申稱嘉靖四年十二月
十一日夜四更時分忽有電光閃爍自東南來雷
震有聲凡閃火後有下如注雷聲乃止爲照雷電發
於春藏於夏盛於秋收於冬乃今季冬之月雷電異
常上天垂戒不爲無意又據江西贛州府申稱嘉靖
四年十月以來一向多雨至閏十二月二十二日大
雨微霽本日起至二十四日每酉時分滿天赤雲照
映牆壁俱見紅色二十七二十八日酉時亦氣仍前
有係災異合就申稟各報到臣據此看得變不虛生
天實示戒除臣痛自修省及行各省并該道府衛所
縣等衙門一體修省以弭災變外緣係災異事理爲
此具本專差千戶[illegible]親齎謹具題 知

○○遵[illegible]利弊以消天變疏 [illegible]正月[illegible]
題爲遵 勅諭[illegible]利弊以消天變事查得接管卷內
准戶部咨該廣東按察司副使徐文溥奏內開疏鹽
法查得先因兩廣軍餉不足奏 准廣鹽於南雄[illegible]
往分許行南贛發賣緣因南贛軍餉不足奏 准廣
鹽於贛州府抽分許行袁臨吉發賣官民便之正德
十三年三月內該本部題 准廣鹽止許南贛發賣
袁臨吉三府不許[illegible]行賣違者照例問罪[illegible]
[illegible]

重鹽價及輕商稅經年不來而廣鹽止越一程順流而下其勢甚便袁臨吉人民欲仰給淮鹽不食廣鹽[illegible]得乎夫淮鹽廣鹽皆國家利也民隨時變易可行於[illegible]贛則亦可行於袁臨吉矣臣又訪得廣鹽自[illegible]貢水者多係拆賣有引官鹽稱為大路自[illegible]過上下章水者係肩挑無引私鹽稱為小路一入贛江則官私莫辯又有畏懼南雄府太平橋查盤俱從小路越信豐縣橫田江九渡水徑裝袁臨吉地方貨賣即欲禁革人民缺鹽嗟嘆何堪又況販鹽之徒豈肯棄其世業重法誅之亦難禁止贛州雖設橋船防禁秋冬水落則路通把守賣放權貴囑託公差夾帶弊且百出春夏水漲衝散橋船則聚衆運般

執持器械乘勢徑度巡邏防守勢不能支於是乃有抽分之議以為不抽分則利歸姦雄之手官失自然之利然既係私販則法當禁捕乃從而征之是取之於盜賊也可乎頃因廣東軍餉缺乏鹽課虧耗特勑專官管理法固善矣然不濬其源而徒塞其流耳臣愚以為法既不可禁不若因其勢而利導之伏望乞〡勑戶部計議查照題〡准舊例行令廣鹽照例南雄府納稅許行袁臨吉三府發賣經過贛州量行抽分以備軍餉該府年終將用過餘銀解部支用如此則廣鹽得以疏通私販以之自息民獲利濟而國用日裕矣前件查得先該〡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illegible]題為地方事准

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王度呈前事照得江西一十三府先年俱係行淮鹽地方後因廣東用兵軍餉無資議抽鹽稅將廣鹽奏〡准行南贛二府後又因南贛用兵軍餉無資議抽鹽稅又將廣鹽奏〡准行袁臨吉三府今廣東之抽分仍舊南贛之抽分停止則廣鹽止當行於南贛而不當行於袁臨吉本道已經呈奉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〡明文存留橋關禁止廣鹽不許越境販賣但行之[illegible]已久今奉停止則商人有本折之苦地方有騰之害兼且把關人役姦弊紛出巡邏官員詰捕旁午本道日益多事伊欲稍從假貸任其下流則無稽鹽稅乘其厚利興販前鹽散入

南直隸蘇松等處混壞淮鹽本道亦難辭責為今之計合無於贛州龜角尾照舊開厰止抽廣鹽一件許行袁臨吉三府發賣其餘貨物不必再抽庶乎商民得販鹽之利窮民得食鹽之利江西之軍餉有資廣東之官鹽無滯似於地方有益等因到臣卷查前項抽分該前都御史王〡題奉〡詔書停止外今據前因切照袁臨吉等府原非行廣鹽地方先年南贛二府賊盜生發錢糧無措奏〡准下流各府發賣抽分稅銀以充軍餉因此十餘年來彼處居民以食廣鹽為便各處商人以販廣鹽為利今一旦遏止委的民興無鹽之嘆商失經營之利衆口嗷嗷羣聚告擾且南贛地方界連三省盜賊淵藪今雖頗寧不測之虞

難保必無軍餉之用不可不備況江西各府節被流
守備所官軍月粮屢年不得關支且均爲之之憂如
蒙 皇上憫念地方俯順商民之情乞 勅該部
議處准令將廣鹽照舊疏通於袁臨吉三府發賣每
季仁委隔別府分廉能佐二官一員管理抽收税銀
貯贛州府庫聽候軍餉支用有餘助給官軍月粮等
項之之其餘貨物俱免抽分聽臣嚴督守巡等官查
革姦弊年終造冊繳部查考等因奏奉 聖旨該
衙門知道欽此查行間今副使徐文溥又奏前因查
係一事況所見相同揆之民情土俗似亦便順但恐
例未宜及事在彼中遙難定奪合行撫按衙門再行
議處停當徑自奏 請施行等因又查得先准本院

咨爲順人情宜土俗以通鹽法以充國賦事該巡按
兩廣監察御史曹軒肯奏言之續准本院咨爲承
詔敕陳軍民利病以恢弘 聖治事該巡按江西
監察御史黎貫亦奏言之又該前都御史聶 會同
廣東清軍監察御史楊銓議照袁臨吉三府雖係行
淮鹽地方水逆灘險鹽船不到自奏 准開抽通廣
鹽以來彼處軍民惟食廣鹽商人得利興販日衆近
奉例禁革民缺鹽商失利情甚不堪揆之理勢誠不
可以不疏通等因咨院及據江西布按二司守巡嶺
北道左參政王大用兵備副使林大輅呈稱訪諸鹽
商自南雄太平橋推税般至信豐縣九渡水下船徑
抵贛河商樂其便而南安則惟章水一支河道甚淺

難以折梅亭換夫頗費脚力商人就此者少又瑞金
石城小路之鹽自福建汀州而來俱舟入貢水亦爲
違禁若在南安抽分則信豐各縣所過之鹽俱得不
税合無查照舊規准將廣鹽許行袁臨吉地方發賣
於贛州龜角尾官廠照例抽税於東西浮橋如法啓
閉每季於隔別府分坐委佐貳官員前去管理驗看
廣東南雄府票照曾經太平橋税過每鹽十引抽一
引半其餘無票者每鹽十引抽二引折收價銀送贛
州府貯庫以備軍餉支用及南贛各衛所官軍月粮
并各縣陞備官軍口粮缺少奏支每季贛州府將抽
過銀兩數目備申合干上司衙門查考臣惟御史曹
軒等奏議率與咨內事理相同參政王大用等所呈

亦似議處停當稍民裕國足爲良法況廣鹽先年通
行於袁臨吉未聞鹽法有礙近年止行於南贛未聞
淮鹽有來若不仍照先年販通徒使私販益衆官捕
益勞利歸漏網之夫而鹽食愈艱禍起拒捕之輩而
事勢可慮抑且軍儲無資緩急無措非計之得也伏
望 皇上軫念下情俯從輿論特 勅戶部計議
施行地方幸甚緣係遵 勅諭陳利弊以消天變事
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順差千戶楊忠親齎謹題請
旨

○○請揀京營積弊以備不虞疏 嘉靖五年正月十一日

題爲請揀京營積弊以備不虞事准兵部咨該吏科
給事中楊秉義題該本部議題奉 聖旨是都推

議行欽此欽遵內開一慎將令切惟為政以用人為
先御軍以擇將為急兒今淮揚等處地方災傷重大
民窮盜起勢所必至陝西延寧甘肅等處又各有大
勢回達出沒侵犯選將練兵用戒不虞誠為目前急
務合無本部查照先令事理通行兩京五府各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堂上官并學科掌道及在外
巡撫巡按布按二司等官文書到日限一箇月以裏
各從公保舉謀勇廉能軍職官員不拘邊方腹裏衛
所世冑開具履歷實跡從自具奏本部遇有領軍
及坐營等項相應員缺斟酌推舉上請簡用不許
推托避嫌及濫保不實有孤朝廷訪求將材至意
備咨到臣除軍職才績未著及詢察未真外訪得福

天□奏議卷三　六

建總督備倭都指揮僉事王翱等屬素習而文事兼
通督備效勞而海寇遯迹湖廣守備撫桂等處地方
署都指揮僉事沈綬先經征進而擒斬有功久任邊
方而軍威克振江西贛州衛見奉查勘功陞都指揮
僉事吳山年力方壯而累建軍功志操可觀而亦善
騎射見奉查勘功陞都指揮僉事明德屢征寇盜而
獲功已多素有勇謀而居閒頗久以上各官職雖不
同才皆堪用乞勅兵部再加查訪果如臣所言將
各官量才授任則將領不致缺人而軍職亦知所勸
矣緣係請採京營積弊以備不虞事理未敢擅便為
此具本專差舍人謝珂親齎謹題請旨
擒斬反招點賊功次疏嘉靖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題為擒斬反招點賊功次事據廣東按察司整飭兵
備兼分巡嶺東道僉事施儒呈為乞早發兵剪除反
賊以安地方良民事據守備惠潮等處地方以都指
揮體統行事廣州左衛指揮僉事程鑾并領哨惠州
守衛指揮等官高瑛等稟稱有名賊首賴貴張廷山
張廷貴并甲從賊人劉廷珠等俱已擒斬將盡雖有
敗逃一二一時難以搜捕乞行留兵戍守仍乞呈請
製兵等因據此案查先據惠州府歸善縣寬得都鄉
老總甲被害民鍾明廣陳尚能等各狀訴稱桃子園
首賊強賊賴貴等反招聚衆劫殺人財擄姦婦女占
奪田土等情已經會議備由通行呈稟及調集原借
留操調達官武明伍宣等并指揮吳樹哨官軍與原

天□奏議卷二　七

領暴打手及附近龍川興寧海豐程鄉揭陽河源等
縣地方慣戰鄉夫行委管操惠州衛指揮高瑛惠潮
二府推官周期李喬木龍川等所縣千戶呂貝朱鼎
吏目吳增等官分領哨道剋期進剿又因前賊遯入
深險山峒仍催督原奏軍門督發截捕別起流賊指
揮曾淵哨官軍并達官亦卜剌因等併勢夾攻隨蒙
軍門會批據本道會呈前事奉批誠仰本道依擬嚴
督上緊剿捕務在事機縝密計慮周詳獲功解報以
憑地方重加獎賞毋容輕率忘誤貽患若究及奉提
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批
仰嚴督官兵追剿事平將獲過功次用過錢糧開報
又蒙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涂相批看得賊首賴貴等

背招肆為患地方亟宜剿滅動調官兵
并行務使賊黨悉除獲功解報仍須戒諭督兵等官
經整等毋得濫及良民斯為善爆兵合用錢粮徑自
酌處事完之日造冊繳報查考依蒙督據各哨官兵
擒斬首從反賊賴貴等一百七十六名顆俘獲賊屬
婦女大小八十三口并器仗馬匹前來會審開賞賊
人賊級轉解賊屬權宜變賣價銀添湊賞功器械馬
匹給與兵壯領用餧養騎征外又經催督各哨將搜
山續獲賊人張廷貴宋亞黃等六十五名顆呈報在
案今據前因看得前項惡賊賴貴等已擒斬二百四
十一名顆雖尚有散遯餘黨數亦不多但山峒險遠
林木障翳易於藏躲一時委難搜捕盡絕必須留兵

防守庶免殘黨嘯聚之患合無將本道原募打手五
百名并留指揮雷潤哨官軍四百三十員名仍在桃
子園稍埔地方屯劄緝捕殘黨護民耕種其餘官軍
打手鄉夫民壯悉行解散呈乞照詳等因到臣案查
先據守備惠潮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廣州
左衛指揮僉事程鑾呈為被強賊刼掠打擄銀兩搶
燒家財焚燒房屋等事據長樂守禦千戶所申該蒙
分巡僉事施儒案驗內開據潮州府呈據饒平縣灧
洲都致仕知州饒金家人饒二具狀訴嘉靖四年
八月內有家主前往本都安樂渡村收租本月二十
九日早忽被強賊一宗二百餘徒突來本村刼掠將
家主綑縛搶剝租銀七十餘兩家財衣服刼空仍刼

入河壹水至三河巡檢司前隔河地名□□坑
放火焚燒民屋三十餘家殺死民人杜大曾二仔二
命仍將家主綁到竹頭坑屯劄逼銀一百兩方纔釋
放各賊於大麻村登岸去訖告乞轉達施行等因據
此又據海陽縣地方總甲劉廷陽呈稱前賊在於饒
平縣洲都虜船過河突來到都虜刼鄉民陳文祐林
大等家九月初七日至土名深村廷陽家住夜次日
早將林大并經紀人賴大公殺死二命等因又據三
河巡檢司申據饒金家人饒才告同前情及據民鄧
文與吳翁等告稱前賊打刼饒知州又刼東門埔曹
永宗等人財放火燒屋殺人流刼大麻一路人財殺
死鄉民錢大仍擄男婦二十餘名口本司督兵追捕

前賊擁入崑崙銅鼓嶂去訖等因到府轉呈到道看
得前賊聚集二百餘徒流刼鄉村殺人燒屋勢頗猖
獗若不疾早撲滅未免釀成大患除行委該府推官
李喬木等督兵追捕外今訪探得前賊越往海豐縣
地方流刼緣照該縣捕盜缺官兵力寡弱恐難支持
該府捕盜通判陸天祐年力衰憊亦難專責應合權
宜暫委推官周椲督捕案仰本所速行守備指揮程
鑾統領惠州碣石各衛所見在巡捕官軍并起取附
近屯堡精壯軍餘各備鋒利器械督同推官周椲兵
壯打手人等黏蹤追捕獲功解報施行依蒙備申到
職切照惠潮二府地方每遇秋冬流賊往往聚衆刼
掠今據報稱賊衆行刼若仍於衛所起調巡捕及屯

俾兵夫前去截遏尤恐兵力寡引不無誤事必須呈
調經戰精勇官兵督發相機跟捕方克有濟如蒙軫
念乞發廣城下班休息達官二十名殺手三二百名
及歇班惠州衛指揮雷潤碣石衛指揮房錦二哨旗
軍協同附近地方兵夫分發併勢奔蹤擒捕共合用
馬匹錢粮乞行守巡道議處備用等因具呈前來續
據分巡嶺東道僉事施儒呈爲走報緊急賊情事據
潮陽縣申稱本年九月十七日被流賊江文生等打
劫貴山等都人財姦汙婦女燒燬房屋捉虜吉安巡
檢司巡檢施淵等因到道看係捉虜職官重情除嚴
督原委推官李喬木周搦并督發管操指揮高瑛統
領見在達官千長總小甲打手共一千員名前去追

捕并關福建分巡漳南道督兵把截各賊歸路及縣
重賞示諭兵夫用命舉事等因前來又續據僉事施
儒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據領哨惠州衛指揮使高
瑛呈前事蒙本道紙牌備仰本職統領副巡檢練廷
爵并達官千長打手兼程前去隨賊向往黏蹤追捕
務將前賊全夥擒捕盡絶奪回被虜官員獲功解報
依蒙統領副巡檢練廷爵并達官千長打手共一千
餘名到於地名梅子坑據緝事打手走報流賊約有
一百餘徒越來下別雙頭畔田等村打劫民人張宗
廣等家等因隨即統兵跟蹤追捕前賊聞知驚懼先
將原虜去吉安巡檢司巡檢施淵就放逐往地名海
沐河埠虜船駕到黃牛渡臨時登岸縱火燒燬民房

突入十二都巡檢司屯劄本職探得濼溪都地名黃墓
灘係是衝要水陸要路督兵到彼截遏設法出奇分
兵河埠四岸裝伏前賊駕船柒隻開裝旗號灣船登
旗上岸迎敵彼職督兵交鋒對敵當有千長曾元魁
等衝鋒破陣被賊戳傷衆兵奮勇向前當陣擒斬打
旗賊甲并賊都總江文生黃環等及戳傷數多各賊
敗走兵夫追逼俱投葵潭河中淹沉難以斬取首級
共擒斬獲賊人首從六十九名顆俘獲賊馬三匹奪
回被虜船大小七隻省令舊役老人賴伯壽并鄉民
李昭收候聽取等因又據揭陽縣千長蕭璋呈解賊
級一顆長樂縣地方排年李元美等呈解生擒賊徒
陳元逵等六名賊級一顆各到道審閱明白今將擒

斬首從賊人賊級七十七名顆呈解審閱施行等因
及該軍門批發蒼梧道巡守官查審閱驗續據巡守
嶺東道僉事等官施儒等呈爲乞早發兵剪除反賊
以安地方良民事據惠州府歸善縣寛得都鄉老鍾
明廣總甲官佐民人石記全陳尚能謝本明各具狀
訴稱被桃子園殘賊賴貴蕭廣朱曰廷張廷山等糾
合三百餘徒反招聚衆開張黑旗鳴鑼放銃劫殺人
財荼毒地方本年七月内將良民張文興等一家并
朱亞狗殺滅八月十九日捉虜陳尚能妻朱氏陳細
娘逼銀贖命九月二十九日殺死陳尚成譚氏等命
捉虜陳尚雄石原深等入巢打逼不知生死姦占闔
氏并女二口爲妻日逐大肆大劫抄掠鄉村人財良

等欄東産業逃命山林況今冬熟不能收割妻兒失
食告乞急救倒懸發兵剿捕以靖地方民賴安生等
情據此查得先因桃子村賊首李文積等反招聚規
劫殺人財占奪田地已該分巡僉事施儒會同前塔
管分守左參議徐度勘議明白備由通行呈奉二
卉提督南贛軍門及裴然據察院等衙門批行動
漢達官軍兵壯行委守備指揮程鑾統督領哨同知
莫相指揮等官劉璟等督領兇攻搗巢剿擒渠魁黨
從李文積等一千七百六十餘功解報審驗處決外
續奉撫按衙門案驗批呈依奉將各哨官兵撃散仍
行緝捕餘黨及借留領哨惠州衛指揮僉事吳樹哨
官軍哨守地方彼因殘賊賴貴等狡黠遁匿深山搜

捕不獲師還復出始及一百六十餘徒隨據甲頭賴
貴王廷珠等具狀赴道告乞招撫時值春耕暫行撫
順牌仰巡檢楊漢押帶賴貴等各還原居本分耕種
仍處給口食牛種安插俾當造冊回報在案今告前
因參照殘賊賴貴等與李文積等同夥為盜征剿漏
刃既經撫處安插即當改過自新乃敢復肆兇頑糾
集醜類劫殺人財虜姦婦女逐散良善占據田產遂
致告訴紛然警報日聞若不疾早撲滅未免釀成大
患又該各職督同守備指揮程鑾議照前賊積年狡
黠巢穴星散若只一路進兵未免東追西竄隨會案
將見在召募及借留長樂團操達官打手并添調附
近歸善長樂程鄉興寧等縣鑽能殺賊敢勇鄉夫兵

四千餘員名行委惠州衛指揮高瑛楊昂惠潮二府
推官周楫李喬木龍川千戶所副千戶呂員吏民吳
增程鄉縣主簿陳政等官分領哨道仍行守備指揮
程鑾統督剋期並進夾攻剿捕欲候呈請至日方行
恐事緣程途遙涉往返日久恐機事預泄則賊得為
備功難速成除一面督發各該官兵追剿前賊獲功
之日另行解報外今將緣由具呈照詳等因前來已
經批行該行官兵追剿去後續據巡守嶺東道僉事
方官施儒等呈為擒斬反招黠賊功次事內開據指
揮高瑛哨生擒賊首賴貴賴富賊徒謝德勝等共三
十四名斬獲賊級四十三顆俘獲賊屬劉氏等大小
共七十七口奪獲賊馬三匹推官周楫哨生擒甲從

賊人王大等四十五名斬獲賊級四顆俘獲賊屬張
氏等四口推官李喬木哨生擒賊首張廷山賊徒廖
亞伯楊阿琳等共三十六名斬獲賊級十顆奪獲賊
仗腰刀二把槍一根馬一匹偽書一本黑紬旗一面
千戶呂員吏目吳增哨生擒賊徒張廷典等五名斬
獲賊級三顆千戶朱鼎哨擒獲賊人伍世寬等四名
斬獲賊級三顆把截要路巡檢楊漢擒獲賊徒鄒叔
仔謝篙等二十三名俘獲賊屬二口巡檢楊通擒獲
賊人二名唐從貴沈亞二驛丞鄭文秩擒獲賊犯一
名梁明主簿謝鐽擒獲賊徒江大等五名各前來審
得賊首賴貴賴富等甲從賊人劉廷珠等六十六名
拒審究因傷中途身死首從賊人張廷山等四十七

名級就近斬獲賊人劉餘總等首級六十三顆共一
百七十六名顆各委的先投在李文積等手下爲盜
大征脫捕後隨同賴貴等聽撫反招劫殺張文興等
家人財占奪田產等情是實取具口詞在案賊級委
千戶魏騰高等閱驗具的及審得解來賊人數內朱
亞長等四十二名各執詞有稱係近投入在彼耕田
者有稱在彼附近居住者俱不曾爲盜等情及數內
朱亞長等三十名俱有該圖里老見在證審果係良
善當即釋放其劉廷聚劉廷器黃明何木旺廖巘李
亞禎李亞長鍾彪葉四九名止係一面之詞劉湯旺
梁金保陳學仔三名跡涉疑詞俱係李千強盜重情
難以輕信發回該管河源等縣逮捕里排親鄰審勘

并將器仗馬匹給與見操兵壯領用餘養騎征賊官
權宜酌處就彼變賣價銀入官添湊賞功及再嚴督
各哨官兵搜捕殘遊餘黨盡絕另行解報今將首從
賊人賊級共一百七十六名顆已解審驗施行等因
及該軍門批仰嶺東道分守官會審閱驗去後今據
前因臣會同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副
御史姚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潤鎮
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麒巡按廣
東監察御史涂相議查得別卷一宗爲陳言地方利
弊事節該兵部看得巡按御史高公韶奏稱廣東之
盜宜於撲捕而不宜於大征備言撲捕之有益與大
征之有害切緣廣東之新寧清遠水後山恩平陽
江綠水羅傍河源龍川等處委的盜賊淵藪常年竊
發不能斷絕撲捕於始發則用力易而爲費少俟其
猖獗而後調兵征之則用力難而爲費多合無今後
地方但有盜賊竊發即令各行守巡兵備等官設法
撲捕不許遲延坐視釀成大患其有功績顯著者亦
與以實奏
聞以憑旌賞不許勢要子弟捏名
插報若果賊勢重大相應大征亦須指定地方賊首
姓名不許含糊延蔓推圖報功莫辯玉石其有相應
撲捕而不行早處必欲養亂自利者許巡按御史指
實劾奏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通行欽遵外臣
等爲照廣東惠潮二府饒平長樂等縣接連福建江
西地方三省交界萬山盤礴路徑聯絡多岐逕叢數

千餘里自昔流逋嘯聚動成大患今流賊江文生等
敢以烏合之寡類流劫良善之鄉村殺虜人財而肆
無忌憚蔑汙婦女而白晝橫行拒敵官兵捉虜職官
驚駭郡邑兇惡特甚若非早爲殄滅必將流禍於四
方反賊賴貴等本該桃子園之殘黨復與李文積之
故智據舊巢而兇殘大肆恥官司而劫掠盛行殺人
放火無所不爲占產奪婦特其餘事若非急謀蕩掃
亦必貽患於他日今分巡僉事施儒乃能運謀設策
督兵有方於流賊江文生等既已剪其萌芽賊黨爲
之遠遁於叛賊賴貴等亦復擣其巢穴賊壘爲之一
清俘馘已踰四百之衆靖寇用安兩郡之民且不多
須兵力亦無浪費餞糧其功實爲可嘉分守右參議

汪思亦能同心督率協力贊成計畫無遺進攻有備
其功亦宜所録冊照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
僉事程鑒承委剿賊克效勤勞亦合優奬但｜恩典
出自｜朝廷非臣下所敢擅擬伏乞｜聖裁除行
該道守巡守備官將原調任有功官軍人等查照規
格犒賞以勵人心及量留官軍打手在於剿過地方
屯劄往來緝捕殘黨護民耕種其餘盡行撃散放回
休息外緣係擒斬反招黠賊功次及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備行但有盜賊竊發即便督行守巡兵備等官
設法撲捕其有功績顯著者亦與具實奏｜聞議擬
陞賞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舍人劉高親齎
謹題請｜旨

○○ 議處守備官員疏｜嘉靖五年四月初十日

題爲議處守備官員事臣惟南贛乃多事之地守備
爲禦侮之官安攘之計擇將爲急訪得守備江西南
贛二府地方都指揮僉事康英年力衰憊動履艱辛
徒取素餐之譏難責奮武之效且聞本官亦嘗告稱
有疾乞回調治此其自知之明不可一日安乎其位
者也又訪得江西贛州衛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吳
山明德之二臣者並當壯年而累建軍功俱有謀勇
而習知土俗但因奉查功次在隔日久若以見陞職
銜用之功次聽查或以原任體衛用之以都指揮體
統行事則皆可備將領者也伏望｜皇上加察｜
勑兵部計議合無將康英放回原衛以遂其私將吳

山明德量用一員就近交代惟復別選將材速令赴
任庶幾守備得人而地方有賴矣緣係議處守備官
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順差舍人來儀親齎謹
題請｜旨

○● 謝｜恩疏｜嘉靖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奏爲謝｜恩事嘉靖五年七月十二日准兵部咨爲
擒斬反招黠賊功次事內開該本部具題奉｜聖
旨是各官既能擒斬劇賊巢穴盡空其功可嘉鄭潤
姚鎮朱麒潘希曾涂相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施儒汪思程鑒各賞銀十五兩紵絲一表裏欽此欽
遵移咨到臣本月十七日贛州衛舍人來儀於本部
順領花銀二十兩大紅織金獅子紵絲一表裏素紵

絲一表裏齎送到臣除欽遵望｜闕叩頭領受外伏
念草竊就殄邊陲稍安藉兵力以有成仗｜天威於
無外雖嘗指示實賴賢勞乃蒙｜溫旨褒嘉緊與賞
功｜恩典白金領｜內藏之寶拜捧生輝文綺重華
袞之榮被服思稱極逾涯分莫報涓埃尚當省厥躬
推之揚清激濁庶以脩內治期于本固邦寧臣不勝
感戴｜天恩之至爲此具本專差承戶李環親齎謝
恩謹具奏｜聞

○○ 守備缺官疏｜嘉靖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題爲守備缺官事照得福建守備汀漳地方以都指
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賈能因嘉靖二年五月內流
賊劫掠長泰縣玤塘等地方該巡按衙門參奏嘉靖

□□十□日內擺閩廣該鎮巡衙門會委鎮海衛指
揮同知徐麒暫管守備汀漳畬得賢能緣事一年之
上尚未回任就使問結而備偏誤事亦難倚賴況多
事地方苟非任用得人正其體統何以奮武彈盜彷
得見委徐麒克效勤勞福建三司守巡官考語類多
稱其練達而可當一面江西贛州衛功陞都指揮僉
事見奉查功吳山先嘗經臣保舉江西三司守巡官
考語類多稱其勤能而武藝優長此皆可備推舉者
也伏望皇上俯察臣言勅兵部計議合無將
賢能拔回原衛以戒不職將徐麒吳山量用
近接管推復別選才能速令赴任則官不久缺而事
可責成地方亦得保障矣緣係守備缺官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李瑛親齎謹題請旨
○○議處兵備官員疏　嘉靖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題為議處兵備官員事照得湖廣整飭郴桂備兵等
處兵備副使滕謐考察去任迄今一年新除副使
尚未到任該省撫按衙門始委分守上下湖南道右
參政留志淑帶管事委分巡下湖南道僉事鄭光琬
又委分巡上湖南道僉事汪溱相繼帶管雖地方多
故勢非得已然往來不常交代無緒虛文遙攝頗彼
失此且承委官員未免遷延避難姑俟兵備之至而
遂諉之也況郴桂等處乃湖南極邊與江西廣東接
連隸臣管內緣無專官任事難以責成盜賊之行捕
屢督不獲貪殘之發闒屢催未結雖臣亦日俟兵備

之至而事未至也地方廢事深為可慮伏望皇
上加察勅吏部計議合無將久除不到副使作缺
別處另擇廉能官員推補速令前來管事地方幸甚
緣係議處兵備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旨
○○申明地方事宜疏　嘉靖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題為申明地方事宜事竊照南贛汀漳與惠潮南韶
郴桂皆密邇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邊之交萬山中
峙而奸宄雜居大海外薄而蕃船時至盜賊之出沒
無常招撫之叛服靡定雖地劃四省而延袤數千里
閭賊情略相等也臣到鎮以來嚴督各該守巡兵備
守備等官練兵□□綏善鋤姦雖鼠竊狗偷時就撲
滅而恃險稔惡難保無虞使非先事豫防何以圖難
於易查得兩廣鎮巡衙門與臣會本內開別卷一宗
為陳言地方利弊事節該兵部看得巡按御史高公
韶奏稱廣東之盜宜於撲捕而不宜於大征備言撲
捕之有益與大征之有害切緣廣東之新寧清遠白
水後山恩平陽江緑水羅傍河源龍川等處委的盜
賊淵藪常年竊發不能斷絕撲捕於始發則用力易
而為費少俟其猖獗而後議兵征之則用力難而為
費多合無今後地方但有盜賊竊發即便督行守巡
兵備等官設法撲捕不許遷延怠忽釀成大患其有
功績顯著者亦與具實奏聞以憑議擬陞賞不許
勢要子弟捏名插報官軍賊勢重大相應大征亦須

指定地方賊首姓名不許含糊延蔓惟圖報功莫爲玉石其有相應撲捕而不行早處必欲養亂自利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劾奏題奉　欽依備行欽遵一節臣惟先撲捕而慎大征深切廣東事宜如近劉惠潮叛賊賴貴等不甚費而易爲功者正以此也但南贛汀漳郴桂等處皆與廣東接壤事體相同前項　欽依事理未蒙通行無以明示各該官司以作其奮武之心以懾彼姦宄之氣似爲未便伏望　皇上勅兵部計議合無查照前項　欽依事理備行劉賢督行各該官司一體欽遵施行幾事可早圖兵知自衛而盜將闔風消沮矣緣係申明地方事宜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願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　旨

竹澗潘先生奏議卷十

吏部題本六首

○○更任官員疏

題爲更任官員事據江西南安府申稱所屬南康縣地方衝要人民悍頑健訟知縣彭寅賦性純篤事難分理况兼各項公務究查切照上猶縣民淳地僻知縣冼滌年力壯強頗堪幹濟合無將各官更任管理庶乎才識各宜公務畢舉等因到臣爲照南康地要事繁非強幹之才莫任上猶地僻事簡則純篤之性所宜况彭寅到任已逾三月冼滌在任又逾二年其才性行事皆已可見故本府申請更任無非爲地方計也　皇上勅吏部計議合無備從所請將冼滌改南康縣知縣彭寅改上猶縣知縣則官使隨器而民牧皆得人矣緣係更任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願差千戶陳琢親齎謹題請　旨

○○自陳不職乞罷黜以弭災變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罷黜以弭災變事近見邸報該禮部會　奏備查等因節奉　聖旨兩京四品以上官著自陳欽此念臣猥以疎愚誤蒙任使自受命以來將及二年於地方軍民之害殊無寸補雖兢惕之心靡寧而災變之來未已况本年二月中嶺東殘寇竊發即今用兵剿捕勞民傷財實臣之罪如臣者蓋所不職者也伏望　聖明將臣早　賜罷黜委任賢能則人事克脩而天意可回矣緣係自陳不職乞

罷斥以弭災變事理為此具本順差舍人劉高親齎

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自陳乞休以嚴考察疏（嘉靖六年五月初八日）

奏為自陳乞休以嚴考察事竊惟朝廷黜陟之典所以勵世人臣進退之道在於審己臣年五十有二竊祿兩京歷官十任雖葵藿之誠向陽不改而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茲當一面之寄尤為百責所萃駑鈍不前瘝曠是懼揆諸今年考察之例固應罷黜者也伏望聖慈賜臣休致庶免重臣之罪臣無任瞻仰悚懼之至緣係自陳乞休以嚴考察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謝恩疏（嘉靖六年六月初九日）

二

奏為謝恩事近准吏部咨該臣奏為給由事該本部覆題查得臣歷俸三年考滿例應給由比該引奏復職見奉勅提督兩廣地方軍務難以離任合無照例行令本官就彼復職管事等因具題奉聖旨潘希曾准令就彼復職管事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望闕謝恩遵依復職管事外伏念臣章句粗知才猷素劣謬膺風紀復詰戎兵連四省之邊疆徒慚坐鎮勤九重之南顧竭克少紓三載當考而績弗彰五十知非而分宜退乃蒙天地曲成不以草芥遐棄俾之復職俟其後功感懼益深不自勝報謝莫知所措臣敢不勉竭駑鈍期有補于明時偃武修文以無負其所學為此具本專差百戶林思恩親齎

謹具奏聞

○○剿平流劫叛賊疏（嘉靖六年十月初八日）

題為剿平流劫叛賊事據江西按察司帶管整飭兵備分巡嶺北道副使林大輅呈據贛州府衛同知伍佐指揮使姚璽呈嘉靖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抄奉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鈞牌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先該調委江廣贛州南韶惠潮等府縣衛所通判等官董鳴鳳等統領官兵各赴有賊處所夾剿仍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催發并行各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進兵今照前賊勢尚猖獗行仰各職統領見操機打并黃鄉保黃芳等兵夾多方設法不分彼此界限攻圍夾剿務

三

期擒剿盡絕有功員役從厚給賞其軍中事情不時差人馳報承委官員務要計出萬全事圖必克以憑旌奏等因及蒙江西布政司帶管分守嶺北道左參政方楷按察司帶管整飭兵備分巡嶺北道副使林大輅案驗俱奉本院鈞牌前事遵依統兵直抵龍南縣太平保駐劄本年三月初六日把隘圍長李諫等於小江口拏獲強賊一名張仕鉞十四日伏路機兵溫珊等於程坑逕拏獲強賊一名王汝言把截本府知事劉瑊於陂頭隘擒獲強賊曹宗文等二名馬二匹職等隨差鄉導分投爪探前賊俱在廣東和平縣浰頭賊首盧源巢寨屯劄就於四月初五日統領安遠縣知縣劉信龍南縣主簿蘇珪原發失

贛州衛指揮劉鍠等官兵遵照軍門指授方略直抵前巢初七日各賊恃險迎敵我兵奮勇自卯至午連戰數合賊腹背受敵大敗擒斬首從賊人賊級鬼吹角譚天秀李聰郎李鳳等一百七名顆奪獲黃旗一面腰刀長槍二百三十五件馬五十五匹將巢燒燬餘賊奔潰隨督各哨官兵於初八日追至九連山下攻圍曲潭石拓二巢斬獲賊級八顆奪獲槍刀四十六件當用火箭縱燒賊壘房屋三百餘間燒死賊徒男婦數多因火焚化不得割取首級餘賊漫散逃入九連山等處又奉本院釣牌務將殘賊搜捕盡絕遵依督發龍南縣陰陽等官廖思欽等官兵追至地名淤湖漕崔坑等處生擒甲從賊林危等二十四名又調原發失事贛州府捕盜通判黃鳴鳳帶領家人黃福等追至地名梅花寨等處生擒從賊劉汝觀等一十名主簿蘇瑾在地名兩頭塘五花障嶺等處擒斬賊人賊級楊崇堅等二十六名顆俘獲賊屬何氏等一十八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劉爸謝氏等一十二名口信豐千戶所百戶雷雄擒獲從賊一名李大頭南康縣主簿張仕擒獲從賊一名華浩龍南縣典史沈璇上猶縣哨官尹志爵等擒獲從賊黃思紹等二名報効吏鍾文等敵殺賊級一顆及督據龍南縣知縣臧志觀搜捕賊人張孟循等二十名前後奪獲刀槍二十三件除將馬匹軍前給賞獲功人役器械給兵領用賊人賊級男婦旗號俱解提督軍門發審外卻

今賊巢已空殘黨俱盡地方寧謐前項軍兵遵照呈文掣放訖并准守備福建汀漳都指揮僉事吳山開報督率哨下官兵擒斬賊人賊級二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七名口守備江西南贛都指揮僉事明德開解賊犯劉經等五名反贛州衛百戶俞洪盤獲賊犯一名羅二等因各到道會同分守左參政方楷案查節奉本院釣牌備仰本道親詣各該地方嚴督原調各官兵人等分投截殺隨賊嚮往追趕合兵夾剿務期盡絕有功官兵本院從厚旌賞敢有違誤定以軍法議處事完通將驗過功次用過錢糧造冊繳報查考等因依奉嚴督各哨官兵人等夾剿及紀驗造報續奉軍門批發各哨官兵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賊屬男婦賊仗仰道審報依奉將首級驗明梟示生擒賊犯審係情真無詞者解赴軍門審決其有詞及情有可疑者俱行查勘明白呈允釋放俘獲賊屬男婦審發贛縣變賣被虜及原不知情男婦給親認領賊銀九兩五錢七分賊物一封黃旗一面并解到器械二十三件俱發府貯庫解到牛馬一十一頭匹行令實價入官等因并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劉喬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據韶州府呈先據翁源縣申報被和平浰頭強賊屠源等突來包圍嚴寨等情已經依奉釣牌行本府捕盜通判徐錫領率千戶等官袁鏜等選集軍壯鄉兵前去約會惠潮龍南官兵前進九連大山夾剿續准本官陸續縣解擒斬賊

首從李奕等一百六十六名顆到府已將見在黃政季清等九十四名并病故賊首李奕首級一顆俱經差人解赴南贛提督軍門斬獲首級一十三顆與解出中途病故及監故共五十八名俱斬取首級發翁源縣梟示賊屬五十五名口查得數內黃氏等七名口章寄監審外其湯氏等四十七名口變賣俱銀五十兩九錢馬四匹內一匹倒死三匹賣銀四兩五錢段絹綿葛布疋衣服共一百一十件賣銀八兩零八分五釐牛一十七頭賣銀三十三兩其奪獲器仗二十件隨給兵壯殺賊連將翁源縣變賣賊屬黎氏等一十八名口價銀三十七兩五錢并追出贓銀解送到府俱貯庫及查本官先准守備南韶都指揮僉事楊璥手本奉明文將原調官兵於本年陸月初旬通行散放等因又據南雄府呈稱行准委官推官趙珩牒稱奉委親詣各縣督率縣丞等官杜洞等起集打手鄉兵民快旗軍分布於各通賊要路把截及前往和平麻陂等處協剿緣無賊迹窩巢盡空隨將各哨兵夫查照散放等因各到道案照先節奉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鈞牌并奉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姚某會同 欽差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某 欽差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某及蒙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蘇恩約牌案驗俱同前事依奉該本職會同分守嶺南道

參政胡璉及守備都指揮孫璞親詣南韶地方嚴督原委通判符錫推官趙璠等各查照約會江西龍南本省嶺東等處官兵併力夾剿續奉南贛提督軍門鈞牌備行本道將各官兵斬獲首級徑自紀驗贓仗婦口從宜區處生擒首從賊犯解來軍門依奉該本道看得見在翁源等縣督兵又備行南韶二府各掌印官查照關驗區處轉解續准守備都指揮孫璞手本奉南贛提督軍門批查得九連山巡賊今已無多已經專責嶺東道官兵捕絕守備孫璞既呈各兵搜捕無蹤仰將各官軍兵夫通行掣放依奉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巡守嶺東道僉事謝汝儀左參議胡璉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據守備惠潮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廣州左衛指揮僉事程鑒呈據惠潮府衛等衙門推官李喬木周楫指揮王廷璋高璞典史劉巡檢等官林璧陳華練廷爵等各呈緣部下千百長胡王龍拜新民鄭志皐等結狀前來案查先爲前事已經遵奉總督各哨漢達官軍打手六夫協同江西官兵攻剿及陸續扒捕解報連將結狀呈繳到道案照先奉南贛提督軍門兩廣三府軍門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各案牌批行申呈動調漢達官軍兵壯打手鄉夫新民人等行委守備指揮程鑒惠潮府衛推官周楫李喬木指揮高璞等分作三哨前進並與擒巢夾攻剿捕尤恐異同又行程鑒總統續據守備等官程鑒等并和平等縣陸續呈禀申稱統督官兵

女□賊巢新民李鏜等殺死賊首曾蛇仔即曾惟德
□□率出被虜贛州府通判董鳴鳳和平縣主簿汪
清男汪權各哨官兵新民人等陸續擒斬首從強賊
□文奇號名鬼吹角譚崇尚陳細両即陳積貴盧玩
即盧原等四百七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
一名口奪獲紅旗一面幷賊仗牛馬解報前來俱經
等驗明白通行解報節奉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　鈞牌仰道嚴督官
兵日下搜捕盡絕取具各官不致疎漏結狀備由回
報以憑將兵撤放又准總司關奉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姚某批據守備指
揮程鑒呈奉批兩廣之賊往往以招之太早致之不
盡以致兵馬方回賊巢復出每一再舉兵費十倍前
事有監所宜痛懲仰守巡官即如程鑒所議措畫粮
餉多方運謀坐委程鑒督兵搜捕必以賊盡為期方
得呈請班師如是力難偏致本省各道幷江西該道
官各須督率領兵官員併心協力求靖地方亦未得
專取辦一人以坐誤軍機等因及蒙巡按廣東監察
御史蘇恩批據程鑒呈蒙批守巡兵備道會議通行
呈奪依蒙通呈豈將老弱兵夫先行揀放及節差人
督責各哨官兵搜扒盡絕結報去後今據前因合無
將各哨兵夫原係團操者掣回長樂與一時加調征
募之兵通行掣放等因隨據守備指揮程鑒與□據
惠州府衛推官　指揮等官李喬木雷鬥等各稱□哨
千百長總小甲陳仕旺等生擒賊首吳宙黃尚奇二
名幷前後奪獲沙水牛七十八頭馬三匹奪回被虜
男婦四十九名口俱解分巡嶺東道審問轉報等因
各報到臣據此□得先據江西分守嶺北道左參政
等官方借等呈東守備南韶都指揮僉事孫璞各呈
各該地方浸淫日久續由已於本年六月內將二道
官兵先行掣放幷於八月內將嶺東道官兵併行掣
放訖叅查先據江西贛州府龍南縣揭帖稟稱嘉靖
六年二月初五日據新興保鄉約保長李大弘等飛
報本月初四日五更時分有廣東強賊一大陣突來
本保地名秋湖李海耆等家殺人放火刼掠家財擄
掣人口未知退往何方隨行雖典史沈璇呈報果有
廣東河源等處強賊約有五六百人大肆猖獗屯劄
未散該臣看得所屬地方招撫殘賊其衆一夫竊發
則羣醜嘯動必須速為撲滅庶免滋蔓親經委調贛
州府衛通判董鳴鳳指揮劉鏜等統兵剿捕間又據
廣東南雄府揭帖稟據始興縣申據朔源周所保長
黃秀茂等呈稱嘉靖六年二月初六日有賊一宗約
六七百人在龍南縣地方羅坊等處攻劫義民李統
聚與本縣連界相離八十餘里四方人民驚走等因
前來又經行仰鄰界廣東和平等縣差委官兵併力
截捕及行南雄府推官趙珩率領始興等縣官兵策
應一面通行各該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分督各兵分
辦錢糧就仰各道備呈兩廣提督總鎮總兵巡按衙

門施行及江西鎮守撫按官知會及具本題　知再
照前賊哨聚日衆又經委調廣東惠潮府衛所縣推
官指揮等官周揖李喬木等各統所屬慣戰官兵并
行守備惠潮指揮程驂親統見在蘇操打手并借撥
及原調各該官軍兵快併力夾剿又經照得南贛汀
漳南韶惠潮郴桂等府州縣卑隸本院撫屬正為四
省交界但有盜賊生發即該調兵夾剿不許互分彼
此致誤軍機各賊見今逃回廣東地界在和平河源
翁源始興龍南各縣之間牌行江廣該道守巡兵備
等官嚴督各該官兵人等分投前進不分彼此界限
直抵有賊處所會合夾剿隨賊蹤往追殺務要擒其
渠魁及搜捕盡絶有功重賞敢有延遲定以軍法處

治不貸續據江西贛州府衛同知等官伍佐等呈據
稱六年三月十五日卯時原調和平縣鄉兵李鑑等
徑於龍南縣太平保東水村與賊交鋒殺死賊首曾
蛇仔飛天鳳鐘由虎三名賊從五十餘徒并被廣東
韶州府領兵通判符錫亦於三月初二等日在於翁源
縣地名馬子口等處與賊對敵賊衆敗走生擒賊人
李思隆等二十五名前來查得先據江西分守嶺北
道左參政方楷呈該龍南縣捕盜主簿蘇琛報稱二
月二十五日前賊從橫岡翁徑往太平保將官兵殺
敗捉虜董通判在陣又據贛州府申三月初二日據
健步廖允璘稟被虜通判董鳴鳳牌稱據和平縣
曾惟德陳精貫黄尚嶠等各備情詞願聽招撫緣由

各報到因隨經通行各該守巡兵備守備等官督發
府衛所縣官兵鄉夫人等約會夾剿及照各賊嘯聚
一千餘徒虜官告招仍肆劫掠無非詭計以緩我師
又經嚴督官兵追剿及將設事指揮劉鎧責發軍前
殺賊具本題　知又據廣東守備惠潮指揮程鑒稟
稱四月初九日據千百長李鑑等走報追賊至九連
山奪回原虜江西贛州府通判董鳴鳳并和平縣主
簿汪清男汪椿及擒斬賊徒三十二名顆俘獲賊屬
大名口牛馬九頭匹等因并先據江西贛州府衛同
知伍佐指揮姚璽稟稱本月初七日在地名中濟擒
斬賊首鬼吹角等一百七名顆奪獲黄旗一面初八
日又追至曲潭擒斬賊人賊級八名顆各報前來查

得先為備將剿賊及關防詐偽事牌行各該道府衛
所縣領兵等官隨賊蹤往不分縣界務將流賊剿殺
盡絶倘或賊生詭計逼令虜去通判捉寫告招票帖
及假稱軍門招撫榜文以緩我兵決不許聽信如賊
巢中有將通判送出陣前棄文投生者方許收候呈
請定奪去後今據前因就將董鳴鳳責發軍前殺賊
仍具本題　知又據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呈奉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姚
批案驗據守備惠潮指揮程鑒呈據惠州府和平縣
知縣劉瑛哨守龍川千戶所千戶吳德潤各稟報本
年二月二十日據緝事軍夫項春等走報有贛州府
統兵通判董鳴鳳哨兵夫二千名在江西龍南縣地

方太平保銀山廟前屯劄本月二十五日未時被賊偷
營訂弃將董通判幾被大營等情到院會同欽差
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潤欽差鎮守
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麒議照江西
官兵追剿流賊曾蚖仔等致被前賊將通判董鳴鳳
捉虜入營移文約會督兵夾剿若不差官督催前進
未免有失機宜除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前去督催外
仰抄案回司轉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各作速親詣
前項地方督行守備官員嚴督各該漢達官軍兵壯
打手鄉夫人等約會江西官兵運謀設策先將通判
董鳴鳳取出就將前賊或分兵撲剿或併力夾攻務
要謀慮周悉計出萬全因事制宜隨機應變大效全

勝之功盡消兩省之患有功量加旌賞奏請陞蔭
決不相負若偏執違拗坐失事機自分彼此致誤大
事則國典具存罪難輕貸軍兵人等敢有懷姦避
縮不肯用命及要粮良善重貽民害者輕則聽各官
從宜責治重則照本院欽奉勅諭內事理處斬其
指揮千百戶通判等官有犯拏解軍門議斬合用錢
糧徑行所在官司支用事完通將用過數目及擒斬
過功次緣由通行呈報仍呈提督南贛汀漳軍門及
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各知會等因呈報在卷本年
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該臣題該本部議照前項地
方素有盜賊今乃生發聚衆殺人放火劫掠人財比
於往時聲勢頗大若不嚴行督捕誠恐爲患滋深今

無本部行文提督南贛汀漳都御史潘蕃會[illegible]各該
鎮巡官員嚴督該道守巡兵備等官整搠官兵設謀
風路隨賊鄉往務要運謀設法日下剿捕盡絕以靖
地方事完之日公同巡按御史將有功効勞并誤事
人員[illegible]名開關奏來施行等因題奉聖旨是
這地方深窩賊寇發便行文都御史潘蕃督會行各該
鎮巡官嚴督該道守巡兵備等官整率官兵上緊設
法剿捕務在日下盡絕以靖地方勿致滋蔓罪有所
歸欽此除欽遵通行知會外續准兵部咨爲地方緊
急賊情事該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陳洪謨會同太
監[illegible]巡按御史徐[illegible]題內開稱欲即發兵追捕但
賊巢到彼窵遠難以遙度且提督軍務都御史潘蕃

蚖劄在彼責任尤專況已調發同知等官伍佐等前
去剿捕除再嚴行該道帶管分守左參政方措帶管
分巡兵備副使林大輅俱親赴軍前相機撲捕等因
題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查得先爲前事該
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御史潘蕃題該本部覆
題備奉前項欽依事理移咨欽遵又節准兵部咨
爲奪獲被虜官員并地方緊急賊情事俱經查照外
今據前因看得廣東嶺東道[illegible]賊首鬼吹角是的
與江西嶺北道先報斬獲首級俱是賊從已行改正
查得江廣各道前後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共八百六
十八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共二百五十九名口奪回
被虜男婦共六十一名口奪回牛馬共一百[illegible]十九

頭匹贓銀九兩五錢七分段絹綿襖布衣服一百二十件器械共三百二十四件紅黃旗二面已經行將賊級贓物并賞剩牛馬各變賣價銀同贓銀及給剩器械俱貯庫被虜人口審明給親斬獲賊級紀驗梟示其生擒賊犯俱發江西守巡嶺北道審決內有情詞可疑者各行勘處外今照前因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潤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姚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麒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鄭恩議照賊首曾蚍仔鬼吹角盧珊黃尚將等本以浰頭餘黨乃敢反招伙亂糾合強徒開張旗號流劫鄉村而殺人放火搶其兇殘殺擄職官而虜掠姦汙特其餘事

荼毒一方動擾二省仰仗皇上德威廟堂臣計數月之間渠魁授首兇黨就戮果以蕩定地方寧靖及照江西嶺北道分守左參政方楷分巡副使林大輅廣東嶺東道分守左參議周震分巡兵備僉事謝汝儀守備惠潮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程鑾嶺南道分守左參政胡璉分巡僉事劉彥守備府師都指揮僉事孫璉督率僚屬而分布應援之有方謀力畢效而調度攻剿之得宜協心用命克收全功江西贛州府同知任佐贛州衛指揮使姚璽安遠縣知縣劉信大破賊陣擒斬梟獲有加廣東潮州府推官李喬木惠州府推官周楫惠州衛指揮使陳琰指揮僉事雷潤三人結寨擒剿殲多獲首惡而擒

蕩無遺韶州府通判符錫夾剿窮搜亦多俘馘福建守備汀漳都指揮僉事吳山江西守備南贛都指揮僉事明德廣東南雄府推官趙雄分把要害致無奔突以上各官似宜量錄以明勸功贛州府捕盜通判崔鳴鳳贛州衛指揮同知劉鏜始雖均於失事終則皆能獲功此二臣者似宜許贖以明使過但陞賞予奪出自朝廷非臣下所敢議也除催取擒斬功次并誤事人員文冊公同各該巡按御史查明另行奏外緣係剿平流劫叛賊及節奉欽依便行文都御史潘希曾會行各該鎮巡官嚴督該道守巡兵備等官整率官兵上緊設法剿捕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千戶楊忠親齎謹題請旨

旌舉方面官員疏 嘉靖六年[illegible]二十一日

題為旌舉方面官員事臣奉命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一應軍馬錢糧聽從安民事宜督行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布按二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共濟厥事中間賢能官員相應旌舉除已經陞轉不開外訪得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蔡相才敏達而優於剸繁志正大而足以任重右布政使張羽飭行謹而賢聲式著佐事勤而藩政以修左參政方楷分守有保障之勞按管無因循之弊按察司副使林大輅領兵雖非所長司憲素稱執法副使翁溥風裁之持久聞兵戎之備克振僉事鍾雲瑞言行本於敬慎姦貪憚其嚴明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陳錫性端雅而行

才諳練而政舉左參政查約政踐迹而不違性殷毅而有守按察司按察使周廣斷獄有明決之才總憲得嚴肅之體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周宣剛嚴著風紀之司和厚敷承宣之政左參政胡璉政不擾而惠流才有為而名起按察司僉事謝汝儀肅憲足以禁姦飭兵復能靖寇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丁沂先任福建而聲績已著所守清約而終始不渝右布政使潘珍廉慎之行孚於人人練達之才優於事事按察司按察使盛儀操持慎而士行修才識長而籌慮深以上賢能皆堪旌舉乞　敕吏部再加察訪將本官量為擢用則明揚得人而臣工知勸矣緣係旌舉方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

齎謹題請　旨

○○舉劾有司官員疏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題為舉劾有司官員事臣惟有司乃親民之職其賢不肖係民生之休戚見賢而不能舉非所以勸功見不肖而不能退非所以警衆臣訪得所屬江西原任贛州府今調吉安府知府張淏慎篤足以守官精勤優於治劇贛州府知府李瓚風裁已見之內臺政聲復彰于劇郡南安府知府呂律謹守得奉公之宜廉平有及下之澤贛州府同知伍佐性介而守不渝官久而事益練廣東南雄府知府伍箕剛介之操不同循良之績已著潮州府知府王袍律己革前官之弊愛民有良守之風惠州府知府顧遂才敏而政日修

[illegible]而人自服揭陽縣主簿季本任學之功有加子[illegible]之政匪懈以上各官皆賢能昭著者也江西信豐知縣梁材[illegible]而居官鮮失疎緩而幹事不前福建歸化縣知縣彭中[illegible]力勉強而向衰政務因循而欠舉廣東程鄉縣知縣王澤宅心寬平而守不失任職尋常而政多弛此皆才力不及者也湖廣郴州知州張觀帶鄉人以代吏書舞文虐民受賊賂而致訐發被提計避江西贛州府通判薛文假嚴以濟貪初政貪刻遇事而巧取躁聲遂聞此皆貪汙不職者也乞　敕吏部再加察訪將張淏等量為擢用梁材等別為更調張觀等速為罷黜則有司知所勸懲政清而民安矣緣係舉劾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順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　旨

竹澗先生奏議卷十一

沿河十九首○○本兵三首

○○疏支河以防水患疏（嘉靖七年二月）

題爲疏支河以防水患事臣奉　命總理河道事務
才薄而任重無任兢懼然不敢不竭其愚聞濟大事
竊惟近年沛漕沙淤旋挑旋塞蓋由秋水泛漲黃河
奔衝所致嘗考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
渡經長淮衛地方趨淮入海其一也若趙皮寨經符
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其一也若沛縣飛雲橋經徐
州趨淮入海亦其一也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
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
淮而入于海故徐沛不受其害漕渠不爲所淤邇來
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于飛雲橋一支
下東徐呂二洪上過閘河流水溢爲游波茫無畔岸
於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漕渠
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上流之支河
將來秋水復發沙雖挑而難保其不復淤隄雖築而
難保其不復決探本之論固有在矣近因趙皮寨開
濬未通該巡撫河南都御史潘塤等題稱仍將孫家
渡責成河南管河副使該戶工二部議題孫家渡責
成潘塤督行管河副使加意疏濬以殺河勢不許推
避誤事節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欽此臣惟探本
之論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河勢此撫臣經　國至計
而該部會議相同蒙　皇上斷然行之眞明見萬
里也臣私慕遐計尤恐巡撫事繁副使力寡萬一疏
濬遲誤未免貽患漕渠伏望　皇上軫念國計下
工部計議合無請　勅一道行巡撫都御史潘塤即便
督行管河副使調集黃河夫役選委相應官員上緊
將孫家渡疏濬一應合用錢糧聽其便宜區處務令
渡口深闊支河流行剋期成功臣仍公同本官閱實
奏報庶幾河勢可殺而漕患可免矣緣係疏支河以
防水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治河疏（嘉靖七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

題爲治河事臣本非才誤蒙　皇上采之廷推特
勅總理河道事務既加憲職復聽便宜無非重　國
計而急水患也臣勉圖報稱夙夜靡寧本年九月中
行據管河郎中李董山東副使陳文沛兗州府同知
花魁大名府通判[illegible]道徐州判官林桐等自濟寧
放舟沛徐以觀被淤故道及所挑新河役沿黃河東
岸陸行沛豐單等縣以視大小決口奔衝之迹詢諸
父老究其緣由乃知淤塞[illegible]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
實由決河西來[illegible]衝[illegible]道口之上并掣閘河之水東
入于昭陽湖以致閘水不復南流而沛縣飛雲橋之
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耳沛以[illegible]即無淤者以飛
雲橋之水南流故也計濟沛間[illegible]築[illegible]宜加築東隄
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俾其自北
而南常由故道自無沙淤之患雖舊日之淤猶有存
者並加挑濬亦自通行已經劄付郎中等官李東等

[illegible]得單
照林臺集臣沛縣雋城隄一百四十餘丈相應修[illegible]
[illegible]則民地行免淹沒運道可保無虞又經[illegible]行各
[illegible]及轉行各處鎮巡知會臣思修隄備患
[illegible]地方災傷民不堪役及今糧運未行河
道人[illegible]乃會[illegible]工程量調附近河夫二萬餘名
[illegible]銀壹分伍釐犒助今冬做工二
[illegible]至十一月中暫放來春做工二箇月至三月中
[illegible]七月九月間黃河水漲二次皆從
[illegible]口微淤仍責河道官夫隨淤
[illegible]以併[illegible]家渡[illegible]彼處撫臣督浴亦就
[illegible]催以選[illegible]伙　朝廷洪福欲俟稍見功効方

敢陳　奏近准工部咨該本部具題奉　聖旨你
部裏說的是河道事情已命侍郎潘希曾提督整理
不必再差官了還行與他著用心經畫區處應奏請
者具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感激　聖明委任匪無
以副　宵旰憂勤之萬一謹昧死言臣既愚且拙不
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為苟且之計區區報　國之誠
惟欲因舊以為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捨
新河而脩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為隄者防其旁
溢使順流也隄去河五六里或七八里者因地勢也
停罷[illegible]派拾數萬夫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
顧募而行犒助者慮錢糧難繼也以次而挑[illegible]
[illegible]自黃河

[illegible]漕也夫漕源之淤因黃河之傍
[illegible]河之衝因上流之未疏察其事勢參諸　廷議
[illegible]濟漕隄以防衝決疏支河以治本源臣盡心竭
力[illegible]為止此然未敢自信也伏望　皇上軫念河
患特　勅工部會官詳議或俯察邇言或別示長策
使臣得[illegible]意行事庶於　國家大計可無誤也緣係
治河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illegible]思智親
齎謹題請　旨

謝恩疏　嘉靖八年正月十五日

奏為謝　恩事嘉靖八年正月初六日承差劉堯臣
於本部順領　頒賜　明倫大典一部到臣除望
闕叩頭拜受外伏以惟　聖皇倫不越因心之孝
[illegible]　皇盡制必稽知禮之言大典肇脩彝倫攸敘
揭中天之日月開流俗之昏迷盥手啟編荷　恩增
懼誦數言而會其有極由孝道而移以為忠臣不勝
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承差任舉親齎[illegible]
以謹具奏　聞

自陳求退以彌災變疏　嘉靖八年二月初七日

奏為自陳求退以彌災變事邇者地方多災旱霾迭
興　皇上宵旰靡寧克謹天戒在　廷羣臣罔不
省躬待罪臣本非才謬膺治水[illegible]多方脩濬所至
[illegible]費迄今半年未得成[illegible]臣宜早退者也伏
[illegible]　聖明將臣罷歸[illegible]則天工[illegible]
[illegible]天意可回矣緣係自陳求退以彌災變事[illegible]

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堯臣親齎謹具
聞
伏候 勅旨
○○乞 命憲臣兼管河道疏（嘉靖八年四月初二日）
題爲乞 命憲臣兼管河道事臣惟黃河自河南泛濫歷千餘里分三數道趨徐淮以入海先年河溢開封大名曹州地方嘗脩沿河一帶長隄以保運道而在開封者則屬之河南管河副使在大名曹州者則屬之整飭曹濮兵備兼管河副使分任責成有備無患近年河溢豐沛徐地方兩淤沛漕一淤徐州洪又淤淮安清河口即今疏上流于河南以分其勢築長隄于單豐沛以禦其患惟單縣係曹濮兵備官該管而豐沛徐淮黃河缺憲臣管理事難責成看得整飭徐州淮揚兵備副使吳昻常在徐州往劉前項河道堪以兼管乞 勅該部計議請 旨令徐州兵備官兼管豐沛徐淮黃河凡人夫工料防守脩濬之宜照依開封大名曹州整理以後仍載入本官 勅內則河南山東直隷一帶黃河皆有憲臣分管而運道可保矣緣係乞 命憲臣兼管河道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鸞親齎謹題請 旨
○脩長隄以保運道疏（嘉靖八年六月初四日）
題爲脩長隄以保運道事節據山東按察司管河兼整飭曹濮等處兵備副使陳文沛呈據直隷大名府管河通判郭從道呈蒙本道案驗奉 欽差總理河道事務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潘鈞牌劄付坐委卑職督領本管人夫脩築豐沛長隄工完竊照前項創築之隄爲防西水衝壓之患自沛縣於寨運道以來無人不欲與築此隄者也今隄功報成足以爲經久之計矣合無照依直隷山東事例或設老人或置鄉夫時常巡邏看守則隄功不致損頹而運道可保無虞等因到道査得直隷山東河南三省一帶黃河北岸先年設有長隄月隄以防水患兩畔揷柳一以護隄爲長久計一備採稍爲河患用又每三里蓋鋪一座撥夫看守仍設老人往來巡視合無備行單豐沛三縣將一帶新隄照依前項三省舊隄規矩等因到臣看得三省舊隄連接五百餘里外防黃河內保運道各設管河副使同知通判主簿等官督率河道人夫栽揷楊柳採辦草薪看守鋪座脩塡隄岸每於夏秋水發之時併力捲埽防禦河患遇有淤淺亦就挑濬近年河決單豐沛地方沙淤沛漕該臣議築三縣長隄一百四十里續據單縣官民申呈增築長隄至本縣戴家後共一百五十里蓋造隄鋪凡五十座所以防黃河而保運道與三省舊隄事體一同今單縣河道係山東管河副使該管豐沛河道巳經題 准係徐州兵備副使兼管惟州縣管河官員及守隄人夫尚未議處雖將應設官夫査照舊隄事例參酌地方事宜開欵于後伏望 皇上垂察特 勅該部計議施行則長隄可垂永久而運道無虞矣緣係修長隄以保運道事理未敢擅

侯頂格

開具本專差承差張舉親齎謹題請旨

計開

一兗州府單縣河道官夫查得本府城武縣近年河患已遠管河主簿郭景輝在任事簡乞將本官改註單縣管河就將單縣均徭河夫二百二十九名隣近金鄉縣均徭河夫一百六十八名令其管領守隄每三鋪設一老人巡視平時修隄揷柳採辦樁草夏秋水發之時聽本府管河同知調度於緊要處所併力捲埽以防河患其城武縣河夫仍聽同知總管則官免增設夫免加僉而事亦有備矣

一徐州豐沛二縣河道官夫查得本州管河判官例該沛縣住劄宜令兼管豐沛黃河沛縣管河主簿宜令兼管本縣黃河豐縣欠管河官乞照例設主簿一員令近隄住劄就將蕭縣近年僉役閘溜淺夫并原存淺夫共六百二十七名碭山縣近年僉役閘溜淺夫并原存淺夫共三百八十二名分撥豐沛二縣主簿各管領守隄每三鋪設一老人巡視平時脩隄揷柳採辦樁草夏秋水發之時聽本州管河判官調度如人不敷量調徐沛運河人夫於緊要處所併力捲埽以防河患則官不缺人役不擾民而事亦有備矣

一查得徐州洪閘官夏時先經總理河道作[illegible]

宜休養其警敏知事今同沛縣主簿甯時督往來脩濬該本部覆題各官果能盡心職務河患不息聽總理河道官奏請量擢自去年冬臣委本官於豐沛地方捲埽脩隄尤能效勞成事凡熟知河患可使防守如蒙准設豐縣管河主簿乞將夏時陞補則河道亦有賴矣

異常大水幸保運道疏 嘉靖八年六月二十日

題為異常大水幸保運道事節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周忠呈據開封府同知閻禎蕃國臣呈嘉靖八年六月初五日據管工義官孟雷報稱本日子時黃河泛漲將孫家渡口衝決灌入新開河內隨帶本官親詣孫家渡相看河水委實洪大奔趨本口順流滿溢而下其深大約丈餘隨有木客郭愷郭亭等木筏三十餘座亦隨水而下通流無阻又據開封府蘭陽縣申本年六月初五日黃河泛漲水發一丈本日亥時水新挑趙皮寨河衝開見今通流又據直隸徐州沛縣申本年六月初七日卯時水勢陡漲出岸衝入街市午時水至縣門夜三鼓將察院倉庫監獄六房各官宅舍淹倒卷案般救不及儒學文廟西廡櫺星門諸生號房教官宅舍亦被淹倒黃水平有三尺又據委官城武縣主簿郭景輝稟報沛豐長隄本月初七日辰時黃水溢出岸上流至隄下深者五六尺淺者三四尺瀰漫洶湧掃衝隄埽乞行相度防護甚急等因各到臣竊照今年五月以來兗濟地方之

水大發近日黃河泛漲尤甚決孫家渡趙皮寨濟
沛縣漫長隄三日之間千里並至除沛縣拯恤事宜
係撫按衙門施行外看得長隄初成而黃河驟漲賴
修築頗堅不被衝決隄裏田廬免于淹沒而濟沛一
帶漕河由其故道黃沙無自來淤塞不復作即今糧
運通行水勢漸平且孫家渡既淤下流受害連年挑
濬工未及半一旦自決而通夫豈人力肯由哉
皇上發動一念仰格天心故天相成功渡口久塞而
忽通長隄甚危而獲安也臣仍行河南管河官候黃
河落後查勘孫家渡趙皮寨二河如有淤淺之處益
加挑濬以備分疏及行山東直隸管河官將單縣沛
縣長隄再加幫培以垂久遠庶運道自此無虞矣緣係
異常大水幸保運道事理爲此具本專差承差任舉
親齎謹具題知

〇〇議處河道官員疏（嘉靖八年十 日）

題爲議處河道官員事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周
忠呈稱孫家渡開自弘治六年迄今修濬不知凡幾
但既濬之後不或壅遏而不復爲備沙旋淤塞賈村
以下今以須水流入則淨淤自可爲滌惟渡口二千
五百步水落泥積須時常修濬合於鄭州添設判官
一員責令渡口住劄就將該州并所屬四縣河夫共
九百七十六名分作兩班每年輪調一班自二月初
興工三月終止如或積泥頗重用夫數多將該州并
屬縣年例堡夫二百名調撥協濟庶民不久役而水
常行矣又稱儀封縣先年因黃陵岡衝決添設主
簿一員專管河事近年河患已徙於紙房杜勝等處
係隸東明縣地方見今員缺似應裁革等因到臣看
得孫家渡既已挑通必須專官管理庶免復淤其儀
封縣管河官委的事簡可省及查得虞城縣縣丞李
希蕙年資久而守不渝修濬勤而績已著用之管河
足以稱職乞勅該部計議合無將儀封縣管河主
簿裁革於鄭州添設管河判官在孫家渡住劄管束
該州并屬縣河夫以時修濬仍查訪縣丞李希蕙如
果相應就以本官陞補鄭州判官則河道有備而官
使亦得人矣緣係議處河道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
此具本專差承差任舉親齎謹題請旨

〇〇及時疏河以防水患疏（嘉靖八年十月 日）

題爲及時疏河以防水患事據河南按察司管河副
使周忠呈報挑濬過榮澤縣孫家渡自本渡口起至
鄭州地方婁乃止長三十三里一百四十三步於本
年六月三十日工完又自渡口西北挑濬舊河形長
二千二百步於本年十月初二日工完河水通流船
筏往來等因到臣查得先爲疏支河以防水患事該
臣具題奉
聖旨是潘希曾所奏漕河壅塞原委
明白甚爲有益足見用心便寫勅與都御史潘塤着
嚴督管河副使調集夫役選委相應官員將孫家渡
上緊疏濬務在深闊以殺河勢功成之日還著潘希
曾閱實具奏工部知道欽此嘉靖八年四月二十六

日准工部咨爲應詔陳言以彌災異事該本部題
議得治河通運國計重大夏秋水漲丁夫祚祭務用工
不宜停罷如果人民災困支給在官夫價多方拯濟
救其饑餓督其工力務使河工不誤而民命兩全奉
聖旨是這工程事干運河有巡撫官會同督理河道
侍郎潘希曾公同計議從實具奏定奪欽此本月二
十八日隨准工部咨爲及時疏河以防水患事該本
部題近查巡撫河南都御史潘埙奏有欽依該任
遣下前項脩河工程從無官督理况今四月將終正在
緊急用工之際合無降寸勑一道星夜差人齎付彼
處巡按御史胡效才將御史潘埙遺下一應治河
事宜通行嚴督整理仍一面行文本部右侍郎兼都

十二

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希曾亦要不妨運河往來總督
整理不得因而推託誤事其巡按御史奉有勑以後
河功懋著比之潘埙事有成效聽侍郎潘希曾具奏
上聞奉 聖旨是治河工程依擬寫勑與巡按
御史胡效才嚴督管河等官趁時整理通行侍郎潘
希曾往來公同督視勿得推託誤事待巡撫官員到
日另行具奏定奪欽此臣欽遵節行管河副使周忠
嚴督官夫如法挑濬及親詣孫家渡閱視外看得去
任都御史潘埙督過工程僅及三分之一御史胡效
才奉命接管乃能究河道之始末念工力之艱難
議處錢糧人夫選委官屬督同副使周忠及將羅理
分河漲口決之後察其水落沙淺之形加力挑通

爲國遠計使河流分於上而運道安於下且頻年難
成之功四越月而告成厥功懋矣乞勑該部議處
全無將御史胡效才副使周忠量爲陞賞庶以勵賢
勞也除巡按衙門徑自造冊奏繳外緣係及時疏
河以防水患及節奉 聖旨功成之日還着潘希
曾開實具奏并節奉 欽依巡按御史奉勑以後
河功懋著聽侍郎潘希曾具奏上聞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世臣親齎謹題請旨
○○河道告成疏 嘉靖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奏爲河道告成事據委官管河郎中丁洪李重管閘
主事李邦直山東管河兼管濮兵備副使陳文沛兗
州府同知陳約徐州判官溫文標等各冊報築過黃

十三

河北岸長隄自曹縣舊土城起歷豐縣至單縣城
家後廿共長一百五十里一百二十二步下埽二千
三百九埽於嘉靖八年四月十七日完造過隄鋪五
十所每所厖房三間共一百五十間本年六月二十
一日工完濬過沛縣至濟寧運河淤淺九十二處共
長三千八百丈五尺培過隄岸缺口七十二處共長
一千九百五十丈三尺修過橋壩共一十三處本年
七月初六日工完幫過長隄一百一里二百二十四
步加埽二千四百三十一埽本年十一月初四日工
完委役過官并吏老等役二百八十四員名人夫
爲九千二名匠役一百一十九名船戶四百八十
名動支過原條河并河道銀共[illegible]萬六千九百[illegible]

王銭一分七釐一毫五絲原備河米豆共一萬四千
五百七十八石四升五合二勺樁木杉條共一萬五
千一百四十四根草藁柳稍雜柴共一百一十一萬
六千六百二十一束苘麻繩草繩共一十三萬二百一
十五條苘麻麻纜鐵器共一萬六千六百九十二
斤甎瓦共一十二萬一千八百箇石灰五百石又據
河南管河副使周忠呈報濬過趙皮寨口本年六月
二十六日工完濬過孫家渡三十三里二千三百四
十三步本年十月初二日工完各到臣節該欽奉
勅近年沛縣境北漕河屢被黃河水漲衝開隄岸河
流淤塞朝廷恐阻滯糧運節命侍郎章拯都御史盛
應期等會同管理未見成功該廷臣會推爾素有才
望識力練達命爾前去督理欽本部覆題所奏以孫
家渡爲上流支河必先疏濬以殺河勢然後可以施
功誠爲有見已劄都御史潘塤嚴督管河副使等官
用功疏濬爾可作急前去公同淮揚鎮巡及山東河
南北直隸撫按官督同各該三司掌印及管河守巡
等官親詣沛縣等處相度河勢斟酌計處將孫家渡
疏濬成功之日然後以次隨宜舉行或挑濬傍河應
通運道或修築隄岸以防衝決凡事干河道勅內該
載不盡者悉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
爾爲大臣受茲委任尤須竭忠盡力多方咨訪悉心
區處務在日下成功欽此欽遵臣議得沛漕之淤塞
因黃河之傍衝黃河之傍衝因北流之未疏今宜疏

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沛漕自
無復淤之患乃先請勅河南撫臣督濬孫家渡續
行河南管河官加濬趙皮寨口一面督行各該司府
議處及轉行各該鎮巡知會分委郎中丁洪李重副
使陳文沛周忠等督調河道官夫支放合用錢糧起
築長隄于沛豐單三縣甃造守隄鋪舍候過暑雨仍
加幇培又委主事李邦直管濬沛縣迤北漕河培補
隄岸脩置橋壩仰賴皇上洪福一年之間各工
次第報完支流疏於上而黃河之勢以分長隄障於
下而黃河之沙不入沛漕挑通糧運徑過雖六月八
月兩經大水無復淤塞之患矣除趙皮寨係本處河
道官員功勞孫家渡係按管御史胡效才造冊奏
繳外今將報到長隄并沛漕工程錢糧查算相同除
備造文冊畫圖貼說外緣係河功告成事理爲此具
本專差承差張啓親齎謹具奏　旨

○計開繳

一河功文冊一本

一畫圖貼說一本

○○旌舉賢勞官員疏　嘉靖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題爲旌舉賢勞官員事先准工部咨內開本部右侍
郎潘希曾奏　命總理河道重務其河南山東直隸
都布按三司并府州縣衛所等官有諳曉河事者從
其選委事有成效聽本官從公舉薦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該臣議得沛漕之淤塞因黃河之

傍衝黃河之傍衝因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
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挽通沛漕自無復淤之
患乃請｜勅河南撫臣督濬孫家渡及行河南管河
官加濬趙皮寨口分委郎中主事副使同知等官一
面起築長隄于單豐沛三縣一面挽濬沛縣迤北一
帶漕河一年之間各工次第報完支流疏於上而黃
河之勢以分長隄障於下而黃河之沙不入沛漕挽
通糧運經過兩經大水不復淤塞此雖資官府之財
藉人夫之力以有成亦由各官盡心分理竭力趨事
之所致也如調任濮衛司郎中丁洪處事周詳為人
耿介都水司主事李邦直設施有序才行俱優調任
霸州兵備副使陳文沛剛毅有為操持克慎河南管
河副使居忠莅政精勤飭躬端謹皆分董大工共致
成效者也如兗州府同知李仁陳約通判張儒大名
府通判郭從道開封府同知閻祺潘國臣任府佐而
各稱厥職如濟寧州判官楊時中徐州判官溫文摶
項情邳州判官楊政單縣主簿郭景輝二州縣而各
有所長皆分管工程效勞備瘁者也乞｜勅吏工二
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前項各官甄錄量為陞擢
則賢勞有勸矣緣係旌舉賢勞官員及奉｜欽依事
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順差承差張懋親齎謹題請
旨

○○ 多病乞休薦賢自代疏｜｜嘉靖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奏為多病乞休薦賢自代事臣自去年七月奉
命治河夙夜兢惕勞心宣力今年六月以來半身頭
面麻木手足痿痛服藥灸火醫治罔效于時以河功
未上不敢自陳勉強力疾狼狽至今加以腸風舉發
失血日甚勢不得不自陳也竊思往年沛漕沙淤旋
挽旋塞以黃河一溢則一淤也今既｜請濬孫家渡
加撈趙皮寨以分其勢起築長隄于單豐沛三縣以
防其溢挽濬沛漕通利糧運兩經大水不復淤塞又
請｜勅除用兵備副使兼管豐沛徐淮黃河則河南
山東直隸一帶皆有憲臣管黃河矣又議處孫家渡
趙皮寨撈浚官夫則支河可常通矣又議處單豐沛
三縣守隄官夫則長隄可永固矣運河又有郎中主
事等官專管理矣使臣不患疾病不知止足亦無
補於聖明盛治無他報效為此臣今日所以得自陳也臣
又思大臣有以人事君之議雖得謝不忘為國之誠
查得先年督理河道曾以都御史通政等官今訪得
河南右布政使陶諧忠鯁著名老成行事副使周忠
莅政精勤飭躬端謹霸州兵備副使陳文沛剛毅有
為操持克慎且皆嘗任管河號稱諳練者也伏望｜
聖慈賜臣休致以便調理仍｜勅吏工二部議｜請
將陶諧等量陞一員代臣其過臣必遠矣緣係多病
乞休薦賢自代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順差承差
郭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 薦舉河道方面官員疏｜｜嘉靖八年十月二十日

題為薦舉河道方面官員事臣奉｜命治河一應

事務俱同各該三司掌印及分巡守巡等官從宜議處務以集事中間賢能官員臣不敢蔽除河南右布政使陶諧管河副使周思霸州兵備副使陳文沛奏請河事臣具薦自代外訪得山東右布政使邵錫歷官秉忠直之節敷政得承宣之體按察使顧應祥風裁表乎僚屬歷練優于政務左參政邊憲文學足以飾政端謹慎於行已張宏氣剛正而不撓事敏達而無滯天津兵備副使姚文清司憲而肅紀綱詰兵而清河路僉事沈圻執法出自內心掌秉公施于有政河南右參政伍全勤慎協于官箴老成堪綏藩政副使吳繼祖署總司而憲度明正一已而屬吏服僉事張備勤巡歷而政舉宗僉素而守嚴王洙能貫風憲之宜驗于法論之行以上各官皆河道有干賢能堪薦者也乞敕吏部再加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各官甄錄量為陞擢則賢能有勸矣緣係薦舉河道方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郭喬親齎謹題請旨

○○薦舉河道郡縣官員疏 嘉靖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題為薦舉河道郡縣官員事臣奉命治河一應河道事務督行山東河南直隸各該府州縣官從宜區處務以集事中間賢能官員臣不敢蔽除管工同知等官李仁等另具旌舉外訪得兗州府知府劉麥詳愷悌得民牧之體明敏堪繁劇之任東昌府知府王呆剛明省練宜于民守已嚴而達于政開封府知府劉存政平易而近民性明達而有守淮安府知府薛木刑清而政廉舉守慎而民相安徐州府知府陶鑑居官不攜家累恤民尤重大差大名府知府梁護歷練而政蹟適公平而民懷服皆作郡之賢能者也滋陽縣知縣谷鸞寬嚴之政適宜勤慎之行不苟山陽縣知縣袁潤身秉清節而民甚宜吏剔弊而才始展江都縣知縣劉良卿器偉而操履端才長而發陞舉長垣縣知縣王懋風紀素著賢聲遷調益諳政體沛縣知縣平世祥理疲弊之邑得張弛之宜豐縣知縣高祿撫楚瀕之民脩平易之政皆作縣之賢能者也以上各官俱堪薦舉乞敕吏部再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各官甄錄量為陞擢則賢能有勸矣緣係薦舉河道郡縣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順差承差郭喬親齎謹題請旨

○○謝恩疏 嘉靖九年六月初六日

奏為謝恩事嘉靖九年六月初二日准吏部咨為及時疏河以防水患事內開該本部具題嘉靖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潘希曾准加尚書俸級著照舊用心總理河道欽此臣欽遵望闕叩頭外伏念河流自昔歷常運道於今為重伏蒙綸音以從事職分當然頼國福而幸成册賦奚有乃蒙天恩罔極日照不遺采吏工兩部之言錫俸級貳品之盛福逾涯分作[illegible]餘之[illegible]之涓埃徒切葵之懷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illegible]此具本[illegible]

弘藝親齋謝恩謹具奏聞

河道疏 嘉靖九年八月十七日

題爲河道事據管河郎中黃行可呈蒙欽差總理
河道事務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潘
批據直隸淮安府申前事批仰本職作速勘處通行
同報備行淮安府轉行本府并淮大二衛掌印管河
官員會同勘議停當呈來覆勘去後續據該府經歷
司呈奉准本府照會准通判李東案稱會同本府掌
印知府葛木并淮大二衛掌印管河指揮蔣繼爵等
親詣信字方家二壩議勘得新莊閘口緊捱淮河上
流故其水勢常高裏河數尺淸江浦月河緊下新莊
閘口二十餘里故水視彼已低一尺方家信字二壩又
下月河二十餘里故水視月河又低二尺若於其旁
開口置閘則裏水可以順出後或淮水涸落之甚而
惟裏水走洩則閉閘而附月河又甚則附月河而開
新莊閘若或外河漲盛則三口俱閉而暫車壩隨宜
開閉庶工力不致太費而運道可以無虞本處建閘地
基在信字壩尚有不便蓋必由通濟橋而東行二百
餘步轉折而北又須折民居房室數家方可建置其
方家壩則壩西觀音堂前止有空便基地且觀音堂
係在僧例建應合折毀先作石閘一座仍將裏口新
建板橋拆加椿木築打中留閘門立木枋挾牌啓閉
則水可以洩水患通運道除已修完方家信字二壩
省令一應船隻俱由車盤外等因牒附備呈本職又
經親詣閱視得淸江浦月河與方家信字二壩地形
水勢委漸低下除信字壩工費浩大難並建閘外合
先於方家壩旁次及原議淸江浦月河口各建石閘
一座裏水可以順出兩岸淮水消長隨宜開閉車盤
若水落之後已開新莊故道經行糧運庶免妨阻之
患經久可行之計也又通判李東欲於石閘之裏
又造木閘似無惟作無益又經公同知府葛木等覆
議相同等因呈到據此會同總督漕運兼巡撫
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節議照淮黃
合流自西而東物經新莊閘又東二十餘里經淸江
浦月河又東二十餘里經方家壩水勢趨東而下故
岸形漸東漸高每年夏秋河漲須閉新莊閘以防沙
水內灌船由月河往來淤甚又須閉月河口以防沙
水內灌惟方家壩岸形稍高可以開口行船且洩裏
水之溢故郎中黃行可知府葛木等議要先於方家
壩旁次及原議淸江浦月河口各建石閘一座與新
莊閘應隨宜開閉若或河漲大甚則三閘俱閉船隻
仍方等壩車盤蓋因時救患通漕之計也及照該府
原申內開各廠淺夫原額雖有一千二百名除逃亡
事故外實在工僅有一千餘名且各處築濬恐不敷
用合仍顧覓人夫三百名相兼淺夫匠作併力等
其作閘物料聽管河郎中查取貯有河道錢糧去處
動支買辦夫匠工食合量動漕運無礙官銀各
覓口給銀三分淺夫亦宜日給米二升或銀一分

民勞費亦不甚多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水患有
漕運急務特　勑工部計議合無俯從所請於前項
地方開設石閘二座合用人夫錢糧臣會同都御史
劉節從宜區處行衛管工委官俱屬管河郎中黃行
可提調督理事完造冊　奏繳庶運道不備而水患
亦稍除矣緣係河道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承差王鼎親齎謹題請　旨

○黃河復由故道疏　嘉靖九年十月初二日

題為黃河復由故道事嘉靖九年十月初八日據河
南管河副使周忠呈查勘得虞城縣原有小股河本
年六月以來自上源衝開由歸德州丁家道口直至
本縣地方橫流往夏邑并直隸碭山縣去訖本月二
十四日據兗州府單縣管河主簿郭崇輝呈勘得黃
河至曹縣地方胡村寺東衝開一道闊三里有餘東
南至本縣賈家壩入古蹟黃河由歸德州丁家道口
至徐州小浮橋入運河胡村寺東北衝開一道濶一
里有餘又分為二支東南一支經虞城縣至碭山縣
合古蹟黃河出徐州東北一支經單縣長隄盡頭至
魚臺縣漫為坡水傍谷亭入運河其單豐沛三縣黃
河賴長隄障迴即今沙淤平滿民多耕作不復為沛
漕之患等因各到臣卷查節據兗州府管河同知陳
約呈本年六月初二日黃河溢出河岸流至單縣長
隄腳下深五六尺瀰漫東流徐州碭山縣申本年六
月二十四日黃河泛漲自上源虞城碭縣二處衝流
入只開封府歸德州申本年六月二十六日黃河水
大漲將上源梁靖口等處衝開漫入虞城縣境內已
經臣督令各該管河官於河患處所加謹隄防候水
漲稍退流派可辦仍將河道變遷緣由勘報去後今
據呈報前來查得黃河由歸德州至徐州入漕河者
故道也永樂七間濬開封支河達魚臺縣入漕河者
以濟淺也自弘治年來黃河改由單豐出沛之飛雲
橋而歸德故道始塞魚臺支河亦塞然以其出於沛
橋亦可資以濟淺以其逼近沛漕又恒有衝決沙淤
之患朝廷連年脩濬勞費甫息一旦全河復其故道
則患害已遠支流達於魚臺則淺澗無虞矣雖河性
靡常不可逆覩由今觀之實漕運之利而　國家之
福也緣係黃河復由故道事理為此具本專差承差
王鼎親齎謹具題　知

○薦舉河道方面官員疏　嘉靖十年三月十七日

題為薦舉河道方面官員事查得山東布按二司右
布政使等官邊憲等河南布按二司右參政等官伍
全等先嘗經臣薦舉者不復枚舉外訪得山東左布
政使李綝承宣優大藩之任精練敏庶政之脩右參
議何瓊敷政宜於地方持身得於勤慎曹濮兵備副
使嚴時泰飭武備而河防脩贍文詞而操守慎徐州
兵備副使何鰲執法而汚吏有懲詰兵而河務兼舉
僉事史臣巡歷勤而所守嚴刑獄慎而法事習河南
按察使今陞右布政使林大輅總憲司而綱紀克嚴

[illegible]皆實允稱以上各官或掌印或守巡或兼
管河皆有裨河道賢能堪薦者也乞勑吏部查訪
臣[illegible]將各官甄錄量爲陞擢則賢能有勸
矣緣係薦舉河道方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
本[illegible]高志仁親齎謹題請旨

●○[illegible]河道有司官員疏 嘉靖十[?]年三月十[?]日
[illegible]河道有司官首事查得山東兗州府知府
[illegible]直隸淮安府知府葛木大名府知府樂護河
[illegible]對府同知潘國臣山東兗州府同知李仁等寔
[illegible]薦舉外訪得直隸河間府知府徐學尚公忠
[illegible]諒之舊政理有循良之風滄州知州吳成禮性
淳[?]而守家矣才敏而政益脩揚州府同知郝守正器
人員宏深之器者印彰練達之才通判白鑑行已廉
而輿論歸供事勤而厥職舉高郵州知州曹曙才優
而存吏剔州行謹而後諳河事淮安府通判李重佐
郡素長幹理督工尤效勤勞山東東平州知州胡松
年妙而學識優政勤而操持慎以上各官或掌印或
管河皆賢能堪薦者也乞勑吏部查訪如果臣言
不謬將各官甄錄量爲陞擢則賢能有勸矣緣係薦
舉河道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順差典
吏高志仁親齎謹題請旨

○○自陳乞罷以彌大變疏 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奏爲自陳乞罷以彌天變事近日午門西攖雷震
晉春皇上過自貶抑勑諭羣臣同加脩省[illegible]
天戒以奉逆天休即古帝王洚水自儆大旱自責之
心也顧臣傔託體股肱不能爲 陛下代天之工
而致天之譴罪復奚逃臣才識素劣兼病久侵叨貳
本兵曾無寸補固宜罷黜者也伏乞 聖恩賜臣
退休簡賢能以充任使庶幾天工不曠而天意可回
矣緣係自陳乞罷以彌天變事理爲此具本親齎謹
具奏 聞伏候 勑旨

●●計處大政以圖治安疏 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題爲計處大政以圖治安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本部
送吏科抄出廣東道監察御史郭希愈 奏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廣東道監察御史郭希愈題稱推陞兵部左右
侍郎要於素在邊方曾經督兵及才識膽略謀猷爲
衆所推服者亞實 請用內分一員專一講求邊方
軍務一員專一講求腹裏軍務又各自選有智計屬
官一二員爲之贊畫遇有警報各照地方即與尚書
言之以調度若聲勢重大亦各照地方即與贊畫屬
官前去提督以決勝等因除推吏部會稱議推兵部
侍郎一節本部查覆外查得諸司職掌兵部尚書侍
郎之職掌天下武官選授及天下地圖城隍鎮戍烽
堠與夫傳驛廐牧戎器等政則凡邊腹軍務皆侍郎
職分之所當理與尚書共[?]者也似難分限以致乖
隔其屬有四曰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則凡邊腹軍務
乃各該郎中員外郎主事分任而書理者也似難以

專委一二人贊畫及照我國家百六十年來如遇將
總兵率以公侯伯都督等官遣文臣總制或提督率
以尚書侍郎都御史等官然皆臨時 命文武多官
會推堪任大臣二三員上請簡用事平則將歸於班
行兵散於營衛故將無久擅之權兵無不戢之患茲
欲以兩侍郎分領邊腹軍務似未悉我 祖宗臨
事遣將之深意況預定左右侍郎將兵之任則各處
撫鎮等官皆將覬望該避不免誤事或所擬侍郎一
有事故該地方用兵又將推舉並諸大臣中遂無一
人可屬此亦似非通論臣等俱不敢擅擬其本官所
陳武備事宜則皆切於時務合候 命下移咨總制
提督巡撫等官申明舊制仍將某處與某處相隣某
省要害與某省相接地里相距若干彼此可否策應
山川形勢之險夷鎮戍城堡之修廢衛民兵馬之精
壯衰耗糧料有無足給器械有無堅利地方有無應
合增修事務及戰守權宜將領賢否等項各開款備
造小冊一本及畫圖貼說付公差人役附齎繳部以
憑恭考施行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裁緣係計
處大政以圖治安及奉 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
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比例乞 恩請給書籍疏 嘉靖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奏為比例乞 恩請給書籍事臣聞之禮曰天子聽
外治后聽內職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三
代而下此道微矣恭惟 皇上欽陸神聖治務本
原以大學衍義實治國之規 上三后傳訓實理家之
要乃 命工翻刻序之 宸翰而以衍義進講於
經筵傳訓示法於 宮壺隨復 頒賜臣工傳播遐
邇此誠欲內外各正其位臣民咸式其言以成中興
和順之治而上比於三代之隆甚盛舉也臣竊時以
工部右侍郎奉 命總理河道在外未預 頒賜之
列聞茲曠典實切欣慕久欲 上干 宸聽
旋得近該御史李美等奏 請前書已蒙 准給臣
顧敢冒昧以 聞伏望 皇上 俯賜頒給俾臣得
日夕覽誦近以爲脩身之模而什襲珍藏遠以爲傳
家之寶感荷 恩私世世無極矣臣不勝顒望之至
緣係比例乞 恩請給書籍事理爲此具本親齎謹
具奏 聞伏候 勑旨

竹澗先生奏議卷四十二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
書竹澗潘公墓誌銘

於乎竹澗而遽而化耶化者之宗成孰樂耶生
者之哀孰安耶抑理固有常而非常而謂樂與
哀皆妄耶未可知也於乎昔在壬癸之歲偕公
奉節詔封于安南歷齊魯徐楊之墟亂于江淮
達于吳越佐予與公侍帷時公則先趨而歸予
獨登越王臺觀會稽窺禹穴訪陽明之洞然後
度錢塘過嚴瀨以會公于金華撫赤松觀□初
平叱羊石然後浩然偕南泝浮横之江以出
岸兩涯之山夾江輔天奇怪百出目眩心悸歡

娛相與忘乎其爲行旅矣凡相與歲月之間無
有幾微相逆于心者然後知公之爲賢德人也
及還朝無何予以憂去繼以病不起蓋家者八
九年及
今上改元予奉召至京見公無幾而予爲祭酒以南
及予方北公亦治水還朝歷貳百官卿未及三
年而公一日勿病而化於乎人生離合無常死
生亦無常予安得不動今昔之悲乎其子徽以
其子婿文德之狀來請誌銘予慨涕勉爲誌而
銘之誌曰竹澗公潘其姓希曾其名仲魯其字
竹澗其號金華其里孝亨其高祖文華其曾祖
洪其祖璋其考孝亨應洪武時以良畤使江右具

事劉之才未官而卒文華以洪貴贈山東道御
史洪以御史累官廣西按察僉事又以璋貴贈
奉政大夫璋由水部郎司推荊湘有聲爲僉事
督學于蜀有聲官至陝西副使督學卒食俎豆
于蜀之名臣祭之鄉賢祠後洪璋俱以公貴贈
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祖妣吳氏封孺人母姜
氏封安人俱累贈淑人其世德之積累也公生
七年能詩文十有四年丧憲副公於陝奉淑人
以丧歸痛讀禮如成人弱冠補郡弟子員經學
向異督學者以器重焉弘治辛酉舉鄉試壬戌
登進士皆居上第選翰林院庶吉士欲迎母淑
人以疾終則扶柩還葬如丧憲副公服除授兵

科給事中
武宗登極恩詔贈憲副公中憲大夫母恭人茲其出
身之履歷也天性孝友簡默惇慤接人和易未
嘗甘言諂語有矜德色人未嘗自言人有不禮未
嘗見其形口不言人過有言人之短者則爲默
然又不樂趨時進取居三品者且三考至滯也
入問之則笑此其德性也況默不露外視之若
愚及臨大事決大疑若庖丁之理牛無不迎刃
而解者茲其材能也正德丙寅有汪鋐者以太
監汪直義男也乞陞錦衣衛鎮撫帶俸守衛公
即首疏以爲世禄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内
臣本無後而冒世禄之由義男本異姓而欲

冒他鬼之陰疏上中官皆切齒側目久之疏劾
降大孝勤
學節遊縣遂使侍八事逆瑾遂誣中傷之以發前
憤乃差公湖貴二省計處邊儲至則有司為備
下金以請曰今瑾書塡日熾凡差者以賂免時
也勢也公毅然卻之曰我諫官也未能為
朝廷除惡奈何使爾乎瑾因大怒矯
詔下獄拷訊搒掠[illegible]杖于
闕下暈不知人矣瑾快曰死矣左右負以出不知公
之復甦也然自除為民歸則杜門深居宅旁有
水水際有竹陰可息間招親友觴咏悠然自[illegible]
因自號竹澗居士庚午瑾伏誅明年

詔復其官刑科右給事中壬申奉
詔持節往使安南賜一品服以行尋由吏科右給事
中陞禮科左入其國遠近皆來瞻仰其儀度以
為從天而下莫不起敬且為中國重非徒不辱
命而已途中述作有南封錄反
命陞工科都給事中時內官監奏請脩太素殿之役
務諸役費累鉅萬公抗疏力爭之曰方今邊儲
告匱冗食日繁山東河南近經兵燹江西四川
瘡痍未起況營建
清寧二宮大木採及於遠方工料派遍於天下皆
復別興土木誠恐民不堪命疏上不報丙子陞
南京太僕寺少卿奏易貢馬為折色覓除扣之

[illegible]馬課視昔尤易完邇[illegible]診則請蠲貸以
蘇之長淮南北之人咸德焉
御極遷本寺卿復遇
[illegible]以有祖考之贈癸未遷南京太常寺卿期月
改提督四夷館乙酉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
南贛丁寧等處軍務先是招撫新民或多以詐
敎之是以往往復猖獗為民害公鑒其弊務馭
以誠信惟於自相告訐者亦聽之而其黨以雜
有功大賞者悉令賞之以示恩信惠州黠寇賴
貴縣衆肆[illegible]則建兵剿之空其巢凱奏
賜金幣時河源頭餘賊曾蛇仔七巢並興流毒[illegible]
廣則發諸路兵夾攻之賊計窮就撫通判[illegible]

以要我撫公曰不可墮其計中乎乃俾曰通判
自備事不足以守兵益力戰數合賊大敗生擒
渠魁餘黨悉宜通判宣獲全遂籍其田
以業貧民廣其脅從者分侃占地上功勿歸之
入弗以自伐曰臣子效勞分宜俾獲涉疑似
者不以報奏上會
召入為工部[illegible]故論[illegible]及人益高之及還
朝時黃河淤塞漕渠[illegible]與新河之役費且
數十萬死者數千人人心洶洶欲為亂歲運
繼廷議必得公往代乃可
[illegible]書總理職以往從事公還甫三月迄於[illegible]
[illegible]忠竭力以濟其事夙夜思惟廉知沛漕之淤

塞因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歸
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堤以防其衝然後
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乃上疏謂河流故道
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
支河也沛縣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也弘治以
前上下支分流會于淮而入海故徐沛不受其害
邇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飛雲
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過闊河流水溢爲游
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齧沙大爲漕患人以爲
拯本之論既至濟即遣覘徐沛險阻而得其利
害乃復上疏以爲濟沛間漕渠忽淤者蓋由決
河西流橫衝[illegible]開河之水東入昭陽湖故開
水行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將從此漫故沙停
而淤也今宜加築東堤以障入湖之路更築西
隄以防黃河之衝臣遏不殺東新奇之功不敢
爲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故
捨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百
四十里者防其溢也停騾派夫十數萬僅用河
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催募而行犒勞者慮
繼費也
上並嘉納之不期年而功成以公有定策也己丑秋
河溢境山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流流下射高數
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公
乃命平坎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從河過之果
仍於徙河兩涯下埽以漸相屬埽漸逼河流激
盪因決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
日盡復其舊人曰今人未見禹之行水未知於
公何如耳役之初興也有風公終新河之緒者
有風公條新河之害以開者公一弗從蓋公之
忠不欲殉人之非以僨國之是而其厚不欲揚
人之短以彰已之功故功卒成而人弗病於是
專御史矯章尚書極各疏公實者而成速畫一
而有序坐收累年難就之功宜加陞賞
詔陞尚書仍總理如故然而公自此嬰疾矣蓋由
鞠躬盡瘁有所不顧焉耳己丑冬上疏乞致
溫旨慰留辛卯春
召改兵部尚書侍郎五日而部署咸特畫屬勿放遠
上察公任深特貸之公益感奮以一身當衆務之劇
收拾闊弛於敝壞之餘整葺宿弊而復之舊章
則其有益也是年秋遷左尊奉
勅督理
仁壽宮工役力疾視事壬辰三月十九日
上御正殿傳制賜進士公朝服侍班退
朝同首迎進士入會主賓百餘人冠蓋濟濟宴會畢
歡比日夕始歸又延接賓客罷則如卧內少休
有頃則氣微微遊矣明日訃聞於
朝朝紳皆驚愕以爲神異
天子贈公兵部尚書賜祭葬所著有竹澗集若干卷

嘗佾潘氏家乘以贈爲族人□□成化丙申
三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有七娶葉氏累封
淑人前壬辰進士知和州梅澗公睦第三女性
慈孝事姑姜淑人得其歡心又能逮下男子三
人女子二人長男徽登己丑進士任南京刑部
主事文粹適程內翰文德俱淑人出庶子紹邑
庠生章氏出綬葛氏出孫男四人長承祜以公
蔭爲太學生次承祥承魏俱徽子承禮紹子孫
女三人公卒三十有三日徽奉柩自南都扶櫬
而歸將以是年十二月壬寅葬於武義縣來蘇
鄉牛山之原銘曰
嗟公行已如公行水然順而因瀨長爲之蔫人

古穰文集附錄　七

服乎予爲朝而朝天日中遷是以因施以刻不
息而化吁其儒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前國子祭酒
翰林侍讀兼脩國史經筵講官增城湛若水
撰

大司馬竹澗潘公傳

公諱希曾字仲魯竹澗之金華人也其先□公爲
子季孫者食采于潘子孫因以爲氏宋南渡初
潘爲著姓待制默成先生以清節歷事三朝爲
世常人里閈稱爲清潘又節度使鄭王之後尚
主隨駕南渡貴傾一時居城西偏人稱爲貴潘
其自括之竹溪來者由宅甲一邨至景宗公□
始以科第顯人稱爲富潘三潘鼎居東元公翁
出微譜散公族籍以儒稱而竟莫辨其誰裔也
國朝洪武間有彥亨者以賢良徵至朝堂問治道
仍□使江右未拜官卒彥亨生文華贈文林郎
□道監察御史文華生洪爲御史論列無所
避陞廣西按察司僉事累贈中大夫南京太僕
寺卿洪生璋郎公父也登成化壬辰進士選官
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累贈如僉事君嘗爲表
部司推荆湘有令譽爲僉事督學於蜀指其所
自得者爲教士風文體翕然丕變蜀人士仰之
若山斗樂之如父兄於是宿州知州萬本奏稱

古穰文集附錄　八

天下提學得人若陝甘戴珊番瑋數人云云建
擢關中教士如蜀不踰年而卒時諸生以大比
集省下咸奔走致奠如喪所親蜀士聞訃亦相
率會奠三公祠下哭之盡哀後數十年蜀士夫
來浙皆往吊于墓蜀名宦鄉賢皆俎豆焉祖
母吳氏母姜氏俱有賢行累贈淑人公兄弟三
人長希夔散官次希顏
次王教授公最少穎異七年能詩文十有四年娶
遷副公于陝奉淑人以從□□讀禮如成人弱冠
補郡弟子員慨然慕鄉先哲何王金許四君子
之傳砥行明經迥出流輩學諸公咸器□□
戊□首選弘治辛酉鄉下鄉明年壬戌登□□

皆居上第彝被選翰林庶吉士秋迎叔入就養
京邸未幾叔人以疾終公扶柩還葬除服授兵
科給事中時閹竪初熾公灼見其幾有汪鉦者
以太監汪直義男也乞陞錦衣衛鎮撫帶俸守
塋公即疏奪之其畧曰臣聞名不正則言不順
理既屈則辭必窮彼稱汪直微勞以欺
陛下獨不思
祖宗朝用舍與衆為公向莱汪鉦之職豈無見而負人
功乎又稱係積可憫以欺
陛下獨不思
先帝寶天言猶在耳顧忍改於其道乎况世祿以及
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襲
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物理人情
甚是無謂疏上中宮切齒而公之禍基矣復因
災異陳言勸
上隆大孝勤
聖學節遊樂遠佞倖振因循懲玩法備虜寇勵上節
八事其畧曰事天之道不外於事親得親之心
斯可以得天伏望
陛下勤詣
聖几躬禮
宗廟近思
先帝教育之恩遠念
祖宗累積之德以時朝于

兩宮與盡母子之情樂閒訓誨之修乃所以隆大孝
也至於講學一事尤帝皇圖治之本從容便殿
之中講論片時之會與視朝御膳等爾於
聖體未勞也顧乃事事游樂不避炎日
陛下奈何舍有益而不為作無益而不憚勞耶伏望
開經筵日講使日新之功有加無已乃所以
勤
聖學也如射獵遊戲往往使人心志荒蕩形神勞頓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陛下以
宗廟
社稷之身豈不自愛哉此皆出左右前後不得正
入希寵獻術進
再說因伏望放為大絕玩戲乃
簡內臣端謹者以充侍從務俾游樂有節而儉倖不
得近天下之患莫甚於因循因循不振則國政
日弊近該部奏
准查革冗食濫費足國裕民莫急於此而乃累旬踰
月不即奉行寧寺備照諸司何責京師如此藩
郡可知伏乞降旨切責斷在必行庶幾人心知
警而因循可振也朝廷之患莫大於玩法玩法
不懲則主權下移近該部奏
准查看草場以補國用太監覃璞乃敢無故奏沮逞
其私忿罔上情罪顯然乞特敕法司究治庶幾

多

威權不失而玩法可懲也方今北虜窺視南蠻
竊發撫綏近地每冦嘯聚江西四川時各有警
夫用力攻戰固在將官而運籌調度多在憲職
往時巡撫起自陞用者率與邊境及其頗精年
勞漸轉內地此但為人擇官非為地方任人也
今宜察其不堪邊寄者取回别用果有文武長
才者特加久任秩滿則加其官有功則録其嗣
債事則治其罪如此而虜冦不猜臣竊信也臣
又聞
國家必養廉恥之士而後能得忠義之臣律例文
武官犯公罪並許收贖守卯上直更被犯笞杖
罪俱令納鈔婦人應决杖者非姦罪不去衣此

我
祖宗待至義盡也且
廷臣容有不曾重被譴者守身不累負文小有過
亂多受辱臣竊傷之乞
勑法司自今凡常朝官員過犯非係贓惡無得去衣
加等庶全君臣之大體興禮教於無窮其於
國家非小補也他論語皆凱切不便近倖由是
逆瑾逆謀中傷正德丁卯是湖貴二省試廢謫
諸陞吏科右給事中時瑾竊柄方熾凡差者必
重賂斷免禍有司亦為公備千金公毅然却之
曰我為諫官不能為
朝廷除惡我之罪也奈何復助之耶瑾又風公欲

終劾為賄地公復不從瑾大怒矯
命械公下
詔獄考訊欲寘之死既復杖于
闕下奄然而暈瑾快曰死矣左右負以出久乃甦當
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即被譴謫亦必辭以行
公既除籍為民獨不往還鄉里杜門不出日惟
課子弟讀書宅後池旁佳竹蔭可息閒招親友
觴咏悠然自得因自號竹𡎺居士時蘭谿章楓
山先生懋於人少許可獨雅公清脩苦節且貽
書曰世上何人號最閒司諫拂衣歸筆山執事
此一歸賢於吾十四考中書矣庚午瑾伏誅明
年

詔起公刑科右給事中壬申偕編脩湛公若水奉使
安南錫麟袍玉帶服以行尋陞禮科左給事中
入其國先諭威德正禮儀然後致
命返三辭其贐皆作詩諭意足以服裔夷章
已塞非徒不辱而已紀事觀風有南封録焉反
命陞工科都給事中時方營建乾清坤寧二宮內官
監復請脩盖太素殿天鵝房紅塢諸役費累鉅
萬公抗疏爭之其略曰天下之財力有限二宮
之營建方興寬一分則得一分之濟早一日則
享一日之安況邊陲之事諸告匱內外之冗食
益繁山東河南近經兵發江西四川未復瘡痍
大木採及於邊方工料必過於天下若復别興

土木誠恐民不堪命且古昔帝王非無臺池以
供遊觀然其作有時非以遊豫節故民樂其役天
春其役考之月令當夏則起土功毋發大衆今
時既不宜矣況
大內遊幸之處頻年營建不少必欲繼作尤非撙節
之道疏下不報丙子遷南京太僕寺少卿先是
滁和之民困於納馬公爲奏更折色民大稱便
而馬課視昔易完每遇災沴復請蠲貸長淮南
北之人咸德焉丁丑還滁大雪時聞
鑾輿北幸乃作感雪賦其辭曰彈余節于滁陽兮歲
其暮矣吾與日彊搖赤奮若兮維律中乎太呂
顓頊嚴令兮使玄冥驅其先風伯懫噎兮雲師

乘以番天老威發兮迎栗烈夜淅瀝而霰先集
兮晝忽繽紛而雨雪駕玉虬兮驂白螭騰踏銀
漢兮戲冰宮夫何累旬日止復作兮紛委積而
交加折脩竹以失聲兮封枯楊而生花懸官寺
兮山之麓接曠景兮平皋阻寒氣兮空谷曰余
適野之莽蒼兮雪始霽[illegible]煌千門凍而冱閉
兮萬竈凍其未烟燦瓊瑤之林立瑩水晶之層
懸僵狐兔以屏跡兮饑鶩集而莫鳴見六合以
昭回兮斂萬籟而寂然吾方遊乎塵垢之外兮
辛昭質之未虧步余馬於白水兮按余轡於瑤
圃飲沆瀣兮飧玉英懷瑰琦兮佩琳琅苟余心
之皎潔兮雖遠引其何傷嗟[illegible]兮樂有餘

逖彼北[illegible]居晉水[illegible]兮陰山峯[illegible]
豺狼佚[illegible]兮兕豹[illegible]人之遊兮轄不及攀
良辰戊矛兮但[illegible]肝[illegible]曰寒既[illegible]兮歲亦殫
猶[illegible]兮誰[illegible]嘗余[illegible]兮及時難望翔雲兮大[illegible]
漫浸風有翮兮龍有淵思美人兮不敢言任[illegible]
六[illegible]
上御極擢本寺卿嘉靖癸未遷南京太常寺卿期
月陞北提督四夷館時大禮未定議者紛紛公
慮其畏公而貽患也作大禮問以解之其畧曰
或問禮官之說
皇上以小宗後大宗特重大宗降其小宗亦既合禮
經矣曷爲議者未已也曰此宗子法也非所以

定天子之大禮也其說何也曰宗法爲公子與
大夫設也君不與族人爲宗也爲人後爲繼大
宗設也君無爲人後之禮也且古之後大宗者
必屬乎子下適者也故可以爲父子仲嬰齊以[illegible]
後兄非禮也而公羊高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蔽
會之過也魯僖公以兄繼弟非世及之常也
胡安國曰臣子一例[illegible]僖嘗爲臣夫謂臣猶子
也則可謂爲之子惡乎可近世人主彌其[illegible]後
則何如曰屬乎子道者[illegible]後儗諸宗法[illegible]然則
乎其可也非此類也何[illegible]同宗[illegible]
其稱號奈何曰天叔有與人下可泪也其廟次
奈何曰[illegible]不得齊於君也其昭穆奈

何曰父昭子穆未之有改也或世次不拘當不
以親親害尊尊可也仰惟我
□上即位承
□宗遺詔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揆之春秋之義克正其始矣其
繼
□宗之統以主
□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爲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
以倫則
武宗兄也
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
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
先君其爲繼□□□
武宗也名正而言順矣
武宗而有繼也則
孝宗固未嘗絕也何得舍
武宗而不繼何必考
孝宗而後爲繼耶由此言之
興獻帝
聖考也
興國太后
聖母也名正而言順矣若大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
者宋英宗既後仁宗猶頤尚謂其父濮王□別
立殊稱矧我

皇上

聖父母乎如曰予無爵父之義周不有追王之禮乎
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天子爲百神之主尚
當祭其國之無主後者而顧不得祭其父乎別
建寢廟不敢乎
宗廟之祀不亦可乎公言出而群議遂定時議禮當
上意輒得不次擢公嫉希附卒不□
聞王議□□亦觀亦□乎
上計已決期日下詔上前□□□□臣猶執舊議
上甚怒禍且不測公往與言遂草
詔大禮卒以定而臣工陰受其福公有調和之力焉
乙酉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
處軍務賜□書於鉞至則明號令脩器械時簡
教閱講勇信賞罰先是壬癸之亂招撫新民或
詐殺之由是各巢往往復逮比爲患公鑒新弊
務馭以誠信惟自相告訐者聽之以離其黨舊
有功未賞者有司或吝出納公謂此何以勸且
示之不信悉賞之於是惠州黠寇賴□□聚衆肆
虐公發兵先其巢穴凱奏
上嘉悅賜金幣尉勞劉頭餘黨曾蛇仔等七巢並興
大肆毒痛遠近震恐公發諸路兵夾剿賊大懼
頗撫且襲通判董鳴鳳以要公曰此賊故智耳
昔人嘗墮其計容復蹈乎乃下令曰通判自憤
者不足恤有能拔之出者予帑□益督進兵力

戕賊大敗渠魁生禽俘馘千餘牛馬器械徙其
衆餘黨奔竄於是犁其庭籍其田業貧民審其
脅從者分配内地通判辛楨全公制變決機奇
中折衝尊俎之間而親臨戰陳者咸弗及也至
上功獻捷初弗張皇謂臣子效勞期於成事而
已希賞非我志也故紀述勞勣多歸之人其俘
獲捐涉疑似即不以報會掾吏白故事宜納賂
不者功雖高不賞公曰我寧無功耳奏
上會召爲工部右侍郎迨論功竟弗及焉還
朝值河溢淤漕任事者方興新河之役費且數十
萬死者數千人人心洶洶歲運不繼上憂之廷
議必得公往乃可
賜璽書兼憲職往涖事公還甫三月也既受命竭
殫慮畢力以濟大事夙夜思惟考故詢謀以沛
漕之淤塞因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
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
衝然後挑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乃上疏其畧
曰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渡趙皮
寨乃上流之支河沛縣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
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海故徐沛不
受其害邇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
歸飛雲橋一支下束徐呂二洪上遏閘河流水
溢爲游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
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防

以防衝決然非疏上流之支河將來秋水復發
沙雖挑而難保其不復淤隄雖築而難保其不
復決探本之論固有在矣
嘉納焉至濟即達觀徐沛於漕閘新河險阻沿黃
河出豐單以求決塞奔衝之迹洞悉利害而得
其要機遂築長堤起單至沛凡百四十餘里時
建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公適有旨下公
計處乃復上疏其畧曰漕渠廟道口下忽淤數
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閘河水入昭陽湖
以致閘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
故沙停而淤也今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
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俾其自北而南當由
故道則沙不復淤矣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
功不敢爲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
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脩舊漕者圖
其易也沿黃河爲隄者防其溢也停槩派夫十
數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雇募而
行犒勁者慮繼費也
上優納之劉司空麟遺公書言近日議者謂趙皮寨
孫家渡不足洩黃河怒濤漕渠或不免復淤柰何
公復書云黃河爲中原患非一日矣智者不與
水争地惟順其勢而導之後世或塞其決或隄
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
國家漕渠爲南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弘治

初河決荆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
濬孫家渡宿遷小河而後荆隆黃陵張秋可塞
此分洩河怒之驗也況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
之曹縣恃長隄以禦河患亦既有年今單豐沛
爲隄獨不可以捍禦乎蓋事理可據與人力可
爲者如是而已若欲别求遠圖則新河之役可
爲殷鑒公遂毅然行之役夫費銀不滿二萬不
期年而功成市漕流通歲運如故每河漲隄下
水退沙廻民多耕作爲其後河從成化間故道
出徐州小浮橋合運河而飛雲橋道塞無復沙
淤之患矣己丑秋境山河忽西徙三百步亂石
突河湍射下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畏險而下
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愕舟戒弗行公命穿故河
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從河逼之東兩涯下埽以
漸相屬及兩埽逼河流激盪乃決入故河奔放
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謂禹
之行水弗是過也是役也有風公終新河之緒
者有謂當脩新河之害以聞者公一弗從蓋公
之忠不欲徇人之非以償國之是而其厚不欲
揚人之短以彰己之功故功卒成而人弗病於
是御史傅君烱疏公費省而成速上紓
九重漕河之憂下遺一方民田之利工部尚書章公
拯疏公區畫有方督理有序國之峻功一日告
成宜加陞賞以勸臣工

上乃詔加公尚書俸級仍總理之任然公積勞成疾
自此始矣是年冬疏乞骸
上溫旨慰留義不敢復辭事詳治河録辛卯春
召改兵右侍郎五日而部署災時堂屬多被逮公
以一身疲衆務收殘散之圖書防蠹緣之奸弊
閒有餘力又奏罷各省鎮守太監是年秋陞本
部左侍郎冬復奉
勅督理
仁壽宮役力疾趨事壬辰三月十九日戊辰朝服
侍
上御殿得制敕進士還朝同省集迎主賓百餘冠裳
濟濟未會盡歡比日昃歸復設賓客罷如卧內
少待有頃則氣微微逝矣明日訃聞於
朝咸驚愕以爲異焉皇赴弔
天子軫哀特贈兵部尚書
賜葬祭公儀狀秀偉言辭辨正性孝友質直簡默
悙慤平生言動未嘗少越法度接人和夷而不
喜詭譎無亢無比無賢愚大小見必稱長者使
人弗逆億毅然以情尤篤於故舊鄉里後進接
引不遺有德於人終不自言人有無禮未嘗見
其非口不言人過聞人有言者則嘿然凡職分
當爲無不學而一無所炫視之若愚及臨大事
決大疑若庖丁理牛無不迎刃而解雅知止足
不逐時進取爲太僕八年居卿貳且三考

朝列鮮有同者而公裕如也平生讀書精思力究
發為文章雋腴古雅詩尤清婉卓然名家所著
有竹澗集若干卷嘗慮族人久而易渙乃倣古
宗法作潘氏家乘僉事府君有舊塋葺之以居
族人創家廟定祭規凡尊祖睦族之義罔弗至
焉公生成化丙申享年僅五十有七葬武義縣
牛山之原娶葉氏累封淑人前壬辰進士知和
州梅澗公睦第三女性慈孝事姑姜淑人深得
其歡心忌能逮下所在著閫生子徵與宋康程
文德同登□□進士任刑部主事女粹適文德
封孺人庶子經邑庠生章氏出綬葛氏出孫男
四人長承祐以公蔭為大學生次承祥承褫承
禋禮部侍郎甘泉湛公若水為之銘諸壙云吏
氏文德曰夫公可謂不近名者矣當璫之橫也
公而少自為可以不犧其爵也官滁陽則八年
矣猶曰林厥居也總師而師捷矣治河而河道
矣而亦既勞矣而九歲弗遷焉近名者至是乎
且當發言盈庭之日一言而禮聚衰焉公孫可
立致也公著論寧獨秘焉近名者能之乎於乎
寧抑其位而信其德不求知于人而求知于天
若公者固三代之遺直也耶後之論世者庶有
考於斯焉翰林院編脩文林郎經筵官子壻
程文德撰

侍郎潘公祠堂記 祠在境山

潘公何祠民祠之也思也德公思公圖報無地
故為祠以尸祝之也民何德公之理河不擾民
激水漕舟通利
國富民安飲水者思禹不能一朝忘也然則民作
之乎民無敢作君子者聽之也君子何聽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五音之於六律方員之於規矩
前舡後眼不能舍之而他適也於戲遺愛於民
遺法於後公去猶不去也公沒猶不沒也大人
君子其無尚於立德也已是故可以祠可以記
公諱希曾字仲魯號竹澗浙江金華人嘉靖八
年以工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奉
勅總理河道祠成於十有六年[illegible]耆民郝
端等遠事聽之者理鹺監察御史陳公蕙洪公
垣視其成者徐州整飭兵備山東按察司副使
宋君圭徐州知州陸君時望記者州人馬津湖
廣按察司僉事記已為歌歌曰於戲公之理
河也民無知公之去河也民有祠河之水兮湯
湯公之靈兮洋洋歲時伏臘兮民曷可忘